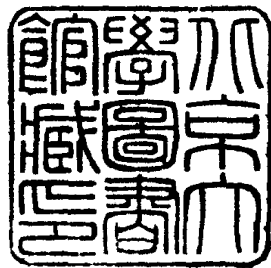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二五冊目次

蒼霞續草二十二卷(二)

〔明〕葉向高撰
明萬曆刻本

一

蒼霞餘草十四卷

〔明〕葉向高撰
明萬曆刻本

三六五

燕林藏稿十卷附楚風一卷

〔明〕余紉蘭撰
明崇禎刻本

五八五

蒼霞續草二十二卷(二)

〔明〕葉向高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蒼霞集草卷之六目錄

少師瑤泉先生八十蒙 恩存問序

沈龍翁八十壽序

少保崑田邢公偕配一品王夫人雙壽序

衡野劉先生七十壽序

許母舒老夫人八十壽序

誥封喻母徐太夫人七十壽序

鴻宇陳公八十壽序

封君見峰張公壽序

鄧母莫孺人壽序

悅山陳封君七十壽序

愛我林翁偕配方孺人雙壽崇封序

王康國六十壽序

念雲龔公壽序

蒼霞集草卷之六目錄

李

蒼霞集草卷之六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少師瑤泉先生八十蒙 恩存問序

吳門申公致相事歸廿餘年于茲先是 天子冊立青宮念羽翼功及上壽 慈闈兩遣使存公于家又十餘年而公屆八十 天子更念公惟幄勤勞茲去國之日長優遊林壑國禎人瑞近世罕儔再遣使齋 璽書金幣往存公吳之縉紳大夫欣逢盛事徵余言以介公壽余海上孤生素無根抵濫陪詞苑薦至今茲本之皆出自公而年來政地

蒼霞集草卷之六

卷之六

艱難余以奉職無狀困于人言公數貽書慰勉若深憐其苦心而欲爲之枚枋以庶幾爲國家效一日之用公之始終知余如此乃余淺見寡聞何足以知公而揄揚其萬一竊嘗謂一代之興其氣運所鍾必有獨盛之時當此獨盛之時其上必有久道成化之君以凝承鼎命其下必有黃髮耄考之臣以共迓天休三代毋論卽近之而宋其最盛者無過于慶曆其主享國最久時則有文潞公韓魏公以名德元臣居輔相之任及退而在野猶能使入主眷念不衰四海望之以爲神仙遨遊塵世

其一時太平有道之景象可想見也明興重熙累
洽振古所無今上以神聖御宇四十餘年海內
晏然固亦本朝極盛之時也而先後輔相之臣最
簡帝心進退綽然完社備休極生人之樂如潞
公魏公者宜莫如申公公弱冠射策第一綠鬚而
秉國成當是時解急張之弦弛凝脂之網與天下
更始天下淳和之脉幾絕而公默延之曩時直諫
敢言之士纖羽隱鱗者悉登進于有位而驟躋之
顯庸于是韜鐸弘開七大夫皆發舒其所欲吐伏
滿折檻勢不能無摧折公時爲之柔逆鱗以培士
氣宛轉調護常至再三而上不疑其比也四方
有所條白而機或中閣上意有所欲出而情或
下闕公時爲之批卻導窾務中事機至于大本大
計所在有口舌所不能爭者未嘗不陰持默護務
以回人主之心而上不責其拂也公柄政若
而年中外又安勲業日盛乃終不易其東山之志
乞骸之章至數十上慰諭之溫綸大官之珍醢
駢至沓來公之輟竟不可挽而上不嫌其忍也
公去國又若而年徜徉於虎丘洞庭之間鴻冥蟬
蛻業不自有具鼎鉉之責結盟于泉石薰德于鄉

葦霞續草

卷之六

二

三

閭至屢天子之使臣隆褒蕃錫相望于里
門世人驚豔咨嗟以爲非常殊異之寵而上不
厭其煩也蓋公之遇合結知恩禮殷隆始終無間
眞人臣所僅見疑若上之有私于公者然余觀
公在事之日宮府協和庶政無闕採權之使未興
公車之牘時下公得以雍容于調燮之地而展其
心力自公去而時事漸更日異而歲不同至于今
日綸扉尺地爲甯爲罔救過不贍而公已超然于
樊籠羈紲之外一切是非毀譽若空花飄絮不足
以入其靈府而損其天和造物之於公亦若善爲
之避就然者公殆天之私人歟自古言君臣之際
多歸之於天臣祝君則曰天保佑君祝臣則曰受天
之祐以一代綦隆之運獨萃于今皇以今皇
極盛之時獨公適逢其會以完其福履其爲受天
之祐庶幾如詩人之所稱述此眞天之所開非人
力也余浮沈日久不自意繼公後塵瞠乎其不足
以望公之萬一乃上之所以待余者亦稍差次
于公公五十七而得謝余年頗相類而上猶苦
留余顙祈之疏至于百十尚不能得此必余之精
誠不足以動天其愧公多矣間嘗告公謂今之閣

葦霞續草

卷之六

三

三

臣非相而冒相名不任其事而受其責王文肅有言權輕于毛羽而罪重于丘山然則此官殆可能也公殊不以爲然於乎使有如公之名德謀猷得天得君受祜于身以及于天下長居此地又何必如余之過計哉余旦夕且行天子求舊念切將修潞公魏公故事以召公余終願借公以重此官矣

沈龍翁八十壽序

世之恒言曰祿位名壽以爲此造物之所靳不可得兼者也三代盛時其相臣如伊呂周召賡而有之其後郭汾陽文潞公庶幾嗣響明興鼎鉉之地益復寥寥惟洛陽劉文靖公年踰潞公名與位亦差稱可謂難矣今復有歸德沈公公在政地僅五年不能如潞公劉公之久然天下人自卿大夫以至童孺婦人女子無不知公之賢以爲真宰相而惜其有所齟齬參商不得行其志比公去位則又徬徨咨嗟爲世道扼掣今里居已五年又日夜望公之出不啻望歲蓋數十年來相臣之粹白完全爲天下人情所歸往未有如公者公以今歲登八十強健矍鑠無異少壯時度其年又非潞公劉公所敢望也爵位不足爲公重乃令聞令望壽考久長如此不亦生人之盛事聖代之休光哉世之稱公者曰批鱗補衮其忠也羔羊素絲其節也迴瀾柱流其標也介石冥鴻其操也豈不誠然要公之所以取信于人而人所心折以爲不可及者惟是好賢一念真誠懇切四方疎遠之士有以片善寸長入于公耳公未嘗不喜譚而樂道之又薦引

之也卽如不佞高之庸劣公亦逢人稱之至不容口秦誓之大臣微公其孰當之公既歸而高遂自南來備員綸扉之末屬世路一更言事者如刺蜚引繩批根求多于執政而獨若稍寬于高者以爲此其人固沈先生所稱許欲引以自助者也夫微獨高卽天下之賢士大夫懼謠詠而逢贈繳者人咸爲之頌寃以爲此其人固沈先生所亟收爲夾袋中物者也蓋公身雖在野而其精神意氣之所貫通道德聞望之所歷服足以庇善類而正人心者其功力猶如此年來世事有如漏舟高自度其力不能補救每當籌結無聊時獨思公公來而官府之隔閡可以稍減通紳弁之煩囂可以正色奪中外之輟虞可以密籌運公奈何猶高卧也驚濤巨浪之中舟人束手而乃使長年三老從岸上坐觀豈不覆溺昔文靖公秉政十九年弼成弘治之治而路公三入中書一平章軍國重事方宋之盛實賴其力公今所遭值難于二公而才具過之天而佑明必不能舍公矣天子聖明公自執經講帷卽受知遇其典秩宗時旦夕且爰止而屬有所忤謝歸遲之十餘年而始大用又不究其用以

去高竊度上心蓋不能一日忘公也公再召而來則伊呂周召之業將旦暮遇之又何論文靖路公哉公嶽降之辰其門人御史大夫王公將遣使稱觴而以公實好余遂命余進一言爲壽余既書此復王公因憶公嘗爲余言王公與寧陵呂公皆當世名臣宜急柄用二公皆公所舉士也今呂公尚淹林下而王公亦羈守封疆余之綿劣不能爲國薦賢率如此甚愧公矣甚愧公矣

少保崑田和公偕配一品王夫人雙壽序

我明纓綬起家以武功著者自劉王二文成外不可多見威寧靖遠之勳至于裂土盛矣乃襄敏屢起屢蹶忠毅麓川之役得不償失一何難也今上威靈震疊無叛不誅其大者爲寧夏播州朝鮮三役寧夏吾重鎮也必滅此而後朝食播酋雖跋扈而其始固非有背亂啓疆之志也操縱得宜尚可就吾之控馭而不至竭天下之力以糜于一隅若朝鮮則世稱東蕃比于內臣吾祖宗實封殖之而一旦剪然使島夷得迫處此以與吾爲隣患

若靈續五

卷之六

八

三

無日矣而當事者猶欲款而縻之以幾幸旦夕之安計孰左焉少保邢公往以少司馬蒞播播人惕息不敢動公馳尺檄諭以逆順利害其酋遂自繫轅門請以四萬金贖而質其子于獄公具以聞報可其後疆吏失圖致會抗命天子不得已興兵誅之轉輸徵發之苦幾半海內雖卒抵蕩平然識者咸謂公之策得也倭夷訐朝鮮數年三易帥矣而不能驅最後乃以公往公力排和議提十萬師渡鴨綠與倭力鬪于釜山溟海間卒褫其魄近去朝鮮之得以休養生息者于今十餘年藩籬固

而遠左晏如雖 宗社有靈然識者咸謂公之功

偉也公旣振旅朝鮮獻俘 闕下威名震于殊俗天子爲下璽書歌彤弓燕勞秩公三孤被以延世之賞駸駸柄用而公念太夫人甚會徙官留樞遂力請歸養舞綵稱觴爲膝前之樂者又若干年今歲已酉始登七十與厥配王夫人偕有三子皆以文武世公之家其中子計部君之同年若詞林施君輩來乞余言爲公與夫人壽余嘗竊觀公所以處播州朝鮮之事張弛異施操縱合度蓋真具文武才庶幾有兩文成遺風而兩文成功名雖盛于

若靈續五

卷之六

八

三

始終去就之際皆不無遺憾而公自納齋鉞于朝幸方內輯寧封疆無警遂得托于功成身退之義卷其所爲安攘戡定之弘略以夷猶于北堂南畝而世莫之奪可謂千載之奇遭矣然公身雖在野而 天子常念公功未嘗旦夕忘四夷八蠻偵公之起居以爲中國虎臣幾若方叔召虎尹吉甫之在周公之能輕重于國家不以進退異一至于此是詩人所謂萬邦之基爲龍爲光而壽考不忘者也今西南東北蒙孽復萌當宁方有拊髀之思趙營平七十而平西羌且自譽曰無如老臣公受

國厚恩寧能無意于營平之業而余考公生平數
歷壯而仕者而懸車自縣令御史藩臬中丞以至
孤卿不過三十年乃功業所就已夔絕如此自今
以至百歲亦且三十年吾不知公所樹立又當何
如總挈而論七十之齡乃公方中之日也及于大
齊又善刀而藏之方將以千歲為嶮嶮孰能窮其
際哉往者公自朝鮮凱旋余以軍吏請嘗有一言
紀公之伐今去之十餘年矣復為此以壽公要亦
撥拾前說于公無當也公如不鄙其與夫人共舉
千百歲之觴使佐史誦余言廣蓼蕭南山而進之

石霞續草 卷之六

三十九

衡野劉先生七十壽序

衡野劉公以少宗伯歸田十六載于茲矣屬今歲
言者謂庶常之選當慎非得端方鉅儒為之師表
不可 天子乃即家起公為少宰使典教習其年
嘉平月公登七十門下士御史大夫徐公謂余夙
辱公知且知公微一言為壽夫余之辱公知則有
之其何能知公古之大臣知其人之賢則必薦之
讓之如陳蕃為太尉讓于李膺婁師德薦狄梁公
畢士安薦寇萊公皆與之同相此乃為相知耳余
在詞林于公為晚進乃獵居政地不能為仲舉之

石霞續草 卷之六

七

讓又不能推明公之德業同升諸朝如婁之于狄
畢之于寇其安能自托于知公也雖然非但余也
世亦未有能盡知公者當萬曆初年柄臣當國任
寄獨專及其敗也士大夫之少有連者皆為所濡
染其能稍為異同者皆因以取名小失而大償公
以鄉里門牆之誼皦然不緼亦不緣此以自表異
而世不盡知公之介特自嘉隆以來作者代興詞
林為盛公以博學宏詞翱翔于石渠金馬之間其
所撰著蔚然成一家言足以領袖同儕模範來許
而世不盡知公之文章近世士大夫爭進競趨

言不諱戈矛劍戟總爲一官卽素號賢者亦未免
情結于升沈較量于尺寸公角巾野服夷猶田里
佩衡蘭弄煙水竿牘不入國門姓名不登啓事條
然若非復仕版中人者蓋踰艾以至今茲而世不
盡知公之恬退又其大者當元良未建國本危
疑二三禮臣相繼以忤旨去公抗疏力爭連合
廷臣叩關俟命上至爲危語相誅公守之自如
亡何而冠婚禮成而立繼之其羽翼之功著在
宗社者庶幾若留侯鄴侯而世不盡知公之苦心
夫寧獨不盡知公其誕悖之甚者且以公之居官
石霞續事 卷之六 主 三

守法挺然不撓扶弊摘奸無所回護蹻蹻京京于
津要之地者而反目爲執政之私人無有能頌其
枉蓋公之爲人信心守道不爲名高其于世落落
穆穆不爲熱腸軟語以使人親就固宜世之不能
知公然自公歸山而後世路之覆雨翻雲朝夷暮
跼不知其情態之幾更毋論他曹卽吾詞林君子
錚錚表著者幾人能自免于雌黃而獨于公未嘗
置一喙公以靈光碩果之身無好醜稱譏之累巫
咸不能窺月且不能評甘陵別洛之分曹不能一
引公爲重於是乃知公之不可及也龍之蟠泥也

與雙俱屈誰知其爲龍鴻之飛于天末也與燕
翔誰辨其爲鴻故曰鴻冥曰龍德公殆似之今國
事艱難老成推謝天子慨然返公于朝必不但
以區區庶常爲足用公此亦公漸遠躍淵之時已
公出而羽儀朝端文明天下無偏無黨之心胸洞
然皎然足以聯衆志而渙小羣世道實有賴焉余
且夕歸來且借公爲代以少逭其前此蔽賢之愆
不亦有厚幸哉然則公之壽乃天下之壽今者之
稀齡乃造福蒼生之權輿也彼徒一身之壽考久
長云者奚足以祝公公門下士甚多而徐公最著
石霞續事 卷之六 主 三

有大功于塞上是師是弟子稱真知已而公有里
人蘇侍御潛甫者亦每爲余言公於乎豈可謂世
盡無人知公哉余則媿矣

許母舒老夫人八十壽序

許敬庵先生之撫吾閩也察吏詰奸治兵固圉孜孜以愛養小民保障一方爲事幕府稍暇輒延見士大夫諸生講論發明道德性命之奧學術異同之辨亮臺不休而其大指則在于尊躬修務實踐排黜玄虛要渺謬悠荒唐之說其言出入六經貫穿諸儒淹洽宏博聽者每爲忘倦卽吾閩人素不善言學然亦知先生之學問真有所自得非如世之高標門戶剽竊一二緒言輒侈然自以爲欄柄在手欺世取名者比也先生于諸薦紳最善其同

下霞讀

卷之六

上四

三百十六

年今大司空林仲山先生其所推引後輩謂可進于道者莫過于余余曾爲文壽先生言秦漢以後聖學榛蕪爲日已久宋儒崛起紹其傳于千百載之上其人皆斤斤尺寸準于先民故常患道之不明而不患其不行 國家尊崇正學統一聖真燦然如日中天而士人立身行己遠不如宋儒故常患道之不行而不患其不明先生讀之甚有當于心也其後先生徙貳南樞余以校士入留都周旋旬餘日握手歡甚何先生以少司馬召入遂不就拂衣歸不數年沒矣當先生在留都九卿中

亦有聚徒講學者其說與先生異先生雖不欲作分別見而亦不肯舍所學以徇人于是鷺湖之論始岐而左袒彼說者且詆訾先生以自爲名先生之學幾晦迨先生沒而士大夫追思其生平視躬居官之大節與其進退去就之際矚然不經乃復相與頌說稱慕其爲人以爲真儒者也余待罪綸扉去職無狀深負先生之期許每念先生而在必有以教余而匡其不逮頃今不可得矣容有習先生事者時言其配舒夫人之賢與先生相莊白首無間余亦素聞之私念以先生之清貞履道不營

下霞讀

卷之六

一五

百七

生產歷官所至皆垂橐而歸爲吏部日盜入其室不得一錢以貳卿謝事至僦屋以居貧乏如此而支持門戶酬應賓客四方學者肩摩踵接供具不乏此非閩內有人解佩脫簪拮据中饋何以能爾然則先生之爲醇儒爲良吏爲名臣夫人之助蓋不小矣先生沒而子尚幼亦賴夫人教誨能世其家坤之六三曰無成有終說者以爲此臣道也而通于婦道若夫人之相先生雖無成而成矣且有終矣先生之學在乾之九二終日乾乾夫人以六三配之天作之合固自不偶獨借先生見龍之業

未究黃裳元吉將在夫人自此而期頤百歲壽考
無疆是牡馬之行地用六而利永貞孰能限之余
既感念先生及夫人之誕辰欲以一言爲壽屬先
生門下士方子振與其儕輩謀遣一介壽夫人來
乞余言余爲書此使祝者佐觴蓋去壽先生時已
二十餘年不勝今昔之感夫人其爲余瀝酒以告
先生可也

誥封余母徐太夫人七十壽序

歲在庚戌吾郡歿守主爵難其人今大夫喻公方
被命守長沙余與公嘗共宦留都知其賢則告
主爵移公于吾郡郡人未習公者或語余守也才
惟子之德不然惟子之咎余唯唯公蒞郡未浹月
頌聲大作諸士民至都下者咸言守心如水操如
冰觸事如神明坐堂皇如虛室積年通牘爲之一
清列邑晏然無追呼之擾其以事詣郡者朝至暮
歸不齎宿糧而又和風暖日人人可親自僚屬縉
紳以至小民歡然無間蓋從來良二千石未有過
焉者也于是郡人復相率謝余其遠者則以書來
謂微子安得此賢使君卽余亦自喜藉公以有辭
于鄉邦之父老謹拜公之賜而當公之赴郡也欲
過里視其母徐太夫人輦與俱去余謂貴陽萬里
往返跋涉且郡方急守宜卽之官公不得已驅而
行旣浹歲郡中大治則使一介告余吾母明歲登
七十吾羈宦海邦不得稱一觴膝下願假子之言
以祝而吾郡人被公之澤歸德于太夫人者亦無
不西向稽首願其壽考久長以安公千官則余之
祝太夫人非但以仲公爲子之情亦將以仲吾郡

人之情也余又聞太夫人故名家女其事太翁以勤儉宜家太翁廢賈而貧甚至日中不能舉火太夫人拮据治生蚤作晏休率先婢僕無敢惰者一日甌粟竭脫簪珥命公往市公遇持左氏春秋者遂貿以歸太夫人笑曰市粟得書兒腹果然吾亦不餓矣公既貴迎養宦邸每遇兼味輒不啻曰兒不念食貧時耶窮能力貴能思余于太夫人見之昔翟方進之母以織履資方進爲學卒至通顯而陳堯咨守荆南母馮氏問以典藩政績堯咨以善射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

善化而專一

夫技耶

古今賢母固多然此二母者

處貴賤之際其識度卓絕如此尤爲難能以太夫人視之豈有遜焉貴陽去海上遠不知公之治行能一一達之太夫人否公今馳一觴壽太夫人太夫人必進使者于庭問吾兒爲守何狀使者其以所親聞士民所頌說者具言之太夫人必喜以爲此賢如馮氏所不能得之子者而吾幸得之吾兒其舉兒之觴而吾郡儉薄無他產甘鮮海錯之類非遠道所能致公又承却鮮還金之訓一無所遺卽吾士民欲有所自盡于公以爲太夫人歡其安

所效之母亦稱兒觥于公堂而侑以余言附使者而西太夫人讀之將愈益喜曰此鄉縉紳之言質而無文當必不謬其爲郡人加酌若是則庶幾可以壽太夫人乎雖然公治行未易殫述余言僅梗概耳太夫人甚強健儻御板輿一至太守舍親睹其行事其爲喜當何如也

善化而專一

夫技耶

古今賢母固多然此二母者

鴻宇陳公八十壽序

自余爲諸生則知吾鄉有鴻宇陳公眞長者也公以名孝廉久困公車乃去爲安陸博士遷令東安東安故猿獠窟穴邑治草創編戶無幾寇環其疆蒿萊蔽野公拊循綏輯不遺餘力度地制產俾有寧居期年而穰三年而又比及六年物阜民康野充屏息屹然稱壯邑矣以治行以勞皆居異等乃僅遷守鎮安未幾而按粵者復脩途迎之郊奪公官公笑曰吾秋風三逕無恙何所不適但不能自免而爲人免以此愧陶令耳解組歸閉門掃軌謝

卷之六

三

廿

三

絕塵紛三山都會之區冠蓋絡繹公一無所請謝凡吏于茲土者多不識公面惟與二三友人日相過從爲詩酒之歡然亦取適意止耳不濡首不疲神也晚稍好西竺家言嘖誦膜拜晨夕不輟五官之用無異少壯時今歲登八十矣有九子十孫五曾孫皆能讀書世其家而孫善長遂舉癸丑進士里閭間無不豔公福履之盛爲一時僅見而推本于公之盛德以爲公厄于一第躋于一官宜其取償之如此也余聞之公在東安時以計誅劇賊龐貴十所全活生靈無算武弁提兵千擷境上獲掠

其所部弁懼罪使其黨誣居民爲盜以自解坐大辟者二十五人公爭之強辨之力當道無以難卒聽公卽此二事公之德大矣昔于公鳴孝婦之冤爲太守所格程仁霸與眉山尉爭盜獄尉竟殺盜然于公用此高其門仁霸壽登大耋子孫皆貴顯彼其所欲生者僅匹夫匹婦且終不能得而食報猶爾公奪二十五人于徃行之中斧頭之下使之復覩天日其視于程二公何如也然則公之遐齡眉壽與其子孫之昌熾寧有艾哉吾鄉山川清淑其靈秀所鍾士大夫多名德耆英如香山洛社之輩代不乏人余往遊三山時尚有數公皆皤然黃耆去之十餘年凋零將盡幸有公在猶足存先輩儀刑爲鄉邦重而善長爲余所舉士方需大天曹請急歸壽公余以鄉里通家之好聊附一言使陳之觴次顧甚愧冗欲不能文無當于公客有壽公者其尚因吾說而廣之庶以佐公懽焉

卷之六

廿

三

封君見峰張公壽序

宮諭張公守官都下時時欲乞歸余問其故則云家有老親年近九十不能久違膝下耳余問君有兄弟乎曰有三兄四弟然不能代吾養也余謂君但安于官君之親必安于兄弟可以無歸維時天子深居日久臣下以急請者率寢不報宮諭公不得已留然意終不懌公之尊人見峰先生知之曰奈何以老人故使兒曹不得安于官哉乃攜宮諭之孥自家馳至燕就邸中養甚款不數月又思歸曰吾尊慈無恙不能從兒曹久徇長安塵也于是宮諭公不得已以使事奉先生歸時先生年已八十加七矣飲食起居如少壯人五官之用有加而無減望之者翩翩乎若藐姑射之仙非塵世中人矣先生有八子十六孫二壻一縣令一孝廉縣令之子又與宮諭公同官翰林其福履之盛在生人之倫罕有其比然生而蚤孤倚慈親爲命二弟幼賴先生而立比析產獨居其瘠又久困諸生間家日益落宮諭兄弟當就塾至不能具脩脯躬自教授膏燭不繼常暗中捉耳誦說亦可謂窮困矣造物之于先生何其高于前而豐于後耶乃先生

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三

三百七十九

行誼固甚高以倫常視躬以信義接物以正直忠厚處鄰里鄉曲意之所投雖窮困必恤有所不合卽貴勢有力侃侃發舒無所撓避于辭受取予尤極斤斤當食貧時每經用不給輒捐產產盡終不肯妄名人一錢生平爲德于人甚多未嘗望報卽所叩翼而成者或有不慊于衷終亦不較也宮諭公旣魁大廷名滿天下先生時戒以挹損勗以敬慎淡泊其來邸中屬懸弧之辰諸與宮諭公同官同年者相率稱觴爲壽先生輒辭讓不敢當惟聞朝廷大政事大典禮有所舉行則歡然開顏

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三

三百七十九

惠公以狀元拜相其父省華尚在每對客文惠侍
立客踧踖不自安近時李文定公亦以廷對第一
人罷相歸猶及奉其尊人世謂爲盛事吾知宮諭
之將繼其闕矣宮諭公友人宮允龔君輩以先生
行乞余文爲壽而余門人呂公原亦云先生欲得
余之一言也余時聞公原誦說先生不勝向慕之
私故不敢辭顧自愧不文無能爲先生祝惟是稱
引文惠文定庶幾有當先生先生得毋曰老夫耄
矣望不及此所願兒曹爲孝先爲希文耳若是則
先生父子間所自爲壽乃更大也

東霞續草

卷之六

廿四

子

鄧母莫孺人壽序

東粵鄧子鳴璐將壽其母莫孺人徵言於余鄧子
者余年友太史梅源公之子也太史曩與余讀書
中秘歡若親弟兄余愛其人其文以爲宜壽也而
弗克壽至今盡然傷焉自太史沒而孺人稱未
人矢死靡慝幾三十年乃茲有今日者則孺人甘
荼茹蓼之日也稱壽於甘荼茹蓼之日也者何居
曰孺人非以身壽也以太史之身壽也太史已矣
焉爲乎孺人壽之也孺人代太史終者也結禱而
奉君子曰君子吾身也若以代終則猶然君子之
身也君子之所欲終者二當其爲子則欲終其親
也當其爲父則又欲終其子也親與子君子之身
也故君子欲終焉人不可以無年非貴年也貴以
其年爲高堂之愛日庭趨之寸陰也當太史棄孺
人時而母已耄矣旦暮之人不能終事悲乎哉孺
人退而茹泣進而勉爲色笑以慰姑心也甘毳之
奉殷殷從十指出孰使太孺人無子而有子者非
孺人乎孺人之壽太孺人也以太史壽者也太史
尚亦有孤孤孺然也聞關萬里所不轉之溝壑者
必幾耳孺人課二孤讀也丙夜杼聲凄然雨泣長

東霞續草

卷之六

十五

孤復不祿而督鳴璐以底于成立孰使鳴璐無父而有父者非孺人乎孺人之以太史訓鳴璐也以鳴璐壽太史者也爲死者死易爲生者生難青陵之女一死爲快耳梁寡陶嬰留一生以愧天下之二心者不必以孤立斷機盡狀以子立矣不聞有白首之姑孺人之所爲者極難耳人情追歎則恨畧促抱痛則愁日長拭目而俟不可知之人則壯念日灰拊心而對不忍言之景則日厭其餘生猶是年也在他人得之不爲難而孺人撫之良不易也雖然孺人之壽則固有之也桃李之華以日計

步霞續直

卷之六

業以月計卽其柯亦僅以歲計耳徂徠新甫之松凌霜干雪閱千秋而未始改柯易葉也其操彌勁則其壽彌永故猶是年也在他人得之不爲易而孺人享之又不難也夫天道猶酌也此有所挹卽彼有所注太史未竟之年天其或者默注于後人孺人陰脩而善貸之余聞其散財給粥起枯腊而肉之不下百餘人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異時天所以報孺人之日又孰非孺人所以壽太史之日也不得乎君子得之乎身苦矣得於其身以終君子與以君子終何殊哉人壽百歲耳百歲之間涕笑

萬狀究竟夢幻苟無關於綱常雖長生久視若瑤池仙母猶之石火泡影故吾所以壽孺人者非貴其以身壽而貴其以太史之身壽也

步霞續直

卷之六

悅山陳封君七十序

吳航之陳爲吾郡之望簪組蟬聯其人之讀書取
科第如拾羽于巢探珠于淵至則獲耳而悅山翁
獨以積學雄才遭值艱阻不得竟其業困厄以老
人咸惜之公有子蓮湖君舉進士爲司農大夫以
才名權守南昌于是吾郡之人謂悅山翁雖厄于
躬而有了能修翁之業顯融光大翁之遇乃更奇
也方翁少年時與大司徒謝公同學相善里中人
固謂兩公當並轡而馳乃謝公漸顯貴而翁僅以
其學教授鄉邑者垂四十年未嘗有升沈得喪之

蒼霞續序

卷之六

廿八

三十一

感而當翁之教授復視其弟子之貧不能具修脯
者皆謝不取塾之鄰有饑寒而仰給于翁者翁復
割其修脯貸之不能償則取券焚之于是翁雖窮
年屹屹以舌代耕而所入不足以當儉歲之下農
貧乃愈甚翁亦恬然自得不得廢業亦不輟施蓋可
謂有道君子矣大夫筮仕而得版曹錢穀膏脂人
易染指乃大夫獨以冰檠自持嘗一榷許墅開輿
誦大起往惟闢者密網峻防如凝脂束濕取利無
遺孔猶蹙額向人曰課不足也徐而視其案則皆
素素然不勝聚矣大夫爲關隄防甚疎寬然有不

盡之意人謂如此不虞損課乎大夫曰課尚贏何

虞損也往來冠蓋過關下者餽牽供具莫或不腆
而所人大農金錢較常額反溢萬餘緡或疑大夫
何以能爾不知大夫出關之日固垂橐去耳人又
謂大夫誠潔廉將何以爲封君歎大夫曰家大人
固豫誠毋以魚梁之鮓遺我也蓋翁父子間所爲
相成相勗者如此較之胡質蕭傲可謂近之然質
傲皆顯宦宜自檢飭翁以老布衣貧窮坎壈至無
以餽其口終不以子貴改操不愈難耶大夫之得
南昌常恐典領劇郡奉職不效以爲尊人憂屬其

蒼霞續序

卷之六

廿七

三十二

歲翁又登七十則將取道里門奉一卮爲壽因問
大人何以教某治南昌也余惟以大夫之清白恬
愉才周而事習圭角渾然莫窺其際此真投大遺
艱之器何難一郡卽翁欲詔大夫所以爲守亦豈
能加於權關時之所豫誠者大夫今入里門千騎
在閭五馬在庭二千石印綬在懷豫章人吏迎新
太守者絡繹于道路大夫跪而進百千歲之觴于
堂宗之父老子弟衣冠而上壽者且百十輩向時
教授生徒受公濡沫者更前而祝筭謂吾師今者
所得與修脯孰多人生盛事如此者寧多見也閩

與豫章相距不遠翁杖履翩翩幸而臨太中舍陳
治理何狀大夫以干旄導翁問徐穉故里流風尚
在仰觀斗牛紫氣若有若無徘徊西山南浦問求
所謂龍沙八百者庶幾一遇其人大夫則令人取
彭蠡水一盃酌而進之翁之歡不愈甚哉大夫行
吾郡之官都門者欲緣大夫意壽翁而以余與陳
氏通家屬使爲辭余以所聞于翁父子者如此述
而書之陳氏之老有司馬幼溪先生今已開九袞
甚強健喜爲文章於翁則弟兄行也大夫其更以
以余言質焉而後以進于翁

蒼霞續集

卷之六

三

子

愛我林翁偕配方儒人假壽崇封序

吾孰邑治之陽其山蜿蜒而東趨入于大海挾以
巨浸濤滉停泓天風鼓之蕩潏沈寥左海壇而右
南匿爲之擁護大漾東鏡諸山秀色插天與黃蘗
紫雲屹峙于東西蓋亦海上一奧區也故老相傳
唐末有善青鳥者過其地言五百年後衣冠大振
明興稍有奮者弘正以來蟬聯不絕近如薛大參
魏方伯盧太守薛中丞皆以行品功業有聲名于
世而余遂叨入 綸扉今大理林君亦以其年第
南宮其居相距皆不十數里青鳥之言若有左驗

蒼霞續集

卷之六

三

然者大理君治獄明允平恕所獻覆無不麗法中
情視表見裏人謂君去諸生幾何時而曉暢三尺
能平亭若是乃余故知君有尊人愛我公與其配
方儒人皆有節行明義理能成其子君之賢殆有
自也吾鄉土瘠而產薄生事甚艱其人率轉徙于
四民之業以自饒殖而翁獨好爲儒卽以貧奪不
爲儒亦治經如故至老而恂恂若儒生躬旣不售
乃以傳大理君昔人有言禮義律法相爲表裏司
馬溫公亦云爲士者果能知道則於律自能冥合
今觀大理君居官奉職可不謂之知道者耶翁與

孺人雖在數千里外不及視其子所以爲理狀然
大理有所平反剖析愜于其心寧不馳以告翁翁
舉而覆之平日所治之經義一一相應寧不戛然
而色喜耶今歲之秋大理君奏三年績天子下
璽書褒封與孺人爵如其子翁與孺人之年又並
開八袞不佞私念自開闢以來卽有吾鄉之山川
渾灝停蓄且百千萬年而始發于今日其雄奇淑
朗之氣旣已洩爲人文而其磅礴浩蕩有餘不盡
之精英又鍾爲眉壽衍爲大年而翁夫妻父子間
乃並值之故是奇事自今以往大理君之名位日
蒼霞續草 卷之六 廿三

之譚旦夕者余謝事歸從里中父老士大夫遊翁
以老封君爲余主香山洛社之盟余其更有以壽
翁哉大理唯唯因余言而致之翁翁其張之容駟
之門使過者得讀而藉焉以備里史

王康國六十壽序

凡世之營營然欲有所求者皆以自適其躬也其所大欲深求又莫過于年乃其得年也又不爲自適其躬之圖而日馳逐奔走敵其精神役其耳目手足以從事于功名富貴之場至于窮年皓首名位已極而猶不肯休蓋非獨愚不肖爲然卽號爲賢者其沈溺更甚若是則在世一日反多一日勞苦雖有年將安用之吾友嶠海王公英姿蚤達一司理邢州遽被讒歸時年方踰立世人方意公必憤懣無聊絕人避世以寄其年騷不平之感不則

本霞續草

卷之六

壽

必經營計畫騰曹丘之口微子公之援以庶幾復用乃公自人里卽夷然恬然自安于丘壑若不知其名之曾登仕版而冠之曾戴進賢者其所深嗜酷好竭蹶從事莫過于堪輿自青囊而下書無所不讀四方之人凡自言能相地者無所不延接有一丘一壑形勢可觀者無所不登覽近而三山遠而吳越諸名家宅兆時褰纊往遊忘其跋履而又篤信瞿曇家言嘗至天竺禮蓮池上人爲師蔬食者數年膜拜誦經朝夕不輟或以好佛好風水譏公公不恤也夫人盛一心心不能無所用人用之

于功名富貴羊腸蝸角之爭公用之于佛用之于風水其高下得失之數當必有能辨者然使公當日不蹟于邢州身不隱桂冠不蚤則功名富貴之念亦不能頓絕方且受世之年籠羈繼與之俱馳雖欲好佛好風水亦不可得然則公之所以得從容恬適于山水之間清淨之地演青鳥而翻白馬稱西方聖人弟子亦天固有以成之歟世人往往羨蚤達而不知蚤休故常爲造物所愚弄余蚤達類公而以歷官詞林得藏拙覆短隨俗浮沈故名位勝公然在綸扉七八年困苦不支每思公蚤休

蒼霞續草

卷之六

壽

之樂卽九列三旌當不與易今微被主恩復歸田里與公周旋于桑梓枌榆把酒爲歡蓋幸其休自愧其不蚤而猶喜其得從公之後也顧性不佞佛獨好言風水頗與公同犬馬之齒少公一歲公今歲登六十里中朋好欲爲公壽而余爲祝言誠見世之役役于功名富貴者徒以壽命爲桎梏其脩短固無足論如公得年于天而又善用其年此其所以爲可壽耳若公之好風水果能洞徹地脉與其好佛果能證果與否則公自知之余未敢以諛公也

念雲龔公壽序

老氏有言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儒者病其言以爲此陰陽設施自取贏耳然而滿招損謙受益讓利讓名寧不足毋有餘卽聖賢之教不能外焉天下之事固有弛而反張詘而反伸蓄于此而豐于彼者甚多此皆欲取固與之道也而世人不達錐刀之利升斗之祿戀不能割卒之身與家皆受其害余甚嘆之念雲龔公自爲公子時卽有賢聲其尊人雲岡先生以鼎甲第一人官大司成顯重于世而公粥粥恂恂布衣徒步與齊民齒司成公沒不

蒼霞續草

卷之六

美

三七

腆先世之遺小有煩言卽推以予人無少靳借閭井之貧乏待公振施者歲時不絕而未嘗藉以市義旣家世文學足自致于青雲乃公雅不喜舉子業輒棄去薄遊成均又不欲以貲郎遊縉紳間蓋久之始就選人受大官一秩而亡何復解其組矣里居杜門掃軌翛然物外三山之冠蓋如雲酒食燕會相徵逐公一無所預公門內外無公寸趾卽二三親知亦罕窺公之面世之恬靜無營知足知止能損已利人少有及公者乃公產雖割而未嘗削施雖多而未嘗貪躬雖不至通顯而未嘗有所

屈抑子姓蕃昌太學諸生彬彬濟濟能世其家

以喻稀望耄之齡蒼顏白髮雙眸炯然食不需祝行不需扶飄飄然若姑射之仙人公之取贏于造物不旣多哉彼世人徒知取之爲取故隨取而隨失公知與之爲取而又無意于取故常有所與而無所失此非但深于涉世亦精于養生之說者也世言柱下著五千言西涉流沙化行西域而尊其教者至謂壽等于天地說殊誕妄要惟不貪生故能達生能達生故能久生柱下固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此其指可窺已夫貪生之與貪名貪利雖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七

若有間而其動于欲不明于取與之數則一耳范少伯三棄千金去卿相若脫屣彼豈戀七尺之軀者而卒爲列仙以觀公之生平不庶幾近之乎公有女爲余婦余與室人老矣兒又無祿婦爲我操家其慈儉節審于取與得公教爲多余實拜公之賜茲值公誕辰親友輩相與修祝余令婦與諸孫前致一觴因念公姻家雖多今獨余存而余之姻家存者亦惟公與司空林公耳林公則公之妹輩也僅少公一歲今尚勤勞王事欲歸不得而余與公乃得逍遙容與于烟霞泉石之間以交相爲

壽然則余之所欲與公祝又當何如耶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蒼霞續草卷之七目錄

范太翁七十壽序

薛母郭太孺人七袞壽序

端齋長兄偕配余碩人雙壽序

壽育軒陳先生序

奉賀培翁老師壽序

壽鄭肖甫八十序

壽筆峰林公七十序

壽宮洗四山鄒公六十序

壽何母薛太安人八十序

蒼霞續草卷之七

肖坡先生八十壽序

賀石潭先生九十壽序

同卿玄渚申公六十序

蒼霞續草卷之七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范太翁七十壽序

丁酉之歲余奉命校士南畿得今吏部范君異羽吏部少年邵令如冰壺秋水澄映不俗余心儀其爲國器矣其後吏部成進士當守劇州上書乞廣文久之徙郎計部才名日起推擇爲吏部毅然以挽回世風主持公道推轂賢士大夫爲已任侃侃發舒不少避忌于是海內之名流碩彥翕然歸心吏部而忌者之口亦從茲起吏部遂上書堅於

蒼霞續草卷之七

乞歸余不能留也而其時吏部有尊人慶雲公解綬里居念吏部殊甚吏部歸而歡聚一堂父子間以名行節概相勗勉卽環堵蕭然意甚樂之更三載而慶雲公登七十吏部走一介都門請于余謂某旣不能其官兄弟皆食貧無以娛親願乞先生之一言以爲親壽余居政地六七年諦觀世態人情千種萬端不可窮詰而要其指歸皆以一官之得失決性命以爭之遂令風波起于止水荆棘生于周行心竊嘆焉以爲安得如陶彭澤之八十日棄官那曼容之官至六百石卽自免去若而人者

以風今之世也乃慶雲公之令慶雲僅兩月耳遽
黜然而賦歸來慶雲之人共挽而留之終不能得
既歸惟圖書數卷朝夕自娛絕無牢騷困頓之感
此其清風雅操以視陶彭澤邴曼容奚讓哉而吏
部方居要津能稍脂韋以自容于世卽崇牕可立
躋也顧竟以忤俗拂衣不少戀惜計其家庭議論
必有卓然自信板出于風塵壒埃之中不以浮沈
得喪動其念者有是父方有是子語不虛矣自古
稱壽者雖侈言千秋萬年然覈其實則遠者不過
百年百年之中其筋力壯健能奔走于名利之途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二

部儻以余此言進或足當公如曰海上有簪爲公
幾添滄海桑田公會後見則頌祝之虛譚余不敢
聞于公矣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三

薛母郭太孺人七奏壽序

薛於吾里蓋望族也其顯者則有大叅南岐先生
孝廉東山先生而今又有孝廉順卿順卿之尊人
爲處士南薰翁余嘗習其人其沒也嘗爲之傳於
其少年伶仃孤苦勤身作力以克起其家而歸其
先人之骨以植立其兄弟者蓋反覆咨嗟悽然有
餘慕焉乃吾鄉人之習薛氏事者則又以處士之
所以能此又皆其配郭孺人成之方處士之行賈
也家無一錢上有老姑下有嫂叔皆賴孺人之雙
腕以給以故處士得安其身于賈迨處士賈歸有

蒼霞續草

卷之七

四

言下

千餘金矣自莖父養母外將推其餘以與二弟人
謂處士曷不多留以自潤孺人獨從臾爲之以故
處士得行其志于家處士四十而廢賈足不出戶
一切供中饋娛賓客皆緩急立辦不待督課以故
處士得從容順適于里居而不復以勞生自苦迨
處士之沒也順卿方穉有兄今鴻臚君又有一弟
皆弱不任事孺人支持門戶教誨三子勤勞甚於
處士在時養寡姊嫁伯氏女念父母家恤其孤貧
烝嘗不絕歲荒則出粟賑貸邑有興作如築堡修
隄皆令其子輸重貲爲助邑之人無不知薛之有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五

言下

賢母矣順卿方舞象余見其所爲文亟賞之謂必
取科第無疑而鴻臚以讀書不成去而爲貲郎自
郡幕以至今官行誼磊落大有父風其與順卿亦
難兄弟也順卿以己酉舉于鄉余見賢書而喜自
矜其賞識之不謬今歲來上春官而余操文柄以
爲順卿必捷乃竟懷遺珠之嘆爲悵悵者久之順
卿南歸告余吾母年且七十願乞先生之一言爲
壽余惟世之爲壽者多誇稱諛辭無當情實至于
閨閣之際愈浮漫矣乃如孺人之賢淑婉嫻拮据
辛勤以佐其夫而成其子振式微之緒使赫然有
今日者皆余所真知灼見卓然足以光彤管而垂
來茲是固里閭蒞葦間所不能已于頌述者也以
順卿之才他日樹立固當有遠且大者况又有賢
母若此天之昌薛氏方且未艾而母之食報于順
卿兄弟又寧有窮哉順卿行時余方乞休旦夕出
春明門歸卧里中將登孺人之堂以一觴助順卿
爲壽順卿其治具以待今者况不能文也

端齋長兄偕配余碩人雙壽序

余家聚族雲山久矣其先多聞人而後稍中微至執齋公乃復振執齋公二子緒其業而益拓之遂以貲甲閭里伯子四傳至吾兄茂卿世有哲人不墜其家聲而兄自少年卽修謹溫良一語不妄發鄉族人咸愛敬之卽頑梗驚暴無賴武斷之徒皆知兄爲君子不敢有加于是兄之聲名日以著聞庶幾有王彥方陳太丘之風矣兄素治博士家言潛心攻苦先太保公甚期以進取而竟困于有司晚乃舍去使諸子治農服賈讀書各占一業兄從

蒼霞續草

卷之七

六

三

容娛適不問生計余宦遊南北兄時來邸中聚言譚論歡如也太保公守州粵西呼兄至官舍何而太保公沒家人皆不在側兄經紀後事間關萬里扶輿輓以歸蓋兄之事太保公不啻父而余視兄不啻同產矣余備員揆地兄復跋涉而來視輔政何狀僅數月卽辭去余苦留不能得兄既歸則數數寄聲余勉以報國而余自念素食浮沈無所自效且兄老矣余亦衰憊不堪人生幾何粉榆棣萼能不關情遂屢上書乞休而主上以綸扉乏人未肯遽聽余雖困于羈紲而每飯未嘗忘兄也

古之君子思其人而不得見則必有所以致其愛而其親之愛之敬之有甚異于人者則必欲其壽考久長以百千秋爲頌祝兄于兄弟骨肉手足之間苟可以致吾情而伸其頌祝尤當何如切者兄今春秋將七十嫂余碩人與之偕老諸子彬彬皆能自力以養資產日饒其在人間世亦幾于得全余雖欲致情于兄安所自見惟日南向稽首願吾兄與嫂壽考百千歲未艾余旦暮且歸稱一觴于堂前以伸吾頌祝之私而已年來海上豐登吾族與鄉之人皆不憂饑寒余聞之而喜惟是少年里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七

社交遊零落將盡存者不能數人而吾家子弟多稚魯不曉事獨幸有兄在耳兄之一身固吾族與鄉之所視以爲輕重盛衰者也兄在而爲善者既有所勸勉而益勵卽一二不率者亦有所敬憚而不敢肆四鄰之望吾閭里者莫不曰彼有人焉然則余之頌祝吾兄而欲其壽考久長者又豈止于兄弟骨肉手足之私情已哉要以兄之生平修德行善不愧不忤其足以得天而延年固有不待于余祝者嫂氏以勤儉勞苦佐兄起家其偕老亦宜余敬書此命子弟輩同鄉族朋友獻卮酒以爲兄

壽而侑以此言兄其欣然加酌且屈指以待第歸

壽育軒陳先生序

育軒陳先生者先大夫之執友也以績學力行著聲庠序間顧久困有司至歲己卯乃舉畿闈而余亦以是年舉于鄉稱同籍然余固不敢以鴈行進也籍中九十餘人先生最長今存者不能三之一而先生獨無恙又最矍鑠常挾一蒼頭徒步走吳走越走江淮忘其倦執余官留都時先生亦曾一相過雙眸炯炯能作蠅頭字譚論如懸河留連邸中旬餘日乃去計今十年所矣先生之壽已八十有四度其勢固不能遠走數千里而謁余而余固

于羈縻又未能遽桂冠而去從先生于里中于戶爲一詩以壽先生而先生意若有所未足者里中之朋舊聚而爲先生觴更請余文余惟詩而壽則三百篇有之文而壽于古曷徵焉然而古之所謂詩者固云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又從而咏歌之夫以言與長言之不足而至于咏歌則夫咏歌之不足而至于文皆其勢之所必至而情之所必達也而況于稱壽云者則必取于頌取于祝其善爲頌與祝者至三百篇而極無以復加故不得不出于文吾向之爲詩以壽先生也直

寥寥耳于頌與祝皆無當焉乃今竊聞里人之頌祝先生也曰先生爲令廉無以餉客客又多貧交不得已則割其家之薄田以與之田日損客日益進而先生不厭也顧又以令左官去之日囊無一錢邑之士民奔走而送之海上曰吾令在邑未嘗輕笞一人苛取于贖鍰也自令爲廣文則又卵翼其諸生之貧寒者而誨誘其不逮者所成就甚多今饒州守劉君之沂其一也先生雖所至咸有績用而以貌樸腸直不善爲容故官終不達解綬歸至無以爲生諸子衣食不能自給故垂老而猶

蒼霞續直

卷之七

十

遊冀有所沾潤而其遊屐之所至夙昔知交之力者亦不能割田以贍先生而先生終不少望曰吾豈以口腹累故人愧閔仲叔哉當窮乏中猶捐十金以梁其鄉之渡鰥田得三十金以創其宗之祠絕少分甘以急其鄉族之凍餒其生平之好行其德多此類夫以先生之德而不償于官此其年殆未有艾也蓋吾里人之所爲頌祝先生者如此皆吾詩中所不及述者吾聞之陶淵明爲令八十一日以折腰棄去貧而乞食先生似稍類之然淵明年僅踰六十其自柴桑至郡不三十里猶須兩子

一門生昇之而後至先生今已聞九奏其視百歲因囊中物耳而又能跋涉吳越江淮間不需杖屨此殆非淵明所能及者壽考康寧人間世孰如先生吾他日尚當爲先生傳以附于五柳先生之後使永世有辭此乃爲文先生乎今者稱述里人之言亦聊云頌祝先生以補吾咏歌之所不足者耳烏乎文

蒼霞續直

卷之七

十一

一百五

奉賀培翁老師壽序

吾師培所先生弱冠通籍爲名進士筮仕畿邑爲良令歟歷樞府經武運籌爲才大夫樞府之金錢數十萬盡筦於武庫主者日漁其中併去其籍師勾稽而簿正之毫無染指迨典職方復力祛債帥之弊所推擇將領必當其才苞苴竿牘無敢及門而又嫻于邊務譚夷虜情形洞若觀火每四方有警師從中揆度陳奏指受方略悉中機宜卽老于封疆者不能及也以積勞深閤不宜外補而師力請之乃出叅楚藩未幾又念其尊人大司馬公與蒼霞續草

卷之七

十三

三

太夫人遂棄官歸遨遊林下二十餘年無復仕進之念諸與師同譜同官如大司馬新城王公少司馬麻城耿公少司空聊城王公皆海內名流每稱說師在樞府時事以爲真經世才不宜久淹田里其後少宰信州楊公力推轂師起叅豫藩時余尚在留都未及知也比余入綸扉秉銓者爲關西孫公每見余輒言師恬尚全才海內希有宜亟登用以究厥施余目擊世風澆薄議論煩多爲師遜謝而已師遂循資轉晉臬以右伯備兵榆林討軍實飭戎備百凡周蒞榆林人爭欲師開府其地會中

丞契大司馬王公方攝銓喜曰西塞自此有長城

乎而忌師者相與謀擠之其不悅余者復波及師師遂拂袖歸矣師歸之先一月余亦得請還山私念在三之誼古人所重兩漢風俗近古每當除拜輒言臣師某人之力而世主亦緣其意褒嘉其所由進書之史冊爲一時盛事千載且豔而稱之今余以不才獲戾于時非但不能爲師重而反累焉古今人信不相及乃爲弟子者真可愧矣然師絕不以此芥蒂胸中挂冠之日蕭然其若遺脫然其以得返初衣爲幸也師之齒長于余者十有四每

卷之七

十三

三

當進謁師頽然王立若姑射之仙弟子哀憊日甚師鬢髮美髯弟子鬚鬢盡皤師步履強健神明如少壯弟子蹣跚蹙蹙久已健忘見者不知其爲師弟子也而師又繩趨尺步嚙笑必矜弟子寬然自弛汗漫逍遙若忘其身之嘗牽纓冕者蓋弟子之不如師多矣師歸之年方登七十今歲又加二焉弟子欲以一觴爲師壽而師固辭弟子不能強師之子弟與猶子輩皆欲申余請仍命余先之以辭余聞富貴功名壽考福澤天之所靳不可得兼師官至方岳動在中外孫曾滿目蘭桂盈庭適當懸

車之期暫息東山之駕求之人間世罕見其倫惟是公車所薦士凋零淪落強半無存門牆桃李之謂何而余猶幸以垂老之年與師同賦歸來周旋于里閭之間庶幾供籃輿之役而又得以不文之辭隨師子姓頓首堦前一效千秋萬年之祝此亦生人之所希觀也今世路未康殷憂方甚師巖居川觀超然塵網之外一切是非毀譽不足以滑其靈府天之所以佑師而綿其福履者方未有艾弟子不佞敢以此舉觴若夫乘蒲駕駟三旌九列以竟師之勲猷為蒼生禔福則當聽之造物非弟子蒼霞續直

卷之七

一四

三十七

所敢言亦非師所欲聞矣

壽鄭肖甫八十序

肖甫翁今歲登八十矣往翁六十則余與翁同在長安七十則余在留都皆有祝言而在留都時余已有歸志念翁僑居建州去玉融稍遠無與為粉榆之娛故惓惓望翁之歸里未幾而余入綸扉在苒八年始得釋事翁迎余于建州之郵亭握手相勞苦翁既深以余之得歸為幸而余亦重嘆翁之淹留于茲不得相從于林泉丘壑間如香山洛社之會以自慰其離潤之情也然翁雖居建州而墳墓婚姻皆在吾邑伯子仲子更迭往來蓋猶以故鄉為家而建州為旅寓則余與翁跡若相踈而其精神意氣固未嘗一日不相通有千百里所不能隔者而余里居兩更歲見吾鄉之民風稍日以薄其議論口語稍日以滋入心之好惡而喜亂亦日以甚頃者海警驟傳倉皇騷擾所在洶洶人不自保而建州去海上遠無島夷之虞又諸大儒之鄉流風遺俗當尚有存翁之所以僑居此邦不為無見余更憮然欲受一廬以從翁而力未能也蓋余與翁先後二三十年間或離或合相依相戀之情大較如此顧余性好動又雅嗜山水凡目所能及

蒼霞續直

卷之七

十五

三十七

足所能至杖屨所能遊罔不踴躍從事而翁生平恬愉獨居一室以讀書自娛趾罕窺戶今老矣猶手一編伊吾不輟兀然如下帷之經生閉關之禪悅其與余好尚之異又如此孔子論仁智歸之于動靜樂壽余非智者而其為動與樂庶幾近之若翁可不謂靜而壽者歟其得筭之多宜矣翁嘗判夷陵剽廩授貧生室活饑民之為盜者未嘗輕笞僕一人種種作用皆仁心為質自夷陵遷貳晉寧遽解綬歸年尚未六十其知足蚤休有世之賢士大夫所不敢望今八十之齡耳目聰明筋骨強壯蒼霞續草 卷之二 六 三十五十七

壽筆峰林公七十序

筆峰林公刻其所為詩文而余為之序大較言公蚤釋家累不求聞達好遊名山於閩中諸勝地無所不跡所至輒有詩篇紀述而惟取適興不以雕刻為工蓋條然有物外之致若古之所謂至人者其時余宦南中且圖歸去與公相約為汗漫之遊而未幾余有綸扉之命公時為書及詩勉余以古名臣功業余甚慙其意顧自念生平典在筆札不諳世務又閩人也無揆路之望一旦居此自謂非宜屬其時方隅多事災變頻仍朔洛之壘未夷宮府之藩日峻余伴食浮沈無能匡救日思歸去與公相從于黃蘗紫雲之間而旦夕未能遽遂則私祝公壽考久長為期以待余已又念公之壽考久長有不待余之祝者蓋公造物之私人也其生平無蹉跎之勞陰陽之患塞性滑和之事聰明不以取科第而寄之于典墳心計不以持牙籌而營之于山水詞章不以鑿靈府而適之于性情囊橐不以治生涯而廢之于遊屐舉世人所欣豔沈溺少而馳逐老而不得少休者公皆脫然視若附贅懸疣不少屑礙而天亦成就公使其有書可讀有田

可種有別業可棲有暇日可遊有酒可娛實有具
可濟勝有先世之業可資有佳子弟可托家事公
以一身逍遙恬適于俯仰之間無所不自得視漆
園之傲龐公之隱向平之遊殆若過之昔人有言
天之于人富貴猶所不吝惟清福最爲難享以余
生平所見能享清福者惟公一人而已寇萊公作
相魏野以詩寄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
作神仙余雖無神仙之骨而富貴實其所輕公素
知余其能無意于野之言哉公今歲登七十余五
十蓋少公二十年而余髮白齒落精神憤憤公強
蒼霞續事 卷之六 十八 三百七

健如少壯時以余視公眞平地之神仙矣故因公
之誕日寄一卮壽公而述其意如此方余赴 召
時吾邑有五色雲見于黃蘗山公賦四章爲余瑞
余念五色雲者卿雲也始見于虞廷帝與百工相
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
今其爲聖世之祥如此乃京房易候又云視四方
有大雲五色則其下有賢人隱此豈公其人耶今
聖主在上恭已垂衣何遜有虞而余不能爲五臣
以贊盛治何以當此祥也余愧公矣余愧公矣

壽宮洗四山鄒公六十序

宮洗鄒公與余同爲庶常相與講執無不合也余
素不習古文辭暱勉操觚以隲于公無不擊節也
當是時公以名儒子孫擢高第有盛名而余起自
孤生寡交遊踽踽于世不能自立得公而稍強其
後公名益高業日益進駸駸向用矣乃忽蒙意外
之事解官歸而余稍以積資至卿貳與太宰吉水
會公爲僚曾公每譚公輒嘆曰嗟汝光蒙世之璽
蔭而不能白也然汝光爲人醇厚有淵源吾竟以
此信之汝光者公字也所謂淵源者則以公之祖
蒼霞續事 卷之六 十七 三百八

文莊公眞修積學口未嘗言人過而公父太常公
能傳此一脉以及公耳曾公長者持論不阿其稱
公如此余向者嘗惜公以皎然之軀而汨沒于衆
喙波濤中無以自振聞曾公之言殊灑然也公生
平好講學於心身性命之際孜孜不置既牢落坎
壈里居且十年與世事相絕乃其用心于學問如
故又以其服力旁及于釋典丹經按羅抉剔若皆
有所得者余於此不如公多矣方余與公在中秘
時去今僅二十五年回視向日朋儕已大半無存
公雖不得志于官而猶能逍遙容與于林泉之間

以自成其趣今其年且近者又多子孫王樹芝蘭
克滿庭階造物之於公故自不薄善大潘去華之
言也天道忌完貴在善息鄒氏以名進士起家者
四世矣汝光登第之日二尊人方春秋鼎盛無恙
於此得自引退則將來之休政未可量日以景而
升月以盈而虧吾何恨於汝光之去哉去華于公
最莫逆其論公如此自公歸而太常公始沒今太
夫人尚健飯以茲歲稱九十之觴汝光之去其官
而朝夕膝下者已十餘年昔人不以三公易一日
由茲以譚公必不以彼易此公季子匡明就業南

蒼霞續草

卷之二

二十

三百五十五

中以公登者將趣歸爲壽來乞余言余自念與公
在中秘時每事輒遜公公常勉余以太上之業余
鮮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自別公以來日以荒落無
成官愈進而行業愈下以視公之不得志于官而
能自了其心身性命則余猶愧公多也人生幾何
電光石火卽二十五年間往事變遷已不堪言自
此而百千年亦猶是耳是非得失真如浮雲往來
無足罣礙吾知公之胸中久不着此事而余乃以
言公潘公之言爲公解嘲猶淺之乎知公矣季子
壽公之曰當頌余此言公其亦有當于心乎

壽何母薛太安人八十序

歲癸丑余典南宮試所舉士三百五十人而吾邑
僅得二其一爲福廬何君何君故余所知交者也
屈而稱門下士余不敢以函丈自居而何君顧恂
恂執弟子禮甚恭余甚愧之方何君試南宮畢奉
其家大人諱歸更歲餘而余亦謝事與何君周旋
里中爲山水之娛何君入對大廷登高第於銓
法當爲曹郎謁除有日顧獨念其母薛太安人以
明歲登八十請急馳歸率其諸弟與猶子輩奉觴
上壽而太安人意難之曰而父之七十也不肯受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二十一

三百七十七

觴以其辰與而祖之諱日同耳吾奈何侈然受孺
子之奉乎何君不能強則欲藉手于余之一言以
請余于是而知太安人之賢也夫尋常里媼豔稱
貴顯一覩其子之成名冠服而拜堂下未有不歡
欣動色計惟椎牛醢酒以夸耀其閭里明得意耳
豈復念其他哉而况于八十遐齡尤人間世千百
而一見者卽士庶之家有母若此以當其子之壽
亦不爲過乃太安人獨愀然穆然念及伉儷念及
尊章若大有不安于衷而非謬爲讓者此其意見
識度豈閭閻恒流能窺其萬一哉余聞之敬姜曰

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夫婦人之所爲勞不過片
日烹飪刺縫織作之事非有禍患之患值顛沛流
離不得安其房帷以奔走于原野也而太安人當
島夷之亂旁皇趨避出其身于戈矛劍戟之叢而
又值彌月之期兒方脫腹卽襁之以奔其艱難拮
据之狀固有譚之而酸鼻者比及返舍室廬已燬
累塊編茅而寢處焉連舉八子皆躬自乳抱上之
滌滌甘鮮以奉高堂下之櫛沐葺紉以撫諸孩中
之緝繡操作以供家中之食指與緩急其宗親卽
鷄豚米鹽無不經理蓋自來婦人之勤勞憔悴困
瘁復續前
卷之三
三百六十六
苦其躬相其夫而光大其門戶未有如太安人者
太安人之愀然穆然有所深念而不欲舉何君之
傷也其視敬姜之所謂勞而思殆遠過之而何君
自爲諸生卽著聲譽序聞豈諸生千百人然推積
學能文章貫穿今古必首何君余往聞中得何君
甚喜亟語諸同事曰此吾邑名士也而非太安人
之善教何以有何君何君困諸生與公車稍久旣
來南宮又淹伏三年乃不急于拜官而急于壽母
太安人之詔誡何君則又曰孺子初受國恩奈
何稽王程而圖私慶乎是母是子皆助於忠孝大

義彼敬姜雖賢而較文伯於何君何如哉何君之
司舉三百五十人計其有母之賢而壽如太安人
者當亦無幾卽有賢而壽如太安人而其里閭蔑
芋之好有如余者能效一言以爲其親壽殆未之
見也太安人誠以余言舉何君之觴以成其子之
孝而何君又以太安人之言觴畢就道努力報國
以成其母之教忠是亦千秋之盛事也何君儻以
是說進太安人其何以辭余又聞太安人之始于
歸也盡輟奩具媵僕以嫁小姑迨卜壽藏則獨喜
臨江之厚穆曰是其潮汐往來于岐陽鰲江間
耳岐陽故母家而鰲江則小姑居焉其用意之深
厚如此風之所漸始于家庭蓋太安人嘗臥疾而
其冢孫婦刲股以療減齡以壽也協氣薰蒸神明
福享然則太安人之年不待祝矣

賀石潭先生九十壽序

石潭陳公者藩伯赤石君之尊人也方公八十時余與藩伯同在留曹以一言爲公壽今去之十年所矣藩伯自留曹督學兩浙移參楚藩乞歸養再起吾閩不赴厥弟順慶君亦栖遲膝下不之官且爲公舉九十之觴屬余自綸扉謝政歸門人吳航令萬君故與藩伯善間過余請曰吾師向有祝于石潭公願更申之余矍然曰世之宜壽固有如石潭公者乎微君言吾寧敢忘夫生人之壽百年爲大齊槩百年之中其爲十年者不過十耳而余回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七

三

思向之壽石潭公至今十年間事如旦暮瞬息何其速也以此而觀卽百年亦幾何時其何壽之與有雖然蓋有說焉夫善爲壽者以旦暮爲百年不善爲壽者以百年爲旦暮姑無暇遠引卽此十年間朝野之紛呶陵谷之變遷士大夫竭其氣力以爭尺寸之功名其日夜經營于胸中如輓轡之引水循環不休若將爲千萬世無窮之計乃不旋踵而玄黃俱傷滄桑屢換黃梁之夢未終朝槿之華已瘁此非所謂以百年爲旦暮者耶而吾石潭公蟬蛻塵埃夷猶丘壑灌園築圃種樹攤書舉人世

升沈得失成虧好醜之態毫不入其靈府藩伯兄弟又不難去其金章銀艾之貴以奉班衣娛庭闈尺地熙若登春臺而穆若遊羲皇之世此非所謂以旦暮爲百年者耶夫以旦暮爲百年者是以百年爲千萬年也此公之所以善爲壽也公又嘗宰兩邑以骭體解官懸魚飲冰之操漸染于家庭藩伯自爲令至秉臬囊無一錢順慶君爲李官蕭然若寒士較之胡威父子不啻過之往蒞士汰又惡藉世資學使者之法有所不盡行藩伯一切奉功令從事無所假貸士習因而一變生平議論侃侃不求合時趣而一念忠愛懇惻之心可質鬼神故能挺然獨立于波流風靡中不少撓屈古稱三不朽庶幾兼之淵源所自一本于公之家學此又公之善爲壽也當公之八袞容貌神明無異少壯今九袞之年猶八袞也鴻寶之篇上池之秘陰陽龜筮之術無所不窺六籍之精微諸子之汗漫紀載之浩繁裨官野史之詠譎無所不綜甚至制舉家言學士大夫所糟粕棄之者公亦手自丹鉛甲乙以教孫曾蓋其精神智慮不用之于滑和伐性之途而用之爲娛情寄興之具故常充然其有餘而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七

三

恬然其若無所嗜好衛武九十能作抑戒賓筵詩至十酒掃庭內之微無不具飭而詩人以寬綽善戲謔稱之公之謂歟今中外多故世路未康以藩伯之才賢豈宜久淹子舍而公嬰鑠如許度其年必百歲未艾君親緩急之際公必有以詔藩伯者余與藩伯有一日之雅相知實深自惟在綸扉日奉職無狀不能推轂海內之賢者今老而歸山猶懷竊位之愧乃其所屬望于藩伯者尤惓惓也故因壽公而漫及之

蒼霞續草

卷六

二十六

子
百五

肖波先生八十壽序

肖波陳先生者經明行修之君子也其少年時曾與先大夫講業蔚然有聲然竟困有司以明經三爲廣文于嶧于鹽城于連州教鐸所臨士子無不欽其風規而就其樂育部使者亦多欲尉薦先生而或以遷去或以他故奪卒皆不果而先生亦倦遊遂自連州投牒歸歸未幾有請藩之命先生愈自得也曰主爵其以我爲鷄肋一官而以曳裾困我哉先生故出于吳大司馬襄惠公其舅也襄惠公與先生少年同業同爲諸生名相甲乙襄惠

蒼霞續草

卷七

二十七

公貴每宦遊多與先生俱其謝政里居一日不見先生則不歡乃先生歸而襄惠公沒矣以此悵悵殊甚然性故恬愉既釋青毡則愈脫落塵事淡然無營於藝獨好奕於花獨好菊晨起提甕繞籬躬自灌溉見一枝一葉之芳秀輒欣然把玩饑忘餐而欲忘倦稍暇則戒童子拂楸枰待客相對終日客已告疲先生自若也余五六年前至溫麻與先生握手笑語其神明容貌筋力殆強于少壯人今歲先生年八十問其起居尚如故此豈得天之獨厚耶抑其胸次之超曠無所攫攫澆亂其真而

然耶蓋襄惠公晚歲雖強健然聰明之用亦似減殆以官高任重不能無勞役于衷如范希文所謂進亦憂退亦憂云者而先生優遊一官無民社之責意所欲休輒敝屣棄之固宜其所取贏者有如此耳余向辱襄惠公殊知自爲孝廉卽期以公輔之業今備員政地遭值艱難焦勞困苦殆百倍於公故年雖僅踰艾而頽落衰憊之狀所不堪言又性亦嗜奕喜花竹自爲此官此事都罷每念先生夷猶里中彈基種菊之樂何啻從湯火中望天際真人乘雲御風逍遙于八極也昔陳希夷不許

蒼霞續草

卷之二

二

張忠定割華山之半蘇雲卿灌園東湖逃張魏公之招達人高士意所自適有卿相所不敢望者大率如此又何怪乎余之欣慕企想于先生哉先生之里余所與遊者尚有數君今或存或否而襄惠公之去且將廿載不勝交遊知己之感而幸先生之無恙也故因其大耋書此爲壽使先生諸子誦之以佐觴先生其尚強飯自愛尋橘中之侶餐秋菊之英以待余余且歸矣更有以壽先生矣

同卿玄渚申公六十序

玄渚申公今歲登六十矣公弱冠登朝負才名敷歷郎曹甚舉其職而世人或不盡知公公之仕宦途在若潛若見之間比吾師文定公釋政歸公十九子舍奉壺觴履屐之歡吾師倚公安于田里者二十餘年余與公雖同籍然出處進退多不相值亦不能盡窺公之韞抱迨居政地始聞公緒論鑒鑒乎皆天下國家大計其于九塞情形夷虜利害縱橫曲折譚之尤劃如指掌而在同寺欲有所劑量歲得緡錢數十萬以佐司農之急余與晉江李

蒼霞續草

卷之二

三

三

公皆以爲可行時舉以告人而卒莫之聽也蓋公經濟之才得自天性蚤歲卽值文定公秉政凡朝章國故民隱軍機日得于趨庭之所論說故鍊習若是在昔宰相子以經術著無如韋玄成以才能著無如李文饒玄成功業無聞文饒不登科第兩者故自難兼然余每念文饒在西川招來悉怛謀控制吐蕃其處澤潞事動合機宜未嘗不慨慕其人以爲應變持危在裴晉公之上世有此等才何虞緩急哉公經術不待言而孝友實類玄成使得畢展其用不知于文饒何如要之于天下事必有

濟也乃文饒急于見才勇于閹黨令世有遺議
之才能用而能不用能不用而能時露其用一試
于職方再試于同寺皆未幾而遽歛之刀已奏而
善藏刃雖試而常新其爲用將未可量兼之秉心
恬寂與物無競當此玄黃龍戰之日議論鼎沸之
秋公口不涉雌黃胸不存營壘超然是非得失之
外甘陵之分部不能及牛李之餘波不能濺也茲
尤公之所以能善其用者哉今方內多故疆場不
寧議者每以乏才爲憂以余耳目所及公其卓然
者而尚徘徊夷猶于虎丘洞庭之間僅以其緒餘
爲桑梓蒼霞續事便畫機宜功德所及僅止于一鄉小
之乎其用公矣昔之豪傑欲有所用于世與世之
欲用豪傑皆乘其強壯之時公今雖已稱耆而神
甚王氣甚充既溢而流持滿而發正在此日吾意
公必不得久淹里中而吾師勲業照耀寰區公方
爲尹之陟爲旦之禽以光其家世區區玄成文饒
有不足爲公道者余又何敢以六十之春秋遽爲
公壽乎孫計部子長典權姑蘇與公脩先世之雅
欲有言祝公而走使數千里以命余且曰公實好
余之言也余久廢筆研不能辭子長請又重述八

意故以所屬望于公者如此論而次之公與子長
皆雄于詞其以爲有當否

蒼霞續

卷之七

十一

蒼霞續草卷之八目錄

癸丑會試策三道

祭曾見臺文

祭于穀峰先生文

同李九我祭郭明龍文

祭郭明龍文

祭陳肅菴館師文

祭李九老文

祭林仲山文

讀困思抄集題

蒼霞續草卷之八目錄

題忠烈全錄

題李氏族譜後

題朱仲詔畫石卷

題石竹山緣簿

題郭廬山

題福廬山緣簿

奕言

爲王生達卿書勤說

蒼霞續草卷之八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問帝王之道莫要於用人用人則與之以權權者上之所藉不欲假人者也故英主常斬之唐虞三代詢岳咨牧夢卜登賢與作福作威操柄馭吏兩不相妨何其盛也後世有躬親庶政不任三公說者以爲懲前世之失權然其後揆端日輕政柄旁落遂有著論言昔之三公任重而責輕今之三公任輕而責重又有上書言今之三公有其名而無其實其說果有當歟惟我高

蒼霞續草卷之八

一

三百四

皇帝天縱聖神乾綱獨攬罷中書省毋置相以政事分委六卿神謨淵畫高出近代矣乃再傳而卽有內閣之設寢昌相名果何故歟二百年來權任之重輕名實之有無亦可得而言其概歟皇上睿智聰明同符聖祖臨御初年委任大臣穆然恭已十年後太阿獨持心齊罕寄馴至今日官僚多虛卽密勿重地亦單曠歲久豈亦有所懲而然歟抑臣下之誠心信志不足以取信于君上而致此歟昔人有言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茲欲權歸于上臣重

于下以成 聖主獨斷之明用人之美將何道
而可諸士其極言之將藉手爲 丹戾獻

癸丑會試

天下大器也人主能一人有之不能一人操之則
不得不分其事于人分于人而又慮其擅于人則
不得不攬其權于己分之所以爲任也而善任者
必善操舍操以爲任則委轡駘銜之釁生矣攬之
所以爲操也而善操者必善任舍任以爲操則叢
戾釜鬻之患至矣虞廷九官十二牧都兪吁咈于
一堂何其任也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五載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二

三百六十六

巡狩班瑞羣后律度量衡一稟成法則任而未嘗
不操也周之盛也六典建官八法馭吏何其操也
而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無不
得人則操而未嘗不任也蓋其君臣上下一德一
心無所間隔頓八紘以爲馭而不知威福之自專
委羣哲以平衡而不知事權之有屬任忘其任操
忘其操如耳目手足供役于心心知耳目手足之
爲吾用不畏耳目手足之爲吾侵也維時未嘗有
相名乃禹以司空宅百揆旦以三公兼冢宰相莫
重已泰立丞相而漢因之盡筦天下事然至建元

元狩之間九卿更進用事則丞相取充位矣本始

元康而後朝政盡歸大司馬大將軍則丞相爲贅
員矣炎祚之中移非其主之失于操乃任非其人
之過也光武懲之親攬庶事不任三公其後揆路
日輕事權旁落奄戚縱橫復如哀平之世仲長統
發憤著論謂向者三公任重而責輕今之三公任
輕而責重而陳忠上書言今之三公有名無實選
舉誅賞盡由他曹而災異變咎輒譴責三公其言
皆恫切而有餘悲此則光武知操而不知任知懲
前世之失權而不知其後之失權乃愈甚耳 高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三百六十七

皇帝神聖開天羣臣莫及始因勝國之舊置中書
省設左右丞相以汪胡敗而革分其權于六曹一
準周官之制於是百司庶府頰首以稟成于一
人而 主勢彌尊乃帷幄謀議之臣如劉基宋濂
輩日侍左右矢口而賡明良之歌造膝而陳安懷
之略卽虞周猶遜響焉蓋任以實而不予以名此
高帝之所以爲善操也 文皇因之設立閣臣亦
猶 高帝之遺意焉其後萬幾浩繁 人主不能
獨覽于是委綸綍于代言寄腹心于密地而其勢
始重又其後則禮貌日隆臣僚不敢與抗于是

次升師保之階雍容處朝紳之右而其重始成又其後則根株既固枝節因之橫生于是上有所藉以爲叢下有所營以爲窟而其重始極相之名所由來矣然而樞機雖筦而事柄不存名位雖高而威權靡擅能如申屠嘉之窘鄧通乎能如崔祐甫之除吏八百乎能如韓稚圭之以空頭敕押任守惠乎蓋其官差埒于東漢之三公而其職任不過如唐宋之翰林學士擬之于前代之相臣其實輕重之間大徑庭矣又何至覆雨翻雲薰天炙手以釀成極重難反之勢哉二百年來列聖承休

于震主丰稜太露則理昧于含章田蚡之除吏漢帝有所不堪楊炎之作威唐宗因而發憤况當熙朝而事冲年之聖主哉一變而盡收威福于穆清秉衡軸者以委蛇奉職再變而併虛官聯于列署望朝宁者以寥落興嗟此鱗折檻之蓋臣悵白駒而遠逝憂盛危明之封事東高閣以塵封甚至密勿論思之地單曠多年股肱心膂之司睽孤日甚說者謂懲於任而遂轉爲操快於操而益疑其任如持重寶焉旣以予人而復得之途什襲藏之而惟恐其失也理或然矣顧皇上亦何嘗廢任乎外而藩方之事必委之撫按不中制也內而軍國之事必筦之諸曹不旁瀆也大臣與小臣爭必伸大臣不榮聽也事內與事外爭必主事內不掣肘也雖腹心委寄之誼稍遜于往時然而閣可叩牘可補內降可以封還雷霆不測之威可以時霽不至離然渙然邈不相屬也故謂皇上之不任者過也乃求勝任于今日則未易言矣軒陛隔穆穆之容簪神寡師師之象綸扉時掩軍國何取于平章渙汗長稽天工曷資其寅亮揭丹心以自矢上必罪其沽名秘諫草而

不宜下且誅其緘口一事而欲行欲止真同桀令
于道旁一人而乍佞乍賢豈但瞻鴻于天畔共云
省議論矣而噴室之煩言日興皆欲撤藩籬矣而
甘陵之分部愈甚將激揚之太過則漢家之殄瘁
可憂如白黑之不分則宋室之調停宜鑒此非正
色立朝如王孝先膽量兼至如韓魏國身繫安危
爲天下所傾信如裴晉公司馬君實鮮克濟矣執
事慮 皇上之不任而愚正慮任者之難其人也
執事慮 皇上之以操而妨任而愚正慮無能任
者以成其操也蘇子由云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

蒼霞續草

卷之六

六

三

無夫所謂重臣非他能任而已矣當震撼之衝不
以利害撓也處煩囂之會不以非譽奪也值國家
危疑多故之秋不以存亡生死動也其誠心信志
使 人主洞然知其無鬻權市寵之私而天下曉
然信其有亨屯幹蠱之具此之謂能任之重臣而
非權臣而 王上又推心寄之嘔喻受之時 召
見以親之一札十行以訪之如 宣宗之于寒夏
孝宗之于劉謝 世宗之于張孚敬手足腹心歡
然孚契盎然流通而又爲之明其去就善其進退
以養其禮義廉耻之心而毋使有觸藩羸角之苦

尚何臣之不重而權之不歸于 上哉又何必屑

屑然計較于權任之重輕名實之有無也雖然愚
有感于易矣易之言曰五多功三多凶以三處下
位之極也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以四之近君也今
上既多功下亦多譽獨有人焉居上下之間立干
多凶多懼之地而又有三之極無四之近是聖人
之所憂而未有如今日之甚焉者也物窮則變變
則當反其始始者何 祖制是已夫 高皇帝固
云六卿吾相矣是安得取所謂閣臣者而稱之而
恬然受之愚生誠有概于衷欲言嘔而不敢竟
其說也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七

問國家之福莫大于和人心漢臣言百官和朝而
懼心洽于萬國如所稱虞周之世至盛也然咎
繇謨虞同寅協恭公旦告爽偶王在亶其所由
和可知已三代而下衰世之黨三漢季鈞黨起
于宦官固勿論其在唐宋說者謂不在小人而
在君子豈君子之議論意見亦不能盡同歟夫
亦有猜察長厚異而治漢者謀斷異而濟唐者
議戰議守異而利宋者何以異矣而和若是儻
亦虞周之遺意歟近世士大夫意氣各分同異
相角或憂其有前代之黨釁而以爲其端起于
議論太多是非莫辨然歟否歟辨之果何術歟
宋臣有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
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其
於今日亦有同歟夫議論爲政者所不能廢也
因議而爭亦人情之常爭而激激而釁以爲世
道憂則過矣將欲反之以臻太和之理誠未易
言諸士當有冀焉

蔡丑會試

天下之勢無異同之謂大無偏畸之謂平守其畔
而不相越循其實而不相爭之謂和故和之道非
難言也官有方事有任功實有準是非有極而異

同之門絕偏畸之形化矣何者人固勤于職之中
而不暇也不勤于職之中而其精神氣力不能有
所歸一勢必淫而決之于議論夫議論者門戶塗
徑之所自起也議論之生大都狎其近而爭其小
夫矜于氣之爲見見必近暱于身之爲爭爭必小
而往往附于國家遠大之事以爲名獨不思夫營
其職內之事則國事也鼓舞于營職之一塗則莫
不後其身而急君父也事莫大焉計莫遠焉而何
暇歟歟之爭爲爭之端自同異生自君子小人分
別生也以議論同異而遂有君子小人以衆人處
于議論同異之中而又欲分別君子小人其於和
之理不亦遠乎世之盛也其君子渾渾穆穆如元
氣之在璞而天下蒙其師濟之休迨其衰也其君
子之氣稍自矯厲發舒而國家受其諍詬之禍蓋
虞九官周二相當時禮樂工虞之屬事無不修而
猶然相戒相勗若涉淵冰之懼也故臯陶曰同寅
協恭周公曰偶王在亶斯亦虞周太和之權輿已
自漢而下有黨有爭日趨日下顧蔚俊及諸賢之
與中常侍角也傷于激矣然猶曰非我族類不相
容也牛奇章李文饒同爲唐相而借公事以快私

憤傷于險矣然猶曰名位傾軋不相下也洛蜀之分曹起于歌哭之一言而醞釀胚胎以成元祐熙寧之釁此何爲者故合三季之事論之宋之失爲最甚何也漢之爭此君子彼小人一是一非之局易明也唐之爭名君子實小人兩非無是之局亦易明也宋之爭始君子終小人終之小人易明而始之君子則似是似非之局最難明也彼其合一代名人以有用之才諮議見有盡之精神氣力轉徙于風波支蔓之途自相角逐令小人得起而乘其釁故曰君子之過也嗟夫此丙魏房杜韓范諸賢之同心所以爲不可及歟而要之諸賢之難非同之難異而能同之難凡爲國則無不同也凡爲身則無不異也管于職事則異亦同也驚于議論則同亦異也明國家遠大之體則同異不立併君子小人之名亦不立也逞一時近小之爭則同異莫辨併君子小人之品亦莫辨也我皇上執大象秉和德以包荒臣下而士大夫意氣日益發舒名節日益興起才日盛議日多議多而途亦多才盛而氣亦盛邇者或深懷漢唐宋季世之愛而愚以爲不盡然也漢之對壘者有節甫而今無節甫

唐之樹幟者有牛李而今無牛李也其頗相類者則宋事耳然猶幸其類宋之君子而未盡類宋之小人也論事而甲乙矣特事以見分而甲乙總在事爾論人而郢越矣特人以區分而郢越總在人爾今事核其宜人徵其品將商確之初不嫌有同有異歸一之後可以無同無異惟夫偏重之極乃漸虞其桃且激也始因事起爭而後且置事于不足理始因人聚訟而後且委人于不足惜今日類宋之君子而他日且終類宋之小人也非獨類宋之小人且恐有如牛如李如節如甫者相挺而奮蒼霞續草卷之六土爲難舉三季之禍萃之於一時也揆厥所由皆議論多耳夫議論何以多乎大凡攻守依乎區域向背視其盛衰若無畛可分誰樹堅瑕之敵無疆可逐誰開去就之場我獨守其砥柱則衆自息于狂波矣故特立者無議論也較長量短目前之恩怨幾何爭是競非局後之勝負安在等愛憎于浮烟飛沫則渣滓不礙太空任曲直于飄瓦虛舟則藩籬何妨孔道夫既物化而心閒自能忘情而遊世故達觀者無議論也夫人雖知見百出而平坦之是非了然卽機態橫生而靜夜之悔復不遠若于

公正之中留尺寸寬閒之地更于開悟之處轉從前執滯之機使在人既有所容則在我可施其力故與善者無議論也人盛一心心盛一知我自謂是孰肯處于非我謂人非孰肯稱吾是誠使我能降心以下人人豈不改心以從我相如得之于廉頗王濟失之于王渾古今人情豈甚相遠故崇讓者無議論也凡好于議論者皆其一支一節之事而國之大紀綱不與也其論人亦一方一隅之人而國之大是非不存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周室之衰其臣不明于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字

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今日之爭固未必盡出于近小第爭而不已而置天下國家事于不問斯亦近小之屬矣今欲以議論省議論不若以職事省議論以議論定可否不若以職事定可否蓋職事者人君之職事也事有官官有人正朝廷所倚以治亂也精于局之內自不浮于局之外賢者不得有所侵而不賢者不得有所曠則賢不賢之分各得矣任事者不得有所借且不得有所委而言事者不得有所撓且不得有所覆則言事與任事者之清各伸矣吏治民憂國法兵政當吾之事則

皆權而不必與世爭權矣謀斷張弛吐茹遲疾程吾之事則皆功而不必與人競功矣故欲辨是非必明分守何也議于分守之內者農言稼工言規矩也議于分守之外者祝言庖巧言削也欲明分守必論幹濟何也心計者長于錢穀韜略者閑于邊旅寬大者習于撫輯清靜者優于坐鎮綜覈者利于摘發密察者工于煩瑣大小短長無材不可程無官不可任也欲論幹濟必神鼓舞何也嗜爵位者有爵位可收好名譽者有名譽可致乘其意向所趨之路而予之以共取之功名彼之奮發乃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字

彌甚而國家因得其用也欲神鼓舞必察真偽何也有心任事者即爵祿名譽亦真無心任事者即道德性命亦偽真種如穀偽種如稗穀美而稗可食然而稗終不能混穀故誠得其真而偽者將自退也凡此者皆所以化異同省議論而臻太和之理者也蓋古之善言和者莫過于箕子之洪範無偏無黨和之至也而必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周詩祖其意而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惟合君子小人而履且視以共遵王之道路此偏黨之所以消耳乃其責尤在君子夫君

子者對小人而稱小人小而君子大也而人之所
以小者非盡奸邪之謂凡見圖一方守專一局情
偏一嗜知同不知異知此不知彼知利不知害如
此者皆小也君子量大故能容天下之小力大故
能用天下之小道大故能化天下之小天生人材
其爲容人用人化人者什一耳其爲受容受用受
化者大都什九其容之不可容用之不可用化之
不可化者則亦什一而已堯舜在上比屋可封而
投裔之凶僅四人由此言之天下有真小人與君
子爲矛盾敵而水火讎者有幾哉其可得而轉移
蒼霞續直 卷之六 三百五十四

者皆堯舜所爲鎔鑄于比屋中者也特慮夫君子
之敬與誠有未至耳敬則靖共爾位以對一人誠
則推赤無猜以孚衆人集衆能皆官方合衆慮皆
國是雖諱乎人盡游于太和元氣之中而尚何同
異之分君子小人之可言哉此又臯陶公旦之意
而愚以進之今日士大夫者也

書稱惟事事乃有備夫戎事之大者也而邊爲
急安危之間豈不以備哉今邊患亦孔棘矣延
之旗撤寧之銀定遼之麟金蜀之獮獫猶曰其
小者也乃者卜會請封諸部業環款塞下 璽
書已頒而忽復颺去議者紛如虞虜之有他志
然歟否歟 明詔虜封遲速不爲中國重輕蓋
急不在款而在備 廟謨閔遠矣若倭情更異
是往下朝鮮我未大創之也邇虜琉球矣浸欲
據近島矣彼實謀我而可無以待之歟 明興
倭虜順逆屢變自 肅皇帝以剪滅驅倭而東
蒼霞續直 卷之六 三百五十四

南底寧 莊皇帝以款市糜虜而西北謐靖今
情形非昔矣議者謂虜猶未餌可施倭終非職
貢可束也其信然歟 先朝廟堂之議海上之
略犁然具在可責實而行歟其備禦之方或同
或異亦可得而詳言歟抑更有本計勝于帷幄
可爲 當守助否若曰封事計日結也倭在大
海外先自擾無爲也毋乃失事事之旨非快事
者所樂聞矣 癸丑會試

今疆場之患莫急于倭虜策虜者曰是數十年款
附于我徒以一會婦故今會婦功矣我必變不

予之封且聚而証我予之封又散而挾我 聖書
未下則相率叩關既下則復颺去此局不結邊患
無已時也嗟夫以中國之大封疆之重而寄安危
于一會婦已非計矣況欲封在虜則我重欲封在
我則虜重我重則緩之而自急虜重則急之而愈
緩自然之勢也故封之遲速可勿問也策倭者曰
是昔年蹂躪朝鮮毀我藩籬近又併吞中山以二
百餘年恭順之屬國而我不能救也今又冒中山
入貢求與我市矣我之奸民日交關不絕以中其
心禁之則驅而合于倭不禁則爲患滋大謀之不
臧海患自茲始也嗟夫以彈丸之島滄溟之隔而
欲恭師海外踵往年朝鮮之故事必不得矣惟是
倭之志不在貢而在市其謀又不在中山而在
我堅則以中山爲嘗我瑕則乘中山而逞亦自然
之勢也故貢之絕否可立決也往 肅皇帝時倭
殘我東南十餘年不解後卒殲滅之究其禍本乃
始于宗設宋素卿之爭貢 莊皇帝初年虜不忍
孽孫之愛蒲伏請命于邊吏願爲外臣我因而許
之然廷臣猶力爭其非是賴 廟謨乃決維時虜
實求我非我求虜故更五十年而盟不敗執事所

謂虜猶表餌可施而倭非職貢所束卽往事其明
驗已乃倭虜之情形固有不同者虜朝蹕林而夕
飲馬于長城之下夕候月而朝蹂我于郊關之內
如鳥獸焉飛翔奔突莫得而制而倭則限隔大海
洪濤巨浸浴日稽天鯨鯢出沒颶風時作一不戒
而盡爲魚腹中物矣故夫虜之犯我易而倭難也
然而虜之來也利則掠不利則去縱之則掠驅之
則去我爲主而彼爲客終不能久留而倭一入我
地無反顧之心奮其死力以與我角敗而復振散
而復合樂我室廬食我禾黍役屬我人民我爲客
而彼反爲主非飽其欲不去故夫我之逐倭難而
虜易也乃今昔之倭虜又有不同者昔之虜大酋
爲政號令歸一其勢合今之虜諸部爲政彼此雄
長其勢分昔之虜服食起居尚與華殊今之虜服
食起居漸與華習夫其勢分也將人人有求于我
我何以應其漸與華習也將貪漢物愈甚而要索
愈多故夫昔之款虜易而今難也昔之倭部落爲
難志在抄掠其寇小今之倭會長爲難志在薦食
其寇大昔之倭與潮閩粵受之燕齊不及也南北
衝分猶有備有不備今之倭南倚中山爲蟻北營

釜山爲穴其地盡直我中國首尾合應遂無所不備夫其寇大也將必幸于一逞其無所不備也將我之力愈分而奔命愈困故夫今之禦倭難而昔易也此倭虜情形之大較也乃其最可慮者我塞下之民日以我情輸虜且逃而從虜如趙全李自馨之類絡繹不絕豐州之板升幾若魚之淵而雀之叢焉海上之民走倭如歸市其習於倭人不啻其鄉鄰親識也一旦有事慮無不化而爲倭者當嘉靖時東南之亂荼毒半天下然其實倭之來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吾民耳我之虛實已盡知之

卷之八
三十七

因吾民之習用倭之銳故難克也故夫禦倭虜之倭虜易而禦中國之倭虜難也總之惟在于修備之一言乃今之所爲備者何如哉吾沿邊而求荷戈帶甲之士其技擊馳射足抗虜者百不得一吾沿海而求樓船下瀨之師其艤艘戰艦足應倭者十不得一所恃者虜款之未敗與倭之未卽來耳款敗而倭來胡以待之方虜之始款也高文襄請以八事課計邊臣三歲一閱視治其功罪當倭之紛朱統嘗欲盡法諸豪右之爲通倭窟穴者惜坐構以死譚綸唐順之先後條上二十餘事多著爲

案今諸策具在果欲爲修備計卽南北異立今昔異勢大略當無出此而奉行歲久具文鮮實誠使封疆大吏能破因循之習奮然督勵一見之施行南北之患庶幾其有瘳乎其要則莫急于用人所謂用人者有四一曰請間諜也夫兵家之勝必取于知敵之情令敵之動靜人我目中卽我之控制出敵意外今倭虜要領何在其所所向期會何指奈何以冥冥決事乎虜諸酋方信而爭倭諸島亦角待不相下尤吾用間之時蔣洲遣而王直來王動北而仲祐縛亦小試之驗已宋臣葉夢得

卷之八
三十七

安撫瀾西委賈人柳悅黃師舜偵探女直動息以俟參驗第戒毋得誘致虜使與張皇漏泄其遺音可師也一曰擇守令也漢邊郡太守綰銅虎符得自興發討擊名爲守其實將也今邊守權輕無聞乎兵事然當慎簡才能使練習邊務以豫備兵使者之選至于東兩嚴邑襟帶江海安危休戚與民共之更當爲地擇人因人任事平時則生聚教訓臨事則捍禦折衝固圉靖民誰非保障往者台州守以戰勝聞義烏令以練兵著則其效矣一曰重將領也庚戌以還倭虜相紛拏往往失利人謂兵

無朝氣矣乃陳鳳朱玉率寧固兵援紫荆再戰再捷江汝棟伏銳卒搏黃會洗馬林大創去威繼光殲倭閩中奪百萬生靈于豺狼之口其功視劉江之望海塢不啻過之國家獨憂無此等人有此等人而不得用耳廣蒐羅重任寄使展其力寧憂倭虜哉一日專節制也今之督臣則古之都督制置其權最重往三衛懿遼左王朔之出鎮也大帥而下得用軍法從事而遼以寧虜入滴水崖翁萬達督周尚文等與戰三日不解甲無敢退者虜遂巡遁去張經治兵嘉興為師期不語幸臣卒大破倭

蒼霞續草

卷之六

辛

三百七

胡宗憲繼之竟誅陳東徐海縛王直東南之禍始息今誠得若人而付以關外之權毋牽制以議論虜之款否倭之來否一聽其所為失事則治其罪豈非提綱挈領之要術歟此四者皆世之所能言所恒言而卒未見有實行之者是亦當其事者之過也不此之圖而日夕徬徨虞虜之不封與倭之為患何益之有且夫虜不封而倭為患亦未必非我利也夫人情當禍亂則精神奮躍不能自己及安平宴樂就于萎靡怠廢而不可振故無事而

安備者又兵者凶事死生存亡在乎

吸非若他技藝之可以雍容暇豫習也故自古精兵健將皆當十戈撥攘之秋百戰而後出平居而言訓練直兒戲耳今南北輯寧日久如使邊塞時時小警以激發行間之心而習吾吏士于戰陣使其耳目手足不至臨敵而震駭而濱海將吏又日以防倭為事簡器實伍詰奸禁販為綢繆補葺之計其所得固已多矣范文子有言釋楚以為外懼又何必汲汲然責呼韓之稽顙咎東海之揚波哉雖然愚有慮也自三代以後塞下安寧未有歷數十年如今日者警之養癰愈久則其潰裂愈不可

蒼霞續草

卷之六

辛

三百八

救而自勝國以前夷狄之種類雄強無不得志于中國者獨倭猶未耳高皇帝于四夷絕倭獨嚴而防之獨至嘗作倭扇歌知其必變蓋聖慮深遠矣弘治間虜人大同敬皇帝亟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議出師兩臣對未可輕動上復語本兵劉大夏大夏對如輔臣往復商略竟令簡師命將以待蓋其心赫然未嘗一日忘撻伐也今穆清端居官府久隔卒然有變上下之情不通先自擾矣夫惟聖主巡思玄覽遠追高帝之神謀近法敬皇之偉略時時遣使巡邊事使疆得

關其忠戎樞得舉其職協羣策羣力振奮一日
之間而戎狄蠻夷有逆折而不敢動者矣 執事
所云制勝 廟堂意在斯乎

祭曾見臺

萬曆丁未年季夏之月 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
書見臺曾公卒于家小子某嘗與公爲僚于南銓
公愛之異於常僚聞公之訃悽然泣下以來芻往
奠而侑以辭曰悠悠世路不乏相知惟公于余遇
合最奇余之未生公已登第公爲九卿余乃借計
居恒望公如壤于霄何期天幸與公爲僚公一見
余喜動顏面是子樸直於今罕見余之事公匪友
伊師有懷必盡無隱不披公亦開心惟余是信以
爲石交忘其晚進凡百東曲靡不余傾比于臭味
蒼霞續草 卷之八
蘭蒞杜蘅自公之歸余乃孑立俛俛而出踽踽而
入方圖解組與公相從公亦遲余杯酒雍容文江
之澍慢亭之下相與夷猶鬱秉斯寫忽聞公病朝
夕徬徨猶冀公痊爲國棟樑天不憖遺公遂告逝
泰山其頽白日爲翳凡諸聞訃無不涕零矧余于
公悲愴曷勝惟公一身朝野所賴世卜安危治亂
否泰唐則晉國宋惟稚主位望名德堪與公齊以
今人情參商荆棘衆曰非公孰能調戢其最隱憂
上下疑猜衆曰非公孰能挽回蒼生喁喁望公再
出公今也而百身曷贖某方被命入贊綸扉猶

增增懼覆餗貽識追念往時公實期許有如負公
能不媿阻公神不昧尚其相余多鷄絮酒涕泣漣
如哀哉

祭于穀峰先生

惟公登朝名高詞苑黼藻雄文 經帷妙選朝夕
旃屢勸講雍容矢心倬直責難爲恭蔚爾儒宗卓
稱名世豈徒經術已占匡濟漸躋宮室薦陟春卿
掄材必慎典禮直清念切士風憂先 國本抗疏
頻煩伏蒲款悃帝方弼賚公遽鴻冥紫芝岱畝黃
石穀城頃自田間 召登揆路未作旱霖溘先朝
露大星既隕遺疏猶陳 皇覽咨嗟曰予蓋臣異
數渥恩用昭眷卹遭遇始終榮哀存沒嗚呼世之
望公惻然如擣公來何遲其去何蚤翹翹安車易
蒼霞續聖 卷之六
以廣標象失冠三數窮陽九某等于公聯珂結綬
既藉寅恭亦資領袖公遂舍我能不潸然苟問易
贖悠悠蒼天

同李九我祭郭明龍文

衡嶺翠律江漢委輸鍾靈惟公爲世惜模塊也奇
姿風流蘊藉玄草丁年青藜丙夜木天著作卓爾
宗工雞林價重鳳沼望隆入侍銅龍孜孜勸講十
賦揚徽溫箴效譏爰司胄學薦領春曹惟清惟直
任怨任勞讒口高張禍機騰發公喜投簪人嗟賜
玦君實洛下謝傳東山咸期環召匡濟時艱哀些
忽聞朝紳悲惋星隕湘江蘭摧楚曉悠悠世道孰
繫安危梁木旣壞大厦曷支某等與公誼敦時昔
翹首公來匪朝伊夕青天茫茫魂不可招作霖作
霖霞續二卷之八

悼物望未銷匪天奪公運逢陽九志雖不伸名則
不朽騎箕化鶴遨遊太清椒漿薄酌以寫余情

祭郭明龍文

維萬曆壬子歲季夏少宗伯學士明龍先生之計
來自江夏朝野聞之無不悲悼其同年友人葉向
高爲位痛哭遙致束芻之奠而侑以辭曰嗚呼人
生于世最重朋友管鮑陳雷其名不朽千秋而下
孰有其偶惟余于公兩心可剖南宮同籍詞苑同
官初猶落落後則交歡論文把酒日夜盤桓公唱
余和其臭如蘭公自少年卽稱作者包漢羅秦出
騷入雅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顧獨喜余謂堪上下
余每有作公輒賞音範我馳驅血轡執林時而蒿

蒼霞續二卷之八

目憂世情深相期匡濟戮力同心公典南雍余貳
留省朝暮追隨如形于影嗣後分張興嗟萍梗停
雲繫思中心怆怆楚宗構難公在春曹遂蹈危機
讒口囂囂妖言歛起朝野繹騷魑魅晝舞狼狐夜
嗥微 帝聖神幾陷不測幸出春明還歸楚澤負
耒課耕杜門謝客藉感風雷魂銷鬼蜮東山一臥
世事日非衆曰非公曷寄安危忠如君實才比元
之蒼生無祿公來何遲余忝先公濫陪政地每念
艱難潸然出涕望公代余不忘寤寐豈爲交情乃
關國計天胡不弔奪我友生惟我友生爲世重輕

地維既裂天柱復傾長夜不旦白晝爲冥悲動士
紳痛深善類寧悼人亡所憂殄瘁余亦何心醜顏
在位百念俱灰五衷欲碎吁嗟海內不乏交遊今
日失公莫解我憂誰輸肝膽誰共謀猷有胸誰豁
有話誰投惟公惟余曠代知己我進公退公心則
喜公來我歸我擔亦弛胡彼悠悠猶煩牙齒公今
去世脩然若仙宏詞麗藻流地行天凌霄勁節出
世真詮不朽盛事公已得全獨憐遺孤煢煢六尺
言能不心惻苟可自效寧敢負公沒有交誼皎日
蒼霞續卷之八

橫空間公之沒靈爽常通素車白馬遠道無從聊
寫哀辭少紓苑結莊生悼施宋玉弔屈芳齏薄陳
公來一餒楚天悽涼楚水鳴咽

祭李九老

嗟夫我公奄然逝耶公與先人同選于鄉與高同
第南宮高以父執事公而公以弱弟蓄余同官詞
林同貳留曹同入綸扉三十餘年南北仕宦無不
追隨卽論文對局揚古權今無不契合計海內交
遊相知深而相聚久未有若公之與高者公生平
孜孜屹屹惟以忠君愛國濟人利物爲事夙夜
在公鞠躬盡瘁高在綸扉日方藉公教誨得少敘
消埃而公以方正不容于時高碌碌浮沈備員數
載始得謝事常以此愧公當公之歸握手語高吾
蒼霞續卷之八

掃清源片石以待子比高入里公頻信相邀高以
病苦遷延至茲秋乃決一行而忽聞公病甚懷憂
疑未幾而公計至矣嗟夫使我兩人不以歡然語
笑相從而以絮酒炙雞號咷相對造物之于人一
何酷耶公官雖至端揆望雖震寰宇而經濟彌綸
之具百未展一高以不才自廢尚望公再出竟其
勲猷以報答明主且爲吾桑梓光而公竟止是
耶天付公如是之才譔如是之行品卽前代名流
罕見其而其所以用公者止于如是謂之何哉
今世人推重公徒以潔廉循介拔出流俗而不知

公之心好賢樂善惟恐不及絕口不言人過失蓋清而厚正而不苛持已嚴而待人恕高之所以服公者乃在此也公用雖未究而其所樹立表見已足以歸表人儆照耀千古仰不愧俯不忤存順沒寧于公見之亦復何憾高既力疾登公之堂潸然一慟而道其三十餘年所與公周旋交誼如此情至之語故不能文亦不必文公其鑒之

卷之八

祭林仲山

嗚呼閩中世德濂水東林繁榮若若作楫爲霖代起惟公克繩祖武學擅家傳名高執圃含香粉署出守專城牙冠忽挂萊絲怡情空谷白駒其人如玉短屐長篇酒杯棋局爲麟爲鳳莫可網羅一朝蒲帛賁于巖阿遂起東山薦登卿寺于北于南清曹歷試帝方簡在汝作司空公遽抗疏解組明農社集耆英堂開世錦綠野投閒蒼生引領云胡一夕忽報隕星鄉邑模楷邦失典刑嗚呼八座尊官八袞遐壽造物于公不爲不厚惟公宏抱未究若靈緇

卷之八

廬施通籍雖久強半林居庭有三槐家徒四壁開徑延賓賓錢供客凡在梓里仰若斗山高以晚進幸接公歡觴詠時親楸枰頻拂聚則情舒離則心鬱方圖林壑與公周旋乍聞公計能不潸然嗚呼世路悠悠羊腸蝸角公蚤歸來蟬蛻塵濁百年鼎鼎焦鹿隙駒公忽化去遨遊清都三立長存千秋無毀諦視人群如公有幾薄陳椒醕聊寫生平妻風寒雨搖搖素旌

題困思抄集

學以明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不可見而見之於書其言雖千條萬端而其大要不外于人倫物理必倫理明而後成世界天地得以位日月得以明苟無倫理則舉世皆昏昏冥冥卽心身性命安置何處堯舜開道學之傳便以明倫爲第一義大學明德親民歸于止至善又恐人不知至善爲何物故引文王之敬止只在君臣父子國人以示的而且謂不知此者卽不如邦畿之民與綿蠻之鳥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後世批儒妄以知止爲聖學之秘傳務深求其說而於聖人之所自訓自解反棄而不顧又日紛紛然爲致知格物之辨夫人倫物理之不知卽是物之不格何以能誠正何以能修齊治平如是而欲言致知知止豈不悖哉余昨歲南歸遇孫淇澳宗伯于途偶爲譚此宗伯出其困思抄相示開卷言知止卽與余合余喜而盡讀之其所謂解發明皆從實證實體貼拈出而又無一字一語不根于倫物至其精警痛切處足以醒人耳目沁人心骨則又多余所不能發者是大有功于聖學而今日天壤間不可無之議論也往余

在成均與宗伯有一日之雅比濫政地而宗伯家居時以書相規切語多侃侃其後宗伯入都稍知余之苦每晤輒言天下國家大計無一語及私其視躬刻勵當官盡節皆余所不及嘗力請分封事曰此事不了某與師皆當拚一死余曰何至是去可矣宗伯曰去何足以塞責蓋其凡事認真不顧利害皆如此其於知止之學必真有得者余故書此于簡端以見宗伯學問之大意焉

題忠烈全錄

古今忠臣義士不乏乃如張許二公之守睢陽其
貞心勁節尤卓絕僅見蓋當與諸葛武侯岳武穆
同垂天壤間他未足擬也當安史之亂諸將惟汾
陽臨淮爲最著然其臨機應變百戰百勝之才似
皆不及張公使其時人主能予以一鎮授以數萬
兵其掃蕩逆胡如秋風之卷箴耳而坐視其困于
孤城糧盡援絕畢命以死也豈不痛哉二公功烈
如此而當日悠悠之譚猶以其食人死守爲非是
卽其子孫亦不能明祖父之意至相詬病非李翰

楚霞續集

卷六

語

韓退之諸人爲之發明表章幾于不白蓋從古媚
嫉之夫不欲成人之美而負奇節建大功者不能
自免于多口大率如此至于武穆而益可悲矣汾
陽善處嫌疑故以功名終臨淮竟侘傺以死二公
之死于賊則唐家之不幸非二公之不幸也二公
故有祠在睢陽歷代不廢至我明愈加崇重正祀
二公而配以南雷姚賈四公蓋皆同時起義殉節
者每歲春秋守臣將事祠下罔敢不虔今守池陽
鄭君乃哀其事蹟體爲八卷梓而傳之余以二公
之忠義爭光日月卽無片語隻字在人間亦自不

可磨滅乃楊芬表懿以作頽靡不振之人心使天
下一旦有事猶有知綱常名節之爲重而不敢苟
然以自處者則鄭君之用意遠矣君爲守其政在
與民休息一切除煩去苛民甚賴之余於君有一
日之雅故因讀茲錄題數語質焉

楚霞續集

卷六

三

題李氏族譜後

此李氏譜也宋時諸名賢多有筆蹟其子孫珍而藏之今大行君出以示余余惟氏族之重濫觴于六朝而極于唐至以天子之尊而自貶抑以居于舊姓之下婚姻仕宦一以門地爲低昂其弊甚矣至宋而極至明興而曠然一洗其習士之以才賢自進者不復問其族類然而世家大姓纓綬蟬聯亦終爲世所欽尚而李氏自令伯以來千有餘年名流鼎貴後先相望卽王謝崔盧方之猶遜良足重也大行君又能作求世德無替家聲茲譜之若霞續草卷之八

卷之八

三

三百六十六

傳當與天球大弓並垂不朽余先世遷自固始與大行君有鄉曲之誼故爲題其譜後然深有珠玉在前之愧矣

題石竹山緣簿

石竹山仙靈所宅祈夢者其應如響先君子蚤歲往乞靈夢一人朱衣據案坐案上寘牛肉一盤呼先君指其肉曰汝食一斤半醒後以告一老僧僧素善占夢答曰秀才功名必有但須食廩後乃出身又曰須丑年乃食廩後皆如其言而未知一斤半之說至隆慶戊辰先君應恩選計所領廩金恰二十四兩分文不差余爲孝廉往禱夢人語之曰事君能致其身余再祝某問一生功名耳此語不甚了了望仙直示之遂再夢云腰繫是白玉帶余念一諸生安敢望此亦不以爲然竟之果驗天下事信前定而仙之前知何其神也余謝政歸來同友人登此山見仙樓頽敞佛殿將傾烏道崎嶇登陟甚苦思爲一修飭而力未能屬住僧執簿欲求助于四方善信余嘉其意爲書此以告凡百君子宜隨力布施共成勝事微獨茲山之幸卽覽勝祈靈者其亦有快心焉

若霞續草

卷之八

三七

三百六十七

題朱仲詔畫石卷

此石圖繪如是標題如是真奇品矣惜余在長安日不及從仲詔一索觀然余于石理不甚通曉卽觀之亦不能鑒賞奇妙如仲詔也仲詔于此石真千秋知己世稱不朽者無如金石今得仲詔益不朽矣吾鄉有福廬山其石皆嵌空玲瓏大者如室小者如象如馬如獅子如芝如筍奇形怪狀無所不有然自開闢以來無物色之者頃余歸山始蹤跡得之爲之表章于是遊人麋集無不驚心駭目以爲宇宙間未有之觀千秋靈秘一旦出現物之

雲霞續草

卷之八

三八

三

顯晦有數如此然則此石之遇仲詔豈非幸哉仲詔他日儻以天緣來閩當相與登福廬之巔娛遊縱觀不知更有如文仲者能繪之圖之以傳于好事否也仲詔嘗恨寶晉齋百夫輦致一品石爲太

大若聞余言必發一笑余與仲詔各適其適可矣

題郭廬山

郭廬山去邑一舍許其巖石怪異洞壑幽奇昔行宇內未之見也自來人跡罕至近里人何進士玉成讀書山下數往遊覽始與其宗人東巖東梅舜欽鴻漸輩謀闢之東巖力任厥事捐貲鳩工梭奇挾輿開石門治磴道構精廬植果樹深洞懸崖連亘不絕危欄曲檻縹緲迴環茲山之勝將次第畢出適余謝政歸偕王司理錫侯及何君來遊目駭神怡相與嘆詭謂邑有茲山而自開闢以來沈淪湮沒至今日始著山川顯晦固自有時而何君與

雲霞續草

卷之八

三九

三

東巖諸人之功大矣山名郭廬以郭氏居其下余更之曰福廬蓋吾省與郡邑皆名福而茲山從焉亦以廣洞天福地之所未備云耳山後有巖巖奇勝差埒諸生施兆昂施默施觀驛稍葺治之其他異蹟尚多以俟後之好事君子

題福廬山緣簿

自有天地卽有福廬山而無人知有福廬山今余
與同事諸君知有福廬山而力不足以盡山之勝
然亦既竭吾才矣諸環山而居多故家大族達人
豪士四方之人聞山之名而來遊者亦皆高雅好
事之君子幸相與置力于山使千萬年久閱之精
靈一朝而面目畢出庶造物者不虛生此山而吾
輩與山相遭遇一番亦不虛過夫錢財難捨只爲
兒孫眼中見多少富貴人田園第宅盡被兒孫破
壞而自已却一錢不會受用若肯隨緣隨分爲名
舊霞續草 卷之八 四十一

山福地出些氣力傳流永久終無壞時此語以告
貪痴人必大笑以問山靈應點頭道是

奕言

凡天下之名爲術藝者皆有窮惟奕無窮凡局之
中不過三百六十道而千變萬化不可勝原世以
爲合於兵法此非深于奕者也奕蓋有道者所爲
其明虛實知先後經緯錯綜若爭若讓因應無常
不爲典要皆道妙也以勝心爲之不得以退心爲
之不得以慢心爲之不得以忿心爲之不得以紛
雜之心爲之不得勿忘勿助有意無意皆學道訣
也彼耽于奕者藝乎云耳神而明之會而通之于
以持躬涉世何所不宜宇宙雖大古今雖邈只是
舊霞續草 卷之八 四十一

一局在出世君子觀之亦僅如黃梁一夢况百年
鼎鼎局尤易終而乃以一時得失一身升沈力爭
不已機心殺心無所不用試思罷局斂子之日畢
竟何益不亦大謬惑哉古來神仙多托于奕彼固
有指而世卒無悟者杜甫有云聞道長安似奕棋
百年世事不勝悲善奕者作如是觀乃得奕理吾
因方子振所著奕微有感遂爲書此子振以奕名
又嘗學道其遊長安久必有當于吾言

爲王生達卿書勤說

居官貴清慎勤昔人言之確矣余謂清慎是吾輩
立身之本自不待言至于當官任職勤爲最急會
見有州縣官操守無議而性格懶緩諸事遲延遂
致案牘山積守候之人動經歲月百姓咨嗟爲害
更甚歲癸丑余所舉士有受民社者皆以此告之
而王生達卿深以余言爲是其令龍門戴星出入
不皇寧處甚有賢譽而又乞余書數言以自警余
素懶而好勸人勤常用自愧達卿真能勤者且加
以清慎又奚待余言哉姑書此以答其意

蒼霞續草

卷之八

四十一

四十一

蒼霞續草卷之九目錄

中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政星洲葉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

東于公墓志銘

南京前軍都督府掌府事靈璧侯湯公墓志

銘

孝廉王崙陳公墓志銘

戶部右侍郎贈戶部尚書一川游公墓志銘

工部侍郎嗣山曹公墓志銘

蒼霞續草卷之九目錄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諡愚菴郭公偕配包恭人墓志銘

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左泉畢

公偕配項太宜人墓志銘

誥封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清侯中山李公

墓志銘

長蘆轉運使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瞿公墓志

銘

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兵部右侍郎贈南

京戶部尚書叔臺耿公墓志銘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司郎中石潭陳

公偕配金宜人合墓墓志銘

南京吏科給事中思岡陳公墓志銘

蒼霞續草卷之九目錄

二

蒼霞續草卷之九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中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政星洲葉公墓志

銘

閩中葉姓無多計其先皆同源而以散居故遂不通譜其族最鉅者則司安之嶺下顯者爲大叅星洲公當郎南刑曹時先通議公以江州別駕督運至留都相與論家世講昆弟禮甚歡公因以猶子視余余通籍後猶嘗一再奉公顏色而未幾公物去今十七年矣每念先德輒爲泫然今歲庚戌某

蒼霞續草

卷之九

月某日公子崑奎等乃始卜葬公于南山之麓而屬余爲志銘余謹撮公生平大略而志之曰公以丁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於格得京朝官偶失當事意竟以公知石埭石埭民貧賦重往往以爭尺寸地興訟破家公爲蠲浮稅覈侵冒禁追呼省徭役革供應百蠹俱釐而時進父老子弟訓以禮義不期年獄訟大衰富民孫華與其隣爭田界久不决公庭諭之卒相讓而去兵使者與郡守嫌公無餽遺欲以微文中之公投牒乞歸士民扶攜守使者門乞留公使者訖不能奪久之遷公南刑部陝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二

西司主事再晉其司郎中公居曹六年理曹事斤斤執法不以滯淫爲念有百戶殺人于道獄且具主者謂江陵相國鄉人也欲曲庇之公執不可乃抵法江陵太夫人過白門傾都出謁公獨不往已出守南安郡瘠而疲又孔道二千石束帶迭迎與郵吏錯趾往爲守者多悒悒不自得公處之恬如常嘆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一意整齊要束示以軌度如溺女厚莖諸弊俗皆爲頓革郡故有張曲江祠治所有亭爲溪濂二程授業處皆頽圯公爲葺之日與諸生講業其中一日方視事偵者報有粵寇闖郡倉皇公笑曰守在爾民何恐從容指揮比寇至則已投甲登陴矣寇知公有備遂遁去已遷貴州按察司副使副使當治兵諸苗意公文吏不習兵怙亂爲梗公潛授方略逆酋吳允熙允登相次受縛因爲改衛建邑浚河徙民諸綱繆防禦甚具苗禍以寧 聖書褒賚者再遷廣西右叅政移治蒼梧時公已得末疾猶單車勉巡下邑延見士庶示以 朝廷撫綏遐裔至意聞者人人感悅以何以體瘁加劬卒不起公勤勞中外二十許年未嘗營身自便一日敢怠其事而志業未竟奄忽

封疆士論悼焉其所嘗蒞石埭南安貴竹三方
後皆有祠其民間公計皆相告奔走祠下聚而哭
公像經時不絕學使者采諸生議復祠公學宮始
公爲兒時卽穎悟能屬文母夫人常以手中縷爲
課無不成就弱冠失父母家貧又值倭亂幾不能
成喪公拮据營辦事皆如禮有一弟一妹友愛甚
篤每宦遊念及輒欲解組去聞有疾則終夕傍徨
不能寐官至三品而蓬戶蕭然薄田數畝不能克
餽粥可謂篤行清修不愧屋漏之君子矣先通議
公在日常欲與公合譜而中間世系稍有未詳遂

蒼霞續草 卷元

三

中輟公譜稱嶺下之葉始自學士熹傳至益尚宋
魏王郡王入 明爲天台令雄雄四傳爲宗與宗
與生員峰公某則公祖父也員峰公爲諸生甚有
名而竟不遇以公貴贈某官娶贈宜人某氏生公
公諱明元字可鳴別號星洲其生爲嘉靖庚子三
月十日卒于萬曆甲午正月八日年僅五十五配
蔡氏繼林氏贈封皆宜人三男子啓登娶張昂奎
娶郭啓翼娶陳三女子適洪邦泰李樹芳許宗鑑
孫男二續娶呂紉聘黃婚嫁皆名族銘曰
吾聞之葉來自南陽共源異派其流則長爰在嶺

丁至公而昌于守于令于彼藩方居而咏歌去則
燕嘗總帷自粵巷哭相望我父我母曷云其忘南
山之麓衣冠所藏清風如在懿範未央凡我族黨
毋替景行

蒼霞續草 卷元

四

中憲大夫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

東于公墓志銘

念東于公撫陝之明年卒于其位先是公嘗以病屢疏乞歸辭甚悽切上特旨慰留公不得已復視事何卒不起士大夫莫不悲悼余與公同舉南宮同官兩都最稱莫逆聞公之訃潛然涕下者久之其孤麟喻既自陝扶喪歸復走都門乞志銘于余嗟夫銘公固余意也然愈悲矣公諱若瀛字文若別號念東其先爲東牟萊陽人永樂間以尺籍隸濟寧衛遂家濟寧歷傳至龍以高年拜爵龍

書霞續草

卷之九

五

生封戶部主事賢生貴州左布政使錦布政公娶封夫人謝氏生公公七歲即能文十七補弟子員三試皆第一學使者試諸生公又屢第一其試棘闈又輒僥見收于是公之名日起卽由山東多才士然無不遜公者壬午舉其鄉第二人主者本擬公解首而以非其所治經故抑之明年癸未成進士屬當選度常公故工古文辭善詩歌衆咸儀公而公意不欲曰吾於格當縣令百里牧民足展吾志何用離齟齬鈴槩間也會太夫人病遂乞終養歸竟不就試更二年太夫人沒公先是已失布政

公哀甚至除太夫人服遂不欲仕曰仕宦以爲親也無親焉用仕所知力勸駕久之乃謁除爲兵部車駕司主事以潔廉稱辛卯典陝西試所錄文皆爾雅士習爲之一變旋移武庫司員外自員外爲郎中移車駕凡所歷曹皆斤斤持法無所假借大司馬石公嘗從容語次駕部事視諸曹稍簡宜少圓融毋太執公曰兵曹何地而可圓融耶時有哮拜之變師久無功司馬欲提禁兵往討公謂禁兵衛京師固根本豈可輕出未幾哮拜平或謂司馬功成身退此其時矣不可失也公從旁力贊之司

書霞續草

卷之九

六

馬殊不樂隨出公爲河南按察司僉事主冶河移分巡礪州公在礪不取民間一物蔬食澣衣蕭然自給礪有冤繫十八人公察其枉立出之其他所平反甚多以卓異擢南京尚寶司卿礪人聞公去扶攜泣送車軼不得發居留都一歲許以病乞歸更六載起守舊秩遷南京通政司叅議入爲太僕寺少卿轄東路馬政往俵馬者峻其令多所簡斥隸輩乘而爲奸民破產不能償公行以平恕弊實盡塞所省民間金錢無筭人咸德之中州陝右缺撫臣兩地人皆願得公廷推予陝遂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其地咸陽令滿朝薦以忤梁瑞被逮久
詔獄秦民寃之權稅金錢額至十餘萬益以織
費復稱是秦民竭力不能供閭閻盡公初被
命卽慨然太息曰賢令不出吾何顏以臨民橫
征不除秦何恃以爲國此真撫臣事吾當以死
受事之日卽具疏力言至五六上終不能得
乃割稅金三之一以賑饑又僅僅半歲入耳公
度無可奈何鬱悒殊甚遂以成疾屬有防秋之
役猶力疾行邊至乾州愈劇乃輿還其沒也秦
人爲罷市巷哭計至濟濟人亦哭爲輟歌禁酒
者數日始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七

公在兵曹有事武闈故事應舉者先期署名而後
試錦衣子數人以疾辭而使其奴代署公心計此
曹子欲匿年貌以售奸耳叱遣其奴比試則錦衣
子皆不能彎弓自以其情乞于司馬司馬爲請公
曰執袴輩何宜與武流競進且衆目屬焉胡可掩
也竟罷去對策日暮有未終篇者且見逐矣公閱
其文甚詳贍留而給以燭使竟對卒爲舉首在中
州有事文閣旣鎖棘有一生以病請公命醫診視
予藥遂得峻事撤棘則哀然收矣又一生文論俱
佳公愛之甚而以對策註謬寘不錄更三歲此生

亦竟領解首公之持法堅而藻鑑明多此類也其
居家不殖產不問有無承先世遺業不長尺寸僕
竊公企事覺願以居室償公廉知非僕室也還其
直某孝廉死妻貧獨不自給公月出薪米爲資少
年時常師事郭生其後生老無依公爲治田宅歲
時問餽不少廢蘇人周生嘗與公遊客死長安公
周其棺歛而卵翼其子此皆恒情所難乃在公則
細事耳公博學多能臨池繪事無不精絕性尤嗜
山水在南中日與余輩招尋選勝唱和詩篇爲一
時盛事風流文雅求之今世如公者亦罕矣所著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八

詩文若干卷傳于世其生爲嘉靖壬子十一月二
十七日沒爲萬曆庚戌二月初六日年僅五十九
娶張贈安人僉都御史志孝女繼娶王封恭人冀
州同知某女男子五麟喻鳳蘊鵬圖驥逸鯤化堯
以某年某月某日禮臣議當官治窀穸而格于
令甲僅予祭墓在某所余嘗念自昔文人墨士徒
豪舉于篇章無益殿最而幹力治辦之才臣又文
采闕然無所表見蓋兼長之難也公麗藻翩翩已
登著作之壇乃居官所至皆有建壁在秦未期月
而秦人思之如此此于才不廢幾全哉而公每對

余輒蒿日時艱惻然有分憂共痛之念病亟時寄
余書猶娓娓國事若呂獻可之於司馬君實余甚
感其意而未有以副嗟夫此余所以志公而泣下
也銘曰

岱西維濟哲人所起麗藻騫霞清心止水與物無
競所居咸理建節三秦民艱猶已叩關力窮盡瘁
以死蔽帝甘棠詠歌方始嗟哉斯人而遽止此

本信霞續草

卷之九

九

南京前軍都督府掌府事靈璧侯湯公墓志
銘

自余解褐時邂逅湯侯於長安邸遂相往還其後
侯掌軍府于南都而余貳留禮留銓周旋八九年
益以親善歲在丁未侯以入 賀行而余適被
召當北上侯語余吾當於歸途逐子矣乃侯既陞
辭遂病卒于邸中余聞而哀之侯平日事母孝茲
行也實奉太夫人與偕且以幼子從侯沒而太夫
人爲上書請卹報可則命其幼子以朱太史狀來
請銘余不忍辭侯諱之諱字元大別號松高東甌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十
襄武王和九世孫曾祖紹宗祖佑賢父世隆皆封
靈璧侯而世隆以督漕有功諡僖敏侯初授勳衛
卽以儒素沈雅有聲名于環衛士大夫多推轂之
既紹封益自砥礪不以執袴自安 駕謁 陵寢
命侯守正陽門 賜麟服不閱月 命管紅盔將
軍 賜蟒服及佛像盔輪釘甲綉春刀寢寢柄用
以祖母春秋高爲便養計力乞南得僉書中軍都
督府越六年始擢掌前軍皆在南軍府自承平後
從寄空名而南尤闕寂不事事侯所治常廩庾約
束嚴明軍吏以下皆斂手畏憚不敢犯都人望侯

前駒輒避道曰此湯公也自侯之居南諸同時比
肩或後起者皆復召而北或取要重任以去而
侯獨久滯意甚安之邸中有隙地雜植花竹鑿小
池種蓮構亭不數椽常以花時招余坐亭中既賞
知余不曉音樂常呼其所親善者娛余南都人
謂侯於士大夫間甚落落何於余獨爾余心愧之
其以入賀行者至是凡四屬恒雨為災自淮以
北浩蕩如溟海水陸俱絕舟車艱危侯跋涉扶持
恐為太夫人憂勞瘁備至疾亦由此沒為萬曆丁
未年九月初八日距生嘉靖乙丑年六月十四日

蒼霞續草

卷九

七

得年四十三娶太保懷寧侯孫世忠女封靈璧侯
夫人子國祚墓在某所塋以某年某月某日余既
志侯事而私概于喪謂以侯之恬雅頗有祭征虜
風其嚴毅整栗得用于治軍亦程衛尉李臨淮之
流亞也而不永于年惜哉太史稱侯居家嗃嗃而
友愛其弟待族屬甚有恩意此皆可為世冑法者
為附著之銘曰

湯起東甌功冠開國中斷而續祖德是食九葉續
戎厥聲奕奕環衛小心幕府舉職留京優游壺觴
娛過雖沐帝恩未殫臣力洪水載途跋履于役

承歡而來盡瘁而殤惟孝惟忠為簪纓式河山綿
綿令聞無斁

蒼霞續草

卷九

七

孝廉玉崙陳公墓志銘

孝廉陳公諱奇字克正別號慕江後改玉崙其自爲童子試諸生聲名籍甚僥捷棘闈者三而俱失之最後乃以選士舉于畿又竟詘一第年僅五十六遂死人共哀之陳公于名輩視先大夫稍後而以文字交視余稍前而以意氣交皆歡相得也然陳公與余似尤洽余遂忘其爲父友而友陳公矣陳公之喪余嗟悼不勝以爲公才十倍余也而止此哉公故名夔候官陳令節以邑試奇公爲改名奇時公年十四耳屬島夷毒閩公爲所獲不忍害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三

竟用購歸再試于邑及郡及學使者皆第一爲候官弟子員亡何遂食餼前後學使者京口姜公麻城周公奉新蔡公崇陽胡公試諸生公皆第一府四明何公延公西舍訓諸子甚禮重之公自講業外無私造請貢入太學廷試復高等都尉許公問公名使其子弟以臯比事公者數年公獄獄譚經範以矩矱卽都尉亦心折以爲得師乙酉捷後隨聞祖母柯孺人喪公四歲失母鞠于柯悲慟之私過于令伯戊戌上春官不第將謁選而余尼之公遂歸其明年余亦徙官南都意公北上當相過

而公已矣公爲人沈深強立有策略自爲諸生卽侃侃謬謬無所屈撓鄰有侵公者公挺身與角必得直而後已其所交遊皆一時名士相次取科第至顯官公雖久困而鋒銳之氣不少衰止卽諸先公舉者亦皆心愧公自謂不如客長安日久于天下事內自朝廷外至邊塞皆劃然洞曉與之譚竟日夕不厭真可謂通才矣其生平內行又甚修事祖母繼母皆如母撫二女弟從弟皆如弟中表盧生貧婚塋皆出自公宗祠未就捐金成之清源人有負公父金者公嘗遊其地檢券還之尤好譚堪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四

輿去所居數里有琳泉山居恒徘徊瞻眺意甚樂焉卒塋其地其生爲嘉靖乙巳年八月二十一日沒爲萬曆庚子年九月初三日塋爲戊申年十二月十九日按狀陳之先在唐御史中丞崇始家福清邑城之西澗十一傳至公錫徙逕江塋頭公錫若干傳至世模世模生子基娶于何旣孕公矣彌月時屬在母家何翁夢龍躍井中已而公誕故何翁常自負曰吾甥必貴公配亦何氏子二鐘台鐘召俱諸生史氏曰余從逕江諸人遊所致恨者三其一爲劉比部雅居其一爲林茂才日正其一卽

公此三君子者皆有絕人之資博雅恢奇卽未知
于太上何如要之立功立言必有當者而此部官
不過曹郎茂才以山林終公亦以孝廉蓋棺豈不
惜哉杜陵有言素交零落盡白首淚幾垂余於三
君子尤深慟焉是以志公而併及之銘曰
賦才羸用才縮偕計連修文速曷不少留竟爾蓄
一片青山爾自千秋魂魄來遊風肅肅

蒼霞續草

卷九

七

戶部右侍郎贈戶部尚書一川游公墓志銘
游公以戶部侍郎督倉場盡瘁卒官天子悼焉
贈其部尚書予祭塋公有子元忭爲余丁酉所舉
士故余與公往來稱通家今公與元忭皆逝念之
愴然屬其家以焦太史狀來乞銘因許之公諱應
乾字順之別號一川其先在唐時有侍御譽者自
青州徙居婺源之濟溪傳二十二世至恕恕生芷
同芷同生濟生公父也有隱德嘗捐貲造橋以濟
病涉其舉公時年已四十六猶及見公成進士兩
受褒封世以爲奇公髫年失母葉夫人事繼母
蒼霞續草 卷九 十六
汪夫人甚謹弱冠補郡諸生族兄中丞讓溪公奇
其文曰他日必爲國器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
授戶部主事督糧通州請改南便養得刑曹人謂
公當少遲以待他缺公曰吾以奉親請而擇官耶
在曹獄獄皆傳情法尋晉其部郎中汪夫人與封
公相繼沒公治喪甚毀從苦中編次大明律例比
除服守故官益明習舉職司寇翁公有疑獄必問
游郎郎所當不能奪也已出守寧波寧波劇郡公
治之甚暇簿書之隙延接士大夫常無虛晷繩猾
吏王天祿楊惟正等郡庭肅然濬陂塘通水利刊

圖說孜孜爲民不遺餘力所拔擢諸生如邵某楊某輩後皆取高第入詞林治行大著部使者薦章至二十餘上當有異擢會郡國守吏皆以江陵指毀書院公所部獨無恙御史傳應楨坐劾江陵戍定海公遇之善以此僅移兩浙運使公爲運使則又精心剔蠹釐飭章程雖桑梓無私庇風奸大猾皆斂手不敢肆其處脂膏瞻如也居醴司滿六載嘗三入棘闈晉廣西左叅政分守桂平節冗樹防民夷懷惠又復故河以通鹽利人尤賴之晉雲南按察使以平叛賊丁改功 賜金幣自滇遷東粵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七

爲右布政使踰歲轉左當公之爲右島夷以千艘突至公率勵吏士乘城拒守制府屬公餉餉立辦夷遂遁去其爲左則值歲祲公大發廩哺饑者捐月俸以助弟子員時加督課粵士莫不感奮任滿藏吏進美金公麾却之自粵遷留都爲卿先太常後大理太常典祀事有 勅建天妃宮久壞公葺之復其侵疆在大理所平反無不允者時攝南戶部是督儲皆以精敏稱以考績入都拜倉場之命今年已踰七十嘆曰 主恩若此吾豈不欲

老矣非其時矣力辭不允乃受事念倉場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八

日距生嘉靖辛卯年七月十七日得年七十有八始公以運使滿考推恩父母王父母及後爲布政大理卿侍郎贈封皆遞加配江氏贈夫人繼汪氏張氏江氏汪氏贈淑人張封淑人贈夫人子六元潤元汴元涇元瀚元淮元潤而元汴爲丁酉舉人餘皆大學生孫男十所著有五經約義讀律真詮聚順家規左辭奏議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爲人溫恭篤慎貌樸言訥望之知爲古君子自奉節約若寒士而居官居鄉皆好施舍嘗寘家田設義倉建橋斃路貧交疎屬小者予穀大者予田無不滿

其意游故鉅家多縫掖而自公與中丞繼起立文
會制學舍獎率督勵益用彬彬數十年登進士者
五領鄉書者十三弟子員且百餘其盛如此所敷
歷多操利權終無所染指生祠碑碣無不稱其廉
旅櫬南歸漕卒望鷁首皆泣下可以知公之所感
也余嘗嘆世之君子于仕宦之途尺寸必爭坐席
未溫便望遷徙而公爲南曹爲鹽官爲遠方藩臬
皆淹迴數載始得量移居人所不欲居耐人所不
能耐然乃卒用功名壽考善始善終此亦可以風
世矣公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因爲之銘

蒼霞續草

卷之九

銘曰

仕則避炎東西南北惟所適也行則履方得喪升
沈非所逆也躬則盡瘁朱鹽簿書亦所力也官至
地卿年幾八十廣柳來歸中外於邑罕如之丘司
空所給壽考令名千秋誰及

工部侍郎嗣山曹公墓志銘

曹公諱某字希尹別號嗣山其先在洪武時自苛
嵐徙獲鹿傳九世爲懷慶司獄泰泰生瑀瑀生芳
芳生椿椿娶于高生公公爲工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祖父皆贈如其官公之敷歷自南
兵部主事移北戶部隨遷郎中出爲臨洮知府謫
平涼推官又晉太原同知鳳陽知府山東按察副
使叅政移備兵徐州擢湖廣按察使左右布政使
皆治兵于吳其自右徙左乃在東粵而吳人留之
故復以楚銜視事未幾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久之乃以侍郎徙治河所至皆有勞績而其爲巡
撫與治河最著其爲巡撫屬鑛稅方興中貴人鑿
山無所得則議令民包賠公爭之力徹人程守訓
者以無賴子附麗陳璫縱橫肆暴至反噬御史公
疏劾之且聲欲捕治守訓畏公稍稍戢姑蘇機戶
以加稅毆死璫役波及鄉紳家公具疏言狀力請
罷稅併寬諸亂民上采公言多所縱舍一郡遂
安羽林指揮袁順時與奸民吳良輔等請括徽寧
稅契上命守備內臣邢隆勾核之良輔等挾詐
欲與偕行公連疏力爭乃止未幾奸弁王遇桂又

以稅契及高淳馬場爲言隆復欲往勘且治行矣
竟以公言輟而小璫劉璉者聲言被隆檄且暮當
出公告列邑璉果來者毋得給一人一騎其從役
皆繫治璉托人遊說百端公終不聽也璉亦竟不
敢出當是時微公持之堅所蹂躪且無算禍不可
言吳人爲祠祀公于茅山公又爭徼民之獻木者
盡暴其姦狀事遂中寢璫暨祿議增江南稅金三
千公裁其二璫不能奪也應天諸郡災公請蠲請
折語甚切至上從之吳民災而不害倭警息度
支議減餉公言江南重地島夷所出沒備不可弛

卷之元

爲東而裁之兵民兩便又嚴禁賭博申明保甲以
絕盜源痛繩打行以警刁惡吳俗大變自備兵以
至開府先後蒞吳十二載所爲奏牘數十萬言皆
洞達懇至上劇人主下撓中璫爲十部生靈大
利害所係其用心甚苦迨被治河之命屬黃流注
決加工未就人咸難之公曰事不避難臣子責也
敢憚勞乎時代者未至卽驅車行徧歷淮邳徐沛
濠泗之區講求築塞修濬次第具疏言之其在沛
河則因前河臣今大司馬李公成畫嚴爲程督不
踰時河成運舟無阻已復請于朝大挑黃河塞蘇

莊決口其言曰河性湍悍未久而不決決而不
塞者顧其所經行之道南有陵北有運稍有侵
軼便逢其害治之之術雖多然其大要必出于南
北適中之路而後可自蘇莊決而河遂北注沈豐
沛沼單魚毀南陽蕩金濟其勢之大可憂者三而
機之不可失者二今宜導河自朱旺口以達小浮
橋合于彭城之故道度用金錢可八十萬緡疏三
上乃下司空議如公策而經費匱竭彼此爭執役
興之日仰給于官者至二十餘萬人無所得稽公
議截留漕糧議折徵中州兌米以其贏助工議借

卷之元

南兵工二曹美鑑議各省直攤派協濟錙稱寸量
唇舌爲焦始得集事而公又日夜巡行與役夫雜
處糲食露栖風雨不避手足皸裂修髯盡折面目
塵土不可辨凡從事畚鍤者見公如此莫敢不力
經始於乙巳之仲冬至次年初夏遂告成以里計
者一百七十以丈計者三萬六百有奇河廣四十
丈深殺其半決水而下勢如建瓴滔滔莽莽倏成
巨川凡何以上流驟漲暴風乘之微有摧潰公復
併力築塞自夏而秋始竣事因上言防河如防虜
虜防其入河防其出有河而不隄是無河也有隄

而不守是無隄也謹畫所爲守十事以聞報可
公又言黃加二河可相爲片而不可偏廢治黃者
去南陽之害治加者避徐邳之險今黃旣挽矣更
宜從事于加因條爲善後六策上之上命如公
議公在河三歲餘備盡勞苦滿考後遂上章乞休
已聞太夫人病遂乞終養皆不報未幾太夫人沒
公跣而奔候代于境上久之不至遂馳歸方經營
襄事不兩月而公病竟以不起將屬纊呼其子以
河工未敘無以慰諸勞臣爲恨且曰異日者爾爲
我鳴之當道毋避嫌也又惓惓以三黨之親母令

倉霞續草

卷之九

夫所及善視諸黑衣爲囑言已又曰自此外吾胸
中茫然一無凝滯矣遂逝始公爲南北郎曹皆有
聲其出守臨洮人謂邊郡遠惡非所以處公而公
以安靜爲治洮人安之中丞高者墨人也有所望
于公幼公至逮問事卒得直而公娛遊里中不欲
出薦章交上乃起補在鳳陽設粥哺饑民旦夕躬
親所全活甚衆中貴韓某以鄉曲求自媚瀕死欲
有所獻公皆拒之在濟寧發墨守之奸褫其職清
占役之馬以蘇疲累濟人碑頌公公命毀之在徐
州修荒政禁科歛酌催徵稽羨耗復社學建社會

百廢俱舉鹽城民噪其縣令臺使者繩之急公口
調縣令治渠魁如是止矣甚之則亂河使者欲有
所興作公策其可已者皆力爭所省無筭其治兵
于吳則少師申公實知之故久不他徙吳俗中產
以下輒投身巨室比于傭奴公爲令投身者其子
孫不得讀書應試及爲貴郎獻產者罪無赦俗爲
少革倭事起朝議于金山崇明增設裨將移留府
僉書于京口公皆言其不便議遂寢太湖故藪盜
防守久疎公條十事船改哨而爲唬兵易土而爲
客簡將申令寅柵警夜崔苻遂戢吳民最苦解軍
倉霞續草

卷之九

及櫃頭糧長南北兩運當之皆破家公命歛錢代
其役其自邑輸郡者皆以官吏不用大戶民困大
甦時勸民興水利築圩濬塘務令堅深官時巡行
稽察之吳自是多穰歲中貴人孫隆來權稅邢隆
劉朝用來責間架錢併勘沿江蘆田皆賴公調停
得毋大擾撫吳命下吳人歡呼以得借公爲幸
公旣沒而其子庶徵輩來乞誌銘于余余往官留
曹去公治所近稍習公及應召北上道漣入加
安流無恙問諸水濱率能言公治河拮据狀心竊
慙之御史陳君奉命稽公功甚覈顧公功未及

酬而譚者或求多焉此其故余不之知要以公之
在吳與治在河河治皆當艱難盤錯之任而竭其
心力可不謂勞臣才吏哉是何可令泯泯已也故
爲志其大者以慰公于幽若公之純秉篤行孝友
敦睦及他諸懿美則世必有述者茲不具公生于
嘉靖戊申五月初九日卒于萬曆己酉三月二十
日年六十有二配張氏繼全氏贈封俱淑人子六
應徵官生久徵舉人庶徵廩生獻徵庠生信徵廩
生廸徵庠生應徵久徵俱先公卒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于鹿邑神侯之阡銘曰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墓

吳會之區爲國外府匪文武才曷寄茲一耽耽者
徒於焉攫取角距方張莫之或杜賴有中丞張乃
按堵去我蠹賊作我恃怙滔滔洪流河伯其怒大
蠹載臨羣力畢努是濟是防孰鼓孰舞狂瀾既東
清加匪阻帝方壽庸公遽夢豎沒而逍遙存則
辛苦誰詠何爲問諸水滸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謚

愚庵郭公偕配包恭人墓志銘

郭公以左副都御史奉諱歸里居閱五載天子
卽家起公爲戶部左侍郎公于丙午王正朔日拜
命及望而沒士大夫莫不嗟悼天子贈公爲右
都御史予祭葬錄一子太學生采廷議易公名

又以太學請贈公祖宣父常春皆左副都御史
祖母陳前母趙母黃皆淑人諸典隆渥爲近世大
臣中所僅見太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與其
配包恭人于某山而奉公之姻右司馬黃公所爲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墓

三百七十七

狀乞志銘于余余交公晚而最深公既去秉直腸
而余亦好盡每接譚未嘗不竟日也公沒後余人
陪政地每意有約結無可告語輒思公今公葬矣
其忍靳一言公諱某字哲卿別號希所晚更愚庵
閩之晉江人始祖富觀若干傳至孜當正統時以
歲貢爲河泊河泊公無子子其弟之子瑞公曾祖
也自瑞至常春皆有行誼而常春公尤以孝友慷
慨著稱島夷亂傾貲給親故而躬自窮困以死時
公年十五已善操觚顧苦貧幾至廢業孝廉陳君
某試以文奇之延與其弟同學自是益精進學

者丹陽姜公拔以應試奉新蔡公復擢寘高等令
餼以庚午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授清江令甦郵傳
平徵輸禁園賴革包攬士民翕服用卓異徵當為
銓曹而里人秉銓者以公自避遠故僅得南京河
南道監察御史清江人思公相率祠祀之公在南
臺屬當學鹽往學鹽者廣罰贖以克橐常至萬餘
金公嘆曰執法官也而自汙至此乎疏請歸其差
于南戶曹而御史監督之秋毫無所染又請召用
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君子皆得罪江陵故相
者瑞保素與相比怒謫丞江山亡何瑞文公復為
御史按節三吳以水患疏蠲其租劾罷御史大夫
某大夫故嘗糾其屬某御史譴者曰某御史按楚
不會江陵父葬見噴而大夫逢焉也始大夫糾某
御史時同邑王恭質公以直言譴去其後亦起家
至大司寇與公並為世所重公所疏薦如餘姚孫
公奉新蔡公吉水曾公富平孫公皆自藩臬卿寺
擢用先後至孤卿為一時名臣時上於禁中部
署宦者習武事刑部郎董基以為言坐謫公申救
甚力左遷南大理評事也移南戶部主事當司庚
人謂公去豸冠幾時寧問米鹽耶公顧益勤其職

歟揚槩量皆躬親軍人受粟無秕者咸歡呼郭公
飽我隨晉南稽勲郎中改考功典計事尚書李肅
敏公都御史海忠介公俱雅重公委政焉汰黜精
嚴即貴勢無所撓人服其公事竣晉尚寶丞乞休
不許隨晉南通政司參議應天府丞改順天權右
僉都御史撫楚楚地大人衆吏治皆窳內奉藩封
外苦苗夷號稱難治公鎮以廉靜一切冗蠹盡皆
裁省為楚人百世利如定賦役全書而浮征豁減
粵西繇戍而更卒甦請以太和山稅補荆藩通祿
而加派免令有司徵景藩遺課以輸潞藩而官校
罷皆其大者黃梅故無城公哀所省餉及公費美
金共二萬城之屹然為東偏保障江夏令誤刑庶
宗幾致大闕公請薄罰令而約束諸宗毋犯有司
法事乃解襄世子幼叔某郡王請攝以重幣先公
用藩司議從其請而却其幣苗酋雷晟聰以丈地
故課其邑令其黨有護令者晟聰攻殺之令以叛
告公謂夷人相讐殺治之不當用漢法用漢法是
紛之也屬黃公分部湖南縛致晟聰杖而徇諸境
計所殺傷令償牛畜如夷法邊境帖然以屈大夫
楚人諸葛忠武侯寓楚岳武穆功在楚為哀三忠

集梓之又請祀濂溪先生附于啓聖祠梓濂溪遺書併及二程爲三儒集楚人自是翕然向風矣撫楚且四年功狀顯著召入治臺事又更歲始自僉爲副時鑛稅事起直臣逮繫官僚多缺元良米建朝野愛之公屢疏力爭言皆切至上亮其忠誠亦不忤也戊戌己亥內外兩大計皆平允人謂公協贊之功多公先後稱中丞且十年不得徙御史大夫缺或自他曹來攝事公一不介意以母病乞歸省上慰留之無何計至奔歸比襄事毀瘁甚服除人謂公且卽起而公顧爲菟裘計築室課

答霞續草

卷之九

元

言十四

耕曰吾不復出矣生平不甚稱詩不飲酒至是乃極意聲律與其里人林太守雲程何儀部喬遠結社唱酬客至則命觴對奕頽然酣暢甚自適也聞召之日猶草辭疏不及上而沒始公爲諸生里有包翁善相人知公必貴以女歸之是爲包恭人恭人以勤儉謹飭事公自居約至宦達無改操既三受封矣猶荆布如舊姻戚間遣婢僕至家問孰是夫人恭人曰我是矣無不驚訝奉姑黃淑人至孝姑沒以不及訣爲恨悲哀無已以公沒之前歲臘月朔終相距僅月餘公之生爲嘉靖丁未年九月

二十九日得年六十恭人生嘉靖壬子五月十一日年殺公者四子男三夢詹即太學生娶左憲曾俞大猷女光詹廩生娶黃公女俱恭人出萬曆賜側室黃出所著有西臺疏草傳于世史氏曰余從當世君子遊多矣乃於郭公無間言公以循良著官以諫諍奉職以忠愛懇惻結知明主以明白坦易取信士大夫直不近名廉不取忌元言極論不招人過此豈世之礪礪皎皎以一察自喜者所可幾乎然則余之志公也殆亦庶幾于中郎有道之碑可無愧色者歟公嘗師事大學士李公其淵

答霞續草

卷之九

辛

言十三

源如此銘曰

清源之里人文萃止公也奮起剖符西江澤比庚桑乃權南床危言觸忌惟天子媚皇恤再蹟帝謂汝忠汝達予聰惟汝顯庸三湘七澤奸宄河宅牙璋是亟公往治之南土允綏峴首遺思絳騶還朝俾式百僚回過其消亦有先憂以爲國謀媿媿弗休蒼生無祿公歸不復悲深梁木新阡載業有封馬鬣帝恩斯浹豐碑巍如責于幽居史臣所書

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左泉畢

公偕配項太宜人墓志銘

余貳留銓與司封畢君共事歡相得也留京去新安近君母項太宜人嘗來就養而復歸意常戀戀忽一日來請急甚遽余詢其故曰母病矣不能留也遂寘家邸舍單騎馳歸侍湯藥旬餘母稍痊則又馳至白下攜其家去未至兩舍而母沒猶及視含焉君既以失母哀傷而又當方亂時卽失贈公思慕先德圖所以聞揚之者則屬其友人鮑儀部爲贈公與太宜人狀而乞余志銘余傷司封君之

蒼霞續草

卷之元

主

三

志許之按狀贈公汶字子明別號左泉其先自唐思遠公判歙州遂家于邑南之長垓山數傳至景安始遷郡城景安子謙爲朱晦翁高第又數傳至可浩可浩生永春永春生瑛瑛生健以貢司訓婺州有文行嘗謁選銓曹分宜相聞其名欲招致之處以京校竟不往司訓公生三子公其仲也髫而失母哭踊踰節歲時輒至墓所泣不休聞者傷之受博士業甚該洽淹通日有名矣顧以病羸不勝讀又司訓公方困于儒公私念不從業困未已也乃去而服賈括括治生遂成療瘵司訓公卒婺州

公扶輓歸哀慟幾絕而歎曰吾向之服勤奔走者以爲親也今親沒矣無所效之矣卽繩樞甕牖可以自樂何必結駟耶自是深居簡出卽出亦不過數百里日與昆弟輩譚笑爲歡季弟讀書公任其家政米鹽瑣碎皆爲綜理曰母以此分第心也客有貸季二百緡爲資斧者舟沈于江季憂甚公出橐金與客共償之曰母令第坐此不樂也其後公病亟猶從枕上探一赫跪付之火太宜人見其手動以爲昏憤公曰非也此客貸吾弟券不欲留遺子孫耳太宜人故善事公其歸也不逮姑奉庶姑

蒼霞續草

卷之元

三

三

如姑處娣姒甚和公病刲股煮糜而進之沒而絕食欲與俱死以諸子故乃強起哭不絕聲家無餘貲又屢值凶歲辛苦萬狀諸子能就外傳卽教以忠厚敦篤毋學少年浮薄墜先世緒司封既第令康樂跪請慈訓太宜人曰無他術也家其官子弟其民冰檠其身則庶幾乎司封以治行高等晉留曹過里而所居數椽敝陋如故自愧無以娛太宜人太宜人顧獨喜孺子清白如此卽數椽不勝廣廈耶司封以 覃恩贈封父母如其秩顯貴矣太宜人顧益念贈公不實自贈公沒卽茹淡衣素至

是諸子請稍自寬終不許曰吾不倍汝父獨享也其憂傷拂鬱之意時見于眉睫卒以病脾困沒之日猶以得從贈公為喜焉贈公生于嘉靖己丑卒隆慶丁卯年僅三十九太宜人之卒為萬曆丙午距嘉靖壬辰年七十五子男三懋俊懋良即司封君懋中孫男十一曾孫男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狀又稱公冲夷恬粹不作累心事平居無疾言遽色人人可親乃至臨利害則毅然引于繩墨曰吾父拒分宜招去權利若免吾方望子孫守此家法奈何躬失之哉嗟乎司封所從來矣銘

齊霞續草

卷之九

謹

三十五

曰新安著姓厥惟畢也嘉隆以來紛簪紱也伊儒而賈躬則絀也類又弗年莫可詰也惟其有子乃終吉也無成代終視乃匹也千秋萬年並不沒也

明諸封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清侯中山李公墓志銘

武清侯李公者與 慈聖皇太后同產於 國為元舅其富貴福澤於近世罕見以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告終 聖母深加痛悼我 皇上推恩賻祭加等厥嗣都督君將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於 欽賜祖塋之次而請余為誌銘誌曰公諱文全字子貞別號中山其先山西平陽人高祖政從 文皇帝靖難因家近畿之鄆縣曾祖某祖某世有隱德皆以子安國公偉貴贈武清侯安國公者公父也以行誼著于邑里嘗夢祥雲五色擁翠輦幢幡自空中下鼓吹導至公寢已果篤生聖母儷 莊皇帝誕育 今皇為太平明聖天子公以戚晚授錦衣衛指揮使至萬曆十二年襲封武清伯十四年 聖駕親閱 壽宮命公居守賜肩輿每有事 陵 廟多命公告謁二十九年冊立東宮上 聖母徽號歲益公祿米二百石其明年 東宮婚禮成又益三百石其秋進公爵為侯三十二年 皇孫生又踰年再上 聖母徽號公再益祿皆一百石公雖處肺腑寵貴崇極而持

躬謙抑恭慎小心居恒杜門歛跡不濫交遊其自
奉泊如飲食衣服皆裁取僅適曰薄修而厚享之
懼損德也每夜分輒于庭中焚香向天 星展拜
祝 聖母萬壽遠過姒任臣得長承覆露之澤已
復拜紫微星祝 皇上致治遠過虞周臣得常聞
擊壤之吟具忠愛慷慨發于山乘至老彌篤自安
國捐館侍母太夫人備盡孝養佳辰令節輒令兒
女戲舞于前躬進卮酒為歡第敬山公蚤逝遺孤
方髫訓誨如已子閒居時進都督君輩問三代以
來外戚之家可為勸戒者令具以對都督君跪言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周惟申伯漢則陰馬明德懿親足規來者若薄昭
打問田實竊權為世大侈厥鑒昭然公大喜爾曹
知此可以長世矣生平強健無疾今歲孟冬 聖
母於故里建 景命殿及諸祠宇竣工 皇上命
官登拜 賜勅公尚能奔走周旋乃不數日遂病
口誦西方尊者數聲而逝距生嘉靖乙未年十一
月初二日得年七十有五配田氏繼吳氏贈封俱
夫人子男三長即都督君名誠銘吳夫人出次誠
鉅錦衣衛指揮側室申出令觀自古母后之賢而
庸福壽者不乏人矣未有如我 聖母之擁佑今

三萬年無疆之業而躬享其無涯之奉如是之
盛也豈特厚祉施及外宗而公以元舅之尊祇
承其慶寵祿光大即奎山萃國未之前聞豈非千
載之奇逢而我 明之一甚盛事哉余是以志之
使後之傳外戚者得以侈述焉銘曰

李出柱下裔及晉陽迨遷渚水萃渚微祥安國承
之如斌如尚克開盛治跨虞軼唐惟公續緒世間
彌昌元侯元舅親貴靡京甲以承寵德乃集慶滿
損謙益垂訓何長閱世既倦 帝念不忘渥恩備
典賁丁幽藏松楸鬱鬱樂哉未央貞石鐫文為戚
里光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長蘆轉運使加大僕寺少卿致仕瞿公墓志

銘

瞿公雖以任子起家而海內稱其行品清高文學
瞻富歷官所至建豎卓然共期以鴻鉅之業固有
巍科甲第之士所不敢望者余私心甚願慕之而
公之第今楚學使者星卿爲余所舉士公沒而星
卿以墓中之文屬余余喜于爲公役也乃又慨然
悲曰天乎奈何遽奪公哉公宗伯文懿公之伯子
諱汝稷字元立別號洞觀其先自宋季有義不仕
元者始居廬山五峯里五傳至宗大宗大四傳是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三

七

爲文懿公世稱昆湖先生娶李夫人四十始舉公
在母腹時臂妄以爲瘰欲去之百藥不效生而體
體皆青羸甚嘗患疔毒醫言不可治忽有異人授
以方立愈人遂以公爲遇仙是後公識解日進涉
獵淹通宿儒不能抗然以善病文懿公不欲令苦
讀遂用陰入成均司成姜公周公試以詩賦括險
韻皆立就才名傾六館矣文懿公請告里居公且
夕扶持不少離居喪毀瘠幾殆三年不入內時督
學君纔五齡耳公念文懿遺囑每撫之悲至旁
近侍者皆爲出涕卒喪而有家難內訌外虞又主

以貴勢人推困萬端公屹不爲動嘗有假蓮社招

公者至則闕無人而道傍有侍乃伺者賴僧道儉

乃免蓋久之禍始紓而文懿公遺產亦盡蕭然四

壁矣謁除得臺幕移某府幕皆以潔廉著同官與

列侯爭禮執政右列侯衆莫敢對公抗言軍府參

佐惟視篆者得稱屬餘則否永樂中儀注可考也

執政無以難議遂定秩滿晉郎比部持法斤斤宗

室爲扶溝令所秩訴于朝逮令下曹獻公謂

今甲宗室出郭有禁是安得至邑庭如至邑庭卽

邑民耳以令治民當何罪大司寇懼忤旨有難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三

七

意公曰此某所治卽有譴某自任之獻上令竟得
釋居比部且三年以有所避請改南得繕部南繕
部雖開曹然有金錢出內及內外營造諸役亦弊
藪也公鈎校精覈一錢不妄費胥徒縮手權閹故
有材木可備興作往往在事者寔不用而與商爲市
所糜無算公請罷商用權木司空是之嘗與陳御
史某共惟龍江關有美緡故事克主者交際公請
于御史以歸部御史盛稱公黃州楚劇郡素稱難
治乃以公守黃公念黃俗善訟每聽讞必手具爰
書所麗法皆明告訟者不移晷立辦郡庭肅清居

間皆絕採木 詔下他郡率用富民充役多破產
公獨給官緡擇衛弁董其事民以晏如趙直指文
炳微行至黃得公治狀甚嗟服以爲龔黃召杜再
見也而以爭麻城令事糾公移郡武甫下車稅璫
檄列郡欲有所求取詞又倨公爭之臺使不得遂
投牒徑歸主爵者雅重公起守辰州其地民夷錯
居易以生譽公寬平鎮靜莫不安之保靖土司彭
養正有嫡長子象乾弗愛愛庶子象坤而象乾者
酉陽土司冉御龍甥也御龍故與永順土司彭元
錦有隙養正死元錦遂聚兵逐象乾立坤兵拏不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解當道議征之公謂楚民方困用兵非計乃檄諭
元錦謂立後以長國有成法誰敢索之撓法以取
禍智者不爲且爾不見咩拜與楊應龍乎播州之
役爾實在行間前車不遠而奈何蹈之元錦得檄
涕泣自陳謝象乾卒得立而象坤自其父在日已
寃名征播叙疏中至是途黃緣得給宣慰劉公念
如此必再爭難未已也亟白兵使者取其劄立毀
之對謀乃息時復有大將議剿苗黔中議劉辰四
衛一邑屬黔皆以公言格辰人大悅擢長蘆運使
檄瑞欲加商稅公力爭乃止又勸其蠲換單稅瑞

不可公請于鹽使者疏罷之 潞藩例有食鹽中
涓別利至用舟千艘藏匿私販射殺杆擲公爲極
言利害且將論奏中涓懼減至六十舟後遂遵之
洪水爲災當道議賑恤公謂賑無益也令所部悉
覈地利當興與貧民能勝畚鍤者計工授食浚利
國濠六十里興國河八里橋梁陂池道路悉行繕
治民賴以無草未幾失其配王淑人淑人賢能以
勤儉佐公沒而公悲甚又竭力官守尺寸必親卽
鹽使者每事皆倚辦公坐是愈瘁屬當入計事竣
遂以病乞休銓部方用異等薦公不聽後知公病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篤乃爲請以太僕少卿致仕 命下而公沒矣公
至性過人事父母極其色養以太夫人卒于家難
推痛尤至人聞其哭聲無不隕涕事庶母殷安人
如母教訓星卿自亂年至成立諄諄道義絕不及
生計分產諸弟輒推佳者而自取礪礪歷守三郡
長饒司皆脂膏地未嘗取一錢在黃日有武弁得
巨蟹于江以獻公笑留之乃投之江自蚤歲卽精
禪理參入微奧嘗著有指月集而最不喜溫陵人
李贄以爲得罪名教居恒好講學至當官則絕口
曰毋樹幟以啓倖也所著詩文二十餘卷絕似漢

魏間言其牢騷佗係之感多托之于賦凡二十餘篇卒之日爲萬曆庚戌三月十三日距生嘉靖戊申四月初三日得年六十三自家難後娶贈淑人韋氏繼卽王淑人子三式未式誦式鉉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文懿公墓之東偏公遺命也余于公僅一再望見蓋靡然不勝衣焉而其浩然之氣瞻然之守質之孟氏所稱一介不取千萬人吾往者真無愧也每念國家用人如公者當在三旌九列之選乃世人拘學雖能知公賢而終不能爲破格之事以處公卽余初入政地嘗與晉江李公力薦蒼霞續草卷之九

望

言

公于銓曹而竟莫予聽也乃亾何公亦逝矣故余因志公而不勝公私之恨焉銘曰

弱其親強其守膏其施豐其受惟忠惟廉惟孝惟友是社稷之寶臣而人倫之魁首胡官僅外僚年亦中壽是孰窮其有惟德業文章蔚在人口於戲茲之爲不朽

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兵部右侍郎贈南京京戶部尚書叔臺耿公墓志銘

蒼霞續草卷之九

望

自嘉隆來士大夫以理學名者楚則二耿先生伯曰恭簡公天臺叔曰叔臺恭簡公余僅一再晤叔臺公則共事留曹八九載無日不相見見必欲然笑語移時余素不講學然公甚喜余每告人曰見某人使人心和氣舒殆冬日之日也余甚愧其意其後余入綸扉而公適值朝紳紛紜爲朔洛之爭余每嘆安得有公在以風之公存心厚而特論恕口不言人短在南中日久絕無一毫滯淫之感稍見於辭色余嘗許公爲真恬真平使世人皆如公天下平平無事矣公沒十餘年已塋厥嗣孝廉君始以門人叅知李公之狀來乞銘叅知公高足弟子也其言文而數余得據其大志之公諱某字子健別號叔臺故世稱叔臺先生先世有國賢者當洪武間以功授濟陽千戶長子必順卜居麻城之太平里嘉靖末卽里爲邑居貴安而富公之舉於鄉猶稱麻城人自必順立傳至大振大振生金娶秦淑人生四子恭簡爲刑部左侍郎贈祖父如其官公初誕秦淑人病欲弗舉時仲子定理方七歲

哭曰凡有我奈何無弟淑人曰無衣也仲子解
衣覆之乃舉少從恭簡稟業恭簡舉于鄉遊南雍
挾公與俱恭簡成進士公始爲諸生迨督南畿學
公復從之南畿師事史公桂芳友楊公希淳焦公
竑吳公自新皆以學問相砥礪吾郡吳襄惠公督
楚學拔居異等是歲爲甲子當大比襄惠公每告
人耿生必捷果如其言乙丑下第復之金陵恭簡
師道嚴公濟以溫和平和弟子益親戊辰當赴春官
以恭簡遷廷尉過里留侍依依不果行至辛未乃
第廷對李文定公欲置之鼎甲而高文襄公嫌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四

其筆畫重抑居二甲除工部屯田司主事江陵相
國公座師也又先曾執贄故獨加殊聆其後公見
江陵權盛遂深自引避所尊信惟房師王文肅公
及同年鄧公文紫張公元忬鄒公德涵在工部滿
考踰歲晉刑部員外郎丁泰淑人艱歸復除兵部
武選司員外晉車駕郎中所居官咸尊功令奉
職有聲屬劉御史臺劾江陵鄒公方僉事河南江
陵疑之曰疏僉事筆也直指將阿意劾僉事公力
懇應城李司空移書爲解直指以其書上江陵僉
事竟不免李江陵姻也亦罷去公出爲台州知府

以外艱歸復除成都府恭簡泣語吾先世隱約澤
未及人第能爲三十城造命乃可慰逝者公頃首
敬受教抵任卽爲檄盟諸僚屬謂吾輩精神通則
宵小遠而丁民受福郡賦役無書公購得刊行之
弊竇盡塞方田之後大較倣恭簡所行于閩者條
以從事民甚便之蜀最苦採木公議勅大衆毋盡
其賞任長吏毋繁其足豫採分夷險布恩信明
賞罰使商夷樂趨操縱在手乃可集事當事悉從
之又念收木留難豫請冬曹頒式於商人及木至
皆中程吏不得要索所省無筭蜀民賴公得全其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四

軀命不可勝計已乃新學宮表章趙文肅大儒禁
民素冠違者罰使捕蝗蝗盡而民不擾先後直指
被祛儀公視其穴自內出曰此必庖人也捕治果
伏辜有夫扶其婦死論抵爰書具謂婦嘗夫爲獸
夫訴云彼嘗我爲獸所生耳公爲續二字于牘而
出之蓋嘗姑則於律應死也入計以治平爲天下
第一賜宴返郡值征松州諸番以轉餉功賜寶
鑑在蜀五載晉按察副使督閩學下車卽頒楊羅
李朱諸大儒微言以訓士錄蔡文莊陳布衣苗裔
示風向至校裁則隨士子所長不執一指嘗曰文

之不同有如其面吾面澤欲人盡澤吾面瘠欲人盡瘠可乎夫不離耳目口鼻而妍媸在丰神氣骨間此吾之所以相士也故每試凡居前茅者無非名士自辛卯至今以魏科高第列館閣臺省卿寺藩臬郡邑蜚聲展采率皆公所識拔得上之盛爲從來學使者第一其延接諸生春風藹然隨才陶鑄各極其詣且一一評其行品官位如待左券無不驗者轉河南叅政當大計冢宰陸莊簡公署其考曰清畏人知貞不絕俗請于朝褒異之尋擢太常少卿引疾侍恭簡于家踰年起守故官隨晉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右通政徙左以論祭襄藩邊里值恭簡喪還

朝以三殿災上疏自劾語多規切不報者久之執政脩鄒于焦公以公爲黨滯卿寺者十六年執政去乃擢南僉都御史督操江瀕發詰參知君操江以江爲職而事權分屬他曹所轄千五百里備兵使者五非內外同心天塹未易固也又自權使流毒人心洵洵兵食之計不可不豫王文成諱襄敏以民兵平寇伍司馬守吉安孜孜積貲卒藉以誅逆藩今之有司誰慮及此者既受事卽疏言王防五便其大指言權使罔利數奸及竈丁擔夫畿內

羣不逞可慮而欲專責治兵使者練民兵儲餉如王文成伍吉安政事亡何有上新河之變賴公成畫璫竄去根本不摧已復上疏極言中使之害謂臣兄弟叨仕版蒙恩二世臣年六十有子及孫竊憐愛之願其世世受厘明經爲太平之民彼璫輩無門祚身名之恤豈復爲國家計深遠語甚切至又勸上時閱通鑑纂要見歷代盛衰之故皆不報又屢疏乞休不允歲壬寅以九載考績晉右副都御史仍舊任僉都之滿三考而爲副自公始也公雖職操江而攝臺之日久又時兼攝他曹所建

蒼霞續草

卷之九

白皆關曹事大窾會乙巳當內計公與太宰吉水曾公爲政于南而余佐留銓預焉曾公寬然長者惟恐枉人而考功徐君欲有所黜爭論至動色公意主曾公然亦謂考功議是兩爲譬解余復從史之故是役也人以爲衷其年晉兵部右侍郎仍南所省歲供錢及贖鍰且數千金盡留畀代者爲修署鑿河費時餘姚孫公亦自南臺長遷筦留樞先後兩署皆同寅甚相得然孫公氣勁面冷在諸公間多踴踴公爲曲暢而默劑之所裨益甚多妖人劉天緒發難騷動陪京元兇已就擒孫公窮按其

黨六七十人用三木囊之通衢以次就斃公請干孫公曰玉石難分蜚語未實蓋少緩之孫公不謂然公嘆曰孫公其不免乎已而臺省果有言公以三品滿出留都卿大夫祖饒公念行後孫公且愈孤力爲諸公言其赤心任事至以百口保之亡何孫公亦竟去都下縉紳方望公來而公感慨于世事人情之日非有浩然之意中途上章乞骸骨頃之病沒中外聞之莫不悽悼所司請卹贈南京戶部尚書予祭塋俟會議易公名公生平學問以求仁爲宗以與人爲善爲真體方計偕與周公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哭

思敬俱語及貪吏周公曰吾儕其免乎公曰未也必以吾儕之不貪易天下之貪周公以爲難公曰真哭衆悲真笑衆愉吾儕患不貪未真耳何患人心不同然乎在蜀視僚屬如兄弟手足卽卑官小吏亦肫肫戒勗曰吾不欲願汝清吾不刻願汝平吾不情願汝勤吾不欺願汝信遇不當意輒引以自責嘗自命曰吾無他長惟擇人而任與元元相安而已蜀人感公之德莫不顧化初入閩頒學約有此邦多才亦爲弊數語恭簡公規之曰卽此仁脉未周流矣公爲懷然故其教不肅而成深得默

識不厭不倦之真脉在留都值前此講學者以門戶相競一時卿大夫多賢者稍創前事公亦不欲擁臯比自表異然其一段春風和氣盎然溢于眉宇足以消人鄙吝祛其畛域町畦以歸于大同又有非言論講說所能及者故終公在事而仕宦者咸以留都爲樂國少年時嚶嚶必出世然後能經世至晚歲益平實曰成已不能成物明德不能新民皆不反求諸已之過耳諸生莖仕每戒之曰今受民牧者輒以事上官禮過客待巨室爲慮不及生民之利病其樹立可知或問如此則應酬皆可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哭

廢乎公曰非也吾一日坐堂皇懷抱豁然無論事上使下迎賓蒞衆俱在一團和氣中卽對盜賊亦無遷怒吾懷抱不佳卽赤子亦胡越矣故嘉樂而後宜人樂只而後稱父母不澄治其心體而他求乎哉王文肅當揆詒公書追論南北司植黨之害公報書謂縉紳先生容不能底豫其親而細人孺子或能以單詞感悟荐紳先生容不能式穀其子而田夫野老或能以細行傳家何也彼名義禮教之心重而此之真誠獨至也故大臣而積誠何所不孚文肅得之大喜曰如此足破宋人調停之弊

矣其善于論事理切近人情使聽者豁然多此類也所爲學雖得之恭簡與其仲兄然伯沈毅仲高明公兼而有之至于真脩實悟超然解脫所自得尤多其教人每于問答中因其機緣一二語點破莫不欣躍所成就人才徧于四方而吾閩其尤盛者終身於人未嘗有憤恚卽非意相干亦處之恬然或問量可學乎曰可禪家有祖父坎有奴僕坎今之犯而校者皆以奴僕自處而以祖父讓人者也嘗自署曰何思何慮不黨不爭善揚惡隱衆愛仁親於乎公之自知審矣其生爲嘉靖辛丑年正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五

月十四日終于萬曆某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陵人合祀公于恭簡閣志名宦楚祀鄉賢而蜀有專祠與文翁並配朱氏封恭人男汝志卽孝廉能世其家娶周參政思稷女女一適周司徒思敬子之衍孫女二塋爲萬曆己酉年十月某日公嘗與余論本朝輔臣功業余曰無如楊新都也新都當正嘉間誅逆豎安反側輯寧中外以俟承祧之聖主真有社稷功獨其議禮與永嘉左然爲永嘉易爲新都難矣公擊節稱善其告叅知亦以南陽長沙新都有旋轉之力未可深求且曰泰山之高入

皆知仰滄海之大且深也非望洋者所能盡識嗟夫世之不以泰山自標而能藏納如滄海者幾何人哉此公之所以自喻而余之所以慕公歟銘曰世儒言學分道而馳惟我耿公唱堦和麓默識求仁萬物一視何異何同無我無彼我自爲善厥施幾何人皆爲善其及則多人爲泰山我爲滄海細澤不流萬派斯滙泱泱錦水流澤無疆爰及海國洙泗源長維彼舊都控于海濱帝遣公來以王百谷十載不遷公不謂淹世方浪駭公獨波恬瑞日祥雲和風甘雨不員不方自規自矩凡公所至疵疹不生豈有異術元氣薰蒸或從公遊惘然自失無待詔言道存日擊漢惟叔度宋則伯淳悠悠千載幾見若人黃壤旣歸頽波孰挽風範如存昭玆琰琬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五

明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某司郎中石潭陳

公偕配金宜人合墓志銘

石潭陳公諱某字汝濟浮梁人其先故張姓有名溫者幼育于陳從其姓自溫三傳至德鑑德鑑生蜀公父也贈如公官娶孫孺人年踰四十乃舉公公生而羸甚跛其左足底背相反孫孺人日夜摩搔至六歲乃能行贈公大喜以爲過所望固不敢必其成立能讀書取功名且壽考也乃公九歲入塾卽喜記誦工作偶句苦讀竟夜孫孺人禁之不能止弱冠補諸生隨登賢書屢舉不第始爲廣文

齋霞續草

卷之九

墓

于中都兩爲令一爲憲幕有二子伯藩參仲郡丞皆棄官歸養至九十一乃終又躬受藩參君南兵部郎之封完祉遐齡人間世不多見也豈不奇哉公爲廣文課弟子以經術恤其患難却其資餽比遷去弟子皆泣送不能別初令粵之揭陽以清白自矢鋤奸植良禁賭平訟一切請托皆不得行尤加意學校拊循勸率如廣文時邑稱大治廉平之譽至今尚在人口郡守青螺郭公亟稱公以冠諸邑令郭公去繼者意異公之謫而幕楚則其讒也在楚攝廣濟崇陽兩邑復以救荒活饑民數萬口

邑人爭尸祝之當道嗟異再令蜀高邑其慷慨任事如揭陽而邑居萬山中昨夷錯襟當事掣肘意不自得遂賦歸參藩君亦以是年選入成均舉畿聞聯第除涇令公親至官舍視其治狀乃歸涇令以治最僅轉留曹郎于工于兵皆有聲擢視浙學強執介特一毫無所徇貴介子弟多不便轉備兵常鎮巡海八閩皆不赴公不強也聞其所交多海內名流憂時憫世以名行相飭勉則甚喜仲子理長沙以平允稱其謝順慶丞歸公亦欣然曰仕宦貴行志耳志不行而以五斗縻何爲哉且士君子

齋霞續草

卷之九

墓

寧爲流俗所棄毋爲有道所羞其持論如此故藩參兄弟奉其教樹立卓然不與世俱波公里居二十餘年足不至城邑有司罕覩其面於所居後闢一園構小亭僅數武日偃息其中性喜讀書自經史而下至裨官小說無不綜覽卽制舉家言猶能評騭以致孫曾暇則吟咏寄興每閱邸報至時政得失賢才用舍憂喜之衷輒形于眉睫口未嘗及生產見藩參兄弟垂橐歸卽喜稍有贏餘必詰問所自來與弟分異薄產必均父老議建兩河書院慨然輸助不以貧故解方九十時兩子稱觴諸名

賢如南臯鄒先生輩率爲文以壽公讀之大快曰
吾兒得此壽我至矣其生平學問一本于忠孝與
人爲善惟恐不及里居舉行鄉約推明 聖諭教
戒鄉人莫不化之絕厭浮屠空寂之說病時猶舉
王陽明先生語曰病裏亦有工夫見仲子憂甚命
開窓向天曰直向此去何苦爲臨革從容定靜手
正其冠者再時萬曆戊午年五月初六日其生爲
嘉靖戊子年四月初九日學使者從邑人請祀之
學宮配金宜人年十七歸公時方有姑之喪夫婦
間三年未嘗相視舉一子不育卽勸公置媵馬氏

蒼霞續草 卷九

相處甚歡馬舉藩叅兄弟宜人扶病撫育恩愛過
于所生年僅四十九終公每念之而泣語藩叅曰
汝嫡母相我於貧三十餘年我囊無私蓄至索一
布裳于我而不得傷哉貧也今雖以汝得再封而
不享命矣夫藩叅以某年某月合葬公與宜人于
某山而乞銘其墓余歸自綸扉以庸劣取忤當世
諸親知及門下士多自諱引避而藩叅以成均一
日之雅始終執弟子禮不少變居恒所告余多引
大義規切終不及私今又欲以兩尊人不朽之役
謬及余也此其去世情不什百而倍蓰哉余雖病

廢筆研然重違藩叅之意且因是得窺公父子兄
弟間學術源流如此真足垂世而範俗而當公八
十九十時余皆有祝言公所爲讀而大快者余亦
其一也故心愧而志之公子大綬卽藩叅大綬卽
郡丞女一適金鳴春蚤亡孫于對庠生綬出于楊
繡出曾孫九成九思于對出銘曰

人亦有言是父是子公兩爲令澤留畏壘式穀以
貽二難繼起膝下雙趨一堂燕喜以詩書娛惟名
節砥人倫之樂世罕其比邈矣高風匡山蠡水淑
媛同歸瞻茲岵岵

蒼霞續草 卷九

明南京吏科給事中思國陳公墓志銘

自今天子御極骨鯁之臣批龍鱗而忤常路者後先不乏乃孤忠亮節皎然日月明屹然狂瀾柱一塵不染百折不回爲天下賢士大夫所共信服者良可指數以余在留曹所目擊則有南吏科給事中思國陳公南給事雖遠禁闥然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所摧擊立靡又得關預六曹百司諸務間復受民辭役屬諸長吏故其勢日重汰者得以自張而墨者至其市其門余嘗過而嘆焉陳公來而盡矯其弊操履凜然頌笑不妄發門庭間寂

倉霞續集

卷二

七

如水如水自六卿以至下吏皆嚴重公常歛束不敢爲非卽中貴人假借上供虛糜金錢歲數十萬公皆與曹郎之賢者覈而汰之中貴人亦憚公不敢爭也其所彈劾如重地兩巡撫及一二不肖有司咸中窾會于是江南半壁官吏皆知有陳給事惟恐其見短于邪正清濁之際持論侃侃無所諱忌劉元珍龐時雍之謫公皆疏救之丰采益著然卒用紕執政謫歸聞命之日蕭然攜一子圖書數卷以行留京士大夫莫不嘆息卽閭巷小民亦咨嗟不置曰安得有清勁挺特如陳公者在而

倉霞續集

卷二

七

留都重奈何奪之公自爲諸生卽負狷介聲不妄交遊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初成進士丁內艱居喪盡禮家故貧又值荒歲質居典衣而食服闋除行人再領使節一典粵試皆著名當選臺諫或以爲嚴冷且拗執故擢之使南其赴京待命朝夕下執政欲以示德因來謁留與語公一揖而辭不復顧以此見疑旣還山眈枯守寂羈飯草蔬如苦行頭陀年未四十失偶友人以其獨子多病強之再娶未幾復亡意常悔之至是遂斷絕室家常依栖匡廬巖谷間四方問遺皆謝絕沒之日洗故衣爲殮貸木爲棺無尺椽寸地以遺其子其同鄉友人劉公曰寧朱公吾弼陳公邦瞻輩相與哭而賻之猶恐其非公之志也公雖面冷而持論甚恕短長不相掩與人肫肫披胸見懷未嘗示岸異獨嫉惡稍嚴嘗因講學隣邑有虐其弟之子者諭之不悛乃叱出之人以爲快公諱嘉訓字彝仲別號思岡鄱陽人大父邏父尚節贈如公官生于嘉靖辛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爲萬曆辛亥年七月十七日娶孺人楊氏繼某氏子日莊邑諸生娶侍郎劉公應麟女女一聘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山其

友陳君大綬爲狀而屬銘于余陳君與公爲金蘭
交趣操亦相似狀中叙述皆余所深知無一飾辭
要公之立身行已遠則汲長孺包孝肅近則海忠
介而通練敏濟勇于行道而急于救時不竟其用
以沒吾尤深致慨于公也銘曰
丈夫處世無骨則靡天挺陳公骨勁如矢赫赫留
垣百司所視淡面剛心清風遠被抗疏排閹掛冠
歸里百世而下頑懦斯起我爲公銘以待悖史郭
有道碑不過如此

蒼霞續草卷之十目錄

資善大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尚書馬公墓志銘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兼判

公墓志銘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贈尚書公墓志銘

封文林郎知縣知縣曾公墓志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人

太保諡文定王公墓志銘

英國公鳳岡張公墓志銘

蒼霞續草卷之十目錄

中順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翠屏鄧公墓志

銘

封中大夫江西右叅政一崑李翁偕配贈淑

人陳氏墓志銘

永年伯贈太子太保王公配太夫人趙氏墓

志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禮部尚書伯潭孫公墓志銘

蒼霞續草卷之十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資善大夫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尚書馬公墓志銘

內江縣西南十里迴龍山之原曰故尚書馬公之

墓公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督宣大軍卒于

位 天子遣祭給葬贈公兵部尚書官一子為環

衛公子士琦將襄事乞余志銘余備員政地獲以

疆場事奉公未議痛公之勤勞以沒銘公固其志

也公諱鳴鑾字君御別號鳳麓其先出伏波將軍

蒼霞續草卷之十

至勝國時有丁夏者令蜀閬中避兵徙內江遂為

內江人閬中令四傳為懷遠令子復懷遠令三傳

為貴州叅政自然叅政生愷愷生武陵令升階武

陵令以理學聞其治民疆執有惠愛常奪 榮藩

田湖還之民又窮治其監奴不法者竟棄官歸生

子魯卿為雲南僉事公之父也武陵令僉事皆贈

封如公官公弱冠第萬曆甲戌進士授工部都水

司主事轉員外郎署郎中事歷湖廣僉事叅議雲

南副使湖廣叅政移陝西遷按察使備兵寧夏河

東已進右布政使備兵河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撫治鄖陽再起復巡撫宣府六載滿進副都御史以至今官公年十二武陵公解組歸卽攜公讀書山中爲語聖賢之學及舉于鄉受學趙文肅先生以故公年少時卽慨然有志以天下事自任其爲人老成深重而行事必能達其意遇利害禍福敢于盡言無所撓怵而籌畫必計久遠不欲以捷速見功其以主事權武林也柳豪猾以甦賈人蠲民竹木之稅以安閭里杭人至今德之其以僉事治武陵也榮藩暴百姓不減公太父時公械其瑞伏法而藩懼曰是故強項令子孫毋與抗五

卷之二十一

三

二

三百七

開爲梗幕府欲兵之公先檄諭諸夷縛獻其魁而西人安其以分部湖南也衡永之間爲楚邊徼法軌而敵公繩諸貪橫不少貸士伍股栗五保諸徭苦增稅而譁公馳散其黨爲之減稅蠶蠶人羅曰公能生我其以副使備兵雲南也緬寇亂公生擒岳鳳父子斬俘共二千三百有奇招撫四萬六千有奇又建城于順寧大候間宿重兵以制兩酋之闖滇人以安其自湖廣參政移陝西也會有洮河之警故以公鎮隴未幾劉亭以寧夏叛督府檄公計事公謂宜遣將提兵直搗城下誅渠魁

卷之二十二

三

三

三百八

原脅從乘其人心未服當有內變大則急遣驍將保靈州斷賊長驅路而督府移鎮調度其中慎毋觀望遷延使虜與賊合而我師老城下督府用公策部署是時公亦遷按察使備兵寧夏而賊賄虜使人寇督府檄公治餉又檄公攝監軍迄于賊平公之籌畫爲多其以右布政使備兵河西也當劉哮傲擾之後安反側修戰具濬河渠之湮于水灌者以便民耕計縛賊黨馬世傑以歸而虜中鄉導絕公旣久勞師旅天子知公忠力乃進公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公治兼恩威吏法民安軍實具修奸宄銷弭而穆然以民生困疲爲憂嘗三疏請罷礦事語皆切至不報未幾以外艱去公去凡五年上從田間起公巡撫宣府屬虜酋五路入犯新河口邊人告急公至卽儲粟練兵修堡遠謀以示夫戰因請革其歲賞五路懼盡歸其所掠請自贖又補進頻年歲貢馬數公因撫之而塞下寧公之馭夷狄大率先中國有備禦奪其魄而制之及其馴伏則又撫之如平民不專用甲兵戰勝也其後總督時制班白二酋亦如其馭五路而二酋服公之爲總督也虜王數近塞下胡騎出沒獨石新

平間諸宿將集麾下兵待虜公盡罷去之曰奈何
未見敵而先自疲也第修明法令宣朝廷威信
虜卒不敢動也何虜王死其孫卜會應嗣封虜法
凡嗣封者必先與會婦婚而會婦有孫素囊欲擅
市賞利每教會婦以年老爲辭往復久之終不夫
或欲寘婚事勿問且予封公曰不然王印會婦握
之不婚而封彼必不予印印在彼而封在此是二
王也卜會王而市賞當盡歸之會婦必不甘若歸
之會婦則利在素囊卜會必爭是封事成而虜勞
起未見其能戢諸部也夫馭夷之道彼求我則重

蒼霞續

卷八

三

三

我求彼則輕苟貪一時速封之名而不恤其後非
忠于謀國者所敢出也識者咸建公之言而公尋
卒矣公卒而卜會竟與會婦婚諸會具狀以請封
事且成竟如公策公歷官所至皆有勳蹟其大槩
如此而夏州之役最爲勞苦野宿露棲目不交睫
者若而寒暑遂至成病其後雖時作時止而二豎
日深竟以此殆悲夫始公至夏州固原卒將相煽
爲亂督府以委公公與督府計虛聲脅之用間攜
之卒解散其謀虜貪嗜劉購以數萬騎入與相倚
角公謂必先破虜賊乃可滅宜乘其未至迎而擊

之若坐而待其來使內外合我必困矣於是諸將
李如松輩皆奮往公躬自督戰遇虜於張亮堡鏖
戰虜折而北逐至賀蘭山下大敗之斬首虜百餘
級奪獲馬駝牛羊無算捷聞賜公金幣賊雖失
虜援膽落然尚固守不肯下公計誘其黨使相圖
而身自冒險督士卒攻城出入矢石間無所避卒
破滅之公起書生未嘗履行陣一旦臨戎料敵制
勝應變出奇舉無遺策蓋亦近世所希見也在雲
中上谷所與虜關市給賜常殺于往額虜有求請
輒嚴詞折之不少徇虜憚公威名皆俯首帖服墩

蒼霞續

卷八

三

三

臺城堡垣牆在境內者無不修築凡所創畫皆是
爲後事規沒而邊人思之卽虜衆亦爲悲感南向
羅拜焉其爲治常始嚴而終寬糾繩搏擊丰采凜
凜而未嘗毛舉人過名位既高愈自斂抑不敢以
一毫加人視躬行已皜如也終其身囊無贏金筭
無餘帛產不踰中人沒之日爲萬曆庚戌八月三
十四日申時距生嘉靖戊申正月十五日得年六
十三娶譚氏累封淑人側室胡氏子一卽士琦
生孫男一宗宜所著有總督宣撫奏議郎中疏稿
籌邊赤牘平夏紀略上谷政檄平緬日錄養性稿

鳳麓山堂稿家譜詩抄若干卷葬以某年某月某
日余嘗觀當世士具文武才足肩鉅負重罕有及
公方望公秉樞握軸任社稷之寄奈之何其遽已
耶公在塞下功固多乃其不欲亟虜封以遺後患
尤人所難至讀其罷鑛三疏其計慮根本又如此
昔伏波將軍征伐所過輒爲郡縣濬渠灌溉以利
其民公憂國憂民直言極諫固非第以疆場功名
見者也亦度幾伏波功德矣銘曰

馬氏之先顯兩都苗裔分徙入魚鳧伏波勳績絕
代無誰其繼者曰尚書尚書膚功滿九區平滇平
哀威名數臨邊獨坐運計謨名王厥角來嵩呼
天子北顧樂無虞尚書一旦捐兵符邊人走哭情
鬱紆紛紛斨面盡匈奴燕然銘功德與俱庇其孫
子祿有餘高原鬱鬱錦江墟我銘其幽永不渝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棠軒李
公墓志銘

莊皇帝戊辰之歲所舉士秩詞林者十有九人登
政府者七人而富順李公至大宗伯垂拜麻而失
之方公廷對時華亭徐公讀公策嗟異薦魁多士
亦垂臚傳而失之僅首二甲選庶吉士以念其尊
人水部公乞歸水部公沒服除授翰林院編修充
穆廟實錄纂修官錄成晉修撰乙亥奉 命開封
蜀藩丁丑分校禮闈以修 世廟實錄功晉侍講
江陵之奪情也公與同館八太史抗疏爭之爲巨
璫所持格不入然朝紳壯其節庚辰請急奉母王
太安人歸未幾太安人亦沒服除守故官甲申擢
右諭德進講 經筵說詩蓼莪章敷揚剴切 上
爲心動太宰楊夢山公至泣下乙酉典試南畿所
錄多名士已晉左庶子擢國子監祭酒飭 功令
嚴繩束規範稟稟而時濟以寬和士皆嚮服累庵
宋公嘗語人太學得李公殊不寂寞何先廬
燬于火圖謁告去執政尼之轉南少空人謂非宜
而公固乞之隨改少宗伯仍南已丑改北屬公方
入賀遂留奉職 日講官時 上方靜攝榑厦

稀御震器雖默定而位號尚縣公首疏勸學建儲
語甚切至滿考 賜羊酒鈔錠贈廕如制隨晉大
宗伯時廷臣急 冊立 上有詔待春初矣而言
者嘵嘵未已公調停上下之間劑量其緩急不激
不隨默有感動其處心獨苦宗藩婚封諸典中貴
人常撓宗伯權至不敢問公曰夷典禮矣而瑄爲
政乎毅然持之不少徇諸所條奏學校文體風俗
機祥係國政之大者皆著爲絜令稱能舉其職而
太宰平湖陸公與公輕重不相得屬當論相公且
次及陸公欲尼之則引建儲貢舉二典爲解曰此

蒼霞續集

卷二

八

三

宗伯事非公不辦也公意稍不平與語言往返言
者遂拾蜚語中公公雖由此歸而陸公亦以自薦
爲 上所詰讓未幾亦去公之歸凡十四疏不允
人或謂 上意堅當且留公笑曰仕宦如飲酒主
人意未倦而左右已逐客客庸可安坐乎遂以展
墓乞假又五疏乃 允陛辭日猶疏言 國本不
可久虛大號不可再爽惟 明主自爲社稷計臣
雖去國猶有餘幸其忠愛如此林居十五載足不
踏公府臺使銓曹屢薦公當 召用而公沒矣公
貌長鬚廣額豐頤瞻視有威望之儼然自生時

卽有異質七歲就外傳過目成誦十歲從水部公
于武林之權閣兩臺使梅林胡公玉泉趙公命坐
與語偶譚武王事公引蘇長公論謂武王非聖人
辨析疊疊兩公大驚異檄學使者補公弟子員蓋
一日而名動兩浙好事者至爲錄紀之性至孝事
嫡母朱宜人及王太安人無間言仲弟屬春一歲
孤攜之燕邸訓植如子生平樸約無他嗜好獨喜
撻獵子史卽裨官小乘皆手自丹鉛當其意得忻
忻忘食所爲文跌宕激射得龍門之解詩宗漢魏
盛唐大曆而下母論也工臨池尤雅有謝公之興
蒼霞續集

卷二

八

三

三

自泛碑江陟蛾眉而外遠及崇嶺岱宗孔林靈巖
華嶽鍾陵皆有足跡所爲遊草讀之冷令僊舉晚
披榛莽得一洞額如公諱公異之更曰玉華種花
構亭觴咏其上葛巾鶴氅飄遙自得然每聞 朝
廷得失四方利病輒蹙額曰吾雖去婦能忘而家
乎所著有進講日錄南宮疏抄玉華洞集逍遙遊
稿若干卷藏于家卒之日有大星自西南墜空中
聲若雷計聞 予卽如令甲厥嗣庶常君將以已
酉年某月某日葬公而走使京師乞余爲志銘余
自讀中秘書時旅進謁公卽心嚴之公爲平湖所

厄其故余不能詳顧竊念世人豔稱狀元宰相耳
公厄于平湖而不相固矣乃受知于華亭而不狀
元何耶若予若奪殆亦造物爲之不足爲公憾狀
稱公之將生也公祖副使君夢天樂填填導一丈
許頭陀有空下曰以是大若宗蓋是時水部公捐
貲修中嚴剎甫竣役而舉公云夫因果之說儒者
不道然裨官家稱蘇長公前身爲禪師非凡所見
蓋亦有之要以如公者其不從人間來無惑也公
諱長春字元甫別號棠軒先世楚公安人其徙于
蜀之富順自始祖濤德公始凡再傳而生男大宗
答霞續草 卷二

伯公本木生鳳陽公文昌以胃子顯文昌生公祖
泉憲副公鳳第嘉靖己丑鳳生公父水部公方至
第嘉靖庚戌祖父皆以公少宗伯考最時贈如公
官公生嘉靖乙巳年九月十七日卒萬曆丁未年
七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配甘氏封淑人先公
卒子二長胤楨蚤殤次胤祥卽庶常君孫男一光
宥墓在鰲溪之原銘曰

蜀有蘇氏沒爲列星公來自天夢亦先徵蘇得永
叔公得文貞倜儻而詘造物忌盈祥麟威鳳並爲
世儀遭逢 聖明遇則過之論思旃幄蹶蹶祁祁

天子知公三至不移既與春宮言解其組十有五
年歸于帝所木天鈴閣是子是父彼邁與過疇其
接武奎壁之墟黎火宵輝前蘇後李異世同歸佳
城鬱鬱公神所依惟公後進爲此銘辭

答霞續草

卷二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騰阿傅公墓志銘

傅公病將屬纊執余手曰願從子乞一言意蓋謂墓中石也公沒而翰編黃公爲之狀命余爲志銘余與黃公皆公已卯歲同舉于鄉之弟兄又最狎暱即微公命亦安能已于言公諱賓鳳字邦瑞別號騰阿世爲南安著姓至吏部公及器魁南宮以舉子業名天下則公大父行也公大父諱某父諱天球天球以公貴贈戶部郎中公其仲子少即豪爽有奇負試諸生輒冠與姪漢陽道統相磨礪卒同鄉書漢陽以丙戌第公三蹶矣或以祿養諷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

清

公公訖然曰吾壯夫也奈何爲落魄語益自奮不衰性故喜酒且飲且操觚北上途中同儕勸公酒公不辭則夜篝燈帳中草經義既成而私誦之甚自得也遂以已丑成進士授中書舍人以使事過里爲二親壽甚歡其後相繼下內外艱竭力襄事既除服分校畿闈所拔多名士時吾閩缺銓曹衆儀公九卿中有與公善者推轂尤力公遜謝此衆手地吾不欲居乃遷戶部員外郎司庚安德庚政久壞弊孔如蝟毛出納遲速皆黃緣爲奸不可究詰公精心勾覈博詢故老盡得其源委條爲令布

之宿弊盡祛舊有二量以副量兌官量入公一

用官量兌完者給牒先歸不用舊法人尤便之其以折色輸者隨至隨納無頃刻停比給散宛然精鏐也衛卒皆歡呼謂前此希有又時出餘糈周貧生餒卒不以一錢糴米自潤安德人戴公相與祠祀之官舍傍有亭池累石爲小山頗具幽勝公日飲客其中浮白徵歌常至子夜而米鹽簿書愈益治辦不以客故廢大司農聞而稱賞吾始謂傅郎寬然長者耳不意其奉職廉幹若此竣役歸治曹事井井咸當大農意以久次當遷銓部屢請不報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

清

公處之恬然往余爲史官公無日不過從項居政地途引嫌自遠常數月不一見即見亦絕口不言滯淫事最後乃拜粵東大叅之命而公病矣客有問疾者猶輒引至榻前娓娓道生平笑語爲歡不自意竟不起也傷哉公爲人偶儻濶大坦坦恢恢無貴賤賢愚咸暱就之待內外戚友皆有恩意與其配王宜人尤相莊宜人賢壺政甚修有所指畫公唯唯而已儕輩時以王茂弘諸葛元直嘲公公笑曰美酒佳殺非婦不具公等取醉飽耳毋多言比王宜人逝而公腹悲甚益近酒喜客留連杯斚

以酣暢自解沒之日為萬曆戊申年某月某日距生某年某月某日得年若干余嘗念向者同舉九十人今大半無存且多夭折其第南宮者僅二十餘人官亦多不顯公儼然金緋稱藩臬大吏壽已踰耆所取于造物不為嗇矣獨其才氣未盡發舒其風流標格超然于塵情世態之外有足以掩映一時消人鄙吝者遂無從見是可恨也昔人有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公當屬續而猶欲乞余之一言是其不能忘情于身後名者哉由此以譚公殆非酒人矣公有三子道立道範俱蚤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月五日

天今來迎公喪者為道縉道立娶某女有三子作金作羹作鼎道範娶某女亦三子作訓作衡作憲道縉娶某女一子作敏而作金亦有一子某公已稱曾祖云墓在某山塋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史稱陳孟公好飲而事亦不廢公殆似之揚雄酒箴盛譽鴟夷靖節得錢盡為酒資黃門執戟白社攢眉公所寄意無乃在茲五嶺旬宣是耶而非清源迢遙魂魄來歸高墳埋玉過者則思

封文林郎蘭溪縣知縣程公墓志銘

程公雖布衣而有五子兩進士一孝廉一諸生甚光顯矣其以進士令蘭谿與孝廉皆余所舉士公之稱封君則以蘭谿令貴也蘭谿令以治行高等入補戶曹郎將推擇為臺諫方過里省公而公與其配唐孺人旬日間相繼沒矣戶部君悲痛不自勝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而哀請于余為志銘余與公有世誼不忍辭公諱某字汝彥別號梅王世居歙之槐里自其父宏而上世有隱德宏年六十七乃生公公生六歲而孤旁無近親獨其母撫之方舞象即有心計族長者使督賦賦辦使主質劑質劑分明長者以為才火震于鄰同事者欲委所質去公謂如是是未受焚而先受剽矣鍵戶以待火竟不至暇日常手青烏經披誦不輟人問其故曰吾大父父俱未塋也既得吉襄事乃始為賈遊即賈也亦常操儒行所至病者予藥饑者予粟緩急者予金錢青衿而貧者予膏楮未婚則經營予室久客甬東甬東人尤感之嘗過上虞道拾遺金一篋後遇失金者遽挈還之其人請中割公笑曰世寧有還金而望割者耶渡姚江舟覆負板而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月五日

浮三里許忽三白衣拏舟援乃免倏忽不見伯子
司理杭州爲一就官舍視所平反狀比蘭谿令來
迎則堅不往曰吾老矣不欲行若第以清白視躬
秉道守官毋阿毋拂則善矣生平慕說王文成往
來會稽輒拜其墓逆旅坐小樓日讀其書紬繹良
知之說時舉以告人於身心性命之際若有悟者
司理卒官家亦落公處之恬然迨後二子並舉亦
不色喜每言丈夫當砥節立名昭垂來許奈何以
富貴得失動念故其平居意興滿然常有烟霞之
致爲封君絕跡郡邑歲時鄉飲讀法遮迎爲老吏
蒼霞續草 卷之十 六

龜勉一赴不再往也其生以嘉靖丙申正月卒以
萬曆戊申十月得年七十三男子鉞子鏊子鏞子
鏞子鐸子鉞卽司理子鏊卽戶部子鏞郡諸生子
鏞先卒子鐸卽孝廉墓在某山銘曰

昔聞廉賈未聞儒賈儒而賈惟爾踴躍非轅下駒
非車上僂簪笏詩書于世罕伍一杯罍如昭茲來
許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子
太保諡文定于公墓志銘

穀山于公以大宗伯謝病里居者十七年乃與余
同拜綸扉之命同趨 朝而公忽病病遂不起海
內方喜公之柄用冀其有所展設聞公之訃無不
愀然咨嗟爲世道惜 天子亦深加憫悼卹賻踰
等贈公太子太保易名文定遣列卿護葬事蓋再
踰年而始克葬門人邢公子愿次公之生平爲年
譜而公子緯持以乞志銘于余余在詞林于公爲
晚進不敢以交遊禮事公而當公之末年所投分

蒼霞續草 卷之十

六

三

三

推轂惟余方相期以匡濟之業而公已矣今者之
後其安可辭公諱某字無垢一字可遠別號穀山
其先世出登州卽史所稱高門之系入 明始徙
東阿高大父忠爲邑三老忠生時以高年賜爵時
生玘爲平涼府同知以節廉著視名宦鄉賢公貴
而高年公與平涼公皆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
士平涼公娶于劉累贈淑人生公公生十一歲失
劉執喪如禮嘗條淑人言行著于篇讀者悲咽十
四試童子科郡縣皆第一學使者孝豐吳公異之
拔冠兗郡隸學宮州判某來攝邑以側理陰廩餉

公公不受平京公問故曰此分宜客也宜遠之藩
伯萬安朱公招公與濟南于達真同其子維京講
業以閩士鄭日休爲之師磨礪切磋學日益進遂
以辛酉舉省試第六人僂解首矣而主者以其文
太奇故稍抑之翳而赴鹿鳴諸大夫卽席欲爲冠
公以未奉父命辭衆皆嗟重再上春官不第屬朱
公開府濟上公復從之遊戊辰第選庶吉士師殷
文莊趙文肅二公殷言詞章趙言經濟趣操不同
而皆深器公庚午授翰林院編修纂修 肅皇帝
實錄明年請急歸又明年召修 穆皇帝實錄甲
蒼霞續草 卷十

卷十

三百十

戊同考禮閣 穆史成以勞 賜金幣晉翰林院
修撰編纂六曹章奏會典重修公爲纂修官隨以
推擇充 日講官時 上方勤政勵學日御經幃
蚤出晏休孜孜不倦而公與同事諸公皆一時名
流所開陳裨益甚多公主講唐史每至成敗得失
之際未嘗不反覆論說 上輒爲竦聽講罷時出
御府圖書傳觀或分命題咏公不善臨池詩成則
倩人書之具以質對 上又大書責難陳善字賜
公中外相傳詔爲盛事丙子晉翰林院侍講明年
世史成加俸一級江陵相欲奪情公與同官蘭谿

趙公新建張公輩七人共爲疏力言其不可而疏
草則公與張公所創其時毘陵吳公姑蘇趙公以
言奪情事杖 北闕下公疏入而桂林呂公從中
止勿奏江陵以講臣故未敢顯斥乃佯以他事致
公喪次字謂公子吾所厚而欲從人爲此耶公正
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耳江陵艷然再踰年
已卯公遂引疾歸里居且四年 召入日講如故
同講六人多公同年官高者至貳卿下亦銀緋而
公猶守舊秩久之乃晉左諭德時江陵已謝世言
者振暴其罪 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內璫往籍
蒼霞續草 卷十

卷十

三百十一

其家當江陵柄國日旣大失士大夫心及其敗也
咸推波助瀾欲甚之以爲快公獨貽書丘公言江
陵常有勞于國家是非功過當爲別白卽間有所
受取亦可指數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近視馮璫皆
萬分不及而必欲捕空捉虛廣爲搜括以稱 上
命竊恐株連蔓引全楚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
已事也又江陵老母在堂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
下顛沛可傷宜謀于有司請于 明主乞以聚廬
之居立錫之地以合于古人帷蓋之義纒纒千餘
言極其切至乙酉典試南畿晉翰林院侍講學士

丙戌讀 廷試卷晉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先是壬午南畿所舉士有推議者 上命覆試大宗伯沈公以嫌避諸公莫敢決公爲秉之軒五人輕一人衆咸帖服一日方坐曹誼傳午朝鳴鐘鼓矣百官倉皇趨入公獨遲遲偵之則訛言也 上聞責禮官鴻臚對狀奪兩月俸公與焉已以執奏奏藩封事件 旨用他事奪俸者再隨轉左戊子畿試儀郎高桂摘舉者八人 上命覆試試之日廷議闕然公調停乃解已丑會試爲知舉官以滿考改吏部掌詹事府甫蒞任卽擢禮部尚書兼學士

蒼霞續草

卷之二

三言

疏請 冊立請 郊廟請 禱雨及 宗藩條議諸大典禮而 冊立最懇章無慮十餘上時 上意已默定而不欲人言屢 旨責公公持之愈堅至自劾乞罷坐是又奪俸三月令甲親王故絕以將軍入繼者衆子不得封郡王 藩王違例請公力格之京考行諸臺臣不便也御史何某以爲言公議仍用京考拂其意迨山東疏上遂構公淺淺典試主名 上諭閣臣詰公閣臣爲解乃已猶奪俸三月公自爲宗伯屢以職事廷爭屢引疾 上時而慰留時而誚讓 嚴旨與溫綸錯下公雖感

激 主恩而于義度不能留業堅去志至是遂杜門力請九疏乃 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時新安許公山陰王公亦以言 建儲事先後去公歸而掃墓築塲出賜金置酒延親故道說生平時往來別業白庄觀刈穫自娛間或出遊近則雲翠天柱大嶺諸山遠則岱宗靈巖鄒嶧華不注及泗上諸泉皆有詠述四方冠蓋過阿城無不造廬請謁公多以病謝惟二三知己或門生故舊來訪則下榻留連累日夕而後去臺使者每報命輒首爲公南北宗伯有闕必以公名上屢推內閣再推教習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言

三言

庶常皆不用久之以講臣闕 上復思公以舊官召掌詹府使講春秋比公疏辭又 寢不報至丁未歲廷推閣臣七人公爲首乃被 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公再辭不允而余亦自南來過公公喜甚約余子從舟而吾從陸相次趨朝可也時公以風疾發微有所苦既就道則趨起不欲行徒以與余有成言不可負而余亦數使人邀公謂公不來吾不敢先入國門公乃自力前抵近郊尚平善 陸見之辰以怯寒拜起舒緩司儀者欲母糾公不可仍自具疏請罪 上

溫旨慰公令亟視事而公固勑舍人勿解裝爲歸計自是病臥一日忽草遺疏惓惓以親近大臣補言官起廢棄爲請呼所善門人孝廉唐公靖郭應寵使潤色數語已伏枕長嘆曰吾終不能報國矣更數日遂逝逝之日適南都以所梓穀城山館集至公猶反覆披閱指點訛謬亟馳一帙遺余蓋此集乃余請以付梓者嗟夫寧知公遂以此訣耶公生于嘉靖乙巳年九月二十九日卒爲萬曆丁未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三始劉淑人夢菴摩羅果級實甚巨遂生公故公自兒童時已儼蒼霞續草卷之十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

言十七

如歸德沈公卒相繼爰立世亦並重之直講前後十四年渥承恩顧凡郊祀陵祭幸天壽山閱壽宮無不扈從錫賚綉寶楮金符文綺綵扇綉帶諸物無筭而敦倫好施所得俸賜多分給羣從族屬益置祠田緩急交遊知故及其子弟故橐中嘗無餘財自宗伯謝政歸始構數椽僅僅中人居耳居恒愛片言如柳下惠仲由而爲人排難急困往往不吝至鄉邑大利害如條編徭役災肯諸事抵掌論說無所諱避性尤好書常夜分誦讀至老不倦于文蚤學六朝弘麗綿密晚年乃蒼霞續草卷之十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

言十七

益近自然有歐蘇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傳贈送誄祝之類無不欲得公之一言羔鴈填門公擇而應之常有餘力其詩則服膺李于鱗骨力氣格大足相方所著自梓集外有讀史漫抄經筵講章兗州志筆塵史摘著千種皆弘博精覈成一家言當大第傳于世娶秦氏累封淑人子一卽緯官生有文行能繼公志娶廷尉王公湘女繼梁某女女一適方伯喬公學詩子儒士嗣啓孫男某塋以某年某月某日賜塋在某山郡邑皆祀公學宮兩臺使者復下檄專祠祀公余旣欠公

事爲志而嘆曰甚哉天之於人靳也夫以公之沈
深挺勁寥寥恢恢不畛不町爲世所倚信多假之
年則文潞公少假之亦庶幾司馬君實也而奈何
奪之速哉然公嘗爲余言時事大難如有不可遠
而蔡剛成近而薛河東皆吾師也由今觀之吾又
安知天之奪公者非所以成公乎九原可作尚當
起公而質之銘曰

岱宗南來蜿蜒北際閼淑孕靈篤生名世童年稊
藻弱冠登朝經帷僊直啓沃功饒迨典秩宗力維
國本抗疏飄然忠誠款惻盤惟舊學說乃夢形汝
蒼霞續草 卷之十 語

作霖雨 帝賴股肱國門初入隕星遽報來何其
遲去何其暴如麟如鳳莫可樊籠亦有遺草以畢
孤忠維彼穀城世傳黃石素書授良功成羽翼終
焉僊舉克全其名千載而下厥有代興黃石崔嵬
穀峰巖嶠鼎立巍如有封馬鬣司空所築登梓
棟惟 帝師臣賁于茲丘

英國公鳳岡張公墓志銘

公諱元德字升之別號鳳岡其先河南祥符人始
祖張王洪武間以功歷燕山衛都指揮同知從靖
難師戰沒追封河間王諡忠武子輔三定南交累
三封至開國公張氏之世英公自輔始也輔從
睿皇帝北征沒贈定興王諡忠烈忠烈子懋懋于
睿崙子溶溶事 肅皇帝最貴寵累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公其仲子也兄元功無嗣次及公公嗣爵
無幾得脾疾疏免朝請 上許之踰歲遂沒當公
爲公子時少傳正隆盛諸勳臣家無與爲比公能

自隘東折節讀書披服布素慨若儒生文史聲律
皆涉獵通曉暇則以花竹自娛超然塵外爲勳衛
二十餘年奉公守法不妄交遊事父母篤孝居喪
毀甚事兄如父兄沒事嫂愈益恭家方窘乏諸喪
事經營惟嫂爲政公唯唯而已不敢以貧故有所
裁節言及析產則默然且一無所取其病也亦以
兄喪焦勞所致蓋可謂世祿之家由禮君子矣公
既沒家嗣惟賢嗣公爵溫恭孝友綽有父風今
上靜攝深宮每 郊壇廟社諸大祀必命代進止
威儀尺寸不爽薦紳矚目焉以勞加太子太保公

葬十餘年尚未有銘頃太保公乃請于余余惟

明興河山帶礪之家亦不乏矣然以開國之勳沒

而王封者僅六人而張氏父子繼起于成洪宣正

之間乃並得之其子孫世以上公爲帝師保一

何盛也至河間定興皆以死勤事其報未盡食耶

抑亦後世之多賢也余不知鳳岡公而知太保故

不敢辭其請而太保又言先人遺命吾守祖父業

五十餘年無可稱述墓中之石第紀世系名氏耳

毋溢辭余以鳳岡公之意不可違也謹志其大都

以復太保焉公生于嘉靖丙午年十月初九日沒

於萬曆戊戌年三月十二日行年五十三娶蔣氏

玉田伯某女繼李氏羽林衛指揮璋女繼齊氏駙

馬都尉世美孫女男二長卽太保公今掌中軍都

督府塋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蘆溝橋連三岡

欽賜祖塋之側卹賻皆如例銘曰

張始河間躍馬橫行用武不終乃啓定興功著南

伐身隕北征蟬聯五葉毋替家聲少傳之祚仲子

是承惟孝惟弟式此簪纓存既寡嗟沒亦無營蕭

然一旦史氏所銘詞之質矣視爾生平

中順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翠屏鄧公墓志銘

吾郡在國初林子羽王孟敷輩以詩名號稱十子

翩翩然有大雅之音矣其後則有鄭吏部少谷自

吏部沒而稱詩者遂少年來才士蔚起復修明其

業而觀察翠屏鄧公爲之于嘒鼓舞于其間雅道

大振海內之求詞人于三山幾若縣圃之玉鄧林

之材乃公尤其連城合抱者也公又不獨爲秬林

雄長其歷官所至皆強直治辦甚有聲稱使天不

靳年其樹立寧可量乎始公以進士隸事戶曹大

司徒蒲坂楊公甚器公語銓郎必以鄧進士予我

公遂郎戶曹楊公使監黃土草場草場清又使監

崇文門稅稅溢而未嘗濫括商一錢且多所蠲貫

故事監稅以季代楊公欲公毋代而公辭之堅楊

公不能強猶命與代者同視事五日已乃使公監

浙兗所部杭嘉湖三大郡糧獨多其縉紳如林恃

權力多寅緣竄改公一無所徇漕事大辦還朝

督下糧廳主動戚中端緹弁諸歲祿衡量出入不

爽分毫隨奉命典粵東試議防嚴密所取多名

士錄文爾雅士林傳誦之已又督通州庾出納如

蒼霞續草

卷下

三

三百七十五

流人人稱便所節縮餘美甚多故事督庾以三年代銓部知公賢不欲久以米鹽涸公遂擢公按察僉事督演學公至滇日以文學行誼課諸生聽者疊疊忘倦行部考校雖遐郡僻邑前使者所未到無不躬歷名山勝跡題詠幾徧滇士望風感奮忘其固陋矣其甲乙諸生一衡于文執王方伯以婦弟請朱中丞包給事俾御史以子請皆不聽也時中丞方伯方蒞閩人尤難之稅璫虐酷甚張無敢抗者其爪牙虎而冠至笞辱諸生父公捕治囊以三木璫遜謝乃解恨公甚然無以中也而公亦數數稱病乞歸臺使者勉留之十緬上功公以參籌策賜帑金隨晉湖廣參議治屯田鹽筴水利興廢起墜凡百一新至兼攝數道皆有治績如減陵工之費伸嫠婦之枉抑京山李進士之橫治罷吏胡以建之罪皆其著者嘗一署臬憲與藩司于刑獄錢穀斤斤如也賦予宗祿必如期諸子侯甚德之歲癸卯有事棘闈江憂賀逢聖已黜落矣賴公而收逢聖謂謝公不納以督餉抵淮道中得疾竣事過里旬餘日遂卒時公已擢湖廣按察副使朝命至而公不及聞矣公為人巖巖嶽嶽持論不

蒼霞續草

卷下

三

三百七十六

少下驟見之或疑其元然久與之處反溫夷豈懽然可親其交遊多海內名士終始無間余與公同里閭同官都門尤最暱善公深好余文余亦慕公詩更相譽也而亦更相諠每文酒過從必極歡乃罷公沒而無復有如公者莊生有言自若人之亡吾無與爲質矣余每誦斯言而輒于公有餘恫焉公所著有搔首北征帝京于役碧雞鄂渚浮淮田園雜興諸編皆成一家言行于世往公之友陳振狂過白下攜公伯子慶宣乞余墓中之文余心許之而未及爲今歲公季子慶棠復使人來言公且薨余乃敘公之大都爲志而系以銘俾納之塋中時余方臥病憊舉筆如椎故寂寥乃爾九原有知幸毋嘲我志曰公名原岳字汝高別號翠屏閩縣人世居東關之竹林曾祖處士珩祖賀縣教諭忠父嘉興通判遷遷以公爲湖廣參議贈如公官娶葉貳工上實生公公娶林太守公春澤女有三子慶宣慶棠慶寵三女塔陳汝存陳士寵高起霖公以乙酉舉于鄉魁其經歲壬辰進士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銘曰

廣穎豐頤雙眸炯而公之容儀諧宮叶商大風洋
洋公之辭章雲行颺舉莫我敢禦公之才蕭一官
三尺如矢斯直公之守職繡衣豸冠青聽桓桓胡
遽蓋棺芊芊松楸孰寢其下千秋作者

蒼霞續草

卷之二

三

子

封中大夫江西右叅政一崑李翁偕配贈淑
人陳氏墓志銘

歲庚戌方伯李公以江藩入計每爲余言封公年
老欲歸養余心以爲然而念方伯方柄用未必能
遽歸方伯至家途上書臺使者言狀臺使者不聽
方伯具言某父向爲選人以大父高年棄不就某
第孝廉芬以待親不應舉某若戀戀一官將何辭
于父第臺使者以其辭直不能強爲聞諸朝 報
可時方伯從弟尚寶公亦新被 命不赴父子兄
弟聚首一堂日以詩章唱和相娛樂縉紳間侈爲
盛事其明年辛亥十一月七日封公逝距其生嘉
靖乙酉年十月十六日年已八十加七方伯親承
遺命視含歛沒存之際無纖芥遺憾乃方伯猶哭
踊悲號若不勝喪將襄事而走使數千里乞志銘
于余余方臥病不能爲然重違方伯意且高封公
之行也乃掇而志之公諱某字思貞別號一崑其
先蜀人永樂間有名斌者以福州衛總旗督屯永
春途爲永春人斌再傳至真李氏始拓真生裕裕
生陽陽娶于鄭生公公幼而挺拔異凡兒稍長治
詩補邑弟子員負笈至蕭田從能爲詩者游三歲

蒼霞續草

卷之二

三

子

始歸以高等受餼益讀古文辭旁及聲律模擬撰
撰翩翩有致矣顧屢困有司督學崇陽胡先生素
好古得公文奇之遂度次應明經選時方伯已舉
于鄉公父母在堂無復仕宦意至京師一詣太學
不數月遽歸鄉人有爲銓郎者強留之不可已何
父沒或勸公謁除公曰母在未皇也蓋徘徊膝下
者三十年而鄭淑人始沒人咸稱其孝公有弟封
參議少崑公尚寶父也其行誼與公伯仲當倭難
起公徙家郡城迨事平少崑公返故居耕鑿太平
山中獨公與子姪留郡城讀書方伯尚寶卒同成

蒼霞續草

卷二

三

百七

癸未進士本之公教爲多公愛尚寶不啻方伯即
尚寶事伯父謹于事父余與方伯尚寶同舉榜中
人皆以爲此兩人者親兄弟也公遺方伯書謂幸
有先世之遺無憂饘粥勉旃清白吾終不涸汝曹
以慚鄉里其教誠尚寶亦如之二公皆佩服其言
歷官中外無敢失方伯箴仕戶部郎出副學臬公
兩受封不喜色後以叅政封及祖始驟然曰庶幾
酬吾志乎是時方伯已念公春秋高不欲出公不
許曰國恩未報也比自江藩歸乃不復強始公
父以年三十棄諸生養母公亦以侍養不受官至

蒼霞續草

卷二

三

百八

方伯兄弟復爾蓋李氏之爲孝三世矣而其創宗
祠立義田捐橐割腴以周給貧族則公父聞之公
與少崑公成之李宗自此無饑寒憂其好行其德
又如此乃余讀方伯所爲其母陳淑人墓志則愈
有感焉淑人之歸李也逮事其繼王姑尤孺人備
盡孝敬至嘗藥滌瘡不少懈王姑沒哭泣成病以
此終其身事姑鄭淑人如王姑愛尚寶公如方伯
兄弟少子芬秋試不利而尚寶捷淑人喜曰猶子
舉矣勝于我子也姻戚流落如黃一松林子義皆
從史封公挈歸而爲之家後封公淑人沒異姓有
殷哀期者三淑人懿行多此其大者或曰李氏之
內德不獨陳淑人也蓋自尤孺人以繼室而撫前
子愛甚于已子即鄭淑人之事尤若忘其繼慈孝
之風所漸者遠矣封公好爲詩其詩以發舒性情
維持風教爲主有崑崙樵草讀之可想見其人生
平清虛恬淡絕去塵俗目不識契券手不執牙籌
足不踐公府躬不服華綺口不厭甘鮮一味以緇
書臨池逍遙田園課子孫爲樂以質于前史所稱
儒林隱逸獨行之流公皆無愧乃余所最慕者宋
孝宗稱陸子壽家爲一門孝第竊嘆今世之鮮其

人也如公父子兄弟奚愧哉奚愧哉始公爲諸生
窘于倭鑿坏遁去又挈一諸生留姓者與俱免過
淮颶風飄其舟入海三日夜不沒同舟鄭上舍溺
死公竭貲募人致其屍人以此徵天道亦多公之
誼焉二子方伯名開芳娶鄉賓劉續女孝廉名開
芬娶大叅黃文炳女女三壻黃家樑張志伊張繹
祖孫男三長鍾衡太學生次會弼庠生次會復孫
女五曾孫男三懋高德高志高婚嫁皆名族葬以
某年某月某日淑人先公葬者二十二年諸具方
伯志中墓在晉江古雷山之麓有異石似麟鳳龜
蒼霞續草 卷之二 三

龍故又名四靈山公右淑人左銘曰

以爲逢也胡才而不偶以爲厄也胡官而不受非
通非窮惟孝惟友淑媛同心以開厥後是爲方伯
孝廉之父若母視吾銘茲不朽

永年伯贈太子太保王公配太夫人趙氏墓
志銘

封太夫人趙氏永年伯贈太子太保王公之配實
誕今 皇后作合 聖皇表儀宮壺懿善之德輝
映今古爲寰中所依怙今歲季夏太夫人沒 上
震悼予祭十六壇加祭二壇 命有司治葬仍
賜帑金三千兩 恩卹隆渥厥孫永年公奉以襄
事來徵志銘于余按狀趙氏世家於燕爲著姓有
隱德至太夫人父大濟娶於陳生太夫人及笄歸
太保公太夫人雖出富厚其佐太保公荆布自甘
蕭然若寒陋事舅姑甘旨滫瀡晨夕靡少懈時已
稱其有婦德矣嘉靖歲甲子邸有古槐久且槁一
女忽茂盛如初羣鴉鳴繞擊之不去是冬 皇后
生夜深燈吐光如炬異香氤氲黃氣滿室識者知
爲非常徵今 皇帝戊寅歲 遣使持節具六禮
正 中宮母天下太保公晉爵永年伯太夫人封
夫人贈三代如其官長子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
恩寵貴盛輝赫一時乃太夫人意淡如也居恒服
不奇衮享不加豆自奉一如初笄時子若孫甫韶
亂卽造就外傳稍愔卽譏訶之曰爾曹忝在肺腑

卽無用章句業寧可不讀書明義理保全身名以無負 聖天子恩寵以故子若孫皆廩廩率敎被服造次如儒者太保公不幸捐館舍太夫人伏棺踊泣淚盡繼以血幾不欲生 皇后遣人勸慰再三始强起就食理喪事其戰約舍中兒視太保在日加茲賚予有餘悉以頒宗親閭黨周給其匱乏太保公旣蒙 恩卹贈以子棟嗣爵太夫人晉今封每念寵祿逾涯益務自樽惜有頒賜必拜受登薦 皇太子冊立禮成 推恩戚里歲加祿米百石太夫人望闕稽首謝誠諸子姓曰 國有元良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十九

明輔輩以忠孝恭儉無墮家聲負 國恩爲囑鳴呼外戚之家閨闈之流有若太夫人者其可謂賢也已鍾祥襲慶豈偶哉太夫人生嘉靖戊戌五月二十八日歿萬曆壬子五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五子男二長卽棟襲封永年伯娶李氏封夫人左都督鶴女次椿錦衣衛後所副千戶娶陳氏平江伯王謨女繼娶周氏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林女孫男四長卽明輔襲伯爵娶湯氏靈璧侯之誥女次明弼明祚明士明輔等卜以壬子九月十一日扶太夫人柩合葬阜城關外黑山 欽賜太保公之塋銘曰 三十九

令德惟恭長世惟儉貴戚之家鮮不悖濫猗太夫人恭儉爲寶淑慎爾儀以相太保篤生 聖后煌煌懿姿豈惟家休國實毗之曰寵彌謙曰貴彌下施於孫子百祿是逕伉儷同歸渥承 帝澤我銘其幽以昭後則 蒼霞續草卷之十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禮部尚書栢潭孫公墓志銘

余在詞林追隨諸前輩先生所最脞就者無如栢潭孫公公容貌恂恂雅飭玉潤春溫而當官臨事斤斤尺寸不苟徇人當佐銓時與太宰富平孫公甚相得孫公去公署銓事苞苴請託一切不得行余時在成均有屬吏公筆研友也意欲內遷余爲言于公公謝口此銓郎事卽故人何敢私其公止如此未幾公有所忤于上言者復中公遂力請歸余往來錫山必造公留連日夕而後去迨余入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十八

三百七十五

綸扉孫公復起秉銓相與謀推轂公而公沒矣公爲貳卿當報滿不及聞遽去至是孫公乃爲請于朝予誥予蔭如令甲禮曹爲請予卹俱報可仍贈公禮部尚書仲子源忠嗣都門乞誌銘于余嗟夫銘公固余志也公諱某字以德別號栢潭高祖士安士安生禮禮生守益守益生臣是爲公父世所稱雪隱先生也孫氏世家無錫之萬安鄉後徙雙河至守益公始城居爲陳氏贅守益公故長者能爲痘疹醫人以爲神雪隱先生幼習舉子業以貧不能游他師罷而更向醫亡何亦罷受室

于劉與守益公相繼沒再娶劉生公公生而聰穎

有至性少勤于學家貧甚日不再飯常號哭趨社中腹既枵又值雨濤十步九躓同輩笑公胡爲乎泥中公行不顧一日過橋上爲厲風所仆抱橋板得不墜觀者嘆息邑大姓曹公嘗見公文大奇之曰是非孫教授兒耶吾欲事以季女客謂曹公君冢三世柱下奈何以女予窶人子曹公笑曰此非若曹所知促駕詣公父告焉公父遜謝不敢當曹公卒強之于是曹淑公歸公江陰令某嘗因都試見公白晳美少年引其手好語孺子第以文呈我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十九

三百七十六

我能薦若公峻拒之令怒促伍伯與杖公終不爲訓後二歲補弟子員爲督學使者麻城周公所賞拔癸酉舉于鄉隨第南宮廷對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偶感時事約同志將有疏曹淑人持裾泣君不爲二老人計乎座師呂文簡公聞而力阻曰侵官離局古志所戒子何職而孟浪一擲且博喜事名也公乃中止居一年奉使唐藩登太和爲母祈壽而歸還朝充纂修會典官再充經筵官每展書上題其儀度時爲注目已管理詰勅辭命典重有體四方餽遺一無所受曰吾不以

王言爲市也庚辰分考禮闈得魏允中顧憲成等
乙酉主考浙江得馮煥陶望齡等九載滿考晉右
諭德兼侍讀會典成晉右庶子兼官如故已喪雪
臆公公扶柩水雪中且行且哭哀感路人至京口
方築壩公跪請主者求納舟主者堅不聽乃從大
江入孟河未至圖山颶風大作舟幾覆公撫棺長
號額天叩禱舟忽疾引如飛長年相視而嘻曰非
公孝感吾屬魚矣亡何劉安人亦沒公孺子泣者
五年當承淚處地點點若髹漆至今尚存戊子已
丑間大旱鄉民皆就食于城幣盈齒敗巷陌填塹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公方病臥亟起同邑令以禱悉輸所藏以飼餓者
以封公寃寃安事目皆于淚瘍被于股瀕危者數矣
賴醫得免除服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隨晉禮部右侍郎知壬辰貢舉事皆精辦往
知舉者夜分倦甚卽入帷偃息公竟夜坐不少息
往卷帙有小誤輒棄不錄公令勝者務從寬凡點
畫遺漏悉置不問是歲以註誤入穀者若而人皆
公所造也明年改吏部與富平公共事富平常語
人曰知無不言言必底裏者栢潭公之謂也以左
侍郎代富平攝銓一意以疏通賢路振拔淹滯爲

已任條陳銓事論救諸譴謫言官及逮繫曹御史
皆侃侃切直無所避諱會 仁聖皇太后喪當山
陵 上以足疾不能送公疏言 皇上孝事 母
后天下所聞今 駕輿就道而斬一攀號將令人
有以窺 聖衷矣卽艱于步可掖而行也何可苟
一時之安以虧大禮語甚懇至 上意殊不憚未
幾劉給事道亨遂劾公公疏辨鑿鑿已乞歸甚力
上卒聽公歸公歸而與二三鄉先生飲酒賦詩爲
希古之會甚自適也片刺隻字不入公門中朝游
好盡絕聞問客或譚及出山輒閉口不答諸子輩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以祖父未受三品封不能無冀望乃公意確如也
長子源孝美秀而文甚得公歡忽遭危疾不起公
哭之過慟自是體中少憊髭鬢盡白一日攬鏡驚
謂曹淑人曰吾衰一至此乎愀然不樂者久之至
庚戌七月二十五日寢疾終其生亦庚戌爲八月
十八日得年僅六十一始公爲諸生吾邑龍江施
公守毘陵所獎拔知名士甚多每謂公必魁天下
公春秋兩舉施公皆怏怏曰負吾所望比廷對報
至乃舉酒引滿自慶施公沒公走數千里哭其墓
人兩高之性既儉素如寒賤又不聞家人產居官

所得俸錢隨手輒盡而享客則豐周急則力雖垂
橐不顧李直指堯民按吳日出錢金爲公建棹楔
公力辭之葬封公無資李公復餽三百金公辭不
可仍歸其二爲文章溫潤爾雅絕類其人而雅不
欲以著作名間有操觚皆出于人子苦請曰吾不
敢避諛墓名以傷孝子心也鄰近有女倦化者欲
公爲立傳公固謝吾非敢謂無神仙也顧人主
春秋方鼎盛事出大臣家勢且上聞吾恐安期美
門之說從此興矣人服其遠識爲宗伯日屬皇
長子出講公常定諸儀與一視春宮使天下曉然
蒼霞續草 卷之十 三十三
知元良之有屬長秋父沒例不得嗣爵公念內
庭有被盛寵者兄弟皆赫奕而獨使后家寥寥
何以示天下乃爲請更襲一世報可比公歸其
人走使數百里以三百金餽公峻却之公之立朝
持大體而謹細行多此類也余常思當此世道交
喪之日士大夫不隨俗波流則激亢取禍究至玄
黃俱傷外錚並折如公之恬淡夷猶任真履素可
謂躬修善世之君子使公得居揆地師表百僚楊
綰之清修王旦之沈厚呂文穆之恬靜殆庶幾近
之而年位不稱莫究厥施豈不惜哉所論著亦多

不存或存而失其全帙僅餘奏疏十八篇併碑
等文共三十卷子男六源孝源忠源賢源文源春
源平女七皆嫁士族孫男六長端永承公蔭塋于
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余按公門人大叅湯公
狀謹志其大者至于源孝兄弟敘述公先世與公
微時篤行苦身窮愁感憤之狀有令人累欷而太
息者余更以此卜孫氏之未艾也銘曰
三吳文獻稱毘陵魁人碩彥時代興孫公弱冠對
大廷彩筆陸離見者驚一日蜚騰四海名詞壇亦
幟誰敢爭經帷展卷帝意傾宮僚歷踐階貳卿
登崇續草 卷之十 三十三
先典邦禮後持衡清心一片玉壺氷封章侃侃動
聖明樂笑止棘惟青蠅繪繳欲施鴻已冥東山不
起奈蒼生忽騎箕尾上高旻綸章赫奕賁泉扃
歸然馬鬣司空營千秋萬禩視此銘

蒼霞續草卷之十一目錄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黃公偕配贈孺人秦

氏葉氏墓志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刑部尚書贈少保

心堂趙公偕配一品夫人徐氏合葬墓志

銘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協

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贈太師次溪李公

墓志銘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方公墓志銘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一目錄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禮部尚書諡文恪荆巖楊公暨元配翁

氏合葬墓志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機務崑田邠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幼溪陳公墓志銘

蒼霞續草卷之十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黃公偕配贈孺人秦

氏葉氏墓志銘

宮允黃公與余同舉于鄉同官詞林修第兄好甚

歡也宮允之尊人曰肖泉公前沒若干年時宮允

方為孝廉拮据襄事未及具墓中之石其後宮允

為翰林編脩贈公如其官乃請余修闕事余按狀

公家世自莆徙晉江累傳至武康令泰泰五子其

中子為嵩明州同知潛嵩明公娶武生公公諱廷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一

甫字用繩別號肖泉六歲而武孺人沒鞠于外舍

外舍諸生多穎異然無能出公上者年十八補第

子員選嚴王先生方以古文辭名海內意不可一

世士顧獨推公為詩以勉之公自是名日以噪會

嵩明公除官公從之官嵩明公攝州事興水利廣

學宮創築州城百廢俱興皆公贊其畫監司才嵩

明公而詢知其有子相與延見之甚嗟異也公一

日忽請于嵩明公曰大人耄矣奈何以五斗羈身

萬里盍賦歸嵩明公感其言屬徙官遂棄不就公

奉嵩明公歸營別業高堡山蒔花養魚為娛遊地

嵩明公日與賓客觴詠其間有香山白社之致是時武孺人已沒繼者爲蔡孺人舉三子公事父母撫弱弟獨肩家政又以餘力與同里君子江草堂黃吾野顏桃陵輩唱和詩篇彬彬然稱作者矣獨其所爲博士家言屢屈于有司蓋垂老而始棄去人深惜之然公才雖不究于用而爲德于鄉甚多嘉靖季倭困郡城諸生皆畫地而守公往來睥睨間督率防禦爲備甚嚴又時出庾粟爲粥哺饑民有醉而妄言于市者幕府將按軍法公爭之強此何時也而以酒過殺人醉者竟得免鄉民欲醵金購公田庄以置寨公唯唯詰者沒其金事平又以寨委公公笑受之嵩明公沒公與諸弟析箸所得皆下產昆季過從日夕靡間中弟豪于酒而公不勝杯勺然每聚會仲弟醉公亦醉仲弟飲達曙公亦達曙仲弟浮白大爵公持空巨羅相對不言倦也其友愛如此初娶秦繼葉皆贈孺人秦孺人事公日淺然婦德甚修遺男女各一葉孺人鞠養甚有恩意而男卒不育孺人哭之悲年未三十卽置膝目貳迨舉宮允兄弟課篤尤勤鄰舍有治絲者公嘗舉墨子言以誡謂當慎所染間或有博戲孺

卷之三

二

黃九

人卽譙訶爾父之教謂何而不慎若此宮允舉于鄉公與孺人猶及見之而亡何逝矣傷哉公生正德庚辰年正月十二日卒萬曆庚辰年七月初二日秦孺人生正德辛巳年十一月初二日卒嘉靖乙巳年六月二十五日葉孺人生嘉靖戊子年二月初一日卒萬曆戊子年八月十一日男四皆葉孺人出長卽宮允名國鼎次朝鼎潼川知州次官鼎次邦鼎俱庠生塋于萬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與兩孺人偕墓在晉江縣四十四都仙溪里埔園山之原坐癸向丁公所有擇公生平所撰著余未及盡窺但讀其高堡山房記宏麗爾雅常在昌黎柳州間使其得操寸管以翱翔于天祿石渠之上必更有表見而窮卒不逢厄塞以老乃知士之負奇韜采弗著于世者多矣而公有宮允究其緒繭藻休明次公復用循良顯世恒言造物忌才合公父子間觀之非然哉非然哉銘曰躬爲良士子爲良史非但良史良吏繼起難第難兄是父是子前秦後葉兩媛媲美同穴以居千秋無毀

卷之三

三

黃九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刑部尚書贈少保

心堂趙公偕配一品夫人徐氏合葬墓志

銘

萬曆己酉季春二十八日太子太保南京刑部尚書心堂趙公卒于家再踰月爲仲夏之朔公配一品夫人徐氏亦卒計聞上命禮官視令甲予祭葬贈公少保仍特予夫人祭伉儷同歸同被優卹亦奇事也公子參軍君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公與夫人而以余爲公門下士知公爲深遂以宮詹全公狀來請志銘嗟夫公於諸弟子甚愛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一

黃

余又同官留都者八九年朝夕周旋其忠誠激發憂時憤世之深衷有難以語人者未嘗不余告也今日之役非余而誰公諱參魯字宗傳心堂其號系出趙宋宗室士倖以譜失不能詳所可知者僅五世曰玄同曰鑑曰公英曰瑞曰龍龍以歲薦爲懷寧訓導績學篤行人稱之曰趙夫子自懷寧公而上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南京刑部尚書妣皆一品夫人懷寧公娶于孫生公甫六齡孫夫人沒公哭踊如成人十六補弟子員二十二舉于鄉隆慶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文章德器推重館

閣間江陵相國嫌公無私謁僅補戶科給事中公論建侃侃如言王文成當從祀蘆溝橋佛寺不當建及甄別吏治釐刷馬房諸疏皆切直中竅奄張進毆給事中于留都臺諫交章劾進僅薄罰公抗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之黨不脩治信無以服人心且朝廷紀綱因此曹大壞漸不可長時信方居中與璫保比勢甚張得旨切責公令回話公立草奏有云臣但知有道之世可以危言不顧君父之前所當忌諱縉紳傳誦以爲美譚卽江陵讀之亦心悔語人曰如此蘊藉不得居詞林是吾過

蒼霞續草

卷之十二

黃

也然竟坐是謫高安典史卽日出都低舍不欲行懷寧公曰如此是慙矣公乃行至邑修尉職惟謹臺使者檄王白鹿洞書院公日課諸生勉以實詣從榛莽中得石刻文行忠信四大字爲箋而布之辭指剴切讀者感動諸旁郡外藩士聞風皆來就學彬彬然幾追紫陽之盛矣當入計邑令難公行公促裝就道朝叅旅謁皆雜羣尉中不自別異主計者每目公改容旣竣事遷饒州府推官尋擢福建按察僉事督學政時學使者阿執政意操士如束濕務在汰多而錄少公曰闡材數也胡可爾一

切以寬行之至殿最去取則一票至公無所假借其接對諸生氣溫色和絕去圭角望之藹然可親卽有所譴罰人亦樂受而衡鑑尤精諸列在高等取科第至大官者累累不絕如小子高亦其一也溫陵一庠以儒生應試者十人其後兩擢元七登科第嘗語莆田一生曰吾意欲首拔子然子文雕鏤傷氣恐不享也故乙置之其人果魁鄉薦而坊已卯秋方校士忽得懷寧公書疑其有疾遂投牒徑去時閩士以秋試雲集遮道泣留自臺使者至僚屬無不力挽竟不能得使者檄下謂韓斗之望

書續草 卷之五 六

方殷秋雲之思彌切士類誦之抵家則晨夜膝前不少離厠脰浣滌必親踰歲懷寧公與繼母朱孺人皆沒得親含歛人以爲孝感除服以薦起仍督閩學仁何晉光祿少卿上享太廟受釐偉公儀度屢目之兩歲四遷至南太常卿南都故事百官賀萬壽畢更衣謁孝陵長至先賀冬而後

懷祖公謂祝釐所以尊君而有事寢園則歡欣之情未暢陵祀所以格祖而反後朝賁則奠獻之禮未虔具疏正其誤咸報可權右副都御史撫閩閩人聞公來無不手額公至則下教有司力

行鄉約保甲無事虛文自是閩境少盜卽盜發亦輒得寧德之支提寺故盜數也僧大千請內降藏經將聚徒其間過三山公留勿遣姦商黃錦輩闌通諸夷開島嶼公捕錦寘重辟因請申明祖訓毋恣姦人與倭市又躬行海上蒐軍實嚴海禁疆事大飭屬有陳申者以倭報至語甚張呈人情騷動公獨晏然曰是將勾倭以自爲功耳械繫之謂倭來且斬汝因疏聞下御史鞠實倭竟不至漳卒諱諸司恐其爲變欲勿問公曰廢法以養驕亂之道也縛其魁誅之卒警服不敢動在閩兩年未

書續草 卷之五 七

嘗取一鉢一縷幕府市租悉裁以饗士比遷大理卿去復籍其羸授代者自大理晉刑部右侍郎轉左時封倭議起司馬石公感沈惟敬說持之甚堅公抗言不可著東封三議辨析利害反覆詳明時方遣官勘視矣忽又下廷議公謂未勘而遽議徒開紛紜之端萬一有所過聽貽禍不淺復疏爭之其後封事破壞司馬亦以此敗皆如公言改兵部左侍郎旋改吏部與尚書姚江陳公甚相得仁何以會推閣臣忤旨選郎逐陳公亦去而富平孫公代公當二公用舍之交獨任曹事勢甚悍仇其

調劑獨苦屬同里沈公拜麻公遂欲乞歸孫公知其意請以公爲南刑部尚書陞辭又言封倭非計立枷非法語皆切至南中法令久弛人易犯公堅持三尺卽動戚中貴無所撓誠意伯劉世廷暴橫都下公力暴其罪世廷反整公公不顧也工曹趙郎被劾下公問郎浙人又相國族也或疑公有所假借而公故繫情麗法未嘗少徇卽言者未亮公亦不較時 冊立尚寢鑛稅方興逮紫諸臣未釋公憂見眉睫每與余約九卿力爭或言此輩下諸公事留曹去天遠優遊養高時入署治文移簿牘

續草 卷之三

三百八十一

足矣何問其他公嘆曰大臣誼關休戚何分遠近以六年再考加太子少保比引年復蒙 慰留公在南中久人咸望公召入每六曹之長與御史大夫缺廷推多首公而公卒不得人滿三考當赴闕公已決意乞休乃使人以狀奏而身自東歸上俞銓臣請卽家晉公太子太保褒及三代公疏辭不允時叅軍初除官以使事奉 綸章入里公北向稽首老臣無狀蒙 國恩至此何以爲報上日致 命于墓所閭里豔之禮成而公病忽一夕家人見巨星隕廳事前旦日公終徐夫人者徐翁

續草 卷之三

九

三百八十二

某女有譚祿命者告翁而女當大貴已復見公庚申訖曰昨徐翁女必此人偶也于是徐翁以夫人歸公維時公方食貧而懷寧公家政發夫人事舅與繼姑祖姑皆當其意躬操作織紉以佐公讀卒藉以成名公自給事赴謫所夫人以侍養留公棄督學歸因憂奪人病得心疾夫人旦暮額天謹侍湯藥疾賴以瘳趙氏世單夫人圖廣公嗣輒置媵以進其愛叅軍及諸女甚而未嘗予鮮衣美食內外姻戚貧乏乞貸者皆有給助而未嘗以觴酒豆肉私遺外家晚歲常語子婦汝曹享有今日殊未知老身入趙門時耳其沒也以哭公過慟故公生平學問以主敬爲宗躬修實踐不事言說恬和中粹之氣溢于面目終其身未嘗有忤而義所當爲百折不撓常誦自反不縮四語以見志蓋實能允蹈非苟言之者乃宮詹又謂公有大節三以直道左遷至極貴而謙讓不矜一也迴翔南中十餘載無滯淫之感二也視躬清介不受賂遺官至上卿而僅中人產三也而余聞公方廷推大宰時沈公當軸以里閭嫌請于 上必毋用公翁初不謂然比人綸扉讀左史則沈公之牘在乃知其不妄也

嗟夫非沈公固不能成公之高而公之所以爲公者於此不亦可概見哉要以公之名德而尼于嫌卽不尼于嫌而又奪于天卒不究其用以沒誰實爲之余竟不能不三嘆焉公生于嘉靖丁酉十二月十七日得年七十三夫人生于嘉靖己亥二月十日年殺公者二男一卽參軍君名體仁娶袁氏繼謝氏皆諸生女墓在某山銘曰

趙出帝裔遷于海濱公振其世中秘步趨蔚爲名儒青瑣諫書旣紀巨瑞乃竄西江振鐸閩邦閩邦最爾公節再弭文武所視帝鑒公忠兩都遞庸

卷之三

墓志銘

十

三百九十四

以式羣工島氛方熾誰忤廷議公謀則蒞國事勛勅誰戒處堂公慮則長敢謂天高披悃顙號後笑先咤敢謂地遠王臣蹇蹇職思補袞衆惜公淹公乃益恬何涼何炎亦笑公迂公愈自如孰苑孰枯彼世之芒玄黃俱傷公名乃光新阡薜蘿有美同穴昭哉斯碣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協

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贈太師次溪李公

墓志銘

少師李公卒天子震悼予祭加籓遣官治葬仍

贈公太師蓋人臣之極寵近世所罕見者也公葬

有期厥嗣都督君以孫翰編之狀來乞志銘惟公

茂德膚功著在耳目謹撮其大者納之窀穸以示

不朽公諱汶字宗齊次溪其別號也世爲河間任

丘人曾大父鵬大父穆父登俱以公貴累贈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配

墓志銘

卷之二

上

三百五十五

皆一品夫人贈公娶于邊繼娶王生三子公其仲也公生之夕雷火破壁贈公鬚髮爲焦而母夫人弗聞衆咸異之少卽魁杰不類凡兒九歲時會贈公有踐更役公輒走謁郡守極陳不任役狀守奇其占對矚目久之命入拜其夫人詭爲偉器稍長就學輒屈其塾師十六補諸生以嘉靖辛酉舉畿試第三人明年成進士爲都水主事治河徐邳適景蔭之國中使憑寵王權甚至徐謹言舟膠以難主吏公令善沒者與抗急卽投于河因揚言中使殺人當論奏王爲謝過亟飲舟馳去徙營繕再徙

虞衡以都水郎中治通惠河蓄洩有法水不敗聞
隆慶初年以病歸起補武選隨改職方嚴杜請謁
吏不敢爲姦欺諸所奏報輒當 上指大司馬郭
公甚倚重公業有內推之 命而款市事起公與
新鄭公議異新鄭又爲中官曹進請贈其父都督
公曰贈官視子今進父將何視新鄭恚如郎言贈
當太監耳遂出公爲山東按察副使徙督中州學
正身率士其所品騁雌黃不盡悉尺幅而率皆精
覈諸以高等起科第爲名臣者四十年不絕 今
上元年以贈公艱歸除服補山東徙滇南仍督學
不食續草 卷之三
未上徙備兵神木神木以迫虜閉城南門公開之
虜卒不敢犯隨遷右叅政守西寧時虜方乞款撫
臣上公功加俸一級晉山東按察使強宗墨吏悉
彈治不少貸疑寃滯獄洗刷一空徙陝西爲右布
政使屬武林軍亂 上材公移公浙藩亂定復遷
山東爲左布政使隨擢右僉都御史撫陝時歲凶
盜起公盡散郡邑儲粟益以勸輸哺諸餓者而捕
治亂首悉置諸法陝人遂安諸藩祿不時給宗人
譚公爲調停計處乃帖服嘗疏言四事其最切者
謂洮岷故無虜患自款市後俺酋支子丙免與其

別部始闢牧河西番孽漸啓遂有莽刺川之証繼
食不止漸及內地昔東勝未撤虜以河爲界套內
晏如迨火篩入而套失遂成不拔之毒今洮河之
虜若不亟驅番部且折而入虜是又河套之事也
其後虜入洮岷我師殲焉卒如其言公又疏十事
更僕數千言皆 報可邊備大飭入爲南大理卿
疏請終養叅何太夫人沒王文端公與太宰宋公
謀起復公委以疆事公力辭甫禪除卽起兵部右
侍郎改協理戎政汰冗實虛効偏將韓光等論如
法營伍肅然而會有封倭之議公謂司馬倭狡甚
沈惟敬市猾耳詎宜輕信司馬不惟公遂以右都
御史出督陝陝頻歲中虜督臣往者皆不利人殊
爲公難公慨然請行冒暑疾馳受事之日卽誓戒
大將以下章別功罪益釐往靈効罷債帥不任戰
者條畫十四事上之皆見施行又汰冗籍冗占數
千百人歲省金錢十餘萬諸挾貴入牘及以方技
他端進者皆爲獸散獨簡勇智之士寬以文法使
得自效如馬孔英周國柱夷種也鄧鳳故以賄敗
者也公皆拔拭拔擢誓以死報將吏聞風人人踴
躍思立功名矣虜大巢三曰套曰海曰松聲勢相

倚又東結檣會西挾番爲援公疏請宣雲督臣約勒檣會毋黨虜以計招降諸番五萬餘卽用其酋長併力蹙虜而內聯絡四鎮如率然緩急輒應凡大小百餘戰斬馘萬九千有奇降一萬二千有奇遂空松幕復其地松在河西爲羗襟要地垂二千里爲賓免所據當事者市廛之不得則垣而拒凡置十二軍耗費無算公前撫陝時業請招番禦虜而生平持論又主戰不主款至是乃一意發舒大集四鎮兵一鼓殲之別剗城堡據要害以蔽莊涼蘭靖爲內地而盡撤舊戍黃河以外無煩亭堠諸沃壤皆可耕軍實日充虜亦相率叩關悔罪公疏間有云兵動萬餘師勞旬日收幅員千餘里之封疆剪腹心千百年之巨害蓋實錄也公在秦中久其策虜情若觀火往往能出奇取勝如卜失免犯延安公豫發偏帥搗其巢虜痛哭解去裨將杜松姚德明陷虜圍公當雪夜急檄雷安往援拔兩將歸又多所斬獲諸奇策多此類威名日著卽瑞永亦憚公嘗遣人至鎮堅幟開樞公擒而詰之隨遁去又嘗請鎮守請理驤法請開馬市公一一論奏永氣爲奪湟中使者助東鎮提議公極言其

謬廷議是公公太息曰吾方欲以虜攻虜今乃以中國攻中國耶且虜能合力抗我而我乃合力護虜耶督陝凡四考璽書慰勞者再裏蹏綰綺之賜無虛歲九進秩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加勳至上柱國辭免仍特進左柱國三益俸至少傅尚書兼支公在塞下久思歸上亦念公召還仍協理戎政去鎮之日軍民號泣攀擁車輶不得行人里遂堅臥乞休凡六請乃許闔門晏坐不復與人間事自子姓外罕覩其面嘗夢雄鷄天上唱者三嘆曰大造其在酉乎果以巳酉冬十月疾作次月十八日終將屬續猶時時問風色夜半忽曰我將去亟沐浴衣冠雙鼻筋下尺許目諸子拂去途瞑距生嘉靖丙申十月一日得年七十四公宅性高簡不能諧世故雖數歷四十餘年而立朝之日甚少雖位極孤卿而未嘗筦曹事雖勳業爛然而譚者尚以不竟其用爲惜自筮仕至老不妄取一錢撫陝歸秦韓兩王遣長史致餽公語長史爲我謝王第善撫諸宗毋齒乾朝廷命吏疆臣受賜多矣何必餽制府初開卽戒約將吏毋趨謁毋踵陋規有獻幕府公需防秋額牘及河州馬直歲

可二萬金向皆入軍門私橐公盡斥以助經費所謂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于公見之先世所遺田宅盡推與昆弟又推金吾蔭以與姪居常御一白布袍蕭然如寒士每告諸子毋黠我素業尤深戒都督君 詔獄重事毋撓三尺徇 人主喜怒都督君建書樓公取裴晉公意題之曰書種臨沒猶以讀書爲遺命也所著有南遊三紀出塞詩督陝奏議若干卷配武氏贈一品夫人先公沒二十年今得並祭合塋子四人楨國後軍都督府僉事管北鎮撫司事楨陞楨垣楨展葬金砂嶺之蒼霞續草 卷之二

陽以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余觀今日塞事兵食兩虛戰款俱敝何岌岌也公捍蔽西陲十餘年拓二千里之封疆未嘗乏絕虜亦喙息不敢較此寧獨其筭略勝哉光武有云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上之所以致隆于公極寵備數有以也銘曰

昔在周家爰有力臣方叔召虎經營四方薄伐獫狁用奮厥武矯矯李公偉烈壯猷與方召伍大轟高牙賁于西陲式遏戎虜戎虜點驕如豺如狼薦食我土公曰噫嘻我胡斯孱而恣彼侮我有將士曷不同心是鼓是舞蒐我卒乘固我封圻豐我廩

庾惟彼西羌作我藩籬我用爾撫我猗其上羌抗其下驅此猋貍我有松山爲彼嶠負莫之敢取公聯四鎮深入橫行蕩以一鼓汎眠旣清爰及三秦靡不按堵惟 帝念功駢蕃錫命公偃而俸方徵公還再典六師公遽解組翰音登天妖夢斯踐哭者如雨高墳巖巖以象祁連導以鹵簿我銘其幽勒之片石視五熟釜

蒼霞續直

卷之二

一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方公墓志銘

少司徒采山方公以耆德重于海內余傾慕之日久矣先歲公季子以晉持公所著素園稿來乞序序成而公甚喜遣書來謝余無何而公沒矣部使者以計聞方議卹而以晉復來以志銘請余惟世所豔公者謂其道德文章與名位之高年壽之永也乃其惜公者則又謂公德盛而韜之過深文雄而行之太晚官不登孤卿年望大齊而遽奪之也或以爲有餘或以爲不足秉之者曰公以不足而成其有餘乃余觀公之于世儻乎乘其自然而

芥霞續草 卷之五

泊乎遊于不得不然其視九十有五之齡猶旦暮也又何知人世有所謂畸羸伸曲之數與三不朽之業哉而規規然以此爲公輕重末矣余將何以志公則姑存其概以示來者公諱弘靜字定之別號采山其先自漢長史紘避新莽亂居歙途世爲徵人章帝時儲以太常卿封歙侯封樹尚存公會祖德潤祖廷舒父小春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廷舒小春皆贈如其官配皆淑人小春公娶于胡生四子公其叔也生有奇質從學于長兄中川公文名大振十四補弟子員再試冠諸生前後學使

者無不賞重嘉靖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當事

慕其名欲擢首甲分宜胄子屬公族人邀一往見公辭謝分宜憾之置二甲使守東平東平劇地將困公公又大病乞休乞改教臺使者皆不許爲遣他官代公治事使公專治病病已復治事大猾李某善避繇賦前守莫敢問公捕而析楊之約賦完乃釋其人立完賦州人聞之無不完者編審之役夙苦不均公參伍而衷裁之人皆以爲允每見訟者輒諄諄勸諭以失業爲誡訟爲哀止錄囚使者至無可平反嘆息而去歲饑盜起公爲令曰持鋤

芥霞續草 卷之五

元

者非盜擒盜獻者非盜且有賞令下盜盡解司空某嘗左官于州有所憾者三以屬公公察之寃也置不問太宰應召過州公待之無加禮太宰意望或告公當謝公卒不謝居東平三載遷南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太宰用前憾別除一人代公或謂公當請之公曰吾去耳何請爲里居四載起守舊官得湖廣司久之始晉郎中於錢穀甚治辦晉四川僉事治水利嘗攝他道盜擾所部甚公檄郡盜鼠也應捕爲猫但責猫何憂鼠郡如檄行之盜盡解茶商寅緣胥輩爲姦利公盡得商貲高下呼名

給引胥不得一錢以詰商商頓首謝亡有也庭中駭服邑令請以前尉祀學宮公問故曰是太宰之先耳公曰奈何以俎豆佞人其亡之晉山東叅議分守濟南慮囚多平反有囚法不應死而司理強納之公時將入計爲留三日白其冤乃行嘗一署糧道緣納爲出無一錢入藏曰如此則墨吏無所得美矣隨晉江西按察副使備兵饒州嗣寇興公日蒐士伍若將討者而亟遣二卒持檄往諭若曹昏于利非有他志其亟解解則不汝誅矣慎毋負固以待戮衆一夕散去改督廣西學日以敦行務學訓士謝絕請托同年有官要津者寘其子劣等彼此俱無嫌也晉江西叅政指揮某宴甚坐分宜賊至數千臺使者治之急公爲白之使者怒公守之自如分宜死人莫敢視公語袁守葬之不以往事爲纖芥入計殿最所部吏銓部不能易一人太宰楊襄毅公以此知公晉湖廣按察使每坐堂皇吏抱牘屏息不敢出一語綱紀肅然晉江西右布政使轉左得粵東在江西屬歲饑中丞議開糴公謂皆王民也何秦越視弛其禁勢豪欲驅質錢家以專利公不許在粵東有議倉糧聽民輸金而官

爲糴者御史恐擾公曰官擾可以法繩民擾則不堪矣卒行其議閩帥以操下嚴士衷甲而誦公諭之立解兩臺行事有所失公輒白請始不能無疑後乃嘆服相與薦于朝謂有古大臣風權太僕寺卿未行以右副都御史撫湖廣自軍興後在事者多以節省爲名公疏言節省以去冗也而冗滋甚夫兵不習舟則兵冗舟不習水則舟冗臣請覈舟與兵之實增費以去冗以不節爲節可乎朝廷是公議公下令禦倭必于海縱至岸者以失事論亡何遂有海上之捷效首虜百沈其船九於格

奪當是時南中大僚多耆德相與引重而公尤亭
亭有軒騰物表之度乃少年以懸車諷遂皆請老
公五疏乃允當路欲稅之不能得既謝事猶僑居
金陵五歲乃歸持躬範俗一秉於禮法鄉里宗焉
礦使至郡以公在不敢肆公爲均輸議行之民賴
以不擾與二三大夫立崇禮會稍倣真率之意尤
喜後生輩論文見必倒屣始公弱冠卽與鄉人陳
達甫王仲房吳胤節爲詩社迨入仕以病輟業里
中汪司馬方檀時名心欲招致公而公愈自匿晚
乃盡吐其蓄有所結撰多與潘太學景升相訂賞
芥齋續草 卷之三
而意局氣格自成一家超出近世文墨蹊徑之外
識者有以窺公向日之韜藏蓋有指也其論學則
服膺紫陽以太極圖西銘通書定性書爲六經羽
翼深惡世之好爲異說以掊擊儒先者謂其罪浮
于楊雄之僭經至譚空說幻之徒尤所不喜作千
一錄以闢之其議論操修蓋可謂粹然一出于正
矣年九十有司欲樹坊其門公謝不可聰明步履
甚于少壯時能月下穿針辨蠅頭字人皆謂百歲
未艾乃以萬曆辛亥年九月十一日逝其生則正
德丁丑年十一月十八日元配鄭氏繼黃氏子三

以蒙太學生以異以晉俱官生葬于某年某月某
日墓在某山銘曰

自昔名臣壽考則稀唐聖九十路公過之 明化
醴厚洛陽祠徽華亭石埭與公同時歸然鼎足爲
國著龜曾不數歲哲人俱萎當公在位壬夫屢抑
恬淡素園其業乃殂天風旣吹萬籟斯息維彼淺
學囂然逞臆千一之言以示道極經正民興繁誰
之力公昔乘雲來自帝傍雷電金獅用表厥祥迨
公之歸鈞天琅琅司徒辭世聲震閭閻神返其域
魄留茲鄉並彼欽侯萬祀烝嘗

芥齋續草 卷之三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禮部尚書謚文恪荆巖楊公暨元配翁

氏合葬墓志銘

萬曆己酉春中禮部左侍郎晉江楊公奉 命有

事齋宮禮未成以疾掖歸邸遂坳公時直 經帷

受 知遇又甚得士大夫心咸望其旦夕柄用而

奄忽至此莫不悲之 上采葦議贈公禮部尚書

謚文恪遣使護喪營葬飭終之典視常有加公子

錫綸輩請余銘公之幽余與公鄉曲同官詞林南

北追隨餘二十年最稱莫逆方倚公自代而今已

矣安能無一言公諱道賓字惟彥別號荆巖其先

居荆之餘杭有世興者監稅同安因家晉江數傳

至致政公生生之曾孫曰見心公逢春逢春之子

曰立軒公敦厚公祖父也以公貴皆贈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立軒公嘗尉舍山有保障

功邑人祀之移青田薄棄歸配曹淑人生公子留

都有異徵長而嗜學習古文辭歲丙子胡二溪先

生蒞閩以古學倡諸生得公文亟拔之以儒士應

省試遂領解額丙戌薦南宮入對 大廷爲一甲

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垂滿考而贈公捐館舍公

號慟奔赴形容骨立人擬之王安豐既除服念太

淑人春秋高無行意太淑人強使就道復故官壬

辰分校禮闈隨奉使 淮藩便道歸省甫再旬太

淑人以未疾逝公逮視含歛人以爲孝感畢喪還

朝丁酉出典兩湖試晉國子監司業旋晉諭德掌

南翰林院事庚子 召還晉右庶子典順天試先

後三入棘闈所拔多知名士辛丑充 東宮講讀

晉國子監祭酒與廢舉隆規制一新嘗病文體散

陂刻崇正錄示以標的又定射禮儀節布之澤宮

暇日時一臨校士彬彬始稟功令矣會春月疏請

東宮行齒胃禮不報表進三國志五代史多所規

諷人傳而誦之癸卯晉少詹事纂修 玉牒仍充

東宮講讀乙巳晉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教習

庶吉士時上 慈聖皇太后徽號覃恩得兩世贈

誥蔭一子入胄監丁未典會試痛抑浮誕不經及

諸爲異說違戾傳註者士習稍稍變旋以左侍郎

署部事戊申充 經筵日講記註起居旦入視曹

事暮歸撰講章引古切今於成敗得失之際未嘗

不反覆申誡冀有感悟諸所條上奏牘皆明達剴

切至修省五事如葆夜氣勤 召對丁章奏慎內

批去形跡尤人所難言時中外封事多不報間有一二從中下者人頗以爲疑故公言及之 東朝輟講餘三年公請之力諡典久闕當事者若有所靳公言其不可乃 下廷臣議其後得請者至三十人輿論咸允實公啓之也朝鮮以嗣子請謂長病欲立少公曰長幼有序胡可紊也議遣人問其國人國人對無異乃聽立其慎重持大體多此類在事年餘見時政鬱塞多所感慨屢以展墓乞歸上輒慰留之余亦數過公勸毋行而公意終不自得亡何溘然逝矣傷哉公未物特嘗勒銘座右大

續草 卷之五

三十五

都捐身名薄富貴齊死生語若豫知大期而先自慰者始贈公在舍山有石網之役苦無以應夜夢大士指示石處且語之曰君毋憂三十年後且觀而子之魁大廷也故贈君以此頗自負其罷合山端案如洗伯子大仲出贅且遠在金陵公方舞象卽當戶甫薦賢書卽走金陵迎仲諸子錢家質仲不聽歸公出資糧厝屢盡償之不足則與爲期曰若輩第予徵毋仲困也生平不蓄姬媵有田二頃屋數椽圖書之外不留長物所受俸給輒與弟姪中外均之曰吾父母子與我子無敢異視也翁淑

人之沒有執金吾欲以女適公公辭罷之每語及淑人輒歎戲曰成吾學者淑人也淑人處士堯伯女歸公時值家貧勤力操作供養舅姑不少懈公二弟幼弱淑人撫之成立小姑嫁無以爲裝盡出奩具與之蓋可謂賢而能佐公者以產第四子邁疾卒繼者爲黃淑人公生嘉靖壬子八月二十日沒萬曆己酉二月十九日年五十八淑人生嘉靖癸丑某月某日沒萬曆乙酉某月某日年僅三十子男六人錫綸官生錫綰庠生錫綬錫總錫線女一公沒五月乃生孫男六人葬以某年某月某

續草 卷之五

三十六

日墓在某山余嘗觀年來世路艱危引繩批根無所不至卽賢者不免乃公直道而行侃侃發舒而終始矜然身名無替可謂難矣今綸屏虛席人情閑閑皇皇冀有所登用使公在其能舍乎此余所以思公也銘曰

繫荆垂北提儒臣彤庭射策洞天雄辭麗藻世所珍掄才擢秀典成均南金竹箭紛綸陳經帷啓沃何殷勤秩宗風夜稱惟寅退食雍容草奏頻披肝瀝膽寧足云蒼生想望調大鈞公不少留流反眞經綸空嘆雲雷屯丹旌迢遙歸八閩泉路輝煌

帝寵新豐碑突兀樹高墳千秋萬禩永不泯

續草 卷之二

十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崑田邢公墓志銘

大司馬邢公沒于家 天子念公平日勲勞予祭加遷遣官營葬事 恩卹隆渥公子戶部君從言輩以鍾黃門之狀來乞志銘余素慕說公又黃門惇史也可以藉手用敢祇役公諱玠字摺伯別號崑田河間之邢自北魏爲著姓入明籍青州之益都會祖端祖聰父鎮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起孤兒志操不凡作文閎大典則不事纖媚數試諸生異等丁卯薦于鄉辛未成進士筮仕令密雲內字幽蓀外應煩劇創新百短言言翼翼稱爲名令己亥擢瀾江道御史巡按甘肅覈邊督餉塞礦墾荒彈劾債帥不避社鼠戍寅出僉河南按察事兼攝八道宿案若洗庚辰轉陝西苑馬卿驟牝歲登民罔告罷其精於吏治乃爾然公故負文武才所蒞亦往往與兵事相值其在密雲督府牙兵挾勢橫閭井毋敢誰何公密白督府以片紙呼至縣論如法三木囊之一軍肅然在甘肅俺酋欲爲子丙免併番族以迎佛爲名假道內地當事者欲許之公上疏力諍勿使狡虜生

心在陝當治兵靖虜舊有穴官以隄脫地不爲禁
姦民數其中潛通虜駁駁若板升矣公請于制府
夜集兵馳圍之擒首惡馮尚文等三十人餘悉招
降之焚其廬五百封塞而還虜愕眙不敢詰壬午
轉山西行太僕卿治兵寧武於是有三關亂卒之
役寧武素悍且驕帥王某嘗請以餉抵採青費公
持不可則大恚嗾其軍借兩月糧檄未下乘公飲
帥府輒擁而譁帥陽爲驚護狀公起大叱曰若曹
欲恐喝乃公耶誰爲爾主而敢如是帥麾其兵去
公從容呼輿歸兵洶洶掠市矣乃下令擊賊有賞
市人爭乘屋下瓦石紛拏竟夕質明坐堂皇悉召
入責以大誼咸蒲伏請辜途按誅王大綱等八人
餘無敢動嗣後二十年無脫巾之誨甲申晉山西
糧儲參政旋晉陝西按察使治兵甘州於是有土
寇及水塘之役甘孤懸西鄙五國錯處多反側公
靖設間謀每先知番夷動息以厄其吭夷犯土鎗
則出騎擊之擒斬數十邀其歸路幾殲矣夷下
馬乞哀許之罰牛馬千餘水塘地斗絕塞外兵民
芟草積其中莊會時時竊掠公令多以畜餌之虜
益深入焚燹四合先於水口設三覆以待虜見火

驚走礮弩齊舉擊殺數百人所遺失無筭別部皆
脅息曰邢公眞天威不敢再窺邊矣戊子加右布
政使而公以督戰過勞請告歸按臣勘功及閱邊
者俱待疏慰薦庚寅起山西布政尋晉右僉都御
史巡撫大同於是有火會及史車之役火會之犯
西鄙也虜王西牧爲聲勢朝議革其市賞公平亭
之曰姑裁舊而啖以新乎虜王聞之遽北歸適寧
夏變起議者恐虜與合欲併給舊者公持不可虜
亦竟弭耳史車屬夷二會也爲東虜朝免誘出邊
復掠火焰堡督府懸賞購之公計虜王方求市急
可借以要也使人告虜虜卽聽許移帳近邊給史
車來會事伏兵突出縛之傳諭赦其部曲獨獻犯
堡殺人者而貸會以不死事聞受上賞宗室子請
婚封夙苦胥吏爲靈公爲定畫一刊石書禁悉釐
寶穴不數月完曠典者八百人至今頌神明焉癸
巳晉南京兵部右侍郎甲午以左侍郎兼僉都御
史總督川貴於是有勘播之役時播酋楊應龍與
其所部五司相訐爭鬩著跋扈狀廷議撫則已輕
剿則已重宜遣威望大臣往勘之惟公往公鼓行
入蜀部署將士若爲蒲葦者會大震懾求出勘

坎不許出猶岡不許竟出穴六百里至綦江縣四服請罪獻首惡十二人公擬應龍大辟用夷法罰贖金四萬兩留質子割五司約勒甚具疏上值滿考並大同功晉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丁酉倭事方棘上命公以兵部尚書薊遼總督往視師於是有經略朝鮮之役當是時倭已破朝鮮五道傳其國都公乃趣中丞楊公鎬等夜馳入王京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公遂執沈惟敬送之朝倭失內間益窘是年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

李雲續草

卷之三

三

三

正軍博蔚山剿太和擒鷓鴣亭喋血而前絕其樵汲清正蹙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棲島山議者訖楊中丞語侵公諸將吏多顧望公意氣彌厲曰吾與賊俱斃耳復分軍三道以劉繼董一元麻貴等將之且屯且戰上知公益任公不為異議動大發金錢犒軍賜公劍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標劍登壇感憤用壯途濟師以一軍縻清正以一軍圍行長石曼子率諸兵來援公授方略陳璘邀擊錦山南海間大破之石曼子殲焉禽偽九州都督平正

成及大將平秀政等先後斬首五千級焚其舟九百倭赴海死者無算清正行長狼狽渡海去海上之倭跡如掃而朝鮮不失寸土捷聞上大悅加公太子太保尚書總督如故封曾祖父而下如其官錄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資金幣甚厚已亥班師朝鮮君臣率八道士民焚香泣送建祠画像鑄銅柱紀功釜山庚子還鎮虜酋趕免方擁兵挾賞伯牙窺伺東鄙聞公威名即潛遁去又擒妖人趙一平於寶坻討遼左僭號賊金得時五旬授首降散萬三千人公已感舊勞嘔血又念母鄭太

李雲續草

卷之五

三

夫人在家前後陳情疏凡十上不許辛丑以大司馬薨留樞便道省覲慨然曰王陽何人耶吾今者復吾親有爾更四疏請始得謝日懇侍親課督子姓消搖世外乙巳太夫人卒公六十餘矣毀無殺禮以開視敘功加少保錄一子已酉復起南司馬四疏辭始允壬子薨於家疾革猶口授遺疏上之請破黨用人發帑罷稅言甚剴切蓋盎然有沒不忘君之意焉公長身廣額輔骨隆起音聲如鍾論議伉爽聞者竦動生不為產異病賜諡下至薨鉅當前獨起肩之身家利害勿顧也為德宗黨

九里餘潤不可更漢數其臨戎赫韋跼注勇克大
怒而視身涉世及戒諭子孫每以柔道為先自言
東征時即奉賜劍未嘗輕修一人其慈仁如此生
于嘉靖庚子九月廿七日卒萬曆壬子二月十五
日得年七十有三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伯顧
言蚤卒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仲從言戶
部福建司郎中叔慎言丁未進士戶部江西司郎
中女四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余既論次
公事而深嘆于任事之難也夫播州之役楊會已
束身請命逆節未章使繼公者操縱得宜會必不
叛其叛而誅誅而竭天下之力西南靡敝至今未
復過不在公也而譚者乃咎公之失畫何哉島夷
躡朝鮮至入其國都公驅鯨鯢于海上挈八道之
封疆而還之屬國之君臣其功大矣或又謂關白
不死倭必不歸以公為有天幸何其苛也馮宗伯
善持論言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瑕摧強與
侮亡不問也我奉天討賊伏天誅天贊我矣又何
歎嗟抑成勞為嗟夫此可以論公矣爰為之銘
銘曰

海圻長鯨吐腥涎電掃屬國無衡堅秦庭七日哭

潺湲潑潑然殷憂震 九乾迺曉邦公握中權玄符
黃石曾駢闐總四元戎控樓船貌貅百萬犀渠千
盤弧親挽日月邊殷旬鼓疊潮聲遙悉驅猘猱掃
妖躔扶桑波靜流雲烟明光鵲印如斗懸豐碑玄
菟渺燕然橐鞬解却歸林泉荷衣彩綬何便嬾寧
煩少遊悲站鳶盈庭有口任螭妍 主恩終始毋
棄捐社樹百畝陰芊眠大河沛澤本支縣弓台益
振弭躬連煌煌偉伐琬琰鐫以為不信視其天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幼溪陳公墓志銘

萬曆壬子年八月二十一日少司馬幼溪陳公卒于家距生正德己丑年四月二十一日得年八十有四厥嗣同守君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羅田牛壠山之原而走使都門乞余銘其墓余夙辱公知雖病憊當勉爲公役乃按同守君所爲狀而次之公諱某字孔震初號約齋更幼溪始祖泰居邑之江田數傳至文海遷古縣七傳至奎生思恩同知大漢是爲雙溪公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

卷之五

墓志

三

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奎封雙溪公皆如其官祖母母趙皆淑人趙淑人舉公喜其穎異絕憐愛之而課督亦甚勤乃雙溪公操之奇嚴每繕書不給輒朴其掌掌墳起五指盡腫蓋旣冠猶然故公業蚤成十六爲諸生名大諫戊午舉于鄉連第進士授金華府推官謹持三尺而常依于忠厚獄獄多所平反東陽饑民掠富人穀幾爲亂公攝邑事安輯之義烏礦盜猖獗甚公檄諭而解賢聲甲于諸郡湖有兩直指每行部爭欲得公公不能兩從事其一袁姓者以此嫌公幾不免然終尉薦之歲滿

當徵時嚴氏爲政諸徵者皆以賄入族子微風公

公語其配莊淑人曰吾廉吏可以賄得官耶未幾

嚴氏敗諸徵者皆報罷公乃得入拜山西道御史

虜入塞京師戒嚴公時方巡城防守甚悉隨奉

命按山海關疏請罷管糧通判以部郎督餉責督

撫大臣協心共濟校閱邊卒多寡強弱以程將領

功罪皆見施行又劾治盜餉者真之法督臣不能

施邊政大飭役竣再奉命按楚肅皇帝起自

承天倦倦湯沐屢欲幸楚會肅陵垣傾途夫行

計命工部侍郎張守直太監袁亨等往督工而手

自畫宮殿門廡雷壇諸圖計費且億萬計時徐文

貞爲首輔心憂之而不能爭公具疏極言楚中災

沴異常人民流徙不宜困以大役且礦徒妖衆苗

夷猖獗南北布滿伺間竊發若乘輿一動禍釁

必生北虜乘之入塞將何以支累數千言上覽

之心動札下閣臣謂御史所言是遂罷役文貞公

稱公一言回天而先是張公至卽欲盡撤承天殿

宇公爭之力張公忿然上若詰違命所由吾不

能庇若公曰某自甘斧鑕何敢累公至是張公亦

感泣曰微公吾得罪于天下萬世矣其年肅皇

升遐 莊皇帝登極公陳八事皆切時弊劾雷尚書某與梓人徐杲以興作阿 先帝意廢天下財力當治 詔罷尚書籍沒杲承天守備張某多占民田爲皇庄太和山守備呂祥恣睢尤甚公皆劾奏之以庄田歸有司省積歛十三萬金貶削太和守備權璫由此詘遼王憲燦荆世子常冷所爲多不法楚人苦之公暴其罪狀以聞遼廢勿王與常冷並幽高牆當是時非公在事楚幾覆報 命復出按廣西劾巨璫王本引疾歸起督北畿學政校士先質行而後藝文尚書王公世揚李公化龍侍郎劉公元震皆所首拔已擢大理寺少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盜與我兵鬪逃去公授計于擲者蹤跡其家悉獲之盜又效我兵樓櫓旗幟往來江上不能辨公令兵爲幟六按時更易自相識別大集舟師捕盜無得脫者涇縣巨俠董代以符讖妖術惑衆爲亂勢甚張公馳一騎縛之餘黨皆散去召入協理院事 上因閱百官圖問輔臣往聞御史毛伯溫賢信否江陵張公對今有陳某可匹伯溫因述按楚時事他日 上罷朝問左右適有臺官奏事音響容儀甚都登即陳某耶庶吉士宋儒

傾險士也欲傾其同年熊敦朴乃自爲疏劾江陵公持示少宰王篆曰此熊所爲篆以語江陵江陵大怒公爲熊稱枉忤少宰意遂自請外以右副都御史撫陝西何丁繼母高淑人艱歸除服仍起操江未上爲少宰所中聽勘 今上萬曆之九年乃再起撫楚諸宦楚道楚者多以謁 陵爲名走江陵起居相國導人公疏禁之又請黜京運蠲積逋省協濟清庫藏併驛傳恤災傷懲積猾裁文武冗員凡二十餘疏皆楚中大利病窮日夜講求不遺餘力五開衛隣貴竹戍卒與苗夷雜處彼此相煽惑屢爲亂大豪胡國瑞假鄉約脅衆日以猖狂至舉遂守備火其居自知不赦遂誘苗夷與共反公疏請討平之所爲善後策甚具以功晉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何江陵沒言者以公爲江陵所用又開府其鄉遂紕公而公歸矣公歸道武夷宿接筍峰上夢陳丹樞來謁貌與已肖晨起得丹樞煉丹處於紫陽書院之西因驚訝曰吾前身豈丹樞耶且紫陽吾師吾菟裘於此矣遂築室其間名曰雲窩日與諸生講學論文脩然有以自樂尤酷好山水凡閩中諸名勝無不徧遊筆墨篇章

淋漓照映于層崖窮壑琳宮梵剎間翩翩然有凌空步虛之意如是者三十年而後沒蚤歲失趙淑人老而失雙溪公哀慕如一事繼母高庶母王皆得其歡心祠祀外祖趙公爲之立後友愛諸弟惟恐傷其意常曰事弟如兄是善爲兄者也立義田以贍族人婚嫁葬埋皆有助諸鄉隣親知以貧乏來控者一無所拒甚至壞酒鎗以濟之歲已酉大永延建之民溺死數萬浮屍蔽江下公方舟數十艘收而埋之學宮水反射形家謂宜導水爲九曲而其地皆公腴田價直數倍公慨然捐其田諸荒

舊霞續草

卷之十

四

三

祠廢塔庠堞圯橋衆不能舉者咸出貲修築囊常爲傾精神筋骨絕異常人對客飲酒每至丙夜卽經月連旬略無倦色生平最好讀書行年八十猶手不停披目不停睨口不停誦所爲詩文不甚經思而潛潛莽莽有長江大河奔流莫禦之勢大與鉅釘掇拾者不同蓋公天才豪邁胸次坦夷不規說屑爭巧拙短長于尺寸之間故矢口容聲皆類其所著有小史就正錄日惕稿四書詩經口義心經陰符經註解名山紀述武夷志詠及批點十七史當次第傳于世元配莊淑人太守惟春女

舊霞續草

卷之十

三

三

繼謝氏累封淑人男五長卽同守君初名長濟更名所立娶戶部主事林朝聘女次長源庠生蚤世聘林大參舜道女未嫁而殉次長澂官生娶林長史德女次長澂娶詹大叅洪基女次所守娶高知州士奇女所立長源長澂皆莊出長澂側室鄭出所守側室張出女四壻林世陞鄭本瓊林洪卿鄭師曾孫男十六余嘗論公官至貳卿壽至耄耄林下遨遊兒孫滿眼其取于造物者不爲不贏然而知公者常恨公之才不盡究于用其牢騷憤鬱之衷不得白于世而徒寄之于酒杯遊履墨林歌管以自消胸中之磊塊也豈不惜哉夫公直以江陵厄耳江陵故急才其借公于楚自爲桑梓計非私公也彼其時阿附逢迎以取富貴者不過少宰輩數人皆卑卑哉無足道以公之才語器識卽不遇江陵豈不能自致雲霄而肯俯首低眉失身于權貴乎必不然矣然則江陵之知公殆楚人之幸而公之不幸也余在留曹與太宰吉水曾公言此曾公甚以爲然頃居政地每見國家小有緩急輒無人擔當其夙負時名以小廉曲謹自見者縮朒尤甚私念有如公其人必不至此又何怪乎江陵之追

欲用公哉古今豪傑之士足投大遺艱而蒙負俗
之累沈抑以沒者當必不少余是以志公而三嘆
焉因爲之銘銘曰

爲名御史聲徹 帝聰爲名開府惟相則庸匪相
之庸三楚念功 翠華輟狩奄豎戢克悍王斯屏
狐鼠爲空嵯峨峴首頌德無窮惟公惠楚惟楚累
公于公何傷國失棟樑慢亭九曲公來徜徉身則
丹樞學惟紫陽八十四齡返白雲鄉吁嗟世事中
外助勦彼夫齷齪孰之敢當九原不作我思則長
曷通曷塞以問彼蒼

蒼霞續直

卷之十一

三

四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

夢山楊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贈吏部尚書諡端素

止庵楊公墓志銘

嘉議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鳴

宇薛公墓志銘

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祀鄉賢星巖詹

公偕配林宜人合墓墓志銘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翼廷邵公墓志銘

嘉議大夫南京通政使文江徐公墓志銘

奉訓大夫高唐州知州慎所徐公墓志銘

明紹興府知府景雲陳公偕配詹安人合墓

墓志銘

成國公左軍都督府掌府事贈太子太保

陸亭朱公墓志銘

墓志銘

文休郎興業縣知縣連雲陳公墓志銘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

夢山楊公墓志銘

太宰夢山楊公既謝事歸里居十五年乃沒享年

九十有二近世大臣功名壽考得全于天人未有

及公者 天子嗟悼卹錄加等仍贈公為少保公

葬且有期厥嗣司理君以太僕卿公狀來乞志銘

余往在詞林時曾謁公見公容貌魁然博大真誠

與人言洞見其心冀公異人也乃不自意今

者得為公效窀穸之役其安可辭公諱某字伯謙

別號夢山始祖子榮於永樂間自淮揚北徙家海

豐尚義里子榮生政政生珍珍生麟麟生斌斌生

光祖娶于安生公自麟以下三世皆以公貴贈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配皆贈一品夫人公

幼病癰幾殆遇神僧投藥七丸遂愈年十四始舍

農為儒十七即補諸生甚有文譽時執之外旁及

詩騷駢語皆工麗有致而又潛心理學務極根宗

耻以剽獵為事癸卯舉于鄉庚戌成進士觀政戶

部尚書才公使協督通州餉隨除武進令初履任

上謁中丞周公中丞教戒按邑士大夫默默耳毋多言多言多敗乃公見士大夫輒傾肺腑言無不盡士大夫反以此親公異于他令訟牘山積公虛而折之無不得情民感公至誠亦不忍終訟有爭產而悔泣以去者至大獄如華氏則又堅持三尺無所徇又罷供應均徭役定解期民困畢甦邑有大豪常持吏短長獨莊公不敢肆在邑三年以最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叅何聞外艱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友人曲爲營解至四旬始能杖起迨終喪一循禮制海內稱其孝除服補吏科時

蒼霞續直

卷之二

二

肅皇帝以嚴威摧下言官杖斥相繼公所條奏直而不激多見採納以失當路意轉山西按察僉事主驛傳多所裁省爭美金二萬以還民晉人德之嘗攝他部值虜警少司徒閔公奉命轉餉閔公故開府晉知公委以餉事閔公未至境而芻粟已抵軍前矣虜以五百騎躡繁峙公提所部鳴鼓前虜遂驚潰于是當事以公爲知兵擢口北道叅議公與副帥馬芳謀虜素輕我秋成則蹂我設伏待之可以得志芳如公策殺兩大酋斬級五十三奪馬二百隨擢按察副使備兵陽和虜一人柳溝以

公備嚴不得間引去隨以副使特旨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虜勢張衆方議劾公曰勒危道也不如守下令諸將畫地峻防緩急相救助虜偵知不敢犯遂自他道入古北口犯京畿公趣入衛隨奉命出塞搗巢斬首虜百餘級頃之以母老乞歸居二載以前官召撫陝西適肅皇帝升遐公不勝遺弓之痛益圖愆飭以副新政補戍兵六千益屯兵三千盡還軍地之奪于藩府者邊鄙肅然虜陷石州將及太原廷議非得公鎮撫不可乃自陝移晉擢右副都御史公至則單騎行邊築城

蒼霞續直

卷之三

三

葦堡列戍千餘里雉堞樓櫓煥然一新虜自是不復窺山西公又裁公私冗費至十餘萬金以尺檄諭大盜李九經等立散其衆晉地遂安天子下璽書褒公公自爲藩叅至是敷歷數鎮控制數千里當戎虜輻輳之衝未嘗失敗凡四受金幣一陞俸累徙官又自副使超爲中丞人皆以爲稱方內召而公復乞侍養歸未幾起兵部右侍郎尚書譚公負才少許可獨心折公事必咨而後行自兵部移吏部隨改左王大臣之獄連及新鄭相國公謂無賴子閑人禁地竊財物自有常刑何可株累無

辜以傷國體事遂解公亦乞終養去卜居桃花嶺
闢園藝蔬雜植花木令節佳辰則以板輿御太夫
人宴賞花下人擬于瑤池之觴太夫人踰百歲沒
公哀痛如前喪除服起南京戶部尚書旋召入
尚書工部時有離宮之命公爭之強乃止隨移
戶部復移吏部公蚤年夢入周公廟受圖占者固
以爲元宰兆至此而徵當公爲吏部天子方勵
精太平之業朝無曠儀官無虛位封事無中留百
司蒸蒸得舉其職而公以碩德清風爲之表率雖
所章痺廢置必慎必嚴而其意恒主于忠厚惻怛

蒼霞續草

四

以程功棄過舍瑕錄瑜成就人才爲本嘗兩計天
下吏人皆服其平恕無所在抑每有銓除必量度
人地務在便習冗秩雜流皆計其道里遠近以省
勞費其任久當汰者猶寬以月日曰此輩遲暮寒
乞可念也曹屬有過必引咎責躬惟恐傷其意詞
臣有以試目見摘謂語涉禪受大不敬當坐公深
明其不然壽宮之役言者與執政聞公率九卿
右執政李中丞以瀆事下獄公力請釋之其議論
懇款依于長厚不逐時趣多此類一時紛結賴公
而舒在銓七年而報政自太子少保晉太子太保

上方倚任公而公力乞歸疏屢上不已乃聽給傳
錫劄令有司致輿廩恩數甚渥出都之日行李蕭
然送者無不嘆息自公歸後朝廷駸駸多事卿大
夫亦罕得請非復向時矣公既歸益闢桃花嶺高
壠疏畦躬自薙灌長饒小盜常不離手子弟奴僕
悉充園丁達官貴人干旄入里門徑荒涼不知爲
太保家也每聞時政得失必爲動念或因而罷餐
丙午丁未間連歲水公謂水主兵象李忠定曾言
之于宋我朝乙巳庚戌之變皆大水宜大有涓
恤以固民心今言者但請賑都城內而不及郊圻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非計虜封未就中外以爲憂公謂中國禦戎當自
有完策奈何以封疆之重恃一老婦朝端紛紜則
語其所知而嘆曰天下之亂不盡由小人大半由
君子君子與小人爭常不勝而小人得逞其奸宋
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時弊有老成宏遠之見年
九十又逢覃恩上兩賜存問晉階柱國公疏
謝猶以朝講鑛稅爲言其沒也爲萬曆三十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生于正德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娶
陳氏繼娶馬氏俱一品夫人子三爾士官生爾稼
爾陶汾州府推官塋于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兩夫人相公生平論學則主明明德性卽中道卽和教者乃由和以求中虞廷之危微允執皆著力語故孔門開口便說工夫老氏之自然佛氏之不假修證所以爲異端論治則主六經此帝王經世之本而後世絕不講求母怪乎治道之日卑且古書皆聖人所作故道德一而風俗同戰國諸家雜出遂多淆亂漢代諸書猶掌之於官今人得著書鬻書怪誕妖淫之說徧于域中所當亟禁論時政則主大學衍義屯田當修私鹽當禁種馬當復賦役當覈三等九則之法當遵且深以永

蒼霞續直

卷之三

嘉之主南北郊爲非禮公之所爲操修經濟之大端槩見于此而其最信服于士大夫者則以忠孝大節卓然無愧古人至于裨官子史星曆醫方無不研究所著詩文雜語譎語檄餘錄諸家抄近疏漫錄四書訓略共若干卷俱行于世太僕狀公方之于鄧侯召父范文正文潞公王文成而余以潞公爲近其德器同才諳同深厚不伐同能容人糺已同出將入相同年壽又同而公羸其一故余謂公今之路公也夫 明興秉銓之臣不知其幾矣而譚者率推三原王公王公信社稷臣乃其于丘

文莊何斷斷也公處茂苑婁江新安諸公間有壘鹿而無柄鑿甚者以其身代爲受射而不悔此可不謂之長者哉公嘗語太僕吾願爲蕭何之舉曹參呂蒙正之薦夷簡若褚遂良譜劉洎陸敬輿短實參吾實不能嗟夫公之不可及蓋在此矣其壽考功名得全于天人有以也銘曰

衆山崩崦嵫咸奠坤維惟彼介丘四岳宗之四瀆縈紆亦云國紀惟彼滄溟莫測涯涘猗嗟楊公如海如岱磅礴冥濛孕涵光怪爲朝鳴鳳爲國長城功惟吉甫任則阿衡衆方翹翹吹毛以摘公曰毋然

蒼霞續直

卷之三

長寸短尺衆方嚙嚙俟路是訂公曰勿爾協恭和衷當公在事朝野按堵自公歸來駸駸多故公在田里玩弄烟霞數卷圖史萬樹桃花公厭世氛溘騎箕尾滄海欲枯泰山曷峙惟海不竭惟山不傾千秋萬禩毋替茲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贈吏部尚書謚端素

止庵楊公墓志銘

吏部左侍郎楊公之沒也 天子嗟悼賻卹加等贈吏部尚書謚端素自來吏部尚書不以贈端素之謚亦從來未有皆異數也公爲侍郎五年會尚書缺公筦部事 天子意若以爲有公在可無尚書者故久之不補然而公之力瘁矣余於公爲晚進公每折節友余引以爲知交備員政地亦公所推轂自慚奉職不效負公實多今公葬矣敢據其事狀志而銘之以慰公于幽公諱時喬字宜遷廣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八

信上饒人也唐信州刺史光翼之後世家北郭宋季徙灘頭明興越國公定廣信有信公者以鑒諫軍中治疫有效奏擢建左衛使辭不就 上乃召官其長子廣銘籍太璧次子廣仁舉孝廉爲虞城令以循良著廣仁生玠玠生傑補博士弟子員傑生錫錫生一芳卽公考也兩世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贈公娶宋太淑人有丈夫子三其季爲公公生有奇徵幼卽凝重寡言笑絕異凡兒甫就塾輒出疑義困其師塾師每避席去十七年而學成出應有司試皆第一壬子遂舉于鄉明

年下第歸益自刻厲不以竿牘求通座主某公居

旁縣察公清貧欲爲公地公亟謝不往吏有持千金謁贈公贈公亦拒之堅父子間趣操較如也公又授徒里中日市甘脆以進贈公安之如享三釜未幾屬末疾遂不起公哀毀甚終三年如一日人比之王安豐乙丑成進士試制科主者擬第一詢公鄉人大司空雷公雷公曰吾未識楊君面也以此遂格除官得司空曹爲主事鉤校精勤盡絕諸倖寶中璫私役衛卒因緣爲奸利公力持不可璫爲歛手大司空乃賢重公恨識公晚也會推擇推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八

武林關遂以公往且請于 上許便宜從事曰此脂膏地非潔廉士不可楊郎有范丹之貧史魚之操吾屬盡得若人闢事無患矣 上特予公勅印泐使有勅印實自公始公謂正本清源事在使者乃著爲絜令商賈持片紙入權司署所應入稅若干輸之郡帑郡輸之司農使者自片紙外一無所與商課益辦歸者絡繹如市公日惟一盃米一盃蔬自供不以煩人也時公清節爲六曹最大宗伯高公儀太宰楊公博咸亟稱公欲移公銓曹已又欲使視學皆以尼不果僅改客部稍遷尚璽丞公

念太淑人春秋高疏乞終養江陵語人曰吾備位政府楊尚璽足跡不及門其人類狷者奈何聽之去公請益力竟得歸歸逾年而太淑人下世公喪之如贈公服除內外薦贖屢上起公南太僕丞公益勤其職疏請省牧地之稅補牧馬之耗皆報可無何仍爲尚璽丞會失其配鄭淑人復移疾歸自公之爲尚璽至是凡十七年同舍多去爲顯官而公再起再告猶守故秩一時賢者相視扼腕然莫得其解也已晉尚寶卿晉應天府丞晉右通政皆未上再晉太僕卿奏蠲料價之久通者酌減馬匹

唐震續草

卷之五

之寄侯者釐爲成書同政大治又晉南太常卿請祀建文君正諡號后妃配食後裔得釋者復其墳墓禁樵採諸死事臣並予祠諡爲萬世勸且謂此文皇帝未竟之志宜及時修舉聞者避之尋晉南通政使留京故無封駁公益務爲清靜訟謀稀簡蕭然屏居非六經諸儒先格言不置几席會有詔釐正文體公上言正文體當端士習端士習當辨異端方今儒墨混淆幾亡吟域士鮮經術學無本源設行淫詞所宜放絕妮妮數千言洞切時弊屬滿三品考事竣便道南歸乞致仕疏凡十五上

卒不許浮沈里居者四年會稅璫請開銅塘山山距信州近公慮鼓亂亟爲三老子弟畫策輸山價封禁如舊邦人德之已勉入留都隨奉佐銓之命公感激上恩矢躬盡瘁首疏三事曰定會推曰辨職守曰革宿蠹銓政劃然堂吏白請印移選司印行諸牒公不可吏曰無他選事煩取便宜耳公曰若爾置一選司足矣安用乃公爲語塞而止當大計內吏公屢請用太宰主計上察知公廉直竟以屬公公與御史大夫溫公純力持公道不撓不徇中有二三奧援者計不得行寢其疏久之乃

唐震續草

卷之五

下又以中旨留用中外洵洵詞連御史大夫投劾去公歎曰嗟乎察者留矣主者去耶吾亦何顏而獨居此固請罷不許乃又悉補貴要私人之未及察典者于外貴要愈銜公屢形于言公曰舊章也某何敢廢奉詔書疏薦海內人材擢揚殆盡已復當外計有旨屬大司徒趙公公亦力辭上卒寢司徒命仍屬公人始知非上意也公在銓久引疾之牘幾二百餘上卒不允最後乃以公言卽家起舊宰孫公丕揚公自幸可弛擔幾幾以望而孫公未遽至竟以過勞得斃于位實萬曆已

酉二月十八日也左右給事僅兩蒼頭篋中餘數
求數事不能成殮自公署移櫬外邸行路之人爲
公出涕公至性醇篤學有原本履繩蹈架尺寸自
將自其爲郎卽有建白在先皇帝時嘗疏三幾
九甚三難語極剴切 今皇帝初御首上大政十
事其爲同卿奉常少宰論諫百端皆人所難言置
利害弗顧至于愛惜人才保全維護尤真懇如救
參政姜士昌爭科臣汪若霖等不宜外謫此類甚
多 上一日召部院受勅督過諸言官公力言諸
臣雖慙然本無他腸不宜深罪 上爲之霽威在

蒼霞續草

卷之五

星

銓部所增司屬舛冊庫祛宿猶至今遵行稱善政
焉居家不治生產一敝裘二十年室無姬媵食無
肉廐無馬其薨也語不及私遺教囑其子唯謹視
先世丘墓善事其介弟而已所校著有周易全書
大學古文四書訓解尚書訓解禹碑釋孔子朱子
圖刻八先生贊字韻全書行于世其門人續其緒
言別行之學者尊稱曰止庵先生距其生嘉靖辛
卯十一月八日得年七十九子六人可中任中位
中成中我中聞中孫男十七以某年某月某日偕
配鄉淑人合葬某山之賜塋坐甲向寅余竊慨公

之生平清而不刻寬而不弛方而不稜恬而不驕
蓋可謂全德君子矣其論學詘姚江而伸紫陽非
苟知之實允蹈之故其言之親切如此也五載秉
銓處上隔下猜之秋而官常無替公論猶存則公
之苦心大力尤有古大臣所未易及者嗟夫安得
起公于九原而與之言今日事哉銘曰

明設六官宰執其柄附如蠅蠶嬰之則病惟公爲
宰蕩蕩平平無憎無愛任嬖任妍補牘常勤于巷
以遇惟壬斯屏在賢必護國有大典或撓以私公
持之力臣職在茲惟 帝知公初終無替但嘉公

蒼霞續草

卷之五

三

忠皇恤厥勩公辭不獲卒賁于官圖書數卷不異
寒酸昔公之生非章異夢來自聖門出爲國棟貧
則似憲篤或類商閱世八十來返宮牆鵝湖靈山
哲人所宅過者咨嗟千秋學脉

嘉議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鳴

宇薛公墓志銘

吾邑在萬曆間有二方伯皆才且賢而不究其用
曰鳴宇薛公荆山陳公陳公以乞養歸薛公稍晉
開府亦遽歸皆不久沒此兩公者少年能文章取
科第同周練敏給應務不窮所至有治辦聲爲人
所思慕同居言路以不阿權貴被擠同惟陳公獄
獄嚴嚴多忤少可薛公博大雍容言論色笑藹然
可親人以此多附之其自御史補外蓋迴翔藩臬
間幾四十年始領藩于滇而值阿克之變阿克者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四

其先武定會也郡守失諸夷心遂謀爲亂守遂至
會城委其印于藩司克隨以兵聲言武定故我土
也予我印則罷兵不予且虔而邦人情洵洵多謀
應賊自鎮臣而下皆惴懼請于中丞陳公姑予印
以紓禍陳公以爲然公獨爭之強吾戮力固守援
兵且集賊奈我何卽不然守死正也何計其他語
憤慨激厲聞者皆色變右伯某趨進謂中丞曰事
急矣毋以妄言撓遂予印後陳公逮去主爵難其
代滇人在京師頌言于朝予我薛公薛公能撫我
上竟用薛公而言者以予印事罪中丞上連及公

滇去都門遠公當日爭論人無知者惟僉憲蒲州

楊君以入賀至爲余言其概余以告首揆朱公

朱公曰如此則一勘自明矣遂擬勘而暫聽公歸

以俟比勘上公之枉大白未及雪而公逝矣滇人

聞公計皆感嘆悲思卽士大夫間議論亦悔奪公

蚤使不得展也公自爲諸生卽有名以選貢舉庚

午畿試聯第進士授江山令下車覈田賦緩催科

救荒清訟課士興文奪豪家葬地以還民直指爲

請不能得未期月賢聲大起以格于例不得薦守

韓言于臺使者欲輟已薦薦公使者乃聽兩人棘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五

聞所取多名士覲行至無以爲榮明興江山稱三
賢令公其一也公入爲御史劾巨璫冒破失江陵
相國意相國故公舉主且知公終不謁謝協院某
倚相國張甚嘗有所囑公不從按蜀甫二月卽出
爲廣東僉事遷參議皆治海北兵海北故盜藪而
珠池尤甚公捕蛋賊之盜珠者急擊走李茂擒巨
璫張誠之弟斃之直指爲吐舌又討平巨賊蘇觀
陞葉宗權等招撫至八千餘人山海肅清前後上
功三賜金幣大城廉州令所部皆樹榕鑿井濟
道賜粵人賴之遷副使以內艱歸起補淮揚復以

外艱歸再補荆江遇倭二十七人兵使者以爲功公心疑而詰之則中山貢夷迷失道官兵掠其物而俘之所殺溺已八十人矣問以貢道曲折皆習爲白撫臺護歸中山王大感咨部言其事兵使恨欲整公公曰吾以一官活二十七人足矣復何求大姓董范爲中丞直指所繩急公請少寬之范祭酒死妻訴于朝上大怒罷中丞逮直指及令人莫敢言會公入賀宣言祭酒曖昧死不宜罪執法吏當路嗾公公不恤也海塘歲地公行視築塞省金錢巨萬斤以築唐栖河隄事聞賜金又浚

蒼霞續直

卷之三

城濠奪貴勢所侵地攝諸司十一篆剖決如流礦稅事起湖東三郡尤騷劉中丞雅重公請進公參政守其地礦使與故勳臣結連謀秘甚以公在卒不得逞歲大侵公設法賑救全活無算東征之士二萬人皆公召募簡練往返無譁者自湖移滇爲按察使卽其地晉右布政轉左稅璫楊榮暴滇諸司縮手公披裘開諭而一裁以法璫稍戢奸猾以公禁不敢訐人於璫黠奴毆其主之母仆地且構璫藉其貲公論殺奴璫欲以事縛臬司椽併鑿朱方伯墓皆畏公而止久旱禱弗應公盡出璫所

捕繫數千百人于獄乃大雨或傳璫將不利于公從者皆裹甲公不爲動嘗赴璫飲諸僚懼其毒多挈尊壘往公慷慨浮白不設猜防璫亦以此服而憚之一日恚甚以稽稅誣奏公其黨環泣薛公得滇人心齟薛公禍且立至璫懼追寢其奏順大猛奉之俘誅及嬰孩公活之又伸理李泰藩先著白二孝廉寃與直指爭一州幕得不死其特議寬平惻怛無欲害人多類此陳公旣去極言滇亂離後不堪剝削請罷無名之稅三十六及額進貢金旣建節則又具疏申言之未及上而歸其所規畫撫

蒼霞續直

卷之三

七

瘡痍討軍實殄餘孽安反側井井有緒代者周公因而推擴之滇遂以安旣歸治別業于城西有亭池竹樹時往觴詠閑戶校書謝絕聲伎家庭議論惟以飭躬惜福爲言沒之日爲萬曆辛亥年八月初六日厥嗣瑞清等以萬曆乙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于某山來乞志銘于余余家去公故居薛巷僅十里習其家世公父一才生三子公其季也諱夢雷字汝奮別號鳴宇一才父慶雲公爲雲南右布政使祖父皆贈如其官自慶雲而上爲孝友先生志斌又上四世爲始祖璽公當公里選時與先

少傅公稱同籍弟兄余爲童子卽受公知旣過籍
與公約爲婚姻歎然語笑忘其行輩之先後居恒
思念天下人才流暢者或闕于持操拘方者或難
與成務求其挺然獨立不隨俗波流而才具神情
洞達朗豁錯綜萬變無復滯疑如公者寧可得哉
使公策得行滇豈有城下之辱謀之不從而反罹
其咎悲夫顧余備員政地不能爲天下留公徒有
咨嗟慨嘆付之無可奈何其負公多矣公性耿介
不通朝貴書去亦由之歷官所至多有祠而浙滇
最久人思之尤甚生平孝友遭親喪哀毀幾絕教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二

孤姪曲盡其心遇族戚有恩余嘗謂陳方伯嚴而
達公和而正皆一時名流乃公規摹宏達矣兩公
大節具郡志中陳公余友其沒也不能爲一言故
因志公而重有感焉公之生爲嘉靖丙午年八月
初三日得年僅六十六娶林繼趙贈封皆夫人于
瑞清瑞泰俱太學生女三孫男五銘曰

滇處荒微遺孽滋驕城下是要二三大夫莫克良
圖乃畀之符薛公否否誓衆固守何畏小醜忠言
弗庸以隳厥功讒口高訐公旣開府滇人歌舞我
母我父忽復奪之滇人嗟咨孰我保釐公始爲令

民若其政神君播詠豸冠戕戕要津弗阿母與世
波于嶺于浙西南其轍盤錯乃別牙蘇歸來梁木
忽摧莫不悲哀有封畢如魂魄所居千祀無虞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二

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祀鄉賢星巖詹

公偕配林宜人合葬墓志銘

星巖詹公自爲孝廉遭父喪除服猶不赴春官人卽以篤孝稱之其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轉刑部員外郎戶部郎中晉雲南按察司僉事以何以入貲行遂以養母乞歸堅卧不起部使者薦書屢上公若不聞也蓋歸十年而母終又若干年而公沒年已八十三矣于是公之孝益以重于鄉評而膺炙于賢士大夫之口大司空林公都諫林公輟羣乘以孝友傳公學使者採輿論祀公鄉賢人咸以

蒼霞續

卷之三

三

爲允嗟夫公歷官不過十餘年秩不過五品非有大掀揭樹立震耀于世其容貌恂恂退然自下不欲以一毫辭色加人乃世之人毋論貴賤智愚賢不肖皆知公爲篤行君子其存也望其廬而起敬沒而儼然俎豆宮牆之間奔走青衿無愧色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不信哉公舉孝廉在嘉靖乙卯其成進士以隆慶戊辰官中書雅有清譽當擢臺省銓曹而在公後者驟得之故公僅得刑曹人爲公不平公恬然不以介意爲刑曹獻獄務在平恕卽鈎金束矢之罰未嘗輕

蒼霞續

卷之三

三

施曰民命所關吾寧失出毋失入也至爲戶曹鈎稽錢穀綜覈精詳爬搔弊竇惟恐不盡左右欲爲奸利者一切痛繩曰國計所關吾寧過嚴毋過縱也僉滇臬日所部普安哀牢珉夷錯雜邊徼時警公懷以忠信震以憲令焚俗一變相與碑而頌之旣歸子舍奉晨昏惟謹每值歲時及太夫人誕日擁笏垂魚稱觴上壽閭里謂爲盛事門庭間寂賓客稀通意興所到輒成篇章子姓以制舉業請隨手評騭疊疊不倦至公門竿牘樂從謝罷邑令欲出富人獄冀公一言公竟不啓齒金中丞同年也

伯子乃祥琴既彈公車不赴豸冠縣桂葉終其娛
此其行自曾閔而後不多見者令世人處之不知
作何矜張山公之啓事當無虛日矣乃公終其身
絕口不譚世亦罕有知公主爵者日按求林賢而
終不及公也此固吾閩人之不善爲名而公之所
爲超然不可及者於此不益見哉志曰公諱某字
子震別號星巖先世自固始入閩有時昇者以元
豐進士知汀州三傳生洸以候官令卜居梅溪稱
望族又數傳至明德公生四子文瑞其季娶于黃
生公文瑞以公貴贈戶部郎中黃封宜人公生于

蒼霞續直

卷之三

三

嘉靖己丑年十月十七日卒于萬曆丁亥年六月
初三日林宜人之生與公同年其月秋孟其日二
十七沒先公一年爲季夏初七日側室陳氏孫氏
張氏黃氏子應宋應巡孫男允諒葬以萬曆四十
三年十二月十八墓在文山之麓坐巽向乾銘曰
孝先百行孰允蹈之於惟詹公行爲世儀繡服皇
皇自滇來歸人所難割公棄若遺晨昏子舍跬步
靡違世莫知公公遜愈肥如麟如鳳網羅莫羈亦
有淑媛以領諸姬文山之麓同穴永綏清風邈矣
視此銘辭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翼廷邵公墓志銘

翼廷邵公與余同舉進士同讀中秘書甚相昵也
公于余蓋十年以長余少年好譁儕輩或不堪公
終不爲忤余備員史局公出爲給諫猶數相過從
其後東西南北契濶久之迨余入綸扉而公長禮
垣歎然道故所以告余皆天下國家大計未嘗及
私亾何公擢奉常以使事歸旋因人言改南遂堅
臥里中余屢告主爵起公乃公遽沒矣余時亦致
政歸公之子士達輩以余與公疇昔之意持同年
羅陽程公狀來乞墓中之志若銘余蓋至是始聞

蒼霞續直

卷之三

三

公計也爲之悽然淚下曰公遂止于此哉公諱某
字明仲別號翼廷其先坦公當晉時爲始新令卒
留睦州徙始新之諫村至宋而歙州教授文肇公
遷休寧務東明興伯華公再遷西門四傳至廷
柯廷柯生天祥天祥生某是爲述齋公以公貴封
刑科右給事中公其仲子也公生七日始開眼五
歲就外傳穎異非常稍長卽好讀稗官野史諸家
言封公不善也謂且妨舉子業乃公于舉子業又
甚精下筆輒驚流輩十九補邑諸生郡守河東何
公夙負才名拔郡士之秀者七十餘人肄業紫陽

書院公名在第二其後相繼頽脫世以何公爲知人公又不遠千里負笈從錢兼山先生于姑蘇錢先生器重之如何公前後督學直指使者每試士輒首拔公而公困諸生頗久益肆力古文辭自左國秦漢而下靡不研究彙輯成函標以尚友人或評公嗜古太篤迨公壬午癸未連第選居中秘斐然以古文辭名始知其所自負遠矣既給事兵垣首劾李寧遠輔臣見之愕然 旨下切責而李氏之氣亦從此挫又論緹騎冒濫運總虛糜及中舍被察復留戚畹越分求請語皆侃侃已轉戶刑二

蒼霞續草

卷之三

科左右給事典山東試所舉多名士奉 命封磨藩臬遺無所受便道歸省欲遂留于舍封公屢促之乃行途次擢工科都給事中至都卽備陳所經行淮泗間人民漂溺狀極其懇切班軍以工作久留困苦疏請放歸中璫請修京城角樓條陳節省數事及會計多所減汰璫意大拂欲借此困公 旨下以公監視非故事也公拮据焦勞未竣役以疾乞歸迨工成 賜金陞俸一級公既歸與弟孝廉君侍封公膝下朝夕承歡何而封公沒公躬視含歛得無抱終天憾廬居與石林祝公及四方

髦士講明理學創復古書院置田以給費建浮屠築神臯邑之形勝大壯除服至都補禮垣屢上不報羈栖歲餘病作乞歸得 旨既有病准他去舉朝異之歸修邑乘將脫藁銓部復趣公行時 皇孫誕生推恩臣下仍補公禮垣公感 上恩益殫心奉職諸如 郊祀久曠 召對久虛 儲講久輟及科場弊竇職掌所關皆屢疏披陳無所避忌丁未分校禮闈尤稱得士屬推補閣臣衆議紛拏或求多于晉江李公公不謂然 上竟用李公時六垣久次無踰公者銓部以太常少卿推久乃下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其被言改南則猶以左袒李公故時余在政地不能留公意甚愧之然公不以此望余書問往來如平日余用是益服公使公不沒其大用于世可必已公自爲諸生卽骯髒不阿儕輩有爭社壇地忤學使者將受箠又一生素不飲酒而以沈湎黜公皆慷慨爭論卒得直居家尤篤倫常聯遠宗修隆譜恤困周貧至解帶不吝族祖臬憲公兩世不血胤公竭力經紀其嗣族兄孝廉以哭父死公力請于 朝旌之又爲祠以祀兄第四人伯仲治生公與季讀書比析產惟伯兄命伯兄沒仍捐已屋與

其子以志思焉公生于嘉靖丙午年八月初五日
卒于萬曆乙卯年二月十一日得年七十配封孺
人夏氏子男五士達國子生士逢邑庠生士遠士
通士達葬于某年某月墓在某山余觀公通籍三
十餘年而立朝之日甚少其立朝表見多在諫垣
跡其所爭論于人主之前持議于僚友之際其
于正直忠厚可謂兼之在中秘日所善惟余與李
公李公處紛紜之會余竟亦不免公前後較然不
改其意嗚呼此不足以見公哉銘曰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藏行也而尼厥施未光孰通孰室惟孝友于惟忠
顙呼萊庭彩服掖垣諫書有封罩如歸于其居

嘉議大夫南京通政使文江徐公墓志銘

往余在留曹文江徐公爲少京兆甚相歡也是時
南都賢卿大夫如吉水曾公麻城耿公達州衛公
嘉禾丁公南昌劉公輩皆推重公過從無虛日有
大事疑事輒就公受計公所區畫皆鑿鑿中窾又
值鑛稅役興中貴人耽耽畿輔人情震擾公力扼
其衝而默消其奔潰之勢舊京重地得安枕無虞
至今人尚誦說之公起家縣令擢御史以深資累
閭僅丞京兆轉左通政又以丞南徙久之乃自丞
爲尹稍晉太常卿通政使皆在南台何歸矣海內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知公者率以未竟其用爲惜余在政地愧不能推
轂公南歸之日擬過姑蘇城下與公把臂敘疇昔
而公不能待僅登堂一哭而已公子孝廉列從苦
次請余銘公之墓曰先子志也余抵家孝廉以觀
察焉先生所爲狀來觀察雄于文又知公深余得
藉手焉公諱某字維嶽別號文江派出南州孺子
之裔若干傳爲賢良壽教授虞川因家直塘十一
傳爲孝子淵遷下塘生三子季朴生耀耀二子履
祥舉進士卿尚璽履和以隱德稱娶于陳生公公
尹京兆贈父祖如其官祖母皆淑人陳淑人之

逝公甫三歲晝夜啼號不絕聲十九哭父倍于哭
母中權應童子試拔高等餼于庠楚黃耿天臺先
生深器異之丙子領鄉書明年成進士除海陽令
邑初中兵民皆烏獸竄賦逋矣公亟召之還予之
廬而畝授之民乃甘食其上爭輸賦額得不缺洪
水囙堤堤圯公修築完好馮夷不能抗境素多盜
探得其主名爲尺籍籍之縛巨魁付之理盜遂解
散括田之役單車輕舸坂險原隰靡不躬蒞得隱
糧千石以落桀邑賦役爲平未嘗費民間寸絲粒
粟也兩造具陳惟法是據一切關請皆不聽暇則

蒼霞續草 卷之三

進諸生考校甲乙之等無不厭服爲御史彈劾無
所避風采赫然有起田間爲講僚者公疏糺之
上詰問所由進執政以下皆引罪其人遂罷去卒
不良死三爲巡按于宣太于中州于順天一爲督
學于畿輔而宣大兼督學政其時兩鎮方款虜弛
備公念此衆上會也與將吏約嚴訓練精澄汰士
氣爲振諸酋長握手無敢橫索一錢退而上借邊
數十事皆報可且著爲令鎮人士久厄察公繩
墨爭自濯磨其年入穀甚多畿內山西兩榜第一
人皆公所首拔尤爲奇事在中州值歲稔流亡載

道上書白其狀語甚恫切 天子感動獨是歲田
租之半亟發水衡錢往賑已而旱旱已又勞公節
食廩爲諸屬倡設糜哺諸餓者檄藩臬大吏躬自
巡行有乘機倡亂者或曰是饑也不可以亂治公
曰是首亂也不可以饑恕卒論如法河水大溢公
屏騎徒步行堤上下槌石以遏洪流是時中州微
公其人不孿卽盜不則魚矣當報代猶捐贖錢萬
緡市穀以備荒在順天適 潞藩之國道通州守
者供帳不時給羣瑤大譁或請劾守公曰瑤勢如
虎奈何又彈長吏以助之翼乎竟使人和解之而

蒼霞續草 卷之三

豫戒前途治具以待凡八日 王出境所部晏如
其年大有穀價賤公請發金錢益市穀使農不病
而凶歲有資得 旨如公畫督學規條大較崇實
行甄正學嚴絕請托考校精覈如在宣大時所拔
士以科名宦蹟顯者無數會意有所觸移疾歸越
二載起補原官以資望宜丞大理其丞京兆則以
同官有欲躐居公上者公辭讓故旋晉納言丁繼
母艱除服仍守舊秩屢推開府不報忽中口語南
矣南中苦傳造而京兆以無額賦尤困屬 旨下
取帘屏龍旂龍簾諸上供器物費至鉅萬公上疏

極言其弊必不得已請增爐鼓鑄通融子母以濟
急報可前後纔十六運已贏金二千有奇公私便
之又奏革兩邑坊廂諸役及光祿九庫宴會修造
不經諸費復得六千餘金省科場供億千金增築
號舍三百餘間民不知役悉罷諸和買官自爲市
錫其事于石宿弊盡祛稅瑞暴橫公請有司代征
復多所節縮商樂于出途稅額反溢以其餘抵河
工省納戶六千金紆弁煽瑞以馬場變價請民間
大糧公設計距之乃已大風拔富家樹成穴瑞誣
以盜鑄諸奸磨牙操椎斧者無數將遍及近地諸

蒼霞續直

卷之三

手

山公力白富家寬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繫犯者
無赦瑞不能奪也織造瑞來徵幣公議維揚方開
局可以併織折價與之便瑞亦不能強京兆錢糧
隱目那移弊孔萬端公立指掌冊行之各邑出納
皆手籍庫藏一清蓋公性靈開朗才具恢闊而當
官又事事慎密故雖處盤錯脂膏易簡易撓之地
而應之從容鎮定矚然不緇如此留都人胥以此
服公先後在京兆凡九年乃遷其爲太常通政僅
歲餘里居將十年而沒生平尤篤內行痛母不及
養事繼母吳不啻母也於諸弟極撫蓄之分甘郵

孤者終其身繕祖塋創祖祠立義田費皆出自公
與羣從子姓言每依恭儉諄諄名理既合定贈公
陳恭人形家謂不利公傷悲痛悅禱于神贈公見
夢若告之吾新居在神祠之左其後卜兆卒符其
言蓋孝感也先世遺產頗裕而躬敦素朴衣無綵
絲食無兼味室無姬媵至于優人狎客嫉之如仇
二三蒼頭供糞除而已杜門却掃稀至公庭至鄉
國利病輒媿媿陳之惟恐不盡當爲御史日三執
政皆公鄉人深相引重公中立自如其按宣大當
閱視薄前巡撫所爲不爲敎執政故私巡撫以屬

蒼霞續直

卷之三

三

公公不應而又劾其門下士之爲監司者趙少宰
以婚事被訐公頌言其枉又數稱重御史大夫李
公世達疏救大理少卿曾公乾亨而斥責都給事
中某皆與當路左其徙而南亦頗由之在南值楚
藩事竣給事以攻郭宗伯爲世所病又駁林御史
秉漢疏御史生謫而給事外轉不報大計擬黜復
留用人疑執政爲之地公上書執政陳其不可解
者三其言慷慨切直人所難受世傳而誦之歷宦
所至多爲名流推重同里則顧光祿張給諫馮觀
察尤莫逆光祿給諫稱公霜臺龍日晴空撥雲光

衫照映咸共拂挹而觀察狀公謂世以風猷粹望
推公者皆見其表而未識其裏不知公宅真含素
百折不回約繩蹈矩尺寸不苟矢心盟獨寧不滿
人情不敢得罪造物公善用天下而天下不善用
公於乎斯其為知公哉公亦可以無憾于幽冥矣
其生為嘉靖戊申十月二十九日沒為萬曆甲寅
十月朔日得年六十有七配馮淑人子三長泓次
列次瀚泓瀚皆太學生列為名孝廉能竟公志者
孫男三樹明樹護樹藩墓在某山塋于某年某月
某日銘曰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以為循吏畏壘戾桑以為御史白簡秋霜以為京
兆赫赫趙張不知津要皇恤巨璫三山二水我思
孔長瞻言息駕于彼金閭非途斯畏惟道之方孰
昇孰靳造物茫茫蘇臺之下有封如坊凡百過者
莫不嗟傷以食爾後百世其昌

奉訓大夫高唐州知州慎所徐公墓志銘

嘉禾之徐為著姓其先自餘杭徙海鹽再徙嘉禾
之永豐當嘉靖季有兄弟同舉于鄉伯曰雷州同
知學周季曰高唐知州學曾皆以文行著聲皆因
于一第官皆不過下大夫所至皆以節廉惠愛為
人所尸祝生平約略多同而雷州公壽考樂康至
于今未艾有子為光祿丞方顯庸世豔其福履乃
高唐公得年六十有八而逝有二子可進行後皆
有才名先後公天死人皆悲之雷州公痛不自勝
謀所以延高唐公之世者乃以孫世濬後可進而

蒼霞續草

卷之三

而以仲氏鴻臚君之孫世涵後行後以丙午年十
月二十六日葬公及二子于某山而使光祿君為
狀以請銘于余余讀狀嘆曰嗟夫兩公者微獨兄
弟固師友也蓋高唐公少而稟業于雷州公飲食
起居交游頻笑皆視雷州公不敢輕錯一趾輕發
一言雷州公文成未嘗不熟誦也楮績之費盡取
給于丘嫂潘宜人嫂叔間甚有恩忌宜人之父潘
翁嘗徵責于徐姑方太宜人以為休止移之宜人
公輒泣諫公之配侯宜人又莊事其以妯娌三人
歡如兄弟尊大人封奉直公嘗督公為農公不敢

諸生未幾舉于鄉乃稍稽其書爲公志未報爲
成而有功名十九雷州公城之乃其親所
以學
自樹立又如此其爲令初得潮陽入計未至都丁
母艱除服得永清其治大較在甦里甲覈丁田絕
餽遺汰冗役節濫費明鄉約省贖鍰而尤加意于
催科輸賦者無美耗無扣減無留難無鞭朴無追
呼其在兩邑設施略同民大便之而以不善事豪
與上官屢爲所齟齬卒用是歸當在潮陽邑諸生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以居間與尉閑于庭徒跣被髮相拏不解公扶諸
生且恐之吾將聞學使者冀其悔謝而豪宦故比
諸生又欲借此修怨輒以危言動閩邑諸生使羣
起爲難邑諸賦長聞之操鋤而揚言汝曹欲困吾
良令吾儕小人嚮利有德吾鋤不識青衿也諸生
懼解去時太宜人春秋高設帳之辰邑民相率禱
于神願壽太宜人以安公而郡守右豪欲中公浸
淫諸監司俱署公中下考獨叅知金谿王公知公
署上上公方在苦土不復問計事自分且左官而
考功廉得其狀乃左守公得無恙其在永清姻家

姚公爲醴使者欲薦公公引嫌固辭奈何使乃公
有奧援名永清多中貴人皆心折公獨豪貴欲爲
奴奪他人婦公持不可屬其所善經理朝鮮者効
公時公已遷守高唐得報拂衣歸高唐人失公莫
不嘆惜公既歸日招二三友人爲酒社陶然自適
生平拮据治生衣無重帛食無重味非對客不飲
酒與侯宜人勤苦致數千金有田若干解官後常
分以給族人之貧者體素強順而美髯至老鬚髮
尚不盡白常語子弟吾有等氣術故應不衰乃忽
以脾疾不起其生爲嘉靖丁酉正月二十三日歿

蒼霞續草 卷之三

爲萬曆甲辰九月十三日公諱學會故字尚書號
慎所父奉直公諱鏗封嘉定知州奉直之父曰巡
松公瑣瑣父綱綱父琦世以淳謹稱巡檢公以行
誼祀鄉賢嘗官闕望卻三百金人爲立鄉金碑漸
陽與闕望隣公嘗指碑而誓小子若不自飭勵以
愧乃祖者何以見此碑故公兄弟更歷郡邑遠經
脂膏卓然爲古之循良者其源流如此乃公卒以
強項田廉吏安可爲哉侯宜人亦有賢行爲公置
兩妾懷氏沈氏子視其子女可進即侯出行懷
齒公姪必達即光祿君爲南考功與余共事有追

義之雅其乞余銘述雷州八之意曰家大人念季父甚待子之言以不朽也余感其意而謂徐公兄弟之友恭閨門之雍穆與其殫力于民社皆可以風世者于是乎銘銘曰

謂爾學無源以兄為師謂爾官無援以民為依謂爾躬無後以姪之子為孫枝南潮北清為爾畏壘彼豪耽耽讒言徙爾惟強項令從古如此其風尚存其人已矣孰從九京惟爾二子狀者爾姪銘者惇史

明紹興府知府景雲陳公偕配詹安人合葬墓誌銘

吾友陳君元凱官不過曹郎年不過中壽其所設施建立不過筆札詞章米鹽錢穀通籍幾二十年強半家居乃清真恬素之操肥遯勇退之節則海內無不稱慕幾若黃徵君徐孺子元紫芝之流此亦近世之所希覲也君休沐既久家日益貧人咸勸之出山君獨否否今歲之秋被命起守紹興而君已先逝矣始君年十六即補弟子員三十四舉選士入成均四十一舉畿闈第二明年舉南宮蒼霞續草卷之三

第十一自為諸生即有名以文行見推其在太學聲譽傾長安既登第人皆以為必擢鼎甲不則讀中秘書翔翔詞苑即當事亦欲物色之而竟不能大宗伯馮公曾知公于銓曹首拔以應試乃勸君使就學職曰以子之才且遊神者述需大用毋困薄書期會間也君遂謁除得南京武學教授最稱冷曹而君勤于其職葺文廟築衙舍補樂器核饌糧日引材官子弟較執課文不責其脩贄人心競勸翕然向方矣隨遷南國子助教橋門之士望見君咸喜曰吾師也爭持絹素求書君一一應之而

篋篋無所受祭酒南昌劉公愛重公異于他屬隨
遷南戶部主事惟廣陵開疎節潤目不爲苛細所
錮豁甚多晨起坐堂皇手一編吟誦有獲漏稅者
君輒笑遣之或謂如此不虞課耶君曰課自不乏
必嚴爲譏防徒以潤索耳吾不爲也往司權者多
方誅求課入猶殿君錙銖無所取卽常例亦盡卻
而反溢額至二千金主計者大驚曰人言陳君兩
袖清風不虛哉代還商民皆泣送已又有水亢之
差繼莞浦口倉在水亢多所爬搔弊實悉絕浦口
則以所積掃盤美米代倉償贖償耗損而又轉糴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其人使他日不虞耗倉擢大魁至設像以祀及瓜
轉郎中途以疾告歸尚書鄭公素知君留之不得
時主爵方擬君督江右學問其歸乃已君歸杜門
掃軌卽姻戚罕見其面于旄及門槩從謝絕至同
年相知者來爲監司排闥直入始不得已見之自
是稍稍延接然迎送不出門亦不報謁郡志之役
當道授簡于君力辭不應所居僅環堵終日焚香
靜坐弄柔翰自娛恢然如廣廈間亦有山水之興
而以畏客故終不出戶年未三十喪偶矢不再娶
亦不置媵或問其故但微笑而已在廣陵日有欲

飾一姝以進君峻拒之稅當曾保嘗以鹽引若干
前爲壽君大駭促其人持去毋汁我有同年爲御
史掣鹽浦口知君貧欲有所濡潤及見君終不敢
發其超然於聲色貨利有口不言而令人意消者
天性尤篤孝大理公宦遊君事祖母于家備極色
養大理公偕配張孺人相繼沒京邸君哀毀骨立
扶二櫬南還至黃河中流失舟攀號痛哭居人朱
姓者聞而哀之亟率衆來援棺方出而舟沈矣途
遇險隘皆徒行擁掖足盡步初婚卽割奩具以嫁
妹登第後盡推先世薄產以予弟而弟終苦貧君

蒼霞續草 卷之三

既辭官力不能復相對太息而已仲弟亡無以爲
殮君檢篋中只餘所束帶遂以爲資切時塾師陳
生未塋詹氏姑喪未祔君鬻產得二十金分給之
其貧而能急人如此于書無所不讀文章典雅詩
句清新書畫皆精絕求者屢滿戶外得之若重寶
有元凱集四十卷行于世堅臥齋雜著二十卷評
選古詩文六十卷藏于家君名勳元凱其字別號
景雲先世在宋時有成紀今者家臺江人明有壽
進士官僅太倉

公善夫女生大理司務公樂君父也母卽張孺人
其生爲嘉靖庚申七月十二日沒于萬曆丁巳年
三月十五日得年五十八娶贈安人詹氏爲余同
年孝廉洪相女甚婉嫵有操行能成君志以嘉靖
壬戌年八月初九日生萬曆己丑年正月二十二
日沒年僅二十八孤維城維垣俱邑庠生以萬曆
丁巳年十二月某日葬君與安人于某山來乞志
銘于余余觀世之士大夫言清言恬者不少乃綜
其實多未必然如君乃真恬真清者也而君尤具
經濟才所至咸有功實非徒一節博名高者君嘗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事余于成均周旋留曹情好甚篤然余在政地無
能推轂君及旣退人情日異君終守舊意無所親
疎于是乃知君之爲古人也君沒未幾而學使者
岳公檄祀于學宮人以爲允銘曰
泊乎其人貌而天真也脩乎其似隱淪也炳乎其
文采之嶙峋也卓乎其爲鳳爲麟聖世之珍也嗟
若人永不泯

成國公左軍都督府掌府事贈太子太保謚

蔭亭朱公暨封成國夫人孫氏合塋

墓志銘

公諱應槐字允符別號蔭亭世爲鳳陽懷遠人始
祖亮首從 高皇帝起義濠泗至東平武烈王能
而始顯封王開國尉爲元勳王旣貴自亮以上三
世爵皆如王武烈傳平陰武愍王勇武愍傳莊簡
儀莊簡傳恭僖輔恭僖傳麟及榮康鳳榮康傳恭
靖希忠及忠僖希孝蓋是時諸王公貴重顯赫無
逾朱氏者恭靖傳時泰甫襲封而薨卽公考也公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兄弟凡四人伯應楨歿未有子公以次當受爵家
衆咸從史公公謂伯有遺腹在幸而得雄我何敢
奸之以爲利固遜久之而鼎臣生公喜謂伯有後
矣未幾鼎臣又歿爵且及公公法然曰天乎東平
平陰之烈豈其至余小子而不續乎乃強起拜爵
爵之日哭于廟哭于寢涕泗橫流如不勝哀宗老
而下愈益歎服公知公不以得國爲利也公至性
醇謹少無嬉遊之過稍長卽嗜學刻厲不倦兄伯
嘗戲語公若終日下帷欲博公車甲乙第耶公拱
手對曰世祿易侈聊引繩墨以自幅耳非效經生

尋摘章句也伯喜而勉之且酌酒自賀曰門祚有
人吾無患矣自公爲勲衛侍上殿陛兢虞自將
不踰尺寸繼奉命管左府事已又兼領大漢將
軍又掌左府幾三十年未嘗營私自便先後遣
告南北郊太廟陵寢必恪必虔人皆以爲
知禮遇時政闕失如朝講儲講礦稅諸大事
輒具疏倡諸勲臣力爭倭虜與播夷交關事每下
廷議公輒侃侃持論不隨人口吻間多有可採居
常奉其母呂太夫人尤極孝養呂歿毀瘠幾殆卽
喪三度母亦有加禮人尤難之與人文坦懷直腸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不施鉤棘窘之嫺黨待而舉火者若干人不欲以
纖嗇自累朝夕訓誡子弟惟慮滿盈招損於忠廉
孝謹之義諄復再三小不率輒痛懲之不少貸每
撫床自嘆曰國恩厚矣靡可補塞驕奢淫佚所
自邪也庶幾無作過以報萬分一乎疾革時猶呼
嗣君最以報國不及家事亟令具湯沐盥濯畢
引朝服北嚮而瞑時萬曆庚戌五月二十八日也
距其生嘉靖丙寅十一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五
訃聞上命所司賻襚諭祭俱如令甲一時
與公文者咸以未盡公用爲惜焉公娶錦衣衛都

信揮孫昇女封成國夫人先公十八年卒公方壯
齡念其賢竟不更娶子四人長世臣殤次純臣今
嗣公爵次蓋臣次元臣爲公弟錦衣衛指揮使應
梅後女二純臣等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塋公北
澤山賜塋之西因奉孫夫人合窆焉禮也先期
介給諫呂公狀來丐余銘余惟洪永之際固乾坤
再闢之會也朱氏父子事兩聖人咸以勲名著
此其才有足稱者夫高帝之六王僅中山黔國
得世其封其他皆絕而復續爵亦降焉而成國之
裔蟬聯赫奕寵祿彌光自前代勲臣罕有若是盛
者其遭值不甚奇哉要以保世滋大良亦由賢卽
如公足以觀矣銘曰
當開天國碁置迨其後浸以替惟成公克延世有
賢胤厚厥弗典戎樞司禁備三十年著勞勩方踰
強乃遽逝軍府倚夜臺闕嗟爾才未盡試河山盟
永無廢

蒼霞續草

卷之三

文林郎興業縣知縣連雲陳公墓誌銘

連雲陳公以萬曆己卯歲與余同領鄉書最爲莫逆而余幸遭際叨濫逾涯公竟困一第官止縣令又以媒孽歸公歸數年而余亦謝政里居相距數舍不能時過從余每至三山公必歡然相與痛飲而後別別輒依依不能舍如此者不再三而公沒矣時公年已七十有八不爲不壽林下娛遊子姓森列不爲不享乃余獨有爲公惜者公爲令初在蕪湖邑當孔道疲甚公拊循爬搔不遺餘力權貴子竊郵符所過恣睢民皆駭匿公檣而置之理甚

蒼霞續草

卷三

有能聲而郡守嫌公介執乘艱歸中之改興業興業在萬山中彈丸地耳公捐俸闢道路構報功祠擒盜魁鋤淫穢雖強禦不撓勸課農桑風勵孝弟民俗不變又以爭重辟事與司理忤遂挂冠其厄于官如此當公爲諸生時昆從玉立咸美秀能文人方之三鳳八龍家雖無厚積而薪粲膏油之費充然有餘無屢空之憂比公爲令而產日旁落鴈行凋謝僅伯氏爲廣文復垂橐歸館粥不給公雖天性友愛絕少分甘而終苦于力之不贍其窘於家又如此公林下雖久而足跡未嘗出三山其所

朝夕自娛惟嵩陽一席地三徑蕭然余嘗召公爲福廬石竹之遊公屢諾而竟不果晚稍有興造物復奪之其不能大得志于泉石又如此此余之所爲公惜也然公爲諸生卽負才名試輒高等蚤掇巍科所爲制舉業人皆傳誦兩爲令皆不負其官其秉鐸三巴課士興文令興業亦如之兩地人士當久厄之後雲蒸霞蔚甲第蟬聯皆公所造就也居鄉杜門掃軌與二三朋輩爲文酒之會較奕賦詩條然自適足跡不輕至公府鄉評重之此則可以無憾于公者惟是余與公少小交遊之情婚姻

蒼霞續草

卷三

之好尚望公爲歲寒之友而公溘然遽逝公逝之再踰年而余復孟浪出山聞公且差不能供執紼之役如范巨卿與張元伯此余之所終負公戚然而不能自解者公諱某字子美別號連雲其先當梁開平間自固始入閩居福清之連盤若干傳至良徙湖東至公父某始以避倭徙三山時公已七齡矣其生爲嘉靖壬子九月二十四日卒于萬曆己未十一月十一日配薛氏庠生子昇女繼謝氏車氏俱先公卒側室林氏鄭氏子男四逢陽布政司都事娶林州守士超女薛出逢寧娶鄭中書樸

女逢禮聘鄭大叅岳孫女林出逢科聘葉序班欽
迪女鄭出女三一適理問李宗澤一適庠生趙廷
儀一尚幼孫男三繼叟娶魏賢訓女繼賢娶徐元
爵女繼寅尚幼孫女六其長者適余長孫益蕃餘
皆名族莖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首亥趾巳
銘曰

吾與公束髮交遊至于白首公長吾僅七齡而今
已反于何有世事浮雲白衣蒼狗惟有德于民有
譽于鄉是之爲不朽歸于茲銘者友

蒼霞續草卷之十三目錄

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仲山林公偕配陳

淑人合葬墓志銘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

公墓志銘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恩筠妣公墓志銘

處士倪公暨配貞節胡氏孺人合葬墓志銘

愛竹張公偕配范孺人合葬墓志銘

蘭泉徐公偕配鄧孺人合葬墓志銘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目錄

中憲大夫鎮江府知府加按察司副使致仕

孟葵許公墓志銘

靜衷倪公偕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

少保肅庵陳公墓志銘

庶母林孺人墳志

長弟碧山處士偕配鄭孺人墳志

亡兒成學墳志

蒼霞續草卷之十三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明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仲山林公偕配

陳淑人合葬墓志銘

萬曆丙辰正月二十八日大司空仲山林公卒于

家臺使者以聞 上悼念世臣且知公清節忠猷

終始無貳下禮官議卹贈祭葬具如令甲中外

聞公沒無不咨嗟曰典刑喪矣而吾三山之人日

儀公之標飲公之醇山頽木壞之感尤倍于恒情

余于公爲晚進公引之于交遊之末以爲臭味謝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政歸來猶得一從公于三山樂飲旬日乃以何遽

失公矣則余之所爲悲公又當何如公且葬厥子

參軍君以遺命來請志銘余雖病臥不能文然敢

不爲公役蓋余通籍將四十年閱世之名卿大夫

多矣清貞者或病于狷隘博大者或失于流通樸

愿者或闕于詞華提給者或疎于繩檢然猶據其

所長足以表見于世乃公家傳清白至文恪公與

公伯仲競爽襟修益勵公尤以長者著稱口未嘗

言人過失胸懷曠遠于物無所不容然繩趨尺步

不少踰越居恒訥訥若不能道辭至發爲詞章亦

新俊逸藻澤動人歷官中外皆有治辦聲而進趨甚恬孝友之行通于鬼神公殆今世之完人也始公以嘉靖辛酉舉畿闈連第進士年纔二十三耳除戶部山西司主事當分宜執政公請告里居者數載隆慶初乃強起當事欲移公銓曹公力辭會文恪自講筵有所觸忤改南銓公亦請南與伯氏俱得兵部出守盱江以艱歸補姑孰遷副粵西臬聞文恪公計卽棄官歸家居十六年尉薦無數起備兵三衢轉叅粵藩擢太僕少卿復請急歸起守舊官遷卿太僕大理皆于南以大理祝釐入

蒼霞續草

卷之三

都便道過家上章乞骸隨徙北爲少司寇未上復徙南爲大司空公疏辭上稱公清望久著促令之官公連章懇請乃報允令需再召公喜曰吾今乃得安臥田里矣此公出處之大節也公自爲戶部卽以廉勤課最在南兵署車駕武庫釐弊振竄奉職惟謹盱江故劇郡公治以簡靜訟庭間寂輟朴不聞屬邑輸賦至卽轉上藩司封識如故日夜孜孜惟拊循貧民作興士類爲務盱人至今尸視之嘗一分校秋闈所舉皆名士在姑孰其治如盱江三衢五嶺間轍迹所經無不起甘棠之

寺馬政久弛公力加振刷官民兩便其在滁陽醉翁豐樂諸勝捐俸葺治自署其壁曰地僻况逢心遠官閒幸際時康爲大理兼攝刑曹所讞斷莫不平允時國本未建稅使縱橫公三疏條陳忠愛懇切此公歟歷之丕績也公遊宦所至自常俸外不受一錢姑孰有蕪關主權稅歲輸千餘金爲太守費公請于臺使裁罷之同寺故事歲終得舉薦所部吏因有謁謝至公無敢以竿牘通居官署布袍襦食去之日惟圖書數卷先後里居日久薄田不能供饘粥終無所造請門生故人來宦閩如直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指鄧公輩知公貧欲有所自效亦終不敢言性好客譚棋賦詩坐上常滿供具不給往往賴夫人脫簪珥爲助陶然自適不問有無此公褻躬之潔操也公事文僖公極孝其遷粵西時依依子舍朝夕與文恪公侍奉杖屨不欲之官每嘆曰白雲瞻舍何如彩袖承歡文僖公屢促之乃不得已行抵粵甫三月而文恪逝公哭兄思父去一官若脫屣纔踰歲文僖公亦捐館湯藥含歛皆得躬親晚年旣堅臥而季弟光亦自留曹請急歸杯酒娛遊曲盡天倫之樂此公家庭之至性也公家世詞臣文

淵源冠冕海內而性尤嗜學自六經子史以至釋
官無不綜覽老而不倦其所著述多中衷典則無
浮靡軋茁之習頃郡志之役公董其成足稱信史
先有覆瓿集行于世其未出者尚多此公經世之
大業也說者以公清德似楊綰長厚似婁師德才
藻似王維高標雅度澄不清濁不濁使人望其眉
宇名利之心都盡似黃叔度元紫芝奕世貴盛無
替素風官至八座蕭然不異韋布似呂正獻李文
靖通籍五十餘年而居官之日甚少壯歲投閒晚
駁柄用卽力辭不出難進易退之節灼然表著似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四

錢若水孫夷諸人獨惜公名位未極其所展設建
豎尚未能盡究其生平較之古名臣遭時遇主勲
業震耀者不無少遜然槩其終始全節完名未嘗
有片瑕寸類挂人牙齒斯亦古今之所希見矣公
諱煙字貞耀別號仲山先世自光州固始徙入閩
至善卿公卜居林浦族始大會大父元美公以撫
州守贈工部尚書大父大司馬文安公爲昭代名
臣文安公九子康懿文僖俱尚書文僖公三子文
恪與公俱尚書公配陳氏御史褒女累封恭人贈
淑人男三世教邑諸生先公卒世越南京都督府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五

都事世儒庶出女四長適諸生鄭鳴敷次適戶部
主事吳承烈次適諸生陳邦涑次許江中標孫男
三公偉公任公僖曾孫二胤視胤長公之生爲嘉
靖庚子九月初六日得年七十有七塋于某年某
月某日墓在永南山坐辛向巳陳淑人先公卒已
塋今奉 命遷與公合前已有志不具論銘曰
林氏之大啓自文安三世五卿文僖有子維公其
仲伯也齊名弱冠登朝丰標矯矯惟恬惟清粵西
解組鵠原痛劇子舍歡承一臥廿年田間載起周
旋二京薦登八座鉉鼎方庸公已鴻冥維世之波
厝
鵠角紛紜明哲弗櫻如石斯介如璧靡點如鑑絕
塵三朝出入人歸完節 帝念世臣南山之原新
阡表我司空所管淑媛齊徽千秋皎日 渥寵並
膺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申公

墓誌銘

萬曆甲寅歲元輔少師申公登八十余與同官方公疏聞上遣行人李自榮齎璽書金幣存公千家將及門而公卒計聞天子震悼賻卹視令甲皆加等贈太師廕子尚寶丞易名文定所爲貴終之典極其隆渥其秋余致政歸過姑蘇拜公几筵公子同卿公予同年也以予爲公門下士屬以誌銘比抵家問卿遂以手編行實及大學士李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公所爲狀來余既重違同卿請又自念孤生海上無根柢之容公獨喜其文章拔置詞林比居政地困苦不支公又數貽書念其時勢之艱難亮其心力之竭盡以爲從前遭值未有如此則公之於余蓋可謂終始知己者矣安得不効一言公諱時行字汝默別號瑤泉晚號休休居士因病起又號蘇菴主人其先在元末有諱敏三者塋吳山子孫仍之六傳至周周生軋是爲東城公軋生士章是爲古愚公公父也自周而下皆以公貴贈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而

東城公少育于外兄徐翁所遂從其姓迨公及第始奏復申古愚公配王贈一品夫人生公有異兆襁褓卽識字痘生左股黑如疔醫謂不治一叟視之以爲大貴徵云昔玉峰朱狀元類此十歲能文爲陸貞山先生所賞譽試諸生輒冠所著尚書解海內宗之嘗作祛倦鬼文甚警發後公在講筵上見之問誰所作左右以公對御筆改鬼爲魔命書之屏辛酉舉鄉試第三明年成進士廷對閣擬第二肅皇帝拔置第一授修撰數爲座師四明袁公草應制詞多稱上意公雅不欲以文辭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名獨留意于前朝典章昭代令甲居恒鐫戶討論最爲明習華亭徐文貞公甚器公每語同事他日可當大任後輩有越公爲東宮講官者人謂非故事公曰故事講官不論資也戊辰分校禮闈主試者欲以公所取爲正魁公讓于他房揭榜則張公位也張公以是終其身師事公庚午典順天試辛未復分校禮闈已進宮允充經筵講官典武試隨進宮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屬詹院坊局缺人公盡綰諸篆莊皇帝升遐詔誥表箋皆出入手諸大政多公謀議勤勞殊甚時公年尚未強仕

受爲之白 上登極進宮後自是直講不輟 上見其舉止詳雅音吐洪亮屬目久之隨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仍視院篆兼理清黃凡武弁家世功罪經公校勘者莫不犁然會脩大明會典進詹事爲副總裁編摩討論十二載始成公之力居多丁丑會試公爲副考其秋晉禮部右侍郎以 穆廟實錄成加兼太子賓客已改吏部江陵奪情公同年吳公中行門人趙公用賢沈公思孝鄒公元標皆以建言杖于廷公爲解不得時餽索饘中夜聞創重亟走蒼頭往視報無恙乃寢沈公遠竄又經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八

紀護行其後鄒公賜環常語問卿以爲感戊寅春上增置閣臣晉公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是時政屬首揆同官畫諾而已公委蛇其間時有補救嘗題座右有平居如對君父夢寐毋忘國家語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互訐擅婚奏辭 上梓召問閣臣江陵謂公習列藩事公宜置對公具言宗室擅婚有禁其子女不得請封宸涼等於法皆宜奪然事在例前情有可憫惟 上裁斷仍 請諭諸藩變通宗祿爲經久可行計 上從公言後遣科臣勘議宗藩自此少安滿考暨禮

部尚書江南北災公條上四事皆切時務又議興水利議省班軍議減班價江浙災又議改折江陵皆難之然卒不能奪壬午以覃恩晉少保庚辰典會試江陵病冢宰爲祈禱典籍以告公默不應蒲州代江陵語公曰人言今稂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曰吾以爲肅殺之後應有陽春會 皇長子生公告蒲州宜乘此施惠乃于大慶詔中悉布諸寬條如省煩擾緩征徭守成憲舉遺逸恤災荒酌馳傳停丈量平刑獄禁科罰罷工作人情大悅亡何蒲州艱歸公請益閣臣 上用新安許公國公旣爲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九

政凡江陵所斥逐諸臣以次收召且爲優遷言路自此益發舒矣中使田玉提督太和山欲兼轄行闕地方傳諭擬勅公持不可而用柳朝呂祥例稍優以禮貌 駕幸山陵祀事畢欲留一日公力請廻鑾不報次日遊東山口抵暮歸公疏言 聖躬當重而引伯益因遊罔淫晏嬰從獸樂酒之言以爲戒 上曰是誠愛朕遂以次晨還京當 駕在山東口忽傳山口築牆何以不舉公知此守備中官欲乘以爲利因具言牆不必築狀寢其役趙御史應元請考察京朝官 上諭擬旨行公謂非時

考察徒致紛紜遂已之外戚李偉沒請贈公子請
襲侯公謂非制偉僅贈太傅子襲伯一輩鄉公元
標與范御史儻以陳言忤 上意令擬重處公擬
宥擬罰皆不聽乃爲揭懇請鄒得調南范削籍丁
御史此呂劾宗伯高落愚主南畿試以舜禹命題
阿故輔臣大不敬冢宰楊公巍倡言不當以曖昧
罪人 上亦謂御史言過公不得已擬丁調用王
給事士性輩交章劾太宰且波及公公引咎乞歸
上三降旨慰留已而張御史文熙上封事首言閣
臣專政 上曰朕于天下事不得盡知常訪內閣
若內閣諸事不聞設此官何用上言國家政務
分掌於六部而歸統於朝廷閣臣則參機務備顧
問者若一切無所關預則有問何以置對票擬何
以參酌且如各部官不稱則當去未聞革其事權
閣臣不職卽罷黜可耳奈何併其職任而盡削之
乎文官自京堂武官自叅戎而上部臣與臣等擬
議無非虛心慎重之意非有他也言者徒見前人
之弊習而併欲防後人之將來不知專擅在人不在
法擇人以守法則可因人而廢法則不可 上
大以爲然切責文熙江陵籍沒其子自經死 上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聞之動念公因爲請寬恤 上欲復廢遼公持不
可皆見聽龍川曾岳鳳勾引莽竊寇滇撫臣請大
舉征之公謂如此費且不貲與大司馬合策兵餉
皆取自滇毋騷動他省又時移書滇撫指授機宜
卒俘屬父子誅之 上念公功欲予錦衣世廕公
力辭乃進公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廕
子尚寶丞閣臣之不以軍功世廕自公始言官請
祀王守仁陳獻章于學宮議久不決公以爲宜特
爲具疏折衷併胡居仁祀之乙酉余文敏公故復
請益置閣臣 上用太倉王公錫爵山陰王公家
屏二公皆公所引重一時翕然稱得人其年夏大
旱公請罷內操錄言官減上供諸事俱次第允行
已復請 上虔禱郊壇是日戊午昧爽 上服布
袍御輦步行顧公後從數目使前禱畢出御幄次
召公面諭公撰勅宣 上意隨引咎求策免 上
手詔優答趣公視事適公滿一品考加特進食正
一品俸賜宴禮部公辭不允閣臣之以一品初考
賜宴亦自公始 上嘗幸兵仗局觀兵器或言
武宗朝有內教場以時演武於是選內豎二千人
分班操練砲聲駭聞公與同官苦諫而董主事基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言尤切 上怒責基公語諸大璫此禁地而輒操
兵禍患不測我輩外臣不得預此公等憂也大璫
懼以聞遂罷內操是時 天子方總攬軋綱勵精
求治一日朝罷御煖閣 召閣臣手御史董子行
疏授公公讀之多切封疆事一一敷對 上悉首
肯且云以後有事再與先生議 召對自 泰陵
後曠久矣一旦肇舉人情胥慶壽宮役與李太僕
植言大峪山非吉語侵閣臣公疏言壽宮吉壤相
擇由所司定議由 聖斷臣等職在贊襄何敢偏
執已見恭候 聖裁 上溫詞慰諭之已 駕幸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二

大峪山覆閱壽宮事定賜公玉帶羅衣 上以重
陽節循行諸陵登華城樓宴飲至丙夜以公請
還行宮六垣查叅考成疏上 上嫌其罰輕公言
罰重則撫按懼惟徵必急民不堪命請如原擬
上從之丙戌春與同官接累朝故事請冊立 上
報元子嬰弱其少俟公復請先冊立而後出講報
聞屬中宮有所崇進人情危疑姜給事應麟沈吏
部璟相繼疏上 上怒責二臣而傳諭內閣罪以
疑君公力爲解不得也時風霾大作詔有司去害
民之政以圖消弭公應詔陳言四事未復條墾田

之利 上御煖閣諭公卿等言深切時政其令所
司施行復問公水田議云何公言此墾荒田非棄
熟田也 上意先有所入命寢之又欲罪建議者
徐尚寶貞明公爲解乃已宗室勤儉庶人知燕等
相繼越奏 上罪撫按官不爲伸理公極言宗室
越奏非法漸不可長仍下其事于撫按丁亥山東
盜起公請申明保甲嚴緝捕講求平糶之方毋使
饑民洶洶思亂 上立命行之復以冊立分封請
不報主事王德新顧憲成上疏有所指斥 上召
公責其沽名賣直公委曲伸解力請薄罰 上不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三

允降級有差是歲天下報災者多 上面諭公當
懲貪理枉以安民生公卽擬勅進河決中州溢于
畿郡公請亟遣科臣勘治漕糧因雨汜爛主者難
之公語司徒設法以給軍民乃不擾而軍亦無譁
是冬疏請講學 上曰朕已知之明年春遂出御
經筵因諭閣臣唐太宗多慚德魏徵大節有虧其
勿講貞觀政要講禮記公頓首上言 聖明評騭
允當臣愚不敢望古人惟願 陛下必爲二帝三
王因請以通鑑纂要大學衍義同進講 上嘉納
之閣中檢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七十六道公衆

演進覽併勸 上以法祖 上喜甚曰朕當留覽
珍藏之是秋 駕閱壽宮因臨觀渾河顧公曰此
河洶湧如是聞黃河數夫害必同之公具言河所
從入黃之害尤甚臣勸河臣及時經理 上命閣
臣作歌紀其事璫張鯨者典東廠擅作威福謀且
巨測公與太倉公密請除之御史馬象乾糾璫連
閣臣 上怒逮象乾公力為辯乃從薄罰而給事
李沂疏復上 上疑其與象乾比逮問廷杖公與
同官叩關為請不聽其後鯨卒以賊敗先是山陰
公以艱歸至是服除公請召還綸扉已丑春禮部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郎高桂疏論科場事摘及太倉子衡公婿李鴻刑
曹郎饒伸繼之 上怒逮仲詔獄公密為調護僅
削籍評事雒千仁上章語極慤 上以庚寅元旦
召四輔臣出于仁疏怒甚事且不測公力解以疏
納 御前者三千仁乃得免公將出 上止之因
宣 皇長子皇三子出見公諦視畢頓首稱賀詳
具召對錄中次日公即疏請開立分封 上報卿
等昨已見矣元子質弱候旨行公復以豫教請不
報已兩京諸臣皆力請 皇貴妃弟國泰亦請公
與同官又合請辭甚危切又特疏言開立不可緩

者三且謂如此不行則國泰之言為虛而皇貴妃
之心亦無以白于天下 上命中官傳諭語甚厲
許具升儲錄中公以 上督過甚不宜強爭請先
出閣講讀以解羣疑 上仍令候旨公謂同官曰
上意無他但不欲此事出自臣下吾輩當拱默俟
耳是秋洮河事起先是套虜火落赤掠洮河熟番
入據莽刺川殞我裨將廷議紛然謂虜敗盟宜罷
款夫戰即 上意亦動委過邊臣公具言先後虜
情不可輕發乃遣尚書鄭洛往經略之虜聞經略
行稍移帳去 上召閣臣商確邊務且曰卿等為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朕股肱須用心分理公頓首謝而言者意多與公
異文章攻公萬御史國欽語尤激公疏辭五 上
俱手詔慰留中使頒賜絡繹不絕公不得已出視
事復具疏申明邊計大略謂國家款虜與前代不
同貢則稱臣市則易馬朝廷特撫賞之勅諭之耳
非有和親納幣之辱今言者欲以和罪臣不知款
貢之議實 先帝主之先任輔臣邊臣贊之臣乃
當積弛之後經營收拾一切陳奏及恭擬傳諭皆
未嘗專主和議專言不戰且戰亦何易言北虜驚
悍飄忽自其性然會長利貢部下利掠一聞大戰

未有不踴躍思奮者我之疲兵羸馬何以當之此彼已之當較者也自俺答物故虜酋號令不盡行于諸部故犯順則當討助逆則當懲其他奉約不渝者宜姑與羈縻勿輕拒絕此順逆之當別者也西虜遠在河湟未嘗長驅深入而我已紛紜若此若宣大屏蔽陵京地既密邇虜復衆強兵端驟開羽書狎至其爲倉皇驚擾又當何如此緩急之當酌者也語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災沴頻仍公私耗竭若使兵連禍結九寒固然時無桑孔之籌國有熙河之費誰其任之此羸縮之當權者也臣

詹霞續草

卷之十三

之深思詳計不欲孟浪言戰而必欲次第圖戰者大較如此惟陛下召集九卿大臣質以臣言使之議其可否上請聖裁而又宥萬國欽以作敢言之氣臣不勝大幸上手詔褒答已而九卿陸光祖等廷議悉如公指上曰申閣老調度正合朕意更有妄言搖亂者重懲衆譁遂定辛卯孟春廟享遣官代公言其非上以疾諭公亡何復傳諭朕疾乃因左右奸頑所激今已斥逐奸頑者謂中官卬銳也已又切責言官不行糾發俱奪俸公言宮禁事秘臣下不能知不必過動聖怒祖

宗法不得持寸刃入禁城今內操雖罷而出入衛藏兵器宜申禁以防未然上曰元輔可謂忠愛特降勅慰公公復附奏羣臣望見大顏甚切願以孟夏親行時享上從之累朝訓錄成上方以西事念公運籌功而勦敘未至遂因此進公太師給誥賜金幣加祿米百石公力辭僅拜金幣其時適一品滿三考遂乞休上不允特勅銓臣進公秩太傅食伯俸璽書褒勵賜宴別賜金幣寶鈔食品公拜別賜餘皆力辭上聽辭伯俸公秩復以璽書褒公加賜銀二百兩青紅蟒衣各一

詹霞續草

卷之十三

襲彩段四表裏公強起拜賜是時公辭謝凡八疏而降溫旨者九皆出宸翰而第五次尤端楷上詢中使申閣老見御筆佳否其眷待如此已而御史李用中曹郎湯顯祖僉事李琯相繼攻公上謫斥言者而以溫旨慰公然公自是亦去矣前後控辭凡二十七疏中言臣有至苦至難者如遷謫官員孰非宸斷明言之則謂歸過于上而不言則疑臣脩憾于中留中章奏何者不經御覽不請則疑臣蒙蔽而請之則又謂臣塞責邊務夷情本難逢度敗則詆臣失策而勝則疑臣欲借以敘

功 召對敷陳本爲盛舉秘之則人多妄傳而稽之則又謂臣誇示恩寵衆人所擬不當則以爲私而當則以爲僞衆人所賢未用則以爲有意疎遠而既用則以爲姑事虛糜事至于不得不辯辯之則以爲爭勝而必欲摧之不辯則以爲氣餒而愈益攻之人至于非理相犯不容則以爲挾隘而羣然非之容則以爲畏縮而肆然侮之一官而衆皆希覬不得者怨一事而兩人相左不從者怨今日之言如此明日之言又如彼與臣言然與他人言又不然人不諭賢愚事不論當否與臣異者卽以

齊霞續草

卷之十三

十八

爲是而欲引之升天與臣同者卽以爲非而欲擠之人淵似此物情似此風尚將使予奪不聽於朝廷而聽於衆庶之口吻去留不制於 君上而制于小官之掌握臣雖百身千家何能自解而 皇上卽以簪履庇臣以鼎鉉優臣亦何能使臣不面慚而心悸 上覽公疏悉優答至以伊尹致君澤民望公公感激泣下乃強起視事已復乞休 上數四宣諭且以 聖節慶典 皇子誕生趣公出復命冢宰率六卿往諭公方以寬假請會工曹郎張有德言冊儲營辦事 上責其沽名新安山陰

齊霞續草

卷之十三

十九

一公倉卒亦具疏列公名不及以告先是 上嘗令中使語公俟明春冊立後許歸及覽疏不憚旨下冊立事再遲三年公趣同官繳還內降而閣疏業已發科款曰大事去矣將奈何乃揭言 聖意已定小臣不當激聒因勸 上勿因此誤大典上喜謂公知我手批溫答而竟不及改期事揭下禮科司籍者照例取入給事羅大紘疑有所比露章劾公中書黃正賓亦有言 上怒謫大紘而逮正賓復傳諭趣公出又令 臣親往諭意會有旨予許公致仕公密請留之不得願與同去以謝言者 上知公去志不可回乃允給驛遣官護行加賜金幣蟒衣公隨疏謝併以三事上一蚤定儲宮以安宗社二力持廟議以奠邊疆三甄錄逸才以充任使而又勸 上慎起居平喜怒節用愛人親賢講學嫚嫚數百言公歸之三年 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建儲命下公喜甚表賀 上賜公上尊肥羜鎡幣遣使齎 璽書于家曰卿前屢請冊立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已冊元子爲 皇太子冠婚並舉蓋若報成事于公者其後 皇孫生復膺存問至八十而三矣公玉色金聲挺如松栢其

接人溫和而無縉禮出辭簡而盡可不可然不然斷以片言無模稜回互雖處要津未嘗謝客每譚前輩有見客刺而蹙額者曰何不廣也其持論常以蕩平正直爲主曰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脉絡明平衡而治則差數均平氣而調則節奏和在政地十四年孜孜以奉公體國爲務每聞四方水旱輒惻然不寧請賑請恤而其大意在禁遏糴緩催徵勸課責監司守令以舉職先後請發倉粟數十萬帑金百萬至甲午兩河侵上猶憶公言曰中閹七故事可行也所推轂賢士大夫甚多其以直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諫忤旨及因他事株連上欲有所處分必曲爲申救廷杖者必屬緹騎爲寬世不盡知也浙苦織造蜀苦採木江右苦磁器公皆爲請減免又請寬內殿工減尸部歲進買辦銀三之一止問寺傳宣銀三十萬一口上覽世廟御札有撫按官進助工銀例欲行之公具言其非宜乃止紫荊關外爲亡命竄居空礦有司不敢問偶中涓自五臺還奏之上以語閣臣公請嚴緝補閉礦洞而奸民復以爲言上意欲開採公議令撫按官復勘事遂寢公去而礦興矣太宰陸公光祖與公論人才

司徒王公遠與公論國計公爲評騭指畫莫不心折其論治河以堤束水以水刷沙議自潘公李馴發之公遂以河委潘公後潘病去公謝事而分黃導淮之議行公蹙額曰漕自此多事矣蓋公於世務政幾靡不辨晰尤留心邊事每言三輔以西六詔以南無一日不往來吾胸中故嘗以尺書懸夫利害于萬里外邊臣莫不受成卽同卿任樞曹諸所籌畫稟庭調爲多天性摯篤事繼母黃太夫人至老不衰中表昆弟周恤備至拊視徐氏一門如其族歲時伏臘祀之如其先有義莊八百畝以贍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族指二百畝以佐里役百五十畝以資貧士諸受公德者祀公于金閭之西鄉先是太僕爲公營一園于舍南公歸日攜客觴詠其中風日晴好出遊佳山水涉險探奇振衣獨往少年輩不能從也爲文章典雅醇粹酷似歐蘇至于敷奏事情明白曉暢人主讀之洞如指掌故多見聽從卒之日猶戒同卿還所賜金幣口占遺疏勸上勤朝講發章奏罷征歛慎封疆起廢佚不勝拳拳之餘忠焉是爲萬曆甲寅七月十有九日距生嘉靖乙未八月十有六日得年八十元配吳氏累封一品夫人

子三長兆虬早卒次用懋卽同卿公癸未進士歷任太僕寺少卿次用嘉壬午舉人俱吳夫人出懋娶欽氏累贈恭人別駕止善女繼娶楊氏封安人大司馬成女顧氏累封恭人太學生道津女嘉娶董氏給事中道醇女繼娶徐氏大宗伯學謨女女二一嫁李鴻乙未進士上饒知縣一許聘郭大參諫臣子元尹俱先卒孫十三人承芳庠生欽授試中書舍人娶支氏中丞可大女聯璧庠生娶吳氏舉人世翔女傳芳庠生娶黃氏中丞承玄女騰芳聘知縣王良臣女廷芳聘推官陳世竣女濟芳聘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國博顧大章女俱懋出繼庠生娶吳氏都給事中之佳女紹芳丙辰進士娶丁氏舉人肇亨女續慶聘兵部職方司郎中茅瑞徵女緒隆繹訓紀常繩武未聘俱嘉出孫女十三人一嫁太學生金夢奎子安國一嫁顧祭酒起元子振昆一嫁李翰編亂昌子仲弢俱懋出一嫁王侍御有功子景召一嫁舉人李大昌子文心一嫁王憲副永寧子德光一嫁知縣陳允堅子智錫一嫁毛侍御堪子鍾英一嫁顧大司馬其志子繹一許字舉人顧兆桂子懋興一許字上饒知縣李鴻子毓芳俱嘉出會

孫三人曾孫女五人所著有綸扉奏草綸扉笥草綸扉簡牘賜閒堂集其散佚不傳者尚多堃于丙辰年七月癸酉日墓在吳山狀稱雲間陸公太倉王公丹陽姜公于公皆極口推服而吉水鄒公謂吾師有百善而外人不知有一筆而海內回春此惟天地鬼神知之同卿則言公有三難當戊巳間操柄刻礪公宛轉維護人心國脉不至大傷難一壬癸以後上懲於往轍重疑揆地士氣過于凌厲稍復推折公從中調停不激不阿俾嘖議與國體交伸難二迨庚辛之際前星未耀下激上疑公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三

三

用史巫之紛若感乎聖心卒定國本而竟以一去明志難三同卿登朝蚤不離公左右故能推明若此乃余觀公秉政十數年以公忠報國以誠心直道處已待人海內有識者往往信公而嫌怨猜疑之間與言者相紛拏間或未之盡信故公之自疏至于嘔心瀝膽踴躍悲鳴卽人主亦且咨嗟感動十行之札至不勝書而卒不獲竟其志以去則益歎政地之難也雖然亦有故焉前代相臣其名正其權重其行事皆在人耳目可與天下共見八閭故議論易明我朝閣臣有相名而無相權

其所幹旋多在輿突之中、見不聞之地望之者常以爲陰陽鬼神不可測識而其人亦難于自白乃至久而後定蓋古今政地之難易如此此余之所以心儀公而爲之掩卷三歎者也銘曰

當萬曆初治化一新其政銳急如束濕薪惟公繼之劑以寬大霜雪既消陽和遂藹朝野熙熙如登春臺雲蒸茅拔小往大來 帝鑒前車權歸清穆公也稽首臣無威福小心翼翼以事 聖明有謀必告靡慮不精韜鐸高懸式開眾正噴室斷斷公不爲病甘泉寢燧滄海無波 帝謂公功公不自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多借箸籌深伏蒲心苦方闢銅龍忽辭神武東山堅臥塵世神仙 重書頻下黃髮無愆使者在門公忽厭世箕昴輝沈鳳麟采翳公來自嶽其去何歸清都紫府絳節鸞旂惟昔大廷 世皇親擢俾相 文孫功存惟惺三朝知遇無替始終何以昭寵視此幽宮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思筠姚公墓志銘

給諫姚君余丁酉所舉士也乞余銘其尊人承德公之墓余恐以姓名爲公辱辭不敢爲給諫請之不已乃按狀次之公姓姚氏諱繼祿字世卿別號思筠世爲上海人曾祖宙太學生祖照父一祥臨江府知事母吳氏生二子公其長也少有至志攻苦讀書欲以文學起家而困于羸疾既喪臨江公哀毀逾禮人以擬王安豐然亦坐是廢學不獲自竟其志抱病一室幾閱三稔因編讀岐黃家書精究厥旨既以自活復推以活人或有疑疾輒諮公往往奇中卽宿鑒專門避席讓公自念儒家子不欲以鑒名曰奈何棄先人一經自銜薄技耶亟謝去讀書如故時家亦中落因都授里中取糈自給戶外屨滿凡經指授輒復去爲人師皆稱姚氏學卒無敢與公鴈行者縣大夫暨學使者行部試輒推公而公落穆自若示嘗以俛仰于人親故相遺卽筭器食亦不妄受也蚤歲舉二丈夫子日課夜誦不假聲色已察知伯之學不逮仲甚乃謂伯曰主臣若僅繼吾業耳謂仲勉之事在若矣若幸成吾志仲卽今給諫君也是時已隸學官爲秀才屢

試高等額獨困于公車每上輒報罷人或疑公色
沮公怡然弗爲動曰需時耳乃公幸未耄猶及見
仲之成蓋二十年而給諫始選入太學明年丁酉
舉應天戊戌成進士前疑公者始咋舌歎服不能
置海上爲相語曰姚公昂昂晚節始康給諫釋褐
得東陽令公從之東陽湖錢塘上富春經休文靈
運所棲遊處策杖徘徊襟襟太息未幾卽辭去給
諫願留事朝夕公曰無庸我探越溪山水來我事
畢矣安能以口腹累編氓也旣歸海上則閉門謝
事一如昔都授時授諸孫書程督加厲檢約僅僕
澹霞續集 卷之三 廿六

公幾爲所斃事聞官欲抵殺人罪下諸獄且議鬻
其室公不忍負創力請於官願代爲償某卒從未
減其爲長者類如此宜其有給諫矣生嘉靖乙未
二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丁未五月八日享年七十
有三配陳氏加封太安人子男二人伯永豐娶朱
氏繼娶張氏仲卽給諫君永濟娶莊氏封安人孫
男四人女四人某某永豐出某某永濟出嫁娶皆
名族墓在邑西肇溪之原銘曰
公之學其緒餘以爲監其情以爲儒公之儒其身
以教授里塾其子以高步竹梧孰爲不足孰爲有
餘肇溪之原有封斧如惟公之居人侈之曰給諫
之父吾稽其行而名之曰賢人君子之徒勒貞珉
永不渝

處士倪公暨配貞節胡氏孺人合葬墓志銘
奉常倪子以萬曆丁未成進士上書 闕下言臣
思輝故農家子自臣曾大父本誠始去耒耜業爲
儒不幸少羸多疾業未竟而物物之日年甫二十
有一時臣大父道建生六月矣賴臣曾大母胡矢
志成孤勉持門戶家貧井臼操作日晏舉火輒輒
機杼中卽輟稼弗辭嘗極哺突下淚沈咽冷比舍
至不忍聞其喪臣高王父暨高王母悉倚辦十指
拮据襄事人共難之比大父長俾之改業爲賈稍
稍積有贏貲益斤買旁近地均授兩叔氏兩叔氏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廿九

與臣曾大父爲異母其生皆後于大父又胡所卵
翼也人尤以爲難億臣思輝生四歲胡已棄養得
年七十有七甲影霜髯餘五十稔其口授臣書琅
琅在耳臣幸守先人遺筭通 朝籍列在交戟之
下非曾大母胡何有今日敢昧死聞上 天子下
其奏有司覈實如 令甲旌胡貞節表其閭會思
輝守官奉常滿一考並封父大有爲博士母胡孺
人一時 恩綸後先駢集里之父老相顧歎詫曰
不風不雨不豐梓杞節婦于倪公偉矣匪存其孤
曷昌其嗣乃益噴噴賢節婦方節婦稱未及人年

纔二十二也呱呱六月孤不絕如綫而是時族之
豪有睥睨其居者不利于孺子百方欲奪節婦志
不能得他日節婦撫其孤家漸饒矣推以周于族
竟冥前事不問族豪內自慙多稱節婦者晚歲繞
孫曾膝下含飴自弄顧獨奇奉常每摩其頂曰勉
之幸成而翁志吾不令而翁儒非慙噎廢食也事
將逮汝蓋去節婦二十年而奉常以儒起卒如其
言人謂節婦匪特賢明其識量有大過人者歲壬
子封博士公始卜兆萬子山之陽奉其祖處士公
本誠與節婦合窆焉奉常舉于鄉出余門下手續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廿九

事狀乞余一言銘諸貞石余讀之未忍竟也姑撻
其上書語志之昔人不難一死而難樹孤當處士
歿時倪氏危矣伶仃俚俚以迄今茲秋毫非節婦
力哉茹荼飲藥不遽相從地下爲六月孤耳至脫
簪珥跪進其姑俾置腰爲翁廣嗣息此其志意深
遠矣決非凡近婦女所知也語曰農之子恒爲農
處士棄祖父業不事而事詩書齋志未售卒聞厥
後渚西之稱倪氏自處士始奉常方被 上簡將
入諫垣爲耳目侍從臣處士之緒日光大而顯明
之山陽始封旣崇旣固其與節婦相慰九原知無

餘憾已處士生弘治辛酉年九月八日卒正德辛巳二月六日節婦生弘治庚申十二月二十日卒萬曆丙子十二月四日子三人長道建娶王氏節婦出次某某卽膝陳出孫男二人大有娶胡氏大壯娶王氏女一人適桃源陳法曾孫二人思本娶汪氏次卽思輝娶吳氏玄孫男四人宗鑾宗衍思本出宗維宗繩思輝出女四人一字文學王鳴雷仲子某一字翰林侍詔李之華季子某餘未字銘曰

農而儒以殞厥軀發而劬以植厥雛不有是婦孰

蒼霞續草

卷之三

知是夫 帝旌其閭史銘其居惟爾曾孫其報不迂嗟乎吁

愛竹張公偕配范孺人合墓志銘

余以歲癸丑供南宮之役所舉多名士而吾閩張存孺與焉存孺每謁余其容愀然詢之則知失其大母范孺人方踰期也存孺之尊人儼竹公將舉孺人之喪合塋于其父而屬存孺乞銘于余余不忍辭按狀公諱鳳鳴字子瑞別號愛竹先世家汝南遠祖封留司訓建州慕容亭遺風遂卜居爲甌寧人封留五傳至寶實生宗宗生伯入資爲郎配杜太君生公及弟羅源博士鶴鳴公少有奇稟不好弄髫年治易弱冠試有司爲學使者所賞拔與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博士君同下帷攻苦文譽籍甚性至孝徒跣奔父喪于都下扶輿歸塋呼號擗踊路人爲之感泣杜太君既稱未亡公以家督當戶室如懸罄竭力營養不以寔故少缺甘旨也旣罷去舉子業日攤書課子頗其堂曰一經嘗美范文正公義田而力不逮族人不能舉火者數傾困助之無憾色晚歲築圃蒔花竹寄興吟咏爲逍遙遊以萬曆丁丑三月三日終距生正德丙寅十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二後三歲直指陸公采輿論旌公孝行錄其事于郡乘兩娶李氏舉五子最後范孺人孺人父某

精黃岐家言孺人卽通黃岐家言又通孝經內則
 歸愛竹公方食貧荆布操作供菽水以安仕太君
 處姊姒雖睦無間愛竹公以數奇不第意不無少
 芥帶孺人多方開譬至脫簪珥治具任其游覽愛
 竹公方者年偶以服散失明孺人日夜齋沐露禱
 卒遇異人撥以金鉍復明如初人以爲精誠所感
 撫前子端靖嵒嵒與已子竣均人莫辨其異乳
 乃課督又甚嚴六子競相切劘翱翔覺序端嵒竣
 皆廩食嵒以選貢爲武平掌故竣最穉亦督使負
 笈講學數百里外端子享嘉靖子元嘉忠嘉德嘉
 舊霞續草 卷之三

識若茲封留擇里而必考亭氏之鄉意何淵哉孺
 人生正德庚辰九月二十八日卒萬曆壬子四月
 十六日享年九十有三與愛竹公合塋于宜均黃
 屯阡銘曰
 一人而六子九孫十六曾孫如龍如鳳日高其門
 非甚盛德孰爲之源是夫是婦如璵于璠長世滋
 後其報弗諼畢如之丘我銘長存

蘭泉徐公偕配邵孺人合葬墓志銘

蘭泉徐公池之建德人也有子孝廉廷宗以丁酉奉于鄉出余門下公沒後余亦謝政歸孝廉走數千里訪余海上余甚感其意已乃稽首請曰廷宗之跋履而來雖繁心門牆乃先君子之訣也有遺命焉汝曹毋過傷毋作佛事與其作佛事不若治道路橋梁以便行者顧安所得海內名流之一言以不朽我乎廷宗泣而受之不敢忘今墓中之石尚虛是以匍匐有請于吾師用報逝者余聞而益傷之而吾邑汪侯與孝廉同譜稱莫逆狀公與配

卷之三

墓志

三

邵孺人甚核余乃為之志公諱某字進之別號蘭泉先世自樂平徙建德明興有景暉者舉永樂甲午生子思智思智幼而孤慟景暉公蚤世為祠祀焉生二子伯永元以輪粟賑饑被旌仲永德行與伯埒而拓落尤甚邑大夫賓而禮之徐氏故饒于貲嘗七世不分異至永德兄弟乃挫產而家聲亦日起永德生貴以椽史為海寧丞娶于劉不乳置遣黃乃舉公海寧公雖為椽好儒術善其里人鄧澹因為公娶其女公少穎悟日能誦數千言其為偶句應聲而就不待索也嘗從海寧公子留

曹縉紳先生故重海寧公又美其有子文酒過從

公父子在坐軒軒霞舉客為之傾既補邑諸生婚邵孺人夫婦勤力且讀且操家拮据經營稍拓薄田數畝同祖諸昆旁睨即絕少分甘不能滿其意公故強直頗懷不平孺人每從旁調護使無失歡海寧公甚喜吾有子有婦如此即卒老田間可矣安能鷄肋一官僕僕牛馬走哉會邑苦郵傳父老推海寧公使詣闕上書海寧公不得已強行因拜官以廉幹為當道所才邑令與他邑令軼輒使攝篆終不持一錢公以襖被往省父歸視橐中亦

卷之三

墓志

三

無一錢也生母卒請終喪學使者吳公海寧人以驩其邑丞甚屬意公曰嫡母在于禮可毋喪也公頻首謝豈以一日之遇忘三年之愛與公避之海寧公有仲子及一女婚嫁之費皆出公與孺人其後側室萬復舉一子一女海寧公奇愛之當分異族長老咸謂公操家久不宜與弟均公曰分異非吾志也而忍私諸景暉公祠左有室焉形家以為吉公即推與季弟而自與仲弟居一小樓海寧公心喜亦心動乃以舍旁隙地與公而署其牘曰長男我創業艱難產不宜均而均可謂篤友于之

誼矣其以此一片地益之公固讓不受祠火延及海寧公居尺緣寸帛皆盡逾歲海寧公與劉孺人相繼沒公哭劉孺人過于所生向日諸昆之不利于公者復起而構難公從墨線中對簿日惟籲天呼父母與妻孥環泣賴鄧孺人譬解乃自寬然竟以哀毀背其目既謝博士業益發憤課諸子讀延名儒爲之師至鬻產以充脩脯孺人從中饋供其靡不精腆三子先後籍黌宮文名蔚起而伯氏蚤卒叔季亦困于有司公與孺人終不爲改念孝廉既得儒公誠之曰而翁欲而成名者非爲求田問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舍計也但令子孫輩讀書不爲流俗人於願足矣惟先祠燬已三十年當吾世而輪奐未飭蘋蘩之無所于供何以見吾景暉公于地下兒其念之孝廉謹受教先是公與族人爲輪積法得二百緡孝廉所稱貸稱是遂以鳩工未洽歲告成事公大喜曰先靈有棲足償吾志也所居湫隘人不能堪公處之若廣厦于于然矣何鄧孺人沒更五載公登八十諸子欲稱觴公語之曰兒欲觴我者得不念而母乎且我鄙人而以兒故勤邑大夫與諸顯者登堂爲壽非所安也其生平謙讓恬樸多如此

又五載捐館舍屬修郡乘邑大夫博士以及父老諸生僉謂公志潔行芳不爵而貴不可民民郡守采其議列公孝友傳中公生于嘉靖戊子年某月某日卒于萬曆壬子年某月某日得年八十五孺人生于嘉靖甲申年某月某日卒于萬曆癸卯年某月某日年不及公者五子男四廷彥娶鄭廷藩娶高繼陳繼李廷敘娶鄭廷宗娶胡廷彥廷敘皆邑諸生先公卒孫男十致中致大致精致三致甲致和致祥致遠致道致通而致和致祥致大致遠皆諸生塋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始余得孝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廉文章醇深爾雅超出時趣固已卜其人矣久而習之恂恂好修君子也乃今觀蘭泉公父子兄弟之間天倫篤摯乃爾而又佐以鄧孺人之慈和婉嫺卓爲女宗婦師嗟夫所自來矣銘曰爲廉吏子而躬益砥爲孝廉父而心獨苦有產弗私寧惜爾貲有才弗逢卒亢爾宗惟孝惟友爾名不朽亦有佳偶白頭是守以爲鴻婦以爲侃母千秋茲藏魂魄相將如鳳如凰永開厥祥

中憲大夫鎮江府知府加按察司副使致仕

孟葵許公墓志銘

孟葵許公魁然長者也官至二千石卽自免去較之邵曼容則少羸然今之仕宦夜行不休者多矣其視二千石猶百里而未五十誰能舍諸而公又治行甚高部使者尉薦主爵推轂無虛日前途未艾遽爾桂冠浩然其不可留此其意豈尋常世俗所能窺測哉或曰公雅性恬淡生平好玩周易常畫邵子先天方圓二圖懸之座右其於消息盈虛之理研之深矣故進退之際綽然若此公歸十餘

蒼霞續草

卷之五

三八

年始沒適余入溫陵哭大學士李公因哭公皆同年也追惟癸未之役溫陵舉者十五人今存者不及半見余來皆驚喜留連不能割而恨李公與公之不逮也公之孤以儀部李公之狀來乞銘余愴然不敢以廢筆研辭按狀公諱國誠字鼎臣別號血葵世晉江人始祖致政公累傳至古淳公某生惕吾公某俱以仲子方伯國讚貴贈叅政公惕吾公之伯子也與方伯皆師其尊人年十四補諸生隨應試學使者拔冠一郡才名大起隆慶庚午舉于鄉方伯舉丙子連第公喜曰弟先登矣吾當操

孤矛以從又再舉始第授西安令西安地劇且四輪故難治公蒞以寬和事存大體不爲鈞鉅束濕以取名民甚宜之冠蓋往來廚傳迎送皆有定式長年聽役于官者差次先後著爲絮令宿弊盡祛尤喜與人士講秩第其甲乙如徐吏部可求方進士應祥皆所首拔治行甲于兩制而以不善脂韋僅遷大理評事去之日閩邑攀留追送如失怙恃在大理所平反奏獻率傳經麗法伸雪甚多尋轉戶部郎蒲坂楊公時爲大司農雅重公欲令主郡國試公辭曰郎職簿書耳衙文非吾事也欲令權

蒼霞續草

卷之五

關則又辭脂膏地難居郎不堪處也嘗司倉筦庫盡卻諸羨緣史以例請公曰吾亦有例不受美吾例也出督江右賦催趨有法事集而民不擾一切餽遺皆不受廉辦爲曹中最攬守鎮江鎮江衝劇如西安公治郡一如治邑清靜嚴明化行上下庭無桁楊獄無繫繫庫無贖金度無積牘賓客過者無緝禮衙齋蕭然若無事念人文久塞詢謀于衆擇高敞地爲塔以象文筆嗣後科第不絕郡人故工機杼羅紈繒綺之利衣被四方公未嘗以寸絲入橐人尤以此服之在郡已滿考銓部屢請擢臬

憲至二十餘疏皆不報時方伯亦典粵郡公慨然嘆曰吾素志不在崇牕今兄弟皆綰銅虎符臨制千里于書生分願侈矣此亦吾止足時也經世之業有吾第在吾其歸乎甲辰入計過里門遂堅臥不起臺使者移檄督之官項背相望公遂稱疾篤使者知不能強乃爲請加秩晉按察副使予致仕里居益恬愉自適不問戶外事絕無所造請直指陸君故令丹徒公屬吏也又甚相歡來按閩造廬候公公握手道故而已語不及私姻戚朋友有緩急傾橐不吝有五男五女婚嫁沓駢家益拓落幾

不霞續草

卷之三

至徙宅亦不以介意居恒雅慕陶靖節白香山之爲人日往還潘山松石間與漁父田叟譚笑忘歸晚年方伯與叔弟相繼塲楚痛不堪至于病瞶蓋自是衰徵見矣沒之前旬日猶手抄香山詩十首至人生七十稀第四句春夢二字遂絕筆病時不肯服藥曰吾年踰古稀官至金紫向平願畢何必爲此七尺軀戀戀人世哉臨終猶破顏一笑口稱不苦者再其年爲萬曆丙辰月爲季夏日爲朔後之十有四距生嘉靖乙巳季秋八日得年七十二娶李氏繼翁氏贈封俱恭人男日升國子生日光

日所俱庠生日幾日鎮孫男九孫女八曾孫女一墓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銘曰

晉有高人官僅五斗裔是香山陶然詩酒蟬蛻塵埃一官敝帚惟我許公雅志尚友五馬歸來恬愉自守千駟萬鍾視之蔑有惟白惟陶千秋爲偶罕如之丘其人不朽

不霞續草

卷之三

靜衷倪公偕配王孺人合塋墓志銘

自余備員詞林所爲達官貴人諛墓之文不少然心厭之迨歸田則一切謝絕而吾友溧陽令倪君塋其父母復來泣請余力辭已讀其所爲狀及質諸鄉曲之口則知倪太公者蓋古之所爲敦龐淳至篤行鞠躬君子也而其配王孺人又能成之此其人固異于達官貴人有待于楊詡鋪張而余亦無所事于諛者其容終靳一言以傷孝子之意乎乃按狀次之太公名肇安字子仁別號靜衷其家自龍江徙五峰五峰之裔有居翁山者至其始遷

霞續草

卷之三

四三

嶼則太公父也五峰翁山嶼嶼相距皆不數里其族甚蕃而未有顯者其鄉人亦多服賈乃太公獨力田且好儒娶王孺人城頭王某女也城頭之人多逐魚鹽爲生而獨孺人家有業儒者以故孺人亦好儒太公既耕則使其弟讀孺人舉三子長卽溧陽君少而甚慧則又使溧陽君讀而溧陽君竟以才名成進士倪氏光顯矣人皆曰太公與孺人教也太公家裁中人產兄弟四人食指繁皆賴太公與孺人以給又值倭難起奔竄無寧日伯仲繼喪所以存恤其遺孤甚有恩意仲之孤病痢孺

人躬自撫視二十餘晝夜不怠殤而哭之慟父母以避倭溺于江太公偕其弟沿流上下啼號者三日乃得屍從禍亂中與孺人拮据襄事已又塋其伯婚其伯子合其季弟已分之憂骨肉間毫無間言太公于田則孺人治餉其季弟婦陳氏亦賢相與協力操作晝理麻苧夜分乃寢鷄初鳴則起而負薪汲水供麥飯念溧陽君讀書苦稍雜稻梁魚羹餉之而其友人共炊者終以餽餉不能下咽溧陽君語之曰此固我母十指出血所供具也而不足諸君所乎友人乃解太公雖居嶼嶼而有地一

霞續草

卷之三

四三

區在翁山直可百金捐之以建宗祠嘗拾遺金于道以還其人隣人以斷纜漂舟疑太公家人所爲大詬于門太公若不聞也者生平足跡不入城市以女嫁邑中兩往省視而已其厚德篤行類如此溧陽君二十八始補弟子員三因秋闈太公孺人不色慍比舉于鄉而孺人沒矣其振鐸寧化迎太公養太公終不樂曰與我留滯首屆齋頭何如嘯嗽長松下也其後于溧陽遂堅不肯往親知勸之急則曰吾筭當以八十二終奈何舍牖下而就逆旅哉亡何果如其言人皆服太公先見然不知其

從何受之豈所謂靜極而慧生者耶彼其閱世八十餘年無機事無機心靈府空洞巧智盡捐其天全矣其天全則其神識不傷其灼然于生死去來之際又何惑焉生於嘉靖癸巳六月初一日卒于萬曆甲寅七月初八日孺人生於嘉靖丁酉十一月十一日卒於萬曆辛丑正月初七日子男三深陽君名楚玉爲余癸丑所舉士三娶皆王氏明玉崑玉皆蚤天孫男三大初邑庠生大視大禧出繼二叔女一適俞朝陽墓于萬曆丙辰十二月某日墓在某山銘曰

公霞續草

卷之三

四

世日趨何刺促機事營天真犴犴倪公淡無欲韜光淵守靜篤考槃樂矢弗告伉儷偕鹿門躅所未竟後賢續馬鬣封埋雙玉

明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肅庵陳公墓志銘

歲癸未余以庶常師肅庵陳公時公以名德旦夕且爰立亡何晉大宗伯而言者阿當路意配公公遂歸矣公歸年尚未艾林居三十年每銓宰閣臣缺廷議輒推公天子亦篤念舊學時問陳先生無恙而公卒不得用其歿也乃贈公太子少保錄一孫太學生予祭壘如今甲仍加祭一壇中書舍人劉大受來致上命而余爲志銘公諱經邦字公望別號肅庵其先出自潁川至永嘉之亂徙入

公霞續草

卷之三

四

閩唐季清遠令樞自游洋徙莆至宋尚書仁壁左僕射靖讓居第爲郡治而改築于櫬巷遂世居焉入明其顯者爲參政觀觀生熊魁南畿試累傳至公曾祖森祖宣父南京刑部郎中言公貴贈宣與言皆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刑部公娶朱淑人三十未子禱而見天門開有授以麟袍玉帶者遂生公少有異質讀書不一再過輒成誦占對如流從刑部公教授湖州博士成均皆與其名士遊聲譽播長安中嘗讀韓退之感二鳥賦嘆曰士貴自立遇不遇命也何

目卑乃爾時公纔弱冠識者已占其志量矣歸試有司皆第一以儒士應舉補諸生甲子舉鄉試第十人乙丑舉會試第二始刑部公以尚書魁兩榜至公復然世詔為盛事選讀中秘書閣試屢冠丁卯授編修隨下內艱毀甚除服補原官時今上在東宮妙選宮僚公為講讀官上登大寶公日執經侍左右每進講敷陳事理揚摧古今明白懇切而音吐又洪亮上時改容竦聽賜賚甚渥嘗命公詠御前筆墨硯劍立就詞四闕上大悅又應制賦大閱詩題御扇詩獻嘉禾賦聖駕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四十六

臨雍賦皆稱旨御書責難陳善四大字賜公是時上方冲年向學優禮儒臣游情筆札而公儀度壯雅進退雍容詞章華瞻凡在經幃者莫不屬目惟天子亦心向焉常呼為白面先生而不名其晉接之隆遭逢之偶固亦洪宣以後所僅見也於西當典南畿試公以江陵相國子在留雍途謝不往又三載乃轉左諭德掌坊事江陵奪情百僚皆疏留公獨不署旋請急歸侍刑部公道聞計哀慟幾絕除服晉侍讀學士掌院事終江陵世公官不過五品江陵沒隨權禮部侍郎仍掌院加太子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五十七

賓客轉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蓋一歲數遷嘗偶一在告詔特免朝參遣中使齋上尊醪符存問皆異數也公在銓部嚴公清為太宰協恭茹藥一切請託交際皆謝絕仕路一清條上銓政八事議久任法皆鑒鑒可行癸未佐大計所澄汰俱當嘗扈駕登天壽山賜麟衣銀勺七筋環刀兩宮召見慰勞各有賜其啟庶常端軌迪趨不肅而成亡何轉禮部尚書兼學士自為史官至正卿皆直講未嘗輟既典春曹所條畫釐正皆有典與禮如酌宗藩停祿開禁事宜清王牒杜冒封定國學規條申飭試題不得假借逢迎如前事亦不得故為避諱以使人窺測宗藩勲戚大臣子孫及外夷屬國有所陳乞皆即與斟酌覆請毋令胥吏得夤緣為奸曹事大飭前此江陵操切貢生廷議多駁放餽于庠者試四等即停奪大比彙送既限名又有降黜督學諸臣承風以刻嚴為能庠序喪氣公疏言明經貢舉乃國家盛典學校人才所出宜稍寬假以作興士類諸非令甲而創新例過為繩督者皆一遵其舊上報可海內為之伸眉未幾壽宮役興輔臣與言路二

三君議異公奉 命覆視不盡如輔臣指坐此被
言再疏乞歸途 報允抵舍卽僕射公舊居新馬
顏其堂曰寶翰曰賜麟以章 君貺築西巖爲遊
觀之所日與里中親友徜徉水石竹樹間以文酒
相娛樂尚書僕射二祖祠久圯飭而新之又創刑
部公祠修歷代祖墳葬外祖朱公給田置守冢建
義廩以賑荒拓烏石外城以保地險所可爲德干
族與鄉者靡不畢力又悉推比部公所遺田宅以
與庶弟第亡撫教其二姪割田以資營葬鄉里後
進有微長小善必曲爲延譽見人無貴賤皆與均

荅霞續草

卷之十三

四十八

三百八十五

禮揖必捨地出則敝車從兩騶人不知其爲尚書
也于公門絕無造請而時爲人排難伸枉竟不使
知既久臥里中客有自燕中來言欲爲公地公怫
然謝去且賦詩以見志直指陸君欲志八閩郡守
馬君欲志莆皆請公總裁公俱不應歲乙卯寢疾
郡縉紳士庶奔走爲公禱疾少間猶時肩輿從諸
舊故觴詠終日尋復劇途不起矣沒之日紅雲壓
城風霾塞野人皆驚異其日爲萬曆乙卯年六月
二十有九距生嘉靖丁酉年十月二十二日得年
七十九公在詞林嘗一主畿闈再分校會試所得

多名士江陵之沒也人多引繩批根務深其罪公
持論獨平恕世以此多之娶林淑人諸生果女先
公卒 賜葬仙遊香田里長嶺東山南負甲向庚
與公同穴其淑行具公壙志中男翰臣乙酉舉人
蚤卒孫男二鍾岱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鍾衡官
生孫女二壻林正茂林鍾禧塋以萬曆四十六年
正月某日所著有西巖集八十卷始吾闔入內閣
有楊陳二公其後途無繼者至公僂得之而復失
之比晉江李公與余乃同被 命皆出公門下然
余每念公不得拜而身反叨濫未嘗不面熱內慙

荅霞續草

卷之十三

四十九

望綸扉而跼踖也夫以公之蘊藉謨猷朝夕旃屢
遇合結知千載一時而不登鼎司究匡濟之業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銘曰

閩山雪秀稱壺公雀兔屹立大海東含精吐瑞誕
儒宗詞壇制作何春容蚤從少海侍銅龍手扶
宸極輸赤忠經帷啓沃 帝眷隆駢蕃錫賚下九
重 御墨淋漓比璜琮銓衡水鑑推清通寅清風
夜亮天工一時遭遇魚水同白麻佇出大明宮青
蠅忽構歸興濃倏然解組學明農琴尊容與西巖
中萬樹荔枝照眼紅仙人跨鯉時相從東山不起

蒼生窮黃髮無愆世莫庸逍遙乘化歸太空香田
長嶺馬鬣封 綸章赫奕報膚功名山片石應可
題

庶母林孺人壙志

庶母林孺人化北里人其所出微而其事吾父通
議公顧先于吾母吾父居貧力學經歲授徒于外
吾大父老不能問家僅一婢一僕皆遣之耕作吾
母躬執爨而庶母則築場納稼執春行饁備盡辛
苦兩人相依如左右手有子女更相乳抱纖毫無
間吾父甚安之當吾生時適值倭難流離奔走屢
濱危殆吾母每襁余力乏則庶母代之襁其卒以
以得免者庶母之力多其後庶母連舉三弟而愛
余終甚于弟朝暮持攜不欲少離每遇作勞輒負
之于背有所適必與俱餽餌果實佳者皆藏以遺
余弟若來乞輒請訶汝何敢望兄蓋自來庶母之
愛嫡子未有如是甚者而余之戀慕庶母亦不減
于吾母余自四五歲卽能讀書屬對庶母不勝歡
喜歲時鄉里宴會或對客吾父輒試以對句多稱
意歸爲吾母庶母解說其義更相慶也吾父別駕
江州庶母從吾母往北守養陽庶母從吾母歸余
成進士官詞林欲迎兩人就養而皆不能來蓋庶
母與吾母終身不相離如此吾父母相繼沒獨庶
母在而余徙居邑中庶母每欲來視以諸孫牽累

不能來殊快快也余時以南銓報滿暫歸未幾復抵任乃庶母遂沒矣余屢疏乞歸不獲遂踰歲而被命北上深以未能拊棺一慟爲痛而吾弟將以今庚戌歲某月某日塋庶母于羅灣山之原余乃爲書庶母生平之大略如此俾納之壙中羅灣山者吾父母兆也右以塋吾弟永虛其左以待庶母余兄弟四人亮永亨皆庶母出而永蚤世其少時甚有至性惟讀書稍拙每爲余繕寫文字寒暑不辭曰吾以此佐兄勝于自讀耳娶婦未三月卽往侍吾父于養陽人或尼之新婚也何能遽別弟

奮然曰安有親獨居萬里外爲人子能耽燕爾者哉竟去不顧沒于官舍吾父啼泣悲傷欲與林氏姊共爲一祠額之曰烈孝未及爲而終余愧尚未能成父之志也每一念及輒腸斷心酸出涕如雨蓋余之愧第多矣當第塋時余未有一言故因志庶母而附及之已復慨然太息曰嗟夫吾家何以有今日哉其大者固在于祖父之積德累行施及後人其次則吾母庶母雍睦和諧同心戮力經營患難出萬死而得一生乃至此也是其功于吾家豈不大哉余少時親見吾母庶母勤勞倍踞狀言

之傷心吾父與余相繼入仕家雖稍康然吾母庶母終身皆布衣糲飯淡如也今余濫陪密勿祿入漸豐吾家人子弟亦漸汰梁肉綺縠視若尋常至于骨肉至親亦時有諍語去先世遠矣盛衰得失相爲循環吾甚懼焉家人子弟其相與念之庶母生于嘉靖乙未年某月某日没于萬曆丙午年某月某日得年七十二孫成經成緯成綱亮出成文成章成裔亨出成經官生文庠生獨弟永未有出以成緯嗣其生以隆慶丁卯没以萬曆乙酉年僅十九銘曰

生而與吾母同居沒不離也明而相吾父貽謀幽不替也是爲吾之庶母亦云慈母求之于世罕有其偶孝子與偕茲焉不朽

長弟碧山處士偕配鄭孺人合塋墳志

余有三弟長諱向亮字信卿別號碧山父爲養利州守贈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桂山府君前母郭夫人康夫人嫡母林夫人生母林孺人以嘉靖癸亥年正月二十二日生沒之日爲萬曆丁巳七月十六日得年僅五十五吾家先世饒于貲至吾祖父以爲儒中落吾父鮮兄弟又艱子至四十五乃舉余更四歲得弟時倭難後生計艱難吾母與弟母皆勤力作苦相倚爲活第方十齡卽隨余讀書三山爲余炊爨父往京謁選

清霞續草

五

以弟從父別駕江州第居官舍余既舉于鄉乃攜弟歸娶鄭氏爲蘇田里鄭子英女伉儷甚諧吾父母相繼沒余先後里居六七年一切家事皆倚弟而辦余歷官南北第皆來視其後鄭孺人沒弟哭之哀更娶林氏以故居迫隘遂與林氏徙居宏路余時在綸扉弗善也比歸則見其有廬可居有田可耕有園可種植竹樹四周蒼翠可翫心亦喜之余邑居與弟相去僅十餘里每暇日必過弟第聞余至卽命室人治具譚笑爲歡今歲初秋弟忽患牙癰頭面浮腫余奔走往視爲延醫投藥醫言毒

膿已出可無慮余亦以爲然乃竟以此殞矣病革

不能言索紙欲書不成字姪經言豈欲待伯至耶弟首肯比余至但張目熟視余謂弟疾不可爲後事有兄在勿慮也弟連舉手若稱謝者遂瞑嗚呼痛哉弟爲人謹厚篤誠不妄言笑處鄉里恂恂不似貴家子弟人以此親之余注好動一日不出戶卽不樂第杜門靜坐趾穿踰闕狀貌豐碩無佻薄之態人皆以爲壽徵乃弟壽竟止此也向長安中有日者言弟命運絕不佳余甚憂之而冀其言之不中乃今竟中也人生修短信有數耶抑余之薄

清霞續草

五五

福致然耶婦鄭甚婉淑當在室時事繼母如所生繼母亦愛之其歸第治壺以內井井有條朱鹽鹽醬之屬皆得其宜第得以不問內事以萬曆癸卯年六月十五日遽疾逝距生嘉靖甲子年十月初十日年僅四十一合葬于時和里洋東之山坐巽向乾子男六人成經廕官生娶鄭檢校時樂女成緯爲余次弟永嗣娶林一定女皆鄭出成綬聘知縣高公一福女成纓成組成績皆林出而成績以弟亡後一月生女四

銘曰吾與弟少小相依弟忽棄我豈能不悲洋東

之山在海之湄首陰趾陽藏魄則宜淑媛同歸爾
後永綏

亡兒成學壙志

此亡兒成學之墓也兒之生爲萬曆戊寅年十月
某日吾父桂山府君別駕江州兒生于官舍母曰
一品夫人俞氏時余尚爲諸生次年舉于鄉更三
載成進士讀中秘書府君自江州守養利余母林
太夫人在家余妻來京兒方六歲留侍祖母人以
爲難余丁內外艱畢守官翰林兒始從余比余貳
留曹人綸扉兒皆在家歲癸丑來京省侍適余以
一品滿考錄一子尚寶司司丞兒先已以余蔭入
太學至是乃改爲司丞拜官僅月餘卽以使事歸
抵舍不數月病亡時萬曆甲寅年十二月初一日
得年僅三十六余蒙 恩賜告行至武林聞兒病
倉皇疾趨比至而兒亡已兩日竟不及見余舉六
子僅兒存而又天豈不悲哉吾父母舉子晚比得
孫甚喜兒亦蚤慧得大父母心然不甚讀書厭薄
舉業而筆札辭令翩翩可觀慷慨好義急人之困
至傾囊不惜見人有冤抑輒發憤爲出力必得直
乃已雖爲貴公子而逡逡鞠躬未嘗以辭色加人
亦未嘗侵人一草一木有以田宅售者皆淨其直
所爲德于人多不使知卽知亦不受其一錢報謝

當病時閭邑之人自士紳以至氓隸識與不識皆相率奔走徧禱于神明沒而道路人無不嘆息咨嗟至今猶思之不置每有緩急及一切不平事輒曰某人在不至此余里居杜門無所關涉鄉里有以事來控者悉謝罷奈何以鄉士夫侵有司權乎于是里人益思兒謂父不如子余笑而受之然兒實自有勝余處人不知也當余在留曹時林計部雲欲以女予余孫余未之許也而計部沒計部之內人申前請余遲回未卽應兒遽曰此不可不聽也大人雖未許而彼已有是心九原之下藉此以慰奈何拒之余大謬然第曰恐汝婦不欲耳兒曰此等事寧可謀諸婦也余喜曰汝能如此吾何疑邑故產鹽而近島以漁爲業得鹽魚乃不敗爲哨卒所詐困甚兒白之當道罷哨卒濱海數十萬家始得活勒其事于石鎮東萬安二倉糧軍與民皆利改折而攬納欲輸米以自爲利官不能詰兒與邑大夫汪公力陳其利病仍從改折歲省編戶數千金此皆余平日所深慨于衷而力未能挽者邑治有橋直射彤家所忌吾父嘗欲移之邑人亦以此望余余憚于改作且無所得賞兒唱議鳩數千

金卒徙其橋又建浮屠于江濱精廬甲冑中形勝大壯其識力膽勇果于行意不侵然諾多此類昔人所稱布金發粟募券捐麥舟等事兒皆饒爲之余誠不及也余在政地兒約束家人輩無敢生事見世路艱危時勸余歸乃余歸而兒亡使兒不亡則余得優游林壑無復縈繫而天奪之速將奈何哉兒娶于龔爲光祿典簿龔公燿女生三子益蕃益苞益蓀三女其少者殤孫女二孫男一墓在新寧里華陽坐巽向乾兒所自卜塋于萬曆戊午年正月初六日余稍述兒之概勒之石納諸牖中已

而嘆曰兒亡矣當兒在時舍不以爲賢乃生而能爲德于鄉病而羣爲之禱沒而悲慟路人萬口同聲翕然無間此非苟而已者彼世之衣冠魚肉小民子弟暴橫閭里爲人患苦兒亦庶乎免哉銘曰子而塋父理之常父而塋子能不傷華陽之岡鬱鬱蒼蒼汝魄斯藏千秋萬年于此徜徉

蒼霞續草卷之十四目錄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肅荆石王公神道

碑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贈少保

亦齋溫公偕配贈一品夫人李氏楊氏宋

氏神道碑

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師諡

長垣李公神道碑

資德大夫右都御史奉直學士右侍郎繼山沈

蒼霞續草卷之十四目錄

公神道碑

南京戶部尚書起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

場贈太子少保濂濱張公神道碑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宇孫公神

道碑

嘉議大夫應天府府尹雍野李公神道碑

工部左侍郎贈工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贈太保諡

龍江沈公神道碑

蒼霞續草卷之十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肅荆石王公神道

碑

歲丁未上從大學士山陰朱公之請益置閣臣

爲東阿于公晉江李公而余亦忝附又特召太

倉王公爲之長公累疏懇辭上終不聽遷延三

歲餘而公竟沒里中上聞震悼命禮臣議卹加

等祭視令甲加四官加太保易其名曰文肅官其

分食積

卷之十四

三百四十四

孫時敏爲尚寶司丞將葬而實丞君以余爲公門

下士又同官請爲碑以樹于墓道余雖智不足以

知公然嘗竊窺其大者自今皇帝御極四十年

輔弼之臣更十餘曹承恩顧者不乏然求其始終

信任禮遇隆渥庶幾腹心手足之誼罕有及公此

雖明主知人之哲而要公之所以遇合結知亦

自有道非人所易及耳公束髮操修卽自矜勵通

籍近五十年未嘗有尺寸濡染其素所不屑者足

以取信一也以高第重名旦夕取卿相而進取甚

恬一不合卽引去其在政地絕不求恩澤每當遷

敘必引分推辭發于至誠乞養乞歸無虛日人主惟恐其不留二也所為文章窮極變化而又善開陳凡有論奏輒先歸美于上紆迴曲折意苦而言甘使人主讀之常以為愛已親已而忘其拂逆三也上神聖乾綱獨攬不欲臣下比周雷同公侃侃發舒時與廷論相抵牾故言者愈多而上愈信以為能擔當任怨四也蓋公在位若干年所被溫綸無筭率如家人語其病也上至出帑金命道流為祈福既去而思之不置十年後猶從田間召起可謂君臣相得之至者矣方公為禮

公霞續

卷之四

三

部侍郎江陵張公奪情事起翰林吳趙二公疏先入禍且叵測公約諸翰林詣江陵為解不得見公徑造喪次牽裾切言卒不聽二公廷杖去公贖而送之北江陵假歸九卿疏請趣還朝強公署名公鄰輩起遂乞省覲歸天下人固以不附江陵重公然其後張氏敗公復貽書執政為營護不隨人下石也里居數年以禮部尚書召入閣時長洲申公為首輔方與二三言官爭壽宮事公助申公甚力復與申公謀逐大璫鯨而救馬御史象乾李給事沂皆紕璫者公子衡領解北畿禮部郎高桂

有所摘扶併及衡公生平自負無私且吾子才奈何被此名疏辨殊激饒比部伸緣此詆公譴去公亦自悔是後以冊立事舉朝力爭上下相持紛紜者累歲公苦心調護其間人尚不盡亮久之乃白始上以庚寅元日召見四輔臣手擁元子令前諦視隨出駱評事疏于袖中欲繫治之賴公與申公言而止公退而偕同官疏請冊立豫教上札諭分冊立豫教為兩事而罪請者為離間公力辯離間之說隨以豫教請上不報公又力申請且謂此事合天下之心而臨之以九廟

公霞續

卷之四

三

之神靈兩宮之慈訓皇上必不可差舉一念臣等必不敢苟順一言語甚切至上諭公已定朕無溺愛偏執之情直少須耳公語同官曰上意如此吾輩當靜俟密陳勿顯諍以何公以太夫人病乞假歸省上屢促公還朝七辭不允既入而上忽以待嫡為言欲三王並封公言待嫡之說臣未之前聞安敢奉詔無已則令元子母中宮而正儲位前代有故事也遂擬兩諭進上報以偽亂真朕不為其下並封諭議者力言其不可且以諭出自公語侵公公亦堅請收成命息

衆寡又深自引罪 上不得已從之而未考承繼
京王給事如堅各以請冊立調成公申救得免彗
星入紫微垣公上言薇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
惟蚤行大典可禳此變頃之 上獨召公于煖閣
公頓首請 上猶欲少待公曰 元子年已十三
尚何待退而疏請者六遂奉諭教出閣之命然尚
欲與 皇三子竝出公請先後出以示等差 上
報可其官僚儀從悉視東宮于是天下始曉然知
上意之無他而元良之有屬公自念 國
定可決歸計連章懇請 上遂許于聽公而重違

公復續

卷之三

四

三

其意久之乃允制詞至以朕之 逮有累于卿爲
言聞者感動公爲政日嘗請賑江南之荒止
代輸之議吳民賴以全活西虜內犯言者多欲罷
款決戰公脩便宜言款不可罷戰不可輕當羈縻
勿絕而內自爲防塞事遂定鑛稅初興公歷陳諸
不便狀而不能奪考察給違條部與省垣意異功
郎趙南星以強直罷言者疑公有所左右公具疏
自明復陳泰交要務其大指在主與臣交大臣與
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其他忠
猷石畫具在奏議中者未易殫述僕然槩其初終則

無如 東朝事爲大其後 門立禮成 天子猶
遣使慰公于家 聖書惓惓明夙意焉公之再起
上實倚重公展未竟之猷而世人猶緣飾往事相
與尼公公亦終不置辯但數上書言身病子病不
能赴召而已迨子衡沒公哭泣哀傷不復言世事
以何途不起矣公沒後而士大夫竟復思公稱其
行品無間言也公諱某字元馭別號荆石其先太
原人徙嘉定之南鄉寺溝後割隸太倉州遂爲州
人先世曰謙爲莆田縣丞遷傳曰侃曰銑曰
慶祥爲鴻臚序班鴻臚娶于吳公自鴻臚公而

公復續

卷之三

五

三

上三世皆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公生有萬爵飛集之異故以命名十二補第
戊午魁南畿壬戌首南宮薦 廷對第二人授編
修轉南國子司業徙北晉中允以右諭德掌南翰
林院 召回掌坊事典畿試錄文出爲世傳誦以
穆廟實錄成晉侍講學士加四品服晉國子祭酒
規條甚肅卽勲胄皆廩廩就繩範晉少詹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晉詹事隨晉禮部右侍郎
在內閣以會典成晉太子太保辭改太子少傅滿
考加太子太保予告歸加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以少保 召起其生爲嘉靖甲午年七月二十
一日沒爲萬曆庚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年七
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一卽衡翰林院編
修女三孫男二長鳴虞次卽時敏公容貌癯然若
不勝衣而強毅方正之氣觸事輒發廷接士大夫
遂遂挹損執禮甚恭而意所不合亦不輕假借憐
才愛士好推獎後進惟恐不及而其持論常與狷
而少狂蓋天資所近如此余自爲庶常公與申公
常加引板備員政地猶恃公在得以伴食詎知
令余代公而爲政耶公往者常疏言今之閣臣權
輕丁毛羽而責重于丘山近又數遺余書謂天下
之困窮無告無過此官余每思之惘乎有餘忘焉
至三復公之奏議則愈傷也曰嗟夫以公之懇款
敷陳不啻陸宣公 上之信任委寄庶幾若王文
正公猶不能盡行其志以去而兄于起自疎遯庸
劣愚憊如余者哉乃公于進退之際則糾然矣此
余所以思也因爲之銘銘曰
斗極之靈降于婁東炳炳煌煌曰惟王公公來自
天導以萬爵鳳采鸞姿翱翔寥廓集于虞庭噦噦
其聲爲時儀羽作帝股肱初冠南宮旋躋禁苑才

則兼長行惟慕猗赫赫柄臣其勢方張如瀾斯潰
公障其狂高臥東山蒼生引領曷不徵還魁柄是
秉旣登祿席靖白矢心有謀必告無言不謀盈庭
斷斷國本是競公曰毋然 帝志先定伏蒲民諍
羽翼摠忠遂開蒼震爰啓銅龍以爲公功公辭不
有其或公疑公曰予受婁江之漬爲公菟裘 帝
欲留公公不可留再下徵書俾公入輔公臥彌堅
其情彌苦七十七齡厭世上昇霓旌鶴馭紛其來
迎 天子咨嗟喪我元老邦失著龜星沈箕昴
觀近代不乏相臣歡投魚水惟公其人豈徒遭逢
亦善終始進退不愆沒存無訾公神洋洋流地行
天散爲河嶽蒸爲雲烟高墳嵯峨 帝綸斯賁麗
以銘辭千秋所視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贈少保
亦齋溫公偕配贈一品夫人李氏楊氏宋
氏神道碑

御史大夫三原溫公以萬曆丁未閏六月初三日
卒于里第有司以聞 上嗟悼輟朝自太子太保
贈少保予祭九壇遣少卿某護塋事諸典隆渥公
冢嗣予知既請歸德沈公爲志若銘復走京師以
陰道之碑屬余而太宰富平孫公司寇涇陽張公
先後爲從與甚力余讀歸德公所爲志其敘次公
大節甚詳乃最所抵牾者爲四明沈公余遂巡久

石霞續草

卷之四

三百六十六

之不敢爲迨既歸田而予知之第孝廉日知又以
書介張公來督余雖不習公然往游宦南北兄士
大夫稱當世名流率多首公甲辰之歲以考績入
都投公一刺時公方在告聞余至卽延入飯余于
榻前娓娓譚天下國家大計以是知世之稱公不
虛也碑公其曷容已公諱純字希文別號一齋後
更亦齋父朝鳳母王以嘉靖己亥年六月二十五
日舉公生有異表以穎悟見賞于督學李于鱗孫
文恭二公文恭好講學得公喜曰吾衣鉢在茲矣
以精一一貫及爲仁之旨授之公服膺不替年二

石霞續草

卷之四

九

三百六十七

十六舉于鄉爲第一人明年乙丑成進士除壽光
令下車殲巨寇馬天保民賴救寧定四禮儀式邑
人化之輸賦之役親自甲乙里胥藏吏不得上下
其手鄰邑奉絜令焉其勸耕織闢草萊決冤獄一
切以經術飾治邑治濱河故大司空朱公衡以河
役費金錢多爲言者所劾行勘莫敢任者公毅然
請行課計請覈羣議遂息人以此占公之幹力矣
公族祖良曾爲壽光令有遺愛至公復繼其業邑
人稱爲三溫以治行高等徵入給事戶科歷吏左
戶右擢兵科都給事積三年所條陳糾劾皆中窾
係其大者如修時政通章奏議京營提督多見施
行而又盡發巨璫陳洪諸不法狀雪故給事中沈
鍊之寃直聲大振方內擢而以抗疏言俺答款市
非宜與頑國高文襄公左遂出叅楚藩公故文襄
公門下士也人服其不阿至楚首却餽金以千計
而峻拒藩王之亂宗行賄者文襄聞之亦悔出公
公隨方乞歸此文襄去乃起叅河南分部南陽南
陽爲 唐王封國官校與編氓雜處往往闖關公
中割之皆爲成約各無侵冒又脫長史劉福徵孝
廉劉黃裳于難南陽令爲宗人麟趾公諭以大義

立解計擒大盜段武散其黨境內晏然入爲太僕少卿改太常提督四夷館晉大理左少卿移卿光祿不數月屢遷光祿錢穀供億內廷半爲奄豎侵牟公定日折常規俾四署遵行宿弊頓革屬今上大婚所節省不可勝計已轉太常復失江陵相國意移疾歸建學一草堂引名士講關閩之學江陵沒公起守舊官旋晉大理卿擢兵部右侍郎開府于制制宇內首藩兵民久疲公至著齊民要書以獎忠義褒廉孝紕淫祀爲第一義又爲改漕折減織造復陂池人情大悅團操軍聚居會城與居

卷之四

卷之四

十

三

民嚙牙議者咸欲出之而畏其悍恐生變公呼而諭之爾曹以防汎爲家宜移營汎地勿戀此土咸唯唯聽命軍中老弱疾病有故則勿補遂合九營爲七而兵不知汰與諸臺使者約交際皆從省卽不得已拜賜則籍而藏之以俟報禮一夫一馬不輕煩郵傳其躬自節約以風勵下吏大率如此嗣故有楊任二姓坐方遜志累公疏豁之召入爲戶部右侍郎轉左上閱定壽宮公守崇文門賜彩幣晉右都御史總督倉場請停新增供應効監督主事之不職者屬吏肅然何以內艱乘傳

歸旣免喪日娛侍太翁膝下太翁好奕公每進食必設局趨侍翁欣然加餐邑城有峪河梁之以木令欲石之而窘于費公曰吾父志也傾橐中爲助旣成人名之曰溫公橋劉亨之變公先是已告執政謂開府非人急宜更置不且釀亂執政不能用其後公又畫坐困火攻二策以遺行間卒破平之世莫之知也召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入爲工部尚書以終養歸隨丁外艱除服起左都御史掌都察院時四明沈公秉政每有事咨公公必悉心以告播會煽亂廷議未決公力言宜剿遼左被圍東

卷之四

卷之四

二

三

關堡且破得公所遺火器擊虜虜辟易所全活數萬疆吏欲以爲公功公遜謝乃止力請下考選罷鑛稅釋逮繫諸臣皆不報乃約諸大僚伏闕泣請上震怒問誰倡者公對曰臣純也上亦霽威宣旨慰藉曰徐當檢發公等呼萬歲而退已又懇請養建元良每請必齋沐露禱虔幾感格未幾冊立禮成忽一日上偶違和詔所司悉舉時政所急如罷稅等事公與太宰李公司徒陳公謀即日奉行仍頒示天下而司寇蕭公謂釋繫須再請乃上意中變矣中外惜之劉御史九經以日食

陳言諱侵執政九經秦人執政不能無少望而媒孽者遂謂公與次輔歸德公及太宰或同鄉或同譜風相厚善而少宗伯江夏郭公爲公密交其於二三輔臣不無左右袒臺省姚于二君爲公所糾因反擊公人謂二君與沈公善于是形迹愈閒不可復合矣非久又有妖書之事以動搖國本爲言執政請于上務窮所由來旨下大索長安中遍及海內敢匿者族發覺者封萬戶侯人情惴惴旦暮不自保公與歸德公每博類額天願高廟之神靈耳久之捕得奸人繳生光詞連周錦衣嘉

卷之四

七

三

慶太宰與嘉慶有連遂坐此去時郭公以楚藩事忤執政已出都矣錢給事某上言妖書出自郭且牽及歸德公附和者遂謂歸德匿郭爲密謀邏卒日夜環其第偵伺之禍且不測公獨明其不然又疏言楚宗無反狀爲楚藩地者欲出力而文致之耳其持論侃侃無所避忌多此類以二品再考加太子太保屢乞歸不允踰歲當內計執政使人語公此番計事凡舊嫌風怨當一切破除又語少宰楊公各屬賢不肖皆聽其長以受戒于明主不得有所侵奪公嘆曰比挾天子以令諸侯耳歸德

公亦請寬錢給事以兩釋猜嫌公終不聽于是給事輩數人而中旨特留用公去志遂益決矣竟予致事去抵家與里中高年爲耆英會篤愛其弟將軍綸尤至六門之內殯者樵者羔鴈者舉火者倚公若外府立義田百畝創大小宗祠著雅約以化俗葺李衛公祠建尊經文昌二閣凡力所能爲無不悉舉其講學于精一一貫兩言諄諄切至嘗語門人謂孔一貫孟踐形正是精處一則不二若以人心爲私心欲絕而求道心則二矣非精一之旨也其論良知稍宗姚江而歸于孟氏之親親

卷之四

三

七

長長內外知行合一不分論仁則以孟之自反契孔之忠恕簡易直截大絕世儒窠臼是以起家縣令歷九列忤三時宰百折不回人負公而公更茹納之人螢公而公更曲護之要于平日所聞發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矣在南北四典內外計無不服其公明最後乙巳內計則時勢更難非公定見定力鮮不挫者然卒不究其用以去惜哉沒後禮官集廷臣議諸當易名者甲乙紛如乃于公獨無間言此亦足以見公矣公爲文酷慕史遷詩則摹擬少陵然自以爲緒餘也不欲以此竟其業撰著甚

多今行世者有歷官疏草學一堂全集杜律一得
大婚彙紀諸篇如星曆青鳥風角占候率多精詣
卽名其家者往往屈公公之先以邑爲氏自元興
齋公後有諱思敬者生二子伯曰顏仲曰良良卽
壽光令有惠愛者也顏生昌原昌原生勉勉生淮
淮生朝鳳自勉以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妣皆一
品夫人公得年六十有九元配李能以孝敬繼嚚
佐公於約繼楊氏宋氏皆有婦德贈封皆一品夫
人先祔太翁兆今遷與公合副室趙氏生子男三
子知官生娶左都御史李公世達女日知聘吏部
倉霞續草 卷之四 古 三

尚書孫公丕揚女繼娶王氏自知娶審正馬守元
女孫男樹瓊女六婚嫁皆士族不具論余嘗觀國
史關中諸名碩後先相望鑠乎盛矣乃遠則三原
矛盾於瓊山近則富平柄鑿於新建公於揆地復
斷斷乃爾豈西方風氣剛勁習固然耶抑其人皆
卓然自樹拔出流俗有先聖賢之遺教耶楚黃耿
公涇陽李公每論三秦流品輒推公第一於乎所
由來遠矣銘曰

維溫之先御史騰落晉顯六龍唐開彥博我公雲
仍芳標繼作策仕青齊殫心求瘼賔恩討章庭蹇

謬謬爲陟貳卿名藩秉鑰八座中臺勲名烜赫
彼附輶競希入幕倚託氷山墜驚雲閣如公嶢然
進退無忤畏此緇塵汚我京洛不可卷懷一丘一
壑學英虞廷教傳孔鐸直悟中局匪剽外郭世美
冥鴻公遽化鶴木壞山頽正氣磅礴華池之陰巍
然石柳黃壤青山司空荒度伉儷式諸斯丘可樂
豐碑余銘慰公冥冥嗚呼千百載而下其斯爲
明天子之賜塋而三秦名臣黃腸之所永託

倉霞續草

卷之四

五

百五十六

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論

長垣李公神道碑

今 皇帝有大武功者三西平及東破倭以存屬國西南平播郡縣其地四千里當是時 皇帝之聖神威武變化烜灼千古則亦有具文武才先後禦侮之臣曰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長垣李公公之功在遼連破虜以斷絕倭首尾而國家卒以破倭其在平播則身帥大將覆其巢獻俘拓地結數十年難竟之局故公治行文章河渠兵戎之績赫然顯著于朝而獨於 主上武功夾輔爲多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七

三百七

余按公以右僉都御史撫遼也時倭奴已蹂朝鮮窺中國而遼歲苦虜患會東虜卜彥西虜紗花把兔之屬合謀闖入公先檄大將董一元匿精兵鎮武堡誘卜彥至擊之斬首四百級又遣別將孫守廉等夜襲紗花營解石屯圍二虜皆狼狽引去居無何虜復連犯公連破之搗其巢又大破之有靖遠高平什方寺之捷當是時虜不敢犯遼陽登萊天津而王師得一意與倭戰也楊應龍反播州公受尚方 賜劍總督川廣湖貴諸軍事至則南川飛練綦江已焚戮而重慶且告急公密諭其守臣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七

三百七

堅壁壘固守而始爲文告緩賊疏請徵兵諸將而簡用其大帥明年春諸路帥各以兵至有衆二十萬公分五監六師以八道進討推官高析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帥馬孔英繼至再勝金子壩連勝高坪克海門關以逼賊巢帥劉挺進綦江破三峒與賊父子遇連戰皆捷取婁山關入其養馬城帥吳廣進合江用間降安羅三寨擊斬賊將郭通緒入崖門再捷牛水塘棲賊于囤而偏其後戶帥陳璘進偏橋掃四牌七牌苗下長坎躡青蛇略大小三渡設牌柵以防賊逸帥童元鎮進烏江戰不利合水西兵勝于母氏囤帥李應祥亦招降夷進戰有功當是時諸將畢集海龍囤下而公以父憂奉 詔墨線視師責戰益急六月五日挺連破其外關廣璘潛師攻囤後遂入大城應龍自縊死檻其妻孥黨屬歸京師所捕斬首虜二萬二千六百有奇俘獲無算賊既平條上善後十二事分其地郡縣之又立屯衛郵置學校田稅之制蓋千年夷壤隸于職方是役也公申令嚴肅訓督將帥密謀制勝出奇條變功成事定拮据開闢計畫深遠華夷枚寧殆百年來僅見之伐也公弱冠爲嵩令

休息民邑有饑飢民穿鑿相讐殺或謂公不如採之官公弗許厚封固之而治其讐殺者爲南京工部郎檀燕湖關祛猾釐蠹舟車無闕官稅充溢徙郎南吏部務爲清簡交其名人肆力風雅其爲河南僉事再遷山東叅議皆稱學使者衡文體正士習勸學不倦中州齊魯諸儒生樂而推之至今不忘公旣成播功而歸終喪也 天子起公治河先是河臣創議開泃河功未就公疏因之便拓其遺跡爲新渠堤閘具修歲漕數百萬無梗再以艱去召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有整飭營務十二事旣

蒼霞續草

卷之四

文

三

秉樞有防邊任將十六事其營務疏略曰京軍之可虞者其身貧苦而不知有生人之樂其心離散而不知有急君之誼凡人必結其心乃可得其力必同其休乃可共其戚今之飭營務者其要領亦惟曰去其疾苦蠲其靡濫使京軍擔石之糧盡得及于身而潤於其家夫然後約束可申而軍容可習也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清則軍士剝膚之則軍士傷心之怨少蠲十一濫清則軍士剝膚之災半減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已復而神氣漸振臣三月以來廣詢博採晝作夜思熟計其便幸賜

裁察施行其防邊任將疏略曰臣惟用人一節待用在將帥本原在臣部本正而末正自然之勢也臣惟是守 皇上之法使人可以洞見臣心而不疑有功必錄有罪必懲積閱及期而必遷營進蹀兢而必黜才實可仗縱謗書盈篋而不行中未必有卽譽言日至而必擯以推轂之事權歸 朝廷之威命要于中外將領專精神于功伐一路庶幾可以得干城之用謹陳任將之事八防邊之宜八二疏皆文多不具載然公之苦心憂國深計疆事治兵必優恤士伍用將必憐愛人才大概如此亦

蒼霞續草

卷之四

文

三

足以見公臨戎制勝之本矣公於文章雄渾朗豁善論事理使人讀之心目開明無所疑眩向余在留曹見公條奏河上利害如列眉指掌每爲擊節時向中丞黃安耿公言李公筆中有舌耿公以告公公亦甚喜以余爲知己也頃余備員政地公在樞府歡然恨相見晚乃亡無公病病復起然精神議論大不如前余甚憂之更歲餘沒矣自古國家所以安必有更歷事變勘定勛勳威名素著之重臣爲之鎮壓使中外望之隱然有泰山磐石之勢乃公固其人哉奈之何其遽奪也公諱某字子田

別號霖霖其先系出隴西其居大名之長垣自七世祖瑾始瑾三傳而至盱眙丞誠誠生繼古繼古生棟公父也自盱眙丞而下皆以公貴贈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登萬曆甲戌進士授嵩縣令歷官南京工部吏部郎河南山東提學僉事參議遂參政河南擢太僕少卿右通政右僉都御史撫遼以功晉兵部右侍郎再升俸二級尋總督四省諸軍秩滿晉右都御史再以功進兵部尚書加少保起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掌兵部事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以萬曆辛亥年十二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三

三

月十五日卒于位得年五十有八配王氏繼沈氏俱一品夫人男二長不矜錦衣衛指揮僉事次不盈錦衣衛指揮使皆以公前後功蔭而不矜爲公兄子嗣公始天子修播功問輔臣以五等之爵輔臣執議謂此典久曠且共功者有三中丞六大帥莫適與也天子是之事遂寢然亦足以見公功之深注于帝心矣故公沒天子哀悼輟朝贈太師予祭加邊易其名賜域某山之京示隆渥焉公生平別有志余知公深爲國家痛公之亡聊論次其大者而爲之銘銘曰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三

三

軒有風后宣則虎臣名哲之生以昇聖人聖人伊何孰德昭武選昇天工爲雷爲雨赫赫李公素心雄節思若泉流才如電掣遼水建牙出自特簡抗其威棱逆行屠翦設伏躍奇推堅保危再犁王庭張皇厥師醜殲于北威讐于南東征之功伐謀是參播孽弗靖西川來告帝曰汝來彼曾肆暴賜汝斧鉞虎節熊旂往張予伐是誅是綏公拜稽首維狂罔赦秘畫深機前著是借徵師四遠師集于疆訓于羣帥其帥惟良旣礪旣攻八道並選采入重關度劉席捲公戒勿殺止馘其魁繫其孥屬其屬繫繫乃俘于廟乃尸于市帝曰汝嘉元勳飲至公拜稽首皇宥播人洗滌秋霜長養春雲建其城郭開我周道爾田爾居官師有教遂生賸燹同於衣裳惟茲膚功銅柱載揚公歸自西子墓于廬天子念公宣房是虞公來治河河水湯湯以疏以鑿新渠洋洋人所作始公弗棄之其所未逮公則力爲旣登樞府爰戢禁旅去蠹去濫甦其疾苦遂堯邦政飭法修戎選才課勦羣策畢庸惟公御衆德心克廣六軍懽呼名王稽顙立朝寒燄大猷是經固其元氣以蓄于城靜而必爲寬而有制

人所謂難公獨不懼是惟重臣 天子所倚夷夏
知名旂常光被存有顯融沒有贈卹 皇恩如天
不磨公德惟墓有石我勒茲銘凡百有位于公儀
刑

資德大夫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繼山沈
公神道碑

今上之世士大夫以忠節著者甚多而其最章灼
者爲吉水鄉公嘉禾沈公余於二公皆僅僅從衆
中一望顏色後余官留都去嘉禾稍近沈公始時
相聞若欲進余于知交之末又從余索其父墨山
公母太安人墓銘余甚感其意也叨陪政地力欲
椎轂公而終不能得亾何公亦捐館舍守臣以聞
天子加恩予祭官爲營塋事鄒公銘其墓孤士皐
復走都門請余文其隧道之石余負公多矣茲安

忍辭公諱思孝字純父別號繼山其先淮陽人元
季有伯讓者徙澍之嘉興世有令德凡四傳而爲
贈永豐令璧壁生錄錄生英華卽公考也以公貴
贈刑部主事公生有大志不屑屑爲章句學年二
十六舉隆慶丁卯鄉試戊辰成進士當爲令時新
鄭高公綰銓事衆中每目矚公欲處以京秩公曰
令吾分也越分不祥受廣之番禺番禺善地吏往
往以賄敗公廉聲特著江陵私人爲制府檄諸富
人市海外諸國權其人以佐幕府公以爲誨盜持
不可又欲田瀕海山益稅額公又策其非便力沮

之制府以公強項銜公甚然無以中公卒尉薦之
召入擬授工科給事中而粵帥慮公發其奸貪狀
陰構之制府謂茲令也居言路且不利于乃公制
府遂尼公僅得刑部主事會江陵奪情事起公憤
發不平偕同官艾公穆疏論之得旨杖八十成
神電衛踰踰血肉中間關萬里賴天幸得不死江
陵功公得賜環晉尚寶丞再晉光祿少卿已改
太常提督四夷館遂尹順天公感上恩愈益發
舒無少顧忌浸失常事意客有善于執政者從容
諷公願公不為崖異公笑曰我如松栢安能作桃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三

三

李顏耶婁江公初起亦自使人諭意公終不應會
丁御史此呂論科場事太宰楊公紉御史公獨謂
御史言是而又與吳趙兩太史江李兩御史歡每
衆中頌言之於是言者遂攻公移公南太僕卿公
至南而房御史竄以私怨詆海忠介公屬有三進
士上書直忠介俱罷去公感憤太息曰時事如此
不去將自及遂拂衣歸久之起南光祿卿再擢右
僉都御史出撫三秦寧夏難作公拮据行間轉餉
濟師不遺餘力而持議與督府異同遂移公中
州公力辭不赴後鄉大興督工部左侍郎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公在大理則
駁正郝瑞之獄在工部則疏減軍餼之額止蓋甲
之請裁府第之估所省金錢無算在兵部則嚴月
糧之期汰選鋒之濫一切規畫至今遵爲絮令卒
以廷爭日本封貢事與當事左而前論科場丁
御史亦從謫中稍遷至參藩復僱計典公又爭之
力卒不聽遂移疾乞歸上屢留公而公自念直
道難容終不能繞指向人疏祈益力久之乃許去
之日惟清風兩袖觀者填衢巷嘖嘖歎曰此曩
日杖下沈大夫也公既歸杜門謝客幅巾短褐蕭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三

三

然如布衣時未嘗以一束自通大吏干旋絡繹造
請公悉屏絕之至譚閭閻穩疾扼腕裂眦卽媿媿
不自置一時蒞澗者率皆嚴公有疑事必咨而後
行公沒而吏民思公轉深謂緩急無可仗也余居
恒每念以公之抱負節槩起自謫遷受知明主
使少自貶損與俗浮沈三旌六列可以立致何至
旋起旋仆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乃公薑
桂之性至老不移此其中固有所自信非苟爲異
者方公之在朝士大夫斷斷謂天下多事由公輩
數人今公輩已多蓋棺而論者終以爲君子由此

觀之是非安有常哉公之忠謇峭直稍類韓休而
其淡面剛心大似包孝肅乃唐宋之人尚能容孝
肅與休而今日不能容公嗟夫可以觀其世矣公
二子士龍士臯家世生平詳具志中銘曰

於鑠沈氏家淮陽卜居樵李世始昌偉人特起植
綱常封書朝上夕累創問關萬里投炎荒九死重
來荷 聖皇丹心一片鍊逾剛龍泉貫斗流精光
欲匣不匣氣莫當平津門下網羅張翺翺千仞鳳
與凰列卿南北暫徜徉翩然歸去水雲鄉尊羹正
美鱸魚香蒿萊不剪待求羊 徵書蚤晚下閩閩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三六

胡爲厭世遊義皇山頽木壞朝野傷 賜兆隆隆

鍾吉祥豐碑矗立神道傍千秋正氣凌穹蒼

戶部尚書起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倉場
太子少保濂濱張公神道碑

余初成進士時關西張公爲少宰嘗從曹署望見
公魁然碩彥也去今二十八年而公沒 天子允
禮臣議如令甲加卹仍贈公爲太子少保公之子
恆椒請余爲公碑以樹于司空之營兆而太宰孫
公爲從與甚力余不能辭公諱士佩字致父別號
濂濱韓之少梁里人也厥族甚蕃析爲十八戶公
之支出小七公小七生秀秀生幹幹生蓮蓮生孟
德娶楊氏生公孟德故嗣從父惟公貴而祖父與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三七

三六

嗣祖皆累贈至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其配皆淑
人公自爲兒時卽能誦大誥日數千言十六爲諸
生試輒高等文名大譟嘉靖乙卯舉于鄉明年成
進士授紹興府推官獻斷明允豪民壽萬三暴橫
閭里有司莫敢問公論如法諸權貴爲請皆不聽
島夷入寇中丞直指持議異使者奉 命往勘以
其事屬公公具以質對不偏阿也政暇則羣諸生
于嵇山書院講德課業所賞識皆名士而羅文懿
公遂魁 大廷召入不持一錢爲分宜所抑授南
御史首疏節財用蒐逸才勤政事汰冗員皆切中

時弊已議京察議三途並用議八閩禦倭戰守計
多見採納又劾捕分宜黨羅龍文等平賈人伍某
訟驗放商舟必刻期一洗從前稽留需索之弊巡
江事竣悉籍銀金授代者廉勤之聲大振以艱歸
除服補河南道按山東調停海運安輯流移尤加
意官許嘗舉日照齊河二令而齊河懷金爲謝公
患甚發其事以何遷江西按察副使晉參政土酋
葉楷作亂公計散其黨楷自焚死其餘孽糾衆劫
賴推官爲質公佯爲檄責數推官賊遽釋之閩粵
江嶺間故盜區也自永樂以來亂者四五起公建

蒼霞續草

卷之四

天

三十五

議設州控制盜遂解散移山西參政減重賦防水
患晉人碑而頌之擢山東按察使下車卽彈治章
丘剗城諸墨令廉蔽盜若干家悉殲其魁吏民屏
息晉其省右布政使移山西爲左諸所出納封識
皆如故美金以萬計一無所取有逋賦者以三等
酌某緩急民甚便之屬入計太宰課諸方岳以公
爲第一事竣擢副都御史撫蜀蜀故多土司僭悍
難馭公一繩以法如阿祭以謀襲行賄卽正其罪
楊時春以謀襲稱兵卒擒治之奢世統世續以土
婦爭印相讐殺則檄諭其馬事者奢進忠二婦遂

服他所討平董卜烏慮冉維屏之屬無不出公指
授諸酋康廩奉約束無敢犯威茂戍卒以監司給
餉遲譁于軍門公啓門呼入問故徐語之曰餉宜
汝給但非監司事耳汝曹奈何譁答其魁四十衆
解去已復擒倡者六人戮于市一軍肅然經界
令下公極力按剔不辭府怨得隱田二十七萬頃
皆令輸賦諸苦重賦者賴是得甦又罷行戶嚴保
甲練民兵清驛傳正婚媾蜀用大治擢吏部右侍
郎隨徙左太宰闕公攝曹事抵沈塞枉一時吏治
爲之改觀未幾晉南京戶部尚書疏辭仍以前秩

蒼霞續草

卷之四

天

三十五

致仕林居八載以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召
入督倉場再辭乃允又十八載沒于少梁之里
第爲萬曆己酉七月初二日距生嘉靖辛卯七月
初一日得年七十九公之生也黃河自十里外徙
繞其里沒之日河復東徙人咸異之生平好讀書
講學與天臺耿公友善時以所得相印證著洗心
見學等說恒性格致自道等辨皆超然獨詣不落
言詮晚年體認尤真家庭論說諄諄以損益盈虛
奢儉勤惰爲誡而要歸于立志取友使心體精明
堅實乃可以自樹故公屬纊時猶正襟整容肅然

不亂居恒所爲德甚多環少梁而居者賴公以不憂歲族之人稟公教令五十年無敢跡公門而公生平所自負者三官無緩遷無貽贖無居間人亦以爲不虛所著有六書賦達意稿韓城志洪武正韻玉鍵端蒙錄循環圖主一銘及諸奏議俱傳于世兩娶皆許皆贈淑人而繼者爲太保恭襄公論女子二惟俶惟僖墓在少梁山之陽余嘗聞人稟五方之氣關西君子多強毅而特立固其氣然也張公嶽嶽無所詘折度幾直養無害要之于學問則所源流于橫渠者遠矣銘曰

卷之四

三

三百六十一

關西多才韓城卓起執法外中其直如矢馮軾豫章崔荷載弭于晉于齊莫不遵軌維彼蠶叢羣夷駉駉建節往治折箠而使湯湯錦江峩峩玉壘棠樹勿伐峴碑無毀薦貳銓卿明鏡止水翩然見幾終日不俟譚道著書少梁之里帝方召公公辭而止河來公生公沒河徙人之云亡夫寧偶爾畢如一丘太華並峙勒此豐碑以詔來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宇孫公神道碑

公以殿中丞護榆林軍用勤瘁坊于官督府直指各疏公清忠茂烈宜膺特卹今歲冢嗣孝廉洪基復伏闕得請予祭一壇贈某官先公之塋聊城王司空爲之狀東阿于文定公志而銘之茲孝廉復以麗牲之石屬余不佞余往守史局公備兵上谷獲因友人郭孝廉交公時以文稅封疆大計相往復不勝臭味之好今公墓木拱矣感念疇昔能無一言公諱維城字宗甫別號衛宇東郡丘縣人也生而穎異弱冠藉書生隆慶庚午舉于鄉辛未成進士授濬縣知縣居半載丁內艱服除補太康已復丁外艱服除補任丘凡三爲令在濬以清慎著遭喪不能具裝至貸故人以歸太康俗健訟作對紛不可詰摘發神明訟以哀止任丘賦不均履畝而登下之豪無所匿中貴仕族居相錯也而壹持以廉平強輿心折逾年用高第徵入竟以邑當要衝奉過客無所益聞不能無望僅拜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去先是寧國諸生吳仕期爲萬言書上江陵相中多譏諷語書未發爲太平丞

龍宗武所伺以白樸江都御又橫故江陵私人遠
以告桔而斃諸獄公至首劾都御史及丞下成
過天下快之又疏故侍讀趙公張公位主事
趙世卿皆正人赤幟奈何以忤當國指中考功法
錮社稷之衛殃海內心上立用其言起三公其
後皆都卿相中官出玉提督太和山寅緣得詔
分守楚地給旗牌公援制力陳不可又請定儲
位有言官范梈等奪俸一年直聲益震丁亥當內
察先以考績入都座主某公在綸扉從容語曰某
公方負時名我所厚善卽有它生幸爲我維護公
蒼霞續草卷之五
起對曰門人待罪南床知有彈赴戚畹喪者大臣
耳不知其他竟論罷之御史大夫海忠介公每對
朝紳輒曰吾臺有孫公乃重耳而亦用是出爲松
江守已改永平會有海寇飭千畝繕城濬隄平其
賦役新孤竹昌黎之祠集諸生爲殿最之又下榻
延吾邑人郭建初先生葺郡乘文教聿興兩上計
治行皆第一士辰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赤城
赤城上谷當路塞虜歲闌入必歷險阨拓城
而新之多修渠荅弩矢刀戟守具增築亭障二百
六十座招屬夷史車男婦千餘帳有首虜功進參

政旋滿考進按察使會安免恃其驍雄挾市龍門
動以鐵騎五千呵喝關吏公請先革其賞遣誚
讓之中虜虛實免嚙指請獻出還夷自贖無復
敢言挾市矣幕府上功進右布政移守宣府今御
史大夫新城王公實撫其地公與謀畫相叅覈出
納持賞格夷人叩關餌嚮不得妄覲歲積撫賞金
十四萬軍市租五千皆充年例將吏悅服獨帥某
故驕橫善乾沒憾公繩其下以法倚奧援傾公遂
轉廣東左布政邊人大譁督撫交上書留公又滿
考貤封三代庚子虜入延綏詔簡才望臣往鎮
蒼霞續草卷之五
撫遂晉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開府榆林羽書方
急屬歲又大祲列戍嗷嗷亟發贖緩轉關中粟萬
石以餉士馬益強卜莊諸酋聞之叩關乞款乃力
任其議詔許之而上善後六事曰豫運發日專
責成曰酌馬數曰嚴賞規曰重市地曰權市期皆
允行至今賴之鎮城迤北積沙與城平下令餘卒
除之帥修上谷憾號其衆曰食不宿飽除沙奈何
邊沙可盡乎卒乃甲而謹公諭之吾令若
除城沙防寇蹂躪女耳安所得邊沙語衆悟散
言者遂以適公公第謝過求罷有詔留公按治

首事如法公亦以是邑邑成疾會調兵食勞瘁遂
劇比喻嚙猶妮妮地方事不輟口闔鎮爲之罷市
卽中秦君兵使劉君入哭檢其橐載祿金一錠將
吏無不流涕公生于嘉靖某年月卒于某年月得
年六十有三始祖伯通而下世系莫詳洪武初有
大中者生剛剛生友友生麒麟生尚賢公父也麒
與尚賢皆以公貴贈左布政使母景氏贈夫人娶
王氏累贈夫人繼李氏再繼紀氏累封夫人子四
長卽孝廉君次洪圖廩生次洪休庠生次洪勛幼
孫男某公宦轍所經皆有尸祝郡邑諸生方合詞
蒼霞續草 卷之西 諸
請祀公鄉賢始公在留都嘗却故給事某金珠珊
瑚諸珍奇無筭先後去永平宣府吏致美金境上
以數千皆笑而不受仕宦踰三十年田不益鐘鼎
廬不庇風雨其爲潔廉若此而生平齒頰間未嘗
言清議論常依大體不爲激亢所至寶府庫籌軍
儲拮据爬搔興民之利惟恐不及蓋真可謂憂國
奉公澹泊寧靜之君子矣自公沒而塞事稍紛虜
封未定邊吏莫得其要領儲胥若掃無以給旦暮
卽雲上中谷間甚岌岌也是安得起公于九原而
用之哉故余因碑公而重有懷人之感焉銘曰

河清之間有偉人三仕爲令稱廉循南床丰采動
朝紳封章纒纒批逆鱗埋輪請劍推邪臣泉下書
生冤憤伸一麾出守靜邊塵治兵上谷犬羊馴叩
關稽首紛如雲高牙大纛榆林軍指揮壁壘旌旗
新大星忽隕化爲燐飄飄素旄來三秦悲風黯淡
愁高旻 帝念勞臣寵數殷如坊如斧三尺墳旂
常猶勒塞下勲豐碑突兀鐫銘文千秋萬禩名不
湮

蒼霞續草

卷之西

諸

五十四

嘉議大夫應天府府尹雍野李公神道碑

李公之塋也其里于太僕文若狀之而雲杜李本寧先生爲之志銘其言俱宏麗該嚴亦既足以掩公於幽矣而公少子太學生贊復介文若來請余一言懸諸隧道之石太學生者文若壻也余以故不能辭公諱堯民字畊堯別號雍野世爲濟寧州人而家鄆城父曰贈大理少卿公勤配段宜人不宜子助選者劉宜人實生公公少受易乾乾經生之業籍甚有司然耻于干謁以校官廩及弟子修脯供尊人朝夕意豁如也萬曆癸酉舉其省第六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三

三

人明年成進士令長洲三年以父喪歸再令永年僅一年復以母喪歸或問公爲兩邑寬猛不同操而皆理何也公曰吳俗汰侈其豪右能以重飭法而其細人好以輕罔上趙人性悍而狹第患無以軌物風之沃土用威勞民利權崔鄆氏謂之知變非與然公爲長洲之始期而俗已顧化催呼漸省鞭朴稀用三年而易爲寬政其爲永年人人戴一慈父乃竟公任亦亡敢驕恃而犯三尺至均田令下賦增壤賦壹意爲邑人百世利不逐時趣至今謳思之乙酉服除擢江西道監察御史所建白咸

昭大體明年出視河東陂條上便宜四事曰導

水掣鹽料別私販修墻堰皆爲絜法

池之代匿稅幾七萬推轂運使三

以樸直見挫者河東人驚以爲神明戊子巡按蘇

松常鎮先是四郡水繼以大熯民益洶洶公奮謂

御史奉簡命將綏此一方民豈徒以柱後惠文

勝其任而媮快乎緩刑弛責通商勸分糜行於解

粟行於野樵行於溝壑之間守令以下莫敢不洗

手謁廢將事會給事中某以帑金往賑所過疲於

供張公輟蹙謂給事當奉德意起一方民於垂

死奈何責尉傳以侈明得意助歲爲虐耶自郊勞

以至祖餞取成禮而已給事亦不敢望公又三疏

改折漕糧必得請穀價以平流移來歸已丑再熯

公損年零禱雨大沛遂不爲灾益禁賦美平市價

多方以噢休之其所急繩惟貪墨史及貴遊子弟

訶人俠客之莠于其族而蠹官司者一時相戒匿

跡任滿當代四郡民萬餘詣闕下請留公其鄉

紳

請不得留遂醵金貌祀焉又三年卽

京察以待平特聞兩宮灾疏陳修省六事親郊

廟有言官停積沒世者自好高發章其皆時所
難言郭御史以科本經畧使廣漢相彼謫公就其
之不報也督學北畿歲士文行一變皆有型範人
奏罷歸司建學以杜詭譎慘斥中貴人請托以取
實士即恐謫不恤先是寧夏亂平時功不共公謂
甘而濫不如賞之厚議遂定及烏魯物故東師罷
將告廟宣捷矣公又頌言諸臣欺誤狀師佞不
至收何宜吏俗謂貽天下笑上覽其疏于凡
人皆為公危之決然小挺公遂引歸頃之伯子
元淳仲子元雅與配刁宜人相繼卒公官情益冷
若霞續草卷之四

言全

逾三年也亥詔起為大理丞或以大誼趣之遲
回乃赴滿考擢右少卿名能佐其長平亭冤獄而
假王妖書事發一歲中酌公論罪上疑存國
體銷黨禍公之力為多會罷開府者十六不得
旨人謂公宜有所借援公笑曰吾骨不能媚如有
援我不待今日矣獨有小患遂寧乞骸疏未上而
戶應天府之命下公欣然曰幸藉此以歸出不
必六月息矣抵家後理前請許之僅一月內卒
之十二月初四日卒距其生嘉靖甲辰正月十四
日得年六十有二卒年九月日順始卒葬某鄉某

出而刁宜人合焉宜人賢行及子女孫曾婚嫁詳
其志狀中史氏曰世名吏治多出一如李公之
張弘三用則可謂通才矣乃為御而捍大災定
大議為廷尉而平大獄此社稷之器不究其用惜
哉志狀又言公內行醇篤其于宗族鄉黨有勤施
而凶宿怨庶幾乎韓忠獻范文正之為人然則公
勛業縱不旌於鍾釜其過公墓而必式且思者已
自不乏也銘曰

洪河清濟決決廩丘靈毓非常蚤服重積高驤符
之稱良調絃再試曲梁一縱一操兼長翩翩

卷之四

完

言十

驄馬渡江憑吏奇民負霜馮夷旱魃蒼黃薪樵都
士將將毋敢躍冷不祥中瑞邑沮舌僵六事排雲
叫閭閉邪防漸皂囊休沐言歸故鄉重來棘寺迴
翔盈庭兩劑議龐廷尉侃侃引肱國論于焉無訖
漢廷薪積何妨繞指何如鍊剛留畿欲借趙張二
豎胡為煽殃百身莫贖涕泣千秋埋骨玄堂有美
儼穴珩璜宜爾後嗣熾昌

工部左侍郎贈工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少司空聊城王公嘗以中丞節撫湖廣彈治部中大生坐奪官去里居十餘年子思公起爲南少司寇復召而北佐司空當是時士大夫以直言註誤失官淹伏田里者無數自執政銓部以至臺諫庶僚諸以賜環請者章滿公車率皆不報而公獨蒙知擢用袞舄還朝天下士方欣欣有拔茅之望而公遽逝矣殆天之無意于斯世也公葬宜有碑嗣子國楷介冬曹諸大夫以請于余余惟近世公卿賢者亦不乏矣而以名行始終

卷之五

碑

碑

碑

得免于雖黃者甚少公之所以嶢然瑩然歟歷四十年而令聞如一日也固天實成之乃其大端亦有二劉向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飲食節儉此貞臣也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闕失沒身不悔此直臣也觀公之生平與其出處去就之際可謂貞矣可謂直矣公先世故饒厥考文林公產益殖田園陂澤之利以歲入子母錢以日入皆不賢公既貴蓋散其所有以與其內小親戚知交而僅留薄田自給盜嘗入公室公授以三鎗使怯懦目取僅數緡數事粟數石錢千餘而已盜涕泣羅

拜稱死罪公揮手使去亦終不言鄰人有買公田

宅不償直或償而不能十一者稼登時有來乞

貸或徑攫取者公一切不問有以喪貧病緩急

告公者必得所欲自筮仕爲令至九卿未嘗受人

一錢亦未嘗以一錢餽人爲令治行異等僅得比

部蒲州相國爲不平乃得兵部其丞南大理魏國

媵教傭奴殺嫡子而行金營解公堅持之乃抵罪

撫浙當孔道冠蓋絡繹餽牽之供視故事皆殺十

之七卽貴要無加禮家去郡一舍餘諸縉紳先生

過聊城者必造虛謁焉脫粟飯藁羹相對惓然浸

卷之五

碑

碑

碑

之日檢其橐不滿百金公之所爲貞蓋如此也當

公爲光祿少卿而都給事陳與郊食而怙其所援

結如張九一吳時來所誣譏如歸德沈公走給諫

孟麟皆大舛謬物論譁甚而以城社故無敢發者

公列其奸狀十數事廷劾之不少避居坐此徙而

南而汝郊亦自免去寧夏之亂督臣魏學曾甚有

勞或言其逗留上震怒檻車下詔獄禍且不

測廷臣噤不敢救公時卿太僕獨上書頌其功卽

有罪當從末減上爲感動學曾得釋爲庶人

浙中多大姓而董宗伯范司成素以賢雄蒼頭輩

乘而魚肉其里人里人訟之謀如山公與彭御史聞之朝御史屬烏程令操之急訟者司成懼禍雉經死其妻請闕訟上震怒遣御史烏程令而賜公歸公怙然就道惟以不得與御史令同祕譴爲愧其入佐司空屬水衡金錢竭諸所興繕傳索及歲供尚方諸需中貴人皆宿穴其中爲漏卮尾閭公與其屬銖稱寸量齟齬爬搔無所假借其大者如殿門福藩之營建瑞邸之婚皆多所減汰上時或不樂而公常守前議無所撓卽小有通融亦卒歸之於節儉公之所爲直蓋如此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三

三

也公在朝士大夫無不嚮公惟以爲前茅爲領袖每有議論輒云王司空云何公時而諾諾時而斷斷其間是非可否或有與衆異趣而人竟不敢遽有加于公蘇文忠有云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公之謂歟余往者嘗過武林公泊具亭余禮之異他客武林人甚訝吾中丞平日未嘗如是頃余在綸扉值上下壅隔之秋不勝佗僚公每過余必相慰藉終不以余爲不當蓋可謂知己矣故余亦竊自附于知公而論其大者如此若公之歷官張設則在元城捕治大猾旌孝弟力田鑿

平醜陂梁之樹之爲邑人百世利在兵部條邦政以塞弊竇在光祿薪粢醢醢麴麴之乃皆有程籍閭閻不得漁在浙築西陵隄延亘如石城浙由此無海患而當其赴浙時道過姑蘇東征歸卒以諸帥侵牟大譟公手檄諭定之至鎮捕治諸亂者誅罰有差軍中帖服事詳志狀墓表中乃世所以服公不在此抑余更有概焉士之墨其官而脂韋其守者毋論乃有敝車羸馬若貧乏不自給持論侃侃有烈丈夫槩而徐察其行事或皆未必然又以此而苛求于世者此其人豈少也公捐不貲之產

蒼霞續草

卷之四

三

三

以垂橐沒身封事切直皆言人所難言而齒牙未嘗少露其衡騰人品程量世事率依于忠厚未嘗以已所長已所不欲爲繩人曾一佐大計諸輩語謗書皆不得行常自言鑑照妍媸妍媸不著鑑心庶事勿事物不著心此其胸中蘊藉豈可量哉嗟夫此余之所以尤心折公也公名汝訓字師古別號其先世自洪洞徙居聊城五傳至藩爲公父公以辛未進士爲元城令歷兵刑二部郎光祿尚寶大理太僕太常南北諸卿寺以食都御史協理院事出撫浙至今官贈工部尚書賜祭葬加謚

特予諡娶田氏繼蕭氏皆無子以國楷嗣從兄子
也生于嘉靖辛亥三月十日没于萬曆庚戌五月
二十三日得年六十銘曰

世之仕宦自貧而饒公有千金散之一朝世之仕
宦逢人繞指公爲九卿其直如矢曰貞曰直其執
如公公衷歆然遂遂鞠躬彼夫沾沾自矜一節以
公而觀如岱於垤公在田里人望公來公既來只
胡遽去之頃果既隕泰身孰拔匪人之亡惟天之
制悠悠運會我思古人黯也慙直綰亦清真千施
未光于名不朽胡詘胡贏其故非偶我銘公隕靈

蒼霞續草

卷之西

四四

三

平生私惟楊惟汲千古同垂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贈太保諡 龍江沈公神道碑

嗟夫歸德沈公沒矣海內蒼生之所屬望于公者
今亦已矣公于 上爲舊學之甘盤爲夢賚之良
弼 上之所以知公信公無所不至而公卒不得
盡展其用此豈天爲之耶抑人耶公計聞 上嗟
悼予祭加邊自少保兼太子太保贈太保易名

官一子尚寶丞遣官營葬公之猶子璽丞擢次
公生平圖所以不朽公者而璽丞奄逝厥第中舍
誠乃走使數千里以隧道之石屬余文余在詞林

蒼霞續草

卷之西

望

三

與公甚疎然公執政日每對江夏郭宗伯稱余雅
有同升之意余入綸扉公時自田間寄聲勉以盡
忠報國蓋余之負公多矣其何足以爲公役而余
讀璽丞所論次公之與世牴牾不合不得究其用
多在于奧窔之中津要之地人所不盡知卽知之
亦有所不敢言未易言余何能揚厲公之萬一也
雖然敢不志其概公自爲諸生卽負才名其視躬
行已跬步不苟十九領鄉書爲嘉靖己酉至乙丑
乃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侍 上于東
宮爲講讀官每有敷陳多明白懇切 上輒改容

傾聽固已心注公矣以 登極恩晉編修隨晉左
贊善予告歸特資金幣封公沒特給祭葬皆異數
也既連丁內外艱 上數問沈講官何不來左右
以艱對又問何時除服曰秋仲也 上命先補講
官俟除服奉職比公到屬當輟講 特命展一日
尋擢侍講學士掌院事改侍讀加四品服踰年擢
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與太宰海豐楊公甚相
得楊公知公素不通餽遺從容語公吾柄銓于交
際辭受不得不嚴公毋過執也公曰少宰百僚之
望也詎可苟乎海內賢才有知者必極力推轂而
蒼霞續草 卷之十四 四六 三百七十六

歸過于上事雖不行而大典亦自是定歲大旱
上步禱 郊壇欲分遣大臣禱名山大川公言民
已困矣而益以乘傳之使是重困也不如 上齋
三日以告文廷授太常之屬致之便 上從之又
用公言罷寺觀勿禱令諸部寺蠲不急之征及額
外經費以數萬計 詔各藩方省刑薄斂多方賑
恤蠲蠲免諸賦毋事虛文蓋是歲雩禱之虔自桑
林雲漢後此爲再見焉已請復建文年號修 景
皇帝實錄定恒嶽舊祀移 太廟侑享親王及功
臣于西廡進 世廟諸如墓金山者配食 永陵
蒼霞續草 卷之十四 四七 三百七十七

未嘗私薦一人隨轉禮部尚書公素講禮學惓惓
以維風化正綱常爲已任始受事卽言又體險怪
關士子心術爲選弘正以前制義雅醇者刊布學
宮名曰舉業正式條上學政八事皆見施行又舉
民風侈靡所宜禁革者數十款自冠婚喪祭宮室
衣服及竿牘往來微瑣之事各稽 國朝憲典著
爲定則頒之天下 皇貴妃薨氏進封公言宜並
進 恭妃許氏 恭妃者元子生母也 上報待
元子冊立行公又懇請冊立併宥言禮諸臣姜應
麟沈際等 上謂建儲已有定序責公庇救小臣

議陵祀宜各專官毋兼攝改諸王諸妃墳所祝文
稱謂之未妥者 上皆報可准年號實錄尚有待
以書成加太子少保光山有牛產麟隨斃其家實
卓于皮傳觀之 上聞諭閣臣欲取視閣臣曰此
禮曹事當問禮曹公疏言麟已斃矣在禮當祓除
不祥何可塵 至尊元官司拘驗在所傳送擾累
實多而又使海內傳 聖主有好祥瑞之名非盛
德事臣不敢奉詔 上是其言但云麒麟鳳凰世
所稀有朕欲一見耳公執奏如前 上不懌遂命
緹騎取進宗藩名封向分屬中貴爲與主每有陳

乞必用重賄公請諸名封皆令撫按具題已得請者刊爲書冊傳中外所司一覽洞然無復需索留難之弊人皆稱便而中貴以爲絕其賄聚而譁于內閣事遂寢令甲親王以旁支入繼者其餘子只受本等封爵秦藩故支子也而爲其弟乞封郡王大璫與閣臣皆爲居間新安許公與公同年私語公元老借璫力以寢大峪山幸爲委曲公終不聽他如唐晉濟淮諸藩有違例陳乞者皆一一執爭上責公執初公守之自如仍以宗藩要例進曰臣所執例也非恻也自是璫輩愈噤公屢以微事傳

蒼霞續草

卷之十四

四六

三言

行詰責或奪俸甚至蚤朝遮掖門不聽公入駕至南郊朝齋宮罷後傳呼禮官公趨候宮門至漏下寂然以此困公公自是有去志矣皇貴妃父鄭承憲爲其父請卹援中宮父永年伯例公疏駁之上予墳價五千兩公復言其太溢明聖夫人金氏其夫官至都督同知沒而欲以姪襲公爭之遂寢餘姚新會餘二三先生從祀議起公持論獨與餘干大有所拂忤真人張國祥上言肅皇帝功德隆盛享國長久以信任方士邵元節等贊玄祝嘏故勅上以繩祖武公幼國祥詆訕導

諛宜正冊章上寘不問壽宮之役上意頗

大峪山謂臣成之議者多有異同三御史遂露章言其地非吉且多石上頗心動命禮工二部往勘欽天監正張邦垣取五色土囊進之公言大峪山營卜已定不宜更移而不言無石與五色土輔臣以屬公公曰禮臣持大體耳何知堪輿輔臣頗疑公持兩端而當公之往壽宮與大璫鯨俱諸在行者皆往謁公獨否比相見公詢璫建儲事璫對以不問給事某遂揚言公與璫有密謀爲大拜地旦夕且宣麻又有言公不請潞王之國爲溺職而

蒼霞續草

卷之十四

四九

三言

都給事某且以危言撼公公遂決計歸六疏始得請然終非上意也既歸而物情愈附凡五推閣臣一推太宰再推南太宰皆首公而竟不報嘗一起南宗伯公辭里居十四年乃與山陰朱公同被命入輔政陛見後卽具言感恩圖報望上以聽言圖治語極懇切上褒答之又極言儲統之害報聞又與朱公約閣臣以薦賢爲第一義宜各舉所知毋避親故且相戒毋淺朱公唯唯而會有露所薦姓名者公懼焚其草第請下九卿臺諫公舉而已嘗以長至節詣宮門稱賀上使大璫矩

宴公譚及開礦事公言洩山川靈氣傷陵脉關係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時上已使小璫偵輔臣何言已又問矩矩以實對上領之其後卒罷礦而稅璫尚縱橫所在肆虐滇人不勝忿殺璫撫按疏聞上怒持其章不下公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璫罪狀上爲霽威得無株及秦璫永訐奏咸陽長安二令上欲遣官校逮治公力爭而止遼璫淮以進方物爲名欲率其練甲至國門人情震怒公中夜草奏密聞上大驚責淮毋得妄動中外乃安真人張國祥以國慶請給三蒼霞續草

擊殺趙中丞直指以叛告事平欲告廟宣捷公語四明公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猶爲凡民言耳今宗室駢首就戮二祖在天之靈得無悽然而奈何張之無已則下禮曹議覆其功罪而以文武有勞者行所司獎勵則體面不失而人心服矣人咸以爲允其後復有妖書之事大索長安中不寒而栗錢給事言其書出于郭公倂及公又言郭公匿公所緹騎及邏卒日夜環公第伺察縉紳皆引避不敢及公門盡逮繫郭公婢僕擄掠無所得又捕訊公同鄉周錦衣嘉慶家屬極其慘酷公危甚賴天子聖明素知公得奸人瞰生光抵法公與郭公皆無恙而公亦自此得請歸矣出都日猶有讒公衣紅袍馳騎閱邊者賴大璫矩爲解乃已家居環堵蕭然半畝之宅壘石種花卽廣廈名園不啻也與其弟某公相友愛時首歡娛觴詠共適足爲天倫至樂雖憂時戀主之心憂寐不忘而絕口不譚世事不以尺書入都門年八十於典宜存問而臺使者以蒲輪且下遲回不敢請久之余乃疏聞上遣使奉璽書存公亡何而公沒矣時萬曆乙卯年六月十六日距生嘉

辛卯年二月二十四日得年八十有五公諱鯉字仲化別號潛齋又號龍江其先有道與者當元季以北征遣戍伯子福一欲代行仲福二固請于父代兄凡五徙而後隸籍歸德其裔某以禦靖難師戰死薨城故人稱沈氏爲忠孝世家數傳至瀚爲某官瀚生某某生某公父也公生有異質兩乳傍生二小乳兒時見虫蟻亦不忍戕有遺錢于道者脫而不取爲孝廉卽以簡素自將耻事干謁其成進士出高文襄公門文襄以輔臣攝銓權勢薰灼公自旅謁外無私覲文襄責公避嫌公曰避嫌賢者事也多所規諷文襄不能用後江陵逐文襄所怵連甚衆獨不及公且稱公爲君子他日可繼吾後在講筵屬江陵寢疾百官奔走祈禱殆至空署公獨不往相知者休以利害公不爲動佐銓日元輔與太宰俱被言諸上章留元輔者甚多公疏趣太宰視事無一語及元輔人或以諷公公不顧也其踴躍揆地率如此而待中官尤峻絕大璫焉保張誠張鯨相繼長司禮皆張甚或共事講筵或有事春曹公自一揖外未嘗交片言亦未嘗輕投片詞詎一日欲有求于公使人先來道意上且

相公吾從中爲公地公正色拒之璫趙儒亦以中所聞疾馳報公謝曰此烏有事幸勿出口故公之拜麻獨出上意官府無一人援者生平爲德于鄉甚多師尚詔之亂郡人以訛言將盡竄公以孝廉爲郡大夫畫策完其城衛卒轉漕者偶以仇故增八百餘名公苦請當事減豁之卒乃大甦郡故食長蘆鹽後改河東甚爲患苦賴公力得復其舊有書院沒于河公求其遺址築之扁曰敦倫與諸生講學習禮其中此皆其大者至于讓已卜之墳却鄰人之舍拒武弁之納女復郵傳之小繩恐若霞續直卷之四

巍巍巖瞻並途岐向於惟沈公卓稱賢相公昔通
籍入侍銅龍蒙泉養正震索輸忠 帝既乘乾盤
惟舊學朝夕屢旃周旋帷幄薦登銓貳遂晉春卿
在公夙夜惟直惟清清畏人知直逢世忌北闕投
簪東山樂志鋒車忽下入贊黃扉虛衷集衆披赤
效規雖無面從亦時巷遇叫閤叩蒼若斬若訴彼
夫之口謠詠是謀集樊止棘佞黨忠仇維 帝聖
明姜非弗入公亦知幾繒繳靡及宅餘半畝巷鮮
軒車澆花種樹譚道著書世路未夷蒼生引領公
忽騎箕超陵側景梁木旣壞碩果寧存黃墟紫紵
有赫 主恩運繫安危悲深朝野俯仰千秋孰其
儷者昔惟司馬今則沈公不愧不忤先後所同

蒼霞續草

卷之十四

墓

蒼霞續草卷之十五目錄

徵仕郎四川眉州判官張公偕配贈恭人韓

氏孺人熊氏李氏墓表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詹公偕配

贈淑人孫氏墓表

尚寶司丞振鵬寧公墓表

河南按察司副使午河許公偕配劉安人墓

表

禮科都給事中惺宇張公墓表

何節婦碑

蒼霞續草卷之十五目錄

朱元甫傳

宋材居士傳

大廷尉華陽宋先生傳

尚書澹泉裴公傳

秦將軍傳

茂才成吾俞公傳

怡堂黃公傳

俞烈女傳

汪烈婦傳

蒼霞續草卷之十五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徵仕郎四川眉州判官張公偕配贈恭人韓

氏孺人熊氏李氏墓表

蓋中丞公之墓其父眉州公與韓熊兩母乃其官

諫垣時也眉州公嘗判眉以被枉奪官比中丞貴

詔復故秩而韓母之得稱恭人以覃恩贈也中

丞既葬父十餘年出撫楚乃手為狀乞銘于郭宗

伯而謂余曰子其為我表墓道之石余唯唯公諱

汝疎字子修別號鶴川其先自洪洞徙涇陽凡九

世矣鶴川公生而穎異就里塾學以貧弗竟會藩

司有功曹之選試為掾因取律令諸書讀之曉暢

大義乃嘆曰夫刑者柲也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奈

何舞文吏上下其手乎即不畏人非寧逃鬼責如

後嗣何繇是廩廩奉三尺惟謹以亡害稱藩伯王

公日屬之夫夫也好修砥節又美而憇他日非但

能業官且昌後嘉靖庚戌虜闌入傳都城徵調雲

集執政司農相與憂是十數萬眾安所得食公時

掾計曹從旁為籌繼繼可聽司農奇之滿考授彰

德衛經歷勾稽振刷衛政一清諸言者洗濯稀

桂文周郡太守以爲賢事多倚辦兩臺交章尉薦之以九載考得 馳封遷判眉州往州佐每願信十長吏不敢出片語而公獨以才品受知郡守相與甚歡日講興除之事不三月州政一新矣守去公遂署其篆又歷署嘉定大邑篆所至有聲盜劫州庫公適自大邑歸部吏士格關盜遂巡去又果入其巢禽渠魁搜獲藏金千餘當道甚喜錄其功又委署雅州雅與邛鄰壤邛守嫉公能而公又急繩茶商之爲奸者商以賄祈峻拒之遂訴公于直指事下邛守公竟爲所螫挂冠歸歸時兩尊人俱蒼霞續草

邛來議論騰囂上下疑阻人益思中丞本之則公教也公素性恬淡冲和不喜聲勢就澁養甫一月輒歸涇濱聚里族闢鷄鳴園爲樂卽中丞官日顯庸公深自挹損與鄉人齒無貴倨態蓋至以耆年終而人猶惋惜曰胡不百歲也其厚德人人見于思慕者如此元配韓恭人事姑章孝與妯娌和攻苦食淡至屢脫簪珥不惜繼熊孺人亦善持家澣濯縫紉皆躬親公遭讒去眉不能無芥蒂孺人時相寬譬中丞喪偶有遺息孺人辛勤撫育人以此賢之其後沒乃復繼李孺人蓋公三娶矣公起家掾史官至州倅亦爲不薄才而見媚用而未究此所以有中丞也余聞中丞在楚屬大浸稽天人將魚鱉又採木役興中產之家皆岌岌不自保賴中丞百方經營盡楚之人始有寧宇世方望中丞人佐嚴廊典衡軸之任乃 天子若重去中丞于楚者其猶有湯沐之念也余與中丞同成進士同出吳航陳先生門習聞公事故因中丞請而次公之相誼以揭于其阡使過者讀焉知中丞之所樹立蓋有由來而好修者亦可以觀于天人之際矣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詹公偕配贈

淑人孫氏墓表

三代之世以三德六行論士于鄉故修之家者可
以顯于世然而巢許務光申屠狄庚桑河上公漢
陰丈人之流非有立言君子爲之紀述則其名姓
亦終湮沒不章而後世之作史者乃始創爲隱逸
獨行諸傳以稍收其殊異者以示勸然其伏于巖
巖厄于蓬華而不爲世所知載筆家所不及錄者
又何限也惟其有子孫之賢賢而又顯者爲能榮
揚其祖父之行以告于人而又不能遽登于金匱

稽震績草

卷五

四

三百七十三

石室之藏不得已而復托之于文人學士之筆與
口庶幾爲不朽此近世表志碑傳之文所以多也
而又自去之稍久不能盡舉其行誼以備論述徒
存一二梗概云耳則雖文人學士亦無以藉手愈
足惜已吾嘗從今御史中丞詹公遊而知其祖贈
通議公之賢蓋亦庶幾前世逸民之流可以不朽
者然吾間通議公之生平則中丞亦不能對惟云
其長厚孝友嚴事三兄友愛諸弟居恒足不踰閭
所居去縣治不一里終其身未嘗一至而已其他
德粹無知之者乃中丞則又能言其祖母孫淑

人之賢與通議公均蓋嘗脫簪珥聘沈氏以助選

而無難色沈氏者實舉封給諫公以有中丞者也

給諫僅七齡而沈氏沒孫實撫之又買李氏以繼

沈復舉少子賢故孫雖無出于詹而詹氏之爲通

議公子若孫者其念孫甚于其所出也嗟夫孫氏

若此通議公閨門之化何如哉通議公既沒若干

年而始以中丞貴贈通議大夫左副都御史孫沈

皆淑人中丞乞余文以表其墓余惟以通議公之

賢益之以伉儷又有賢而顯如中丞者爲之孫欲

闡揚其祖德而其所可述者僅僅如此益足以見

稽震績草

卷之五

五

三百七十四

夫草野之士有聞于世者之難然通議公所爲行
不在其身而在于再傳其所爲顯融章灼托以不
朽者亦不盡在文人學士之筆與口而在于人
主之綸褒則較之前史所載其所得固已贏矣此
余之藉手以復中丞者也中丞之先出自詹尹至
宋熙寧間有元臣者生二子長友文舉政和進士
次友端舉建炎解首友端嘗監池州酒稅死劇賊
戚方之難賜諡節愍官其子理爲文學今詹氏之
居宛向者以文學爲始祖自文學至通議公蓋十
六世爲宛右族余故敢著以俟過公之墓者考焉

尚質司丞振鵬翁公墓表

賓公與余同成癸未進士同讀中秘書時同事者率汁漫嬉遊三五聚譚窮極宇宙間怪誕幽渺之說盼盼然望日昃出署以此爲常而公獨下帷力學書聲琅琅徹于署中人則獨先出則獨後雨雪寒暑不請休沐蓋三年如一日也爲文亦博綜宏富幅尺甚寬而微乏裁製竟出爲禮部精繕主事公雖自中秘出然學問行誼已籍甚士大夫間在禮部亦勤于其職不少厭薄未幾晉其司郎中會母姓淑人春秋高欲陳情歸養大宗伯重其入爲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六

三百七十七

請予假公曰母老矣卽予假亦終不可出何如歸養之爲安也大宗伯不能強竟如其意去居膝下若干年備極孝養淑人沒擗踊幾絕終喪起守舊官擢尚質司丞久之始推大理寺丞人以爲淹乃寺丞 命尚未下而公沒矣公家世將種自其始祖寬以下世爲潁州衛指揮同知父希武好讀書能通易書春秋左傳蚤謝行間老猶吟咏自娛嘗榜其舟曰慷慨辭三品逍遙任五湖以公滿考贈定遠將軍公之嗜學起家本之自定遠公教也當公舞象時卽以穎異著聲旣爲諸生乃復淹困歲

丙子始舉于鄉三上春官始第其終養歸杜門歸

軌自蔬水承歡外一切不問兀坐終日默無一言兒女輩從容請事亦不答唯唯而已人莫能窺其際家雖貧而好施每值歲祲輒捐其田之人以給餓者宗族姻黨有求未嘗不應至于自奉蕭然寒士耳嘗欲構一亭于田間爲遊息地費僅三十緡卒不能辦丞尚質日曾攜家自隨以薪粲不給隨遣去僦居蕭寺中蔬羹糲飯二三奴子寂莫不堪而公意甚適也長安縉紳徵逐宴會歌樓酒肆常無虛日公未嘗錯趾 之日囊中僅有錢數百文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七

三百七十八

其淡泊如此生于嘉靖乙巳年正月初六日卒于萬曆辛亥年二月初七日得年六十七厥嗣諸生儉輩走二千里來迎公喪而以余知公乞表其墓余讀野史言曾魯公爲相欲進用劉蕡不果以告蕡蕡以命對魯公歎曰近來士大夫見執政莫不有求求而不得卽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過人遠矣今之執政無用舍之權視前代爲輕而士大夫之以請求不得輒相歸怨者殆有甚焉誦魯公之言可爲三歎賓公起家三十年迴翔冷署且滿三考其與余有同年同館之誼而卒未嘗以此望

余且口不譚及卽余間爲恒轂亦不敢令公知也然則公之恬于進取豈但令人卽古人亦不多見矣余故揭此以表公之墓使後之尚論者聞公之風其于功名淹速之際亦可以灑然也

河南按察司副使午河許公偕配劉安人墓表

余往宦留都與宛陵許君道甫善許君自南度支移銓部又遷武部余亦召而北時世網方急卽相知多引嫌避匿而許君獨坦然間以舊意過從相慰籍然語不及私今歲之春許君將以使事過里門乞余表其先隴余向讀國史見嘉靖間有兵部郎奉命閱薊邊條議侃侃無所避忌天子用其言爲罷督撫二臣下大帥于理心竊壯之乃今知爲君之父午河公也公諱汝驥字德卿別號

午河世爲寧國金沙里人年十三從父萬相官廣漢呂九川先生見而奇之致之門下相與講著作之業踰冠補弟子員師事呂巾石先生學益精迨壬子舉鄉試第二人隨成進士對大廷語多切直徐文貞公欲置之鼎甲以柄臣抑而止授戶部主事以畿內祲出賑饑民哭擁馬首不得行公建二旆令壯者左羸者右左予粟右予糜部分井井又編葦爲廬使有棲止全活以數十萬計父喪歸除服補武選勾稽詳密請託無所徇有應襲指揮發事其父故大將也柄臣子爲言欲以功晉三等

公遺索簿視之伴驚曰是當百大長耳安得指揮其人懼遂不敢復請少司馬閔公爲一弁求襲職公署其牘是其父犯永戌法不得襲司馬無以難也遷駕部員外屬景藩之國同舍郎唐自化當具舟倉皇惶怯不能辦遂以成疾公請于大司馬楊公代其役楊公壯而許之公卽具疏請限以千艘毋溢額發同金代畿民協濟皆報可時舟在河于者僅三百又長年皆竄匿公移檄瀕河諸使者令促諸舟盡北無得南榜論舟人示以儆直應募者始至大瑞王濤來問乏舟狀主者爲誰公自講其人若不見河水乎且具舟者我也又誰問瀕發以二緣遺承奉曰民力竭矣願所至毋驛騷承奉感其意約勒從人如公指舟行甚駛僅六日抵清源畿民賴以無擾竣役歸而大司馬親勞公于郊也未幾轉職方協郎遣閔鎮大帥張承勳素有與援諸貴要成爲言公至而承勳盛供具致厚餽公籍餽目置之庫而密按其諸不法狀追閱日復徹其坐曰制書令使者從事不令偕大將軍也張復宴公于景忠山山有祠祀故大帥馬永祝雄皆有功于鎮者承勳增祀歐陽安李廣爲已地公

呼老卒問狀卒具以對卽命毀其像承勳大慚既畢事劾承勳罪連及督臣許論撫臣張玘世皇震怒下其章多所譴治人心大肅公又言邊地要害屯戍空虛雖有頂補召募之兵徒存名籍無裨捍禦其弊蓋有六焉賣役一也大帥抽占二也科歛三也廢將冗食四也屬夷挾賞五也餉不時給六也欲救其弊必明職守復占役去冗員嚴督責豐芻糧明賞罰其行之必自督撫大帥始而督撫不得與大帥同論功以杜張皇庇護之弊疏凡萬餘言皆鑿鑿中窾悉見施行柄臣以大帥故甚囑公公不恤也壬戌分校禮闈大司馬蕭公亨憲公達御史大夫周公詠少宰周公宋左司馬許公孚遠皆出門下隨移武選郎中所銓除咸雍功令不爽寸尺諸錦衣之以罪謫者遷卒之以功錄者一無曲徇工尚書徐杲由梓人起欲得武蔭已奉旨矣公特之堅竟寢大司馬倚公如左右手不敢以屬吏禮見而公請休沐去比再入則司馬爲太宰聞公來喜甚將有殊擢而公力乞外得河南按察司副使方過里修治先塚不旬日逝矣配安人周氏善佐公事舅姑極其孝謹事繼姑如姑繼姑

每稱爲孝婦公沒安人將與俱賴繼姑方解乃已
武部方舉于鄉遂喪安人病革執武部手曰吾喜
從汝父于地下矣若曹勉之年僅五十三而按察
公之年尚殺其七是夫是婦乃皆不永于齡若是
也豈不惜哉方正嘉間姚江之學盛行人人稱說
良知尊于六籍其流之弊乃不知名檢爲何物世
以此病之公篤信姚江而其立身行已當官營職
斤斤稟于繩墨不爲利疚不爲威怵庶幾孟氏所
稱大丈夫云者此真善學姚江者也公常言士人
以耻爲重近利可耻近名亦可耻故其生平恬于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七

進取服官十五年不離郎署功能暴著而遠迥不
居如此其在近世可謂絕無而僅有矣而余觀今
日邊事窳廢殆有十百于公當時之所言每思所
以振刷更張爲國家建百年之計而人情習玩終
於阻格卽欲修故事遣廷臣行邊而譚者以爲無
益徒滋擾耳蓋疆事之不可爲一至此也是安得
起公于九原而用之故因武部請而論其大者以
表公與安人之墓至于世系子姓與其他懿行詳
在碑志中不具論

禮科都給事中惺宇張公墓表

今上御極久 元良未建中外危疑廷臣以建儲
請者多被譴謫而禮部以職守先後獲罪者尤多
吾同年張公之爲都給事也屬方被 命行視決
河人謂公還 朝宜稍緩毋與事會公慨然曰
宗社大計臣子當死生以之何以規避爲戒舍人
疾驅之既報 命七疏懇 冊立且言 上既有
旨以二十一年行屆期復奏比廷臣有言則變而
爲詎封未幾又變而爲待嫡說屢更而意愈不可
測天下人安得不疑臣敢昧死請 上覽之不憚

蒼霞續草

卷之五

三

三

奪公一歲俸言官與輔臣論故 上愈怒再降邊
方雜職竟黜爲民始公具疏時語其配高儒人吾
所爭者大或忤 上意重則杖死輕則削籍爲編
氓而爲我製青布單衣以待至是遂服之而行
上雖以忤旨逐諸言者然心爲感動其於 儲位
亦久定 聖衷蓋亡何而 皇長子出講禮秩一
視東宮至辛丑遂行 冊立禮國本定而人情安
雖 聖明英斷而公之惓款忠誠亦大有帮助矣公
里居十八年海內人爭偶喁而望合辭苦口而請
于 上者必曰起廢臣而屈指廢臣中之名實

符有 社稷功者無不先公乃 賜環之命木
而公沒矣豈不惜哉余以丁未歲應 召北上
舟于泗亭之河干且匝月公一再以手書相問而
終以林下人不欲見執政蓋相距一舍不獲一覩
公之面也在綸扉數年不能推轂公意甚愧之今
謝政歸復過泗亭則公墓已宿草不勝山陽西州
之感公之子諸生振輩來請于余表公之墓余時
以病謝筆研不能爲然念當公之存而不究其用
便厄塞以老沒而得以一言自效于公毋令泯泯
亦足少伸生平之一念也而公樹立之大與其去
蒼霞續草 卷二
就之最有關係者無過于儲事故特表而出之公
沛縣人名貞觀字惟城別號惺宇與余同成癸未
進士筮仕令益都孜孜問民疾苦減稅額賑災民
行催役法汰省諸冗卒奸民欲亂人女殺其父母
女不從倂殺女而逃公捕得之辨諸生馮某之冤
人以爲神用高第徵入爲兵科給事中轉工科右
戶科左所論奏皆侃侃切中時弊嘗一遣閱邊校
計軍實緇銖不失檄降五臺鑛盜張守清條上安
攘十八議多見施行其行河峻役所論淮黃強弱
之勞隄堰决塞之繇洩水固 陵之策尤爲鑒鑒

疾革日猶爲 祖陵議黃垆辨口授兒輩書之其
言多與河臣左世莫能用要以得公說而存之其
于河事亦思過半矣吾友郭宗伯美命志公墓所
敘大甚詳余不具論獨著其所表公者如此也

何節婦碑

何節婦者何儀鳳之妻孝廉吳華女也年十八歸儀鳳甫四年儀鳳卒有子始孩節婦號慟欲死其母力解之若上有姑下有孤徒死何為節婦乃不死以養姑育子為事有憐其少寡諷之改志者節婦輒以死誓人遂不敢言孤病痘幾危治療百方不效節婦乃悉取何君遺衣服襪之冀其父子一氣或有感通又泣禱曰死者有知其毋忘此一綫之緒乎迨病益甚則陰納寸鐵于懷中以十金遺其嫁時二藏獲曰爾以資可歸真州毋返吳

舊霞續草

卷之

九十三

也蓋藏獲皆真州人孝廉吳華時買以為媵者當是時節婦志已夫絕無復生望而亡何孤痘愈乃復自力篝燈紡績以課孤讀門內外一切應酬禮節皆無所失曰毋令人笑吾兒以孤貧落莫也孤長事節婦亦甚孝娶莆田陳孝廉黼女夫婦朝夕侍膝前跬步不離節婦嘗語其婦吾與新婦皆孝廉女吾以未亡人事姑新婦又善事我庶幾不愧家聲哉里人欲舉孤孝節婦復語孤吾節汝孝人倫常事何用暴之以為名其亟謝罷之燭居六十年終得年八十孤與婦年亦如之邑令朱公冕為

閩諸朝下巡按御史方公滙覈上旌其門閭

梓楔焉時嘉靖之十六年及今又七十餘載其孫國銓念大母高節懿行有功于何氏甚大恐久而湮沒謀移其梓楔于通衢改木為石以垂永久而令其子乾布走數千里乞余為之碑記其事余與何氏居相距咫尺世世為婚姻素知節婦事且謂其可以風也樂為之辭因嘆曰自栢舟著于詩叔姬紀于春秋見婦節之難而世不可多得也乃吾邑女流以此著稱者累累不乏即余耳目所及則有二林氏其一為郭某妻以自經殉其一為鄭汝

舊霞續草

卷之

九十四

舟妻以自刎殉一魏氏以才魏孔欣女一陳氏為平北里陳某女皆以未嫁殉而余姊適林者亦以自刎殉諸如此類尚多不能悉述而有旌有未旌則有司之責也余嘗欲哀其事併為之傳以附劉向列女之義而尚未及為故因碑節婦而深嘆焉乃節婦之獲報于子婦以及其孫可謂有天道而其戒子不欲以孝節立名斯愈卓絕矣豈但風閭閻已哉

朱元甫傳

朱元甫者清豐人也名冠元甫其字別號佩輔父贈公憲文有至行閭里重之娶于張生元甫生之夕有火光燁燁自西北來十歲就外傳日誦數千言贈公為延名師豐脩脯以成其學產為之削人以朝贈公贈公不恤也弱冠首拔于有司以已躬舉于鄉乙未成進士授安陽令安陽孔道趙藩國焉最繁劇難治往為令者日苦不給元甫處之裕如堂上治文書庭中決訟諜道旁迎冠蓋阡陌間勸課農桑事事立辦處處有邑大夫人驚以為

神歲凶作糜哺餓民調停有法所活甚多中丞鍾

公行部至安陽問元甫何能若是元甫對曰無他

之五

術也有滿則無患耳時旱甚未已元甫督民鑿井溉田人共迂之元甫不為輟閭邑得井數千所溉無筭漳洹之沮故西門豹鑿十二渠處也久廢莫有知者元甫太息曰地利若此乃棄之而困天行哉徧訪遺跡得萬金渠珍珠泉二區因廣故渠為四自四而十自十而百以至數百而于洹河上流築石堰三錮以金液旁通斗門導水入渠盡鄴野皆水鄉矣珍珠泉故不盈泓拓為巨浸起亭臺其

蒼霞額草

卷之三

六

中環以竹木支渠亦數十溉田千頃兩工成鄴民大獲其利謹而頌之或謂行河使者是洩水多且妨漕使者移檄責元甫元甫曰吾所為渠非奪洹也導洹之溢以為渠而疏渠之委以歸洹兩相利也使者無以難渠得不廢又為積穀二十萬石可支十年鄴自是不憂歲一日忽下令封煤山泉甚評之亡何中使將取鑛于邑以山封而罷乃服元甫先見矣元甫為令其圖民便利事不可縷指此其大者其所最留心則刑獄以寃以疑而讞出者三年間至六十餘人歲可吏太宰舉循良卓異十三人元甫為之冠八為禮部祠祭主事鄴民遮道哭送即故所治水處肖像祠祀之為禮部嘗一持節開封延澤王盡卻其餽改文選主事司冊庫稽穀殿最蚤夜必親躬為之瘁冬曹廣開納例至以掾史輸金得郡倖縣令元甫以為濫駁正之以冬選趨朝疾陡作正衣冠與其僚相對而逝士大夫莫不嗟痛謂銓曹失一賢者始元甫未生時季父天太夫人與其姒楊約吾他日有子以一為叔嗣後獨舉元甫乃與楊共子之故元甫有母事之如一太夫人既得封楊亦以節旌卒成其

志元甫爲人寬洪有識度遇事敢爲心胸洞朗絕無城府意所投合卽生死不顧卒之日橐中無一錢至不能殮喪歸里人爲之罷市安陽人來弔者相屬哭必哀曰我父母也年僅五十子世煒世燦俱諸生史氏曰方甲午乙未間余貳成均元甫以孝廉來卒業余試其文喜曰此天下士也一第不足言時元甫已久困春官且欲就選人見余所評薦復自強卒以其年第于是元甫以余爲知己逢人輒誦說之辛丑歲余以南少宰考績入都元甫方爲祠郎冒風雪迎余於門外二十里送亦如之

卷之五

卷之五

七

卷之三

卷之三

六

宋村居士傳

宋村居士者毘陵人也諱某字惟遠其生時屬病危里有瞽姬好言星語其母荆孺人是兒命不利其父母信之嘆曰吾何惜一兒不以全吾夫立命婢棄之竹園間呱呱未絕有老婢聞而憐之竊襁歸密乳哺焉再旬父竟亡母心悔悲不自勝老婢爲言狀母驚喜取歸愛護倍至時撫之而泣曰我幾誤殺兒兒他日不當孝我居士勿慧八歲能誦學庸論孟毛詩且略曉大指顧善病日者又言是兒骨性靈奇終是世外物若仕宦必不利母又信之戒勿讀書居士意不憚竊從韓思誠薛方山兩先生遊素未習舉子業局戶一月摹擬爲之韓先生見而稱許嗣後課試無不先諸生者方山先生呼爲小友居士志愈銳學愈勤體日羸瘠母聞之大驚急呼歸曰兒望青雲吾懼黃土耳自是朝夕不使離而居士亦以母病侍湯藥輟業比病愈復欲就塾母知之悵悵不樂居士跪問故曰吾病去來係兒去住兒慎毋離我且兒見世上多少讀書人未必有功名有功名未必見父母做官如做夢耳假使兒得官失母亦有何利日者之言不

可不思也居士跪受教然意甚鬱鬱骨削形銷一日忽覺鏡牒然大悟曰我病何來名根爲祟耳何小割斷而自苦若是自是絕意進取矣偶有黃冠來訪促膝相對跌坐者浹月乃別去保戒毋復所言居士唯唯又自跌坐三歲病乃瘳居士有叔兄死遺二孤尚孩有田八十畝以托居士時已折產矢居士請于嫂復合之共田百六十畝而居士自捐資田四十餘畝併斥爲公產嫂曰此叔私也請一師叔居士曰何庸如此計較稍計較即思便宜一若便宜即眼前巨細境界無不計較事何以濟嫂乃不復言居士益勤苦力作與僮僕分功歲入常饒而百凡節費無絲粟潰漏衣食教訓其二姪與諸子均母壽九十終居士毀不勝喪歲餘乃杖起不見子姪前愀然太息曰吾受亡兄付托常恐不效今幸汝曹兄弟皆成立廢幾可以見地下矣因出其產析爲二一與姪一與子田視昔倍鄉市廬舍各再倍姪涕泣微叔父無有今日願多割田贍叔父居士卒不許居士既老猶以少年不竟業爲恨有孫今比部郎應奎亦蚤慧九歲時聞居士言天君不可一日息雖即問天君何狀如何不離

士大奇之比部舉于鄉下第歸居上甚喜曰汝此歸祖孫得終始大快比部訝其言而不敢問忽一日比部方省父田間居士急呼至櫛沐就寢朗吟曰今日恒沙渡回頭我是誰詰朝途卒年八十三余在留都時識比部言其大父若此蓋異人也比部守才城以廉循爲天下第一舉卓異其操行酷有祖風論曰荆孺人以瞽嫗之言而棄其子其事不可訓然意在于全夫亦賢者之過也至于視官如夢得官失母之說則吾誦之泫然泣下深自傷矣居士之穎悟篤行使在聖門當爲參賜流亞而

卷之三

三

大廷尉華陽宋先生傳

自東越倡良知之學大行于江右而鄒文莊歐陽文莊二先生其最著者稍後則有華陽宋先生嘗從二先生遊問良知之說而深好之著爲或問以發明其旨其宦遊所至必聚徒講論垂老而不休嘗爲吾閩學使者諸生中有能爲良知言者皆置高等吾閩人素篤信紫陽于東越之學不甚相入初聞先生言而疑久之稍信其後乃益服習覺訓詁支離之爲非然是時言良知者甚多而率皆空虛無實言青天而行汙池至使人以此相詬病而

蒼霞續草

卷之五

三

諱言學乃宋先生親躬守道一稟於繩墨進退去就大節皦然屢挫不撓蓋可謂真有見于良知之體而善致之者始先生令吳有神明稱長運累單赤者令豪貴均任之軍興責宿逋苛急先生曲劑民免流竄築書院以祀言偃與諸生講業其中後多出爲名公卿召入拜御史時咸寧侯鸞方貴幸握兵勢張甚無敢發其奸先生首糾之出按河東離請急歸再起又欲糾分宜任子蕃乃先言其所厚督臣淫侈狀任子大廉先生會有三殿朝門之後中貴人欲增工直易殿陛先生奉命督

視肯待不可任子私賈人金以屬工部歐陽尚書

又爲先生所格于是內外之怨悉集先生遂巡欲引避屬遷丞大理遂告歸而歐陽尚書者方移吏部與任子協謀假風霆變謫先生夷陵知州稍遷按察僉事備兵霸州盜傷西寧侯鈞捕悉得爲霸人請謚養馬逋稅民賴以甦隨以副使移蒞大名時歐陽尚書去繼之者某公又以先生按離時嫌移先生監閩軍將困以倭難先生與戚將軍卒破倭某公復欲以大計黜先生而文選郎劉公一儒爭之力至夫以去就乃鑄二秩里居以文章薦起

蒼霞續草

卷之五

三

四川按察僉事晉副使督閩學旋晉叅政入爲太僕大理少卿權僉都御史撫南畿均賦賑災治兵遇海寇建表忠祠祀遜國諸臣修宋楊忠襄墓凡可以拊循窮民綱繆封疆摩厲風教者靡不具舉吳人甚德之獨郎伊某病狂易時肆謗毀又與一御史論事不合御史緣而有言時先生已轉南大理卿移而北矣而陳給事三謨者又以星變螽先生遂勒歸往先生成進士與江陵相國同榜甚相善比撫吳而首薦袁宗伯洪愈姜宗伯寶皆江陵所不悅御史傳應禎劉臺相繼言江陵被重譴先

生雖書婉解之以此愈失歡給事故江陵私人所
彈劾皆承風宿固宜先生之不免也先生歸未踰
歲沒又若干年而姜宗伯之子士昌采公論祀公
學宮先生名儀望字望之初號陽山晚更華陽所
著有華陽館集爲詩文若干卷皆本性情義理不
逐世人口吻而其辭亦雄暢古雅足成一家言胡
觀察曾太宰王司寇皆亟稱之冢世居吉之永豐
其父祖子姓具志狀碑傳中及其他懿行已悉著
而余僅述其大者如此葉生曰宋先生爲督學余
以童子就試未亭午文成既出矣先生讀其文亟

李霞續草

卷之五

三

呼入與語見其髮尚覆額應對朴野喜甚孺子他
日名位當勝我遂首拔之又爲延譽諸監司守令
及鄉薦紳馬司徒輩自吾入閩僅見此童子耳余
時釋愚不識先生爲知已先生旣去閩遂杳不相
聞卽先生諸子亦不知余之受先生知如此其深
也迨余貳南銓與先生之友見臺曾先生爲僚乃
相與言及前事喟然太息焉曾先生常言世人多
未悉先生以爲先生博大通方不拘細謹而不知
先生之寬而嚴溫而理曠然無兢而確然有以自
守非徒以才譎表見已也曾先生可謂知先生者

嬰以先生之屢起屢墮使世欲急收其才而終不
能盡究其用其處任子尚書與江陵始終離合之
際不亦可見先生哉乃先生以國士遇余而余無
以稱則私心誠甚愧之矣

李霞續草

卷之五

三

尚書澹泉裴公傳

尚書贈太子少保裴公閩之清流人也名應章字元閩別號澹泉其官自行人給事太僕太常開府佐大農佐銓以至南大司空再起南太宰不赴終于家功名壽考終始無瑕爲近世大臣中所罕見然譽望則自行人給事起公爲行人嘗兩使親藩一奉 莊皇帝遺詔至遼當陛見奏對進止甚雍容有度又不操閩音 天子目屬焉卽百僚觀者亦莫不踈然異之使節所至盡卻諸餽遺目擊遼左情形有概于中迨給事吏科卽畫善後六事

蒼霞詩集

卷之三

五

條上之其大指在按臣與兵使歲時巡行督率諸將吏毋苟且因循以滋弊蠹 上悉嘉納行之三遷長兵垣值虜勢方張長昂諸酋數入犯公所陳奏制馭輕重緩急悉中機宜念邊將玩愒大吏相與爲欺蔽邊事大壞非痛繩之無以示懲遂劾罷棄師之撫臣昏庸之憲臣不法之勲臣與縱賊浚卒之將臣風采肅然中外耳目爲之一新屬會考軍政金吾某以厚賂祈免公叱卻之江陵相國嘗建議三歲一遣大臣行邊討軍實公言其糜費當罷大端保方橫欲取罔寺馬三千疋公執勿予中

賈人訐大帥執政方擬行公言不可偏聽皆與江陵左然江陵心折公不爲忤也公貳太僕江陵之私人爲少宰欲招致公不應久之不遷至公所上給關防嚴舉劾戒侵剋覈寄養諸事皆得旨著爲令而公亦力請歸省抵舍旬餘日母病終太常職祀事 高皇帝當定壽春諸王及妃與功臣胡大海等俱侑享 四祖帝后廟後 四祖祧而侑享如故 肅皇帝定 六陵諸妃原寔金山者罷勿祭而祔享各陵殿其後 肅皇帝崩諸妃祔享莫爲請者公典太常言侑享非是且功臣不宜與

蒼霞詩集

卷之三

三六

母后同堂宜移之兩廡諸妃祔享 永陵宜如制事下禮官議皆 報可卽卒辱撫臣將爲亂廷議非公莫能定公被 命馳往未至軍先爲檄諭以禍福語甚切至軍中讀之皆泣下亂卒計窮自縛至數百里外迎公公集衆斬其魁王禮等餘無所問不終朝而闔境晏如自卽入爲少司農復請歸養久之而父沒士大夫之守官得躬視父母含歛無憾于心未有如公而公之兩乞歸兩遭其親喪亦若巧相值者公忠孝人也故天成之若此 天子旣卽家起公爲少宰而心有憾于銓臣令公

別以聞公僅擬兩人請 上悉黜之公伸救甚力
得末減僞書獄興言者阿旨欲株及鼎臣 上震
怒莫敢爲言公昌言以誹語中人非盛世事聞者
咋舌中貴人有請于銓部必厭其意不則構事端
逐之公攝銓語中貴人吾不受私必欲以私干安
敢逃罪中貴人亦卒不能有加于公公所推轂皆
海內賢者人情允協已又力請歸襄塋事拮据畚
鍤間遂得風疾力辭南司空之命屢疏不允乃強
赴立法疏錢幣諫採鷹架木紀中貴人濫索省水
餉錢甚多余時與公同官留曹公時語余欲歸余
蒼霞續草 卷之十五 主

十有三釜艱子以姪汝寵嗣晚舉子三汝申汝甲
汝丁汝申能世其家走千里請余爲公傳論曰公
爲少宰時余方爲宮僚時吾郡謝公爲少司寇溫
陵郭公爲中丞與公皆相善公時從兩公問余胡
自疎也余應曰裴公賢者吾自疎銓部耳迨周旋
南中歎然莫逆每曹事有難處輒從公商畫無不
中窾會因思史傳所載近世大臣聲施者不乏其
最快人意者無如李衛公之破吐番處澤潞筭無
遺策鄴侯當陝州之變單騎入其軍此殆非韓范
富歐輩所能辦公在兵垣論兵事虜事皆鑿鑿可
蒼霞續草 卷之十五 天

見施行又以尺檄定鄖卒之亂不庶幾哉或者以
鄖事擬公于晉公夫合天下力攻最爾之蔡州未
有不舉邇年播州之役是已晉公故以品勝乃才
自不逮長源文饒公之爲晉公耶爲長源文饒耶
合而論之可也

秦將軍傳

秦將軍名經國字嘉猷別號東望其先鳳陽人始
祖彥當高帝時以功爵武林將軍傳至敏官福
建都司訓鎮東衛始爲鎮東人敏生鏌鏌生勳將
軍父也勳蚤歲失明天死妻寇氏矢志撫將軍勗
以樹立將軍自少卽勃勃有英氣喜言兵嘉靖季
倭躡福清民相率逃入鎮東諸弁欲閉關拒之將
軍曰此皆吾鄉里赤子何可委賊啓鑰縱其入倭
迫城下舞白刃如霜雪人人惶恐將軍挺身挾十
餘騎出戰倭數百人環攻之馬仆墜地復躍馬渡

秦霞續草

卷之五

三

江歸從壁上觀者咸壯其勇衛苦乏糧將軍請于
中丞劉公得朱二千石爲囊數百浮海疾趨至城
下人羣一囊須臾畢賊來掠顆粒無所得隨督舟
師擊賊松下捕斬九十餘奪回被虜三百人又大
破之東湧斬首百十九級當道始奇將軍倚爲長
城矣使總南日水寨破賊橫嶼斬首二十九級賊
陷崇武所出沒烏坵洋將軍逆流與戰斬首五十
級進守備汀漳破劇賊李占春梁寧徐東洲等斬
獲甚多賊張璉擁衆萬餘攻潮州甚急都督俞公
嘆曰誰能爲我解潮州圍者將軍曰公毋患也某

請搗其巢賊必解而自救此孫子所以走魏都也
俞公壯之將軍將狼兵三百疾馳縱火焚其宮室
盡空其積聚賊怖而歸悉衆圍我師將軍登山掘
營晝夜苦戰七日不火食殺馬哺士亡渴甚將軍
祝天隨大雨以馬鞍障水飲之屬後兵至夾擊大
破賊斬首百五十餘級倭陷政和壽寧浮海歸將
軍時兼總小埕邀之於蓑衣洋沈其舟三斬首四
十六級追至東湧北焚復斬首六十三級擢總浯
嶼寨時穆皇御極粵寇曾一本縱橫海上借稱
承天王閩廣大騷詔兩省協剿督府下令有能

秦霞續草

卷之五

三

督戰艦先登者予金三百將軍趣應令募死士與
約戰而不重傷者殺無赦遇賊銅山南灣間大戰
竟日士死傷過半火燎將軍鬢傷其右股將軍氣
益奮親發大炮焚其舟斬首百餘級賊寇崇武所
御史方行部問監司喬公可使將者喬以將軍對
因問賊可破乎將軍曰乘此潮往詰朝戰午捷聞
矣所部請齎糧將軍不許駕漁舟四若爲捕漁者
突進沈賊舟二擒其酋阮方正等六十名日尚未
午今上初年巨寇林鳳復騷閩廣公以偏帥督
五寨賊謀知將軍將途宵遁將軍追及之下令所

部寧死戰毋死法有退縮者將軍手劍斬之眾死
死關以所創火器擲賊舟賊被靡斬首百餘級論
功授銅山寨把總世襲指揮使尋冒大霧追賊舟
遂失道將軍禱于神遂電光行途及之擒其酋五
名斬獲百餘擢帥閩與前捷皆賜帑金閩司
優閒將軍聞鼓聲輒嘆曰吾束髮從戎乘風破
浪安能鬱鬱居此爲適有倭警自詣開府請戰問
以破敵期曰五日星馳至烏坵洋倭望見皆駭伏
斬獲四十餘比班師果五日已移粵閩晉遊擊閩
當道請還將軍于閩遂以參將轄南路諸惡少亡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命通夷構釁者以將軍在皆自匿中山貢使望見
將軍語譯者曰此秦將軍耶熟盼久之屬忌者構
將軍遂解印歸時寇夫人尚在將軍侍膝下甚歡
里居若干年倭寇朝鮮瀕海戒嚴開府趙公強起
將軍訪以倭事將軍借箸爲籌鑿鑿中竅而大指
謂禦倭當于海毋于陸海而擊之以逸待勞以大
舟衝小舟我得便利陸則跳盪雄行彼之長技得
逞未易制也當事者多採用其策至刊而布之爲
禦倭須知倭知閩有備亦不敢犯將軍一奉檄守
三川再攝南路人謂將軍且復用而將軍卒謝去

之將軍忠勇雄毅出于天性每戰必身自臨陷爲
士卒先和風濤如履平地自浙至粵海道數千里
險夷曲折無不周知舟行臥聽水聲輒曰此某地
某地尺寸不差卽長年三老日走海上者亦皆驚
服持躬廉潔所蒞未嘗索士卒一錢偏裨有餽金
者皆峻拒歸之日生計蕭然諸同起行間功名不
及將軍遠甚者多躍至大帥乃將軍終不得大用
或勸將軍當自通司馬門將軍曰吾生平羞債帥
奈何效之其教誡子孫常言岳武穆武臣不惜死
五字勝孫子十三篇及而海上人思之不置也論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曰余聞父老言倭事蓋惘乎傷心變色焉當時徵
兵徧天下至塞卒峒徭莫不畢集然皆望風奔潰
無能以一矢加遺其卒破平之者則定遠戚將軍
而戚將軍戰陸秦將軍戰海相爲犄角閩人謂戚
如虎秦如龍不虛也夫廣寧望海之捷賊倭三十
耳也謂爲奇功昨以五等余讀國史戚將軍斬級
至二萬而不蒙延世之賞秦將軍效首功亦十餘
出萬死得一生竟不登大將之壇何以勸勞臣哉
秦將軍家貧無媵侍與夫人白首相莊一日與余
語次譚戚夫人之悍厲每意有不可則戚將軍必

長跪謝罪余笑曰百萬貔貅不能制河東獅子想
爲名將皆應如此將軍亦大笑二將軍事多相類
故漫及之

茂才成吾俞公傳

吾邑之東六七里俞氏聚族焉其指以爲計邑
推巨宗詩書衣冠濟濟然矣而自余爲俞氏壻所
與往返周旋最爲款密者則茂才成吾公成吾公
諱朝璞字元玉其後爲第子員乃以字行成吾其
別號也先世子堅公自河間徙閩七傳至東安爲
邑諸生東安生某公父也東安公有弟東叟世絕
以公之子爲嗣孫當島夷禍起邑人奔竄室廬盡
燬救死扶傷骨肉不相顧公獨抱東叟遺像朝夕
與俱卽危急不忍棄歲時懸堂中瞻拜歎歎蒸嘗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勿絕人以此多之而又善事繼母得其歡心其爲
學攻苦刻勵晝夜不休爲文章好深沈之思年踰
二十乃補郡諸生太守祁公首拔之而屢困有司
爲諸生四十五載七試棘闈皆不利而進取之意
不衰佔畢吾伊聲常達曙講解經義繭絲牛毛常
歲一易稿與朋儕課文雖風雨必至所成就里中
後學甚多家僅中人產有五男子諸孫十餘人食
指繁婚嫁爲累以故晚歲愈益貧幾不自給然終
不以此有所干謁嘗曰非公事不至偃室昔人高
之吾儕青衿可輕措足耶祖墳宗祠社廟圯壞竭

力經理以倡率其宗人里人晝夜不憚勞其生平
所最敬愛者無如余余弱冠爲新胥性佻達且懶
不讀書人無余重者公獨謂余必有就每聞余至
必喜讀其文必擊節嘆賞岳翁每飯余公必在坐
歡然譚笑余不得公亦無與共語余氏之壻多矣
乃公于余若有獨契者此其意豈尋常世俗所能
測識哉余以少宰過里猶獲與公周旋歲餘公沒
不數月而余入綸扉追今歸田時至外家未嘗不
望公之廬而太息也嗚呼人生悠悠百歲旦暮惟
知己之感千秋不滅公非余之知己耶昔巨卿致

徐震緒直

卷之五

三

慟于元伯陸憑見夢于沈荄彼萍梗交遊猶尚如
此而况余之於公有葭草之好兄弟之誼哉公臨
沒時屬其子懷祖輩使乞傳于余余既感公之知
而又念公一生之窮經績學白首不逢有足傷者
是不可令泯泯于世也故稍論而次之公子懷祖
汝雍皆諸生能讀公之書配楊儒人有賢行甘貧
力作佐公于儒後公一年卒公生嘉靖甲午年六
月初五日辛酉曆丙午年十月初三日得年七十
三肅人加二懷祖言公嘗夜坐宗祠前忽有兩狐
向公拜跪連呼五聲而去蓋未幾而公沒矣然則

公之去來亦非偶也

徐震緒直

卷之五

三

怡堂黃公傳

怡堂黃公與余同領己卯鄉書同成癸未進士年不過中壽官不過二千石然其生也人戴之其沒也人思之學使者岳公孫公論祀之于學宮此其人足重也公始除官得行人晉長其署閒曹無所表見然使輒所至輒爲藩王所敬禮薦歷戶曹推關澤陽往來關下者皆頌其廉惠以才能推擇守德安鋤奸緩畔恩威並著郡有大獄更數守不能決公一訊卽伏辜當事者爲請公持之堅守知有三尺不知其他郡人嘆服吾守迭送者而強執

蒼霞續草

卷二五

三七

三七

如此然公竟以此被中調高州公訟大譁中公者旋罷歸公亦以艱去除服入補行至建州感疾卒廣柳入里父老走十里外迎哭盡哀聲震原野爲罷市者累日公故居蒲之涵江地有陡門以資蓄洩創自蔡忠襄公日久寢廢公捐貲倡義修復之所溉田無算鄉故苦盜公召諸盜魁爲陳利害禍福反覆戒諭語甚切至又請除其姓名之籍于官者許以自新人各予錢若干使爲生盜皆感泣頓首請今後無敢負公自此夜戶遂不閉公之爲德于鄉甚多此其大者嗟乎今之薦紳居鄉漁利營

私自便其身圖而不顧人之患害比比然也彼身雖不爲盜而其害乃更甚于盜且使盜聞之寧不曰彼名爲士大夫尚爾何以責我曹是衣冠爲盜竿矣尚望其能化盜哉固宜涵江之人思黃公不能忘也方公少時從其父少槐公遊都門遂倚居于燕補順天弟子員少槐公沒始第上書持父槐歸壙哀動行路事母至孝小忤意卽長跪不起所得俸祿悉聽母分予諸昆及姻戚之貧者無少吝邵志傳公孝友人以爲實錄公諱騰春字序賓別號怡堂

蒼霞續草

卷二五

廿

三七

論曰夫子論人以鄉人皆好皆惡爲未可余謂此夫子有激于鄉愿之云耳夫使士夫而能使鄉人皆好此必有所建豎能爲德于鄉不則亦謹厚自守不爲患害者也其與鄉人皆惡者相去何遠絕乎夫黃公則可爲皆好矣使瞽宗之祀皆如公其孰能議之哉其孰能議之哉

俞烈女傳

吾鄉風氣剛勁卽笄幃之流矢兩髦而歌黃鵠者
項背相望不可勝書卽余耳目所及稱婦者勿論
其稱女而貞者有文林魏氏平北陳氏江陰鄭氏
永賓林氏方民陳氏惟方民陳氏守節至老餘皆
以死殉乃今復有永東俞氏俞氏名徽宋故御史
璟之裔孫衍祖女也衍祖有女兄爲計部林公雲
冢婦嘗兩割股療舅姑病以孝敬稱女生而奇異
舌文如蓮花頗知書好觀烈女傳曰諒爲女流當
如此矣事大母鄭甚孝大母病足艱于動履烈女

卷之五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朝夕扶持意有不快輒爲誦說神官故事以愉悅
其心大母甚愛之每告其家人此女必不作尋常
婦也以許鄭茂才之子志哲年十八且于歸已涓
吉矣而志哲病女聞卽不食比聞夫亡卽縊素欲
奔喪其父語之兒能爲此甚好事第恐難耳女應
曰無難大母又好語吾從少撫汝尚未報恩而遽
舍我耶女曰此乃所以報耳遂泣拜大母父母及
祖先疾趨而出觀者皆欷歔泣下其父母送至鄭
下車披髮哭鄭生以刀自刎姑遽奪之頸傷數寸
而喉不斷流血丹地遂悶絕經夜乃甦初女行時

母知其必自裁衣服上下皆檢點竟不知此刀藏

在何處或謂其繫之于肘豈或然耶旣甦而家人

防之急潛以簪刺喉復不死自經將絕姑又解救

之乃佯語人曰吾生矣毋我虞也強之粥爲進數

七伺防者懈復自經力盡不能引繩繫繩于床柱

以頸就之又爲女奴所解脫故粧盒中有削髮刀

復潛取置臥褥下未及割而手足寒戰不能動其

夜復爲姑所搜獲女旣百方不得死竟絕粒二十

餘日乃死死時猶告其母毋檢以華服毋停屍毋

暴血衣于庭以示人也時萬曆戊午仲冬之十九

卷之五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日閩邑之人皆傷其志高其行咨嗟大息以爲世
間乃有此人自邑大夫而下莫不奔走往拜至窮
鄉下里之昨隸亦裹糧而來以得一展謁爲幸余
居邑中親見其事因念世人爭刀錐尺寸一官半
職竭蹶不休而况于七尺之軀性命之重乎乃烈
女視死如歸又惟恐其不得歸其急于求死真若
賈人之求利仕宦者之求功名富貴也是何其性
之與人殊哉吾夫子固云求仁而得仁孟子亦云
所欲有甚于生方女自殘之時頸已刎而未殊血
橫流而不絕其痛楚當何如而絕不聞一呻吟之

聲與分毫強恐不能堪之狀此非有所求所甚欲
迫于其中何以能然詩三百篇刺淫者甚多其貞
者獨伯也耳甚哉閨闈之難言也而吾邑之女婦
獨多奇節如此顧湮滅弗稱者無數余嘗欲盡哀
而列之以補輜軒之所未備而尚未遑及故先次
女事備觀風使者之采擇焉

烈婦汪氏傳

祖冬余里有俞烈女未嫁而殉夫余奇而往哭
之爲傳紀其事今春至三山復覩閩邑丞程逢明
之子婦聞夫亡自經死其與俞氏雖有已嫁未嫁
之異而其爲烈一也故復大而傳之烈婦汪姓父
曰太學生懋賢生時有大星墜其屋見者異之幼
卽明慧好觀烈女傳懋賢心難其配屬承有子曰
耀如甚類異其外祖柱史方公絕憐愛之以爲勝
已程與汪爲新安兩大姓世爲婚姻兩家各以
兒女賢私相慕好遂約婚烈婦年十八歸程氏執
婦道甚恭事耀如有舉案風姑病時侍湯藥衣不
解帶無厭倦意承來閨攜其子婦與俱亡何耀如
歸就試新安時已得瘧疾矣私語烈婦吾病行愈
汝毋過慮以憂吾尊人烈婦唯唯然業持齋素祈
神祐亡何聞耀如病逾甚不克終試就醫京口卽
朝夕搏額籲天願以身代而耀如竟死烈婦聞之
慟絕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姑百方解諭婦奈何不
少濡忍慰吾目前烈婦曰天旣奪逝者矣婦卽忍
數日之死以奉姑終無益于事何如蚤歸地下之
爲愈乎同姑晨起取帶繫頸死年僅二十閩博士

諸生輩聞而哀之相與上其事于當道請旌其烈
余嘗嘆天之于物栽培傾覆殊不盡然芳蘭蚤萎
直木先伐勁翮易鍛甘井多涸豈造物者反忌之
耶矧是夫是婦並芬比潔儷德齊徽生人之倫罕
有其匹此如豐劍離鸞暫一出現終不久留人世
宜其奪之速矣惟是肝膽長存精英不化一段轟
烈壯激之氣足以光星辰而動河嶽此則執兇中
殤宮者所不能奪而亦安知非天之所假以維此
乾坤世界于不壞哉往吾邑有鄭公天佐者爲惠
州倅其子歸就試死婦林氏斷喉從之粵人與宦
符霞續集 卷五 四
于粵者相與頌說褒揚其烈事絕與汪氏類今林
氏已旌知必有以汪氏事聞于 朝者矣爰書之
以俟

蒼霞續草卷之十六目錄

答王雲臺 答申瑤老

答林筆峰 答謝武林

答陳志寰 又

答曹嗣山 答孫越峰

答沈太素 答王荆老

答周懷魯 答孫越峰

答耿叔臺 答林仲山

答楊貫齋 答史鶴亭

又 答黃鍾梅

答郭青螺 答徐石樓

答許少微 答顧鄰初

答董見龍 答王荆老

答郭青螺 答楊二山

答徐文江 答楊學院

答林懷瓊 答孫越峰

答沈蛟老 答唐凝庵

答何甫田 答陳毓台

答林碧麓 答王荆老

答董見龍 答甘紫亭

答徐文江 答黃鍾梅

答周撫臺 答郭青螺

答董見龍 答喬撫臺

答瞿星卿 答趙心堂老師

答孫越峰 答馮按院

答黃鍾梅 答顧翰編

答王荆老 答曹大參

答甘紫亭 答王按院

答來希庵 答郭青螺

答劉健庵 答蹇理庵

答李孝廉 答金掌科

答徐覺齋 答饒參明

答顧鄰初 答錢按院

答方按院 答劉望海

蒼霞續草卷之十六目錄

蒼霞續草卷之十六

尺牘

福清葉向高進卿兩著

答王雲臺

貴同年登第不佞獨深爲門下喜者蓋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元城劇邑又當馮夷肆虐之後拊循實難惟門下才練而心實必能處此僕居鄉時見守令之叢怨于民者皆真有不是處若實能愛民潔已又以勤敏行之凡事速爲發遣毋致沈滯則未有不感服者也時事艱難不佞在此更是不易伴蒼霞續草卷之十六

食浮沈不知將來作何稅駕甚以爲愚門下何以教之

與申瑤老

不肖某仰藉陶鎔致茲叨濫方在進退趨趙之時祇承大教毚勉北趨行至泗亭而問卿兄以華函腆賜儼然辱臨知吾師之注念深也入朝受事業已月餘竊見事體杆格物情參商密勿之地日輕揣摩之端滋甚奏揭愈多而上愈不報幹旋愈苦而下愈見疑形局已成調劑未易卽浮沈伴食爲責差輕而歲月遷延積愆曷遑蓋此地之難居

較于師秉政日似又大不同矣反覆籌惟則前日之來又爲失策不肖蓋心悔之而不敢言也師如在此其當有旋轉之妙用乎願更有以教之

與林筆峰

不肖一介書生叨濫至此極爲惶愧此由衷之言非虛語也吾兄喜溢于衷情見乎辭華翰佳章棒誦增感吾鄉數百年未有此官今爲後來開此門路亦是佳事但近來此地權輕責重又朝政壅塞極難挽回伴食無補終且招尤安知不爲桑梓辱乎惟是極力砥礪無負國恩官舍蕭然晨入昏出蒼霞續草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酷似初入學時小書生其與向來宰相風味大別或亦不爲造物之所忌也佳刻已就梓否當精擇之只得四冊或二冊亦可不必太多貪多嚼不爛此雖俗語亦自有味耳兄精神甚王幸加珍攝不肖在此亦不能久尚當相邀爛醉于鰲江塔下也

答謝武林

吾郡探路榛蕪數百年以庸愚之人爲後來開此門運固是奇事然而能薄位高昔人所懼矧時事方艱中外杆格調停旋挽甚覺茫然恐終爲桑梓辱耳歲月如馳吾丈禪服之期相去不遠何當聚

首用藉同心此所延頸而須也久出長安人面疎
令相逢寂寂少可共語又出入戴星勞困殊甚每
念與丈同遊時事那可復得乎

答陳志寰

同籍弟兄最稱臭味孰如臺下別久音疎時懷耿
耿微垣福躍高映海邦凡在幃幪無不喜躍况如
第哉南中遊宦懶慢習成向于藩臬諸公祖處皆
不敢通候乃以此倂倒臺下則弟過矣叨濫逾涯
方懷悚懼兒子書來言臺下遇施隆渥光溢蓬茅
念欲具數行爲謝而溫雨復先及矣弟本庸愚素

蒼霞續草

卷之六

無遠志一朝忝竊莫知所由伴食以來時事愈難
挽回無策參商杆格日甚月深後來景象又不知
何如此真弟之日夜私憂而不知所以處此者也
臺下稱引人情厚相期望終且不副爲知己辱耳
試觀近來聲譽表表在人耳目者一涉此地無不
顛隕又何論弟之衰幾乎願知己者有以教之

又

今海內未乏才至于清真宏粹卓然決有匡濟之
猷確乎足稱艱大之器者無如臺下此弟之所以
心折于中而不敢爲佞者藩伯雖崇尚未足以究

其設施也閩中稅使向時頗有安靜之稱邇來海
上奸人相與撥置遂爾披猖至于撓抗方岳毀詆
開府則真無忌憚之甚者矣大疏侃侃事理明白
乃與中丞公疏倂寢不報特局如此將奈之何第
在此地毋論有報臺下寧不厚顏于鄉之父老哉
敝鄉多棍徒善爲影射有所聞願痛加懲戒卽寒
家子弟亦勿姑息第生平居官居鄉不能爲德亦
不敢爲罪今叨濫非據尤爲兢兢子弟輩遊閒公
子不甚更事而棍徒間借之以爲名極可痛恨賴
敝邑有賢令常爲訪究第實心感之非謾言也

蒼霞續草

卷之六

答曹嗣山

今宇內第一難事無如河第一勞苦無如河臣門
下胼胝三載備盡苦心卽諸奔走拮据仰承下風
者其功亦不可民而譚者過于求多則亦未知當
事之苦矣任者自難言者自易天下事從來如此
要之日久未有不定門下亦不必以介意也王家
口工久竣報敘爲宜列名請勸仰見慎重至意然
朝廷旣以河事委大臣何不可信而必爲此蛇足
乎淮徐道已得請濟寧道不知會推否閣部事體
邇不相聞無從譚及耳

答孫越峰

臺下杜門日久不肖蓋深念之此中大僚多缺得聖明點用便可離南都再計出處此則兩全之策而上意杳茫未能窺測卽大疏亦復留中當可奈何時事杆格非一朝夕外間議論輒委咎政府不知九閣之上復有九閣回天轉日總未易譚昔人有言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喻此難爲悠悠道也人情參商頃似少解亦未卜其究竟何如臺下宅心甚恕持論甚平卽讀大疏亦自可見彼未亮者亦不可以已乎

答霞續草

卷之六

答沈太素

臺下鎮撫中州甚得民和此藩欲得賢中丞孰有勝臺下者杜門日久甚望勉出以慰雨河士民之望乃尊函辱示執意甚堅而近來議論吹求洗索中外大僚十九不免蓋譚仕宦于今日屢受乎難矣此冥鴻之所以增逝而白駒之所以難維也大疏尚未見發度必留中不肖亦用苦成病又不敢言去鬱悶之極且不知有生人之趣矣

答王荆老

頃遣小役恭迓台軒還辱溫函循讀增感不肖冒

昧前來已千仲冬廿五日受事謫劣庸流無所裨助日惟俟望師駕之來卽朱金老李門生皆同此情而當寧虛懷以新政待師更自港切今日世界斷非師不能挽回師亦何忍爲東山之堅臥哉青陽啓序沙路生春命使安車輝煌載道聖明所以爲師計者真如家人骨肉此則師之所自不能忽然而無待于門下士之從臾者也

答周懷魯

渡江而來道路趑趄頻欲歸去業已返棹矣而大行馳至苦相遮留不得已復北人生進止固自有

答霞續草

卷之六

數然毋乃草草甚乎東阿入都不數日奄然淪謝天意如此時事可知不肖碌碌伴食安知所稅駕哉臺下鎮撫三吳湛恩廣被大江南北處處頌聲承教織造之苦令人悽惻聖主覽之亦必動念矣

答孫越峰

不肖以仲冬始入國門以東阿先生有恙尚未供事隨奉尊教及大疏反覆詳讀心平氣和至于寧受冤受枉而不欲爲國家多事之言信哉大臣之用心君子之應世卽素在參商者亦當愧屈非遠

養淵涵何以有此不肖于此而始嘆爲不可及也
至于別論爲不肖謀者尤極諄切長者愛人一至
于此時事人情調劑未易蓋不肖居此稱最難矣
此老先生別間所置念者也從容解釋使彼此消
融是宗社之福士大夫之幸而非不肖之所能及
矣

答耿叔臺

交遊海內良不乏人晤對便自歡然分攜增其悵
爾求之紳弁孰如我公白門九載相傍相親似此
交情幾同天合頃者被命大是不堪冒昧前來

業已受事物情之參商日甚時事之扞格已成調
輯轉移茫然無措雖云浮沈遂除爲責差輕然而
出入強顏于心益愧遲之歲月愆諾必叢此真日
夜私憂而莫知所以處此也卿席多虛徵書久曠
遂使名德猶滯留曹大疏必不得請今復留中則
報滿之行乃臣子常職必不可已不肖向者亦身
其事而熟計之寧敢以漫語相誕乎春風送暖便
可脂車北道主人固爲日俟之大司馬真是君子
然事取信心不求諸俗悠悠之論至今未已杜門
日久進退俱艱凡在相知能不動念職方波及遂

爾重鑄信哉當事之難也

答林仲山

不肖以鄉里後生辱名公接引奉殷勤之歡者二
十餘年于茲白門聚首經歷三時棋局酒杯留連
日夕亦閒曹之極歡而人生之希覯也叨濫非據
更辱垂念喜倍尋常非道義骨肉何以有此濟上
勿勿言別久始抵都道路徘徊中心慚愧今受事
已旬日戴星出入既非羸病所堪而諦觀時政扞
格之形已成挽回之計安出此地雖云去天尺五
其實亦隔九閭人望愈急副之愈難若伴食數時
無所發明聚囂叢詬夫不能逃乃深自悔其來也
此不敢有一字欺者大疏乞歸極爲真切所當仰
體但鼎望方隆輿情共注卽朱李二老亦頌慕不
置而聖明此時又萬不肯賜大臣之歸昨已稟
擬奉留矣神明健王鄉用未涯萬勿堅恬尚之志
卽累疏頻煩亦終不遂徒煩使者耳

答楊貫齋

不肖于門下邂逅無緣名姓未通然而私心仰慕
以爲當世之君子鄉邦之名流願執鞭而不可得
則未有先門下者也時欲作尺書自通其殷勤而

竟以唐突爲愧不意長者先以溫函寵之華袞于是乃知鄙人之疎節耳閩人揆路荒蕪日久以溫陵先生之望實自宜居此乃使不肖溫逐後塵得之非望處之非據日夜省循惟有慙悚時事紛紜人情錯迕上通旣爲極難下調更自不易九閩之上復有九閩山川之外復有山川百責交萃一事難行卽不肖伴食方爾浹旬而目蒿心焦茫然無策浮沈稍久愆咎必叢門下之所云頌戴版依如一口者固非不肖所敢當然實不肖所深懼也泰之九二是今日對症之藥然必上下交而後可以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九

答史鶴亭

昔年詞苑幸接跡于步趨嗣後離踪空馳神于夢寐珠明玉潤之度心目尚存天祿石渠之區風流難繼公雖甘于退臥人皆望其賜環至如高者才原淺薄人復輕微十載留曹差堪藏拙

吳路

大覺非宜首冠蓬山綿力寧堪乎蚊負身遊鳳閣謂言將類于鳩踣雖受事之未幾乃劣狀之已見不謂長者惠以溫函循誦廻環以增慙慙昔鄭祭驟居相位嘆時事之可知而陳蕃先登台司慨大丘之尚尼今茲下悃何以異斯

又

自老先生出春明不肖浮沈南北不能奉起居者二十餘載矣然而屈指于昔所追隨之先輩卓然爲後進之儀刑者未嘗不想見老先生之下風也往事殊連真可慨惋乃抵今而徵書尚闕其故謂何年來政地大非往時毋論不肖浮沈伴食無所發明卽元老鉅公亦束手攢眉形諸太息而已此與老先生在詞林日光景何啻天淵不肖此來直以爲憂而毫不敢以爲喜也辱念敢私布之

答黃鍾梅

北來取道東省辱門下隆情百凡勤渥心戢無涯矣受事月餘毫無裨贊事體壅隔日甚一日惟與二老慣眉竊嘆欲求所以回天轉日之術而茫然未有策也世事破壞非一朝夕而吾閩人適當其窮居其官而不得行其志亦足以見風水之淺薄

矣門下德望巍然不獨爲閩重安得旦夕入朝左
提右挈以匡不逮猶度幾萬分一乎

答郭青螺

恭惟臺下學貫九流名高一代諸藩歷踐盡播頌
于甘棠大纛遙臨獨樹庸于貴竹凡此內安外攘
之績咸屬文經武緯之才方五熟以銘功乃頻章
而請養張而能弛已知勇退之爲高孝以移忠又
恐賦歸之未穩乃如高者荒陬下品留省疎蹤誤
承簡擢之恩遂致叨陪之倖負乘爲愧履餽是虞
雖勉力馳驅庶從二三名德之後而逢時窘蹙靡

蒼霞續草

卷之十六

十一

伸萬一報稱之私捧誦溫函徒增愧汗尚祈惠教
用豁愚蒙

答徐石樓

閩中稅使縱橫乃爾非臺下力撲其餓海邦之人
其魚肉矣卽此一端功德已無量也狂噬之口非
但不爲臺下損而適足以明臺下之造福閩以鄙
見揆之殆不足辨 明旨前後並無徑解該監之
說渠亦何所執以久抗哉按院會點朱密所又復
不發今朱亦改推光祿矣各省直指可以改差者
亦少考選事屢催不報臺中缺人已極將如之何

此地盡云去天尺五不知其遼絕之勢乃與外間
不殊精神呼吸何處流通挽回旋轉總未易譚雖
弟伴食無能然其大較固若此矣不可則止日夕
在懷每與九老相對輒共言此事時勢如此非飾
說也開府之推久不得 旨或是 聖心尚爲邦
人惜寇亦不可知但悠悠難問聽其自然而已海
邦連歲艱食兼之多事皆賴臺下多方拊恤得有
寧宇今得代之期杳不可知尚望留神治事勿第
以去爲急此亦仁人之所以終始造闔乎

答許少微

蒼霞續草

卷之十六

十二

西江孝旌不俟代遽行雖國典稍違而純衷愈著
凡在人倫孰不欽仰不肖維時卽欲具尺書奉唁
而屬有叨濫之事途爾遷延茲以束芻附義烏令
以往知其去孝里甚近也年來政地百責交叢乃
使最愚極下之人參陪末議負乘履餽爲愧已深
兼之上下扞格積習久成驟欲挽回譚何容易至
剖撤藩籬流通氣脉參商之迹旣化隔閡之病自
瘳此則人事之可爲而亦望天心之成就也門下
讀禮將畢徵召有期蒼生繫望勉抑哀情

答顧鄰初

卜公祖來奉手札，鄉重動渠甚感厚念。此中索莫罕所接譚翹首前旌，頻煩夢寐。時事厄塞，則門丁從邸報中可槩見也。結轡之病已成，補救之術安在此？非身履其地者，不能知其難。倘早知其難，則必不肯履其地矣。謝恩小疏，字字出自本心，薦紳中頗亦以此見亮力，不能副將如之何。朔洛二壘，故自難夷，調停委曲，務相包容，暫可無爭。久當消化，此或人力之可為者乎？最可慮者，列署空虛，太倉如洗。孟氏所謂不信仁賢與無政事，便若為今日而發。孟浪悠悠，將安所底？頃亦具一小疏力言之。但愧微薄，無能感動耳。

答董見龍

卷之六

三

累承教皆肝鬲之譚，非相愛相成何以有此？九三之君子非所敢當，但身居高位，目覩時艱，高則易危，艱則難處。乾乾夕惕，真有是心，固不知終能無咎否耳。和衷協恭，不敢不勉。今日人情較不肖，初至時稍覺融洽，惟是上下扞格，易生事端。章疏停留，難消口語。此則心誠憂之，而未有挽回之術者也。門下卓品真修不佞所遠遜，會以聞之銓曹矣。近來世路求賢憐才殊非在事者所急言，雖諄諄

總無輕重門下，何必以不佞僥舌而過計哉？草場條議利病洞然，賢者所到便足施為，真無待于擇官矣。

答王荆老

自入春以來，日翹望安車之就道，而使忽以辭疏至，又極其真懇，舉朝薦紳為之失色。天之未急于斯世耶？何不令太史兄霍然勿藥，以為吾師勸駕？此真當以社稷蒼生卜耳。近來人事參商如許，金老杜門已月餘，惟不肯追隨。李生朝夕奔走，時勢艱難，共稱困苦，愈困苦則愈望師乃尊諭諄切。若欲二生轉聞于主上者，此非二生所能任，亦非所敢任也。必不得已，惟師少酌乎緩急遲速之間，以交伸于君臣父子之際。宗社有靈，必不使師進退躑躅，長為通德之淹耳。

答郭青螺

蜀師既罷，龍會復歸，議論帖然，封疆大定。此皆臺下宏筭淵猷為兩藩造福，而二老同心消此大釁。固宗社生靈之幸也。堯臣往往征叛播今，舍鎮雄蠻夷中有如此會，故自難得。酬勳勸順，彝典為宜。但不知者氏之請，尚可從否？此則待樞府之籌惟或

復煩蜀黔以議處耳邇來事體扞格日甚外寧內憂更爲可慮傾否爲泰尚未易譚臺下望雲錐切而得代難期天之有意以惠西南顧于純孝之衷則鬱甚矣調官事銓部必當覆行也

答楊二山

初入詞林時曾紹介葛太史謁明公于銓即泰山喬嶽之姿滄海澄波之度于今念之在心目也浮沈荏苒二十餘年無從以片刺起居濫塵此地尚未能願求矩誨乃溫翰儼然先及又于覆瓿災木之譚加以獎飾長者用情之厚取善之周一至于蒼霞續草

卷之六

五

此不肖則何以當之國朝碩德名流故稱不乏然未有完社備休昭明高朗卓然爲人瑞國禎如門下者此殆天之所啓非偶然也凡在人倫孰不欽企尊夫人卹典宗伯自當覆請不煩尊慮佳刻洋洋大風非近代詞人所敢望拜教多矣

答徐文江

舊署役回業具數行布裘矣滕簿凡事似欲振刷而道流寬縱已久一旦繩之太急遂致此釁其亦操切之過也但南方逐祠郎又舊寺屬陵遲如此恐他日宦遊者便戒心于此地毋論綱紀不將

爲士大夫憂哉尊諭免勘自是有見但疏中以勘爲請又難違異恐采求者且疑滕簿之果有他而恕道流之非得已則非不肖所能主耳業已下部當聽宗伯酌覆

答楊學院

南都瀕發得奉清光甚慰夙仰重辱翰教彌深戴戢冒昧北來見時事厄塞毫無裨贊實重忝竊之罪矣華滿業已踰期移文具請自是故事歲考之法于他省或可行以南畿遼遠士子之衆多視江浙鉅藩猶當倍之乃欲以兩期之力而了此雖神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五

明捷速如門下恐于勢亦有所不能也惟是府縣類送須額數寬而于請嚴使工子之有才者皆得自達于門下而不至爲守令所壅格則亦可以無失工矣近臺中條陳復申前禁惟高明更裁酌之

答林懷瓊

隔歲不相聞茲得教甚喜乃華箋儷語猶是宦途常套則非所望于知己也弟來此已四閱月時事甚難較之十年前便是另一世界中外隔絕無路可通回天轉日總是空譚王嘉祐告寇萊公云丈人不爲相更佳公問其故嘉祐云古來爲相皆是

君臣相得方得展其志丈人自度于朝廷何如士大夫責望又厚殊未易副若果爲相則必損望矣萊公亦以爲然第之才力不及萊公萬一而今日事勢難于彼時不啻百倍每誦此語慨然自失林謹任書來亦言鄉里人皆以爰立剗見爲喜而渠獨以任重時艱爲憂蓋可謂愛我矣伴食悠悠必滋物議豈但損望行且招尤日夜顚天得速去爲幸非誑語也

答孫越峰

耿叔臺云亡與情共悼乃如不肖二十年交遊卽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南中周旋亦八九載其爲悽惻何可言也叔臺忠信坦夷真心實行耳目所及此爲君子請卹大疏業已下部諸事自當覆行惟易名一節今方會議孝子懸孫紛紜陳請不知宗伯何以了此鄙意謂向日議論卽于請卹之時裁其與否殊覺安便今必更歷歲年而後會議盈庭難折衆怨難任當事者遂欲不問薰蕕一槩阻格則毋論 聖明之世無應論之人非所以章往勸來而國家此典亦不必設矣時事扞格無可奈何大僚一槩不補南少司馬當會推而少宰杜門遂久沈閣門下亦進退

維谷念及輒用慨然

答沈蛟老

不肖備員受事四閱月矣金老杜門日久惟與李生朝夕周旋凡事相與經畫有疑事重事則受成于金老憂國奉公彼此所同甚相洽也惟是宮府隔絕脉絡難通紳弁乖疑議論難一事體之行格日甚人情之責望愈深相對攢眉茫然無策昔人有言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喻不肖及而履之矣于是嘆吾師當日之苦心也長兄聞有目患想無甚苦承歡在念遠使陳情甚用嘉慕承諭歸德公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九

答唐凝庵

之歸出自 聖裁此事在師自可質之天日况宰相錦旋人生盛事何用旁觀妄相猜度以師宏度但當付之一笑若必爲無根之譚塵清宴之念則又過矣滇南粵東相繼告難而遼左屬夷更爲隱憂師與國家情關係休戚當何以策之

平日譚時事甚易乃身履其地遂苦其難可愧可笑來教謂兩端之人各用其賢者而勿以言語爲調停此至當之論但今所苦正在于賢者之不得用而此地又無用之人之柄徒叢不用之疑所以紛

紛議論愈不能調而天下事益不可爲也上隔下
睽其勢已極日與二老籌之而無畫惟相對思歸
而已飯堂小豎敢辱寺屬可謂縱肆之甚業已下
法司矣當轉行南曹可以正法也諸生逐祠部道
流揭本管紀綱陵遲由來有漸承教領悉門下久
淹無能爲力甚以爲愧耳

答何莆田

白門一賠歲月幾更瞻憶之私何日不切南宮巍
擬分寵爲多意謂禁林尺地必得門下高步其間
黼藻休明之業而高賢達識竟謝此途我朝劉忠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九

宣公意亦如此蓋卽此一事而樹立之遠大可不
已荷陽名爲邑其實可當郡鳬舄一臨賢聲四起
矣下邑與莆相錯如繡餘波所及且爲桑梓拜賜
若不佞生平忝竊無一善狀惟居鄉謹飭差可無
愧必不敢以子弟累故人其或有旁奸積棍窺吾
兩人之歡而乘以造請則陽鱗之懲所望于知己
者爲更切也

答陳毓台

滇事久不得報舉朝皇皇茲奉捷音甚慰封疆之
苦心與文墨之議論自不相入願翁自堅持之但

以滅賊爲期勿問其他也大疏未到時傳聞種種
至謂楚雄亦沒今釋然矣或以賊方據險未易遽
擒爲慮者此則有宏算在當可無過計乎惟慎圖
之

答林碧麓

白門別後不得起居狀近始知以歲暮入桂州也
此藩素稱瘠薄又當軍興之後庫藏空虛借貸難
應知親公甚爲苦心然此獨一方一事之苦耳不
肖居此值上下壅隔章疏停留人情迫切如焦如
焚二三帷幄之臣遂爲罪囹爲射的譬之兩姓不

蒼霞續草

卷之六

辛

諸詛及媒妁舟帆不利罪坐長年此亦理勢之必
然而無術以自解免者也計出無聊不得已相與
杜門求去而未幾二老被言不肖勉強復出審度
時勢萬難挽回其最苦者求去不得進退觸藩此
則古人所未有之遭而今人所獨當之困也語云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不肖實不量而
入矣更復何尤

答王荊老

時事壅隔日甚一日不肖隻身入直業已月餘鬱
悶欲死金老日於枕上涕泣李門生則哀鳴求去

而已今更無別策惟望師來舊德元臣深簡聖心必有一番感動一番精彩如再不濟則真無奈何矣事窮勢極只有此一著亦只有此一望願師爲宗社蒼生黽勉一行勿動念是非勿深計利害乃是純忠爲國之心此亦師所自信者也太史兄體中想已佳卽未盡復侍師同來此聖明體悉之至師登上忽然乎若不肖在此度日如年待師以爲命此又不敢言矣

答董見龍

得致婉婉皆天下大計香山鎮以兵道甚當遼之撫鎮皆已易朝議以爲得人然亦未可知也大率兵食空虛因循日久夫無人能制建夷之死命其稍有才略者或能駕馭縻縻稍存體面而已冀取朝鮮撫鎮真有是說當時卽力阻之彼國請封人每來投懇不肖輒以好語慰之前之行查亦事體如此原不純責以中國之法也南畿災沴異常昨賑恤事已有旨行南部酌議但恐往返遲延故令一面施行尊諭憂深慮遠真老成之見幸與貴堂翁籌之蓋既有酌議之旨則其可否固不從中制他日之利害干繫當在部也江浙復被災不

減南畿當何以處閭中無事取二十年來故實稽之蓋當丁亥戊子之時大臣小臣相與爲閑而大臣不深慮後患力攻小臣遂致上心厭惡臣僚紛紛遷謫幾無虛日積漸蘊崇爲日已久而近來士大夫所爭者又率皆官職之事在我輩以爲天下國家不可乏人而在主上謂此輩只爲功名可操之以爲輕重故下之所求皆上之所靳求之愈急則靳之愈甚雖以蘇張之口日陳于前亦未易得也而况于汗漫之劄子哉

答甘紫亭

今歲各處水災曠古僅見自三吳而至兩浙莽爲巨浸頃江右又報至矣聞楚中亦然則是封疆之內已半爲馮夷所據國計民生兩皆危殆誰秉國成而今天災至此真不肖輩之罪也各報災疏多不下而大疏獨下昨戶部疏亦得旨但其中尚未及于寬袍段留解銀之說故旨中令再議擬亦與金老商議再具揭續請耳發帑之事似未易譚前邊餉困急請之再三終不能得聖主神明天縱但於用人理財此兩事終是吝惜將奈何

答徐文江

伏承公諭三吳水災真贖古僅見近湖廣江西又有報矣數千里漕糧之地盡爲馮夷所掾能不寒心主上於災傷甚動念而留稅一事尚未慨然錮與改折則已奉旨矣贖緩倉穀在南都亦已得請惟周中丞疏部覆已票而不發今俟部中再請當亦可得也民窮已極勢必生變拊循安輯真難爲力穆清高拱雖神聖亦未必周知不肖輩雖痛哭流涕亦無以自通二老尚堅於求去不肖亦將隨之非萬不得已不作如此譚知我者當見亮耳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答黃鍾梅

時事紛紜相拏不解九老去意極決日迫不肖之擬歸甚爲所苦大較年來之弊雖由于人心不平彼此求勝而其實否隔已成殷憂日甚政本之地無能挽回以厭服羣心而徒藉求多者之口此所以議論日生終無休歇之日也蓋遭值之艱一至于此不肖獨身支撐且將三月智盡力窮亦惟有日夜祈天願得速去而已尊教所責備于九老者鄙下亦有是說不肖曾以此告之而九老堅云吾既乞歸何問其他此自是正理但度其勢亦終不

得去耳不可則止是聖賢進退律令至于不可而不得止則雖聖賢亦未有處躊躇如此而天下人猶責其可爲而不爲得去而不去何太苦耶

答周撫臺

二酋已就擒則滇事大定矣門下彈壓籌畫之功真是不小惟是舊撫及鎮臣人言不休而滇人謂武定亂已半月不肯設備賊至又閉城門不許外人移入以此痛恨來教謂克舉已擒不必以奏報之異同過爲洗索其論極平惟是部科之衆奏甚嚴故聖明之處分殊重不肖輩亦無如何耳新撫之處以議者責其予印之不爭而滇人及自滇來者又言其實爭故旨中有查明之說非有他意門下見聞必真可以直報也

答郭青螺

黔蜀之是非不肖不敢言乃用兵罷兵之是非則黔蜀之人皆能言之雖甚喜蜀而惡黔者不能枉也堯臣不歸蜀得以爲辭堯臣歸而從人不歸蜀猶得以爲辭今何辭之有哉婦寺一論向在南中與劉雲嶠亦聞之不知其爲二十年前文字也枝蔓及此世路真太狹矣

答董見龍

今日最窘是財賦桑孔劉晏若在便是實臣然稍有所難者桑孔劉晏人主委以利權故能展布今日舉手動足便有窒礙大司農行一事用一錢皆須上請所以困耳自宋唐以前宰相能進退百官今日不能用一賢者即目擊貪吏狼藉心甚憤之而不敢以告人即告人亦無奈何也是尚可望古人之事業乎考選既下足解目前之急而以吳光祿汪掌科故羣然大開議論日多上心日厭攻者其鋒甚銳而見攻者其勢甚堅相激相持竟當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答喬撫臺

鎮雄事據黔中奏報則堯臣與其從人皆已歸而來教復云未也此真不知其何故矣兩藩相持議久不决即樞府莫知所裁况于么麼之書生乎若委如者氏所報則曲固在黔矣立隴之權自非黔所得與惟在門下慎酌之而已

答羅星卿

門戶分于下疑忌開于上此兩言盡今日之病癘矣僕以一身調停支撐實自未易形迹已成終將决裂即使一時不决裂而醞釀日久亦莫知所稅駕也今惟有將林下賢者漸次起用則人心可平而雖有激昂好事之輩亦無以藉口是今日救時第一義而恐未易譚耳

答趙心堂老師

伏承尊教皆竊會之至譚經綸之妙略敢不服膺顧今日事勢欲緩欲急皆難措手初謂考選下則人情自輯今下矣而紛呶更甚攻訐不休一于衆喁連章累牘使二老無以自容而聖心彌成厭沮不肖跡在嫌疑責存調劑左支右吾心力俱盡尚不知此局之何所結也誰生厲階而使至此不肖與二老共事絕無間言新進少年好爲分別其殆四明歸德之岐路尚未忘于胸中而不知時異勢殊便當消化若各執成心重尋舊轍則天下之禍不可言矣

答孫越峰

近來世事日覺風波卽不肖在此與二老相與甚歡九老今在鄰居無日不相過從譚笑而言者乃

有四明扯歸德之說不肖與九老皆付之一笑人亦知其謬也今日所最苦是諸人必不容二老之留而聖明又必不聽二老之去相持相激莫知所終尚何暇問天下之事乎二老去意皆甚堅然今日爲二老易而爲不肖難以二老只一味求去而不肖處于欲去不敢言去之際目前旣如啞子之吃苦瓜日後且代二老而爲射的此真憂之而計無所出耳

答馮按院

黔蜀之是非甚明鎮雄之事甚不難處卽微尊教

李賓穀直

卷之六

三

固洞然矣而蜀中丞爭論不休頃復有疏大率皆執前說人之好勝一至此乎若其所以誣譏門下者則三尺童子尚不可欺青天白日之下而作此譚大是怪事門下第付之一笑可也以一人之忿而使疆隅之事不得結局將貽地方之禍誰執其然而不佞輩亦可以愧死矣

答黃鍾梅

奉尊諭及大疏具悉雅懷然朝列空虛需人爲急名德純茂物論大孚如臺下者方日夜引領望入國門奈何言去乎陳戴二老兩經拾遺蚤宜決去

而遷延至今又不幸皆遭地方之變人遂因之洩忿萬口沸騰無能解救良足嘆也近來議論煩多引繩披根無所不至是非得失不肖不敢言然盛世景象似不如是執政體面掃蕩無餘憂謔畏譏之不暇而暇論匡濟之事哉二老已矣一出春明便登彼岸如不肖方在苦海中莫知稅駕翻思造物者之偏厚于東阿也

答顧翰編

晉江先生兩世交遊同官同事甚是相洽而旁觀不亮妄生分別故有四明扯歸德之說天乎寃哉

李賓穀直

卷之六

三

此老世言其偏執雖不盡然而間有之至于譎變機謀掩人落水此則斷乎在所不爲而不佞可以一子三孫明其不然前史道長疏相對間但付之一笑而已近言者又謂差官宣諭建會爲通夷媚虜欲加之以大罪此甚過當渠之失惟在于不題請耳其心原爲國爲民豈有他意必深求而文致之天下後世必爲之不平而不佞爲同官又安能默然而已乎恐南中或有不知者故爲門下道此不妨爲相知者一言也

答王荊老

今天下之正人君子以國事責我輩者既無以慰其心而一種儉夫壬人以私事望我輩者亦無以滿其欲公私俱困議論易生雖臯夔稷契復生亦不能免吾師疏中所云今日閭中乃天下第一鑽鋒聚鎬之地而閭臣乃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殆惘然乎其有餘悲矣再三籌度惟主上能將年來弊政煥然一新使人心鼓舞世道休明而雖有高張之讒亦無以藉口則庶乎爲執政者尚可以自存而稍自發舒此關不通他更何策故自金老與李生被言以來不肖不敢爲辨知辨之無益而徒淪胥以溺相率而處于觸藩羸角之地又甚不便其一片鬱抱苦衷真有飲泣推心不欲視息于人世者讀大疏甚爲生氣惟師可爲此言亦惟師能爲此言美之服之段君所發密揭此必有人竊窺而謬傳之稍得其一二彷彿近似之語師今揭日月而行則疑者固自釋也顧君今已起矣當日之事師爲救解而不見亮蓋今政地之招尤大率如此天下事亦惟能盡吾心是非毀譽聽其自來惟是風波方興排擊震盪而不肖乃以一羣孤帆橫于其間其爲傾淪顛覆不言可知溫綸既

下長兄病勢此時當已漸痊願師脂車亟來救苦難而已

答曹大參

山陰云不佞擔子愈重風波荆棘尚未有極綸扉尺地涉之不啻苦海坐之甚於針氈頗聞時論欲起歸德公如此願果諧則莫大之幸也薊門中虜搶掠頗多點會惘喝要挾狼心無厭邊臣樞臣欲稍以兵威制馭事大難言然其勢不得不如此耳如鎮雄事本無甚干係即使安氏垂涎亦不過使其私人冒承隴後非有爭帝圖王之心蠶食虎吞之勢大爲利害於中國也而必欲求之無已迫之爲仇爭無用之地以貽西南之憂此非當事之闕氣途非而不恤國家之事與百萬之生靈乎前歲兵鋒未交而蜀中之財已糜數十萬蜀人死者已萬餘朱李二老罷兵一疏真有陰功而悠悠之口反以爲罪不佞私心實爲憤惋非以同官而偏護也驅安立隴誠不可以虛辭借然安已歸矣隴可立矣前旨中所云蓋據成事而言非爲今日始畫此策也來教云移蜀撫于他鎮而使黔藩代之此真上策前亦以此說告銓部矣

答甘紫亭

枚卜事屢請不下倍添窮苦內外兼用之說印微
導教不肖亦以爲宜蓋此是天下公共之官何必
以一途拘定惟是言者皆以祖制爲辭則恐不
足以動上心蓋祖制此官原不稱相只備
顧問故以詞臣爲之如楊文貞輩雖起自他曹然
皆改編修檢討而後入卽以世廟之眷張桂亦
皆如此其以外衙門徑入者惟王毅愍楊文襄二
三人耳以二百五十餘年只有二三人遂以爲
祖制如是則不考之過也故今日只言輔臣當求
賢才不拘內外衙門則必以祖制爲辭則反
失之今主上聖明乾綱獨斷此等大事尤非不
肖所能用力然人情如此一旦不諧必相歸怨不
知究竟當何如耳

答王按院

循誦來教纒纒諄諄皆起弊之良規而救時之急
務也敢不服膺年來世路清濁賄賂公行責在揆
端真難自道今太宰素負清公而本兵亦加振刷
文武二途庶幾清肅卽不肖亦何敢不自愛以爲
罪魁此則時事之可爲者惟是枚卜不行大僚不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補章疏不下諸被劾應去者一槩不允籲天瀝血

總是不聞毋論積誠感動非不肖所能卽欲枉尺
直尋亦無處著力門下之所謂苦心妙用云者殆
茫然其末之有得也政本空虛但得人來使堪救
急何必拘詞林一途惟賢惟德不肖卽避位而讓
之固所禱祀而求也又敢生分別念于其間乎

答來希庵

河濟之間久勞旃胝其以豫章解獨賢之嘆哉且
將爲旦夕建牙地也建夷可憂誠如來諭有兵有
食有人任事何畏乎小醜顧上不能得之明主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下不能得之士大夫卽帷幄之地持空籌而運亦
復何補二老鰥鰥唇舌俱敝弟也不肖勉從其後
蓋不但如弱翁之條奏水旱盜賊矣計窮慮極共
思解脫一片苦心未易陳剖翁丈愛而督之敢不
努力

答郭青螺

人自西來無不言止戈之便而過計者輒以安會
爲辭會歸則其說已窮如再挈其孥而去則其說
大窮矣人各有心心各有執始乎偏常卒乎憤至
于憤則何辭不可加何說不可入而臺下以皎然

之操乃猶有介然之意非所望也水西武定自風馬牛遠師以助亂計必不爲矧又奉臺下之教令素無越志者哉二鄰俱騷而貴竹晏然是誰之烈明主爲封疆計自難其代可奈何

答劉健庵

日來方隅多事而建夷尤屬可憂 聖明軫念申飭周防所恃近畿鎖鑰有我公在耳卽袞衣不日還朝其所規畫亦足爲後事師也遼監縱橫憂甚奴酋得大疏振暴而制臺亦詳列罪狀 聖心庶有動乎捐金撤監此中亦皆揭請轉移機括不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七

如何如固爲日望之

答蹇理庵

稅監之害甚于虜而其可憂甚于奴酋此日遼事第一急也此之不圖卽極力綢繆無益矣大疏列土罪狀極其詳明 聖心必自警悟此中亦欲合力言之儻得撤回非但遼左之幸亦 宗社生靈之福也中丞公有疏亦乞蚤來

答李孝廉

徂歲渡江時遠承惠顧信宿徘徊然難割其後以候 旨躋蹕河濱未嘗不悔其別之蚤也人都

數月值時事壅塞莫能挽回補牘雖切 天聽彌高四顧躊躇無可著手伴食覆餗之饑必不得免而諦觀人情參商彼此亦難遽化來論所云渙小羣爲大羣者自是不佞夙心不敢忘也考選久滯議論日生起廢之事尚無消息每一念及如焦如焚沈王二老皆當代大賢而繼老尤有疇昔沈淪如此世道謂何此地無用人之權非但不能必之上亦不能必之下惟此心不敢不盡耳

答金掌科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七

時事厄塞無計挽回日與 老思以去就爭之而不得其機昨因姚掌科疏故夬計杜門求去蓋借此以爲辭非有一毫芥蒂也聞 聖心亦已動而今日聞郎署中復有論列尚不得其說恐因此又多事奈何此疏上非但二老不安卽不肖亦無以自立近來上下隔絕吾輩當且相忍耐相包容漸消漸融度幾有濟必欲爲快心之事將愈夬裂而莫救矣卽使不肖當國亦不能展一籌也二撫臣誠有罪徒以地方有事而難其代卽擬代而不得請愈覺不便故且忍之建夷甚橫當急爲之備最可憂者稅監爲虐激變前屯已力請撤回不知能

得否若政地紛紜便無人幹旋將奈何

答徐覺齋

浮沈伴食數辱長者賜存居然疇昔之雅感戰何如福府協助維時不肖卽知南曹之難處而無以格大疏請需催徵甚得劑量之宜業已下部計當覆如尊指矣時事絕難爲力不肖輩相與求去大非得已相知相愛必能亮之

答饒參明

聞曹久滯名賢第雖諄諄言之而無力轉移真自愧矣時事愈鬧愈紛愈紛愈隔周旋半載景象日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非上不見用下不見寬智盡能索欲以去自全而去亦不得蓋亦史傳中未有之苦也今二老被重劾未有出期弟亦奄奄伏枕綸扉晝閉 聖意未回天下事莫知所稅駕矣

答顧鄰初

再承教札知相念之篤感甚入都半載諦觀時局猶然如散而隔塞更甚近事之紛紜門下當於耶艱危之不便處此不啻在荆棘湯火中無計過去綸扉晝閉業已旬餘 聖意亦殊不快窮困之狀難以筆楮傳矣門下所云人予以應得之分而毋

竟其必至之情今日所難正坐此耳

答錢按院

堯臣已去而復留其孥誠爲不了之局此滇臺之責也前疏或過聽安氏之訴未及深考見大疏當自了然兩省協力善爲處置毋多事毋養奸期于地方寧謐永消後患是所望于賢使者之劑調也內事紛紛伴食之人亦困苦欲去無計自脫疆隅未請更自憫然耳

答方按院

白瑞所苦在于公費之侵蝕沿途之征稅大疏已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三

洞見其弊矣地震爲災明 聖明自當有動但年來變 許多急事樂從沈閣不肯輩轉移不能求去不得惟有愧死而已

答劉望海

白門握手倉卒遽別尚欲爲後期而竟不可得矣窮生平愚劣非但無端揆之能亦無端揆之想冒居此地實自愧心兼以時當否隔病在膏肓世路艱危人情沸蕩轉移消弭四顧茫然日與九老譚故山之樂作還鄉之夢而已翁丈偃蹇滯淫令人

扼拏乃六部士民含恩頌德直欲長江俱永九子
同高此與四品京堂浮沈長安道所得孰多但恐
借寇情深未能遽他徙耳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七

五

蒼霞續草卷之十六終

蒼霞續草卷之十七目錄

答張洪老

答汪斗崙

謝益藩

答熊芝岡

答沈裕川

答晏掌科

答黃掌科

答南京戶部鄧

答劉貞一

答李員嶠

答熊芝岡

答王華岡

答楊賈齋

答郭青螺

答周懷魯

答曹參軍

答衛淇竹

答蔣南臺

蒼霞續草卷之十七目錄

答賀道生

答顧涇陽

答熊思誠

又

答黃鍾梅

答曹尊生

答李員嶠

答王霽宇

答梅春濤

答李員嶠

答黃鍾梅

答陳志寰

答黃毅庵

答王華岡

答劉雲嶠

答劉天虞

答王瞻明

答王制臺

答薛鳴老

答吳生白

答曹尊生

答李員嶠

答董見龍

答陳懷雲

答葉玉成

答王華岡

答王制臺

答劉夢胥

答張洪老

答劉夢胥

答李湘洲

答黃雨石

答李翼軒

答陳懷雲

答劉貞一

蒼霞續草卷之十七目錄

蒼霞續草卷之十七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尺牘

答張洪老

伏以黃閣功成久愜明農之志蒼生望重尚需濟世之功何意庸流濫隨芳躅瞻言疇昔倍切皈依恭惟老先生閣下學本心身忠扶社稷非堯舜之道不以陳于王前有天民之才達可行于天下東征西討咸歸帷幄之籌內順外威丕著彌綸之績自初衣之蚤遂致世事之日非南浦聞雲方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七

一

三百七

作霖于大旱東山舊轍登侯駕于終朝如某者海國孤生詞林末品身遊鳳閣誚言將類于鳩蹲首冠蓬山綿力何堪乎蚊負儼變龍之步武莫繼後塵望牛斗之光華時馳清夢敬因鴻羽肅布魚箋薄有芹將統希委鑒

答汪斗崙

時事壅隔議論紛紜抗疏乞歸良非得已適二老被言無人直閣強顏復出鬱悶何如如使天意竟是難回則此地亦終不能久居矣今日最急無如邊餉門下所畫自是長策然目前急切不能待

此買馬事似于公私兩利當與同寺計之但恐拘攣成法未肯即通融耳建會一時未遽狂逞而終爲大患今日求人無過某中丞而舊者尚在未可圖新又近來用人下在銓部上在聖主與閣中毫不相干如會推大臣亦並無一言商及即使公道推轂亦將有關說之疑故杜口結舌不敢譚一人薦一士也滇道與邊方並敘恐未易行但當擢才望者與之優轉然亦非僕之力所能主張粵寇竊發真難責之交夷茫茫海上何處追尋若地方官必待此以逭罪生事營營殆不可言此僕之私

蒼霞續草

卷之十七

一

三百八

憂甚與高見合而亦不敢

口人也

謝益藩

伏以明德作藩丕奠無疆之祚瑤章薦寵弘昭不世之光何意豎儒獲膺殊貺恭惟殿下秀出本支望崇茅土有東平之樂善而文雅更優有子建之高才而遭逢遠勝落霞孤鶩寧誇滕閣之詞藻水匡山盡入梁園之賦允矣維城宗子卓然昭代名流某海國孤生詞林末品偶遭逢乎聖主途濡竊于台階履餽是虞循墻知擢忽璫由之選錫見麗草之交輝憂玉敲金視天球而擬重習書漢

刻割秘苑以分珍色動寒酸輝騰奎壁敢不藏之什襲如奉綠圖丹紀之章且將傳之子孫長觀沛易楚詩之盛

答熊芝岡

連讀大疏止稅備邊言言惻切皆可令人痛哭至于遼左空虛用兵當慎自是至計然內而樞府外而督府皆有成議不佞書生不敢違也且塞下久不言戰人方以此罪邊臣今一言戰而遂阻之則紛紛之論又將復生而以後有安坐不戰者皆以此爲口實矣若遼之無可以戰而尤不可出塞以

蒼霞續草

卷之二

三

李

戰則吾丈所條畫真深謀至計斷所當從不可孟浪輕出博虛名而受實禍也該鎮素有勇名前者出塞殊非其意近聞其與該道相左當爲調和毋遽推沮今日將才甚是難得耳此地雖名執政而六曹之事毫不相聞疏發擬則依樣而畫葫蘆而已今邊餉匱乏遼左一鎮至欠四十餘萬何以支吾所靠者只同寺少許乃一發而立盡矣發格之說終不能得望梅畫餅無益于事大疏亦不知發否當更以一揭苦言之

答沈裕州

承教甚慰潤懷中所云云亦多中窾但扞格日久無可奈何此病不除其他皆難措手每讀相知規勉之言無非藥石及細驗之皆如奕譜醫方成法甚具乃至當必敗之局治難活之症則此等成法皆不可用不肖非身履之亦不能知也不可則止是聖賢律令今此一句便自難行何論其他哉恐聖賢亦無以處此也方城治行超倫絕羣平賦一議具見苦心但恐派之他郡亦有難行不知彼中撫按能如尊意否

答晏掌科

蒼霞續草

卷之七

四

李

昔年辱念厚意不忘乃長安市上日苦冗劇疎節良多于今愧之南省清華得名賢爲重甚爲世道幸大疏侃侃惟是晉江先生忠誠任事求去不得絕無牽戀之意此不肖所深知非敢爲飾說也時事至苦至艱卽不佞欲去此不啻如湯火中見此老乎南畿學使真不可緩昨始推史武麟矣章疏多不下此亦其一端奈何

答黃掌科

在長安中未及時請大教徒深企仰聞前旌已入南中留省有人深爲世道幸也時事日壅日紛南

北相爭有如水火度其勢非可以空言救解門下所謂持平之疏必有高見李九老委是欲去不得若過爲吹求殊甚枉也起廢是此時最要事卽不肖亦日夜不能去心顧尚無策以得之 主上耳

答鄧掌科

留省得借名賢竹梧增色讀大疏多激烈之譚非不佞所敢置喙但四皓江充云云或以爲過晉江公亦求去不得非有他也頃來南北參商喧呶未已言路如此從來罕聞世事之壞其何日之有不佞亦惟願及蚤脫身離此苦海而已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五

答劉貞一

自繻斧出都此中途少知己悵憶何如承諭知前旌已入晉中名賢所蒞丰采自殊矣臺省相攻南北水火時事如此更大可憂僕人微望輕無能壓服枚卜一事苦請未諧生也不辰乃逢此困奈之何哉王掌科自負侃侃而操宇實有後言又氣听太高招尤取怨近經論列人皆快心南中疏校蓋不知其狼狽之至此也此中又相與閤然蔓及者多朝端從此愈無寧日矣

答李員嶠

遼左戎備久弛翁丈適承其弊拮据何如邊堡偶失是封疆所時有之事至于諸將用命戮力血戰亦足徵鼓舞之妙用矣聞十守志甚壯勇當獎借之毋以一蹶自阻分別功罪愛惜人才第意亦是如此業告之在事也

答熊芝岡

遼事岌岌得門下悉心料理重鎮有賴頃劉毅齋道長晤間云今日之遼必以款爲主此是老成之見但款必以餌餌何從出必至尅餉此處恐尚須講求耳棄地之復樞府殊以爲難茲讀大疏則奴酋逆狀已著東西交關遼何以支近 旨中有修邊制虜要務還著看議來說之語正欲門下之圖上方略也杜帥度不能留矣朝事可憂不下于遼將奈何

蒼霞續草 卷之七

六

答王華岡

浮言微及丈以揭辨而不用疏甚是得宜此中議論亦自明梁道長自是相愛非有他意不必過疑就如所云言語太直以此招忌此亦是好名色何足累也貴署鹽引事已下部必照來疏題覆言路君子自相排擊甚非事體向時以處言官爲執政

罪今又有以不處爲罪者風力之與罷軟無施而可一何居此地者之難乎聊述之以佐一笑

與楊貫齋

譚典籍行附一函中言時事之艱難情懷之鬱結頗已具其大都乃至今日人情愈險愈危議論愈紛愈競聽其喧呶則不成世界人且嘲爲苟容欲稍加分別則主上深居高拱惟恐以權假借臣下來教所謂欲以不言而行時生物已屬難必之數者得其情矣今九老之去已決不肯日夜祝天願相隨而離此地不敢復望匡濟之事也荆巖兄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七

三百四十五

行品學業世所共推爰立有期奄然淪謝凡在士類無不痛心此兄久萌去志不肯強留之以自助今之悽怛固不減門下骨肉之情也楚藩久滯鼎望彌高仗節建牙輿情共注顧今世士宦捷足先登每見閭府有缺則近水樓臺皆占首推卽間列外僚以從人望而名次稍隔簡用不及爲之嘆惋今日執政無用人之權卽有熱腸有快口終不能推轂一士良可笑也

答郭青螺

牙璋出城彩袖人里眞人生至樂史冊中所希見

者也至于蒲輪特徵山中再起則自憂世急才者之心非望雲愛日之君子所樂聞矣鎮雄事蜀中竟遂前說如其可行則亦當聽之生一事不如省一事殺一人不如活一人可謂至言以此見臺下十年間造福于蜀黔者真不小也仲賊削平餘威遠震卽臺下自撝謙乃將吏之功何可沒乎

答周懷魯

世路日艱風波日甚臺下無根之謗皆不肯所深知固無待尊諭之見及矣種種奇譚總是誤認臺下爲四明路上人故生枝生節一至于此若以宜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三百四十六

諭爲附妻東先生則尤可異君上有命臣子安可格而不行卽使臺下朝聞報而夕造門亦不爲過况于遲遲其行乎然事勢至此不肯亦不敢強留聞新中丞公病甚篤銓部尚未見覆請不知何故長安中訛言煩興士大夫日尋干戈矛維曰予仕孔棘且殆心之憂矣不能奮飛三復斯言堪爲隕涕臺下一入里中便超然繪繳之外六月之息以待扶搖共安知失馬之非福乎

答曹參軍

時事日紛南北構爭局猶未了僕實不能爲輕重

而人疑其有所左右其袒甚難處此崑山八原自表表不知近來何怪物議若是岸高而墮樹高而搖或亦造物之理也今枚卜不下政本空虛僕之庸劣彌增困苦每當無聊之際輒至涕泣雅念相憐不勝銘感撫寧公會以書來言爭禮事今以解任便自帖然

答衛淇竹

西江災沴仰賴捐循其造福于百萬生靈者功德甚大竊折盡出聖恩獨于發賑若有所靳則不肯不能推廣德意之罪也鼎望方隆中外共仰蒼霞續集卷之七

不日且有特召乃大疏乞歸令人愕異此特得旨甚難每見告疏至不肯便成苦惱今溫綸已下萬勿萌此念也敝省缺撫臺日久借鼎言催懷雲公祖速發亦臺下之為德于海邦耳

答蔣南臺

前兩承教皆即奉復不知何以未到幸查之王掌科與陳掌科皆已處分此後似不必再及知外間議論多為王不平而長安道上口語實不佳度其勢終難昭雪即此中有左袒王者亦竟不敢開口也昨見大老中亦有言南中近疏之非是者不

候告之曰南中但知王君平日有侃侃之節不聞其他故相與爭之此一種議論亦須存耳鄭道長按浙命已下聞渠意欲辭不知竟將何如南畿督學苦請方下日間行矣巡按帶管之說今殊不可用亮之

答賀道星

自丙午奉訊之後遙問途稀門下訖然衰經亦不及聞疎節之譽在不佞不在門下矣不佞海上孤生素無公輔之望驟居此地委為非宜又遭值艱難上隔下紛以隔而成其紛以紛而增其隔能得

蒼霞續集卷之七

之下不能得之上能得之上不能得之下調停旋挽無處著力向與門下議論以為天下事尚可為由今觀之譚何容易韓昌黎有言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踰門下未及未履度亦不以鄙言為然也稍自盡者因事轉移隨機調護使不至于敗壞決裂經綸康濟俟之君子而已門下向日一片苦心至今尚未盡明讀大作何為不豫篇有慨乎其言之也貴鄉如沈繼山朱養淳岳石帆皆君子而皆沈滯山中朱丈固當有待乃沈岳屢言之銓部尚難一推年來閣臣甚輕不能用一人行一事徒負

執政之虛名亦大可笑久濶得大教甚慰佳刻為讀之名言滿帙不獨文也

答顧涇陽

今海內以門下出處十世道安危蓋不但如東山之安石洛下之司馬也 徵書一丁凡有血氣者莫不騰歡而高卧尚堅來章甚懇其何以慰蒼生之望乎竊意 聖主有求賢之美意則為臣子者所當仰成而羣賢有彙進之微機則為前茅者豈宜先阻願門下歡然而促駕也大疏納言君恐違衆論不敢進矣不肖輒申其愚如此至于請益之

答霞續草

卷之七

二

三月廿

私負乘之苦尚未敢布

答熊思誠

向奉明教已知山斗之望巍然于域中矣七閩荒陋不足比于列藩乃辱文旌之臨飭 功令挽士習弊竇奸叢蕩然如洗青衿率勵以承下風此亦海邦道化復興之會也如不肖譾然腐儒濫竽政地遭值艱難一籌莫展惟有夢寐故山與瞻望明德此兩念者日橫于胸中耳承教具感記存佳刻領人

又

久不申候蓋憲紀清嚴通刺不使此自高明所亮耳寒門久無讀書即子弟賢不肖不齊然皆不責以進取故從來不敢以私意干衡文之柄此沈饒二公祖所知非但于臺下也羅李二先生從祀向稱闕典今得大疏申明或當有望乎諸條議皆轉移風俗之要務必當履行敬領教矣

答黃鍾梅

承示所與司寇書極其懇切我翁用心如此真天地神明之所佑也但欲具疏為辨則一時未可羣言方沸而突犯其怒必復肆釐終無補也不如少徐之俟人情稍定議論復明乃有濟耳河事竟欲借重疏已 發崇極知苦累我翁然不能止也今久之不下豈 聖明念翁之從事而獨賢耶抑或嫌吏部之不會推而徑擬耶

答曹學士

未得入蜀之信甚用牽念得教喜可知也聞將代臬司入計則又喜不肖苟尚遷延未去又可借此一快譚耳錦江勝地以藩大夫而秉憲紀大為雄峻故是人生得意處也綸扉尺地困人欲死邸報中所傳小揭雖僅十之二三而于鬱悶無聊哀號

追蹙之情狀則亦可得其四五矣向時南北黨在于廟廊而今南北黨在于臺諫向時兩姑之間固難為婦而今兩婦之間亦難為姑吹竿之說雖在事者未必能辨然猶愈于已耳鎮雄事撫公決立阿章而兵垣復駁之兵部遂不敢覆而行勘今竟當何如阿章之立在撫公必自有見然兵垣所云設兵戍守之非是其說亦正願酌之以佐主者新按君已入境否曾為言西南事在藩臬中如曹大夫足倚也

答李員嶠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三

二將以新銜而仍舊貫此便計也度樞府無不從耳日前大勝堡失事職方郎偶相過極言于守志之勇敢與虜力戰被傷兵雖破敗而其英風猛氣尚足以率勵將士不可深求第遂據其言以聞于翁丈其實不知守志作何狀亦無片刺之生平也近見劾章則與職方所云大相左第于是乎失言矣邊郵之事惟身履其地者方知若都下傳聞多不可信即職方亦不能覈也奴酋事竟何如翁丈何以通不言及惟示之

答王霽宇

搗巢一事遼人以爲代薊受禍憤恨不已大將用此獲罪尚未知所稅駕不肯不敢啓半齒矣今惟款事速成遼人高枕怨或少減不然媿媿之譚尚未了也難言哉難言哉頃齊地有牛妖之異茲豐潤又報地陷災變如此釁孽可憂兵餉處置茫然無策九閩之隔日甚一日將奈何真令人苦欲死也

與梅春濤

別後途不聞丈之動定瞻邇何如今日時事千條萬端今日人情千態萬狀今日第之遭值千艱萬難不可以言述也丈精于譚星知弟之必叨濫矣亦知第落此火坑何時得就清涼沈此苦海何時得登彼岸乎千思萬想再無他計惟一出春明門便是彼岸便是清涼世界也丈再爲我細卜之令兄受任第所具知不敢不爲昭雪第今閣臣言輕如鴻毛銓部諸公至經年不見面不似丈當日景象耳

蒼霞續草 卷之七

十四

三月

答李員嶠

承示更調事適宰公下顧譚及初間以爲不便而後殊有肯意若選郎則云前者調馬年兄亦外間

兩臺力言有書可據而今又欲留何前後之矛盾若是且石憲副既以爲不宜于衡邊矣而又欲陞兩級高下優劣莫得其解此時得旨甚艱若如此紛紛不知地方何時可有官也弟爲言馬年兄丁寧前習今宣大按君又有言若復不留則是兩無著矣石憲副亦賢者其調內非劣之也渠云聽宰公主張耳弟久不聞銓曹事近偶以他事來相見因譚及此敢以附聞邊備旨頗嚴蓋上意欲振刷一番耳

答黃鍾梅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主

李

郭公子來承教祇領矣河事真難他人不欲者則以與吾閩人大率如此今聖明不疑則部中當再會推而仍催前疏何也六曹于政地茫然若風馬牛弟之此官真可裁革耳希老之易名甚宜宗伯若來商當力贊之別有一事奉懇者不肖自入都至親中只一愚弟來此會承推念者此外更無一人而近聞吾鄉人赴京應試之輩買一勘合輒稱不肖親戚騷擾驛遞李九老使者自南來亦曾逢一人甚可恨也煩臺下嚴行一檄于界上但有指稱舍親名色者一切不准應付或將勒令追繳

以警奸徒此真我公莫大之惠桑梓相爲之情也若未指稱而自行者則其答應與否任憑地方不肖不與知耳

與陳志寰

閩中兩臺久缺左伯不來士民倚賴惟在臺端俯循履露如地如天雖此邦之幸而臺下心力亦已苦矣偉伐豐功獨高方岳豈第一人敢私所好顧海邦久滯勞苦未酬方用愧心敢煩溫諭得報知延建而下水患異常調燮無能以累鄉里良可愧也時事千條萬端人情千態萬狀轉移千艱萬難弟之處此千辛萬苦海上蜩廬夢中無夜不在彼中卽妻孥輩皆祈神拜佛願其速去一語誕謾則真非人矣聞敝鄉有改路之說重勤台念此事峽以南之人欲之而峽以北之人不欲也公私意見自有參商言之已數十年而卒無成畫其難可知折衷利害以爲行止自當道事下邑何敢私焉

答黃毅庵

湘江邂逅兩易星霜冒昧北來自投湯火萬苦千辛非言可盡卽今進退俱窮拔身無策深恨日不尾仙舟而往也門下乃獎以溫詞加之虛願少

有人心皆當面赤矣舟子挾鹽從來如此卑官敢于截索已是異事而稟業受經之直指乃至露之彈章得毋冒險薄之謂乎門下何所損也大疏似已留中公論甚明不必芥蒂耳

答王華岡

每得尊函皆有奉報不知浮沈否此中日窮日苦無路自拔九老閉門年餘二十疏而不一報而人言嘵嘵尚相催迫揆路之困至此而極然彼直以去不得爲苦耳第又加以做不得之苦滿朝縉紳共爲王臣共擔國事今長安市上歌筵酒肆車馬

待霞續草

卷之七

七

三

如流而獨使閣臣號天呼地控訴無門每誦詩人宴宴居息憐憐畏咎之言三嘆淚下閣中無聊取史書讀之至東漢之世有三府任輕機事盡委尚書而災異變咎輒切責三公陳忠上言今之三公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出尚書昔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日任之輕而責之重則又爽然自失以爲自古以來原有此事何但今日惟是漢有策免之條去就甚便而今日此事不行禁之維之則視漢爲尤苦耳掣籤法陋誠如兄言然在今日不得不如此所可恨者以公爲名以私爲實

號稱革弊反起弊端今宰公清嚴公正一毫無私凡諸選人翕然心服則此法亦未嘗不善也此時求作大宰無如此公所苦者上下壅絕不得行其志第雖力爲調護而亦不能盡得耳

答劉雲嶠

得教甚慰時事艱難束手無措非面晤不能述非吾丈親在此不能信也閣中無事取起居注徧閱之每于官府之際細加參究因知今日之壅隔其受病甚深出來甚久蓋當主上冲年江陵爲政一切政事不相關白至于起居食息皆不自以

著霞續草

卷之七

七

三

上心積憤不堪深惡臣下之操權矣代者窺見此意曲爲將順後來相沿無所救正又聖明深居日久更防太阿旁落臣下一言一動皆以爲竊權爲市恩而士大夫日逐所爭閤部日逐所請無非官爵一事上洞見其情操之愈急故雖千言萬語而卒不能入也且如枚卜事上本不欲速行而言者又張皇其辭以爲大物北人與南人爭外衙門與內衙門爭內衙門又自爲爭卽其人不爭而附麗推戴者又爲之爭人各有心衆各有欲累續連章煩賣天聽如此則安能而不厭安得而

樂從乎此皆不肖之最苦者也又有甚難處者向
時士大夫雖門戶各分而途徑猶未甚雜今則岐
路之中又有岐路千態萬狀難以具陳即平日相
知之人皆爲戈戟平日號爲君子之人皆不相容
而爲執政者左右之袒微分猜嫌之釁便構昔人
謂兩姑之間難爲婦以今觀之兩婦之間亦難爲
姑而况其不止于兩哉 主上于言者紛呶本所
不喜不肖極力維護又賴 聖度之如天方得無
恙竊意羣情方闕之時且宜鎮之以靜示之以包
容俟其曲直既明成敗自判如摧枯毀齒因手
啓霞續草 卷之三 九

答劉天虞

昨歲承念感戴不忘流光荏苒又復年餘庸劣具
臣未有尺寸可報國家徒以此身墜雲霧而涉風
波昏迷震蕩超脫無門非前生夙業何以至此外
間議論率以時事易爲咎在執政不知三十七年
之 聖主獨攬乾綱而欲以一介書生盡舉其生

平所爲而反之自乾坤開闢以來曾有此事否江
夏兄近書云上于天下事無成心但不留心耳第
今不敢言俟此兄他日當自知也惟此一二年間
朝政雖壅而亦無大拂人心之舉動言路君子矢
口縱譚無所忌諱求之近世亦不多逢此則 主
上之聖明而誰敢尸其匡維之力乎第困苦餘生
奄奄欲盡妻孥輩憐其憔悴相與祈神拜佛願其
速歸惟江夏兄拜麻之時便是弟掛冠之日望之
望之以日爲歲矣深藏不顯之說今亦難用擔子
在身何處躲避以弟觀今日人情千蹊萬徑相軋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十

答王瞻明

第一介豎儒原無用世之志此翁丈所知也冒然
居此已非其據兼之時勢艱難風波震蕩上隔下
紛而獨使居中之人坐罪受苦恐亦千古以來所
未有之景象也來諭以外間議論謂江陵爲對症
之藥不知江陵當日盡保 人主之權專行無忌

故能爲所欲爲而主上今日所以深疑臣下之竊權持之甚堅爭之不得者正其有鑒于江陵之事而浸淫以此耳假使江陵而在凜凜救過之不贍安能有尺寸之展布哉以兄之言告九老九老笑曰江陵信對症矣其奈主上之不冲年何也今紛紜之弊正是以天下事盡由閣臣而主上無預千猜萬疑千怨萬恨皆從此出故第居恒私論以爲此官真可裁革兄如不信問之九老可也尊俸已深鼎望甚著不日自有華擢此時中外他官儘足翔翔何必動丘壑之念乎

蒼霞續草

卷之

十

答王制臺

臺下言戰而按臣議異言款而科臣議異然則封疆之事將安從乎然細觀科疏似是與遼左參商不爲臺下也不肖鄙意以爲朝廷旣付節制之權于重臣則凡一應機宜自當聽其主張不宜別有掣肘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古人所戒况兵戎大事也而易言之哉大疏于事理甚明旣下部矣自有畫一之論紛紛浮譁願勿以介意也

答薛鳴老

牙蘇東歸錦堂載啓何知失馬之非福哉按君覆

疏仍下司馬者蓋此事始終與銓部無與耳言路方張司馬亦不敢具覆且從寢閣公論已明寢亦無害于他日賜環自不妨也夫已氏據其地可以請張可以漁攫可以負隅卽遷轉亦所不願今日執政之力不能得之主上其將奈之何哉世路人情千危萬險綸扉尺地戈戟日叢愁病煎熬日日祈死何但欲去以視三山烏石間角巾娛遊之中丞奚啻作天際真人慕耶

答吳生白

門下一入遐荒遂淹歲月雖秉鐸任重化洽功高

蒼霞續草

卷之

三

然而跋履險阻蒙犯霜露斯已苦矣年來閣部邈不相聞僕受事將兩年不能推轂一賢者良爲愧負苦海風波脫身無策門下但知從前諸老之受冤而不知僕今日之蒙怨蒙猜必至狼狽顛覆更未諗作何狀耳今之議者共咎官府之壅隔平心思之士大夫間議論舛錯是非混淆如此而欲上心之不疑章疏之不滯其將能乎然則時事之非未必非臣下之過也

答曹尊生

日前承教已具報矣華函再及差當面語甚慰甚

慰臬司已有人 現行途輟雖免勞費亦失此晤言
矣舍山水而簿 口舍文章而政事清尚少違而宏
抱足展亦佳事也蒞任之暇花溪草堂必是奚囊
中物但恐鼓吹鳴騶不得如白門清賞耳若不肖
日行六七里晨出昏歸愁眉長蹙笑口稀開西望
蜀天又不勝天際真人之想也中丞似南司馬大
是至論他無可議惟鎮雄一事佳兵為害始非邀
功終乃遂過蜀人敢怒而不敢言此實其失此郡
本是夷邦法宜羈縻阿章之立或自有見然欲歲
戍以二千兵則殊 十毋惑乎省中之有言矣

蒼霞續草

三

答李員嶠

奴宰二酋分之猶為我害如結連窺伺則邊事益
難處矣是在宏算神機伐其謀而散其黨可也石
憲副原有才名只以欲離地方之故遂致訾議今
代者未至必當留之頃者大疏亦擬下部必如尊
指也

答董見龍

久不得教甚悵昨奉手札喜慰何如所論言言中
竅今且未敢詳報惟小兒折大義橋一事細思之
寒家去大義百餘里絕無墳墓田宅鄰近彼中何

為以風水之故作此舉動即問之敝鄉人亦茫然
不曉已相與揣摩其殆以峽江改路之事省下人
不樂而創此說耶吾省之南有峽江者受上四郡
之水束以兩山波濤洶湧每有微風則危險萬狀
甲午歲續考生儒歸塋此江魚腹者且數百人故
敝邑與興泉漳三郡之人疾首蹙頞以此路為畏
途而自宋元以前舊路皆從方山渡陽岐江平流
安瀾又徑二十里後以虎暴而改今舊路尚在譚
者欲復之而省下士夫以失渡船之利又官路中
邸舍賣買皆士夫家業一旦徙路則此事都廢故

蒼霞續草

四

相與盡力排沮而無可為辭則言主議者欲謀大
田驛造墳以圖風水向年陳肅老曾建此議事幾
成矣亦以大田驛之說憾之而止近時三郡士民
復申前議而敝邑林樗朋王嶠海最為出力人又
言嶠海欲圖大田驛不佞往來驛中詳閱其地水
走山飛毫無可取嶠海何利焉且今議只改路而
不改驛則此說遂 殆乃又駕其事于小兒以為此
可以憾動不佞而為之沮止也此事敝邑父母力
欲成之令小兒 史於當道言誠有因不佞曾切
戒小兒勿有所 以蓋亦知吾鄉人情之不佳也其

實此事成是三郡一邑千萬人之福千百世之利而省下士夫徒以些微之利輕視人命而不顧可謂忍矣今覓得原議及畫圖二紙奉覽其議卽林樗朋所撰頗爲明晰不肖頃始見之殊皆出于大公至正之心毫無私意至于大義橋之折否尚未知其委曲但以事勢度之大義名鄉故家鉅族之所聚何敢輕折其橋彼亦何肯以千百年之橋而聽人輕折或以改路之故而那移補葺則不可知要亦必就人之所便而非強人之所不堪也吾丈再細詢之當自洞然不佞非敢爲兒子文過但事蒼霞續三

之根由實是如此爲公平爲私乎天下大利害如此明白者而人猶得肆其喙何怪乎是非之混淆哉此所以敢爲吾丈一剖之也

答陳懷雲

敵鄉之紀綱法度日覺陵夷誠如尊論此亦因兩臺久闕所致今臺下在事而按君亦已至振刷興起當自赫然改觀矣鄙意以爲大者在於覈吏治吏治既覈賢否不淆則其他可次第舉也敵邑令君尚未識面得借入計一晤亦殊爲慰願此令只飲地方一杯酒無以治裝耳洪水再至場事改期

乃二百年未有之事誰司調燮而鄉里若是真可愧死臺下勅書未發茫然不知茲索得附上此事雖辦自閩中而其發行與否則在中璫故遲延乃爾計使者能言之耳

答葉玉成

別來日望前旌之入都而言者無故妄相波及甚爲扼腕保舉之說真是可笑毋論晉江先生一生砥礪爲國真心斷然足當所舉而無疑卽會推公事各陳所見彼否此賢共資宸斷有何不可而如此苛求耶大疏例部常爲主者言覆疏須論蒼霞續張之七

其人行品應昭雪者當爲昭雪不可但徇言者之意恐未必見聽也

答王華岡

郭光祿來得尊翰知南中于借支遼餉事尚未知端委此事司農原謂南戶所餘冊報有四十萬而見年積剩者尚在此外故欲先取二十萬而後陸續再取且欲弁兵工二部而弁括之業已疏上矣第謂南都雖少有所餘然根本重地東南半壁關係不輕奈何欲盡空其庫藏以貽一旦卒然之憂且兩都錢糧各有定局竭南以奉北詎是事宜至

南戶則不佞嘗代庖極知其苦不得已嘗折倉糧以濟急矣彼自救不贖何暇爲人言之甚切而計部終以冊報爲有據今幸其疏亦不下矣所借三萬五千是計出無聊不如此則事不得了苦之苦之時政壅塞未有通時第身病于朝妻病于家情懷極惡不能聊生倘得從詹中丞之例以出國門亦大幸也

答王制臺

前見吳按君疏正不知所謂承教乃悉其源委此并既有許多家丁用以急遼必得其力而乃以文

蒼霞續直

卷之七

七

七

法繩之過矣今天下事議論多而牽掣衆使當事者何以展布蓋內外皆然不獨此一節也要之臺下爲封疆計不必緣此中沮耳建夷情形諸札殊悉尊諭所謂結南關爲我耳目諭逆會探其詞氣今日制馭之策約略如此矣閩外之事臺下爲政惟一力主持則宗社之福也

答劉夢胥

前宰公請告此中流傳謂黃掌科欲以此効僕門下爭之而止近黃君屢書力辨其烏有不佞甚愧之奈何以不肖之故而使同省相猜疑哉時事絕

難不肖實不能幹旋卽如目下西臺虛署刑曹封印皆已決月士大夫深相責望而不肖尚無如何覆餗之愆真無以自逭日夜焦灼不啻火山劍樹超脫無從假使有人肯以微言彈射使不肖得借以爲歸計便是再生父母沒齒不忘何敢有所怨尤黃君之疏卽使有之亦所以相成也而况其未必然哉此言有一字之欺夫當入泥犁獄中世世受苦矣近來議論紛紜人情厭苦物極則變勢窮則反是非得失不可力爭惟二三賢者一切鎮之以靜以不勝勝之卽使不肖今日受極冤極枉墜極深坑塹中亦自甘心不欲以一人之故使天下紛紜無了日也昨有一書寄項光祿亦是此意願知已者深亮之近來口語已有謂南中諸疏多出執政意若萬一再有形迹近似之事則其說愈昌不肖不足惜而以此累天下之賢者死不瞑目矣肝鬲之譚不勝激切

答張洪老

前劉宮贊來已得大教茲敝鄉周君到復捧華函嘉貺之辱木瓜瓊玖誦以愧心三復矩誨鑿鑿乎名世之譚敢不佩服叨塵兩載諦觀時事竊以爲

蒼霞續直

卷之七

七

七

今日居此地有甚易亦有甚難蓋國家之大計無過用人備邊二者今吏兵二部毫不相關自待罪以來絕未聞以人才邊務相質問者故雖不肖如某亦得以自藏其拙而掩覆其短每日人直不過票擬尋常本章一中書官能辦之此所謂甚易者也然而六曹之事有所壅格輒歸罪閣臣而銓部為甚閣臣之揭帖多于部中之奏牘上日厭其瀆煩而下日責其緘默上下俱窮手足無措二百年來無此景象此所謂甚難者也其最苦者踈競成風矛戈日起人各有心眾皆為政意所欲便則

蒼霞續草

卷之七

元

三

成憲可更心所欲排則流言立至自漢唐以來士大夫之附黨分曹相傾相軋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世道人心一至此極將何計以挽回也不肖以孑然之身揆延時日將何稅駕但得此地有人可以脫卸便力為歸去之圖耳今日事勢計與老先生秉政日又大不同固有非楮穎所可述所敢述者聊陳其梗概如此以發元老憂時之一嘆亦以見愚陋無能自甘覆餗之罪有不敢辭者惟老先生哀憐而終教之

答劉夢得

承教大疏鑿鑿乎匡時之至計其所推轂諸賢亦確當所未合者不過一二人耳此時條陳章疏一切留中如其發下便可擬票覆行其補益世道甚不少也惟首一款稍覺難行蓋詞林選館實是

祖制相沿已久嘉靖間以大禮之故始有變易然人竟以此咎永嘉之行私而其所拔置之人亦皆不至大用今若開此一路則爭馳競逐日覺紛紜而天下事愈難處矣前幻然內外面相之說門下尚不以爲然今豈不洞然于此耶鄙意謂內外互相難成例難破而其理自長宰相固天下公共之

蒼霞續草

卷之七

三

三

官奈何以詞林專之其所以用詞林者蓋當初原以備顧問不以爲相耳若詞林各官職在筆札既有專局當有定選一代法制亦自有深意未可以爲非也不佞病矣旦暮將行矣豈敢庇護同館阻賢豪之路但鄙見如此以門下知己故敢直陳之有所未同毋吝再示

答李湘洲

同林相知孰如翁丈無論生平相慕好相期望之私卽自不肖叨塵以後門下推惟恐其名位之不前而嘘之惟恐其聲實之或後此意未嘗觀而

容聲而苟有心知已自默領矣舊歲詞林多事議論日滋乃門下名愈高物情愈附耽耽之視睂睂之譏不肖固竊慮之曾向熊芝岡稱說此意而未幾則謗書上矣言者之指固自有爲而翁丈爲所波及其嘆息稱枉者固不止于相知之一二人也神武掛冠何其勇夫初擬賜歸而上意以爲稍輕蓋三易票而後下其不從外遷者則聖明之獨斷也不肖何庸力焉聞停棹河干屢欲遣一介申儀而形跡拘牽病苦交集遂孤此念嗣聞得雄之喜私用爲慶茲奉教則知前驅入里門矣風波

卷之七

三

答黃雨石

大疏言建文時事大有關係 主上未肯慨發其終有所避諱耶前爲稿節推昭雪亦是公論稿君得此可以吐氣矣又有一事乃近來闕典臧南塘

有大功勞于吾閩其在塞下繕築修防虜不敢犯固一時之名將也今子孫寒微報功甚薄鄙意謂當與一諡以示勸而無人爲請心竊嘆之門下得無同此情乎其可具題與否則非所敢必也前屢承教者業已洞然萬勿置諸胸中

答李翼軒

自宿州道上一奉清光聯閣抵今耿然在念臺下以蓋世才名匡時器業一出承明遂淹外服翅翔沈頓四十餘年海內負奇軀珍之士咸爲短氣况于依附門牆淵源私淑者哉年來政地權力不當一曹郎薦賢報本兩自愧心頃陳座師來責以大義不肖有頓首請罪而已乞歸大疏具悉雅懷然奈何當艱難之日使名世君子遽爾投閒業已告主爵挽留矣九列三旌行有後命願言珍重以慰蒼生俚刻一部無所取裁輒敢就正于當代之作若其或以清燕之暇賜之一言固所願耳不敢請也

答陳懷雲

閩中廢廟之後信難爲力臺下以真誠惻怛之心泣歡欣愛戴之衆不言而手不令而喻較之他人

少稍爲易循誦諸刻率勵將吏訓戒士民先之以
風標而動之以德意凡在帡幪孰不鼓舞是海邦
百年之遭也不肖愚陋無以仰答明問必欲效其
愚則以爲凡士大夫家專山海之利販鹽起稅霸
占各處津渡皆當查革以業貧民而官府中則惟
鋪行一事爲害不淺向時開府殷公嚴禁此事鄙
邦之人至今思之俎豆西湖之上此皆臺下條約
中所有者不肖聊爲拈出耳又如革鹽哨一款亦
是無量功德敵邑之海口場極受此害父老屢欲
控訴而無從非臺下神明洞察習于閩事安得此
也敬爲地方拜如天之賜

答劉貞一

得教覺疊至言讀之使人心平氣舒足爲困苦鬱
塞中一慰門下之惠我至矣念我深矣惟是天意
難回人望難副欲留不可欲去不能四面八方無
可逃脫孑然一身何計存活始信古人祈死者之
非謬也操舟把舵之人僕非不欲覓以自代而無
奈舟主不肯只聽拙劣之長年浮沈風波任其覆
溺而不顧也豈不可哀之甚哉頃杜門數時業已
度其勢又不能身名已矣如國事何一

只悔當初不當來作此官餘何言

卷之七

續草卷之十七終

蒼霞續草卷之十八目錄

答王柱石

答王華岡

答侯總戎

答董見龍

答人言伏闕事

答曹尊生

答鄧計部

答黃掌科

答許少薇

答王制臺

答王制臺

與孫宰公論考察事

與南京吏部諸公

答沈龍老

答陳觀察

答鄧掌科

答劉貞一

答劉勿所

蒼霞續草卷之十八目錄

答李霖寰

答李員嶠

答黃撫臺

答王制臺

又

答沈大若

答林兼宇

答王撫臺

答董葆光

答王制臺

賀沈龍老

答李霖寰

答高東溟

答許少薇

又

答熊芝岡

答吳安節

答丁敬宇

答熊芝岡

答顧鄰初

答涉桂渚

答董葆光

答薛青螺

答熊芝岡

答胡隆宇

答黃鍾梅

答孫淇澳

答李霖寰

答呂繹軒

答楊蒼墅

答楊薊州

答劉貞一

答劉復齋

答劉用齋

答周撫臺

答曹大參

蒼霞續草卷之十八目錄

蒼霞續草卷之十八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尺牘

答王柱石

承教壺壺深感雅愛惟是不肖事勢之窮鬱結之苦苟非握手面言卽高明遠覽亦未必能盡悉不肖亦不能于楮款之間訴此苦情也夏間宰公以各疏不下杜門求去縉紳間遂責不肖以伏闕不肖所以對之大率如尊指又更有難者彼時伏闕所爭只一事事止則了今日當爭之事不止一端

蒼霞續草

卷之十八

一

其一端之中又有數十端不可枚舉卽如補官也起廢也此人情第一急也今日伏闕而補某官起某人上幸而聽之矣明日而又有某官某人不下則又將伏闕乎且人臣而伏闕以爭官人主能不疑乎固知官必不可不補人必不可不用然而非所以爲名也蓋今之君子其責人以難行之事多如此頃者不肖求去實無出意而主上督之甚急且閤中無人疑不肖以此要挾不得已報願復出必主上行其言而後可出此其理甚長其言甚可聽然而君臣之際固有所不能行者愈激

則愈塞矣夫向來居此地戀戀難去者誠多若以不肖今日之情苟得出春明門不啻如死人之已就木而復起也何戀何貪而欲棲遲于此地乎票擬之辭涉于太激尊教甚是然亦無可奈何之計且使不肖不辭則人又將責之曰彼旣被論矣何以安然而票擬也不肖可自解曰我議論輕不必辭乎揭帖煩多不但褻閣體而且煩主聽臺下之見更越尋常然其勢不容已矣諸曹大夫無一日不相催迫無一事不相怨尤言之諄諄如此而彼猶見罪以不言也又况于緘默乎蓋今之閤臣力分于上下之俱窮而技屈于議論之日多故寧取厭于上而不敢得罪于下寧事之不集而不敢言之不盡世道使然又何足怪災傷極矣而天聽日高當如之何今惟藉地方賢者悉力拊循爲窮民造命畿南數郡有臺下固不啻得數十萬金也天之未絕斯民故有此乎

答王華岡

曹君被劾事絕不知其曲折但據疏中所云意其必貪夫也而又鄭鳴老之劾疏至益以臺省之言爲實然並未聞有以此疑翁丈之左袒者得教甚

用疑訝而未幾則臺中果有疏矣深可駭也蔡虛臺第風昔所敬服其與江夏晉江二老不合是其意見之不同若以爲附和四明則枉矣乃又因此而波及翁丈豈不枉之枉哉其有構兄與否弟不敢知如其有之則亦喪心之人兄當詳以察之

答侯總戎

蜀中土司孽芽播州雖入版圖尚多反側惟麾下以淵猷密慮建威銷萌奉來翰具見深心真西南之保障也僕孱然書生不習兵事惟歷觀從古御吏之法只是操縱得宜恩威並著此外無他策耳

荅霞續草

卷之八

三

所最難者近來武臣權輕封疆之事十年九牧肘掣爲苦近有明旨諄切不知可奉行否僕在此困苦無聊旦暮亦作歸計天下事終非所能任也

答董見龍

承教建夷事具見深慮此中亦無日不講求但邊事極壞人情玩愒難以收拾今封疆之臣動以兵食匱乏委罪不知糧餉之費倍于往時即少有欠缺亦不過數月一遇警急輒爾張皇誰之罪也紀綱不振法令不行雖有黃金如北斗亦終不可爲國又議論煩多人各爲政杜董二麻之輩救過不

贍誰敢推轂嘆之嘆之頃鄧直指見劾甚感其意但求去不得無路可逃而諸移書相責者紛紛而至旦暮間又當閉門苦請耳曹守純之被論但見其彈章令人懊恨絕不知其事乃波及王華岡近華岡以書來自鳴且深疑某人之中傷此其端所由起遠不能知然以華岡之顛躓許久而始復一曹郎求多者是亦不可以已乎南臺于是乎過矣其論蔡虛臺而又蔓及多人卽如蘇推無錫令亦皆不免則又過矣承諭諸賢謹心識之但推轂甚難良以自愧景雲丈前與考功譚及渠甚知之禮曹之轉殊爲易也

荅霞續草

卷之八

四

三

答人言伏闕事

承教俱感至意不佞未嘗謂伏闕非閣臣事也但以爲出于各衙門之本意則閣臣可爲調停若使閣臣而到處招邀躬爲首事主上必聞之將何以爲他人地乎數年前曾因災異各衙門同至文華門上本嚴旨切責于事毫無濟也今僕欲倡各衙門以伏闕則必度其事之可成所謂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可以有辭于天下者也苟其力之未能收也而輕爲此舉萬一愈加決裂又安知天

下之人不更以此而罪僕乎昨王柱石中丞貽書力言伏闕之不可且云此事只我朝兩見未

一聽而每次仗死數十人大損主德今安可

之柱石此言亦是一說萬一如其所慮而大難之

端又發自不佞又將何顏以見天下之人乎頃曾

以此事告之宰公而宰公報云事慮所終行稽所

蔽未易譚也卽王洪陽亦云然故不佞爲躊躇四

顧未敢遽發耳又正德嘉靖之伏闕皆只爭一事

其餘盡置不譚今之事多矣將何所指乎抑一舉

言之乎毋論上之不聽也幸而聽一二事矣其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五

他之不聽者則又將伏闕乎久之亦以伏闕爲故

事矣鄙意以爲今之最急者是補官一事然臣子

伏闕以爭官有難于言其餘急者則該部連疏苦

請而躬于文華門候旨稍如伏闕之意而不佞

與之侔力如此而不得又作計較爭之以職守則

下不疑于沽名爲之以漸次則上不至于甚怒

是或一道乎夫天下惟貪位固寵之人有所顧忌

而不爲不佞之欲去此官如死者之欲生更何顧

忌惟是事出十非常則當慮周于必濟故敢布其

愚衷如此門下更酌而示之使知所從事至于不

肖之是非毀譽特其小耳

答曹尊生

蜀之不當用兵人人知之况土司意願不過世據

其土非有爭霸圖王之心必不可赦之罪也卽如

安堯臣據鎮雄許多年有何患害今日縱能取鎮

雄而版圖之如播州之事有分毫利乎而苦苦力

爭紛歟不已果何說也蜀之困于採木是宇內偏

累之苦其望罷稅誠如救焚拯溺而未易以口舌

爭然會當有罷時也採木且揆延勿急亦可以稍

紓民力耳

蒼霞續草

卷之六

六

黃

答鄧計部

得教皆正言格論非門下安所聞此古人云正人

如松柏無所依附邪人如藤蘿惟事纏繞此盡千

載觀人之法卽門下所發明皆此意敢不拜賜旦

虞安得有毀人此不佞所未能然亦不敢于毀言

而輕信士君子自己怨德尚不當分明乃代人而

脩怨德不愈愚乎接見通問亦不能絕蓋舍此則

于天下事一毫不知何以應務假令如門下卽

日通問日接見正言格論聞所未聞有何妨乎惟

其獻諛貢諂顛倒是非乃不可也章疏可以觀人

亦是確論年來論建許多公車之牘幾于充棟然其孰正孰邪孰公孰私孰有爲孰無爲天下之人無不瞭然又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答黃掌科

承教益見門下之相知深而用情篤也前者流傳之說近益洞然卽劉掌科亦自言傳者之謬也南中風稱清議近來似覺論說太多當稍鎮之以靜何如計疏得門下虛心張主當無不帖服惟陳廉產公祖人多稱其賢近者徑去銓部甚惜之故爲破格優處不知何以致議若是便間幸示之各省

蒼霞續草

卷二十八

七

黃

糾劾方面惟閩楚二方伯衆論稱枉悠悠之口謂閩中當用者有二人皆不在任其一則閩使者云已開送南中今南中又不用亦有說乎不佞于計事毫不敢預但據所聞者如此以奉告耳諡與已得請宗伯意于已諡者無所更張卽林文安亦且已之若戚將軍則宗伯甚知其功之當諡而聞有沮之者亦難圖也

答許少微

徂歲一由後無能嗣展豈但鱗羽希逢亦以世道艱難風波震蕩孑然一身淪溺苦海中救死不贍

無暇及他事耳不肖此生何幸作平日夢想不到之官風世何憊受從來薦紳未有之苦此卽與臺下促膝譚之十日不能盡豈區區楮間所能告訴今總置之勿言可也向嘗疑古人有所死者以爲傳者之過以今觀之定知不妄耳臺下忠孝合于神明行業冠乎倫品匡維開濟衆望攸歸主上起之田畝之間任以紀綱之寄絕不以前事有所芥蒂命下之日縉紳士民歡頌聖德相與引領企足觀驚車之入爲上爲下知臺下之不能慙然也若不肖同好之私號伯助予之念則又其餘

蒼霞續草

卷二十八

八

三

矣春風載道願卽抗旌

答王制臺

遼薊之相援如一家之相恤何以相尤鎮帥一戰而坐辜又羅織不已後來將何使人不肖曾以片言爲解而人卽怒之今不敢啓口也今日封疆之事既患隔閡又苦牽掣言者不必行而行者不敢言在外者既不得展其心力居中者亦無所用其見籌武夫束濕于文吏當事受策于旁觀時勢如此諛莫知所稱駕也戚弁微惠寬政誠爲大幸願臺下之委曲多矣不肖于戚氏父子絕無生平但

自兒童時卽知其雄武之名感其生全之德常思有以報之其子在錦衣者一貧徹骨近亦爲經營一差以爲活計蓋亦自盡此心不爲戚氏也

答王制臺

遼左增兵之說卽不肖亦屢言之而皆不報近始于秋防之疏帶出其稍責成督撫者以爲如是始便于張制且明有專職而不至于旁侵也若軍實廢墜爲日已久豈可委罪于一時哉餉事真爲難處計部既竭而內帑局竭又牢不可開卽譚及計處亦使中格嘔心瀝血竟復何裨此不肖之所以憂心如焚奄奄欲死而號泣以求去也十萬問金計部原不宜扣抵頃詢一曹郎渠云若不以此抵餉則將何處開銷惟臺下以後請餉疏中將此項用費開具說明則自無辭矣

與孫宰公論考察事

承枉倦倦未敢展謝爲耿考察事非不肖所當預所敢預然有區區之衷公而不私私而亦公者恃愛輒敢布之年來稅使爲虐民不聊生幸主上恩德歸之有司而不知有司之爲暴甚于中璫官征之外又有私征私征之外又有橫加公輸其一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九

三百八十一

私取其十商賈嗷嗷怨聲載道以爲中璫雖虐尚有地方上司可以告訴而有司爲暴則上官亦多

蒼霞續草

卷之九

黃

寬假無處額號惟有吞聲飲泣而已至于中賈以下資斧無多誅求不堪往往棄其貨物而去此不肖在南中所親見而深有慨于衷者夫中璫無賴暴橫固宜若名爲縉紳而狼貪反甚何以責我輩哉我輩但知罪責中璫而于有司顧寬假乃爾何以對主上哉鄙意以爲今番考察須令藩臬諸君將會管稅有司另開一單嚴行查核多所汰黜以警貪殘其造福于生靈甚不小也至于考察各官其操守清淨者雖有小疵亦當容宥以風示天下科甲出身歷任未久者苟非大惡毋遽斷恨以示愛惜人才之意此所謂公而不私者也又聞今番計典閩浙之人樹議獨多得非以閩臣之鄉人乎夫閩臣不肖貽害于天下而其鄉人獨享之以爲利其當懲創又何疑焉若閩臣原本害于天下而鄉人未嘗享以爲利乃徒以桑梓之故淪胥及溺則是一人叨澤而閩省之人舉受其殃非所以爲平也且年來閩臣能私其鄉里否乎此老先生之所知也閩猶現在若浙人亦已灰寒慙盡無可

纏綿而必欲深求不已蘭艾並焚矯枉過正其弊亦得無同歸于枉乎此在老先生與所司絕無成心不肖所深亮然事非一手議非一人積輕成重積少成多固有浸淫而不自覺者惟是斟酌人數哀多益寡毋致太偏毋縱毋枉以服人心其亦今日公聽並觀君子所當加意者哉此所謂私而亦公者也夫天之生人賢與不肖隨地皆有可謂閤臣之鄉偏多小人非閤臣之鄉便多君子况綸扉尺地有如傳舍更迭居之後之君子而居此其鄉之人得無戒心故不肖敢直言之固知老先生可

蒼霞集

卷三八

二

言七

與南京吏部諸公

今之閣臣名為輔相而其職任實與前代不同向者以地居密勿事經票擬故稍得自行其意今九閣遠隔章疏留中徒擁虛名毫無實用而旁觀未亮者尚以往事相律語權惟恐其不輕語罪惟恐其不重僕困鬱寸衷從誰告語惟有吞聲飲泣而已年來弊政是積漸所成業已極重難反門下

試思三代以後之人君能舉其生平之所為一朝而盡反之者誰乎三代以後之大臣能使其主盡舍其積習而以天下事聽一書生者誰乎此即負超世絕俗之才有遇合結知之素猶未易辨而况庸劣如僕起自孤生僥倖一旦者哉以故日夜籌惟只圖歸去即妻孥僮僕憐其憔悴亦無不相勸歸者頃邵君疏來舉家歡喜以為藉此可出長安門而不知主上勉留又成畫餅每奉一番溫綸則一番痛哭嗟夫傷哉仕宦之苦一至此哉頃有移書責僕當時不宜冒昧北來者至哉言乎僕

蒼霞集

卷之六

七

言七

真誤矣惜其時不得聞此說也諸君以同署相知曲為遮飾勉以馳驅意良厚矣顧僕非其人也以天之幸諸君之寵靈蚤下爰立之命使僕得卸擔息肩出春明而去何異塚中枯骨甦以靈丹再視息人世也如聖意堅疑必出孤臣于死地則亦當圖變通為脫離之計豈可久妨賢路以誤國家且辱知己哉

答沈龍老

不肖在此困苦無聊之衷不能盡訴計令姪先生樞侍之日或能少述其梗概也今事之最急者無

如爰立最關係者無如 儲講邊餉最難副人意者無如考選此數款皆不肖之罪案而力未能遽得則必至于叢詬集奴以負老先生之知已耳日夜顙天恒願 聖心憐然下蒲輪于東山以大慰海內之望則不肖或可少延旦夕不至于大隕越也真切真切

答陳觀察

承教聲聲俱已領悉鄧直指之言不足爲損僕之欲去不爲此也胡主政上書意有所在而其言甚正近日上書者甚多大較多責僕率九卿勲戚每

舊霞續草

卷之六

三

子

日慟哭 宮門而南垣鄧君言之尤切卽沈裕州應奎亦以 東宮之不講責僕不以死生爭僕之一身或欲其哭或欲其死衆竊俱鑽萬詬交集蓋不獨胡之一人也而南于臺省乃合疏以糾胡此舉殊大可已彼將加諸君以承望之名加僕以不能容言之罪而悠悠之徒且推波助瀾以枝蔓其說天下事愈多矣僕之愚見以爲國家有禍難則臣子大節當在死生至于一時國事之非朝政之失則臣子大節只在去就今日責僕以去就則自無辭責僕以死生毋乃過乎今天下事未易爲甚

多其大者如 東宮講讀起廢考選邊餉數端皆難置力而考選一事相責備者尤衆尤急僕恐然之肉不足以飽諸君之腹也卽 聖主幸而見寬尚未厭薄然僕已斷無赧顏之理矣春首卽欲杜門而以事務煩多不便臥理尚擬少須之卽行力請而南中此疏塞僕去路 主上見之必謂人情如此豈肯遽放是真置僕於死地耳

答鄧掌科

大臣之義不可則止不能則止此聖賢律令吾輩所當遵行不佞之欲去蓋籌之已審劉君之言不可謂非相愛也承諭深感至念伏 闕泣爭此中亦曾有議及者而諸老意見多有不同若不佞自處終當以去爲上策耳

答劉貞一

今時事之最關係者無如 儲講最難料理者無如邊務最當補者無如閭閻而人情之最急者無如考選此數端人皆望于新春舉行而不佞力量尚未見有必然之策可以了此者則安能不懂懂其思而頃刻不能自寧乎南中君子自相矛盾而借不佞爲題目殊皆可笑承教具載至念已領悉

矣

各劉勿所

門下與二僚口語不休是非曲直人自洞然鄙意以爲不必置辨若彼此牽纏終無了日譬如索綯須有一斷乃可歇手耳高明相愛敢以此進

答李霖寰

遼陽失事可爲痛心地方各官失事之罪已大况又加之以隱匿乎昨熊直指書來謂疏中雖不參及撫道而撫道不處邊事終不可爲其言如此則嚴旨督責殊不可已不肖與中丞同年素知其公

蒼霞續草

卷之六

五

三百廿

忠清謹豈敢求多若制府相去愈遠更當寬矣惟是該道與協將相比爲匿卽中丞亦深怪之今只擬以內調稍近于輕以後地方危急之秋道臣且利於失事可以調去平居則優游以躡遷有事則藉手以避禍得毋太便宜乎建夷事大疏謂候命申飭直指不云乎那曾有嚴旨做得一事然則雖屢行申飭亦畫餅耳不肖書生豈知戎務聊陳其愚如此滇事粵事譚者每咎擬旨之太寬今已嚴矣操縱張弛之異宜則台臺自有定算不肖受成事而已

答李員嶠

遼左失事此中人言沸騰比熊直指疏來則聖意亦甚動矣該鎮雖稱窮困然虜賊不過二三千而各將領不敢以一矢加遺此而寬容則何以警懦弁而肅戎律哉轅門去邊稍遠勢所難及該部議覆必有分曉也

答黃撫臺

雖久未奉教然地方事俱於疏揭中悉之區區寒暄之語極在可省仰知臺下相體之至意也拯災事原擬以稅銀之半盡予之而主上以邊餉緊

蒼霞續草

卷之六

六

三百廿五

急故復割其三分之二其所及已無多矣其獨遺卽陽者以在秦楚中州之間不能提出耳大疏若發擬尚可爲力不肖智窮身病罪狀日增日夜籲天只求一去無他策也

答王制臺

遼左之事自歲首此中議論便自沸騰謂所殺者且二萬人慘不忍言直指之疏蓋亦有所聞而不得不發耳非有嚴旨無以謝人言其不及臺下者蓋聖意亦知遙制之力難鞭雖長不及馬腹也昨樞府覆上已票如所擬但人情洶洶不知能

遽定否賴蛤二會相攻是中國之利今所慮者建夷窺我喪敗將逞其雄心為禍不淺不知有何策可以制馭或有云當多行間諜以勞其黨使之內顧而不暇侵我即侵我亦不至大肆其毒不知此說可行否計臺下必自有妙算也

又

遼左事此中議論甚多大率歸咎撫鎮而兵垣疏意不能忘情于臺下斯已過矣前兵部覆疏擬上而不發竊度聖意必謂儘日請兵請餉而虜卒乃不見一兵邊堡殺戮已盡而撫鎮乃只奪俸不答部覆與閣票之太輕故復下兵垣疏以俟再覆此番或較前加重矣引咎大疏亦臣子之義第安能因此而弛擔乎虜會既悔罪自當許其圖新用兵之說乃先聲耳臺下妙用深猗操縱之宜俱領教矣

答沈太若

今天下之勢日迫日紛臺下所謂救關不給何暇救舟真是篤論不肖智盡力窮惟有思去如其不去狼狽顛覆安可言也邊事可愛無如建夷臺下料之甚精而畫之甚當亦即告之疆吏矣最所患

者士大夫偷安習玩無任事之心雖以朝廷明旨無如之何近遼左失事將領至于坐視不出一兵真可痛恨稍加督責便成怨府蓋天下事之難言樂如此也

答林兼宇

翁丈之被讒而棄官可謂明矣然幸主上之賜允也不然則亦有難處者矣世道如此孰無投簪之念第如網中之鳥奮飛不能釜中之魚煎熬更急乃益思翁丈之為仙人也狂風巨浪之中停橈繫纜待天日晴明然後揚帆而出一瞬千里翁丈于是乎真得昇矣然得非言者之善成之哉

答王撫臺

前見戶部疏心亦訝之然詞說甚長似不止于保定而閭中擬票從來只據部疏不敢異同少有駁正則部臣便以為掣其肘矣當此邊餉匱乏邊儲告急之時渠正欲以此委罪故不敢違其意承尊教亦甚悔之但限雖在于四月而延至六月亦無不可必不得已希臺下再具一疏言之又當酌處耳昨工部又言錢糧之逋負皆在豪強不在小民而委咎于催徵之不嚴此在別處或有之非所論

于保定也

答董葆光

門下外推會問之太宰實出于無意且深知門下之賢也計事夫當借重萬勿因此自疑不佞夙昔以道義相愛豈爲設語乎鄭鳴老當正推南冢宰亦已爲宰公言之但此時難得請耳淮上公方求去必不及此也近來議論一何紛紜此中浪傳劉給諫欲外補門下而以錢職方代之此絕無影響且劉給諫有何力量而能爲此又言職方近疏出于劉之指授故羣起而攻之是非相拏茫無定說蒼霞續草 卷之八 九

不佞真莫知所以處也

答王制臺

遼左失事自當有任其責者乃波及臺下因之奪俸斯已過矣然臺下亦藉此可以嚴督將吏也張中承人皆言其可用但前歲推起而以病力辭今不知能出否所云三將臺下知之必真蓋爲疆場計耳何私之有推轂之權在樞府不肖不敢預惟臺下直告之不肖晤間亦當從臾前建夷鳴冤詞幸錄一通見示

賀沈龍老

伏以位冠黃扉久著彌綸之績身歸綠野又登耄耋之齡薄海同歡舉朝生色恭惟閣下貫日精忠補天偉烈道脉獨傳于伊洛非正心誠意勿陳治功欲比于唐虞惟知人安民是急人倫資其表率善類以爲依歸屬世道之傾崎遽動林泉之念乃帝心之鑒亮暫舒夙夜之勞去不終朝鳳覽已翔于千仞息惟六月鵬搏終奮乎層霄茲當崧嶽降神之期正是渭川叶卜之日閱春秋者八十更正嘉隆萬之四朝紀花實于三千見陵谷滄桑之幾換允惟元老瑞我清時不肖高詞林下駟風承良樂之知材館末流敢接夔龍之武欣稱觴于吉旦敬祝算于遐齡合爵齒德以稱尊長作衣冠領袖兼天地人而成位弘敷參贊勲猷願促舍人之裝蚤應銓車之召

答李霖寰

閭視之說亦知其無益而生擾也但計曹請之不已而諸條議者娓娓以邊餉虛冒爲言故不得已煩貴部一覆明言其可否庶可以塞紛紜之論耳要之地方之事撫按爲政撫按所欲隱匿閭視何從而覈且閱視而不得其人亦何以異于撫按也

答高東溟

不肖受事三閱冬春孑然隻身備嘗困苦雖上感
主恩下愛世道中恐負海內名賢相知如臺下者
之期望屢勉拮据圖效尺寸然能薄才微力不副
志負乘覆餗罪過萬千言者捨其大而拾其細其
用意甚厚初意藉此便可歸去言之妻孥皆爲色
喜而以閭中無人主上堅不肯放候之事理未
能忽然故強顏復出今又數月矣前愆未補後罪
復增日夜愁思如人籠之鳥奮飛未能遊釜之魚
煎熬更急人非金石堪此銷鑠憤懣奄奄形神俱
瘁續草卷之六
三

答許少薇

自臺下簡用中臺紳弁間稍窺象緯者皆言執法
之星閭習日久自此光芒復動天市微垣皆增氣
色矣絳騶蒼佩引領來臨而大孝篤衷尚欲援祥
琴以經悲微愍綸而襄事卽此一念鑒于神明格

于君父矣今所請已諧沒存均慰下之求干
上者既無不獲則上之求于下者亦難久違以
君報親爲親報君忠孝之際當有權衡竊計玄
壤掩封之日卽鋒車就道之辰也君命所臨何
拘何忌若必以陰陽之說爲疑猶有需待趨召之
謂何非所望于達觀之君子矣

又

陰陽家言不肖素所不信其爲先人窀穸之役皆
于祚內卽舉不待年月而竟亦無恙也願蚤襄大
事促裝而來以慰士大夫之望不肖奉職無狀伎

續草

卷之六

三

三

倆已窮狼狽困苦之情約略于邸報中可見臺下
卽忘其愚陋申以誨言其如朽木之難雕駑馬之
不可策何哉天下之大人材之衆必有絕倫拔萃
之豪傑能將此世界另行整頓一番不肖審已量
力但願蚤避賢路爲農夫以沒世而已尚何言哉
杜門已四旬屢疏哀祈尚未能得強之在此必發
狂疾如微臺下之寵靈旦夕還山得與子弟奴僕
安其田里而諸網羅矰繳者幸憐而相寬此卽竹
帛旂常之勲名不與易也惟臺下一留念焉我馬
南而公車北倘相逢于道路間酒酣耳熱盡吐胸

中所欲言豈不大快如曰左提右挈以戮力朝
家匡維世運此則向日之愚秉而今不敢冀矣

答熊芝岡

前推遼陽道不佞心知其不可而不敢言近制府
亦以爲不宜業卽告之銓部改推王興得旨矣
王君甚有才具此中士大夫所共推且已有成
命更之殊不便也徐職方賢者當不負門下所舉
但大司馬倚之如左右手不能遽釋昨已疏留矣
中外俱需人而遼陽業已得才則留職方于中亦
未爲失度門下發疏時尚未得王君之報耳前推
答霞續進卷之八

答吳安節

不肖負乘之日久始者見世路風波人情傾側欲
以靜鎮之以寬劑之以無心處之今欲靜而愈紛
欲寬而愈急欲無心而愈多事同舟敵國同室戈
矛議論橫生莫知紀極于是乃知其術之窮也則
亦惟有奉身而退以謝天下之君子而已來教以
韓魏公相期以不顧是非毀譽相勗惟有愧感然

是非毀譽之不顧于今世卻是難行備位大臣爲
世刺譏而恬然就列不思引避曰我以爲國家也
不顧是非毀譽也則世必以無耻之題目相加遺
而其爲罪戾愈大矣豈能一朝居哉

答丁敬宇

忽枉尊函從枕上讀之真空谷之足音也庸劣具
臣支吾三載至于今伎倆已窮九關之上號呼
不聞士大夫紛紜不了只爲一官此意殊爲上
所窺破故執之愈堅無如之何嗟夫使天下而皆
門下吳人也世道豈至是哉留都年來災沴仰藉
福星獲有寧宇爲德無量周南留滯于恬尚甚愜
然國家用人之道不宜如是承教三款皆切時
務治中事當以告之銓部兵馬已覆行兼用科貢
惜尊論已遲不肖愚見未能及此耳然銓部肯盡
用科目亦何不可總甲火夫之徵錢則南中人來
皆言甚便受賜不淺矣表忠祠不知近來何如倘
有垣墻倒塌屋宇傾漏處望門下一補葺之古不
云乎致力于民者盡則致力于神者周此非仁敬
存心幽明合德之君子安可語此哉

答熊芝岡

前奉布者蓋與門下無所不盡耳我輩論天下事有所見便當直言蓋無一毫私意于其間則自不必爲吞吐之說也承教具見虛懷甚感中丞兄自是卓品然法有重于人者故不得不暫聽其歸人歸尚可復用而法廢則天下事遂不可爲矣門下以爲然否近見遼揭極言建夷之恭順果如此也豈非封疆之幸但累年以來言此事驚天動地而一旦盡易其說主上必以臣下爲誣設而後來封疆之警雖千言萬語亦不見信矣古人云釋楚以爲外懼此意不可不存卽夷貢當許亦當稍委

蒼霞續草

卷之八

重

三

愚乎

答顧鄰初

來教人各有心心各有欲而皆求釋願于揆地甚得世情之肯綮不佞常有一喻今日揆地如大教化頭洽街呌索以與羣丐聲盡力竭而不得一錢乃羣丐尚相與詈之曰汝何不大聲而疾呼也則安得不憤悶以死哉則安得不日夜哀鳴欲落此教化籍哉淮上一人紛紜不了好之者責僕不爲

出力惡之者疑僕有所左袒其勢必至于兩怨交叢兩謗俱集亦足嘆也近見南臺疏又波及李碧海與俞君名彥者是亦不可以已乎立朝忠厚正直何苦撻索若是門下所云喧呶成習難以挽回者真篤論也

答洪桂渚

新命正當趨赴奈何欲具辭哉推讓美事相知者豈不樂成但時勢甚難無益涇陽而徒使門下進退不便甚非計也且當此蹇蹇之時進一賢者便思得一賢者之用若賢者稍進而彼此相推超超前却則是國家終無用賢之日也豈不謬哉四夷館印懸在閣中無人署掌每有文移皆不肖代爲發行是令閣臣爲列卿代庖于事理甚爲不妥願門下式遙其行勿更濡滯至屬涇陽亦已推僉院又不以一常少爲輕重也

答董葆光

今歲南計必當借重門下非但明鏡止水物無遁形亦以熟路輕車行無礙轍非他人所易辦也大疏初恐留中今已發矣便當慨然視事勿毫有芥蒂不佞綿弱之資於世無補今以被言求去三

蒼霞續草

卷之八

重

三

奉 溫綸而不敢出蓋亦審時度勢萬分難留非敢懷高尚之志也

答薛青螺

塞下撫賞之日久矣豈能減罷練士伍修城堡以完吾備循舊額杜要索以毋長虜驕所可為者如是而已其他奈之何哉今之患尚不在虜而吾內地之空虛軍儲之匱竭加之以積逋因之以饑饉軍枵腹以呼庚民疾首而思亂安危之機在于此日而呼天不聞効忠無計則將何以處此乎此亦憫世者之所同念也循誦大教可驚可泣心之憂

蒼霞續草 卷之八

矣不能奮飛蓋謂此歟

答熊芝岡

讀大疏知門下以常平法積穀至十餘萬而且繕城砌臺修濠築牆為遼人建數百年之利嗟夫使天下之為宦者皆如門下將天不能災歲不能害夷狄雖強不能為梗也而何至于匱困張皇如今日哉業已擬 溫旨下部覆行矣初欲徑擬通行九邊然恐人以此嫉門下故且已之俟部覆再處也頃賑荒 諭中惓惓以贖贖積穀為言其于門下之意殆有合焉屯田事則內中亦無人主持閣

臣擁虛名耳雖屢擬 旨督責何人奉行門下所

云那曾有 嚴旨做得一事者真可嘆也今日凡

百不足輒請內帑此在 主上固當沛發以濟一

時之急然為國家而專靠內帑豈是長策門下所

云勤耕苦力以自尋活計者真是至論今之君子

誰肯做此事亦誰肯發此言門下于是乎不可及

矣任事難任事而任怨尤難即屯田一事人固有

笑門下與不佞之迂者不知古人有屯兵十萬不

齋斗糧載在史冊中班班可考也彼果操何術而

能爾哉以九邊百萬之衆盡仰給于轉輸而絕不

蒼霞續草 卷之八

講求 祖宗養兵之舊法此真可為痛哭而流涕

者不佞已矣心力無所施矣聊與門下一漫及之

答胡隆宇

自門下行後長安中紛紛擾擾愈不堪言不佞亦

隨杜門乞歸淹頓床褥至今未得脫離危苦之情

筆端難訴門下雖以直道不容于時然當此風波

震蕩中翻身跳出亦是快事塞翁之馬得失何常

近聞縉紳間議論亦頗思門下淮上一人爭論不

了近又添出顧涇陽愈生枝蔓不佞伏枕病夫無

能壓服甲乙之釁既成彼此之疑俱集即此一事

亦何能一日居此地也

答黃鍾梅

東省饑荒竊計臺下在事必有經畫前擬 諭中有便宜措置語蓋亦責成撫院之意承教知臺下所以爲齊民計者甚豫甚悉何幸如之漕河乾竭甚以爲憂茲又得雨以濟天其鑒臺下之忠誠而施及于其賜履之內哉是亦一大喜也世事愈紛愈難不肯處此如坐火坑中焦灼欲死何敢復出聞臺下且三考矣久滯齊東甚爲非宜容與宰公商之

蒼霞續草 卷之八

三

答孫洪漢

凌父母來奉手教感相愛之深相期之篤也非門下安所聞此言顧不佞庸劣之人智計止此而年來世事忤格已成百孔千瘡無處補塞蓋已無一事而不爭無一言而不盡至有一事一人用數十揭而不能得者言愈多而愈輕情愈危而愈隔來諭謂寧爲忤鑒之形則形已成矣若寧犯 人主之顏則古人所謂犯顏云者亦只是盡言諫爭舍諫爭之外又別無犯顏之法也今之論者謂日詣宮門痛哭也率百官伏 闕也此事似史冊之所

無我 朝有兩次伏闕然皆廢條耳且皆就一事

而爭耳今之事多不勝其爭只如用人一件今日伏闕補一二大僚矣起一二廢棄矣明日不起則又將伏闕乎前者計出無聊亦將爲此而九卿諸老皆不肯也卽賢如太宰司馬司空皆不肯也則將使不佞自伏之乎大臣之道只是不可則止一言無可躲閃今欲止而不得止不得止而又不容不止不容不止而又不得止法此千古所無之遭而聖賢未嘗慮及者也浮沈不已必失天下之心叢天下之謗此理勢必然卽甚愚極蠢之人亦當

蒼霞續草 卷之八

三

知之而况于知己之提醒乎顧無可奈何亦聽之耳惟是有一毫貪戀富貴之心牽纏不決則內愧寸衷外愧朋友天地鬼神共加譴責尚有何顏面以立于人世也日望門下之來面訴此苦而不可得欲作一函以謝雅意然淺言之則鬱抱難舒深言之則迹近于文過不能受善此所以徘徊而不敢發近伏枕數旬細思門下愛我如此終不可以不報故敢陳其產略若門下正言忠告固可以與天下共見而共聞者又何秘焉

答李霖寰

昨接熊直指書揭又欲保留遼東撫鎮此自有見
但此君日前胎書謂遼事之壞盡由撫道窮已困
以寬人自縱因以縱將其於今日之言何相左乎
蓋按君之意以為近日處分之重由于兵垣之疏
泰而不知其本出于 聖意也在兵垣既摘遼左
之失事不止此番而陰見按君前此不報之失在
按君又疑近日之重處過聽兵垣而矯為撫鎮當
留之論種種參商俱出私意而又一人之言前後
違戾令 朝廷何憑以為功罪乎按君之慷慨欲
破二百年積弊真是奇男子不肖實敬之服之兵
垣之與按君實有夙嫌其修際之意具見疏中自
是其失乃其欲重處各官以示懲創則于按君參
論之意亦足以相成不可以平日相左而盡非之
也吾輩論國家事當虛心和氣以公平為主怨德
一念此際且一齊放下方可有濟不然甲欲如此
乙欲如彼今日欲如此明日欲如彼陰欲如此陽
又欲如彼封疆之事豈堪屢壞而 朝廷不益輕
我輩莫知所信任哉

答呂繹軒

江上商舟以權稅淹滯深為可憫大揭所言甚

第恐臺中習成尊貴不肯移駐事終難行鄙意以
為各處稅關皆只用主政而此處何以獨兼御史
若改而從各關之例豈不更便然亦未審其中之
曲折云何耳

答楊蒼墅

邊將畏督責之嚴而相率告避誠為可嘆然使失
事而不督責則疆事亦不可為矣今臺下蒞鎮必
有駕馭鼓舞之妙用而此輩且將洗心戮力以奉
驅策也塘報太煩以苦郵置尊諭甚當至所云以
無為有以百報千此是從來積弊非臺下誰肯說
明即此亦見振刷之實心矣

答楊薊州

承教邊事深得肯綮僕嘗謂因款修備之一語甚
誤國家非款之不可備也其勢必不能備也天下
他事皆可以無事練習至于兵則至凶至危夙性
命于呼吸苟非從鎗刀劍戟中熬煉出來雖使貴
有為卒必不敢向前韓白為將亦不能驅其士使
關也淮陰之所以能用市人者以戰國之時人皆
習戰其餘勁尚存故耳使今之市人而驅之行陣
豈有不駭而走乎周家之兵弱于井田以井田之

必不可爲兵也而世之腐儒徒以周公之法相與祖述而稱引之豈不謬哉僕嘗有鄙論及此具在小集中敢以奉覽斬邊之策向未之聞在高明必有灼見但昔人爲邊皆依傍險阻今斬之而直恐未必得險如其可行亦何憚而不爲也

答劉貞一

三晉大凶非門下苦心竭力爲之拯救此邦之人其盡溝壑矣賑米難致當時亦已慮及而晉中士夫如趙宮諭者必欲得之且言其搬運之無難故戶部遂爲分給要之內帑所發只有此數即使不

蒼霞續草

卷之二十八

三

三

答劉復齋

恭惟閣下道先民覺學爲帝師摘藻木天惟謀王斷國是務抒謨經幄非正心誠意弗陳望久繫乎蒼生忠更孚于丹陛方期爰立作盛世之變龍遽爾投閒謝清朝之鷄鶩不肖高猥以庸劣獲玷清華久分末照之光彌切高山之仰自頃遭逢出于意外深慚陵躐何以堪茲况值世事之艱難幹旋無計惟冀名流之向用匡濟有人在朝野固有

同情于鄙衷更爲獨急甘盤舊學久知簡在干帝心謝傳高名終當勉酬乎物望

答劉用齋

自臺下杜門乞歸不肖蓋深念之以爲朝端人乏豈可使大賢遽遂私請蓋屢欲奉勸勉出而未能也今既有旨以冬曹事相屬則臺下自當幡然勿執前意矣大疏今日亦已擬上併司寇事亦擬仰借此二部皆甚急如旦夕命下切不可再辭以致耽誤非但工曹不可辭卽刑曹更不可辭也第刑曹疏尚不知發否耳

蒼霞續草

卷之二十八

三

三

答周撫臺

承教深感至愛是非毀譽本不宜較况今日不肖所處如坐湯火中惟思脫離苟有能攻之使去便是拔之苦海而濟以慈航方當尸而祝之又敢怨乎卽經一番責備亦一番有辭于皇上是爲益不爲損也尊論所云最得之矣貢金一事爲滇累已極愧不能爭隴川偶失樞府疏中似微及于臺下今旨已假便宜措置計必有碩畫無庸慮矣

答曹大叅

今歲賑荒事殊費力此皆聖母與主上之鴻

恩也向時畿輔間已岌岌不支今秋稼豐登閭閻
樂業非天祐 宗社安有此哉川中災而不害則
門下拮据之力多此是我輩真學問勝作詩文所
云二說似直指爲長而中丞之所慮亦自有見今
若散之則虛糜可惜若明言不散則以後報災請
賑 主上皆不信矣愚見以爲行之地方當從直
指之說報之 朝廷則善爲之辭使前後不相矛
盾可也要之此項金錢總爲蜀人用前後何妨但
須著落分明毋使不肖有司反因以爲利耳

蒼霞續草卷之十九目錄

答馮文所

答李還素

答董思白

答周撫臺

答陳懷雲

答蕭直指

答楊蒼墅

答丁敬宇

答洪經震

答張誠宇

答周撫臺

答徐檢吾

答趙吉亭

答王制臺

答薛青螺

答沐黔國

答史蓮岳

答劉雲嶠

蒼霞續草卷之十九目錄

答熊芝岡

答馮學使

答徐檢吾

答高東溟

答黃鍾梅

答徐檢吾

答熊芝岡

答陸按院

答丁敬宇

答史少宰

答周撫臺

答涂鏡源

答黃鍾梅

賀詹星巖

答熊芝岡

賀申瑤老

又

答高東溟

答黃鍾梅

答鄭玄岳

答劉華石

答堵太冲

答陳匡左

答劉華石

答丁敬宇

答彭漕院

答周撫臺

答趙南渚

答陸按院

答彭漕院

答孫太宰

答史蓮岳

又

答吳生白

答涂制臺

答丁撫臺

答王計部

又

答葉玉成

蒼霞續草卷之十九目錄

答王太蒙

答陸納言

答丁撫臺

答劉華石

蒼霞續草卷之十九

福清葉向高進鄉甫著

尺牘

答馮文所

前見粵直指求多門下則私心歎之以爲天壤至大奈何不能容一馮先生哉夫近世文章之士率自比于麒麟鳳凰以爲世瑞若馮先生則不但能瑞世而又能用世者也通籍四十年而官尚在下大夫又數遭謫詠之口人亦有心奈何如此不佞誠爲世道慨焉年來政地如兔絲野馬徒有其名蒼霞續草 卷之十九 一 三頁五

粵疏之不行自是銓部爲政不佞無所效其力而門下乃引以爲德過矣

答李還素

翁兄雅望巍然鼎衡在卽而以老伯高年殷勤陳乞眞語眞情毫無假飾衡中丞移書于弟謂純孝如此所當仰成計銓部亦不能強矣弟所妬兄者今日有戲彩之歡他日有圖麟之業人生盛事盡皆占却遂令第輩無處安身此爲可惱耳山中無事幸且優游韜晦勿使天地精華更復洩盡令造物又妬兄也

答董思白

聞邦借重方微河潤之賜而讒口奪之深爲可恨不肖雖好德之心不敢後于他人然坐視知己之冤抑無能發舒便是大罪而門下不加督過乃以爲感則眞仁人君子之用心矣楊公祖來辱手教并大書冊葉之惠輝煌掩映奪目快心何意蕭條邸中頓生光怪眞不世之寶也所稍未覓足而欲爲無已之求者惟是丹青一幅懸之室中使得以一爐香供養出入頂禮斯爲滿志耳極知門下靳此如魏王之符賓客游說萬端終不能得然如姬蒼霞續草 卷之十九 一 三頁五

力能得之今門下後房佳麗孰爲如姬幸以鄙意告之托爲代請庶幾可望乎一笑

與周撫臺

近舍親鄧大叅來極言沐府庄田之爲害以爲此事不處則滇人不得安生樞府向未之知不肖以大叅之言告之頗以爲然但難于遽歸有司耳不肖謂卽不能遽歸有司而令有司定其租額毋使重征編其產丁毋使爲盜是亦救偏補弊之一策也樞府亦以爲然業已改覆發擬矣而又不下當再催之耳舍親又言臺下有請告之意此萬不

可西南重鎮仰藉彈壓威惠方新何為遽有此意
且此時請者無一得 允萬里上書杜門候 旨
深屬不便願臺下轍之

答陳懷雲

閩中多幸得借臺下拊綏而按君亦寬平簡靜士
民皆稱其賢忽有年例之推共為駭嘆此必有人
構害而詢之宰公則但以陳方伯事為說耳方伯
誠賢而奪一賢直指銓部殆亦未為地方深計乃
不肖之縣薄無能不足取信亦槩可見矣

答蕭直指

蒼霞續草 卷之九

門下在西臺丰采表著突爾外推實夢想所不到
得教乃知縉紳之肆孽夫以治民請托之私而敢
于修郤若此甚哉銓司之有權也條議邊事大疏
款款中機言言刺骨至于酌賞罰一段尤最為切
當此弊不除邊事終不可為而因循日久莫適任
悉即近日長定之事小有懲創人便責廟堂之操
切將奈何哉

答楊蒼墅

頃承教疆事未及具報而按君亦有疏來都下人
言以為撫按相左深非地方之利以鄙意度之按

君見事風生銳于有為而或冒越俎之嫌失先後
之序上下人情容有不安不可諱也然原其本心
亦是見戎備廢弛已極將來莫知所終而欲以一
人之精神為地方計百年之利故不暇熟思審處
而一味勇往直前以必做為主其一念為國為民
之心蓋有足亮者若以此遽為之罪則後來邊事
決無人敢于譚及而其勢愈不支矣臺下以老成
持重之見劑量其間為其所可為而姑緩其所不
可為其所可為者協力以要其成其所不可為者
相機以圖其漸則庶乎彼此之間猶不至錯迕而
于事或有濟也特愛敢陳其愚要皆高明之所計
及者

蒼霞續草 卷之九

答丁敬宇

今世道所憂在于人乏所以懇請于 上望其補
用而諸大老又往往急于求去請告之章接踵而
至此 聖心之所以愈疑愈厭而槩從中格也鄙
意以為今日事勢如駕漏舟以泛溟渤波浪掀天
長年三老僅有數人須大家一心努力撐持庶幾
不即覆沒若皆欲洗脚登岸自為平安無事之人
則其淪胥以溺不待言矣人自南來言老先生精

神如舊體中無恙似非洗脚登岸之時且于勢必不能得徒自苦耳伏惟爲宗社蒼生幡然改念以慰輿情卽不肖辱道義之知共事之雅有餘幸焉

答洪經案

今世吏治混濁已極有如門下之清脩絕俗一介不取真可以挽頽風而刑庶位此其生光于不佞多矣乃來諭惓惓猶以問餽之未能爲歎不亦相待之淺哉不佞雖不敢言清亦知惡濁三載在此頗自檢飭尋常交際亦皆謝絕豈以門下之賢而不欲相成也關西多賢得門下爲之師其所風勵又不徒在詞章言語之間矣

答張誠宇

所論杜監事甚當但劉文藻之惡楚中士夫多有言之癸卯甲辰之間推波助瀾幾成縉紳大禍第嘗念之而切齒故于杜監之疏遂不及駁正要之翁丈所言明職守杜後患且爲地方官民計必不可少獨惜稍遲數日耳細檢票簿備監向時亦曾有此舉而無有駁者所以復有今日之事也如大疏發擬自當如教卽不然而此後亦當懲創不敢

再肆矣

答周撫臺

庄田之爲民害鄧大參言之甚詳不肖卽以達之樞府又令大參自往陳述而惟時樞府已覆照舊比聞此乃改而爲定額徵收之說業已發擬而又不卽今次大疏亦復留中昨告樞府當據揭再覆痛切言之而不肖亦爲揭請或可庶幾此事不有更張終是西南之禍但樞府尚以由來日久一旦改弦恐有不便故爾躊躇要之爲地方計不得不決也

答徐檢吾

三吳賦役其士大夫官此中者皆極口言其不便此自爲身家計亦無足怪有一二平心者則言此法固善但須行之詳密毋啓弊端方可永久不然則如湖州之事至今尚紛紛也外疏例須下部且此事關係不小必部中覆上則衆喙自息今已得旨矣更當托孫藍石蚤覆也折布事頗難蓋中貴輩必不肯而目下又以散放花布庫中無布正在窘急所以大疏留中度其勢竟不發矣鄙意以爲此事雖是累民然其所以爲害亦有數端攬戶

必用人情先有破費一也既領官銀不即買布而借此以經營生理二也所買之布濫惡比至此中不堪交納勢不得不多用鋪墊三也積逋日久前後相仍終無清楚四也此四者弊皆在下而不在上皆在外而不在內今誠得賢有司爲之整頓收買有法解納以時毋以濫惡而增勒索之端毋以錢糧而落遊棍之手則雖改折未行亦庶乎其不至于大累耳鄙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爲然否

答趙吉亭

留京奉教闕然抵今惟臺下名世元臣久淹田里

蒼霞續草

卷之二

七

中外人情喁喁翹首以望東山之出 召命一頒百僚胥暢秉銓宅樞行在指日方擬蒲輪之遽駕也而大疏控辭懇切如此 主上見近來大僚陳乞者多遂一槩 留中極爲苦之要以 聖心待簡如臺下旦夕間必有後命願促舍人裝以俟耳

答王制臺

不肖於例則前月當滿而逡巡不報者蓋有數端功狀無聞罪愆日積一也受 恩愈重則責望愈深二也方欲求去再有叨承三也前人未考不敢先之四也以此遂欲置之而或者謂 令甲所在

不可徑廢尚當徐思其宜耳咨卡到部而邸報妄傳乃致勤長者厚念而辱問焉愧矣愧矣

答薛青螺

時事之窘極而無措者莫如邊餉曾屢爲 王上言之 上亦心知其難而不能處耳民運之拖欠許多則有司亦當任其責此當嚴爲催督者昨汪靜峰云欲責成郡守似可行也市馬之法名若無馬而實則較之有馬者利反相絕自是長策以臺下淵塞之心宏遠之猷何事不可做而無奈錢糧匱乏一至此極無米之炊巧婦所苦誠爲嘆之耳

蒼霞續草

卷之二

八

與沐黔國

多安民事已至此不得不用兵願門下以疆事爲重協心併力滅此而後朝食也庄田事兩臺言之至苦此必下人不能體門下之意而生事貽累門下專鎮世臣非但與國家同休戚亦與地方同休戚假使地方不安門下安所托乎此不佞相愛之至意故輒爾贅及惟留念至禱

答史蓮岳

南都大僚甚乏茲聞大駕已受事極用喜慰不肖與九老皆從此而北以門下之名德方將超軼絕

塵追蹤往哲豈但步武近事已哉留銓居恒故是
間曹惟當人計時責任爲重而今歲計事難于往
日其所最難者尤在于臺省彼此之門戶既分議
論之戈予途起槩其事情互有得失雖明鏡高懸
必無遁照而悠悠之口終未易諸此爲煩尊念耳
董司功粹品定力又在南中久凡百洞然此真足
倚以集事者惟門下與圖之

答劉雲嶠

承教疏揭不宜太多此是至言然揆之時勢則往
日之疏揭可少而今日之疏揭須多何也往日大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九

三五六

事不行小事則否今大小事皆不行矣小事行故
所爭者專在于大事今大小事皆不行則無所不
爭矣且如各衙門之署印也大僚之陳乞也銓部
之掌選也諸如此類皆向之所謂小事也然而停
一日則一日之不便欲不言得乎近者戶刑兩部
之署印至用數十揭苦請而後得如是則揭安得
而不多 上安得而不厭也至于疏揭之發抄委
爲不是無奈人情相責望罪其緘默不得已將事
體明顯如 儲講枚卜考選大僚之類所可露草
而言者稍與抄傳以塞天下之口而他之從中密

請 內降封還者非但不敢抄傳亦不敢以告人
也今日世道得清議之力亦受清議之苦蓋古人
作事尚有許多委婉至于穢其迹污其名而不恤
而今日稍有曲折議論便生衆象一騰身名俱敗
故其弊也寧失 人王之歡而不敢犯悠悠之口
寧視事之不成而不敢使心之不自所以上下之
交日離而于天下之大計卒無濟也近孫淇澳見
貽一書爲忠告之譚不肯報之謂病症異常雖有
神醫必切脉觀色深究病源而後爲之處方庶幾
萬一若未嘗覲面相對而徒此以症往彼以方來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十

三五七

答熊芝岡

每綸扉悶坐時輒念門下久勞塞上得代未期不
勝心痛要以門下錐苦而地方則受福多矣日前
中丞公有書來亦深自悔艾不佞告以但戮力封
疆不必以小嫌介意也 聖躬違和物情紛紛途
設爲萬不必然之慮其實 主上聖神貽謀周至
天佑 皇家泰山磐石自無庸爲此杞憂耳今歲
計事莫知究竟湘潭西華勢皆甚危不佞力爲救

護西華足免矣惟湘潭尚費唇舌也

答馮學使

伏誦學約真切懇至粹乎有道之言閩士奉此不啻功令矣鄙郡考較當在何時偶與林樗朋聚譚因言有一事當奉聞者敝邑幅員丁賦甲于八閩儒童待試有三四千人向時進學人數皆與閩候二縣埒即不肖爲諸生時尚自如此自徐匡岳公祖以意裁損視故額遂失三之一相沿一二十年青衿日少費舍爲哀屢欲鳴之而不敢也竊惟敝邑雖小然論地土則數倍于閩候論縉紳則不少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于閩候而獨靳其進學之人數揆之事理似有未平今幸臺下提文印于此邦同仁樂育故敢以一言進伏惟檢二十年前之舊牘求其所以損益之故而一劑量焉使下邑由此復見彬彬濟濟之盛何幸如之不肖門族哀寒並無一子弟就試此言非有私也

答徐檢吾

均役事姑蘇縉紳不但痛恨門下而且尤及不肖謂我輩尚未肯承行而擬旨乃遽著爲令何不遇事體一至于此昨投一揭帖謂自彼中寄來者

自顧中吾而下蓋皆列名開列十餘款極其詆訾

度其勢必至阻格而後已門下既有定見定力則亦聽之惟是揭中以四衙門優免之多涉于勢利此一段尚當斟酌蓋會典優免原照品秩無有別項差等門下即優于四衙門彼亦不感及使人得藉以爲辭而操吾之長短何如一槩照品之爲愈乎李九老洪桂渚之見皆如此也此事九老亦極力贊成非但不肖渠書中當自悉之又有一說士大夫之遷轉高下月異而歲不同而賦役五年一編此五年之中勢難畫一必起爭端似亦當慮及

蒼霞續草 卷之九

答高東溟

而計爲之計者至于役田役銀之說則士大夫之情願如此不知尚可通融否也門下以憫念窮民爲心任此大怨須百凡慮到毋使他日豪門大姓得以乘其隙而變更乃盡善耳

洪方伯既乞歸當成其志吳賓二君皆才品卓絕不肖所素敬服實曾參閩藩至今士民思慕欲復得之常望不肖爲乞之銓曹以爲海邦造福今臺下乃欲留之于浙令不肖何以復敝鄉之父老耶

答黃鍾梅

計日書庸國雖存乎 令甲以功課吏寵可及于
匪人何意豎儒謬承 渥典顧惟三年之受事實
無一善之可稱 宮府之隔閼已成中外之艱難
日甚災祲頻見水火互爭將何計以匡維徒報顏
而出入錫之輦帶襖已懼于終朝賁以明綸恩更
加于累世方來鷺鶴之誚曷伸犬馬之私臺下節
鎮齊封功高虞典殫心勞來中澤之鴻鴈興歌畢
計綱繆蒼海之鯨鯢屏跡久圖劍履蚤返嚴廊乃
八座列卿雖已冠文昌之秩而九年開府尚猶服
疆圉之勞緬思名哲之淹回益見豎儒之忝竊祇
承溫翰能不愧心惟望衮舄趨 朝異數日隆于
晉錫庶使綉紳生色同心共慶乎泰符

答徐檢吾

南中諸生前逐葛祠祭莫之敢問近鄧定遠之事
似亦當稍為劑量務得其平若過為偏重此後景
象又不知何如恐非所以維士風也夫勳臣在今
日甚輕然其祖宗亦曾出萬死一生爭此世界使
我輩得有今日似亦不當過為裁抑者鄙見如斯
南中君子必不以爲然惟翁丈酌之

答熊芝岡

建夷之事其初驚惶如計而忽然遽稱其恭順此
毋論中夷情與否但後來邊疆有急 主上豈復
信我輩之言乎植北關招南關撫達虜携其黨與
使之左顧右盼而不敢逞志于我此今日制馭此
會之定算而雖良平復生無以易也惟是軍實不
充而屯田事復搖于策舍無可奈何嘗觀史冊古
人多能以一方之力足食足兵自成富強而今無
尺楮半緡不仰給于內地何人才之不相及一至
于此真可嘆耳

答陸按院

計疏上人多爲劉柱史徐比部稱屈而以湯司成
之處爲太重不佞於此事毫無關涉惟此數人曾
爲言之而宰公不聽將奈何臺下請告呈文已商
之許少老謂不必投蓋其時楚直指亦來告已爲
代請此呈若投而不上則將有彼此異同之嫌上
而不發又將有進退兩難之苦故遂令使者持歸
幸勿評也

答丁敬宇

承諭梁心恒事卽告之司馬俟抄到日卽如尊指
具覆矣此事行南法司爲妥若行撫按則于留樞

體而稍傷而他日六曹有行于外藩誰其奉之即
前日鄧定遠事撫按必欲爭之鄙心亦以為可已
夫法司天下之平朝廷所為寄三尺也故外間
撫按所定刑獄猶必法司具覆而後行苟有未當
法司猶得而平反之今以法司為不足憑而必欲
下之撫按得無倒乎

答史少宰

門下拮据計事澄汰精嚴即今幸已完局則主者
之功大矣大疏再至不敢再尼業奉溫綸可以
視事也詞苑諸賢摧殘已甚枚卜若行屈指可數
蒼霞續草卷之九
南國鋒車非朝伊夕天之所以啓名世也其亦庶
幾增閩海之光而漸鄙人之垢哉南銓乏人就近
移補為便客告之主者余大理疏尚未覆此于齋
捧亦無碍也

答周撫臺

自陳大疏與楚鄧二中丞疏同發擬而皆留中
不肖疑其以杜茂之故聖意或於楚中丞有芥
蒂也今楚中丞以四品該部據揭一併題覆遂已
得旨而臺下以徑留之故至今沈閣即近疏亦
復不下曾為揭條亦不報也此其故果安在哉昨

不得已告大司馬當于覆地方事疏中帶及藉此
庶幾得旨司馬亦以為然矣西南重地方倚長城
願毋動高尚之念崔符之警鎮臣實難辭責今彼
欲委事于孫不知其孫能自振豎否夫沐氏之有
滇猶魚之有水也奈何欲竭其水以自為涸轍之
鱗乎幸再委曲開示之

答涂鏡源

今邊地為塞者九而雲中三晉之間與虜大會相
直蓋國家所恃以為安危者也封疆之寄實難其
人主上灼知明德茂簡壯猷特重師中之寄用
蒼霞續草卷之九
紆北顧之憂此神聖之深謨第何力之有焉
虎帳初臨鳴音遽變王封歲款漸就牢籠此亦足
以明安攘得人之效矣欣慰何如嘉績來聞膚功
丕著褒勵推恩自有令甲所司必覆請也

答黃鍾梅

貴屬諸君索文奉賀不肖久疎筆研且腸胃枯焦
不欲思索但直寫其胸中全無詞藻臺下以爾雅
蔚贍稱之愧矣文襄名臣賸昧之譚不足為病若
必欲吹毛求疵則王忠肅之生自立傳以劉文泰
事與丘文莊訐奏至奉旨切責而不云何鄙淺

也要之行品卓絕不以小疵累耳臺下白璧無瑕他日樹立不止此三公不肖第因其久尸開府而立論稍切題也考察一事紛紜未了不肖于此事誓不與聞但欲以人言廢格重復再考則大典所關李九老許少老皆斷以爲不可事固當權其輕重非有偏也若金道長之犯諱則聖明震怒費多少調停然後得解此主上有知之可以無愧要之此地難居從來無人得免况不肖以獨身受事更易生疑悠悠之譚亦何足怪計旦夕當更有見攻者便可以藉手有辭于主上卽掛冠去國

卷之元

卷之元

七

七

飄若登仙矣大揭爲陳毓台鳴冤慷慨激烈足垂千秋平心而論事體亦是如此鄙意欲臺下卽以此陳奏而昨見周掌科疏則又不可矣煩言如此然則此老之出獄尚未能得之于旦夕也

賀詹星巖

伏以三山鍾秀篤生眉壽之英五福集祥駢賜椿齡之祉光施閭井範表人倫恭惟門下卓然有道坦爾無懷高勇退于急流不以繡衣而易綵袖標清真于末俗每因蒿徑而見李蹊香山冠九老之三洛社領諸公之會蓋真清時人瑞允爲後進師

資某憑藉先人曾忝通家之好締連姻戚重分餘照之光顧惟堅儒叨濫非據浮沈數載知軍國之無裨來往寸心惟家山之在念將掛衣冠于神武庶陪杖屨于林泉忽捧珍函如瞻芝宇平臺烏石何當續往歲之歡閩水燕山猶自隔他鄉之夢

答熊芝岡

門下在遼三年爲地方造無窮之福不佞雖愛莫助之然苟可以相成者亦已既竭吾才其所不能則衆爲政無如之何也該鎮將士近來稍不畏虜而畏法皆門下振作之力而都下有一種議論謂不佞于長定之役過有處分致驅今日將士于死地果若茲言則邊將從今皆可高枕傲遊坐視生靈之屠戮而不顧矣一何悖哉楊中丞能與門下釋嫌相好自是盛德事但奴曾一節似覺猶有異同姑兩存其說何如南直學政久曠秋闈在邇甚爲不便當再力催之如其得請便可不候代而行第須於一旨中說明耳

賀申瑤老

伏以望重黃扉夙運神功于斗極名高綠野久符茂德于星占愧步武之未能慶儀刑之長在恭惟

老師乾坤間氣宇宙完人主聖時清弼亮允乎于一德內寧外謐治安方擬于萬年五風十雨之不愆六相九官之共濟當時盛事 昭代稀聞自里社之優遊遂東西之勞攘人心孔棘 天聽彌高言沸蜩蟬竟誰操其左券壘堅朔洛終莫戒于前車何當紫閣重開庶使蒼生有幸不肖高知短挈瓶才慚折襪蚤承陶鑄欣欣如桃李逢春晚忝遭逢碌碌若駑駘就駕當此艱難之會益思匡贊之猷願久隔乎鴻儀尚未通乎鯉素敢疏死積上瀆崇嚴所願 社稷有靈老成無恙八旬再相會看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三

文潞國之動庸百歲期頤何止劉洛陽之壽考

又

自不肖受事以來六曹之政絕未嘗有一語相聞甚至上疏之後揭帖亦無直至 發擬然後知之倉卒之間無從商確直以意爲之票答而已至于事有塵格則無人不相委罪卽六曹亦云吾疏上已了矣其得 旨與否閣臣事也故嘗謂今日人情論事權則共推閣臣于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論利害則共批閣臣于事中惟恐有一毫之躲避其難易苦樂已大失其平矣而又事無大小皆

須催請催請稍遲便相督過每日閱過常數十上至有一事用二三十揭而譚者猶病其臧默也豈不困哉不肖無聊之中每思 高皇帝罷中書省分置六部是明以六部爲相也閣臣無相之實而虛被相之名所以其害一至于此今惟遵 高帝舊制仍裁閣臣而以天下事仍責之六部彼六部操柄在手事有分屬猶可支持其與閣臣張空拳叢羣責而徒憤悶以死也不大相絕哉向欲以此意形之論奏而恐其駭人終不敢吐今漫爲吾師一述之師得毋笑曰此腐儒計畫無之作此謬語也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三

答高東溟

鄭直指人知其賢其論王給諫人以爲是事既不差自當坦然乃直指意若以此不自安而恐人之構害者亦過計耳每與許中丞公譚此中丞以爲然請告之舉則中丞當裁其可否不肖不敢與若大疏代請者 發擬亦須下部院耳關政之爲暴其來已久私囊無不滿額課無不腐古所謂攘奪其君而剋剝其民正合此事故因大揭而有 嚴若加額追贓則 聖意原不至此也

答黃鍾梅

南中之推原與太宰言當以留樞仰借而太宰以顧中吾新加司馬銜遂以推顧而臺下乃得白雲司此署清閒何足以展大用要以達人處之則無不可也見侵之語本欲不言而譚者又以爲白賴故復微及之今賊恙大作已具疏乞歸但得掛冠出青門便是大幸何問其他也南中大僚不宜用年高之人誠如尊諭推上既難得旨得旨又不得用則其誤不小矣陳毓臺已奉旨再議諸大老多有從寬之意而臺省議論復起刑垣一疏甚相違異此心無私可質鬼神亦聽之而已

答鄭玄岳

差役之害民到處皆然而宋州以有河工等事較他方爲特甚門下盡蠲而除之眞爲民父母事卽此之爲利已莫大矣又何待他兇興利之策乎古人善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眞名言也蠲免以舊糧爲實惠誠是但近來告災疏多不發如發則今司徒宋人也必有處矣條鞭冊領教具見實心實事所云陳葛二君眞可與有爲葛已推起陳聞病甚危篤不知眞否忠烈傳哀梓亦大關風化

僕適杜門從枕上徧讀之大約如此可矣有一二鄙見卽書其中也

答劉華石

今歲漕事爲舊歲所誤又洪水乍發牽引極難截留之議似亦通變一策大疏已擬下部議而二司農執之甚堅連章苦請其意以此端一開則後來將利于截留相率延挨而漕事從此大壞不可收拾矣事關軍國各有職司卽不肯不敢違也業有嚴旨督催勢不容緩惟臺下圖之卽萬不得已而回空稍遲亦無奈何耳

答堵太冲

今歲此中察事不肯毫無干涉卽有問及問或爲人救解則有之決不敢傾害一人此凡典察事者所共知也故雖議論紛紛而不肯不置一喙卽有侵及亦不置辯蓋原不必辨耳近聞外間以金道長干犯一事委答于不肯故敢爲門下白之太宰之參金戒上疏人毋令不肯知後不肯知之一日之中三次移書勸止又令中書官取出其本而太宰堅不肯從且有怨言不得已聽之金君之干犯則不肯夢想所不到忽於日暮時中官送本到不

省私寓傳 聖意甚怒卽令定罪不肖諸中官此
一時失于檢點非敢故意輕慢不足深罪卽有微
罪亦當下部議閣臣安敢定擬內官謂如此不敢
回奏往復久之乃去次日文書官復三至閣中
傳諭謂明時一疏兩行之中干犯者再不容輕恕
閣中如何不肯定擬不肖復再三爲解此兩房各
官所共見者時金君懼有不測之禍托人來言只
得脫身卽削籍爲幸而許中丞亦力爲之言須爲
重處方解 聖怒不肖意殊惜之而勢不容已其
爲調護固已不遺餘力矣中丞公與黃九石極言
金君相感之意托其申達此言可以對 君父質
鬼神無一字文飾欺誣若其中委曲固尚有言不
能盡者耳至于秦比部之處則譚者以爲事關大
典太宰重叅而南北察疏又皆未下一有動搖必
成停閣不得不如此處分蓋諸老之說皆然非不
肖之獨行其意也當此淆亂之時以隻身獨力調
停其間豈能無失要之此心實毫無所私惟門下
以此束傳之同署諸公使知事之本末如此不肖
非求自白良以救人而被陷人之名亦不能無秋
耿耳

蒼霞續草

卷之十九

三

三百五十五

答陳匡左

丁公祖已開府甚爲海邦幸惟是承前政之後人
情屬望更切願臺下有以佐之要之治道無他端
只安靜節省民便受福敵鄉之開府已數十人而
人情每頌殷麗二公究其設施殷以革鋪行廳以
行條鞭法途得人心如此此亦安靜節省之明效
也今閩雖窳敝未易就理然但得郡邑長吏休養
拊循亦可以少安惟是通倭一事利害最大初間
猶是奸氓射利扞罔今良民亦爲之積漸不止非
但倭能禍閩卽閩人皆倭矣近雖奉官府禁緝然
海上干倭之卒率皆與之爲市誰肯捕捉所以令
雖嚴而奸愈橫鄙意以爲須重爲之賞罰如捕盜
能獲通倭之人卽與把總把總卽與偏裨但不許
妄捉尋常平民以爲功而其所獲之人情真罪當
者卽行論殺雖在勢豪顯宦之家亦必不宥庶幾
其猶有警乎此今日閩中第一切要之事不佞曾
爲兩臺言之惟臺下留神協力共爲地方拔此禍
根卽無量功德也

答劉華石

檄留之議知臺下之苦心也計曹臺省執之甚堅

若不肖有所違異則他日京儲一闕必相委罪而無辭以自解矣今且極力催趨以塞其意若有所通變亦須該部自爲斟酌庶不至于相錯迂也要之大疏自是一種議論當兩存耳

答丁敬宇

私錢違制自當禁革大京非公尚爲之體悉通融其意至厚乃頑民敢于抗拒嚷鬧通衢向非臺下恩信素洽爲之解紛則其勢將更有决裂矣初間流傳殊更狼狽得尊教乃悉其事情極知臺下愛都民如赤子欲從寬政然朝廷有法亦須稍爲懲

蒼霞續草

卷之十九

三

三百六

答彭漕院

適得孫藍石書言漕船脫幫已久計欲延至深冬難于晒揚可以混收京師軍人支米必嫌濫惡將至激變就任其咎言甚危切不佞極知門下費盡心力無可奈何然今歲軍人支米實有煩言來歲

若復更甚則主計者必謂頃者截留一議生漕卒觀望之心而教其逗留其利害亦不小也

答周撫臺

黔鎮庄田之害曾三擬嚴旨切責而不下其後擬旨稍婉而庄田事只云依議行乃始得請得此處分則西南黨端已杜其他固可稍寬毋使挺而走險耳襲替事議者以爲祖旣不善則當用其孫不知其中曲折何如然權在樞府不肖盡諾而已

答趙南渚

蒼霞續草

卷之十九

三

三百六

臺下以邁羣高品體國精忠取忤時喙而不肖不能明目張膽以暴其不然至于謝事乞休國門淹頻莫動聖心而不肖不能頻首叩闕以明其困苦蓋不肖在此罪狀甚多而此尤其大者私衷耿耿旦夕不寧乃臺下獨曲垂原亮不相督過亦足以見仁人君子忠恕之盛心矣聞尊駕欲復暫移律以人臣之義則當挽留論以羈旅之情則當仰體此不肖之所難于有言而惟聽高明之自爲行止者若其他有可自效則不敢不勉耳

答陸按院

通倭事敵鄉人多以爲慮而董選部尤爲激切若不啻剝膚之災業已特疏條陳且欲專其責于海道矣小兒書來言此等奸民中有假寒家名色者故不肯亦不得不急非獨爲桑梓切隱憂亦將爲家門防禍憂也海上將卒妄拿賣放此誠有之然亦有獲眞犯而反爲蒙右所持要之獲必有贓贓必可驗是非虛實自不能掩惟重懲其虛而勿枉其實則作奸者與捕奸者兩皆知警矣聞誌久燕得臺下加意修輯自是地方一大事陳憲長與吳生白皆甚有文學足任也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七

三百五

答彭漕院

今歲漕事門下萬分勞苦從來所無今諸舟俱到軍儲有賴此功真不細矣大疏已奉溫綸則聖心亦自洞燭良爲一慰別諭允軍之受害言言俱實可爲痛哭卽欲以此送總督公而恐如門下之所慮故未敢輕發俟面間婉致之積弊難祛但省一分疲卒卽受一分之賜我輩亦盡一分之心耳巡倉直指處門下亦當告之不爲無助也

答孫太宰

敝省張大參應槐初陞時曾參論不肯遂不肯赴

任近有請告疏下部矣若卽與覆奎則是以不肯之故而失一官于鄙心何安但渠之意似欲量移他藩伏望老先生爲改調善地以便赴任所以全大參者亦所以爲不肯也此君許少老姻家以少老之故更當善處耳

答史蓮岳

承教疊疊俱悉至愛但今事勢之難與不得不去之狀非身履其地者必不能知門下旦夕當之則自見矣屢欲決計力請而主上每疑其沽名潔身今幸有一小官條陳指及可借作題目以有辭于上必當掛冠無疑矣大僚旣乏而一二得旨者又不肯赴如衛司馬之類上下之間各行其志不念令人難處耶今陸納言已奉溫綸自當視事而萬司空相去甚近促之蚤來便爲門下分一肩矣計事紛紜不肯不敢任德惟金道長事則實爲救解而譚者有挑激之說故偶因求去疏一及之要之亦是饒舌今後呼牛呼馬不敢問也

又

國法當歸工曹此國制也若利權衆操則滋弊愈甚豈成事體且南北一體北之鑄錢惟寶源局南

何獨不然乎昨見工部覆疏尚及應天府竊以爲應天府亦不便也今議者多云廣鑄然不肖在南京親見向年廣鑄之後錢壅不行工曹懲噎廢食遂一槩停鑄以致奸民得竊其權耳夫行錢如行鹽行鹽之地方不增而鹽引增則鹽必壅今留都行錢不過二百里之內不知能消發許多錢否此亦當計及者若在今日救弊之計則固不得不廣鑄耳奸徒縱肆已屢有嚴旨奉行與否自在彼中也

又

金鑑續直

卷之九

三

三

承教錢法事甚得肯綮斬在收利權不靳于較利息真名言也若其事綜于冬官勿散于他曹則自是事體當如此耳盜庫事于情法已盡如是足矣不必再求多也武林關前三三君爲暴已極故偶因撫按之發覺而借以示警今撫按且自悔之矣又何必問門下在南適當多事之日故爾焦勞然鼎望亦從此起未必非天意之有在也計徵書亦不遠矣

答吳生白

承教登登殊爲貴座師湯丈之故具見至情湯丈

答徐制臺

在詞林夙稱莫逆常期以公輔之業徂歲以科場事吳宗伯力欲糾參不佞力爲勸阻雖幸而得解而兩公之怨自是益深士大夫間亦各持其說左右之袒由此而分悠悠之論由此而起今歲計事太宰必欲重處不佞竭力勸救終不能得諸爲湯丈者或疑不佞亦推波助瀾不佞亦付之不問也

金鑑續直

卷之九

三

三

第從來議論以爲封疆之事如用人馭虜皆當聽督撫爲政勿有牽掣方可責其成功近見職方亦以此告之謂翁丈所咨用之人必不可不聽渠亦唯唯矣彼中武弁習于故套易播流言此不足介意惟靜以鎮之彼亦何能爲也近見貴州中丞紀一太守保留一武弁朝端左袒太守欲重處此弁第謂此弁與太守相構之是非不能遙度但上下相臨之體面亦須少存不則難乎爲中丞矣虜封非但不宜急亦不能急我急而彼不應則將奈何議者徒以封事之就否爲款事之成敗以款事之成敗爲疆事之安危如此則我塞上安危之權全在虜矣卽一時彌縫無事而他日之患可勝言哉第諸生也豈知邊事但不欲廟廊以此督責邊

臣使其急于完事而反遺患于將來耳

答丁撫臺

通倭利害前已備陳且聞有冒第家名色者故第不得不言昨浙中兩臺亦有捕獲條陳其意殊望鄰邦共為協力今已下部必當覆行也朝鮮連歲送還漂海人口盡係通倭之徒確然無疑此而輕縱則尚安用禁緝為哉當部覆時職方郎告第云此輩法當重處以聞說者多故不得已循例發回本省耳夫此輩在都門已有為之關說何况本省此非臺下主持奸終不可弭也近日朝鮮又送一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三

三

起來別疏中明言其為盜本國甚受其害若發回本省是送之還鄉為害何已其言甚切今兵部覆在盡發西北極邊以充戍守矣

答王計部

林居而預時事犯出位謀政之譏失潛龍勿用之義其招致人言勢所必至第向已逆料之但此諸君皆聰明才智之人鬱鬱日久羣居聚譚不能不有所臧否以發舒其無聊不平之氣亦勢有固然攻之太甚則愈憤愈激唐宋季世之禍深為可鑒今議者謂第亦為林居左袒第念起廢一事近來

人意雖闌而向者每以為朝廷一大闕政且深

疑執政之排擠第之綿劣既不能為諸君推轂乃又隨物論而詆毀之則天下之怨畢集於我而終無以自白矣今日受左袒之疑良云幸也語云小懲大戒人言之紛紜亦諸君之福惟自今以後相與懲毖守三緘之戒一切時事絕口勿譚使在朝在野得以各安其局而從前黨論渙然冰釋豈非世道一大幸耶

又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三

三

前啓久具未發而翁丈所寄陳生書亦到中間媿媿言及于周道昌第以此不必言疏中龐令之云第初間實恐健忘或有此事而失記其後詢之粵人則言龐久不至都下卽蕭玄圃亦云從臾之說皆出無是公然則周乃誤聽而輕言耳總之可毋問也崇相在此頗稱段劉謂劉操守極清而段次之渠近過南中兄必與之相見其言尚如此否耶枚卜當內外兼用今士大夫皆作此譚不獨道昌記甘紫亭在日亦以書來力言此事且謂不破此藩籬卽有經天緯地功業亦不足論第答之曰某在此困苦之極恨不得旦夕息肩假使有殊方外

國之人能來代我亦自歡喜何況于同立本朝共事明主者乎聊述之以佐一嘆

各葉玉成

門下粹品真心到處皆有惠澤此不佞所素仰者至于李九老之行已服官求之今世殊難其人爰立之舉實爲允當悠悠之譚徒以四明先生爲辭不知九老與四明原非阿比妖書事起所爲江厦調停幹旋不遺餘力隱德陰功有人不盡知而天獨知之者門下之保舉乃薦賢爲國之赤心有何失哉臺省以此爲議何其偏也留用之擬內信鄙

蒼霞續草

卷之九

三

心外探公道自應如此豈敢爲德于門下而雅意惓惓若有知己之感則鄙人愧矣

答王太蒙

第海上書生分量有限無端爲業風吹入苦海顛頭沈沒無計得出惟有望彼岸以長號叩闕而力請而已今日之事在廷臣工當分任其咎誠如尊諭卽如枚卜一節當日一舉而用四人豈非聖主美意顧未幾而攻擊紛紛至于近日又言推戴言黨附議論蜩起聖心安得不疑安得不過計用後紛紜而故難其進也凡事如此轉移

愈難又何怪乎

答陸納言

留都私錢之行壞法已極非臺下力爲禁革其流禍將安所窮雖一時少有紛紜然自此而塞弊竇通泉府使利權復歸于國其功蓋不小矣鼓鑄之任當歸冬曹自是職守如此若急責餘息以使錢復濫惡則是開盜鑄之門計小利而忘大害真失策之甚矣

答丁撫臺

興販爲害在此日當道或以愛民心勝不欲痛繩乃敝鄉士紳隱憂甚切昨見舍親林客部請近日

蒼霞續草

卷之九

四

有人搜出所販之物至有紀効新書籌海重編各千餘部不知曾報官否如此則是明導倭以入寇也安得縱容第非敢曉曉多言但恐他日有事未亮者或反謂鄉官勢豪阻撓難於禁治不得不豫白耳敝郡同年如林楚石余石竹皆屢書來言此事臺下試一詢之何如

答劉華石

天下惟治水一事從古稱難小有事自是常理而當事者懷不盡之苦心旁觀者煽易搖之浮論

此真足爲千秋扼掣者也 天子聖明知人善任
方以全河屬臺下今馮夷不驚安流無恙何事于
勘不肖亦何力之有焉承教河書上下今古曲折
精詳是牢內間不可無之著述並大晚皆當垂不
朽矣裁留之說司計者至今猶言其不便蓋只憂
京儲之空虛虞後事之玩愒而于臺下委曲通融
補偏救弊之極思或有所未盡亮也天下事只姑
盡其在我而已人之聽否安能強之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目錄

答李撫臺	答陳觀察
答丁撫臺	答高東溟
答丁撫臺	答馬掌科
又	答史蓮岳
答陳楚石	答顏按院
答劉撫臺	答沐黔國
答來希庵	答熊芝岡
答劉撫臺	答陳章閣
答陳楚石	答史蓮岳
蒼霞續草 卷之二十目錄	
答丁撫臺	答袁希我
答黃穀庵	答瞿考廉
答戴觀察	答董吏部
答來希庵	答郭青螺
答李九老	答王太蒙
答陳楚石	答李九老
答劉總河	答蔡念質
答趙吉亭	答丁撫臺
答許少微	答徐制臺
答高東溟	與鮑祠部

又

答石楚陽	答熊芝岡
答李泰階	答劉撫臺
答李九老	答徐制臺
答陸納言	答吳按院
答謝工部	答薛青螺
答熊芝岡	答張山是
答張山是	答吳納言
答沈比部	答許少微
答羅柱宇	答許少微
蒼霞續草 卷之二十目錄	
答王太蒙	答張山是
答王霽宇	答鄭國戚
答楊修齡	答許少微
	答官掌科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尺牘

答李撫臺

徐進之參不肖以為此輩必是愁惡為害乃致白簡不意其與臺下意左也後見其疏末波及殊為駭異如此則事愈難處矣留都兵垣之說此中亦有云者以為徐進博噬諸宗而其害不及于百姓然則臺下與直指之意夫固各有當乎疏下尚易調停惟久寢更不便也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

答陳觀察

賤後事尊論洞悉無復可言而當道意欲從寬不肖何敢強但願他日有事之時毋謂鄉官勢豪阻撓難于禁遏此則不肖今日不得不豫言者也近見林客部言興販之物至有紀効新書籌海重編皆千餘部將以何為又安得謂販夫逐利非有勾引外寇之謀乎果如其說則嘉靖間通倭之徒其初亦只是逐利不為勾引即王直徐海輩亦未必遽有勾引之謀也事有必至勢有相因明者視其微况已著乎事關桑梓不覺嘵嘵然饒舌甚矣

答丁撫臺

販倭事一時或以為小民射利未必有勾引之謀不知射利不止必至于勾引失今不圖後且悔之琉球既折而入于倭倭之借寇以通貢亦必然之勢如此則濱海之禍將不可言來教所云嚴查而拒絕之其策亦無以易此也第嘗妄謂治亂相乘乃一定之數今南倭北虜安靜已四五十年自古所未有茲亦其蠢動之時也而敵鄉習俗日就奢華當嘉靖倭亂時亦是如此懲前慮後可為戒心惟特臺下在事綱紀綢繆銷萌建威戾幾無恐耳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

答高東溟

承教實方伯堅于乞歸殊為可異此君在宦途甚有望其在閩省為郡守與藩參則敵鄉士民無不尸而祝之不肖與此君絕無疇昔但以與情如此故向曾言之臺下亦緇衣之一念也悠悠之譚謂其與直指有嫌故爾拂衣即近來揭薦藩臬次序亦令人疑然歟否歟

答丁撫臺

承教琉球貢事業已具報此夷既折而入于倭其情誠不可知惟嚴詰其所由來真則納而偽則拒

如臺下之所云者固不易之策也敝鄉人愛販倭如剝膚無日不以書來聞在事者或以董銓部之疏為過計然乎否乎

答馬掌科

承教具悉至慮但以為不候 旨而各衙門可以各札徑行則于勢恐難以用人一端論之吏部可以一咨札而使人到任乎其人不奉 旨但奉來札而敢任乎即其人敢任而 上以一嚴旨逐之使去吏部能留之乎其人敢不去乎 君者出令者也自古豈無忠臣義士當危亂之世而終無可奈何亦以凡事非君令必不可行大經大分莫敢踰越故耳矧 聖上神明聰察正疑臣下之擅權肯聽吾輩作此舉動只以一言官塞責而遂已乎此其不可不三思者也鄙見如此殊亦不知通變之言門下再與趙吉老及諸老一商之

又

昨奉教讀之未盡領略第思今日之所急者只是歸人舉朝之所爭者只此一事故妄意門下之言或出于此而恐其難行耳若如來示云云則何所不可臣子之義只是事難自由至于觸事力爭自

其常分如省稅額之半罷滇南之金此尤平易止蓋即激切爭之上必不怒也不佞數載備員遇此等事而爭者頗多何嘗為 聖明所督過哉惟是目前人情焦焦僥僥尚不在此鄙意以為且竭力以爭考選之下而後徐及其餘庶克有濟若考選不下即他事稍行一二安能救此困乎誤解等指自是疎淺之罪亦以不得面譚故兩情不盡門下亦勿因此而見訝也天下事正各盡其見方有商量耳

答史蓮岳

南役來知門下已勉出視事不勝喜慰今六曹只門下一人雖欲不出安可得耶門下責不肖以身自留人何怪 主上敢不愧服第不肖與諸公事體自不相同如使九列大僚有請即放則曹署空矣其中有高年真病情不得已如鄭鳴峴之類亦曾為之擬放而率皆留中無益于事非不肖敢操不忍之心以苦人也李九老日前曾已允歸且批紅矣而又不發問 上意欲復強其出不知然否頃以代藩事舉朝喧闐勢難與爭不肖與翁宗伯苦之欲死乃不肖以同官同年不能出力尤為慚

愧恨不得棄官以謝之耳此事當時曾勸宗伯初行勸議但據成命題覆亦可了事而宗伯過于慎重欲借公論以抗彭掌科卽九老亦謂不勸則後事不了而不料人情之遷改一至此也今部疏已上盡依廷議尚不知結局何如耳天下事安靜自可拈動便多大槩如此可嘆可嘆

答陳楚石

年來漕事敝壞已極茲得臺下整頓一番如久病之人忽有起色矣漕船錢糧缺乏當事之與有司不得辭其責真如導論然竊聞人言工曹各差以清江廠爲第一脂膏之地則此中弊竇想亦更有難言處也惟徵之寬向日當奎爲鄉曲計理或有之今匱乏已極司農束手無措其勢不得不嚴而考成法行有司皆稱不堪不知國計之難處也漕糧會計當蚤發此是至論該部必當奉行矣

答顏按院

江北江南量分斛額自是公平之論但聞之人言以爲各省皆有幾處多中幾處少中若此例一開勸陳請者必紛然而至將何以處是亦一說也今漕額事亦以陝西開端各省援例宗伯意甚悔之

不知竟當如何處耳

答劉撫臺

西帥之不利于遼左卽如杜如王皆前車也頃當事者以朝議紛紜不欲以與李家而又無可當其選者故借張帥威名以鎮之大疏至則延鎮已有新帥兵部來言必難更動而麻掌科又有疏故張帥勢須東行耳其從中徑擬者亦兵部之意以爲下部具覆恐延時日也延鎮新帥亦佳但張帥至遼不知能展布否業深勸楊中丞凡事相成毋執舊意見耳

答沐黔國

承教庄田事非不欲爲門下委曲但新經奉旨難以遽更如大疏一下則內而臺省外而撫按又羣起而爭該部亦必有言反于門下不便僕亦無奈何矣鄙意謂朝廷旣以全滇付門下以世鎮則滇卽門下之家也滇安則門下安此百世之利也惟門下熟圖之

答來希庵

前草草奉候茲承教諄切從枕上讀之恍如晤語矣但責第以毋去則鄙心終不以爲然古之奸邪

害人家國多是貪位戀官不肯割捨吾夫子所謂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若其飄然肯去之人則雖
庸下如鄭五入亦不以爲罪何也已不能爲而使
他人爲之于天下事固無損也大教以梁公汾陽
爲言此固非弟所敢望然梁公當武后時殺人如
草菅戮唐子孫殆盡淫穢凶暴千古所無而梁公
毫不能救正世徒以其復中宗爲功夫武氏死則
天下自是歸唐卽無梁公武承嗣輩豈能晏然而
有之乎五王之廢武氏去其死纔數月耳卽無五
王而周之爲唐不過遲數月耳安在其爲梁公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也彼武氏之弑君廢子志不過逞其淫欲所願既
諧則母子之愛猶然在也梁公之復唐不過偶逢
其會而其俯伏奔走于牝雞之朝怡然視其淫暴
而甘爲之用豈非千古之大辱哉弟以爲梁公所
處還當以不仕武氏爲正也今日聖主當陽神
明仁恕我輩遭際卽漢唐宋盛時諸臣猶不敢望
何論梁公弟亦偶據其臆耳非以此論去就也惟
是驚下之質自審甚明叨塵日久伎倆已窮今海
內名賢碩德勝弟萬倍者甚多徒以弟在 主上
遂未肯登進妨賢誤國獲罪滋深加以愁病相仍

精神消盡在萬浮沈必無生理此所以涕泣哀鳴
欲乞此殘生于君父也至于收拾人才共濟時艱
自是目前第一急務翁丈所言無不中窾弟未去
一日當服膺一日耳

答熊芝岡

伏枕中聞明龍兄奄然謝世痛哭欲絕微獨骨肉
知己從此無人而天柱忽摧地維遂折凡在宇宙
間者皆成黯慘悠悠彼蒼何其無意于斯世一至
此也門下少校閱勞苦聞此何以爲情念之念之
南畿地廣才多增額爲宜但今海內無處不請說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者以爲增則俱增寢則俱寢若有增有否勢必大
闕而忽然徧增天下之解額人又以爲不可甚難
處也頃尚之宗伯亦不敢任不知竟何如耳若江
南北分卷之說則勢必不行蓋此端一開凡各省
中少之處皆引以爲例其弊將安窮哉高明當自
洞然不以爲新

答劉撫臺

張帥留跡初上孫藍老卽使職方來言謂當擬催
赴任不必下部亦不必留徒耽延時日有誤秋防
耳不肖尚告以須下部爲妥而麻掌科之疏隨上

度事必難行且恐為張帥累故遂徑擬耳及大疏再至則事業已成不可反也官秉忠在遼熊直指極力推轂故兵曹急欲用之而楊蒼牘又力阻故不得已移張于遼而以官代之此等事兵曹絕不相聞不肖毫無所豫臺下試問孫藍老則自知之也

答陳章閣

不肖自入此中了無伸眉之日至于今則進既不可退又不能哀鳴雖切天聽杳然不意仕宦之窮一至此也又安有分毫可副知己之厚望哉時

蒼霞續卓

卷之三

九

欲作尺書伸候少展邇戀之衷而冗病相牽握管屢罷疎節深矣以門下之才而困頓一官當必有執其咎者記不肖在南中日人言梁中丞敘功之疏出自大筆不肖謂人如門下豈肯為中丞役且其辭理張皇剝謬亦非老手所為今讀明龍兄書益了然矣貴同年張大理見過與譚及此渠亦指天誓日明其不然則翁丈之心跡灼無可疑銓部當為亟補即以常例拘亦願門下無靳此一行耳

答陳楚石

臺承大教俱領悉清庫船廠之蒙疑得臺下而白諸言船廠者多是往事若近來則正支且竭安所侵漁高主政且以此告去矣其苦可知船料銀在工部似必欲均之戶部而戶部以軍餉匱乏無從措置不知明歲漕船將安所取辦念之念之曾增已死得免再差實地方之幸苟可周旋敢不竭力今歲各處頗登而淮泗間乃為蝗水所苦信造物之無全功也讀大疏深為惻然

答史蓮岳

數時不相聞頃得教為慰不肖在此困苦哀鳴言

蒼霞續卓

卷之三

言本于衷曲兩都羣公合辭連章責其勉出或者見告曰此事數十年所無也不肖何人足以當此但有慚愧而已士大夫之意皆謂上下相持事愈壅格不如一出猶有可望又值聖壽屆期溫諭下及不得不強顏拜賀違背初心真自慙愧然計亦過此再杜門耳今大僚已稍補考選亦發擬則目前急事猶可稍寬當再遷延數時力請代者而後圖此如尊教也考選事初意即發聞上意以他事有所不擇故復停之今極力再請要于必下矣此時此官真是難做每值一事則肝腸欲碎人

生責適忘何苦如此是安得不日夜思歸哉詞林
人才相次淪謝門下豈可復勤歸念無益而自苦
萬宜已之傳造之事皆出內中昨亦阻之大疏十
事理甚明此固不得不爭者代事物論如此無可
奈何不肖之爲罪愧當何如

答丁撫臺

琉球貢事曾于禮部覆疏中擬上而不下後又于
兵部條陳倭事疏中擬上而不下 聖意不可
知度之殆有二端其一則以二百餘年恭順之邦
一旦絕之非所以昭服遠之化一則以倭中貢物

卷之三

卷之三

二

既自遠來不必却還不然何以屢擬而屢寢也今
雖未遂得 旨要其處分之法亦不過如部覆
云操縱張弛俱在臺下耳販倭事藉臺下嚴禁
稍斂戢聞省城有捕獲渠魁必當以新創痛繩
也第末去不得又復強顏非但以 聖壽當賀溫
諭難違亦以士大夫盡相責望謂不出則愈誤事
耳今大僚已多補用考選亦已發擬稍寬目前再
作計較要之鄙叢無日不思歸耳

答袁希我

臺下總藩以來清方慈愛之譽萬口如一信聞人

之幸也琉球貢事已于部覆疏中擬受其常貢而
卻其倭物諭其來使以後勿來直俟彼國平定然
後再處蓋亦即兩臺疏中之意也乃留中不發不
知 聖意云何要之處分不過如是耳聞省戒中
有拿獲通倭人情罪甚真必當即置重典以警其
餘不可縱也第半載杜門已决歸計而 聖壽屆
期復蒙溫諭士大夫皆力勸一出庶幾可望轉移
不得已復強顏奉命甚違夙心今諸事頗見舉行
考選亦已發擬人情殊慰但厄塞艱難爲日已久
終亦未能盡反耳

卷之三

卷之三

答黃毅庵

湘河相逢不肖時欲返棹而去乃不能自堅而聞
入愁山苦海中無計可脫豈獨功名富貴視爲贅
麗即孑然七尺亦真是長物悔之晚矣尚復何言
門下行品領袖詞林而求多者不已此必當時有
一二人倡之而其後遂相傳襲牢不可破今日世
界率是如此若糾拾所列盡爲無影之譚則人皆
洞然不待辨也業有留用之擬而至今未下銓部
亦曾屢催竟成寢閣俟新太宰到任後當再托其
催請以完前局耳

答瞿孝廉

門下一代鴻儒千秋碩學其道德之醇著作之富
真足以維世教而藻皇猷嚴穴棲遲弗究其用
良足嘆已進覽諸書歌咏累朝之盛美鋪張聖
主之威靈上婉風雅下助編摩廓然宏博之觀亦
近代之曠見宜有明詔褒嘉以垂來許而穆清倦
勤未皇乙覽遂使作者苦心不得自致得非居帷
幄者之愧乎小集更辱名言增光何極第犬馬之
齒五十加四傳者誤也叨濫如此勲庸弗建十畝
桑間時形夢寐是安得與門下易地而處乎

蒼霞續草 卷之二十

答戴觀察

奉附維桑久欽令望崇躋巍豎生光鄉里何幸如
之承教土夷事此中議論因向年發兵以攻鎮雄
蜀人岌岌賴朱李二老揭爭而止故其後但言及
用兵言及安竟臣便以爲多事而其罪張神武之
挑釁爲尤深此黔說之所以伸也平心而論神武
之生事喜功罪誠有之乃遽加之不赦之辟亦覺
稍過門下之見是矣兵垣叅駁太峻蓋亦踵襲舊
說而未詳察其事情樞府所覆似爲平允總之此
事但得蚤完自省許多議論業擬嚴旨促之矣

覆疏中不及門下故不便拈出事體自明于門下
無所礙也

答董吏部

頃直指人行已附一函矣青山隱几滄海垂綸門
下此際其樂何限亦嘗爲困鱗病鴈一動念乎近
來世道奔競已極講藥槍之風于今尤甚至有求
而不得輒肆唾罵者卽賢者亦然何況不肖人心
如此何怪乎主上之益視官爵爲奇寶也販倭
之禁吾鄉頗嚴近聞又逃而之浙浙與閩禍福共
之者也將何計以杜之閩人惟士大夫之有遠慮
者言其當禁其餘則皆以禁爲非是其說之所以
易惑人者謂我以繪絮雜物而得倭之金錢利莫
大焉且一與之絕倭必速來反以致害故當道亦
狐疑于此難以堅決此乃吾閩人之自誤耳頃直
指書來謂福興可禁泉漳不可禁尤篤論也

答來希庵

第求去不遂又復強出去就之際甚覺草草非萬
無可奈何不肯自違其本心如此也第嘗謂今日
之事譬如著棋當局者既非高手旁觀者亦無善
著乃徒曉曉然責其不勝而不知其技之止于此

耳非獨第也李九老竭五年之力以求去而尚不能得度其勢必至掛冠而出國門此外亦無計也天下事豈易言哉

答郭青螺

臺下西南之功足光葵鼎遲之七年而始下疇庸之典彤弓一朝師中三錫殊不如是乃其始靳而終沛則聖主念勳樞臣表勸欲以褒既往勸將來不肖奉行而已何力之有過承溫諭惟有汗顏郡守逢人無所不罄其波及臺下不肖不憶云何然朝中無譚及者當共知其說之妄也

答霞翁

卷之三

三

與李九老

三十年同官南北追隨朝夕聚話真人生骨肉中所不多得至子不肖一念仰止愛敬私心亦可質鬼神惟是年來無端風波不能排過以此爲愧昨入閣中情緒荒亂觸景悽涼瞻望不及佇立以泣蓋謂此歟大駕已行而上猶發辭疏擬留不肖隨以揭進聞初間甚怒司禮不言後見揭亦途釋然溫綸且下俱依所擬亦足以見老伯之精忠簡在帝心而主上之眷禮始終無替矣甚慰甚慰此須一謝疏當寄來此中書之薄驢引意萬乞

庵存蓋于情于禮俱不可例拘尤子弟輩頻承寵賜而不肖獨不得申一芹于遠別之際亦非君子之用心也小詩一軸聊寫鄙懷懸之旋馬之堂庶幾如對耳

答王太蒙

今歲科場改期真是異事其所以如此不知何故主上深居歲久聲響不聞雖太阿在握而耳目聰明安能盡不旁落而今之士大夫當利害則共扯閣臣于事中當權任則共推閣臣于事外閣臣空口空拳乃取天下事而悉加于其肩少有不得莫

答霞翁

卷之三

三

非其罪嗟夫悲哉亦足哀已李九老常告第謂近世君子除却建言別無人品而其爲建言除却閣臣別無題目言雖有激情亦近似以如是之情形如是之苦楚自非極貪戀不肖之鄙夫誰肯忍心腐腸以居此地頃者九老徑行隨奉溫綸黃扉今日有此故事第可恃以無恐矣十畝桑田何處不適韓王之業自有名賢第且于翁文望之朝中二三大老真是同心毫無偏黨閣部和衷近來罕見顧亦相與苦小羣之難渙耳

答陳楚石

頃以有所感冒進鄙言自愧無當乃辱臺下許可
謂與尊意有合具見大君子無偏無黨之盛心矣
夫人才有短有長人之意見有同有異從古皆然
今之君子拾人之短則盡棄其長喜人之同則深
排其異其甚者又且以此人而併及他人以此事
而併及他事落井墜淵惟恐不極此在賢者亦往
往如此天下安得不多事也臺下盛德高標士紳
共服旦夕當入典六曹提衡羣品世道轉移方有
厚望若不肖伎倆也窮罪愆方集頃者語言稍激
亦是計出無聊仰承大教感戢何如願世事終難
歸心且動黃犀掛冠業有近例窮困之中猶恃此
以無忌耳特在知愛敢布腹心

答李九老

晉秩之思在鄙意謂可毋辭然以老伯生平之自
處則此辭亦不可少如溫綸再澳斯可以受矣
前 旨下後 上又發辭朝大疏命中貴至閣傳
示不宜急去之意不肖謂候已五年何得言急
聖恩寬大自能包容隨亦得旨雖于原擬稍更然
語意平和抑亦事體當如是乎

答劉總河

河上用全賴激勸不肖見近來議論河事者率
太溪刻罰則惟恐其不重賞則惟恐其不輕如此
則令當事者何以鼓舞羣下而使之用命夫防河
難于防邊今邊功厚而河功薄邊臣敘遷甚速河
臣拮据數歲而不得一轉此事體之不平者也不
肖時懷此念而身無事權空言無益徒有慨嘆而
已

答蔡念質

年譜序偶憶鄙見乃過承獎借豈于高明胸次偶
有暗合而遂見賞之甚耶世界種種盡是空花非
但富貴浮雲即蓋世功名亦只是如此而今之君
子一官半職抵死力爭獨不思百年瞬息無身之
日一切便宜歸著何處不肖素不知學問但于此
處見之頗透今在風波震撼中亦只是安排一不
做官心腸一毫無所留戀故稍能自立即 主上
亦知不肖之欲去情真而常恐其掛冠徑行也
主恩深重一時未能割絕然人情世態紛紜已極
此地終不可久居少須之竟當決此念耳

答趙吉亭

不肖待罪多年愆戾實多至于維持調護言官一

念則天地鬼神知之 聖主知之卽中官亦知之而士大夫不盡知也 踈踐之酷古今未見 茲言也亦何 不指其人以實之乎 總之不肖受病是人疑其左袒東林不能相安 但得不肖一去則羣疑自解 世道自安 卽如東林諸君亦何苦以一身之出處釀成天下之大釁 謂宜安意林泉永斷出山之想 一言一事勿復干涉 其是非邪正則聽他日之自定 亦使計也 士大夫黨禍不休 鄙意亦只以讓爲主 譬如兩人鬪毆必有一人歇手方得開交 若鬪而不已 則大者亡小者傷矣 傷亡猶可 國家何負于士大夫而坐受其禍乎 不肖得去亦讓之一端也 慈節已屈不敢不一出 勉挨殘冬候開歲再請 若更有重劾卽掛冠行矣 老先生爲百僚表率其關係更重于不肖昨承 溫旨理宜卽出且此 旨 在病疏之後則亦不必再須後命乃尊意如此 蚤亦遣人告之司禮而司禮謂前疏難覓須再上一疏不肖甚以爲可已 老先生若爲世道計萬宜卽出則諸公皆出不然又皆觀望而不肯出不肖卽強之亦不聽也 正欲以此奉懇而尊教適及敢附陳之

答丁撫臺

願承台諭所爲海邦計者至爲懇切不肖與八郡氓黎當共戴明德也 繕兵理餉製器造船此外更有何策要在奉行得實則事可整頓願亦未易譚耳 琉球貢事得大疏催請第恐若再下部又致耽延故卽擬允行而附一揭懇言之始得請矣 聞人多言倭之志在于通市不在入寇據其情理似亦近之 然通市是決不可行之說誰敢任此今所慮者彼既吞琉球漸而據雞籠淡水去我愈近驅之則不能防之則難備是剝膚之災而將何策以處

答震續草

卷之二

此也 鄙郡兵使呂君弟門下士幹力敢任亦可佐一籌乎

答許少薇

蚤承教甚慰 福府庄田事項有 旨田必四萬頃租銀必十二萬此雖難從然 旨中亦有查各廢府遺地各照潞王見行事例之說今但儘各省廢地盡清以與王至于民田則必不可奪且細查潞王租銀實數詳開奏聞據此爲准縮則不敢多則不能 上亦當無辭以難也 臺下晤李桂老可告之 潞王之國在三月十九日而今日徐掌科有疏

乃云在十一月失考甚矣此時此等疏不必上直
到春首各衙門合疏以日期為請而不肖功之當
必允行堂下晤各道長可告之又當時之國事務
一一請 旨今度其可徑行者只行題知如用船
五百隻之類皆不必候 旨船已集矣事務已完
矣欲不行得乎臺下晤諸老亦可告之 上曾遣
人至閣中許以明春舉行今但堅持之當必不爽
然此語且勿傳也惟是中外為此騷擾靡敵財力
俱竭無奈何耳

答徐制臺

舊唐書 卷之三十

承教云云弟殊未之聞也奸徒流言當必有之然
此中既無說則不必先發以開紛紜之端蚤見大
司馬弟尚不敢明言但問以封事當云何司馬云
當緩之勿急緩之自來急之則愈多事且失中國
之體矣此其言甚是翁丈第堅持此意可也若未
亮者有言則徐為說明亦未晚耳

答高東溟

承教諄諄洞悉不肖所處之苦如見肝膈感何可
言 上之待閣臣優以禮貌而不盡行其言二十
餘年于此矣此其原蓋起于江陵蓋操朝廷之權

而 主上反為所劫制故懲之太過惟恐威福之
下移至于今日則性癖成矣其猶優閣臣以虛禮
者則知此官之不可無而以此羈縻之也然每有
苦請間亦允行如今歲考選之下與福藩之國之
將有期皆甚割其情之所難以為轉圜之聽惟是
事無大小率皆停閣率皆揭請故 上常見為有
所聽從而天下事終成壅格也又言路諸君議論
實煩人人共厭何況 主上前此機括稍通而今
復窒者亦坐此故蓋其過不獨在 君父矣上下
如此乃欲望其有不言言則必行安可冀哉

與鮑祠部

舊唐書 卷之三十

陽都尉賢者也僕甚敬之舊歲會遇之途次而不
避隸人甚為發憤昨日又遇之長安街徑傳呼直
過甚非事體在都尉僕不敢較然恐大家效尤則
閣臣之體而掃地矣向孫太宰與新建公力爭此
事至形之章疏然太宰再起而遇僕未嘗不引避
蓋悔其前非矣今都尉豈可復為之也如必以闔
轎下帷為辭則今大小官無不乘轎皆可以直過
矣僕與都尉素相慕欲成之以禮故敢奉問煩門
下便問告之

又

昨事本不欲言以下人嘈嘈謂僕壞閣中舊規告之兩房官兩房亦以為非宜故不得已以告門下說明即罷無他意也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為言不知今之禮節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典所言梁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閣臣者耶若盡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即六卿長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閣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都文武人小並未見有途遇直突而過者即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不避耶僕生平絕不與人爭禮節楊君又相知何必計較但以事關眾人漸不可長恐後來者以此見尤又詢之閣中諸老長班皆云並無此事故敢問之楊君若從來皆是如此而僕獨有言則其失又在僕矣尚當再考之總之彼此坦然無所芥蒂也

谷熊芝岡

門下督學二員以嚴而成其寬士習大變同有後言者今皆帖服可見矯世革俗之事非有大擔當力量者不能為而要亦無不可為也荆直指以杯

蛇弓影之疑輕去其官一何草率然其意十九在于桐城頃復有疏來專言桐城事要之無干干涉此君自多此舉耳惜之惜之門下自信其心人亦無不信之何用以此求去也

答石楚陽

獻歲新禧來于禁例未能趨候為歉近見太宰選君皆頌明德且當內轉海邦不能再借矣敵郡周節推聞有議之者此君固賢者也如其不免則不肖罪何所逃惟老公祖與袁老公祖力扶之為懇

答劉撫臺

不佞叨濫南北所共周旋士大夫清貞粹白實心實品無如門下開府畿南竊謂分陝之業庶幾見之乃賢郎稚年識淺偶作此事雖于法有礙然原其情亦不足深責也今士大夫子弟借符乘傳者無數人皆不以為異而賢郎乃以數騎取罪亦太苛矣門下以此求去自是謙抑之懷顧其如中外倚重何願安心視事毋決遁思鄙意欲告銓部以一疏題留而計事匆匆未及晤太宰無從致之俟事竣當為言也

答李泰階

今歲計事僕毫不與聞至于門下之處尤夢想所不到昨問在事者云以代議之故題目既大不敢主持且恐今日不處後來說話愈多耳若以爲附和李九老殊無此說也此事當時原有兩種議論大疏亦何可深非乃以此爲賢者罪則求多者之過矣今業已然矣將奈何宏才厚抱自當遠到亦非此所能阻也

答徐制臺

六曹事務與閣臣杳不相聞昨見大揭始知該垣之有抄奉也今人視封事太重持論太輕不知塞

蒼霞齋集

卷之三十

三

三百五十五

下之安危全不係于虜封之成否所以封虜者亦以故事如此彼既來請不可靳之耳其遲其速何足介意譬如小兒索果但當與果食與不食不必強也夫所謂辱國者或我使至虜庭虜假塞不受如宋人之於元吳近日之於倭夷乃爲辱耳今齋勅者不過冗雜小臣不足以當命使勅留塞下來領則予不領則勿予於我之體面毫無所傷奈何以虜之領不領爲我之重輕不幾于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乎若欲將勅收回俟其來領又再與之則忽出忽入其輕愈甚恩已靳而復施汗旣

反而復渙豈成事體此殆持議者不審之過也第書生也不諳塞事但據其所見始終謂封事不必譚俟其自來聽其自至間騰文告謂朝廷念其先世恭順不絕其封勅書已具如其遲延不領責當在虜我無預焉如藉此要挾必不汝聽我中國何利于封虜而急急爲此也今日處此事似只當如此自是省事彼廢弁何所售其謀遊客何所鼓其舌哉若虜渝盟犯順邊備不戒則封疆之臣當任其責又不待廟廊之過計矣向時掣任事之肘多在干大臣今不在大臣矣又凡事皆然不獨此事第之所以決欲去也

蒼霞齋集

卷之三十

三

三百五十六

答李九老

自袞爲南歸不肖之孤苦愈甚枚卜事上本有行意而言路紛紜益生疑厭垂發而復中止羈臣坐此進退俱窮天之机我自嘆自傷而頃得林楚石書謂老伯之歸不肖望之當如登仙信哉言也何日得爲劉安之雞犬乎要之決不出今歲耳大疏已擬上而復留中曾具一謁請之而亦不報也度上意似恐加恩于已去且復効尤干將來故爾遲回臣禮已盡他可聽之矣

答吳校院

辱封事。者如刺蜚鄙意終以爲宜緩而不急。急則邊臣無所措手而其弊不可言矣。曾與大司馬極論之大司馬以爲然。又與兵垣一二公言之。亦無以難也。大疏洞徹事情言中竅足以破盈庭之議。此大有關係文字。僕讀之擊節嘆賞。如發擬當徑施行耳。

答陸納言

考選下後議論紛紛爭以搏擊爲風力大條幾無得免不急併及臺下真是異事。陳道長乃舍親也。蒼霞續直 卷之三 三十三

矣有此舉甚爲駭訝。詢之則云有投單于彼者想臺下在江右有不相能之人造此中傷而陳道長遂失下輕聽耳。公論自明計銓部自當爲國留賢不必介意也。

答薛青螺

不肖頃迫于上命冒昧而供非分之役自知必致人言其不能堅辭則誠罪也。其以爲有所安排布置以值私門桃李則明有君父幽有鬼神安可欺乎。出聞時即太溫諭仰感知己之愛曷可言。宣屬病德之極未及具謝茲因錄成敗以呈正併。

布其私文章之詭極矣。故錄文意主平易三十年老頭巾口語只是如此。宗工讀之當一哂也。潘道長所譚楚事亮不爲臺下發此事曲折天下人無不知彼豈憤憤至此耶。當宁倚臺下如長城何可言去幸勿動此念。

答謝工部

行後再承教知門下之見念深也。河事拮据願言努力。僕春闈之役大出意外。微但人駭之。卽僕亦駭之也。微但人以爲言卽僕亦自知其當言也。顧辭已再矣。上且令中貴斷其來章。一時失計恐

蒼霞續直 卷之三

志

誤大典僕之罪也。雖然國家公事也。僕不敢以此爲。若上恩卽主上亦鑒于近事之紛紜而倚僕爲重耳。未必以此示私恩也。僕何爲不可去乎。爲今之計付托有人而去其上也。如見攻者急得以有辭于主上而去其次也。此二策者必得一焉。安平河干與門下痛飲會當有日耳。荆熊二直指之乎。平心而論則荆當貶官熊當解任。勘疏之上僕曾力阻總憲而不見聽也。梅氏之事學使固無心矣。然批駁文移當就事論事耳。何爲而妮妮于他事乎。彼當日之所稱烈婦者或稍淪美然果。

可與今日之淫婦而例論乎是亦學使之稍失于檢點也但以爲殺人媚人則謬耳年來士大夫分爭無全是亦無全非所以難處耳僕無進人退人之權卽欲分別是非亦何所用其分別今將去矣留此好事以待後人爲之亦何必功之出于已乎試錄一冊多病困囁語附正不盡

答張山是

郭僉憲之不宜于遼久已聞之門下此疏殆不可已也遼左敵極項大虜人犯拒堵而去地方無所損傷亦足見宏猷之所運用矣熊芝岡事牽纏不已終致多事近得貴鄉楊直指書言芝岡之賢不宜以此爲累亦云力攻總憲者之非此爲得其平矣顧其如彼此之爭勝何也

答熊芝岡

總憲之請勘僕當時曾力阻之而總憲謂言者不巳不如此不足以了事且其見告時則疏已書完勢不中輟遂致今日之紛紜也豈不惜哉然既勘矣則自有公論必不容掩於門下何傷似又無庸干過爭也士大夫門戶不破所可憂者不徒在一二人矣

答吳納言

今日見南臺復攻許少老爲鬱悶無聊食不能下數年在此惟此老極相周旋有休戚相同之意而士大夫水火參商亦賴此老調停維護其間不至大裂奈何撥拾瑣屑無之事以相加也可嘆可嘆望臺下一慰之

答張山是

遼事孔亟非門下不能支持然亦憂憂乎難矣虜大人而諂將奮勇拒堵封疆無恙所保全已多樞府論功自當從厚也奴夷事向於王制府處見高兵憲奏記以爲孝子順孫毫無足慮乃今復狂逞若是何不起高君而再用之哉大疏下部覆請當如尊意不肖盡諾而已

答許少微

昨見大疏又奉溫綸兼以聖諭主上之所留臺下者至矣盡矣是安能恣然爲決絕計乎卽近日晤諸大夫無一不欲挽留臺下者幸毋以一人之狂言而廢通國之公論也若不肖之決去自不因人言蓋自度時勢萬不可爲力量萬不能爲卽如福藩一事不肖之所以推心苦口而力爭

上者亦可謂無隱忠矣而言者連章謂其隻語不出力能得之 皇上而不為然則不肖之無以副天下之望必矣此而不去將何待也

答沈比部

庄田 旨下僕之所以不急言者蓋有兩端其一謂前辭已竭無可復言且如此言而不動則必不可以空言爭當稍徐之再作別計其一謂此事在外廷則當顯爭在閣臣只當密言若閣臣而同外臣之手則 皇上愈嫌其沽名非惟無益于事而反害之故寧受不言之罪欲庶幾 聖心之一悟又最有一段深衷而不敢以告人者聞前者僕日詣文華門叩首時 上已有補閣臣之意而仍復中輟竊恐其以之國田土事有所芥蒂故併此不行僕今若再苦爭此事則推補愈為無期而僕之去國愈不可望矣故欲隱忍數時了此事而後及彼事難易先後之間理自如此今士大夫既相責之急僕又何惜一言以解諸君之疑乎疏草昨已具今當謄上僕意本不謂一疏以塞天下之口便了吾事顧人情如此只得聽之

答許少薇

下求去情景迫真何待設管但 主上眷留如此勤篤必不可負而不肖私心實以國家無人一旦有事誰可告語故欲力挽行轍以庶幾有備無患之圖非為知交之私情也且不肯方求去不得而欲代人求去此何異垂死病夫而為人謀醫藥之事乎亦理勢之必不能矣

答羅柱宇

南中議論向來不齊人各有見自當聽之其侵及于第亦是常情第久有去志藉此而發非因此而有介于衷也大臣之道既有人言亦自當去不然則為耐彈之棉花矣於事未必有濟而徒自喪其廉耻少知自好者亦不為也許少薇堅欲求去留之不聽朝端若失此人亦甚可惜第近有概于衷漫具一疏丈必從邸報見之可謂迂憊之譚矣福藩庄田事大招物論第爭之不遺餘力 上意終未釋將奈之何然其勢明春必須行也

答張山是

遼事之艱難即微尊教固已知之苟可為門下助敢不悉力惟是今日帑藏空虛無從措手欲如往年援朝鮮之故事而司農已告窮訴苦之不暇矣

將何以處之門下一時必不得息肩徒言無益只是做得一分且盡一分力量成敗利鈍不能逆觀古人有是言矣江浙亡命峻虜毒邊此從來夙弊不知有何法可以制之開原道乖張如此得調爲幸封疆用人信是未易可嘆可嘆不肖被言無已終須決去何敢深論天下事哉

答王太蒙

春闈之役第知其必招人言而辭之不得其途勉強供事則第罪也然第七載茲地愆戾實多卽微茲役能自免乎能晏然而不求去乎頃見大僚稅杞者多不勝廟堂將空之慮故因孫許二老求去冒進一言而譚者復以此見罪矣譬彼舟流莫知所屆殆今日謂耶李璫暴橫日久大疏足褫其魄惜天聽未能遽回耳

答鄭國威

今日中外人情皆以福藩之國爲望因而責及于門下又責及于不佞且深罪不佞之不言章疏紛紛日甚一日其責及不佞者以爲不佞之力能得之皇上責及門下者以爲門下之力能得之皇貴妃蓋如房工部所以奉告之意也其言雖不

相亮然國家大典委當舉行非但縉紳卽士庶議論亦是如此此事不了則不佞與門下之蒙疑蒙議終不可解只得受之而已承教及大揭甚爲洞然此不佞所深信者然願門下有便亦相爲贊成完此美事使福王得蚤建維城之基而朝端上下皆相安于無言門下之名亦當垂之于後世矣敬此奉復惟亮之

與王霽宇

昨見趙吉老復以湯道長疏語侵及具疏求去其意甚決道長語言不善殊亦難堪但今日言路于大僚無所不侵及若人人以此決去則廟堂遂空而朝廷所以倚仗大臣之意盡孤負矣今日事體惟閣臣不可爲至于各部尚可展布當仰念君恩少相濡忍毋以爭激之譚便成決裂此亦不肖倦倦爲國之一念也卽與論亦是如此煩臺下晤吉老力勸之

答許少薇

臺下再奉溫綸實出聖意言者妄有揣摩已令臺下受枉乃今復謂不肖以此困頓臺下欲遂留則其說愈新愈奇愈可駭愕不得不稍稍一

白中間不敢深言相知之情交遊之素蓋恐重累臺下也以吾兩人之分誼而猶不免于悠悠之疑亦何怪于頃者狂悖之徒造妖言以驚衆哉嘆之嘆之二樹奉覽事體相關不敢不以聞

答楊修齡

自荆熊構爭門下持論甚平昨疏中所言調停之說在宋人則爲促齡之藥在今日則爲續命之膏此至論也乃孫掌科又復有言則成心之終不化耳願門下姑置之勿與辨今日之事有如絞繩必有一股先斷方得開解是非自有公論僕之所望于賢者意更篤也

答官掌科

總憲疏中有是非予奪之說故旨中亦就其辭而答之以存大臣之體此不佞所擬絕未嘗慮及有礙門下其在聖明更無成心可知也門下以此自疑則不佞之罪也今大僚無多而太宰總憲尤其要者不佞力勸二老勉一出協力幹旋以消朋比之風豈復干言官有所芥蒂若如大揭所云借別故以處門下則不佞敢力保其無是事也今士大夫多以語言生疑構爭不已貴鄉多君子

門下尤賢者也願勿作此見

徐震續草卷之二十

徐震續草卷之二十終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一目錄

答曹計部

答王太蒙

答韓辟哉

答陳楚石

答熊芝岡

答孫總憲

答吳納言

答瞿星卿

答毛按院

答楊通州

答周寅所

答吳二泉

答呂繹軒

答薛青螺

答趙吉亭

答王太蒙

答汪邑侯

答丁撫臺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二目錄

答薛青螺

答陳四游

答翁完虛

答汪雲陽

答韓求仲

答翟按院

與許少微

答申玄渚

答賈淮南

答袁撫臺

答王太蒙

答吳本如

答薛青螺

答沈蛟老

答沈太若

答謝武林

答薛青螺

答徐鏡源

答吳督學

答錢按院

答許少微

答郭撫臺

答張山是

答陳楚石

答南玄象

答丁禹門

答李心湖

答梁撫臺

答陳楚石

答袁撫臺

答鄭玄岳

答王玄亭

答徐按院

答李旭山

答林楚石

答袁撫臺

答黃儀庭

與袁撫臺

答鄭公祖

賀申瑤老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三目錄

賀沈龍老

答沈蛟老

答石撫臺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尺牘

答曹計部

時事喧譁誠如來諭顧主上既槩束高閣即使發下而該衙門堂上官亦不能自主卽近事可見也太宰總憲與僕皆投合而二老意見亦微有不同諸分門割戶之徒各有附麗兩爲所累僕將奈何今人情所急者惟福藩枚卜二事僕請之權心嘔血主上亦神明獨斷福藩之國似的在

蒼霞續草

卷三十一

一

三十一

明春枚卜旦夕亦且舉行此二事得了則僕之前件稍明意欲再懇主上將林下賢者漸次錄用僕便掛冠出門無所憾矣頃者求去誓不復出乃聖意勤倦不能遽割復爾強顏以需代者甚愧違其初心也

答王太蒙

往日之爭在于大事今日多是小事往日之爭在于小臣今日之爭牽及大臣譚者輒責大臣以不爲主張是非無別而不知大臣亦在其口吻中一不當則羣起而攻之何從爲之主張爲之分別也

答韓辟哉

門下留滯遐方今得量移殊用爲慰初間欲擬廣東僕言其太遠故改于敝鄉亦選君之力也貴同年如鄭玄岳呂益軒皆大賢同在地方足以共濟但皆與僕有一日之雅嫌疑當避萬勿與寒舍往來致生議論已告戒小兒令片刺勿相通矣卽僕旦夕入里亦不敢煩存念也

答陳楚石

楚宗事人言紛紛以爲當釋且以此相責望臺下又請之懇切如此至云齋戒一月而後發疏不肖

蒼霞續草

卷之三十一

二

敢不仰體無可藉手故于薛青螺疏中帶出使該部得因此爲楚宗請其意不過如是而已絕無深求之念也今聞向時在事者疑不肖欲翻前案則大冤矣尊教所云甚當亦曾告之宗伯此外不肖毫不敢與聞且旦暮歸山之人何爲惹此是非乎

答熊芝岡

總憲行勘一事自是其失僕力阻之而不聽其後諸君欲攻去總憲則僕又以爲非蓋恐如此亦不便于門下也今總憲行矣百衆俱解矣僕旦夕決去諸事皆不敢言亦不當言矣門下用世之才會

當有展設處毋自阻也明龍兄 卹典無所不備至併得蔭子則更是破格之恩僕與此兄生死交情盡于此矣

答孫總憲

極知臺下之苦也而不肖之苦甚于臺下且今日事勢臺下卽未出城亦不敢留也况已出城哉前大疏發擬 傳諭慰留不肖繳還不擬而附以一揭言不宜留臺下之意其 溫旨則出 聖裁不肖無豫也茲疏若發自當擬允耳

答吳納言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三言

別後不肖亦頻掛彈章罪愆彌著自分此生必無再入黃扉之理業已決計追孫許之後塵而代者無人尚恐死以請且夕此事且行則上東門外飄然長往矣數年在此所以勉竭心力維護善類者自信無所不盡而上苦 穆清之杆格下苦羣喙之被猖遂使空谷之白駒不返而止棘之蒼蠅爭鳴不肖之罪百口何辭乃頃者相知貽書責不肖阻厄林下加以詬聲嗟夫不肖卽顛倒昏迷何至此哉一腔心事臺下洞然以椎轂爲下石以熱腸爲惡念不意天壤之內有此奇冤願臺下逢諸君

子一白此衷卽死且不朽不肖旦暮去國之人猶嗟嗟及此自是淺衷然以長者風知不能自己且不欲蒙此嫉妬之名以沒世也

答瞿星卿

劉銳事楚中縉紳極力爲之稱枉而歸怨于中丞公會合諸臺省來見乞一言于中丞不佞亦與之而中丞報書殊不如諸臺省之所言也然楚人執法于吳盡以爲是乃吳人執法于楚獨以爲非乎此不足爲門下累願安意之官兩臺度亦不肯代題勿強之也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四

三言

答毛按院

沐鎮庄田不肖爭之不遺餘力故于承襲事不能復格而滇中人情亦多以予其孫爲便惟是不勘而襲則大乖法紀宜門下之有言也但事已如此難于反汗鄙意以爲當勒其祖歸南以省兩鎮之擾而 嚴諭其孫力改前失安靜地方毋仍覆轍則于事體稍妥而兩臺之體面亦無傷矣

答楊通州

承教所以爲不肖謀者真忠告也但在國家大計則之國爲急在目前人情則枚卜爲急而閣中無

人眾疑無屬即去而人將以此爲罪故鄙意欲先請補俟惟補有人而後再請之國如其不行而去則彼此俱盡矣但今枚卜尚不可得無暇再及其他爲此焦燥欲死矣

答周寅所

第久欲去此而羈留淹頓以至今日其至于敗壞顛覆亦理勢之所必然今惟忍死以俟代者而已明龍雲嶠溘然其逝以第觀之未必非福明龍不可知雲嶠則聞有草彈章而待之者二君不登台鼎卒完其身名其所得固已多矣即使不死未必能有爲也今物望皆歸中涵兄弟亦延頸以俟拭目以觀天之所開以佑社稷或未可以尋常之見度乎文敏師蔭事于今請之似覺太遲然近來銓部于此途頗寬或有可望願事尚未諧而爭鋒已起亦自可笑尊論之所爲當歸嫡長者是也

答吳二泉

承教皆經世評謨救時急務敢不祇承但國家大計業已屢次條陳未見施行非第緘口而不言也會集六部九卿科道之說則稍難行非但越俎生嫌彼且以爲目前緊急數事尚不能得暇講求况

其他乎第以爲今日政事如講學一般學未嘗不明但躬行之難政事未嘗不通曉但壅塞爲苦夫子謂其人存則其政舉不議人而議政終無益耳第病苦餘生旦暮去國今所急者惟枚卜與福藩之國二事蓋治標之意了此便入山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可也

答呂繹軒

門下爲地方綢繆消弭竭盡心力僕爲桑梓戴德非有私也陳赤石以親老堅干高臥而悠悠者復謂其門戶中人求多不已難以強之玄岳遣人來此上疏已力阻之再三促其赴任此際當可行矣僕於秋間即欲掛冠出門乃譚者以爲綸扉無人難以弛擔又福藩尚未之國人情危疑之極貢僕不當委之而去故遲留至今今幸閣臣已補而之國事聖意亦斷在必行則僕之責可以稍塞進退綽然矣主上如天如地其所以待僕者難以名言頃聞僕遣家先歸苦苦挽留真有家人父子之恩僕不得已且延此殘冬俟至明春福藩行後即浩然長往也

答薛青螺

承教奴曾質子事具見臺下恩威之所化服真爲不可知然遠左或可假此以暫息肩也在鄙意則以爲質子不必受當告以既恭順如此何必用質如其真也固足以結其心萬一僞也亦不至墮其計此在樞府必有定畫不肖以困病委頓未及與商耳事關封疆奏聞爲妥

答趙吉亭

日來國家政務稍有次第假使羣臣輯睦以事吾君天下事尚可爲也乃動因小事輒起紛駁致老先生不安其位真世運之厄聖眷甚隆安可辜蒼霞續草卷之三 七 三言廿八

答王太蒙

承教惓惓具感至念主上真是聖明使羣臣輯睦以事之天下事決在可爲而今日紛紜至此自當有任其過者福藩之國是宗社第一大計主上第一難割者今亦必行矣閣臣已補而中涵丈在此可卽受事於第更便第平生無他長惟賢讓能實是素心今得中涵丈爲代第所不能爲者

中涵丈當能之此卽第區區報國之一念也惟是中丞太宰相繼去國不能挽留大可嘆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若再不悔禍殄瘁之憂在旦夕矣

答汪邑侯

下邑近來奸徒歛手倭販潛蹤皆臺下精明振刷之力至于清風歲澤洽于民心傳于萬口則尤不待言矣條議數款皆邑中大利害深得肯綮屯糧但嚴追得業之人自無逋者若責軍取贖恐終難行軍既贖回不過數年又必復賣也復營之說真敝邑保障至計未知當道肯允否民糧拖欠多由蒼霞續草卷之三 八 三言廿八

于吏書作弊歇家兜攬聞父母于糧數極爲清楚吏書不能高下其手歇家想亦知警至于頑民拖欠決當盡法追比國計軍儲安能姑息今考成之令至嚴苟不如數必不得考滿卽不肖無奈何也寒家亦多逋負其實力皆能完只是靠官府不敢追呼遂爾延挨今當嚴行拘拿監禁責治勿少容縱彼見寒家如此孰敢不完此真切之譚萬勿拘礙體面而坐受其累也

答丁撫臺

頃得敝鄉親友書皆云不當使臺下去闕第甚愧

其言惜太宰當時之堅執也然在地方則以留臺下爲福在臺下則暫歸而旋起亦未爲失蓋世路人情落小偏宜便有說話不如喫虧者之爲人稱寬道屈煞有後著耳臺下恬尚達觀豈復計較于此第之所言猶是俗見聊陳之以佐一嘆世路日危遂使三老連翩去國可謂異事第本擬先三老行而譚者以枚卜之國二事相責望今枚卜舉矣之國斷在明春無疑第責稍塞春明門外是第脫湯火離風波之一條大路如尚及臺下之在閩而一望清光盡所欲言何幸如之

徐霞客

卷之三

九

答薛青螺

奴會方納質而遽弄兵乃知臺下之見遠而慮深也樞府謂當急援北關已擬上矣此會納質之意似在阻我之援兵可謂甚狡聞北關力亦足敵得我爲聲援會亮未能遽得志也綸扉有人福藩之國亦斷在明春無疑不肖進退自此綽然惟是大小臣工相繼去國不成景象以此耿耿無奈何耳

答陳四游

孫掌科貴僕不爲代辨僕見元掌科疏所云涕泣

求救與移書救解之說固不知其爲僕而發也年例三君如魏道長至今尚不知其作何面目孫王則以爭科場事會與山東劉道長同來一見此外若有蹤跡及僕之門有片刺隻字往來則彼此皆當減門絕戶非但得罪于縉紳也僕七載在此每逢年例絕未嘗開口向吏部短長一人吏部如孫趙二老皆未嘗見告今歲以趙吉老不欲都察院與聞上疏力爭貽書責以票擬事體干連故遂譚及然亦只勸其公平處分與不宜多人而已並未嘗及欲用何人又何從而爲此三君救解乎所答

徐霞客

卷之三

十

吉老書俱在今錄以奉覽此外無隻字也若有則吉老不可出以示人乎上疏之日僕偶往候吉老于榻前已辭去矣而吉老云有一事奉告因言年例事于孫魏則云參論之舛錯于王則云坐城三月受贓數萬僕云御史坐城三月受贓數萬輦轂之下必且喧傳生實未聞願公更訪之毋枉人也吉老云具有單在若辨則當上聞僕遂別去至閣中則疏上矣事之顛末不過如此而謂之涕泣求解如求解于他人則僕不知若在僕則究其矣近來口語日多有言則有辨有辨則又有言此在處

僚尚且不可僕大臣也奈何尤而效之因問及不敢不以對

與翁完虛

昨從邸報中見孫掌科一揭謂元掌科疏中言其涕泣求救罪僕不爲昭雪僕不知元掌科所指何人何從昭雪年例三君如魏道長僕至今不識其面目孫掌科王道長曾以爭科場事同山東劉道長來一相見此外若曾有足跡及僕之門曾有片刺隻字相通僕請入無間地獄萬劫不得出矣僕七年在此十年例事絕無干涉今秋以太宰力爭

卷之十一

二

三

四

不欲都察院與聞移書責僕擬旨故稍稍譚及僕但告以從公推轉後聞欲用二科四道僕勸其照舊而已三君之托僕救援實無是事近來爭辨是非煩瑣已極或疏或揭日日抄傳僕不欲尤而效之而掌科怨憤如此故敢一白之門下亦與六垣諸公共見之也

答汪雲陽

白酋窺邊意在要挾臺下制馭之方悉中肯綮而最得力處在于不徇其請犬羊無厭今日要挾而得他日之患不可言也然非臺下真心爲國不顧

利害誰肯如此在他人則苟目前無事便可塞責皇恤其他哉

答韓求仲

爰間承教欲有以復門下而竟無人來領甚耿耿然也諸君之求多于門下僕實力阻之而不見聽門下委咎于令親恐未必然當時諸君來言此事僕卽告之云韓君與其姻家有嫌諸君爲此累其姻家矣諸君應云安能照管到此今門下尚無恙而令親之累極矣向僕勸門下勿聽令親之言亦勿露其言竟忠告也兒女至親僕常勸令親勿用此

卷之十一

三

四

五

介介敢復效之于門下僕之處心天日可鑒惟門下亮之

答翟按院

遼左危困之秋得繻帑按臨將吏民夷皆當戢服矣內中之議論與邊疆之機宜多相錯迂誠如來諭要身任其事者必自有酌見是在高賢虛衷而力持之僕苟可仰贊敢不悉力惟是罪戾多端旦夕且去無以效其區區耳北關事竟是何如幸教之

與許少微

郊關一別幾欲掩淚許大長安更無一人促膝譚
心倒盡胸臆矣時事決裂玄黃俱傷每念臺下若
在必不至此人實爲之天何尤焉今天下有兩大
事人情所盼望者爲福王之國與不肖去國皆苦
于聖意之遲留之國事殊有八九可望若得不
肖再出春明則天下平平無事矣微天之幸綸扉
有人此是孤臣弛轡之日白骨再肉之秋臺下聞
之必爲漚酒相賀顧山川阻隔晤語無期追憶年
來把臂時事寧能不心折也

答申玄渚

金霞續草

卷之三

三

三百六十四

元老在家八十存問此清朝盛事微丈命之第
固將有請也春首業與中涵丈言此意矣頃者國
有大故尚須稍寬其在春夏間乎弟叨濫日久罪
戾如山歲裏已決行計天下事固非一手一足所
能辦已不及爲人自爲之如必待功成名立而後
去則終無去日矣所苦者主上繫維孤臣未有
放意不知作何決裂乃得脫身耳老師神明健王
福履亨嘉弟過吳門日常上萬年之觴少伸門牆
之誼幸聞者之母拒也今國事雖多然其最急莫
過于軍儲之匱乏弟日夜憂之計無所出然居恒

私念亦以爲漕運一事不大有變通終受其弊翁
文高見妙畫先獲我心然尚不知其經略處置之
詳既草有大疏幸卽寄示弟雖旦暮去國猶得以
告後之君子爲國家建此無窮之利不世之功也

答寶淮南

金霞續草

卷之三

四

三百六十五

恭惟臺下淮海精英扶輿間氣清心如水澄然萬
頃之陂勁節凌霄卓爾千尋之壁惟茲閩嶠久沐
仁風棠蔭尚存時興歌于蔽芾袞衣旣去共想像
其儀刑茲者熊軾再臨輿情交暢歡騰八郡瞻紫
極之微垣色動三山走黃童之竹馬矧如不肖更
辱風知投分不啻乎芝蘭感恩寧殊于覆露愧下
衷之未展乃鼎臆之先施敬托便郵薄陳謝悃

與袁撫臺

敝邑汪令清廉慈愛真循吏也因鎮東衛軍乏糧
數月縣中所徵軍糧已那抵別項而以數年前拖
欠之糧行縣追徵給軍縣無所措軍閔于庭竊恐
官與地方兩敗俱傷非細故也當道公祖旣別無
處法而以此災傷之時急徵二萬之久逋于民間
恐縣令無此神術卽地方有變縣令豈能獨任其
責乎向江績石爲郡守時亦爲鎮東軍所窘辱旬

日不敢出戶在守如此在令可知惟時江守亦設法調停未嘗委之于縣今日事體第不知其詳惟臺下與藩臬諸公祖一詳計之卽萬無奈何當疏請調此令于他邑而以別有神術者來治邑事庶幾足解此急耳

答王太蒙

時事多端如補漏舟終難遠涉弟之伎倆大較可見茲幸綸扉得賢可以弛擔賤軀亦真是苦病哀鳴陳乞萬非得已開春必當行矣江省灾傷旣難蠲賑改折之說可行無疑今邊餉匱乏無計支吾卽權宜多折以救目前亦一策也

答吳本如

時事艱苦無如今日一事未了又復一事一爭未結又起一爭將如之何今幸綸扉有人可以弛擔間春決行矣蜀中積寇一旦殲夷非臺下駕馭驅策處置得宜何以有此真西南百世之功也大帥素有悍名今辱郡守一何恣肆然疆事未了且須操縱而郡守乘轎至堂亦似失之臺下之叅自不可已耳

答薛青螺

不肖僭負政地已及七年未有分毫之功徒積丘山之罪世人盡相厭苦而明主獨亮其無他隆以恩數頃者循例報滿冒濫實多飲河之量自審已踰在梁之譏行將不免所以屢疏陳誠冀安愚分皆由衷之語非敢飾讓以欺人也臺下以此爲賀得無重其愧乎至于年來時事不佳調停未易豎儒于此頗竭心力悠悠道路孰肯相明乃臺下慨然獨信其苦心過相獎借當吾世有大賢焉爲知已死且不恨此其感寧獨百朋之賜矣

答沈蛟老

不肖在此中困苦不支闕然脩候夏間曾從周生寄一函以試錄呈覽不知曾達典記否聞老師杜門靜想冥心塵外已得出世真詮其于蝸角之爭蟻蝶之見直可付之一笑而不肖束縛縈維未能解脫天堂苦海情景迥殊今幸代者有人可以付托此亦駑馬脫羶之日枯骨再肉之秋也計吾師聞之亦當爲喜色矣太若先生品望甚隆而久滯藩司真主爵之過頃爲署銓公力言當一推遷以存公道業已見許近來閣部遼隔視吾師秉政日又大不同不肖亦自盡其心而已

答沈太若

台旌入計得望清光屬在謝病旋有非意之役簡
關爲甚歉如之何藩方久次無如臺下駭歷聲華
著在耳目而淹頓如茲真主爵之過也屢爲當事
言之而不聽頃復爲署銓公力言之卽不外而開
府亦當內而清卿何可遽聽其去署銓亦唯唯矣
今日閣部遼絕人微言輕良以自愧

答謝武林

歲朔載更殊思適下庸劣豎儒惟有嘆流光之虛
度愧叨濫之逾涯而已時政次第稍有轉移至于
蒼霞續草 卷之三

福藩之國實 主上難割之愛亦勉勉行之 聖
明獨斷神謨屢超千古矣僕所苦者惟 聖意堅
欲禁留懇請未俞日夜憂之莫知所出要當俟福
藩行後萬方籲訴不得則徑行而已僕嘗自嘆所
處之場與古人有三反古稱不得于君則熱中今
得君而熱中矣古稱鄙夫患失今鄙夫患不失矣
古稱休官不謀于妻子今妻子皆欲休官矣似此
情景其因可知聊述之以佐一噓

答薛青螺

剡門軍士以缺餉而譁今已肅然則臺下彈壓之

力也必足餉而後可以絕士此不容不亟處者耳
昨見星道長揭謂奴酋今春必欲與北關爲難救
之則禍速不救則禍大此亦封疆一難處之事也
不知臺下何以策之不肯旦暮去國可以弛擔然
在此一日亦不能一日不關念耳

答余鏡源

自古夷狄相爭中國之福卜素二酋爭虜婦之馬
亦各有辭今諸虜旣不直素酋則其勢自屈我何
必問也虜旣有干而又許白酋之另貢理法俱礙
遵舊章絕浮議應而不先緩而毋急或亦制虜之
機宜乎操縱伸縮計翁丈自有妙用第何能贊一
籌焉

答吳督學

僕以叨濫積愆取憎于世卽生平知交皆引嫌自
外甚且有推波助瀾戈矛相向者乃門下款款倦
倦不忘夙好聚首譚心宛然骨肉又憐其困苦獎
其微勞若以爲尚不大負于國家此情此誼超絕
尋常矣 主上之于僕真是曠世之知僕苦言懇
言無所不盡雖不悉見施行然終不怒也今士大
夫惟恐僕不去而 上惟恐僕之去有 君如此

僕非病狂喪心何悉負之但僕在此一日則朝端一日不得安靜此所以寧負主恩而不得不自割絕耳

答錢校院

瞻田之慘括知門下固已力竭而不佞此中之祈請亦心血瀝盡幸聖明垂鑒減至二萬此外無奈何矣士大夫議論皆謂所關者大當委曲成就大疏似尚未見後旨且未後語稍過激恐有觸怒更致稽延故與納言商且勿進也總是爲國寸心非有他意惟亮之又福藩苦言有雍府遺業可奮霞續草卷三十一

元

三十四

與許少微

自臺下之行真成寥落無可共語近得羅文書言臺下思念之爲彼此有同情矣主上實是明聖可與有爲若使臣下同心僉力以事吾君天下事十常得其四五而無奈參商之至此也頃見孫道長亦云使許堂翁在必無今日之決裂此是實際語而惜哉其言之晚耳不肖歲裏已決歸強顏再出委無奈何俟朱邸之駕朝行則青門之冠夕挂

頑鈍面皮尚有兩三月不識青山白雲中人亦尚念及此否

答郭撫臺

門下之當開府久矣荏苒至今遲賢者之用則主爵之過也遼事困弊已極奴酋跳梁日甚此時門下何以保障一方循誦大教區畫井井悉中機宜當寧無東北顧憂矣惟是兵寡糧竭計部束手無措近雖下九卿會議而亦未有必然之策可以生財而足國者是將奈之何也近有自遼來者言遼兵之虛實竟足侵佔數多若一兵有一兵之用當不至此不知然乎否乎頃晤大司馬亦云須將遼事會議一番但恐終是道傍之舍耳

答張山是

今中外甚苦乏才林下又不得起乃有大賢如門下者賜環未幾而復爲東山之臥誰爲爲之能不扼掣要以門下之才品豈可投閒旦夕必復有徵書矣譚遼事者張皇太過今勢已如此北關似不得不救然老女通婿奴酋得藉以爲辭禍結兵連中國將因而大困東北之憂未知稅駕則門下今日之歸未必非塞翁之馬也

答陳楚石

之國河路初意似欲開沁而中州撫公與言者爭之甚力卽中州之人亦十八極言其不可無以復強而上意又堅不欲行李之由陸想必有故則其勢不得不出于黃河矣若併黃河而阻之則將藉此爲辭封典復誤此不肖之所不敢任也大疏到日明旨已下今若復有更改則須待來春方得行又無人敢進此說將如之何此事旣強而後可故不得不委曲將順以成其行若黃河之險漕舟之有妨則亦已慮及之惟在沿途速于發遣毋吝費續草卷之三十一

答南玄象

庚戌場事已久可以不譚而攻湯韓二君者太甚羣起爲之發憤其禍蔓延卽不肖亦受其累世界爲此喧囂尚無了時天乎人乎甚可嘆也不肖旦暮去國之人無足顧惜門下被枉如此無可奈何今天下事是衆爲政不肖救過不贍何敢啓口大疏已下部矣無愧天地無愧寸心必當有能白之者

答丁禹門

臺下途去闕矣不佞弟遠在萬里外猶懷戀不勝兄于鄉邦父老日扶櫬于鈴閣之下者哉東山暫臥早晚必有微綸稽之輿論咸以失賢爲惜何臺下猶慮及去後之洗索乎過矣過矣聖母升遐萬方悽痛恨不少延以造福宗社以餘祉及士大夫也天實爲之將如之何

答李心湖

鄉曲知交孰如門下別來多年尺書寥落則不佞疎節之罪也生平碌碌素無經濟之志僥倖來此如吾鄉鄙謬所謂捉回回裹網巾者久已自知其

答實續草卷之三十一

三

三百四十一

不堪矣受事不數月見事勢艱難卽思歸去屬綸扉乏人苟且充數遂至七八年之久叢釁積愆人言允當屢欲掛冠徑行以謝天下主上苦相繫維無計解脫每一念及輒至痛哭若有一毫留戀不能割舍之心則非但一身受禍且當殃及子孫矣起廢一事上意實是執滯頗聞林下諸賢多相委罪亦只得承受將如之何昔人謂當權不作好事如人實山空手回僕豈不念此其所不能天耶人耶何敢更置一喙

答梁撫臺

福藩之行知甚爲中州累沁河之議幸而得寢然上意終不欲陸行其所云自黃河至洛遇淺挑濬者亦上傳也所謂洛蓋指洛河而言昨大疏發擬後傳必欲挑濬不肖隨具揭深言其不便尚不知能見聽否此事內中全不知其曲折卽不肖與諸大老亦皆懵然當時若將水陸道里畫圖貼說備陳利害或不至如是之費力也

答陳楚石

之國河路頃已有一函奉復言其不得已之故矣上意堅不由陸初問傳諭尚欲併王亦由黃河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三

不肖力言其不可乃始允王從衛輝行而行李由黃昨河南新中丞請行李自孟津陸行只六十里可至洛陽省挑一百七十里之洛河上猶不允不肖輩懇請如中丞言尚未知能得否夫六十里之路難且如此而况于數百里乎今頭二運已發勢必由黃河不可復阻若三運肯與王同行亦省許多顧言之未必聽也地方困苦答應艱難臺下惓惓念及自是仁人君子之用心恐不仰體乃事勢如此無可奈何卽漕事有礙亦不能兩全天下事筭其重者而已留班軍之說的在可行具

領教矣

答袁撫臺

洋稅之罷乃臺下造福地方之厚意惟中多高監移于廣東之說廣人痛恨昨郭掌科已有說矣第向廣人言此乃地方士民之意臺下不得不爲一言非嫁禍于廣也然高監竟須阻其人廣不然廣人之害不更烈哉各省稅惟廣最重加以稅監將何以支卽明旨亦未嘗令稅監入廣也第非不爲桑梓計顧事勢如此不得不以奉聞如徵天之靈主上慨然罷撤稅監眞蒼生大幸耳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三

答鄭督學

劉貞一來奉教具戢雅念僕以不才忝竊負罪愆愆平日知交恐其爲累多自引避甚者欲借以爲名而門下戀戀依依有踰疇昔相憐相勗總是深情賢者之用心其去尋常何啻倍徙而千百哉閩中士習大較與他處相同其弊端最大者莫過于倩人替考一節富家子弟往往有目不識丁而倖列賢序者此輩進一人則妨寒士一人深可痛恨今欲禁之惟在嚴行覆考與痛繩廩生之保結者庶可少警此外則門下自有作用無可仰贊矣

答王玄亭

泰附維桑風欽明德長安道上一再晤言蘭蕙讓
馨明珠擬潤慰何如也但春把臂尚欲效頃刻之
歡屬有意外之役遂孤此念撤棘後得公家千里
以光貢籍差爲慰耳生叨濫日久罪釁甚多 明
主不知其不肯苦相繫留目下福藩行楚宗釋稅
額減吉祥善事當漸舉行惟是物論不容義難就
列譬如人家醜婦貌雖不揚亦嘗親操井臼拮据
家計頗當翁姑之心而家衆不宜譟談日至只得
合聲全弟而去耳

答徐按院

卷之三

三

三

島夷焚黠日以通貢爲謀近見朝鮮有疏言倭酋
移文其國云閩浙之人商販者已數千何爲獨靳
于北則其窺伺狂逞之意蓋可見矣販倭之禁雖
嚴而終不能絕若併西洋而禁之則泉漳之奸民
爲禍更甚此亦所當慮者稅額已減三之一閩中
以六萬爲率可減二萬其於洋稅亦稍足相當廣
東前減二萬不肖苦言之而廣人尚欲求再減不
肖亦再爲言而不敢及閩者以閩視廣稍輕非敢
薄于桑梓也

答李旭山

當今者德名流無踰臺下不肖仰止之日久矣銓
衡重地幸借鉅公延頸企踵以待劍履之人乃抗
辭至再怙尚彌堅何以慰海內之望耶 溫綸再
下萬無濡滯之理願促裝而北以爲朝端重至禱
至禱 主上聖明眞三代以下所僅見惜不肖庸
愚無能匡輔有 君無臣可爲扼腕然不肖罪狀
非但天下人知之卽自審亦甚明萬不敢貪戀留
連以煩士大夫之憂也

答林楚石

卷之三

三

三

稅監殺人放火劫脅地方官宇宙間一大變也謬
悠之譚反謂撫公欲殺稅監激之至此恐 聖意
未能無動第力請于 上必當撤回雖一時濡忍
于時旦夕當掛冠得了此而後行於心方安起廢
一事本 聖心所甚難 恩詔一款頗有端緒而
言者因事紛紜事機愈寒第亦將奈何哉

答袁撫臺

稅監事承教已具報聞 聖明有撤回之意而連
日因 山陵事冗故尚未及抑或撓之者衆耶要

之終有處分耳地方有此大變非藉鼎力鎮定則糜爛之慘卽在目前其禍何可言也第不容于世少俟山陵畢當決長往之計得了此而後去于心始安耳

答苗儀庭

祖歲推補閣臣時屈指海內名德無過老先生者甚望聖明簡用而終不如願至今念之尚有餘愧孟氏有言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殆謂此乎南宮之役越俎爲慚錄文彻彻更辱厚獎彌覺汗顏時事防勦以一庸劣監儒支撐七八載無不顛覆之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七

與袁撫臺

頃敝邑父老以書來言倉糧納米之害此事第往年曾爲當道極言之其書具小集中衛弁以積貯爲言其甚美當道易爲所動而不知名爲上米實只充攬納之彙第詎爲諸生時民間上米每石爲攬納所包用銀一兩四五錢蓋三倍其價而倉

中未嘗有米也卽有亦隨上隨散何嘗有斗升之積乎猾軍專以荒年便求上米脫民之膏脂聞今歲米價騰至兩餘如責以上倉非二兩不可軍則利矣將如民何國家本設軍以衛民今軍皆堅砲無分毫之用不得已又復養兵第嘗謂古之兵民合而爲一後世分而爲二今又分而爲三於養軍之外又多養兵之費此民之所以日窮也愚見如此不知當否聊陳之以備采擇

答鄭公祖

蒼霞續草

卷之三

天

承教不但見臺下爲國之忠心亦具悉過愛鄙人之至意也感愧感愧鄙人海上書生原無匡濟之具亦未嘗有此念遭逢明主忝竊逾涯不待人言而已自知其非據矣七八年間亦曾竭力經營圖報萬一而才具有限終無尺寸卽小有轉移又終不足以塞海內之心遷延不去妨誤愈多居恒自喻如子弟登臺觀者闕然以爲不好則便須下臺不做斷無強占壇場反怪閱者之理宋時蘇子容爲平章八十日偶以詿誤被言卽堅然求去人或謂小事何必如此子容曰宰相一有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不去子容亦閩人也由此言之鄙

人之去晚矣其愧於鄉之前哲多矣臺下望鄙人以出講諸事 聖明在上其中必有舉行者卽有未行後來自有能爲者天下事無窮無盡豈鄙人一手一足之所能了耶卽使目前能了而將來又有他事將令鄙人終老死于長安乎

賀申瑤老

伏以 恩頒北闕 九重隆憲老之儀 日近南山四海頌生申之慶熙時上瑞曠代奇逢恭惟老師氣鍾兩間學師 萬乘文章重山斗不忝科名勛業紀旂常有光鼎鼐心存國本轉 上意於淵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五

三

微滿修之中手翬 皇輿措世運於順治威嚴之盛合宮府爲一體真夷夏而四維 聖天子深鑒其忠誠惟和惟一士大夫陰被其德澤不識不知蓋惟 朝廷得非常之人而後 宗社享無事之福撫五辰而疑績泰方保於日中循四序以韜功樂乃復乎天下玄亭清靜猶容問字之賓綠野優游不改愛 君之念然身雖退而望愈崇且養彌高而神日王 天庥滋至俾爾熾復俾爾臧相道永光得其名又得其壽鳩刻杖而作玉正潞公居洛之時熊隱渭以釣潢登尚父師周之歲備人

之福五兼天下之尊三弦當皇覽之揆初特厘

聖心之念舊裏蹄麟錦命四牡以馳驅鳳節龍綸環三吳而觀聽此蓋 天祚明德自詩書以降復親久道之成是以 帝賚元臣而南北相望共表太平之象黃扉盛事青史美譚某夙及龍門欣襄鴻典望金閭之瑞靄喜輝騰兩雨之階覩玉燭之光華願茂介千千之筭願景行行止敢云蕭規而曹隨乃得全全昌載見周前而魯後日冀起安車於里社車圖稱大斗於公堂春秋日以升若召喚百齡而贊蒼姬之錄造化在其手如廣成千禩而

蒼霞續草

卷之三

三

三

當黃屋之師

賀沈龍老

伏以黃扉論道風瞻一德之阿衡 紫誥優賢特屢 九重之側席典隆鼎鉉慶洽冠紳恭惟閣下得大間氣爲世完人淵源直遡於孔顏伯仲遠追乎伊呂積誠悟 主不動色而格 君心秉正立朝獨持平以定 國是片語有回天之力一時歸夾日之忠世方屬望於拔茅公乃决幾於介石碩膚常遜惟懋德以恭先成功不居以丕時而讓後著書歲久家猶無獨樂之園戀 闕情深面常有

先愛之色齡爰登於踰八尊真達乎兼三四方伺
進退以卜安危 一人詢起居而隆恩禮 詔從
三殿符卿光捧瑤函節到兩河守吏親扶玉杖蓋
惟昌明大有道之世乃生者碩不二心之臣壽國
壽民上天篤其福履先知先覺下土奉為儀型禎
祥再見於圖書休光已滿乎嵩洛某夙承鴻造之
末幸觀曠典之成謹托魚箋薄將燕賀 帝之所
賚固知黃髮之堪詢人皆曰賢願為蒼生而再起

答沈蛟老

病困中久失修候深用耿耿伏奉鼎函感而且愧
蒼霞續草 卷之三十一
楚宗請釋始自陳楚石移書責望極其懇切然亦
止于釋楚宗耳無他意也其後譚者和繼中外閱
然宗伯謂釋之則人言自消于吾師亦便 恩詔
擬稿時合九卿科道共至東閣相見皆無異辭故
不肯與方生再三斟酌據刑曹所開而條上之仍
附一揭言當日重處原不為過但懲創日久當與
寬宥以示優恤 天潢之意初未嘗與前事相左
也 聖主至仁如天遂蒙 允行今羣喙已寂然
矣使老師今日在位亦未必不為諸宗請惟是不
肖慙戾多端自招疑謗惟有愧心當復何言且夕

決出國門以謝天下而已

答石撫臺

備員八載愆戾實多每思人臣之義有進而能任
天下之事者固所以報國有退而毋壞天下之事
者亦所以報國自來權奸為害皆因貪戀不去如
聖人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其禍始烈假使
李林甫盧杞之徒蚤自引避其害于而身凶于而
國豈若是甚哉不肖之所以惓惓懇懇以必去為
期者實亦有鑒于此賴 主上明聖察其情款俯
賜允歸得請之日歡喜欲狂盡夜南馳業將出齊
境矣豐草長林麋鹿為伍即長被惡名以沒世亦
復何恨耿耿私衷惟願世道昇平仁賢進用使社
稷蒼生咸有利賴即林下病夫亦得優游于光天
化日之下斯為幸矣頌來佳刻扣舷歌之當使魚
龍出聽塞上寒風願言自愛

蒼霞續草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二目錄

與方中涵

與吳曙谷

答周玉繩

答癸丑各門生

答吳生白

答李還素

答黃九石

答王太蒙

答戴今梁

答王龍門

答沈寧海

答鄭玄岳

答鄒南阜

答汪父母

答朱平涵

答周寅所

答董崇相

答李鳳岳

蒼霞續草卷之三目錄

與友人

答賀生日

答李按院

答韓辟哉

與余石竹

與畢見素公論倉糧改折事

與方中涵

與蘇潛父

與何能莪

蒼霞續草卷之二十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尺牘

與方中涵

春間奏謝小疏仰仗鼎力復奏 溫綸至勤撫按
存問林下病夫不勝惶愧茲以七月下旬直指到
門行禮又須奏謝 天恩隆重生光林壑然數數
遣人入都門亦甚不便顧於事體不容已耳僻居
海上無所見聞亦以無見聞為快客有枉過言
東朝事甚奇大為驚駭卒以晏如則 聖主慈明
蒼霞續草卷之三

宗社福庇而翁丈維護之功固不小矣又聞頃來
聖意轉圜度政多舉此蒼生之幸惟劉道長不知
何故致觸 天威乃爾此須力為救解以顯 聖
明天地之量不然將來又多一事矣第身既隱矣
又復及此殊為僥倖恃愛不能自己

與吳曙谷

久不通聞以鴻羽無便耳茲聞台星已映綸扉十
年來索莫景象今稍改觀甚為欣慰顧此地難居
此時尤難惟仗宏猷宿望足以鎮服人心而中涵
丈又夙昔相知同心共濟當不至如不肖之困苦

耳僻居海上于時事一無所知頃有客見過譚
東朝事甚奇甚為驚駭旋聞業已安帖此 宗社
洪休 聖主慈明而帷幄幹旋之力亦不少矣惟
劉道長輕觸 天威不知竟何如此須力為之救
解也湯韓事亦當從寬處置不必深求不肖向日
奉告亦如此耳

答周玉繩

僕里居將浹歲塵情都盡貳憤之痛亦十減其二
三惟覺哀颯日甚每飯只噉一甌粥晚間則楞腹
而臥若強進一匙則終夜腹中雷鳴晨起便作瀉
瘡霞續草 卷之三 三
景象如此其亦不能久為世間之物矣居恒私念
往在故地日罪過甚多種種舛謬悔之無及伯玉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矧僕又過數年耶門
下所云豈愛我而忘其醜耶抑姑為誕語以相慰
耶今冬力疾為亡兒營葬過此便可入山為終老
計矣

答癸丑各門生

南宮之役得交海內名賢甚幸謝病歸來南北天
涯殊深離索之感惟是諸賢奉職業官佳譽懋著
僕聞之又深自慰也林下病夫與世斷絕雖貳憤

之痛未能去心每憶綸扉困苦呼天叫地日今得
安然丘壑蚤眠晏起百事不關便覺心地清涼忘
其哀楚矣惟是衰病日增飲食大減昏昏憤憤頃
刻遺忘觀其景象非復久存人世委運乘化聽其
自然將奈何哉京宦清貧過煩遠餉以遠道不能
却心甚愧之亡兒更辱華奠沒存之感非可云喻
矣

答吳生白

閩山楚水相隔遙遙海內心知能有幾人安得不
繫念哉僕待罪日久智窮力盡若再遷延愆尤愈
積藉 聖主寵靈門下餘庇幸得歸來苟延殘喘
有何功業之可言也亡兒無祿乃僕餘缺省躬引
咎亦不為無益之悲今方奔走山中為其築墳冬
間塋事可畢便當謝絕塵事採藥尋真為方外之
民而已以門下之才品心術可對鬼神天若惠閩
再假前旌一臨海國使僕得晤對快譚豈非大願
亡兒辱厚奠沒存之感非可言盡此子生平與門
下如親骨肉幽冥之中聞之亦必墮淚也

答李還素

存問過冰 聖恩曾孫亦添嬉笑以第當之真是

折福邇來日衰一日兩耳俱聾頃又以山行一跌
絕而僅蘇胸脇折損屈伸甚難幸而不死遂成廢
人矣翁丈垂念勤篤鴻篇妙染種種珍隆襁褓有
知亦爲生色况千第與小孫哉極欲爲一詩伸謝
而困病中不能成語惟有慚愧賢郎丹穴之毛無
不五色惜未及覩其制作若令姪則讀其闡中文
以爲巍捷無疑而竟落孫山自是不敢復相士矣

答黃九石

張二水來得尊教併謁及曾孫一門四世皆戴厚
誼矣弟因跌傷胸脇折損今雖強起而腫痛未蘇

蒼霞續草

卷之三十三

四

日爲亡兄造墳上塋時居窮鄉計今冬方得丁
新春必當圖與丈一晤也林龍淵所云渠甫九老
鳴之故弟不得不一譚及然總是多此說語丈之
見教真至論也人世相知尚待辨說則其知淺矣
丈東後云云又似稍多第可無答總於面時鼓掌
一笑東省盜誠可憂而敝邑今歲蚤田大熟爲狂
風掃盡晚禾則盡乾殺無半粟登塲仰給鄰壤而
遇難之食又甚嚴林居之人且不愛遠而愛近安
得時和年豐優遊林壑終此天年哉

答王大蒙

徂歲過信州辱厚念勤渠感載無已歸來病苦侵
尋都無生趣曾兩遣役赴 闕陳謝取道豫章皆

欲具一函伸同好之情而自念林下病夫百凡謝
絕不宜通故人書輒復已之乃此心則耿耿在左
右矣家居窮鄉杜門掃軌卽卽報亦稀見時事槩
無所知但聞台節尚留滯江藩未奉 召命竊謂
今日世道安可不急返名德于嚴廊則弟在事日
無能推轂之罪愈莫追矣翁丈之求去已非乃欲
引徑出春明之例則天下萬無是理 朝廷未負
我輩而作此舉動計非忠愛如翁丈者之所忍也

蒼霞續草

卷之三十三

五

答戴今梁

待罪日久生出青門實爲萬幸此皆知已之洪庇
也餘孽未消殃及亡子入門悽絕情緒可知猶賴
解組之歡少減其舐犢之痛惟是衰病日增不知
尚在人世能有幾時耳貴陽萬里卽引領故人無
從通訊山中稀見邸報頃一客過此言臺省拾遺
復求多于翁丈不知果否如其有之一何世人之
不憐才耶遠辱函貺具載隆情倘藉言者之賜天
柱峰頭把酒憑虛一酬夙願亦何必以腐鼠相嚇
哉

答王龍門

僕備員政地罪戾萬端省躬引咎他復何言舊歲
拮据爲亡兒卜地入春以來老憊殊甚又風疾舉
發手足俱痛將成癱瘓之症家人欲延醫治療僕
謂位極人臣年近六十於享受已過死生苦樂當
聽其自然不必醫也劉貞一生相知自聞被謫
深爲掛懷舊歲因小役奏謝業具一疏伸救而
小役抵都之日適主上以王都尉疏震怒遂不
敢上孤此一念矣此事以愚見外間且勿言而聞
臣從中漸漸挽回當有轉移之機今論救紛紛至
蒼霞續草 卷之三十二 六

答沈寧海

久不聞聞良深瞻憶僕在綸扉奉職無狀愆戾如
山幸得歸來伏枕杜門省躬思咎而已病軀稍愈
亦復自力遊行山水間以自適其殘生要之在百
里之內天台鴈蕩之遊向有是心恐亦終成畫餅
耳敝鄉今歲海警乍聞人情惶擾咸欲借重干城
僕亦隨人口吻聞撫臺禮聘甚勤希速命駕以慰
此邦想望也林舍親行已托致意且囑其勸駕矣

答鄭玄岳

敝鄉稅璫之事變出非常人情駭怖碧海益軒二
公月白乃赴救戢兇鋒而弭大難卒使天聽爲
回地方按堵其功不小此閩人之公論也左轄公
祖行品清高譽望煒煒固閩人所素尸祝者徒以
禍變之衝稍示持重未亮者途有後言僕在都門
日縉紳之移書者踵至即門下所素敬信之君子
亦深不滿也然安可以此一事而掩其生平哉今
左轄行矣留賢借寇孰無是心僕過建州亦托直
指公力爲牽挽而直指以爲既經指摘無復留理
蒼霞續草 卷之三十二 七

答鄒南阜

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聞憲長公祖及門下復
欲以此求去殊甚無謂海邦多幸一時蓬臬大夫
無非當世之大賢海內方爲閩人豔乃因一事而
遂致多事因一賢而併失衆賢將舉閩之國而空
之其何以上報天子而下恤此一方民乎功名
富貴知賢者不屑然出處去就須有大題目以此
而去恐非所以爲名願門下細籌之勿遽草草憲
長公祖亦素相愛不敢唐突惟轉伸鄙意爲幸
翁在宇內如泰山喬岳凡有目者皆知仰凡有心

者皆知敬如不肖區區向慕之衷何足道哉記初
入綸扉時曾語朱金老云今日政務以用人為第
一義而人之最宜急用者莫過于鄒南阜先生幸
力圖之金老答云此我本房門生又相知如得渠
出山非但 國家有賴亦為我作多少門面當多
少風波我豈不盡心顧無奈何耳不肖見其言如
此知其非偽嗣後不肖當事亦不敢自負其初心
而力終不能得迨將出長安時頗聞 聖意稍有
轉移而至今又復杳然林下病夫即僵臥床褥未
嘗不以此為生平第一款事也我翁精修獨詣續

卷之三

八

三

千秋之道脉其功且遠在鍾鼎旂常之上何有一
官而不肖諄諄言此者亦其一念好德之私不能
自己耳豈以此自托于翁哉世路多岐人情難一
即林下病夫猶時掛牙齒反躬自省實覺從前有
許多不是何敢尤人今天下紛紛只緣士大夫皆
自見其是見人之非所以難處若使心胸放寬將
自己與人是非兩平校勘勿太執滯則亦可以恬
然而無事矣

與汪父母

適聞按臺欲枉顧行 存問之禮此在不肖雖愧

踰涯分然既有 君命亦不能辭又聞道府公祖
欲同顧則愈踧踖不安林下病夫奄奄伏枕與世
相絕乃一時而干旄駢集闔邑倉皇重其苦矣又
聞有豎旗之舉惶悚無地生平碌碌叨濫逾涯負
乘積愆雖在閒居中每一念及輒用疚心敢復微
藉 君寵張皇夸耀以驚鄉里之小兒乎向入綸
扉時聞家中豎旗心甚不樂深恨兒子不行力辭
今旗杆尚在方思折去奈何當林居之日復從而
益之乎 存問雖是隆典然此番 聖意不過因
亡兒之變一加慰安其與向時 聖書特遣者輕

卷之三

九

三

重原自不同鄙意以為按臺亦不必來只具一回
奏足矣今按臺既不能辭而又勤諸公祖之遠駕
至招搖而豎旗于門寧不為識者所笑而不肖亦
何顏面以當此也伏望門下俯察鄙衷非有矯飾
力為懇辭但省一事即不肖有一分之幸若邑中
必以旗來不肖亦必不敢恭命先此布之

答朱平涵

承教謂導目漸昏古人有自托于青盲者得無類
此若不肖則雙足蹙蹙已成廢人此是實事周虞
卿所親見家人欲為醫治不肖自念有三便宜不

醫更妙生平好動一日不動即不快活登高涉險甚苦吾足今足病則不能行行亦須與一便宜也世人之不相亮者頗相驚恐謂死灰復燃今天刑吾足朝端決無跋宰相羣疑或當少解二便宜也家有二老妾不自度量常相責望甚爲所窘今足廢則不能動可以息其妄心三便宜也惟是登臨遊覽頗覺費力而去家一舍有靈巖福廬二山洞壑奇絕海內希有開闢以來湮沒無稱至不肖歸田之日鄉人始相率脩治名勝畢出山又坡陀不甚高峻易于登陟今誅茅結宇其間可畢吾世又

荅霞續草

卷之三

十

有一二清歌雅奏可以佐歡野叟山樵可與共話每一回想八載綸扉呼天叫地景象不啻自地獄登天堂彼白簡皂囊代爲促歸者皆是大恩人大功德主子孫當世世尸祝耳

荅周寅所

詞苑追隨與翁丈實稱知己其後蹤跡參商漸成契濶然每念不能忘也近托便郵稍布區區更辱溫答不勝喜慰大作翩翩中有感時憤世之語來諭以溫厚自歎而譽弟作爲雍容標致此橋謙之雅懷而要之詠歌之義各適其趣杜陵感慨李白

風流皆有取爾翁丈以卓品鴻猷設施未究見世路之險巇嘆頽波之莫挽固宜形之聲歌以寫其鬱若弟則叨濫逾涯伎倆已竭謝政歸來省躬引咎上愧君恩下慚物議得老丘園已云厚幸更無憤結不平之氣纖芥于胸中故但以行遊爲樂不復以世務嬰情蓋吾兩人所居之不同而情隨以異大較如此若夫忠愛懇惻有裨世道則丈之勝第百倍又不但辭之工矣沈師敬事錄向曾見之密勿之地苦心信難告人聞有以弟之請釋楚宗爲不利于師弟向不欲辨今爲兄略言之方楚

荅霞續草

卷之三

三

宗之久繫也中外人無不言其當釋陳楚石上疏時移書于弟謂渠齋戒一月禱于神明冀動君相之聽弟嘗語孫淇澳曰釋楚宗于四明師有礙否淇澳曰不釋楚宗則牽扯四明無已時釋之則無辭以諱此乃所以爲四明也弟以爲然而當時大僚中且有以宗室之戕巡撫爲無傷至形於章奏者第笑曰如此則天下之官但有宗室處皆岌岌乎殆矣故諸所揭請皆言當日處分之不差但懲創日久姑與寬宥使其自新庶恩威並著情法兩全而上遂以此從之南歸至廣陵適值楚宗

之釋高墻者十餘人來稱謝弟謂此聖主厚恩我何力焉諸君必不相忘則請今後絕口勿譚前事乃所以報我不然上且罪若輩之多事而累及我矣諸宗唯唯請受教蓋弟之所以處此事不過如此若有一毫他念則天地鬼神必當殛之向來耻于自明以兄見教故漫及之

答董崇相

昔人有三反者今翁丈好留客而自已作客不能信宿自已作客不欲王人具酒食而留客極其豐腆自已常有物送人而人送之物多不受此非但

芥霞讀書

卷之三

三

三反止三不怨矣吾輩出處隨緣隨分爲貧爲道各乘其時今世所患正乏翁丈輩人有此輩人布列中外天下事何不可爲一丘一壑自是林下人幹當賢豪傑自不如是晉江先生行品超絕而其見相拘以此取忌不究其用會記下友郭明龍常言貧夫之後多昌蓋其生前已被貪名已受果報故其累不及于後此言雖爲貪人解嘲然亦自有理今不肖叨濫雖過然已被不韙之名則亦已受報矣其得以餘生優遊林壑窮山水之樂或者亦在此耶如翁丈受頌者之謗便有八仙巖之樂

報應之速如此但恐自此以後謗書不可再得而翁丈大名與晉江並垂宇宙以此而求享清福造物未必首肯耳陳一齋高奇博雅眼中少見其此聞其疾良用關念今已平復否在里中所苦但是無友自吳雲上外並無一人可與語者一二士夫閉門獨樂說登山臨水便如世外事不相聞涉宗少文謝康樂輩何可得也

答李鳳岳

別久之不勝延邇向猶南北天涯今相距二百餘里而不得一晤乃知人生聚會之難也聞翁丈復

芥霞讀書

卷之三

三

三

去郡而邑居豈翫寂之性入山惟恐不深乎然鼎望甚隆當事者推轂無虛日東山寧得終臥弟非欲勸人做官翁丈之不做官亦非人之所能勸者惟是流行坎止當應以無心不必執滯耳弟病苦餘生與世相絕邑之西南多深山大壑時時策蹇往遊其間徒以子亡孫幼一切家事未能斷絕以此爲苦然回視風塵懊惱日亦大勝也

與友人

伏枕窮鄉一切世事皆不與知偶聞原任張繕部具揭都門言僕爲木商關說于故司空王洪陽處

事已久遠其曾否聞說或聞說出十何因毫不記憶但記劉用齋掌印日有木商多人攔街哭訴言奉文買木到灣日久不肯驗收洪水漂流難于看守窮苦萬狀僕答云見工部當問之適用齋來見因譚及用齋云委當驗收但苦無科道官耳今王劉俱逝無可質對惟各商俱在或密訪或嚴充僕若識其一面受其一錢便當誅滅無所避罪至于繕部之賢被察而不能救以此委咎僕無所辭是在當事者亟為破格起用以謝繕部而已

答賀生日

蒼霞續直

卷之三

古

重

頻年待罪久負君恩一旦歸來復罹家變雖僅存乎視息已自厭其形骸尚何心戀犬馬之年問桑弧之旦哉忽雲函之俯及知鼎念之勤渠蒲柳望秋借睇陽而未隕菊松娛晚資零露以猶存從此鑿并耕田長作編氓于聖世庶幾尋醫問藥永資洪造于餘年趨謝末由感銘曷既盛儀例完不盡

答李按院

林下病夫久不敢通候海警驟傳敝邑人憊于戊午之破城屠戮甚慘皆有譚虎之懼又值城垣傾

倒猝難修理愈增惶駭幸藉寵靈賊旋遁去今城已修完一切防禦之具亦料理一番則此警固不為無補也然鄙意以為閩中之患不在倭而在內地之奸民今海上縱橫炙人之肝脯人之肉莫之敢問亦莫之敢訴皆奸民也長此不已其害更甚于倭即倭來亦此輩勾之此腹心之病未易卒除亦未易言也

答韓辟哉

蒼霞續直

卷之三

古

重

海警紛紜人情震擾知煩門下之清思也望日有三賊舟至松下取至邑人皆鳥獸竄蓋在嘉靖戊午倭賊不二三百人臨城守堦之人聞鏡聲即走頃刻城破屠戮無遺毋怪乎今日之驚懼也彼時倭來極多亦不過千人其餘盡係漳永之人然他處尚未有從賊者今敝郡奸民平居無事尚縱橫海上殺人如麻莫之敢問即被殺者亦不敢告一旦有事此輩盡化為賊內地之可憂更甚于倭矣昨松下之賊彼處恬然不驚而閩邑人惶駭若此幸徘徊一二日揚帆而東未敢登岸然安知不為此以嘗我且狂我乎報倭者即稍張皇願勿以為罪不然以後不敢報矣敝邑以淫雨故城垣倒塌

百凡弛廢得此警竦一番在事極力爲綢繆補緝之計良云厚幸但兵食空虛難于料理往時當道以敝邑爲省城門戶設兵數百名爲福清營其後改爲總鎮標下今誠酌量派撥使人情有所恃不至逃散福清安而省城亦安矣門下向有此意故敢申之若倭之情形以鄙見度之一時未必入犯卽入犯而我仗當道之威靈鼓舞將吏以與之抗彼一創則數年不來矣惟其據鷄籠淡水求與我市我應之則不可不應之彼且借爲兵端而其地去我順風僅一日程耳彼無所不犯我無所不備

卷之三

三

諸凡濱海去處皆不得寧居而奸民且挾以爲重益與之合此則門庭之寇腹心之疾其爲閭閻無已時也以宗社之福諸公祖之庇未必至此然事勢不得不慮不得不爲之防者偶爾念及輒敢私布之故將沈有容人皆以爲可用倘取來緩急亦得力也

答余石竹

倉糧事畢公祖頃有書見教亦有書與樗朋丈樗朋以爲所加太重民必不從前此已憂其逋負今加至三之一其爲逋負不更甚乎且向來所苦是

將備款之銀那去別用非實有備款而不足也今但將備款銀實買米實實上倉不過數年自可充裕不必別圖其言如此鄙意亦以爲然再三商議畢公祖雅意本爲地方不可盡虛或將備款銀再加五分又將此項糧銀另行追徵毋混入別項以免那移則軍旣得餉民亦易從抑亦通融兩利之一策乎林下病夫戶外事一切不欲聞親公見訪故漫以奉復若不肖薄田不過五六百畝卽使再有增加亦不以爲困此意與親公同矣

與畢見素公論倉糧改折事

卷之三

三

適聞鎮東攬納刁軍具呈求復倉糧本色而中謂倉糧廢于勢宦蓋指生與余石竹二人此事自閩通邑利病生自通籍時實曾力言今刻在小集中豈敢諱哉此輩之所藉口不過以積貯爲辭夫積貯云者謂其有粟在倉可備緩急如常豐預備之類今鎮東之米皆逐月支給並無顆粒在倉何名積貯易以折銀軍皆稱便獨二三攬納刁徒規以爲利索騙窮民每石米上倉勒銀四五錢如或不聽詐害萬端以萬姓之膏脂供二三刁軍之囊橐此閩邑所共爲不平而非生一人之私見也當議

折之時曾于正額外增有備賑一項正為積貯之用使其實用以買穀則陳陳相因不可勝食矣然而刁軍之意不在此也夫生係民籍猶云為民石竹衛中人也其族鄰姻戚盡皆軍餘苟不利于軍何為歟歟諄諄以改折為便哉國初衛所之建本以衛民緩急即用以殺賊今衛所之軍皆不可用官又另行招募是民既出錢以養軍又出錢以養兵昔人嘆兵民分而為二今兵民且分而為三民安得不重困也如省下及各郡衛所尚可用以守城若鎮東則毫無所用即能自保城池亦不過

卷之三

六

為彼身家妻子計耳于民何豫嘉靖之季倭毒閩且十年敝邑失陷生民之殺戮幾盡曾聞鎮東軍有一人能躍馬橫戈傷倭奴之毫髮乎頃者松下之賊去鎮東不二十里至煩官府召募民兵搏戰彼日日支糧月月領價之軍果安在乎何德何功而日誅求百姓以濟其欲也假使高皇帝在今日其必設法通變無疑矣生家薄田不過五六百畝與通族及十甲自四十三年以前每年各項錢糧共只該六十四兩本縣催徵冊可查石竹亦不過三四百畝此在敝邑僅當中下戶其輸鎮東倉

能有幾何而謂其糧多利于改折一何誕乎至福清士紳因倉虛而搬避更為可笑夫婦女無知聞警倉皇暫時移徙非有守土之責孰得而禁若鎮東倉之虛實其于福清風馬牛之不相及嘉靖之陷城鎮東未嘗虛也能為福清效一臂乎夫福清之安危不係于鎮東之虛實而鎮東之虛實又不係于倉糧之上否假使年年上倉亦年年支盡何實之有而乃以此為辭耶林下病夫感事饒舌甚愧非宜惟崇炤不盡

與方中涵

卷之三

九

頃承大教具戢厚念儲講既舉則諸事可以次推行此皆翁丈之鼎力也李九老云亡輿情惋痛兩臺有請邱之疏計渥典美諡皆翁丈所必用情無待第言者惟是當年考滿一事會奉旨下部而以九老具辭途沈閣未覆以六載綸扉忠清昭著之閣臣而不一沾賁延之典是大闕事今其家以九老遺命不肯陳乞第意即于臺疏中擬及使該部得以覆請如臺疏已下則煩語宰公于贈官疏中併及考滿事以結前案亦事理之甚順而可行者第在閣日曾見有大僚沒後而補給考滿

恩典如郭希所輩歷歷可據也該部豈有難于此乎

答蘇潛父

自罷政歸來回視一切如空花水月生平交遊雖不能忘念然以四大假合視之一身尚然何況朋友乃所往來吾胸中欲遣不得者無如門下人生意氣相期信非偶耶林下病夫口不譚時事人亦無向之譚時事者忽奉來函淋漓滿紙讀之解頤至責僕不能效忠謝 恩疏寥寥太甚此殆未亮僕之心也夫大臣與國休戚僕又受 恩深重超

卷之三十一

三

三

絕尋常豈能忍爾惟是出位謀政聖人所譏明哲保身詩人著焉僕在綸扉日碌碌浮沈無能分毫補報老而歸山若復動子牟之思懸魏闕之夢其為招尤增謗當何如哉李九老嘗言江湖而懷廟廊之愛此語誤了多少人殊甚有見僕生平大病是快口直腸遇事輒發近有人稱之為智人評之為學本黃老不覺大快家在海上鄉人皆推鄙不知山水為何物登山臨水為何事有一黃蘗祖師大道場亦久圯廢僕得請之日 主上遣中貴人齋送藏經于其地不得已力為經營興復今稍就緒

緒足稱祗林絕勝又有福廬靈巖二山相去里許巖洞之勝甲于宇內從來無有跡者自僕歸而鄉人知其好遊乃相與持鉏荷鋤疏湮剪穢大加葺治迴環數十里煥若仙都董崇相遊此亦詫為奇絕而崇相所居有八仙巖頗相彷彿乃不量螳螂之力欲與吾角拮据開鑿手足俱瘁似愚公之移山同夸父之逐日良為可笑僕朝于黃蘗夕于靈巖福廬少暇則至八仙巖呼酒痛飲乘風破浪浮滄海而歸崇相塵緣未斷塵心未忘尚自矜飾而僕已超然名利之場蕩然禮法之外案頭絕無經

卷之三十一

三

三

書只有雜劇門前亦少冠蓋盡皆狎遊崇相稱僕為不拘套數不講道學灑灑落落別是一樣家風庶幾近之矣門下僕有南遊之興僕敬掃榻以俟第不知真有此膽氣否也

與何匪我

自長安別後二十餘年近始得一晤彼此鬚鬢俱已皓然人生之聚首難而老大易蓋如此也翁丈以卓品宏才久淹林壑當軸如生輩者實無所避蔽賢之罪自惟備員八載雖不能有所建樹然而調劑于 宮府上下之間頗竭心力未嘗敢以私

念輕毀一士大夫未嘗敢受一錢于六曹一事其所最自歎者惟翁文輩不得出山耳天聽閣之飲極慰生平顧酬應冗冗不能時請人教行間亦不及造謝甚耿耿也別有小詩二扇奉正

蒼霞餘草十四卷

〔明〕葉向高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敘

余既刻有蒼霞草矣其後自
綸扉歸又有續草頃者謝事
檢篋中復得數十篇留之無
益焚之而意不能割乃稍汰
而存之名曰餘草已自念昔
人論文章為小技為枝葉為
敝帚今余草而續續而餘毋
乃贅乎客有語余曰昔王荊
公絕不喜蘇子瞻而亟稱其
文章以為似司馬遷今世人
惡子多矣然吾見一二士大

夫尚有以子為能文者子功
業既無聞若併此去之則終
于泯泯矣且子瞻罹謗觸忌
至以文字為罪罔一切毀棄
今子遇

寬大之朝筆札流傳猶然無恙
存之亦足以見一時遭逢之
幸庸何傷余曰君言辨矣顧
余非子瞻其人何敢言文姑
梓而藏之家述客言弁焉
福清葉向高書

蒼霞餘草總目

卷之一

碑

記

銘

卷之二

記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傳

神道碑

墓碑

卷之九

墓誌銘

卷之十

墓誌銘

卷之十一

墓誌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墓表

墳誌

卷之十四

雜文

蒼霞餘草卷一目錄

中丞二太南公平紅夷碑

中丞王公靖寇碑

福寧州海防鄧公德政碑

司訓林君去思碑

崇安令閻生王侯去思碑

憲使岷瞻葛公頌德碑

福清縣新建橋塔記

共學書院記

重建聖蹟寺祝聖道場碑記

福清縣重修城隍廟記

龍神感應記

蒼霞餘草卷之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中丞二太南公平紅夷碑

閩故無紅夷其有紅夷自萬曆末年始名曰求市
實懷叵測然諭之卽去至 今上登極之初乃人
粵與海夷關不勝遂入閩城彭湖據焉其國名和
蘭其地去中華數萬里其人皆深目高鼻髭髮皆
紅故稱紅夷其所乘舟高大如山板厚三尺不畏
風濤巨銃長丈餘一發可二十里當者糜碎海上
舟師逢之皆辟易莫敢與鬪其酋長曰高文律或
以爲其國官名遣譯者來言予我市如濠鏡海不
且騷而疆中丞會稽商公檄將吏飭兵爲備大帥
徐君一鳴督師與戰于銅山中左所頗有斬獲巡
海使者高公登龍亦拮据防禦商公復諭夷使歸
夷遂俛首聽命願市于咬嚼吧未幾商公去復負
約據彭湖如故又驅掠洋商運土石益築城挾我
夷舟來者愈多人情皇皇朝議以渭南南公建中
丞節撫閩閩人或言戰或言市相持未決南公獨
決策夷無道闌入我封內不驅之爲患滋大今東
西未靖夷復逞志何以威不軌遂與將吏約必勦

夷舫使通于我土不穀願以身先諸將徇聞有違
令者法無赦屬直指介休喬公至與公合衆請于
朝報可又察舊帥俞咨臯夙負才略且家世名將
習海上事請授以副帥重其任于是將吏咸奮諸
樓船火器戈鋌之類莫不具飭而大帥謝若弘儀
亦馳至與分守朱君一馮協力爲公助公謂知海
上對民多爲夷耳目以我情輸夷又餽之食下令
嚴譏防犯者必誅其最黠者爲洪燦仔池貴以夷
書至併獻明珠珊瑚峇鏡夷烏諸珍玩公集夷衆
之被擒者于演武場焚其物誅燦仔等夷皆震懼
有悔禍心時公所檄樓船水犀兵大集隨躬至海
上督師與大帥計鉤致夷舟二焚其一其一亦半
燬生擒高文律俘斬六十餘夷之精銳且盡然猶
遁據島中副將軍請濟師公部署諸將指授機宜
復浮海至金門乘小艇出沒波浪中人皆爲公懼
而公恬如也下令副將軍汝亟渡彭母縱寇以遊
擊將軍劉應寵佐之裨將王夢熊等汝以偏師從
不殄夷不得歸諸軍遂畢渡大帥統馬用竹園實
土爲城一夕而畢夷來戰者皆敗斬奔據城時
新會牛來文律自其國駕三巨艦來倭曳百餘勁

勢復張公益發舟師往援巡海使者孫公國禎
督戰甚力與諸將策夷城在內舟環其外不攻舟
城不可破遂分道竄迹據其要害發火舟乘風疾
赴陸兵繼之夷舟皆披靡直逼其巢諸勾引接濟
者皆絕不得通夷窘甚不能支乃歸所虜商人三
百餘遣譯者請緩師且墜城遠徙而意尚猶豫我
爲備嚴攻益急夷遂如約墜其城惟舊會所居城
樓甚雄峻不肯毀副將軍遊擊將軍督諸裨將直
前撤馬夷盡登舟遠遁數年盤據之巢穴至是一
空閩人自是始有寧宇公上其狀于 朝併所俘
高文律等以獻 天子爲告 廟御午門受俘百
僚畢賀閩之將吏士民咸稽首歸公功公遜謝不
居曰茲役也以始事則有前中丞以力戰則有諸
帥以給餉簡器勵士詰奸則有藩臬諸大夫以奔
走戮力效勞行間則有諸郡邑守令與諸佐領而
直指實綱紀其事持惠文以肅戎紀不穀受成而
已何力之有衆曰公言是雖然操舟者泛滄溟不
測之淵篙工楫師孰不兢奮而非有操舵之長年
則不濟格猛獸于負螭衆皆呼謀而非有挺身直
前之人則反爲所噬方夷之據彭也人皆疑其憑

高墉駕巨艦火器迅烈珍奇以留我貢市以要我
勢不得不聽甚且謂澎湖原非我地予之無傷微
公毅然斷決破盈庭策舍之議其爲閩禍將無已
時且閩自倭難後承平已數十年海備盡弛戈甲
朽蠹樓船之卒望波濤而膽戰微公號令嚴明以
身先士輕犯鯨鯢之窟誰肯用命至于淵猷秘畫
獨運帷中動中竅會而戮奸民焚貢物使觀聽一
新邪謀破散尤爲平夷第一義今日之功非公而
誰公卽不自侈吾儕豈敢忘之夫寧獨吾儕卽東
南自此晏如宇內之亂萌畢消孰不拜公之賜古
者有大勲勞必勒銘名山以示來許今可闕如因
相率造不佞使爲之辭不佞新自綸扉歸藉公之
庇以安臥山中公實有大德于我况直指與諸大
夫將吏之勞皆不可泯因次其事爲銘銘曰
閩處南服滄海是防彼夷何來欲肆被倡陵空絕
險高牙大櫓亦有巨砲迅烈莫當據我近島要我
互市爰築崇墉言言屹峙誰啓戎心惟我對允爲
豕爲蛇耽耽其視桓桓開府曰惟南公行猷戡亂
秉鉞臨戎曰茲彭島緊我四封豈容蠢爾外竊內
訐乃請于 朝驅此猷猷 天子曰俞汝究予武

毋俾在夷薦食我土有逆鴈行以膏齋芥公徇于
衆天威式臨凡我吏士毋貳乃心夷來款我豈曰
懷音焚其貢物大貝南金乃躬戎行乃探蜃窟蟻
視鯨鯢沼看溟渤五火並攻千艘競發腥血染波
魚龍滅沒旣殲醜類亦執渠魁涸鱗雖困墉隼未
摧我師乘銳如霆如雷揚旌鼓棹矢激弦催薄其
堅城絕其樵汲援絕力窮相向而泣稽首投兵願
就羈繫雉堞斯隕鴞音載輯空其巢穴還我版圖
我農我賈我戍我漁凡我閩人咸有寧居式歌且
舞壺漿載途俘馘連連以獻 天子南顧紆憂旂
常載紀公逸不居歸于吏士惟斷惟謀實惟公以
閩人奔走報德無從言告史氏勒此膚功平臺片
石擬于鼎鍾千秋萬禩永息高烽

中丞王公靖寇碑

聞以海爲國嘉靖之季倭來毒我多則千人少僅數十我之奸民實導而翼之滋蔓難剪迫倭平而吳平林道乾曾一本汪五峰之流猶縱橫海上至合數省之力更數載而後撲滅聞自是稍有寧宇頃歲以來奸宄復滋高牙危檣出沒于洪波巨浸中薦爲鯨鯢蛇豕以肆其殘虐脯肉炙肝莫之敢問海上之道幾絕閩人大困中丞臨海王公開府于茲飭戎經武百凡慎愍藩臬諸大夫悉皆民譽咸展厥猷自元戎以至偏裨罔不戮力諸懷奸藏惡潛圖不軌者皆以次擒獲彙街之首常懸京觀之尸間築劇寇袁進李忠輩遊金驚魂食樵變響遣其親屬輸誠效順公又授策于副總兵紀元憲參將沈有容等震以必殺之威開以可生之路遂蒲伏聽命泥首轅門餘黨數千悉行解散其怙終稔惡逋逃流突者復爲參將張嘉策所殲生擒百餘名咸膏斧鑕未嘗有斗糧半餼之費而大憝就平潢池罷警亦年來未有之伐也凡我邦人親非常之原始而疑繼而駭終而晰其事情莫不欣然以喜公實有大造于我我其能忘昔咸將軍平倭

奏凱則汪司馬爲之銘維進維忠雖不及倭然異之于除患安民功皆可述願借平臺片石爲中丞頌而使不佞操觚從司馬之後不佞以不文辭再三不可乃勉而供役銘曰

維我閩疆海波時揚島夷是防昔在嘉靖虔劉我境內孽斯逞汪曾林吳實繁有徒天誅久逋維皇御極威稜四塞式靖海國旣恬以熙芽孽復滋蔓乃愈施鯨鯢吞鯨噬爲妖爲沴天日晝翳惟我王公奮武除兇羣策畢從二三逋醜惟進其首忠與之偶咸休公咸悔其前非稽首來歸還我俘虜輸我干櫓充我行伍躍馬執戈爲公前驅觀者載途有弗用命于我軍政如梟如獍我士爭先執訊連連戮之軍前豈無湯網服降是獎亂不可長鯨鯢旣殲滄海旣恬利及魚鹽我疆我圉我居我處有截其所維彼平臺片石崔嵬剔其苛苛膚功載勒銘辭弗忒以警姦賊

福寧州海防鄧公德政碑

福寧之有海防大人自近歲始也其職在詰戎蒐卒治樓船簡器械干楸海上以佐觀察使者爲封疆計而秦川爲海上最重地當閩浙之交饒魚鹽商賈所輳集奸宄易生高牙大檣縱橫出沒遊徼者不敢問亦不欲問也自鄧公來日討其廢而脩之尺籍必覈斥堠必嚴偵探必遠號令必行一時耳目赫然收觀矣而又時其饋餉塞其浸漁公其派撥同其疾苦弊孔漏穴悉稽悉窒諸行間之士莫不歡欣鼓舞凜如負霜溫如挾纊鯨鯢蛇豕聞公之風聲而不敢犯當道莫不賢公每秦川缺守輒使公行守事公又以治軍者治民革征輸之美嚴派鹽之禁絕和買之害洞肺石之寃閭閻清晏鷄犬不驚卽受厘出途之人咸濡其澤肯矜士子以文運厄塞欲移學宮于舊址前守殷公下其議公力從臾之功方半而守以入計行公緒其業一切鈎金束矢之入悉輸以佐經費民感其真誠亦相勸輸助工作雲興亡何而宮牆巍然講堂號舍無不具飭諸生輩碑而誦之茲公以艱去秦川之父老與其卒伍復相率醵金爲公祠于通衢加

梓楔焉而羣走數百里懇余一言紀其事余往在政地公爲國子先生間六館生徒誦誼之日久矣其來丞吾郡余甚爲桑梓喜比里居與公相去稍遠然吾邑人往來秦川者皆能道公之賢如今茲父老之所稱說也年來禁防稍弛吏治雜而多端苞苴盛矣卽賢者猶或苦之公在秦川七年茹藥飲水所部將較無敢脩故事歲時以一錢尺帛至公之庭其攝州事不以一疏一肉煩吾民也束脩之問不及于境外羔鴈之贄不入于長安可謂真廉吏矣固宜秦川之人難于去公思之不能忘一

廣西全州人

司訓林君去思碑

武平林君文蔚爲吾邑訓導去之數年而其弟子思之不置曰吾師之教弟子先行而後就其課疏又未嘗不精也而又善恤弟子之困有緩急以告師未嘗不應久之不能償亦不問也不腆廣文祿入幾何而能若是蓋常自其家輸之卽吾弟子之視師亦若家之父兄然教之誨之飲之食之其何能一日忘也余謝政歸聞此以爲未必然其後詢之則人人以爲然余于是嘆曰師道之失久矣其名存而實亡者尤莫甚于廣文彼不責弟子之脩脯亦難矣而況于周之乎弟子于師之在事其能親函丈而請業者亦少矣而況于既去之後從而思之乎師弟子之情旣判然其不相屬則學較之設皆爲虛文而此官爲具員矣如林君之事其可以風也或又曰林君爲諸生時其父儒官公病籲天請代處昆季友愛篤至郡邑上其事于直指旌其門曰純孝在吾邑聞母病卽棄官歸奉湯藥者三月而母終廬于墓者三年夫林君蓋躬至行而以身教者也余不識林君然所見聞章灼者如此近世長民之吏多有祠而未必盡出于思至博士

先生無聞焉諸弟子于林君思矣而力不能祠欲碑之以示永久余嘗慨士風之薄而喜有茲舉厚道也直道也師道也皆大于世教有碑後有志官師者徵之此可也

崇安令閻生王侯去思碑

今之令長稱民之父母然其于民非真生之鞠之顧之復之如父母之于子也孟氏擬于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則今之父母云者蓋亦受人之赤子而爲之乳哺耳赤子之于父母終身慕者也其于乳嫗孩則戀長則置之天性使然不可強也夫天之判于人久矣然而桐鄉中牟綿竹沔池榆次之治皆能使其民謳吟思慕畫像立碑世世蒸嘗甚于子孫何所綰結而致是哉蓋必有一段真誠慈愛之心與赤子相維繫真若生鞠顧復而不徒區區乳嫗之爲者此人而疑于天者也吾觀今之令長其能爲乳嫗者已不多見矣而况其進于此乎乃王侯之去崇安而令吾邑已再歲矣崇之人謳吟思慕不置相率而爲之祠爲他日蒸嘗地又相率走千餘里乞余言而碑之余問侯所以治崇亦不過曰課土興文勸農息訟泣罪賑饑除奸蠲羨舉行鄉約保甲治橋梁道路蘇郵傳困苦如世所稱循吏之政而已何崇之人思之深也我知之矣夫侯之所以治吾邑不如其所以治崇耶而吾邑人之思侯于異日不如崇人之思侯于今日耶卽

蒼霞餘章

卷一

二

異日吾邑人誦說侯治狀亦豈能有加于崇人此皆所謂乳嫗之恩人而非天也吾聞侯在崇雨暘祈禱無不立應卽吾邑茲歲夏秋之間三農苦旱侯步于郊拜于途徧禱百神澍雨大降其後小旱輒雨雨輒遍四封禾溢于倉麥秀于隴豐登之慶爲數十年來所僅有此非侯一段真誠慈愛有以入于赤子格于彼蒼人而疑于天者必不能有此此吾邑與崇之人潛被而不知知之而口不得而言者也方崇人之爲祠侯聞而亟止之以爲勞民且近于世之貌爲慕以相諛者崇人陽諾而陰爲之不使侯知其索余言余亦以病辭而崇人請之不已且曰君之邦人已奪我侯使我不得終庇宇下矣奈何無一言償我余聞而心愧焉因念侯之治行實始于崇而成于吾邑吾邑不能忘侯則不能忘崇人其因崇人之請而以一言謝使兩邑人世世毋相忘不亦可乎夫乳嫗之善乳子也而去之隣隣人必喜而故所嘗乳之家猶以子長而念其勞不能愆然也而况于生鞠顧復如真父母者哉此吾之所以謝崇人也侯名某字某別號閻生萬曆丙辰進士丹徒人祠建于某年某月某日其

地在邑之南關父老諸生所共卜

書

卷一

憲使岷瞻葛公頌德碑

憲大夫武陵葛公蒞閩兩歲餘百廢俱興屬東西
多事經費不充主計之臣謀修周官泉府之法朝
議推擇郡人董公晉少司空董其役董公具疏言
公才賢可以共事于是遷公爲楚衆議佐董公閩
人奔走請臺使者願留公于閩毋他徙而諸賈人
之從事于鹽筴者則謂公有大德于我曹我曹失
公將無以爲生蓋自 國家設開中之法每引輸
價不過百二十緡近以助餉溢至數倍矣催徵迫
急衆皆思逃賴公多方調護恤其窮困而寬其煩
苛乃得少甦公去而誰爲怙恃主計者謀及泉府
獨不謀及鹽筴乎且公在而閩之數鑄弊竇一清
利源四闢何必楚也余時在三山聞其說如此然
猶賈人言耳諸青衿之子又聚族而譚公行品文
章爲士林赤幟且加意作人吾儕朝夕問道而稟
業焉比于埏埴公去而誰爲範模市廛之民又私
相告語公飲冰茹檠衙齋蕭然日酌三山水耳不
以一絲一縷累及民間有可爲吾民利便又不憚
竭力爲之比于黍苗公去而誰爲膏雨蓋閩人之
不忍去公大率皆然不獨賈人輩也乃公之所最

置力于閩足爲百世利者莫大于濬河三山墊隘
民居如蟻垤賴此一綫之水以疏壅滯通潮汝舟
馬汲焉灌溉資焉而歲久淤塞河干之隙地盡爲
有力者所乾沒幾無尺土公念奉 璽書職在水
利舍此不問溺其職矣慨然力任修復因力于伍
因謀于衆因地于舊毋憚勞毋避怨毋徂因循躬
巡行河干獎勤扶惰工乃大集諸亭臺館肆有侵
吾土悉奪以還河蓋期歲而環城內外流水湯湯
如人身之血脉四肢百骸無不貫徹而又念臺江
之支流有旁溢反射形家以爲不利者復障而回
之以完 氣蓋三山百年以來所欲舉而未皇者
至今日而始赫然一新余頃謝事歸深爲郡人拜
公之賜每欲哀公所爲拮据疏鑿之苦心與其成
績勒之貞珉以昭示來許而會公有茲遷未及爲
適中舍洪君以諸賈人之意來乞公祠碑遂附著
之昔馬班二史所列諸志其大者無如食貨河渠
國家所最急亦不過曰鹽曰屯曰水公皆兼之而
績效章明乃爾是足以不朽矣往公在留曹典禮
與余共事一切曹事之廢墜與 先朝之賜田以
贍繼流而久奪于豪右者皆悉力復之余亦竭蹶

爲公助公自楚臬歸再起吾閩人嘆其淹余時爲
主爵言公之當遷而不遷也今公遷而閩人欲留
公如此則公雖淹而其所得于閩固已多矣余行
天下見守土之吏無功德于人而祠宇相望豐碑
如林心竊厭之如吾鄉之于葛公其可哉其可哉
公諱寅亮字 別號岵瞻辛丑進士浙之錢塘
人

福清縣新建橋塔記

邑故有龍首橋與南門相直形家以爲病先少師
公常欲移之而力不能其後父老諸生咸言其不
便相與請于邑令凌侯曠金鳩工移橋于東南建
塔江濤構梵宇其前與橋相屬于是水口完密風
氣益固塔高三丈五尺爲級者七精工雄麗爲
宇內浮屠所僅見卜基之日五色雲自太保山來
覆其上爛熳輝映萬衆歡呼得未曾有橋長以丈
計者五十有五廣以尺計十有五麗水之門十有
九寺前臨江累石爲址後爲大士閣甚宏壯木石
人徒之費爲金以兩計者七千餘皆邑人樂輸凌
侯與後令汪侯實綱紀之其倡議鳩工則吾兒成
學父老林思諫張志達劉前沈紹基林子泰吳志
康郭一鵬王隆卿林賀陳寅陳蓬林一椿王學益
周元仕吳三近吳學器陳嘉典吳震葉向奇劉德
祥敖一寅林茂材林繼茂鄭朝安王寵治陳察林
廷餘陳維熙薛應葵翁學約陳于廷陳陽穀余大
周歐汝翰夏應期劉承福周宗禮林世珍林以潤
夏有知凡四十人僇力經營拮据從事先後垂十
載始畢工余兒沒矣父老復思而祠之且相率來

請于余曰茲大役也不可無記余往在綸扉曾聞
此議心竊以爲難茲歸而幸觀厥成詢之輿情又
無不忻躍此殆山川之靈與千百年之氣運萃于
一時故能襄此盛舉而非士民好義諸父老之勤
勞何以克濟真吾邑不世之伐不容泯泯者因稍
次之以告來許役始于萬曆三十四年丁未之季
冬竣于四十三年乙卯之孟秋塔名瑞雲徵祥也
寺從之橋仍名龍首示不忘舊且有雲龍之思焉
凌侯名漢猗甲辰進士長洲人汪侯名泗論庚戌
進士休寧人皆有惠政邑人合祀之爲兩侯祠石

嘉慶食正

卷一

工則李邦達

共學書院記

閩於海內商壤也而以鄒魯稱則有宋諸大儒實式靈之維時劍溪導源考亭衍派寔明寔昌近接廉洛遠追洙泗矣人明人文日盛而講席漸荒士子工帖括取科第耳而其振鐸于閩者自文統甲乙外亦多謙讓未皇自許敬庵先生來撫閩始脩道南之業與學使者豐城徐公卽懷安舊庠闢爲書院名曰共學時與士大夫諸生講說其間余亦逐隊往聽無能有所發明以稱先生意然閩人自是亦稍稍好言學矣嗣後二三學使益潤飾之

養雲食草

卷一

字

至石梁岳先生大爲充拓講堂號舍規制煥然纖悉俱備集八閩諸生之僑橫經較稅旬日則爲會以講學微言奧義無不剖晰要以續先聖之墮緒而闡明閩諸儒先之所啓迪自藩臬大夫與郡邑之吏贊序之長鄉之縉紳無不赴焉諸人士亦感奮興起以學問相砥礪其遠者至不憚裘糧負笈走千里而來以得聆緒論爲快而余以固陋僻在海濱不及躬覩其盛惟私心甚向往之矣亡何先生以遷秩去閩人旣不勝山斗之思而先生亦恐茲會之漸以弛廢也乃綜其事之巨細條爲十四

款款爲之說凡可以徵往而詔來者無不畢具名曰共學書院志而屬余序余素不知學無以復先生然竊有味乎其之一言也蓋古今之言學雖多端乃其最喫緊者不外義利兩途義利者公私之謂也共則公獨則私私之極至于一膜之外便成胡越公之極至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孟子以雞鳴一念分舜跖而程先生謂今之所謂義皆古之所謂利何也彼自以爲義而未嘗有與天下共爲之心則亦卒歸于私利耳聖門弟子由以裘馬共回以善勞共夫子則以老少朋友共大小雖殊總不外共之一脉夫惟能共而後無人我相無人我相而後可以言學故名位可共必無媚嫉之譏夫肺肝可共必無掩著之小人心身性命可共必無痛癢不關之大病聖賢千言萬語只此一意所以合下便以共學爲言克己克此復禮復此天下歸仁歸此他日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千古學脉不於此見哉岳先生惓惓懇懇聯屬閩士勗以共學雖當旣去之後而猶顧念真切如此其心固卽孔孟言仁言義之心而閩士自此共遵其教以庶幾復見鄒魯之盛則先生與諸大夫之功

大矣先生家學淵源伯仲自爲師友蒞閩不再歲
士習一變去而相與思慕之不能忘於乎先生之
精神命脉盡在此學不忘先生者其不忘此學可
也

重建聖蹟寺祝聖道場碑記

聖蹟寺創于唐天成間志稱老僧見有持淨瓶汲
井者掘之得石佛故稱聖蹟也至宋宣和間益加
闢敞堂廡咸飭後奉浮屠前爲祝聖道場我

明正統初復於寺側建方丈以居縉流因闢地得
石碣大書萬壽山蓋取祝釐之意寺久圯廢弘治
間邑令吳侯崇嶽况侯璟相繼葺治又百餘年羅
侯萬程稍補苴之亡何復壞風雨漂搖棟朽蠹
每歲時聖節官吏師生設綿絕其下咸惴惴懼
不能成禮屢欲新之而以力詘不任因循日久令

耆侯伶正

卷一

三

尹番禹王侯蒞政未幾百廢俱興復禱符之陂以
興水利繕城南之橋以免病涉完雉堞濬城濠葺
郵傳新廩庾四封之內赫然改觀顧瞻茲寺咨嗟
太息曰茲臣子呼嵩獻壽之區非他叢林所可擬
及今不飭將委大禮于草莽乎乃捐俸數十金爲
倡諸民間有力者皆來輸助采石于海伐巨木于
山諸陶甓甃壁之具莫不精好中爲大堂顏曰祝
聖道場前爲重門顏曰萬壽山曰聖蹟禪林翼以
兩廡規制宏麗大倍昔時經始于萬曆戊午之初
夏至季冬乃落成而僦以催科政拙去矣父老輩

相顧而嘆茲役也不煩官不病民以數十年莫肯
任莫敢任之事成于一旦微徵惠于賢令何以有
此吾聞之居者逸而作者勞當勒之金石以示來
許因相率請于余余觀今世吏道以逢迎粉飾爲
工卽官舍且遽廬視之何況其他侯諸所興作率
不憚勞費爲民興利而茲役主于尊君尤禮之
大者孔子不云乎見其禮而知其政夫禮政之紀
也侯敷政直第先德禮而後刑罰真足爲民父母
去而人彌思之使其不去其設施富不止此要有
能知侯者此亦足以觀矣侯名某別號匪夢癸丑
進士督役者爲者民某經費共五百四十金

卷一

卷一

卷一

福清縣重修城隍廟記

城隍之祀非古也然近世舉之我國家循而行
之蓋幽明人鬼之際各有攸司往牒所稱靈爽赫
奕未可以渺茫無據而忽之也故凡有民社寄者
雖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未有慢神而不虐
民者吾邑城隍廟創自宋康定間入明而况侯
璟陸侯從大羅侯向辰葉侯夢熊先後修葺皆賢
令也更令數十年又復頽圯歲已未霖雨爲災毀
城垣沒廬舍併及城隍屬王侯自崇安以治行尤
異移令吾邑抵任未幾顧瞻廟貌慨然曰是惟令
事曷敢緩圖時方有遼役公私俱困無所得賞余
謂當勸邑之有力者使輸助侯戚然曰是惟令事
曷敢煩民乃卜日鳩工計徒庸料木石埏埴陶甃
皆手自課較一切經費悉出自侯邑人若不聞自
堂皇以至門廡補殘易朽榱桷咸新又更劬後寢
噦噦沈沈視舊加闊旣成值歲旱苗將就枯侯甚
憂之乃齋沐徒步禱于神徧諸秩祀莫或不虔更
數日未雨復自邑庭至祠壇五步一拜揮汗烈日
中官師士民畢從困憊不支侯無倦色其夜油雲
忽起雨集于郊漸及四封莫不沾足潤稿而蘇易

卷一

卷一

卷一

歎爲穰園邑歡呼咸拜明呪相與作爲歌謠以頌
 述其事諸三老之有事于廟者復來告余自昔有
 興作必垂示來許况城隍載在祀典禮莫大焉廟
 成而侯禱禱而雨降驗如影響捷如鼓桴亦吾邑
 千百年之奇事也予其志之余曰侯之禱虔矣神
 之澤溥矣其感通之機又有不徒在于茲役者夫
 神聰明正直以利民爲心者也民之禍福利害令
 實操之使令之惠澤慈愛不及于民卽隆其祠宇
 豐其俎豆日行百拜以徼福于神其誰聽之侯滿
 腔惻隱敷政優優囊如水室如水庭如春臺四境
 如煦冬日卽逋賦之徵逸道之使亦愀然動容怵
 然欲止其愛民至矣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
 云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侯之所以能通靈爽而大
 庇民若是速者蓋在此歟吾又聞侯在崇百廢俱
 興民不知勞蒞吾邑未期月畢此大役而東臺亦
 告竣保障賴之諸如學宮橋梁道路將次第修舉
 余性好動屬在草莽欲負畚鍤從侯自托于住役
 之義而力愧未能姑記此以復三老俾石諸廟庶
 後之司牧者得有考焉侯名某別號闇生丹徒人
 丙辰進士役始于萬曆己未之仲冬至庚申夏而

落成督工則縣丞葛天民主簿倪應聘典史許琳
 而耆民林肇光陳誌薛雲路余道成亦效有勞得
 附書

龍神感應記

天啓元年辛酉余蒙 召北行行至淮陰屬前數日風雨大作黃河乍漲淤泥乘之而下清口壅塞且二十里余與人行呂君奇策各令人往測之其淺處不盈尺即輕舟亦不得渡管河郡丞趙君廷琰欲用力挑濬而其勢不能余不得已謀陸行復以病不能與進退維谷僉謂 金龍四大王可禱也余迂其說然試爲文告于神長年輩亦醵錢血牲屬呂君肅拜以請忽一人爲神言此河屬張將軍吾當問之若外河則我當護送已又一人爲將者霞餘卓 卷一 三八

軍言更數日乃可濟龍神言此太遲不可至一二日亦不可乃曰詰朝即有水可通舟矣余殊不信而視河水寢長晨起則增至數尺於泥盡去舟人歡呼牽挽而前沛然無礙既出口復苦風逆余復禱于神遂得便風過清口見黃水澎湃奔湍迅急挽舟者進寸退尺甚有戒心幸藉風力一日至桃源次日風大利遂至宿遷蓋頃刻間百二十里矣是日有蛇附舟之柁後蜿蜒蟠伏以一紙蓋其上不知所由來舟人驚詫曰此龍也勿動薄暮升柁樓倏忽不見外河護送之言此其驗歟余之庸劣

何以致神惠然河塞而通水消而長蛇而登舟登舟而得風事皆甚奇 聖天子之召命寵靈實式臨之故得此歟昔夫子不語怪乃吾鄉天妃之著靈于海與茲神之著靈于河隨叩隨應捷於桴鼓耳目所及不可一端盡要以 國家數百萬軍儲之轉輸南北數千里舳艫之來往皆于此奇命斷有神以司之而非渺茫迂遠之譚耳余既記此俾趙君石于廟更三歲謝事歸重拜廟下讀前記間有未詳偶與河使者藩叅朱君國盛管河郡丞張君元弼山陽令孫君肇興譚而異之因增一二

卷一 三八

語舊石重刻使往來者得悉其事亦爲神添一段佳話焉

蒼霞餘草卷之二目錄

新建首善書院記

重建福建布政司堂記

庚辰進士題名記

癸丑進士題名記

周恭肅公祠記

太子太保藍石孫公六載考績 褒封記

太宰張公 褒封四世一品記

都侯太一潘公生祠碑記

福廬靈巖記

蒼霞餘草 卷二目錄

少師朱公政葬二世記

陳孝子祠記

蒼霞餘草卷之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新建首善書院記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創爲南臯鄒先生少
墟馮先生講學所也名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爲
首善地也二先生語余子爲我記余曰記講學者
必其素嘗學問之人某不知學何以爲辭二先生
固命之余乃言曰古之所爲教學則庠序學校
之矣當其特里黨之所習師儒之所脩明舍三德
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鄒魯興斷斷于洙泗
蒼霞餘草 卷二
鳧繹之區始言心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
出于孝弟時庠序學校廢而賢人君子之有志于
學者始欲得聖賢爲之依歸以共維世教于不墜
其上下之相爲補救如此漢唐以來以雜途詞章
取士置德行藝倫于不講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
乃復緒鄒魯之微言轉相授受鹿洞鵝湖始有書
院以聚徒講學亦杏壇之遺意也 明興設科羅
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令載在臥碑者一本于德
行至以明倫額其堂其大指與三代同而未流之
弊遂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于漢唐賢士大夫欲

起而維之不得不復修濂洛關閩之餘業使人知
所向往于是通邑大都在所皆有書院而京師
獨闕欲講學者率寄跡于琳宮梵宇黃冠緇流之
所居而無一敬業樂羣之地識者慨之夫大學之
道明德新民歸于止至善其釋止至善首言邦畿
千里惟民所止其重邦畿如此要其所止又不外
于君臣父子之倫蓋聖人之教人明白顯易不爲
奧說渺論又如此夫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朝
廷尊朝廷尊而後成其爲邦畿可爲民止故曰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會極會此歸極歸此此之謂首

齊震餘草

卷二

二

善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先生之惓惓
于此舉意念深矣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參繫證以
透性爲宗以生生不息爲用其境地所詣似若併
禪機玄旨而包括于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
以性善爲主以居敬窮理爲程其識力所超又若
舉柱下三乾而悉驅于教外要之于規矩準繩尋
倫物理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之高譚性命忽
略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
又無不同故凡謁鄒先生者盎然于太和元氣之
薰蒸疑遊華胥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泰山喬

嶽生仰止之心今合二先生振鐸于邦畿又適值
聖天子道化覃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
源鍾先生輩相與于唱倡和共明君臣父子之倫
闡皇極以示會歸使凡有志于大學者毋以至善
爲荒唐而唐虞三代之治可復還于今日則其所
補于世道豈淺鮮哉往徐文貞在政地好講學朝
紳或借以爲市江陵矯之至盡燬天下之書院使
世以學爲諱余愧不能爲文貞奉二先生于臯比
而幸與之同朝時聆其謦欬又讀其論學之書目
親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有執鞭之願世得毋

齊震餘草

卷二

二

執江陵之見以謂余乎余亦甘之矣書院在大時
雍坊十四鋪賀自民間爲金一百八十兩皆五廳
十三道所輸成而落之爲天啓某年某月某日是
爲記

重建福建布政司堂記

泰昌元年十一月某日福建布政司火自堂庫廳舍以至步廊皆燬天啓元年春始撤而新之堂皇親深庫藏堅厚規摹高廣皆踰于舊自某月某甲子始事至某月某甲子落成初火作及于庫左布政使沈公叅議徐公命陳兵警備捍國人毋闖入救火救火者抵罪火既息命府人庫人簡汰瓦礫取藏金于煨燼之中使攻金之工鑄而出之藏金無恙而溢于舊額者凡三千餘兩遂以爲興造之費凡木石瓦甍之直皆先給其半量工命日視其

分實餘直

卷二

四

舊而加美焉工爭赴功民不知役初料度其費以萬計及其成也不出于府藏之餘金此邦之人驚而相告以爲是舉也役鉅而不疲用艱而不匱災不能害時不能訕殆神之相之非人力也宜紀成事以垂永久古之爲政者水旱凶裁兵火之患皆有其備然必得其人而後備可舉昔者四國同日火鄭獨不害以鄭之司火政者有子產也然不聞其有興作繕修之事今觀沈公于是乎過子產矣閩瘠國也介山海之間自島夷平後休養生息稍

有寧宇頃以稅璫之剝削旱魃之頻仍鯨鯢出沒

海波時揚東夷發難轉餉徵兵閭閻之下途復騷然賴一時藩臬大夫率皆民譽州循綬輯不遺餘力卽履畝加賦亦官爲代輸累不及民豈非此邦千載之奇遭哉藩司燬矣不可謂非災然舉二三百年朽蠹之棟宇一旦赫然改觀吏民之耳目一新屏翰之綱維倍肅無損于公私而加蒞焉夫庸知非天之假手于祝融以爲吾閩造永世不毀之業也在易革之後卽繼以鼎其象皆取諸離火之兆也然革言已日乃乎鼎言元亨惟乎而亨以之革故鼎新豈不裕如吾閩人之乎于諸大夫無待

李實餘直

卷二

五

已日亨可知已且南服爲離離爲文明堂成而適值聖天子之初元多士歌鹿鳴而宴其中文明徵矣寔明寔昌引而無窮是又諸大夫之賜也不佞與邦人其敬承之役初興沈公遷陝之左伯以去徐公以入賀行繼沈公者爲閩公實綱紀之而游公來爲右伯李公來督儲協贊厥成其前此則左伯畢公後則右伯魏公皆蒞閩久惠績並著得備書沈公名演閩公名洪學俱烏程人畢公名懋良游公名漢龍俱新安人魏公名時應南昌人李公名守俊宜興人諸督役有勞具在碑陰

庚辰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有題名制也闕如者久之今上允禮臣之請命臣等追爲之記臣向高當記庚辰夫庚辰則臣成進士前三年舉者也其仕宦與臣比肩接踵稱爲同朝高賢大茂又臣所向慕願爲執鞭者乃今得執筆以紀其盛臣之幸也臣念人才之盛莫過于周而詩人咏之曰文王壽考遐不作人夫壽考何與于人才而乃以作人歸之蓋以一代之興必有昌明之運而後有永命遐福之君有永命遐福之君而後有雲蒸霧變之才此非但聲氣應求機緣非偶亦以培植壅陶爲日久而濃化流也姑毋論周卽三代而下漢之才莫盛于建元宋之才莫盛于慶曆其時人主皆享國數十年故能網羅天下之俊傑皆爲之用得人之效章章若是耳茲舉當萬曆之八年天子方富春秋勵精圖治闢門招俊又更四十年荆山之鼎始成上之沐浴休明而鼓舞于菁莪棫樸之化者最深且久庸非千載之一時歟國朝文章敝于嘉靖之末稍振于隆慶至萬曆而斐然一出于雅醇臣以庚辰對公車不售其入彀之文至今猶能誦說之

每嘆文章之盛衰關係氣運況于人才夫非氣運之能轉移人才與文章也氣運萃于人身則其宇宙間自有一段中和醇粹之景象以與人之相應方臣筮仕時綱紀修明法令畫一士大夫知尚廉隅矜名節雖甚躁進之徒襁屨干求不敢出于口故夫神皇四十八年有道之長亦初年政化之所醞釀也臣記是科試目首爲王者必世而後仁臣書生耳尚未知仁爲何解錄今思之孟氏固云爲天下得人謂之仁然則帝王欲仁天下必在于得人而得人尤在于必世此詩人咏文王之旨也神皇之聖埒于文王其治又不止于世顧文王作人于壽考之後而神皇得人于臨御之初此其所以爲神歟乃臣所竊慨者世遠代更人才易謝諸與臣同舉公車之士存者不能十之一其尚挂名仕版者僅數人耳至庚辰則愈寥寥按題名而考其生平才品之高下行事之是非得失較若列眉不可得而掩其賢者則曰此萬曆初年盛時之所得士也否則指摘及之不將爲聖世之辱而有負于壽考作人之盛心哉夫以周楨之濟濟也至于武夫可爲干城腹心乃其姓名之著自

十亂而外不少概見下此而曲江之題紫陌青雲之標識皆委于寒烟野草無復遺踪名之易湮滅如此士安用貴名哉臣今所記特原本于運會之隆神聖之烈使論世者得有所考云耳如必沾沾然名實之分賓主之辯則雌黃之口具在且前此爲記者言之詳矣臣何庸贅焉臣謹記

癸丑進士題名記

萬曆癸丑乃皇祖御極之四十一年進士題名未有記上以命臣向高臣以是科奉命典試事時閣臣祇臣一人辭不敢任皇祖固遣之蓋二百餘年未有之特典也臣從闈中旣閱文又擬旨深懼疎漏以負任使如往年所指摘旣竣事幸免于戾踰歲而臣亦得請歸乃不自意皇考召臣得事皇上復爲諸士供貞珉之役是亦大奇矣臣惟自癸丑至今天干已周蓋十年所矣天運十年而一變若此十年間朝野之玄黃雨雲之翻覆滄海桑田之變更不知其幾此果天運爲之乎抑亦人事錯迕相排相激勢使然乎董生有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夫天固不能不變也陰陽寒暑以時變消息盈虛以氣變彗孛氛祲露靈薄蝕以感召變其不變者獨道耳道生天生地生人率宇宙間千態萬狀朝更夕改不可以常情推常理測者皆賴道爲之防維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觀今日之人心雖變幻已極然于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真如夫子之所謂直道者亦終不得而掩惟是習俗之繇醇而

之滴仕宦之繇恬而之競門戶途徑之繇合而之分則日異而歲不同憂世者欲維之而不可得至舉而委之丁大夫天亦豈能規規猾猾爲人謀耶人不自變天且爲用故曰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不變塞有道無道天之時也不變塞則人也塞者非他卽真心也直道也諸士逢聖明之朝臣不憂其他憂其以有道而變往者錄成告誡惟澹泊寧靜爲惓惓澹泊寧靜乃所謂塞也維時當侈靡紛囂之後諸士亦奉臣之教有斷雕爲樸之意一時風會爲之稍挽更今十年遭途之所漸濡風波之所震撼其能挺然樹立不爲世所變者能有幾人臣不得而知也臣頃趨朝見班行中濟濟彬彬布在列署多奉公守職不隨俗浮沈茲兩歲間內外兩計吏挂議者甚少則豈非士之塞尚存而澹泊寧靜之效亦可槩見歟皇祖取士于十年之前皇上收之于十年之後貽謀之善當與豐也並傳而臣亦得藉手諸士以仰答皇祖在天之靈可稱厚幸自今以後諸士之涉世愈深其爲漸濡震撼愈甚尚益自挺持守其不變之塞以砥柱波流返新世于蕩平正直則此一片貞珉且與

天壤共敝而何區區甲乙科名之足言哉臣驚劣通籍已四十餘年更事三朝毫無報稱惟是筮仕初心至今未改今老矣故願與諸士勗之夫子口三代之英丘竊有志焉臣亦言其志而已臣謹記

周恭肅公祠記

吳江人之欲祀恭肅周公也以其嘗遇災請恤有功德于鄉也今之祀于家則公之曾孫御史季侯以鄉人意讓產而成之也公有長曾孫之軾沒而無子宗人欲瓜分其產以田百畝屋一區歸季侯季侯不受卽其屋立公祠而以田直爲修葺費樹梓模焉歲時合族人俎豆其中官于吳者自中丞直指而下咸義茲舉非但思恭肅公之烈亦嘉季侯之克讓光昭先德也季侯復請余爲之記余觀國史恭肅公蓋正嘉間名臣也當武廟時以南

蒼霞餘直

卷二

二

給諫劾巨璫及倖進諸大臣諫迎大寶法王又力攻鎮守中貴禍幾不測謫去再起爲藩叅則平苗夷捕斬至千級而讓功于其僚爲中丞則除劇盜章貢肅清爲河漕則河治漕事辦賑災一疏所全活吳民無算嘗一佐御史臺爲汪冢宰所嫁禍敗南司寇其後復自總憲秉銓綱紀修明鑑衡不爽力汰墨吏至兒女姻不顧兩司計典人無後言肅皇嘗評論廷臣獨以公爲剛正其推冢宰也公名在第三竟拔而用之曰前尚書破壞銓政今非周某不可蓋其受上知如此國朝大臣處正

嘉爲最難 毅皇之毅也而幸臣竊其柄

肅皇之肅也而媚臣助其威故自洛陽洪洞既逐之後無所不靡當大體大獄震蕩摧折之餘三事九列亦罕有以風節功名卓然自見于世公之侃侃于正德內攻貂豎外觸要津可謂三代之遺直矣于臺于銓迭旣濁之波流而歸之澄清無賞緣攀附而能以忠誠自結明主獨伸其挺勁之操終嘉靖世總臺綱握銓柄終始儼然如公者可多見哉古人臣勲業表著當銘于大常祭于大蒸自宋以前猶享于廟廷我朝二祖後此典不行而蒼霞餘直

卷二

三

長善無近名於乎此可謂知公矣

太子太保藍石孫公六載考績褒封記

御史大夫孫公以二品奏六年績公爲二品十七年矣曾以御史大夫得請歸再起秉南銓召入爲司寇屬太宰張公去廷議代者惟公與御史大夫趙公公力遜趙公于是趙公爲太宰公爲御史大夫蓋遭邇十餘年尚守舊官也屬當再考

天子念公忠誠勞勩資閥最深特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仍掌臺事予四世誥命故事列卿二品必三考方進一品一品亦須滿考方予封其以冢卿領御史大夫二百餘年獨四明屠公與公兩人耳

于是縉紳間無不羨公受恩之隆遭逢之偶而以其生平行品勲業足以當之無愧色也乃公之心則不以身之寵遇爲奇而以其先世之蒙褒爲喜蓋孫氏自洪洞居渭南若干世矣至京兆公一正始貴京兆公尹順天以其秩秩其大父丘園公景陽父天祿公爵而爵又與季子却野公一誠皆以宮保公爲尚書累贈如其官今此三公者皆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關西多世家乃渭南孫氏尤顯著矣而自贈公以下祖孫父子皆以行誼重于鄉閭如天祿公之司庫而囊美金

數百以歸其舊令欲中分之竟不受也却野公
為諸生棄去就武功爵為潼關指揮富家欲奪妻
人子妻以兩銀壺遺公公固却之竟歸其妻于寔
人子伯仲析產公獨受瘠薄語官保公曰吾以此
為若輩寢丘耳其為指揮久之復棄去曰吾終不
能浮沈俯仰以鞅軋取功名也乃渭南人甚敬愛
却野公暱就之至呼為聖人今聞 褒章下皆咨
嗟太息曰孫氏世德宜食其報也官保公自為給
諫即負伉直聲所糾彈皆城社巨奸嘗聞却野公
病遽乞歸侍還朝未幾復以母病請不待報行矣

李復公

卷二

六

主爵知公篤孝欲母罰而公所嘗糾東廠貴人與
金吾帥之受民詞者從中厄之遂奪公三官然公
名從此愈重其後起為郡縣佐歷郎曹卿寺開府
畿南會鑛稅事起中使縱橫為暴公屢上書爭之
強 天子雖不聽亦心知公忠中使為之斂戢歲
大稔民無以為活公下所部糜而哺之規畫周詳
盡境無草亦無乞于途者所全活不啻百餘萬歲
民頌公若富鄭公之在青州也人佐司農督儲又
數載乃遷御史大夫綱紀肅然時掖縣趙公為太
宰有所嫌一二御史恐公意異乃上書御史例推

毋爾白大夫公不善也屬有兩御史構公請勘而
其一有力且多援遂羣起螫公而公去矣公去而
世局大更宵人為政公亦無復用世之志

光皇登極初政一新 今上繼之悉徵諸遺逸布
列庶位而海內人士所歸心屬望以為足當衡軸
之任心膂之寄者無過于公而余亦自里中

召起復與公周旋追思向日共事之人皆已騰飛
雲散無復一存而吾兩人猶得彈冠結綬于

明主之朝修舊歡而論往事寧非千載之奇觀也
哉記往者余臥病公來視余就榻前坐語良久公

李復公

卷二

七

去余亦以他事強起忽墻崩其聲如雷壓床榻皆
碎直半晌間耳然則余與公之有今日信天為之
也今習尚日非紀綱陵替惟公屹然正色獨立有
古大臣風為上下所倚重而余頽落不自振旦暮
且去不能從公猶幸及見公之蒙恩于 天子寵
及累世為 聖朝希有之典故述而記之使後之
尚論名臣家世者得有所考且以見吾兩人相與
之始末有如此焉

太宰張公 褒封四世一品記

歲在庚申 兩聖之鼎繼成薄海臣民罔不驚悼
今太宰張公方總憲西臺親受 顧命率廷臣扶
翼 新主大有 社稷功踰歲太宰周公去

上念統均重地非名德重臣不勝其任乃從廷議
以公爲太宰先是公以 升祔禮成疏恩加太子
太保宜受四代封而公逡巡久之未敢請居數月
乃上言臣父某往判眉州以讐誣奪職非其罪臣
爲難令蒙 恩還臣父章服去今三十餘年未微
一命舊歲三奉 恩詔舉朝臣工無不沾被臣自

翁實餘直

卷二

一八

念身附九列義當退讓毋爲諸臣先遲延至今則
諸臣之陳乞且盡而臣乃敢以烏鳥私情一控于
君父伏望 聖慈哀憐裁察 上素知公忠貞且
嘉其敬慎復公父原官仍給與應得 誥命于是
公之先自曾祖而下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妣皆一品夫人而公與其配何氏吳
氏劉氏皆被 璽書褒寵甚至縉紳間相與揚詡
以公遭逢之奇爲一時盛事者有四故事正卿滿
三考始晉一品公爲大司寇方報滿爲御史大夫
未久遽秩一品此一也一品亦滿考始徵賁延之

典公未數月卽被 特恩此二也諸受封者率自

郎大夫層累而上如拾級焉無驟而貴者公父自

州別駕一贈而至公孤此三也 令甲不得封三

妻公伉儷三夫人同時稱一品此四也 國家曠

蕩之恩千古所無普天率土共沐膏澤况在有位

乃求如公之優渥駢蕃種種異數亦寥乎其罕見

矣卽公關西名公巨卿代不乏人稽之前聞惟三

原王公富平孫公俱以太宰加太子太保其所被

恩數三原不可知富平不能及也公之勲業行品

無遜二公其爲令而著循聲爲給諫而進諫言爲

鎮撫而安南服爲司寇而夾大獄挺勁之標許碩

之猷含弘博大之度屹然太華時而滄溟涵者直

與古大臣並軌又何論近世哉今世路未康士大

天斷斷分途而岐趨公爲太宰所進退用舍一視

其人之才品胸無愛憎袒無左右坦坦恢恢曉然

與天下共適于蕩平以故東西南北之人無不服

公以爲銓衡之地非公必不可詩不云乎樂只君

子天子葵之君子樂胥受天之祐公之德洵可樂

矣其見葬于 上而祐及先世又何疑者而公曾

大父大父皆醇樸篤行里稱善人公父雖服下僚

而散體有才略擒大盜繩巨商佐衛攝州皆有殊績竟鬱抑以歸此皆天之所祐宜其有今日矣公與余同出吳航陳先生門公方秉銓而余適再起長中書亦稱奇事愧余謏劣不足佐公下風惟是憂國奉公不立朋黨一念頗與公同故公既拜命屬余記其事余習公家世生平稍論次其概而尤韞述遭逢恩遇之盛以堅公報國之心而尼其去志公得無憮然有感于余言乎

郡侯太一潘公生祠碑記

吾郡而有潘侯是百數十年而一見者也侯擢憲臬以去是吾郡百千年而不已於思者也士民輩既爲祠祀之又乞余言勒諸石余曰近來太守之去也多立石若百千年而太守之石累累矣然百千年而皆如潘侯之石則太守之石又寥寥矣蓋二千石善治郡亦所不乏但或長厚明作性不同司牧師帥時不同得其一已稱有造於一方未有交值其難如吾郡而四應不偏如吾侯者三山枕山襟海八閩衝會集馬臺使者監司意旨數十出不能盡當文檄之下如雨積案如山膠結絲紛幾不可問侯守昭武以廉能異等移守茲邦下車卽一意洗刷累年蠹牘一朝霜清民旦投牒暮得歸就耕鋤豁谷之謙衷不用以希上而用以恤隱風霆之勁氣不用以推愚而用以除兇而且征繕之使載道騷繹苦于賦紅夷匪茹奸民走挺苦于兵炎魃煽虐千里赤地苦于饑通海則虞勾連禁洋則多溝壑皆賴侯劑量補救得底于寧謐至于微蓋步禱五武一拜嘉湖直泚其所全活不知幾十萬民尤德之惟埋無賴藉凶歟以耽耽巨室則以

法繩之弗及於亂蓋血幾枯而心欲嘔矣又以暇日進師儒課執手自品隲家絃誦而人桃李也蓋侯才長無所不可故能慈能斷能敏能慎又其心真而不爲名故慈非沽恩斷不傷察敏無促急慎非遲疑且其氣堅識定百折不回故夷不能亂兵不能蹂躪饑饉不能災而能使千里之封疆安于衽席也當侯在郡時余曾以郡人意告于銓曹且緩其推遷毋遽奪我賢守而銓曹不聽比余歸里郡人皆見尤未幾新守陸公至其賢復如侯輿情始歡惟是貞耿之勒竟不容已余老病不能文姑書

耆舊餘章

卷二

三

其大者憶往年自南銓歸詢于今納言林公吏吾土者孰賢林公曰此易曉也但往西郊外觀無生祠去思碑則賢者也此雖有激之言不必盡爾乃其故可思已以今觀于潘侯非然哉非然哉

福廬靈巖記

吾邑名山大者則黃檗石竹靈石皆摩空拂雲幽深峻絕其小而奇者率稱瑞巖以洞壑勝然郭建初先生每語余郭廬之勝可吞瑞巖者八九惜無好事者爲表章耳其後里人何東山東巖兄弟輩稍闢三天門躡雲異香諸洞張志綱志維兄弟復闢古僊巖雲關石室諸勝於是駸駸有遊履矣余以甲寅歲謝政歸門人何進士玉成招余往遊意甚樂之而荆榛沙磧多未剪除佛宇數楹不堪棲托乃復謀之東巖輩結檀越十餘人募金鳩工剔其蕪穢撥其幽隱亭之梁之門之逕之垣之樹之又擇其最勝處而寺之其稍可布武處則廬之蓋歷七載而山之奇麗畢出四方之人聞風而來遊者肩摩踵接而余被命重入綸扉馳驅三載夢寐無日不在茲山也幸蒙聖主哀其老病放歸田里諸與余結山中盟者無不喜躍相與迎余入山更加修飭愈益改觀余恐其久而復湮也乃令人圖之而稍記其崖略以貽來者記曰福廬故名郭廬以郭氏廬其下余謂吾省與郡邑皆名福里亦名福唐故更曰福廬入福廬有兩路一自龍田

耆舊餘章

卷二

三

一自貞塘自龍田入者抵山下有棹楔額以福廬
真境奇石夾道如蟾蜍如狡狴似爲山靈外護稍
進爲三天門第一重稍狹兩石如壁一石懸其中
其二其三則石壁連亘十餘丈中容兩軌兩巨石
橫其上亦十餘丈壁盡處爲級級盡爲梁得片石
可數十丈卽右壁之平處視虎丘千人坐不啻數
倍又從級折而登有石亭有臺皆在天門上可以
眺海曹能始言吾行天下見天門多矣未有如是
之逶迤而峻削者真帝閣也天門之右亦多怪石
中有如筆架者當勝米家所藏其前爲亭曰霞石

答霞餘草

卷二

三

亭之右有洞稍窪復出天門有石甚似人因而琢
之爲石僊去石僊數武有廟以祀山之神九將軍
其自貞塘入者過恒就亭亦會于此恒就亭者取
陶弘景言見朱門廣廈未嘗欲往望高巖大澤則
恒欲就之余雖不及弘景然心竊慕焉自石僊折
而西有棹楔額以滄海靈區內爲馳道夾植松杉
秀色蒼然行者如在山陰道中新構福廬禪寺甚
宏壯寺後皆懸巖削而爲級可七十餘委蛇而上
有香象石望之峭肖有堂數楹俯瞰香象遠眺大
海咸以爲勝絕肖余像其中而附祀開山諸君子

左室寺左腋則余石隱山房後爲怡雲閣閣之右
爲芝英亭有石下削上哆宛然如芝亭之右爲石
磴扶闌達于循陔堂堂之後爲松月亭其旁有碑
勒余文以記何東山開紉之勞石亭覆馬拾級而
上爲榕臺山故童惟此處有古榕一株輪囷秀潤
亭亭如蓋自循陔堂而左爲舊寺寺偏爲室余
曰福地精廬前爲亭四周皆竹翠色欲滴精廬而
上穿小石門爲麗陽亭亭後復穿石峽有洞甚宏
敞可坐一二十人由洞而上懸巖曲折斷處則橫
片石以度亦此山奇絕處也舊寺之後爲顯雲其

答霞餘草

卷二

五

石穹窿如弄如巷爲磴於其腹自下而升故名顯
雲其上巨石數十丈鎮守施德政鏤秀出南斗四
大字自此可陟山巔矣寺之右爲羣玉樓樓前有
石如比丘膜拜名拜僧石前甃小池其右爲環流
亭爲考在亭爲飲虹澗澗之上爲梁曰虎溪橋澗
之中爲咽石弄蓋取泉聲咽危石語弄之兩傍石
壁數十丈循壁而行其腰甚狹忽開朗爲洞澗水
出焉山故乏水苦於遠汲是洞久湮有微泉復滲
入泥沙僅餘涓滴余大加疏鑿去淤理壅遂澄泓
奔注餘沫噴人傍石有小竇僅如錢泉從竇出甘

列殊常大旱不涸暑月坐洞中聽泉聲丁東相答如佩如絃神魂俱爽取水煮茶清沁心骨恐中冷惠山尚遜一籌耳水循洞而下鑿石爲函如山客接竹引泉之製函長可百丈達于寺前匯而爲池因名曰剝石泉洞盡處復有磴數折出洞上有亭翼然亭之上爲雲關爲古僊巖其傑然昂首引喙如欲啄者爲鷹磔傍爲小有天下爲石室石室之廣可二丈餘深倍之可坐可膳當是僊人別館自環流亭折而西度一小橋下爲鳴玉洞頗幽邃泉聲琤琤自飲虹澗來雨後有懸流如瀑布亦一奇

李霞餘直

卷二

二十六

也稍進則爲漱石居負古僊巖而面三天門於幽栖甚愜過此行松林中綠陰滿路約二里許至西山爲亭于半途遊者憇焉山之趾有巨石五相倚如簇名星聚巖自巖而上仄徑懸崖可數十折種種悅心登者忘倦其巔有石亭題曰海雲飛處箕坐亭中南北海如在兩腋旁近諸峰羅列如几案間物顧以去寺稍遠遊屐罕至惟范穆其以星聚巖爲此山第一勝雖未必然而要亦獨成一區矣此皆福廬之面其背則自恒就亭而上有兩石相對如獅子遂名曰獅門再上數十武有石卓立可

數仞承之以跌湊合無罅即巧工不能珍造物之奇一至於此有亭而石曰石丈亭使元章見此不知當何如拜也亭之左側循級而下爲小玲瓏轉而上爲大玲瓏巨石林立高者十餘丈嵌空如削故以玲瓏名磴道廻環十餘折乃出玲瓏有石峽數重穿其中可達躡雲再上第一峰爲米顛書東巖所摹勒其傍巨石縱橫如列屏如削壁惜不得岱宗磨崖頌鐫之絕頂則有龜蛇二石蛇昂其首龜張其腹皆酷肖稍下有石峽高數十丈縱如之如武夷一線天名曰漏天峽峽之下爲異香洞初

李霞餘直

卷二

二十七

開洞時有香噴鼻故以爲名洞之前蔽以竹樹雜植羣卉紫翠交映出洞東行可抵榕臺西可達虎溪橋而福廬之勝約略具矣自福廬至靈巖可二里許行砂磔坡陀間微覺羊腸度一小橋澗水潺湲可聽澗中皆磐石諸曲數十丈若鑿之可以流觴從密樹中隱隱見巖寺巖廣數十丈深不及半可坐數百人寺居其下若爲巖所吞陳振狂謂巖形如獅此爲之口其後有龍湫流泉不竭則其尻也殆亦近之巖之下有松兩株蒼翠映人一結實一否人傳爲雌雄樹樹畔巨石如砥曰牖臺循臺

而丁有小洞轉入石門額曰碧霞洞天入門爲禮
斗壇留月臺壇下爲般若臺四周如屋一石臥其
上有窪有坳偃僂就之若大士之普陀傍有洞曰
離垢寺亦新創頗弘敞下爲書院里諸生構以講
業此外洞壑尚多不能盡闢遊山者多先入福廬
不復至靈巖此如賓客登筵甘鮮羅列業已屬厭
卽別有珍奇曰姑舍是耳王元美以遊泰山不遊
靈巖爲不成遊余於此巖亦云然或語余曰宇內
名山不乏茲山直海上拳石耳胡沾沾也余曰山
之大者其登陟必難苦吾足以娛吾目昔人病之
蒼霞餘重
卷二
三十八

然無一巖洞可以托足且其石皆植根於地無磳
礪礪之勢而茲山之石皆累九架空似斷似續
欲墜不墜彼此撐拄如凌雲之臺輕重不爽其大
者至如夏屋雖以秦皇漢武之力役五丁驅初平
不能動其分毫孰運轉是而至此哉是真神理之
不可思議者也而又閤之數萬年至今日始開斯
愈奇矣或病山無水今乃有水或病無樹今蒼松
蒼蔚彌望成林非復向日之濯濯或又病其雕鏤
太過失山之面目余惟自渾沌開闢後畫宇宙間
何物不待雕鏤使茲山無余輩置力恐終古竟無
人跡而余輩之置力亦不過淫者疏之穢者治之
幽者顯之因其固然還其本有未嘗鑿其竅而喪
其真也何雕鏤之有客或問施大夫曰子之鄉福
廬奚若而相君戀戀若不以三公易何也大夫無
以對舉以語余余笑曰余惟不能爲三公是以戀
山夫使世之人皆不以三公易一山也天下可長
無事矣山延袤數十里所未闢者尚十之六七不
能悉記卽圖亦不甚肖其遺而不及圖者尤多觀
者第取其梗概焉工始于萬曆末年至今未落網
紀其事經營擘畫皆太守何君玉成憲副施君鵬

二君皆里人嘗肄業山中雅耽奇勝故用力獨勤
督役捐貲自東山志細諸兄弟外則有何肇學何
肇斗何其慎何舜欽何一茨何玉溫何其忻何共
惕何鴻漸施一原施天經施默方龍鎮張志述而
福地精廬建自何東嚴循陔堂松月亭建自何其
忻兄弟羣玉樓建自何其慎漱石居建自張志繼
石室雲關與閣下之亭建自張志維其工力尤鉅
次則張志純之建環流亭何肇學之建石丈亭何
東梅之建霞石亭皆能共成茲勝者而東嚴實始
終之嘗自言吾生平癖懶獨于福廬則朝夕奔馳
李震餘立 卷二 三
忘其勞倦其篤好如此豈地靈使之然耶靈巖則
福唐諸生薛化薛一葵薛鳳翔方茂祉方維藩楊
應秋拮据爲甚因併及之

少師朱公改葬三世記

遷葬非禮也然仁人孝子或爲之曰是以感風水
微福利則不可以妥其親之體魄毋受侵傷則固
情之不容已而禮之所予也吾友少師朱文寧先
生蓋嘗一遷其父心齋公三遷其祖月溪公與曾
祖民畏公矣月溪公與民畏公共墓箋字圩之原
葬已十餘年人皆以爲吉壤而文寧不善也發之
則水沒棺尺餘文寧檢遺骸納新棺遷于呂步
山繆山人仲醇至其地驚曰此蟻穴也當速發文
寧復發之則棺下盡蟻或言舊域善宜返葬文寧
李震餘立 卷二 三
從之易其向加封築焉亡何一子一弟相繼沒心
不能無疑而艱于他徙憂之成病久乃遷于東庄
東庄者文寧弟鳳岐別業也鳳岐無子子文寧之
幼子紳文寧欲爲紳築室居焉而相其壤宜陰不
宜陽遂以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葬二祖及配于庄
之東偏旣竣事觀者咸嘆羨以爲佳城心齋公先
葬于顧圩迨厥配吳夫人沒將合窆視其穴傍有
水痕啓棺衣衾盡濕文寧慟絕手自扶之有物壓
其胸如石諦視蠟也蓋殮時以塗棺四周者不知
何以盡聚于此體極重不可舉文寧大懼再拜歎

祝再提之則輕如蛻焉易衣置新棺供奉別室過
走覓善地不得仲醇語之我有三地可卜也一爲
澈山一爲普賢村文寧意皆未愜去之超山見西
阜平夷多培塿意甚欲之眺其西有獨山卓立河
干脉自黃鶴峰度峽而來長岡蜿蜒如遊龍如貫
珠超山峙其水口風氣完密詢之則沈姓物也以
十六金貿得之以告仲醇大喜比鑿穴多瓦屑更
鑿之石也意大沮有沈生者從仲醇受業私念曰
豈有如此山而無善土者哉命工再鑿之忽大呼
曰土已得矣亟往視則色如碧玉潤而堅其光燁

書懷餘事

卷二

三

然相與稱慶如獲至寶遂窆焉時萬曆丁未年十
二月十三日更十七年而文寧入綸扉與余聚首
無日不譚此事追余歸則囑之曰子爲我記以示
吾子孫余考朱氏之先爲秦之涇人自宋宣和間
承事公始以征方臘徙湖之南潯世有令德至月
溪公以治儒不售乃去從革人遊艱難困苦幾至
無生而處之裕如日課諸孫讀見文寧強記善隸
事則大喜鄰有鬻革者諸孫諱之公大罵乃祖業
此受祐于天汝曹以爲醜耶與董宗伯少同學老
猶第蓄之語具黃太史南阡表中至心齋公亦不

竟儒業去而守藏與吳夫人課文寧尤力文寧嘗
持其母金螭蟬還塾師母咲曰兒他日當償我或
謂之俟爾子償則乞食矣比文寧成進士官翰林
夫婦相戒毋念乞食語也文寧雖貴然屢爲忌者
所擠終不芥蒂曰吾父母未常致憾于譏嘲者也
官至極品而四壁蕭然薄田數百畝僅足餬口終
不經營尺寸以自封殖曰吾何敢忘祖父攻革守
藏時事也蓋舉世人所馳逐恩怨聲利之場役役
而不休者舉無足入其胸中而竭其一生之精力
以爲其祖父求卽安于幽冥閔閔皇皇無一息不

書懷餘事

卷二

三

在念此豈爲身爲後嗣計哉其啓穴而果得水蟻
亦豈文寧果精堪輿逆料其有此哉精誠之極天
牖其衷所謂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耳蓋文寧之易其父棺也困極而卧恍惚見
夢若相勞苦者父子一勝圖明不能隔如此其遷
而復復而又遷至再至三僦棄而收僦失而得此
際感通怪怪奇奇不容思議是郭景純之所不能
窺而司馬季主輩不能筭其休咎者也乃文寧不
自居歸之仲醇仲醇不敢居歸之于天夫天則朱
氏之祖考與文寧自爲之矣當文寧爲少師自曾

祖而下皆贈如其會醜皆一品夫人葬皆合新阡
有兩命合爲之記俾銘兩石分樹之以俟其子孫
考焉

壽康餘直

卷二

三十四

陳孝子祠記

孝庸行也乃傳記所載率多恢奇詭誕之事蓋自
樊廩捐階之虞聖事已非常其後如刻木而下淚
臥水而躍鯉採椹而米出地中汲水而泉生竈下
哺父而齒更生哭母而目重明自誓不娶而因夢
得妻鬻子葬母而掘地得錢此類甚多不知造物
何故獨於孝子偏作此伎倆以震耀人耳目良以
人生五倫皆本於父子非孝則無親而人類滅矣
人類滅則天地亦不能獨存然則孝雖庸行而實
天地之所賴以立故陶冶羣生者每每于常理常
情外神其報應用風世而勵俗吾鄉林文恪公嘗
著論不信有割肝謂割肝則必死然余親見有割
肝而不死者文恪蓋猶以常情常理言耳余頃過
建州聞陳孝子事尤爲神異孝子母失明舐之十
年而目忽開此猶曰得于神之告也鄰火逼廬而
呼號出母于阨此猶曰得于風之反也至于洪水
爲虐閩郡湮沈孝子與母各附一木漂流千里郡
守以夢艤舟待之母子皆無恙此則史冊之所未
聞而千古僅見者若以文恪之見論之則漂至千
里何以不溺卽不溺何以母子相值卽母子相值

何以致郡守之援此其爲萬死而無一生殆十倍
於割肝而孝子何以得此吾意其漂之時必有神
物護持雖在洪波巨浪中安如枕席此固馮夷之
所不能災蛟龍魚鼈望之而却避者也或曰若是
則何爲被漂漂而又千里也余曰不如是則事不
神不神則孝子之至孝不章此正造物不測之妙
用出于常情常理外者余嘗謂天地間無時無處
而無鬼神卽其淺者如扶乩請紫姑演神戲之類
皆有物憑之非盡幻妄故曰不見不聞體物不可
遺而朱子以鬼神爲陰陽之氣機則儒者譚理之
過矣傳不云乎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于地
萬物爲之生夫孝至于明月月生萬物其能使鬼
神之護持又何疑焉世人惟不信鬼神不知造物
之妙用故敢于逆理悖倫負不忠不孝之罪而不
顧聞孝子之事其亦可以悚然懼也孝子沒已二
百年里人祠祀之裔孫計部君始請于朝下臺使
者覈實表其間計部君復屬余爲祠記余故樂爲
之說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陳氏科第蟬聯
門祚蕃昌人皆以爲孝子之報而相勸致力於君
親之際則孝子之所錫遠矣後有司世教而標篤

行者其徵于余言

蒼霞餘草卷之三目錄

少師象雲韓公一品奏績序

少傅霽宇王公一品奏績序

觀察璧哉韓公奏績序

封大中丞仲齋蘇先生八十序

懷軒盧翁七十壽序

斐亭何翁六十賓飲序

思山張翁八十壽序

少谷陳翁八十壽序

奉壽座師培所先生八十一序

懷江陳公開九袞序

雲上吳世丈六十壽序

夢石陳公偕配林孺人七十壽序

蒼霞餘草卷之三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少師象雲韓公一品奏績序

昔虞廷九官濟濟相讓乃臯陶贊以一言曰同寅
協恭和衷哉可見和衷之雅在虞廷已爲美譚而
臯陶之所謂和衷必先之以九德咸事其臚列九
德如寬栗柔立愿恭亂敬擾毅直溫簡廉剛塞彊
義云者大指在于寬嚴相濟參和不偏故劉邵云
人之質量中和最貴惟中和然後能調成五材變
化應節三代以下惟丙少卿王子明韓稚圭庶幾
近之以魏弱翁之刻數少卿能劑焉子明之待寇
萊公且化其剛褊稚圭所共事富范歐陽諸公多
賢者乃語識度則皆遜不如故大臣必如此三公
而後可以言和衷也 國朝設內閣似相非相自
三楊後惟洛陽餘姚長沙新都南海桂林諸君子
在正嘉間稍稱協諧繼以永嘉之強忤風遂一變
萃亭之傾分宜說者以爲似王沂公於丁謂然而
僚采之際有虞心矣延及隆萬餘習尚存余再入
綸扉與蒲州韓公聯事時同官共七人公位在第
三處伯仲之間恬然穆然莫窺其際其在公之前

者安于其前不虞公之迫已也在公之後者安于其後不嫌公之先已也故事詞林資序皆魚貫而進南昌劉公資在公後而官居公前公推讓劉公不啻兄事劉公以讓去公所爲調護百端皆恒情所難卽以余之淺狹遇事勃發不能容忍而公終無纖毫芥蒂于胸中相朝夕三年未嘗見公有疾言遽色稍露于眉睫口吻間也故與公同官先後十餘人無不服公雅量以爲不可及蓋公之資性在九德中得寬柔愿恭溫塞爲多而時濟以敬義強直乃卒歸之于中和所謂和九官調五材而成

著實錄五

卷三

師濟之美者非公其誰哉余才謝弱翁行品勲業何敢望萊公富范歐陽萬一若公之能爲少卿能爲王韓兩魏公則余固竊竊然幸躬遭之焉公初入詞林卽負公輔望徘徊里門口久余往在政地嘗一再起公竟不赴也 光皇登極公始拜麻軒鼎再成 今上冲幼宮府危疑之際公左右劉公維持擁翼中外晏然令魏公處此亦何以過余以先朝舊臣覩顏先公諸所不逮維公匡我卽時有執事于 明主之前侃侃發舒論是非可否無所避忌亦倚公而強士大夫甘陵之部朔洛之爭余

力不能旋挽所爲包荒渙羣消彙萌而回泰運者莫不于公是賴而公又恭勤匪懈夙夜在公余每休沐幾務皆得公贊决然則公之有造于余深矣徂歲仲秋公已滿一品考而謙讓久之至于冬杪屬余當三考乃與公同奏聞同承 恩命公所舉士翰檢丁君輩乞余言賀公余深有感于中外之臣工凡共事者無不參商貽禍未已猶幸中書尺地一時多賢有同心共濟之好而尤藉公之德量爲之領袖故爲原本虞廷之和衷以及近代之名碩有當于公者如此使他日徵繪屏故實者得有考焉余老矣旦暮且去終以國事累公夫大臣不憂其身之去而憂其付託之無人有公在焉余不亦可以去哉

著實錄五

卷三

三

少傅霽宇王公一品奏績序

少傅大司馬霽宇王公往筦中樞得請歸屬遼陽失事中外倉皇起召公公來仍以樞柄屬乃公自請于上老臣居轂下無所效力願得奉

璽書巡行塞上建禦虜安邊之策上重違公意命公持節出督薊遼歲滿一品考上嘉公忠誠勞勩爲一代純臣所爲疇庸進律之典視令甲有加公之屬兵使張君輩介余言爲公賀憶往歲余叨政地公自薊入爲大司馬當奏績余曾有言賀公今公自大司馬出督復當奏績值余自田間來

清獻食正

卷三

四

復得效矣之辭于公誠奇事也要公之爲績則余知之甚深其自督薊以前如治兵上谷建節西川安懷戡定諸大勲烈已具前言中不復論論其爲一品時事當皇祖末年元良雖建福邸尚留廷臣祈請萬端終不能得其後度上意堅請亦稍緩太宰某公又憚于首事獨公與少宗伯孫公愈益奮謂此宗社大計當以死爭連章泣懇余亦從中力言公輩言是不可不聽神祖憐然洛藩之行遂決孫公每向余稱公爲社稷臣而異議者恐以此爲公與孫公功起而攻之公與孫

公相繼桂冠去余亦得請謝事及之于安德河干握手言別相與低回愴悅者久之余在里中弋者未已雖與公一再相聞然絕口不復譚前事亦不復以出山望公更八載而天子以遼難召諸舊臣習兵者多遷延不就獨公急裝而來且遺余書曰吾非敢必有濟也獨怪遼陽沒後衣冠之士挈妻孥擁輜重而南者相望于道曾無一介行李之北向也吾將以身倡之庶幾有和者余讀而嘆息孫公之以社稷臣稱公豈虛哉公在薊討軍實修要害明號令廣開謀壁壘旌旗爲之一新又議立

清獻食直

卷三

五

三車管以萬人爲一軍虜來則戰去則守諸可爲封疆計者卒然畢具時逆酋日夜謀犯河西經撫二人輕重不相得公屢騰書爲解終不聽心策其必敗乃移鎮榆關備緩急亡何酋果渡河經撫皆不能守走入關會偵知公在徘徊不敢進而西虜諸部落素服公恩威叩關願受鞭弭與酋爲難然其意不能無要索公操縱互施羈縻而驅役之使不爲酋所餌而我關外增一障矣當是時酋勢張潰兵麋集遼民二三百萬踵而罵人情岌岌都下之衣冠望妻孥擁輜重而南者復如舊歲微公鎮

定安輟變且不測今邊圉稍寧一切戰守之具猶得漸次繕完不至決裂本之皆公功也公之爲一品時事余不能具述而其大者如此昔之論大臣者張忠定以識韓魏公以膽蘇文忠以守而要之必本于安社稷之真心夫惟其心真在于社稷故投以至危而不驚當以至難處而不撓公生平數歷守不待言其策經撫于未覆師之先馴百萬豺狼于關門之外非膽識過人何以有此至于聞警之日疾馳而赴召義不返顧此其心非知有社稷不知有身家又安肯爾耶方公解樞柄歸未幾有奸人闖入東朝幾成大釁余遠不能詳頃晤太宰張公譚往事猶驚心動色焉張公故爲司寇親讞茲獄其言如此然則公與孫公之力爭分封意念遠矣公旣出而孫公亦召爲大宗伯聖主冲齡方內外未靖官府之間尚有齟齬而過計者余老病無能爲旦暮且去千載而下論社稷功吾竟于兩公望之矣

考索餘述

卷三

六

觀察壁哉韓公奏績序

觀察韓公以巡海奏三年績憲大夫程公以僚好致賀而屬余有言且曰知子謝筆研之役也其將何辭于門牆之誼乎韓公余所舉士故程公之言若此余逡巡無以應乃言曰閩海國也封疆之事以海爲重而防海亦最難國家徵嘉靖之釁緒戍蒐卒戈船下瀨之師星羅棋置文武將吏大小相維而觀察使者復奉璽書綱紀之以春秋按部討其瑕而直其闕一切行間諸務皆稟成焉其重下中丞臺一等當海波不揚人情玩愒使者亦僅僅按舊章頒布規條上下相與爲文具而已非真有所損益于海上也韓公蒞閩久明習海事於山川之要害道里之遠近奸宄之情形備禦之緩急悉洞于胸中較若列眉每策某所當防某營當設某兵當募某弁當更置纒纒井井卽數千里之遠數萬人之衆皆畫之掌上雖其言或施行或否然善于籌海者終不能易公說也往諸弁起家自百夫長而上多以居間進公謂是不漁部卒何以償之一切杜塞其實惟才是視介冑輩緣此爭自矜奮務見其功能以受知于公公又深慨于懷之

二方實錄

卷三

七

不嚴使濱海衆暴之徒高帆大櫓縱橫出沒蛟宮
蜃窟間以魚肉吾民爲閩患害甚于倭于是申約
束密議防護設水標將士日乘餘艘徼循上下捕
獲者必無赦盜自是稍稍戢蓋公流事三年諸所
爲綢繆補苴振廢起墜作戎伍之氣而收其緩急
之用者不遺餘力閩人固恃公以爲無虞卽間有
竊發亦旋即底定譚者率以此爲公功乃公歎然
若不自得曰吾將爲閩計百年之安而力不能得
此之枯槁僅紆目前患耳何敢自多嘗條上便宜
于御史臺欲轉聞諸 朝語皆鑿鑿而御史不果
上然公猶自謂此其淺者也余觀近世士大夫名
流不乏求其才具幹局堪當一面卒然有事叩囊
底智足辦者殊少嘉隆以來則襄毅文襄二楊公
最著其功名皆自塞上起閩以海爲塞而防海之
難甚于防塞天以海奉公吾能不望公以二公之
業哉向公在計曹卽有廉幹聲大司農曹事不決
輒問韓郎云何其督學貴陽易惟鄙而文明嘗兼
攝數篆事至皆迎刃立解諸蠻夷君長慕公之風
罔不懷服余往歲過溫陵溫陵之人猶能言公行
部時事可謂真觀察矣而生平又好學工古文辭

卽短章尺牘亦斐然有致世所稱文武才公殆兼
之今已報政旦夕當遷不知當事者能復以公借
閩否余以程公命敘次其所知公者如此寧敢阿
所好乎憶余待罪政地日公蹤跡甚踈時貽書勸
余三逕無恙當蚤乞身而已余歸而杜門掃軌常
自避匿不欲爲相知累乃公執弟子禮甚恭通問
不絕大出于尋常世情之外於乎此余之所以敢
于爲文以賀公也

封大中丞仲齋蘇先生八十序

中丞石水蘇公既建節撫兩越輯和吏民綢繆疆圉期月而有成功矣屬其時東事方興羽檄旁午徵兵使者冠蓋相望公爲選士伍治芻糧具器械宵旦不皇至終夜不能寐余被 召過浙親見其焦勞拮据之狀如此而公意時不自得曰家大人老矣吾南望閩山蓋不勝白雲親舍之感焉余謂國家有事公鎮撫大臣安危所係豈得言私是歲太翁仲齋先生登八十仲冬之月其誕辰也公將走一介稱觴而請余曰子爲我祝余聞蘇氏溫陵

卷三

卷三

十

之世家也當嘉靖世御史某公以直諫顯于朝于翁稱難元御史公宦遊以二親委翁翁朝夕承歡無闕養而身治經生業屢試高等至中丞公成進士乃謝去而以其不朽之業爲教于家庭不盡之施爲德于鄉閭族黨嘗值歲荒鳩粟千餘石以賑所全活甚多蓋翁之志在范司馬兩文正而翁之行大類王彥方陳太丘余嘗至溫陵其士民頌翁不容口翁有六子伯中丞季孝廉孫曾且二十人則其報也方中丞守郡時業以其官封翁撫浙未幾值 聖天子御極覃恩臣下翁再奉 璽書稱

中丞彌顯貴矣然翁遠遼遠守故操猶然諸生面孔視金章紫綬無加于韋布也宇內藩服十三浙爲之首衣冠文物甲於天下其小民多叢薪易與爲亂年來徵發繹騷疲于奔命閭閻行伍之間譁然而思逞者實繁有徒浙一日不靖其禍將蔓延不可收拾故今日撫浙之難百倍于他藩中丞公負文武才自郎署而守而督學所至咸有功實其在浙肅而寬溫而裁綢繆補葺而不動聲色東南半壁倚爲長城諸在公宇下者莫不歌桑扈之章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而推原于太翁所啓迪則又

卷三

卷三

十一

誦南山而歌樂只以爲光邦家壽無疆微翁其孰當之閩與浙接壤皆海國也浙安而閩與之俱安翁觴之日父老縉紳登堂爲壽惟翁有子以其寵靈浙者波及維桑願翁百千年庇我鄉人然則翁之欲爲兩文正者真可不負彼太丘彥方又何足以望翁哉翁晚歲卜築霞美山種植自娛因自號爲栖霞翁吾聞僊人好弄紫霞且以爲殮翁八十而神明不衰翩翩杖屨此必遇異人傳秘方有所托而逃非徒以泉石爲樂者中丞公所部有赤城焉其霞起常五色當拾以奉翁翁必訝曰此吾山

中故物兒曹何從得之其將歡然爲公舉九霞之觴則中丞望雲之思其少慰乎此余之所以祝翁也

懷軒盧翁七十壽序

生人之倫莫重于孝友周家舉以冠六行至漢猶有孝弟力田之科 明興 高皇帝頒六條以訓俗亦惟是爲諄諄故孝友者百行之本而四民之命脉也自俗化衰微人競于利欲父子兄弟骨肉之間邈若胡越休戚不相關甚至爭刀錐尺寸興戎起釁卽縉紳士大夫猶或有之况于齊民余嘗目擊心傷求其人以風之不可得也乃在吾里有懷軒盧翁凡里人之稱翁者無不曰盧翁孝友君子也余素不習翁而與翁之弟茂才繹軒者遊見

繹軒優游閒適不問家人產詢之則曰有吾兄在耳筆札膏油之費于何取之曰吾兄所給也客至爲具不呼而辦誰司中饋曰吾兄與嫂治之也男女婚嫁孰爲經營曰吾兄視兄弟子女如其子女聘納齋送無所厚薄吾可勿問也余於是羨繹軒之有兄而知翁之篤于天倫超出尋常世俗萬萬有賢士大夫所不能及者徐而叩翁之生平則翁之高大父與父皆爲茂才父沒而囊篋蕭然僅以遺書授翁兄弟翁使二弟讀伯兄出爲小賈而躬自力耕以佐貲勤苦拮据稍贏百金伯兄欲分

異乃以半與伯以半與叔季而又念叔季弱勢不能自存乃挾而撫之且耕且課讀以其間脩什一之業遂累千金皆與叔季共之未嘗私一文也釋軒沒公大慟曰吾先世之業其墜于茲乎復課其叔季之子讀而代任其家計庭闈之內無間言也有勸翁稍私其子者翁正色拒之指天爲誓其人愧而退伯氏先公逝諸子稍饒欲迎養其祖母公不許曰吾力能供菽水乃累爾曹乎且孫與子孰親也蓋翁之所爲孝友如此皆灼然在人耳目者而處鄉族尤遠遠退抑族人與鄰構爭者翁輒爲譬解甚且捐重貲不吝邑有興作翁必率先輸助不待勸也凌許之語忿憤之色未嘗以加人公門之內無半趾焉夫如翁者其于成周之六行高帝之六條不亦庶幾其無愧哉翁既老而邑中推擇行誼宜登賓筵者無能先翁邑大夫欲禮而致之公固遜謝曰吾編氓也敢抗禮于公庭乎今歲登七十諸生及三老輩欲申前請卽余亦心慨邇來賓禮之大輕令世無所觀視非得翁爲重無以矯世而勵俗翁必不得辭屬余姑之孫薛端爲翁子壻與里之親友共爲翁稱稀齡之觴來乞余

言余風敬慕翁樂爲之辭夫如翁者當百歲未艾以範吾鄉人使凡薄于父子兄弟者聞公之風皆有所愧而相勸于孝友此余之所以壽翁也

斐亭何翁六十寶飲序

自古隱逸之士多歸于山林然亦有隱于朝隱于市隱于屠卜之肆如東方曼倩嚴君平司馬季主之流世竝稱焉要于心跡無累處塵超塵非徒如握牙籌計阿堵者之爲乃足述耳吾邑有龍田蓋萬家之鄉也閭井櫛比列肆如林魚鹽穀粟珍鮮縞紵之利衣被一邑其人備四民之業而以什一起家者往往不乏其在何氏則有隱君斐亭翁之兄弟當翁之失其父南丘翁也藐然孤耳家僅中八產賴伯氏懷東翁勤力拮据以漸而饒翁上事伯兄下撫弱弟鴈行而奉孀母于堂以孝友著聞其後荆樹雖分而鵠原彌篤卽諸猶子輩無不奉翁如父翁亦子視之無間言何故衣冠巨族子姓數千指莫不高公之誼推爲祭酒凡創宗祠修墳墓立祭田書田皆翁倡之以其餘爲德于鄉則見龍有橋潮音有寺近鄉往來之道咸有砌築頌義之口溢于路隅矣而其大乃在福廬福廬去翁居不三里莫有跡者翁與伯氏獨喜而往遊闢天門構蘭若築精舍逕則躡雲洞則異香石則靈芝拜僧大小玲瓏之類不可勝紀于是好事者益相緣

齊霞餘直

卷三

二六

飾亭臺嚴壑愈出愈奇亦愈無盡而翁猶以爲未

足與其族子水部君鄉紳計部雲翼君合一鄉之善信十餘人捐貲鳩工創大招提于山之坳紺殿琳宮輝煌巨麗甲于八閩余始固心難之乃再踰歲遂告成事雖羣力畢舉然要其經營荒度朝夕拮据不憚勞勩翁固其首功也翁伯氏與余第爲婚姻而翁與余同有山水之好顧自匿不欲見余曰我市氓也奈何與貴人周旋哉余再三強之翁乃愔然而過我也自是余每至山翁必攜酒來痛飲爲歡大理董公每告余我家百洞山不下福廬惜無何斐亭其人耳翁之風誼著于鄉間爲名流所羨慕如此今歲翁始稱耆邑大夫采士論賓翁于學宮翁之鄉族及親知輩皆欲前爲壽而乞言于余余向題翁名于石固目以隱君亦第謂翁隱于市耳今翁且超然欲隱于名山其所營菟裘余額之曰福地精廬然則翁竟非市廛中人也世之士大夫居山林而有市心者何限翁居市而心山林手闢洪荒以來未曾出現之靈境千秋萬年此山不毀翁之名亦不毀其善自爲壽莫過乎是而翁又強健情悍若壯少年算且未艾余齒與翁相

齊霞餘直

卷三

二七

後先而衰憊已甚幸而杖屨無恙請歲歲從翁觴
于此山矣

思山張翁八十壽序

自融以東多巨鎮而最盛者曰龍田其閭閻之櫛
比市肆之殷闐衣冠文物之繁夥甲于一邑故家
大族冠蓋相望卽隱德不耀能自樹立卓然爲一
鄉之望者亦常不乏人以余所知則思山張翁其
著者也張在龍田故稱巨閥翁以什一起家纖儉
質塞自致素封衣不重采食不兼味竹冠芒屨望
之若田更野老居僅數椽亦不更築邑大夫知其
名數虛賓筵以待翁終辭不赴曰吾不欲以布衣
揖讓公庭也晚年傳業于諸子脩而息之賢日益
起仲季與伯之子皆游太學諸孫翩翩多青雲器
人謂公厚積而薄享膏于躬而留有餘不盡以與
後人故能昌熾蕃隆若是其殆然耶往余童稚時
見吾鄉風俗朴茂長老輩衣冠雅素青衿諸生絕
絢綺之服卽有力家子弟率步行途中不敢乘輿
馬今田里齊民無不衣絲帛巾服之製日新月異
肩輿錯于道卽乘馬者亦不多見何況徒行甚哉
習尚之日汰也夫人情自儉之奢易自奢之儉難
長此不已將安所窮故雖世人以儉樸少翁而余
以爲當此風會侈靡之特有如翁其人亦足以矯

世而革俗未可非也龍田之山有福廬焉其巖洞幽奇甲于宇內而闕之千萬年遊屐不至余與里人竭力開闢翁之諸子亦各占一勝爲亭爲榭爲關爲室爲逕爲居爲丹臺爲洞府者相望于山之坳峰之頂費且千餘金時奉翁杖屨徜徉遊覽其間翁未嘗不顧之而樂欣然其有會于心也里中之衆如林富厚貴顯者不乏然求其以耄耄之年得娛情丘壑而又有子若孫能爲之經營位置酌清泉而當醴櫛舉芳以爲羞登天門臨滄海翩翩然若駕鶴御風與安期羨門共遨遊于蓬丘瓊島者霞餘五

卷二

于

之上則亦寡乎其不多見矣山川之精英闕之千萬年而餐于今日翁之財力受享亦漸之數十年而用于茲山其于奢儉豐嗇之際若有適相合者此翁之所爲善權于盈縮若徒一味吝惜留阿堵之物以遺所不知何人豈翁意哉翁今歲登八十諸里黨姻戚皆欲前奉一觴爲翁壽而適值余在福廬山中遂相率來乞言余雖不習翁而習翁之子若孫又日從里人稱說翁之爲人如此故次以佐觴且質之山靈其亦庶乎有當于岡陵之祝矣

少谷陳翁八十壽序

少谷陳翁余不識其人而識君之伯子仲豫君季子春霖復事余于成均以故余與陳氏雅相習也歲當甲辰余以南銓滿考過武林逢仲豫與爲西湖天竺靈隱之遊而吾友朱文寧亦邂逅仲豫喜其人因與交歡蓋留連累日而後去時仲豫方官先祿出佐臬司未幾遽解組又十餘年余自綸扉謝政歸仲豫遠來訪我下榻草堂相與譚今昔之故離合之踪依依若在武林天竺時也少谷翁是時年已七十餘仲豫言其神明不衰步履甚健有

卷二

三

如少壯人余語仲豫吾生平好佳山水遊興甚劇天台鴈蕩奇勝甲天下此君家庭戶間物吾將以暇日躡屐往遊因拜若翁于堂稱大耋之觴可乎仲豫敬諾今去之五六年而余以病日卧丘壑中百里之外足跡不能至徒矯首東望赤城霞起有老人星輝映其間而已以此負仲豫今歲少谷登八十仲豫遣人來請曰家大人之七十也則文寧先生有言矣茲者加酌之辭願邀惠于先生余觀文寧壽翁謂翁少而俊頴長而敦篤老而娛情于栢景謝絕塵囂力行善事固足以概翁之爲人又

謂翁與仲懷之才足與世之登巍科躋膺仕者競
爽乃歛而不盡試僅以鴻臚光祿爲曼倩之金門
又非久而卽去之其默脩厚積足以盡人事而結
造化之緣尤可爲深知翁父子之間者世之爲壽
言者非諛則誕如文寧之言皆實情實事其爲不
諛與誕可知也翁之年日益而余之所以頌祝翁
不能加于文寧惟是台蕩之境神僊之所窟宅余
所忻慕而不能至者翁朝夕其間徜徉容與采紫
草而飡紫霞兒孫繞膝蘭桂森然卽不必豔稱劉
阮初平諸怪誕之事然不謂之僊人不可也余旣
書霞餘草

卷三

三

翁矣

平壽座師培所先生八十一序

吾師培所先生之登七十也屬余與師同謝事從
里黨後稱一觴于先生去今十一年矣先生之壽
八十一余又自朝端同先生歸念先生之八袞
也未及壽今開九袞可無一言伸加酌之慶先生
通籍五十餘年官至八座秩亞三公抗章而請乘
傳而歸於仕宦之途不爲不通顯矣朝廷之待
先生不爲不優矣然余終以世人知先生之未深
而惜先生之用有所未盡也何也先生雖通籍五
十餘年而家食之日不啻強半其所自表見者惟
蒼霞餘草

卷三

三

爲令爲郎與治兵于塞下耳世之稱先生者亦不
過曰此良吏此才大夫耳乃余獲侍函丈久竊窺
先生於天下事無所不習於國家典章諸曹利
病無所不究心其最所綜練曉暢譚之鑒鑒策之
分毫不爽者尤在九塞虛實與東西夷虜之情形
方余赴召時奴酋猖獗有欲構虜攻夷者衆皆
和之先生獨曰虜欲無厭未易構也且彼終不爲
我用其後廣寧陷沒虜未嘗東向發一矢當塞事
急樞府推擇諸弁某可大帥某可偏裨先生貽余
書此曹皆徒有其名耳必債事因歷舉堪任者十

餘人如李懷信趙率教輩後皆如其言大司馬開
州董公每告余欲舉先生自貳而主爵不聽也夫
使主爵用董公之言先生得參樞府東西之禍豈
若是烈哉先生爲大司空不數月曹事畢舉其最
煩重者無如陵工亦次第告竣所節省金錢以
巨萬計諸有勞于是役者無不蒙殊賞先生時已
里居僅賜金幣而先生尚欲然不欲受也今天
下不無事矣一遇緩急輒無人能辦以老成名德
隨試輒效真足肩鉅任重如先生而不得安其位
以去此余所爲惜先生之不盡其用也先生去而

齊東野語

卷三

三

朝事一新大臣盡逐布袍單騎紫綬出青門先生
已脫屣風塵返休平平臺烏石之間翺翔容與弄
煙霞而玩泉石貌之頽然者寢以加充鬚髮之蒼
然者寢以加黑萊彩在庭蘭玉在階鳳毛麟趾旋
繞膝前弟子高亦得以林壑閒身陪杖屨而奉清
歡時而把酒時而徵歌先生亦因而解莊爲和化
知爲規相與爲無町畦無涯涘以遊于大通知者
以爲師弟子不知者以爲暱交其矜而詡之者且
以爲香山洛社復見于今茲安期美門遨遊塵世
也於乎弟子何幸而追隨吾師之步趨哉自來座

主門生同朝者有矣同朝而爲卿爲相則少爲卿
相而又同里閭有葭莩之親又同以請老歸如先
生與余則寥乎未之前聞也顧余以庸劣奉職無
狀爲世所詬病累及先生以此慚負惟念世人有
寸長片善輒高自標榜甚者言青天而行污池欺
世盜名恬不知怪其最下者又隨波逐流占風媚
寵以捷取功名此則先生之所羞而門牆下士亦
聞之而面赤耳夫祿位名壽世罕得兼而名壽尤
造物所靳先生之不欲取贏于名也乃其所以得
全于壽自此而九十而大齊而千秋萬年弟子將
盡其用者爲窺先生淺也

齊東野語

卷三

三

懷江陳公開九袞序

溫麻有懷江陳公良吏驚江公之肖子而大司馬
襄惠吳公之愛壻也陳于邑稱名閩杜史曹郎冠
蓋相望驚江公尤以治行著于嶺海之間與襄惠
公爲筆研交襄惠之視公不但壻而且子歷宦留
都楚粵中州未嘗不携公與俱其後開制府于粵
乃留公綱紀其家公爲視田疇治舍宇約束僮僕
內外井井襄惠公是以無內顧憂卽諸公子視公
不但姊倩而且家督矣襄惠公自留樞歸公朝夕
左右內奉起居外應賓客周旋曲折咸中準繩客

卷三

三

望公之眉宇莫不嘖嘖美哉司馬有壻若此水清
玉潤語不虛矣余家少師公往守粵西襄惠公實
尉薦之余又夙辱襄惠殊知因往謁襄惠乃得交
公相與講通家之禮甚歡私心慕服公以爲黃叔
度徐徵君元紫芝之流亞也溫麻人又言公恂恂
簡默口絕雌黃步趨不苟盛暑不離衣冠事親篤
孝有薄田二頃二弟私以市人公亦不問親知以
緩急告必曲應之居襄惠館下久且筦家政一錢
不以自潤老而愈貧幾不能餽其口子錢家索負
無端窘辱人所不堪公亦笑而受之邑大夫欲賓

公于鄉輒辭不赴其行誼如此余交公且四十年
見吾鄉君子自士大夫以至齊民爲鄉評所推重
罕有及公者惜公蚤歲以從襄惠公宦遊每值有
司試期往往相左不及自奮于功名而國家徵
辟之興久已不行世亦無能薦公遂令公之名行
不出閭里且窮困以老天下後世未必有能知公
之爲叔度孺子輩者良足嘆也余頃晤邑萬令君
爲言公之生平令君賢者也亦稱余言之不妄今
歲公年當九九諸姻戚交遊欲以一鵬壽公而謂
余知公實深宜有一言余惟蚤歲溫麻之遊衣冠

卷三

三七

之士如肖坡陳公晴峰游公兩溪吳公雲松陳公
十餘曹濟濟彬彬爲一時盛事自襄惠公沒諸公
隨之卽其三公子亦皆繼往其存而齒長于余者
獨公一人耳余幸謝政歸公猶時來訪我相從于
靈巖福廬之間頃余懸弧之辰公又來致祝然則
余與公之欲交相爲壽酌大斗而賦南山其情當
何如耶夫萬木凋枯松柏不改滄桑幾換海屋長
存曹風固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吾知溫麻頌祝
之口不下於曹風而余感念疇昔特引後凋之語
從海上爲公歲歲添一籌公必歡然而許我矣

雲上吳世丈六十壽序

自余官詞林從里人論說里中名士率推吳伯乎時伯乎方爲諸生所爲行卷已無脛而走四方其後伯乎遊太學徧交海內時髦聲名愈起兩試畿闈皆爲主司所賞譽僥得偶而復失之于是伯乎落莫不自得嘆曰遇不遇命也人固無如命何胡爲僕僕走數千里逐長安塵哉乃謝去舉子業不復爲惟以課農訓子爲事未幾余自綸扉謝事歸日與伯乎周旋海上之名山如黃蘗紫雲靈石福廬杖屨所及伯乎未嘗不與余偕也歲時閨里枌榆之會杯酒之歡必伯乎在乃不岑寂如此者七八年而余復被命出山每念伯乎不置伯乎亦思余欲携幙被走長安就余邸中然竟不成行而余亦得請歸矣歸則與伯乎復理舊盟邑之西有溪馬遶郭而流澄泓可愛其南則有新闢之湖與江湖接皆可泛舟吾治一小舸浮遊上下伯乎與其昆仲叔姪結社相從每值風日稍佳晴空朗月輒載酒携觴沿洞夷猶于蒲葦之間盡醉而後歸庶幾竹林香山千載再見而余自愧衰老且病有頽落之憂乃伯乎今歲亦登六十視余少七年耳

蒼霞徐生

卷三

三八

顧其飲啗步履之健于余頃又舉少子抱弄娛悅余欲學之而不能因念余生平官雖通顯而精神思慮大半爲雕蟲擊斲之小技所驅役耗費至叨濫政地十餘載值艱難困苦之秋心血幾盡其蚤衰固宜而伯乎未艾卽能斷絕諸緣其學問文章足以取科第博功名富貴而棄如敝帚一切滑和塞性之事不入其靈府此所以強健完固之若是耳當伯乎少年時所與爲文字交大半皆已仕進其在吾郡則董崇相司空陳用吉林仲植兩大叅最顯亦最莫逆齒皆長于伯乎司空今方拮据爲國家任臬府之役兩大叅先後入昆明危險萬狀一以病去一方超超而難其行以視伯乎與余相扶携追隨爲湖山文酒之樂孰得孰失吾知伯乎之不以彼而易此也吳氏故邑鉅宗伯乎之尊人愛軒翁慷慨好義人推爲長者子姓蕃衍多美秀能文必有顯者伯乎亦何必以其身之遇不遇爲通塞哉伯乎之稱耆與其誕辰在茲秋之季二十有五諸友人屬余以文壽余倦矣不能爲辭聊以所知伯乎泊然于進取之際者如此論而進之其他家庭孝友諸懿行皆不具述要之壽伯乎亦

蒼霞徐生

卷三

三八

莫大乎是矣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夢石陳公偕配林孺人七十壽序

歲戊午閩中舉士于鄉吾邑入彀者十人而今孝廉陳君學玄巍然魁選余讀其文清新俊潔不落時軌蹊徑私心以爲南宮一第可芥拾也乃三上公車兩倥偬而復失之余甚爲歎惋孝廉意豁如不芥蒂也孝廉所居去邑可一舍其地山川秀鬱有水自山巔數千仞奔下漚而爲潭神龍居之名曰東澗余有田舍在其傍時往遊焉每從其鄉人詢訪習俗乃知孝廉有父夢石公文行彬彬隱君子也其生平孝友篤至早歲失父竭力事母菽水之供皆身任之不以累伯仲者而失母孺慕不少衰鄉鄰有緩急以告公無不應者尤酷喜儒生見少年能文必加敬禮津津談之不啻口出自僮僕以至鷄犬皆不忍傷鄉之人莫不稱之爲仁人長者而其配林孺人又與公合德凡公之奉親教子恤困周貧孺人皆拮据爲之助孝廉領賢書人莫不曰此父母之訓且亦有隱德焉余觀近世士子一脫青衫卽揚揚矜詡衣馬僕從供具飲食一切侈靡無復寒酸故態而其父母亦自謂有子成名旦夕且富貴偃然以封君自居厚自奉養甚且慕

恣睢漁奪小民爲暴于鄉里比比然也而孝廉
 寢躬抑抑淡泊簡素無所紛華翫然故諸生耳夢
 石公栖遲衡門不廢吟誦暇則攝舊衣冠與田更
 野老周旋農畝間歲時鄉社祭賽飲酒讀法無不
 與偕足跡未嘗至城市孺人亦服勤守樸不殊里
 媼環其鄉不知有孝廉與孝廉之尊人也蓋公居
 恒教戒家庭每以厚爲主曰忠厚家之元氣不可
 損傷讀史至三國則曰昭烈與孟德皆任術而昭
 烈出以忠厚孟德出以奸險此智與詐之所繇分
 耳其持論如此然則公之所以爲隱德爲仁人長
 者而成就孝廉也信有自哉公之先有御史公以
 勁節直道顯于時邑人至今能誦說之著在志乘
 爲吾邑光公于御史公爲從孫跡其生平操履足
 紹前聞而孝廉繼起諸昆從皆蔚然有文家聲毋
 替陳氏之世蓋未艾矣公與孺人今歲並登七十
 孝廉欲奉觴爲壽而告余曰家大人好文願得先
 生之一言爲膝下歡余曰有感于習俗之淳澆而
 喜有如公者可以風世又竊觀仕宦之途多飾詐
 爲智險詖傾危如公之所以論曹劉者深中其病
 乃知公之教家即可川以立朝總之正直忠厚以

毋傷其元氣斯長世之道而續命之膏也詩稱淑
 人君子正是國人卽繼之曰淑人君子胡不萬年
 公之厚德信可正國人矣孝廉欲壽公與孺人乎
 徵之詩可矣

蒼霞餘草卷之四目錄

少保平涵朱公誕辰序

少司馬泰垣沈公七十序

壽又谷孫公序

一品王夫人六十序

馮母楊太宜人七十壽序

徐母楊太孺人七十壽序

朱母韓太夫人八袞壽序

郡侯中台陸公壽序

任齋陳公祀鄉賢序

翁母沈太夫人百歲壽序

翼明何公壽序

來封君九嘏先生七十壽序

封柱史惠齋曾公偕配何孺人八十壽序

蒼霞餘草卷之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少保平涵朱公誕辰序

人之相知必有相合其相合也必於其相似僑札氣誼似也王貢進取似也蕭曹丙魏功業似也李杜元白詩詞似也近代李何王李諸君著作似也余與平涵朱公白入詞林卽相知公快口直腸余亦逢人好盡公不阿權貴余亦伉直自喜公爲文章磊磊落落筆如其舌余每有構撰亦明白顯淺務抒其衷所欲言蓋余之似公多矣其所愧公者公飲無量而余數盃卽頽然公宅裏淡泊無他嗜好而余頗爲雜技所役喜奕棋耽遊戲尤酷愛山水窮崖絕壑無處不到公所著述大之則國故朝章小之則裨官御記今且勒成一家言爲昭代信史與龍門並驅而余淺淺之辭僅取酬應世俗爲覆瓿資耳終無片言隻字可傳於後此又余之不能盡似公者也公第以其似者取余之長而不能盡似者病余之短故余與公竟稱莫逆其宦留都無日不相過從既去而郵筒還往不絕余過吳越間公未嘗不出迓且追送也余前此入綸扉

公來爲祭酒已抵都門而忌者恐余推轂公擊之使去余自愧累公公不恨也頃余再起田間公亦簡司政本共事已半載餘矣其劇譚笑語如往時而于章疏擬議間公常退然謙讓不欲先人徐而叩以軍國之大計夷虜之情形民生之利病人才之消長則洞然劃然如指諸掌于是知公之善藏其用而不徒以快口直腸自喜者余居政地先後十八年今老矣筋力已竭日思乞骸骨歸而公以久蓄之蘊乘新至之銳其所謀畫建豎必足以起積弊而濟時艱一時共事韓公輩又皆當世之名碩壘麓合而謀斷資固無庸謗劣如余者長爲公之糠粃矣公誕辰在戊午正月之朔較余差長一歲而精神健王耳目聰明不啻倍之新歲甲子則六十加七其同郡士大夫宦都門某君輩來乞余言爲壽余自念吾兩人生平既多相似齒亦相上下獨余先公叨濫者十七年今不敢以二十四考祝公但願公在事如余之年數而後歸余幸未填溝壑猶得見公之致政計是時年皆近九十使世人以公爲文潞公而余庶幾從洛陽之後塵以相爲引重則余之於公始終乃無不似其又將以林

下之日長而做公平然非所敢必也夫甲子干支之始孟春歲之始朔日之始此無窮之兆然則今日之祝公特始事耳夫寧以路公爲足以盡公哉

少司馬泰垣沈公七十序

泰垣沈公之撫滇也適安會作逆鼓煽諸夷滇黔之間妖氛四起其猖獗之勢不但無黔且無滇滇人震恐相率而逃卽會城岌岌矣公鎮之以靜督率將吏課計兵食鼓舞士司之忠順者日與賊鬪多所斬獲賊終不能得志于我滇賴以完會新中承閔公至公乃釋事歸踐留樞之席時東西路絕公取道粵西豺狼虎豹之所嗥戈鋌劍戟之所集蠻煙瘴雨腥風毒霧之所吹撲人皆爲公危公坦然履之卒以無恙易之言險也莫過于坎而處之

蒼霞餘草

卷四

四

之道則曰行險而不失其信險而順則爲師險而說則爲困師貴丈人困貴致命遂志皆所以處險也公之在滇有丈人之貞有致命遂志之勇而其平日誠心信志又足以動鬼神而乎蠻貊是坎之所謂有孚而心亨者此其所以履至危極險之地而物莫能害也公真具濟險之才者哉自東西兵興以來行間之大吏以才名推者不乏人矣其失地喪師挂吏議者無數枚舉其人或淺而寡謀或剛而啓釁視公何如固宜其入于坎窞不能自拔耳往公振鐸吾閩矩嚴而範端行之以樂易人士

無不服從其教喜于得師其後爲泰藩爲臬臬爲方伯官屢徙而不離閩閩人猷公之澤不啻黍苗之膏雨公去而見思亦不啻召伯之棠也公困于滇閩人無不額天爲公祝余在政地恨不能旦夕間卽脫公于險聞公之歸歸而完滇之封疆以付後人其喜可知適公今歲登七十同官平涵朱先生與公同社同籍相友善以其同鄉駕部吳君輩之意乞余言爲壽余惟自古名臣有大功于國家者必食其報蓼蕭桑扈之稱其臣也曰爲龍爲光壽考不忘曰之屏之翰萬福來求公與封豕長蛇

蒼霞餘草

卷四

五

爭西南半壁之封疆完而還之朝廷昆明洱海之區所全活生靈不知其美功孰大焉其爲龍光屏翰當不止如詩人之所稱乃彤弓之典尚虛而有待天之所以報公非壽考福祿將焉酬之夫消息盈虛造物之數公以其身蹈天下之至險瀕危而獲濟自今以往必將履天下之至順爲師之錫命爲困之受福爲坎之納牖是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也豈尋常期頤大齊爲足以盡公哉余夙辱公知又與公之尊人玉陽先生共事留都知公家庭父子間忠厚長者世德相繩福履未艾

而尤有感于滇事故稍述之以復朱先生使吾閩人與滇人見之其必歡然有當於余言矣

壽又谷孫公序

又谷孫公有子爲庶常時天子初登極思儲才中祕爲異日用所拔擢多名士數亦溢于常額而庶常君哀然以才雋稱一日而名動詞林矣然每爲人言又谷公之教曰吾父庭訓甚嚴吾爲諸生未嘗廢寢楚也又谷公之父曰夾谷公以嘉靖己丑選中祕而不竟其業故又谷公惓惓望庶常君不獨在一第曰孺子勉之必績而祖矣庶常君既獲選公乃開顏爲進一觴然年已七十餘時有微恙庶常君念之甚欲歸省公又屢移書阻止之孺

戀也庶常君趑趄不敢歸久之終不能自抑乃請休沐待公起居者數月公復促之行庶常君徘徊不肯行公則促裝與偕比行數舍輒回車曰孺子行矣乃翁安田里久不欲入長安市也庶常君不得已復來讀書館中而念公不置其同館王君輩謀所以寬慰之而值季秋之望日爲公誕辰相率乞余言以壽夫公壽固無待余言也昔之稱壽者有二曰身壽曰名壽身壽延之人也而成之者天名壽得之天也而修之者人故自古罕百年之身

而有千歲之名乃名之所以傳則多在于達官貴人而閭巷布衣雖有奇行姱節湮沒者多矣故曰嚴穴之士非附青雲則不能聲施非虛語也公生平孝友敦睦童年救父老猶孺慕遇忌辰必前後齋三日手添墳土爲弟姪輩廣娶以蕃夾谷公之後家所用衡量四十年如一日鄉族之人無不被其德真可謂好修君子矣而其名不能出殷陽之境今有庶常君揚之於同館則同館之人知公矣自同館而推之於同朝則同朝之人又知公矣他日庶常君樹立愈大而原本其所自將天下之人無不知公公之名且垂于無窮壽孰加焉而公年已踰稀自此而耄耋大齊殆未可量身壽名壽方無而有之此于世可多見哉年來士習日澆居官者率不營職業惟便身圖以病請以親老請常無虛日而詞林爲甚天祿石渠之地幾虛無人而未聞其親有能引臣子大義促之服官庶幾古之教忠云者余竊嘆之如又谷公之於庶常割膝下之歡勉其進修以母負聖天子儲養之意其識見固加人數等矣寧區區以修齡遐笑爲壽考者此余所以因王君董請而樂爲之說也

李震修立

卷四

八

一品王夫人六十序

崑杜何公在詞林卓然以品行著其典春曹據經守禮侃侃持正論屬世局方更波流茅靡委國柄于二三宵人無敢與抗公屹立其間不少撓屈夫已氏日伺而甘心焉卒不能有加于公徒以其私遲公論相之典者歲餘而公論竟伸公與南昌蒲州二公同日爰立海內以爲得人余與公夙有臭味之好茲起田間朝夕周旋且兩載矣一時共事前後十數公皆直亮坦夷洞見肺腑而余尤好盡奉職之暇矢口縱譚卽家庭閭閻之事無所不及于是而知公有元配王夫人之賢也夫人歸公年纔十四耳律以笄總之常則猶女也而夫人已稱婦且能婦公之儒而貧仕宦而無交謫甘旨不闕于供膏油不廢于讀羔羊素絲之譽不損于當官多夫人力也世稱婦道曰無非無儀曰以順爲正初不及才此爲尋常閨閣言耳若全舉四德則功與言居其二夫功與言非才安能辦之南國之諸侯大夫妻皆能佐其夫任職宣化至於筐筥錡釜染盛蘋藻之役靡不躬親而近代婦人流芳彤管如少君德耀泰英憲英謝道韞之輩其識量膽智

李震修立

卷四

九

皆有大過人者豈僅僅一柔順無違便足盡明章之貴乎吾聞何公生平不問壺內事而事事治辦凡有所需無不立應自少至老與夫人相莊在御有靜好之音傍帷無姬姜之侍卽頃在綸扉處多事之秋雍容委蛇自公退食未嘗以內顧爲慮其出而偕余輩于朝媿媿如也其入而偕夫人于室喁喁如也此非夫人之才真足相公如坤之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安有此哉夫人年少於公者五有四丈夫子皆所自出六孫一曾孫身受一品之封于人間世福履可謂完具屬今歲登六十公奉獻餘章

卷四

十

所舉士庶常王君輩相率登堂稱壽而徵辭于余余謂何以不壽若師而壽夫人王君曰夫人干支始周周則復始吾祝其始耳若吾師已踰者近稀千秋萬年其祝未艾也余謂若師與夫人絜德比義並祉齊休儼則珪璋鳴則鸞鳳爲若師壽也者卽所以爲夫人壽爲夫人壽也者卽所以爲若師壽易之無成有終黃裳元吉利永貞皆言臣道亦妻道也周之盛時其君之祝臣不口壽考不忘則曰萬壽無疆上下藹然爲千古盛事今

天子富于春秋方寄何公以股肱心膂之任公尤

不可一日而無夫人若輩以君壽師以師壽夫人卽不敢侈言無疆其于期頤大齊直且暮視之耳何所庸余言哉諸君唯唯余又私念前後共事十數公如閩史公浙朱公吳顧公皆失其伉儷余妻以老留里中惟聊城朱公有夫人與俱而蒲州韓公夫人新自家來亦庶幾闕足之象焉然余與諸公皆有媵其挺然如並蒂之祥蓮兩岐之瑞麥不以他卉附麗者獨何公與夫人耳此夫人之所

以愈宜壽也

馮母楊太宜人七十壽序

楊太宜人者余同年文源公之女弟而吏部泰復馮君之母也文源公向爲余道其女弟之賢曰是我家能安貧甘淡泊不作脂粉態者比歸贈公贈公困于儒而產又中落太宜人佐之使其儒不輟業且忘其貧也有丈夫子四而泰復爲之伯季曳王門裾仲之子以簞鈴奮孫曾十數人環繞膝下蓋去其初爲婦時甲子已周而馮氏之門祚亦赫奕光大迥異于昔日矣泰復筮仕令婺源奉太宜人與俱婺源人言泰復爲令寬而有制慤而能斷提躬矜然而不谿刻一意以拊循休養爲事諸可以踴薦矜炫捷取名譽者皆不屑爲民安其政乎其精誠以爲真父母也泰復出而蒞民入而奉母誦述其治狀太宜人甚歡曰孺子能如此勝五鼎養矣其自婺源召入郎民曹太宜人以道遠不能從泰復無何卽以使事歸比再入長安屬閩人當推擇爲吏部雖黃月旦紛紜靡定乃至泰復則衆無間言吏部郎素稱貴倨泰復處之不異在民曹時自頃議論煩興銓郎相繼以人言去泰復代爲政人皆曰此風波之地未易居也乃泰復秉

銓不數時賢聲隆起其所推轂士大夫甚厭輿論啓事之上無虛日諸款積薪者以次振拔下及贊郎祿史之遷除無不服其公平人於是又以泰復爲真吏部也而泰復顧念其母甚會移司封遂力請休沐且告余曰時來有母今歲八十矣將歸稱一觴于膝前而藉先生一言以爲母歡蓋泰復爲余所舉士余前此還山門下士多引避而泰復愈益親此其家庭母子間議論必以余爲知己宜今者之欲得余言也而余不文無以獻太宜人惟念尋常筭黨之流亦知望其子之成名有所樹立況于賢母泰復爲令能使一邑之人無不被其澤而頌戴之太宜人喜可知已今茲握銓柄佐統均進退天下之人才能使天下之人才皆莫逃其銜鑑百司庶位皆稱得人此古之賢宰相所不能得者而泰復得以身致之而效之于太宜人太宜人喜又當何如自昔人臣出身事主不得顧私親故居則有循陔之感行則有陟岵之嗟幸而得寬羈繫以奉庭闈而其親又或不逮家國公私之情罕有交伸而俱暢者泰復所居官近則迎養遠則予寧斑衣之舞萱背之娛無歲月曠而太宜人又以

遐齡眉壽翩翩然若西母麻姑之降于人間以長
使泰復寬然于進退之際而無內顧虞此天之所
佑非人力也今運會日流士大夫角立而操兢心
甚且尋戈矛焉于是昔之要津轉爲懼府泰復無
黨無偏不茹不吐落落穆穆妍媸好醜聽其自然
人莫能窺自是陳長文裴叔則山巨源一輩人茲
歸未久朝端必復思泰復 召命且下而太宜人
素晰大義必促泰復還朝母久淹子舍泰復之樹
立日以光大太宜人之喜亦日以甚余之所藉手
以歡太宜人者其在此乎泰復當舉觴日其以余
言次第布之

齊霞餘直

卷四

一四

徐母楊太孺人七十壽序

楊太孺人者柱史徐仲芳母也年僅三十而縶於
典宜 旌仲芳第時以母年未六十不敢請久之
遂受太孺人封於典封者不得旌仲芳於此甚耿
然也曰奈何以吾秩秩母使吾母之苦節抑而不
得揚哉而太孺人則甚安之曰使吾以節褒曷若
以子褒夫以節褒僅吾身顯耳以子褒則併吾之
所事者而顯也且婦而節分內事耳何褒焉其明
達大義如此始太孺人歸贈柱史公蓋贅壻也贈
公有母而孺太孺人有父母而獨內外蕭然太孺
人既稱婦又稱子莫不得其歡心而又以勤力作
苦相贈公壺以內井井然矣其失贈公也所遺五
男女皆孱弱長者數齡少者襁褓耳而家又壁立
族人欲奪其志太孺人以死自誓所爲事孺姑父
母教誨仲芳兄弟皆勤於贈公在日艱難困苦不
啻過之海中夜操作供甘旨誦讀血淚淫淫注指
腕間機杼之聲與誦聲時相雜也而三子自是皆
成立伯季並有才名仲芳作令西江以廉循節愛
稱治行第一其在西臺雅以伉直自負不隨俗浮
沈嘗奉 命按晉晉人懷之方竣事遽請急歸奉

太孺人時余在政地不能挽也更一歲而余亦謝
事過維揚直指劉君與仲芳皆余所舉士因語余
太孺人明歲登七十願得先生一言爲壽且述仲
芳自歎于不得旌母之意余惟 國家設褒封之
典以待勞臣設表闕之典以勸貞婦蓋兩挈而並
重顧閨幃荆布者流雖有嬌節而非藉其子之賢
且貴多湮沒而弗彰若士大夫自一命而上奉職
無過多得褒及所親而當制詞臣又爲之曲徇其
意溢美其辭要之于事情十九無當故封之與旌
難易較然而輕重大相絕矣夫惟以節被封則封
者食食止 卷四 十六
重而節愈顯因封表節則節重而封益光以食茶
茹藥之操輝映于制詞以龍章鳳詔之文發揚乎
貞懿此則生人之倫所不多見而太孺人乃兩得
之豈區區棹楔之樹宅里之旌所可絮輕重哉且
余觀太孺人之奉親撫孤備極辛苦較之硜硜斤
斤自完一身者其難不啻十倍而仲芳之作令立
朝所爲卓然自樹亦真足以顯揚其親無媿于
璽書與世之濫被恩命者大相徑廷此尤余之所
深羨丁仲芳者風之下也仕宦者不營職業而樹
私交不論是非而爭同異一言不相中輒戈矛尋

之習尚既成雖賢者亦不能自拔求其挺然獨立
不與世波流者十百無一若仲芳所論建吾不敢
輕言其得失要能獨行其意不隨人口吻西臺尺
地遂不能容仲芳矣昔范孟博虞潭歐陽永叔諸
母皆能勉其子以忠義太孺人平日所以訓誡仲
芳者必不下于諸母仲芳品行豈後于孟博諸人
太夫人以節而教忠仲芳以忠而成節是母是子
兩無愧色然則仲芳雖少取忤于時而太孺人之
心必喜爲加七箸仲芳之所以壽太孺人乃莫大
乎是劉君與仲芳夙稱同志必有當于余言遂書
以授之 卷四 十六

朱母韓太夫人八袞壽序

韓太夫人者奉常上愚朱公之母也朱公以常少里居屬今上登極召起爲大理少卿晉卿奉常太夫人受褒封如其子秩當是時天子方施曠蕩之恩中外臣僚率得推及所生而自卿寺以上其官漸高其齒亦漸以長得及其親之存而被命者良不多見乃奉常公獨有太夫人以八十之齡躬逢盛典此士大夫間所艷詡以爲生人之倫難得而可貴者也諸習于奉常者則又稱太夫人賢能相贈公于儒而成奉常于官其享眉壽而受

泰食餘直

卷四

十九

帝社有非偶者余不能知其詳然往者曾過錢塘適奉常爲令來顧我于江干譚論疊疊慈祥豈憚之意盎然于面目余甚以得識紫芝眉宇爲快而錢塘人又多能道其令之治行以爲潔已字民處劇而不困能吏亦良吏也其後奉常以最入爲吏部予告歸再起典銓屬余備員綸扉時以職事相告語余旣不欲侵銓部之權而奉常亦未嘗以見執政爲嫌如今日也奉常自銓郎爲少卿未幾艱歸居山中且十載人且疑其去炎炎而寂寂家庭中不無動念然奉常甚自喜有吾母在古人不以

卷四

十九

三公易一日况十載哉太夫人亦甚安之日兒在不寂寂也夫以太夫人安于奉常之里居而忘其寂寂也則其當奉常之秉銓而忘其爲炎炎可知已此之謂能成奉常于官而其所爲成贈公于儒又可知已今奉常旣爲九卿漸次柄用不寂寂矣而太夫人且夷猶里中鍵戶屏紛持齋奉道游神于恬淡合契于冲虛其視炎炎之境邈更于前脩然若寒暑之自乘而晝夜之迭運豈足以入其靈府擾其神明哉而奉常在九卿中稱能舉職大而郊廟陵園之典章小而豆蓬舞羽之儀飾無不畢釐至于闡發幽潛表揚忠義條畫銓法所宜更張補救皆鑿鑿中窾天子悉下其議令所司採擇施行有子如此太夫人之志愜情愉將倍萬尋常其年之引而莫之長無待祝矣乃奉常每南望咨嗟有吾母在奈何以九卿易一日哉今乃知十載里居之爲幸也吾聞太夫人以奉道精虔僊人來降將籍琅函丹誥中而奉常之處庭闈朝署間如此殆庶幾于淨明忠孝之指亦可謂善壽太夫人者今歲季秋之月爲太夫人設悅之辰朝紳將合辭爲壽介納言何公來索余言余謝不能而何公

固強之乃述其生平所得交于奉常而知其母子
之大概以先酌者夫余別奉常十餘年矣奉常起
而余復出山得效一言于太夫人是亦天之所爲
有數存焉然則欲壽太夫人者徵之天可也

郡侯中台陸公壽序

歲甲子吾郡守潘侯遷去潘侯在郡有惠政人難
其繼吾郡雖陋然于八閩都會也冠蓋絡繹簿書
填委守日不暇給又介山海之間奸宄出沒頻歲
不登人情惶擾余在政地告主爵幸爲海邦覓一
佳守主爵遍察諸曹郎無可者久之乃得今陸使
君使君在冬曹治劇甚敏辨又錙銖不染以此大
著賢聲除書下郡人在長安者無不相慶余南歸
逢使君于姑蘇紫芝眉宇爛然映人入里爲父老
輩言之又交相幸也使君下車不數月政通人和
不聲載道諸稱使君廉平待士有禮愛民如子神
于問斷案牘肅清胥吏屏息不敢爲奸者萬口如
一卽吾邑去三山稍遠深山窮谷之人足未嘗至
城市譚及使君亦無不曰此吾天此吾父母也使
君何以得此于民哉昔之論治者不過曰齊曰治
曰平而要之皆本于平心而平則施之家而親
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情無畸情惟之國而孝弟慈
無畸用達之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畸視故曰
天下國家可均惟均則齊治平一以貫之韓子所
謂爲已則順而祥爲人則愛而公爲天下國家無

所處而不當皆是物也使君以九邑爲家以一郡爲國以千里之封疆爲天下權輿其所接遇則有衆寡小大貴賤強弱之異其人其所制裁則有寬猛疾徐張弛愉悌之異其用於此稍有偏私卽有輕重有輕重卽有得失而人情之向背生矣乃使君一切以平心處之其視士大夫則曰吾朋友也視諸生則曰吾子弟也視齊民則曰吾赤子也待之以謙冲風之以仁讓範之以繩檢灌注之以真誠作好作惡之念絕不萌于胸中故凡登使君之堂者莫不暖然如春油然如雨恬然如在光天化日之中而毫無不均不平之嘆昔人謂太和元氣在成周宇宙間吾郡今有使君不庶幾哉日者旱魃爲災使君齋而禱祈甘澍立沛平心之所感召天且不違而况于人郡之士民欲報使君而無所用其情屬孟夏之月屆使君誕辰欲稱一觴爲壽乞余一言余惟使君年未及艾不宜稱壽然詩稱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卽繼之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蓋頌其德而卽欲其遐齡此亦情之必至使君之德洵可樂也壽不亦宜乎今中外多故世路傾欹蕩平正直之理終不可望如使君在事推其平

一郡者以平天下是世道之幸也吾將以天下壽使君矣請書之以俟異日

任齋陳先生祀鄉賢序

國家祀先聖先賢于學官而以鄉士大夫之賢者爲祠附焉蓋取其行誼操修不悖于聖門足以矜式後進使望宮牆者有所慕效云耳末流之弊非子孫之貴而有力者不得與斯典至于今日愈趨愈下甚至無一善狀之白丁但以子故亦竄入其中輿論病之而不敢言也夫 令甲一命而上得推恩所生謂以子貴耳未聞其以子賢也如父可以子賢則是瞽宗之祀乃同于贈封之典於世道何裨焉若吾郡任齋陳公之人賢祠則人以爲允公雖有子京兆公能揚公之名而論者曰公之賢不以京兆公卽徽京兆公公固當祀也蓋公生平好修自爲諸生卽以行誼著下帷發憤似董江都累世同居似陳江州一門孝友似汜毓李充與弟合浦公分甘共痛似姜肱魏霸執親喪哭泣幾喪明似崔渾教授古鑄諸生愛之似胡安定過庭之訓一本于義方似竇燕山是數者有一焉皆足以賢于鄉而公固兼之其薦明經也京兆公方爲御史公當得文林封而力辭不受曰我一生勤苦力學亦思有以自見安能以封君老耶京兆公固端

李震餘重

卷四

二四

之不能得卒挾一穗去與諸生講藝於玉華劍津之間修羅李二先生遺業甚自得也當道知先生賢相與尉薦而公遂挂冠歸曰吾不欲以御史父翺翔仕途也然則公之意卽以子貴猶非所願而況于以子賢乎夫微獨不以子賢而且能賢其子吾觀京兆公之篤于倫常所得俸祿悉分與昆弟及從昆弟嫁諸妹厚于女真有公之風兩爲令皆有循聲在臺中秉正嫉邪爲宵人所蜚浮沈田里久之乃起至今官此非得于公之式穀而何吾郡名家替纓赫奕名德相繩者不乏至推孝友雅睦率歸陳氏而公以博士合浦公以令長俎豆一堂輝映黌宮亦可謂鄉邦盛事人世所希觀矣學使者周公素方正有執其祀公也必不以京兆公故然則公之祀不足重而其賢足以祀與世之藉子孫貴有力要求而得之者不同乃足重也公入祀之日衣冠皆往送而余在山中不及預故特爲論其事而稍抒其所有概于衷者以質于月旦之評公得毋以余爲知言哉

李震餘重

卷四

二五

翁母沈太夫人百歲壽序

造物之於人每有所靳功名富貴壽考福澤罕得兼者而婦人視男子爲尤甚男子猶能以其力旋轉造化婦人處深閨無所作爲所恃者惟夫與子耳而得于夫者未必得于子得于子者未必得于夫得于夫與子者未必得于天至于遐齡百歲壽命無疆則史傳所載男子亦不數人若笄黛之流寡乎未之見也乃吾郡有翁母沈太夫人者今已百歲問其夫則曰封君見溪公歷官有聲又以子宗伯貴沒而祀于瞽宗者也問其子則曰大宗伯

蒼霞餘草

卷四

三六

青陽公以廷對第一人受三朝知遇以官保乞休者也問其所得於天則曰生平強壯無疾病至今猶耳目聰明步履輕便抱弄孫曾怡然自適也方宗伯之登第也太夫人年已踰耆人孰不謂承歡之日短卽宗伯亦心慮之其在詞林屢奉使屢請休沐留連里中或促其之官則曰吾重去吾母耳其後宗伯日顯重典春曹晉詹尹旦夕爰立矣而屢上書求去時余在政地貪與宗伯共事苦相挽留宗伯曰吾母年已九十安可留而太夫人聞宗伯在朝侃侃爭是非奉公守職如議代藩之封

稿科場之弊皆挺然植立有大臣風節經帷進講天子輒採納以爲善于敷陳則又未嘗不色喜傳語宗伯令且勿歸留事明主也宗伯歸而承歡于舍朝焉夕焉于膝前者近十年屬今天子踐祚興思舊德從田間召宗伯以尚書秩再領宮端時余亦重入綸扉屢移書勸宗伯出宗伯曰吾母年且百歲安可出蓋徘徊久之始颺颺趨朝爲太夫人拜二品之封未幾又乞歸人或挽之則曰吾爲吾母出耳今母封已受安可留宗伯再出再歸海內之人望之如景星慶雲暫露其光彩而不可

蒼霞餘草

卷四

二七

常觀其視太夫人如婺女之輝耿耿河漢間亘今古而常新也而其時太夫人又有孫觀察君曾當蜀難守合州有大功爲忌者所中與宗伯同時歸太夫人則又甚喜曰吾有子有孫能如是於平生願不啻足矣何必以鼎鉉貴鐘釜養哉乃士大夫聞率以宗伯之未竟其用爲惜觀察功之不圖而反爲謗府人尤嘆之而余觀于造物乘除贏縮之數則謂太夫人已極人生未有之福享人生未有之壽宗伯觀察留其有餘不盡者以還歸于太夫人而增益其將來無窮之筭此亦天之所以徵用

其權不可以常情測者也諸君翁氏事者則又謂
太夫人勤儉慈仁備諸內德其佐見溪公與教誨
宗伯皆足垂範閭壺其享壽獲福有非偶然者此
其言亦有當今歲六月之四日爲太夫談脫之辰
吾郡之薦紳人士如吾師官保陳先生輩皆修譚
盛美以爲鄉邦千萬年之光相與登堂稱百歲之
觴而屬余脩酌者辭余與宗伯同舉于鄉同官翰
苑凡宗伯先後出處之際與其母子間慈孝之極
思皆所備知故得而具論之前此吾郡有太守林
公亦百餘歲子孫貴盛有司樹棹模過衢觀者咸
嘖美今于太夫人豈異也而太夫人壽且遠過之
昔老萊子百歲猶能翩跹作嬰兒舞以娛母宗伯
今亦七十餘不知其舞態何似吾至期當從鄉先
生後躬往觀焉宗伯其許之否

朱雲食上

卷四

二六

三

翼明何公壽序

翼明何公者余妹婿也妹與余同胞家少師公與
太夫人甚憐愛之擇配以歸何公居僅咫尺余請
其故少師公曰吾與汝母老矣有一女欲其相近
可朝夕見也余時不甚以爲然乃其後少師公沒
余亦宦遊太夫人以女爲子無時刻離而余先後
里居密戚周旋吉凶緩急可相告語惟妹氏與公
然後知少師公之言爲有味也公爲人恭謹篤誠
胸無城府與人交和氣藹然雖甚拂意未嘗有怒
容里黨親朋無不愛敬早歲以諸生遊太學竟不
卒業以農圃自娛而吾甥昭甫自土舍生佐州理
嵯別駕大梁宦轍所至有廉能聲公聞之殊自喜
也余兩人入政地公皆走數千里來訪依依不能舍
前歲在邸中頗怔忡健忘余甚憂之遣人送公歸
未幾余亦得請還山與公晤對握手歡然不覺風
病之去體也又更歲而昭甫亦自大梁歸公愈益
喜曰吾父子自此無離隔之苦矣時公年已踰耆
昭甫告余懋灼宦遊數載不及爲親壽今幸依子
舍無望雲陟岵之嘆願奉一觴于膝前用效南山
之祝舅氏有辭當跪而進之余謂甥之欲壽其親

朱霞餘草

卷四

二九

是矣夫寧獨甥也自吾通籍後遂失兩尊人妹氏繼之有三弟復失其二至于今三十四年間內外親知相次凋零存者惟妹婿耳吾每見公輒慨然念兩尊人與妹氏而公又善病十旬九臥余亦老矣後來歲月皆不可知及今得登公之堂偕諸親知酌大斗以佐公歡此亦人生難得之遭而自來頌祝者之善物也然則余之欲壽公其情豈後于吾甥哉夫仕宦之途毋論崇卑期于善息余歷觀士大夫汨沒一官至敗名喪檢而不止能善其去者鮮矣去而得及親之存奉甘旨而娛朝夕抑亦鮮矣吾甥雖拙于科名然名郡上佐官故不薄投牒歸來猶得躬視厠諭率其婦子爲萊庭之舞謝庭之娛使閭里侈譚而樂道之其視世之跼蹐而不得以寸祿及其親者相去果何如乎非但世人卽余之有愧于吾甥多矣甥舉觴之日以余此言進吾知公之躍然而起殆不異于七發之文也繼自今公神日王體日康優游以樂志恬愉以引年余且歲歲偕甥爲公觴如是乃足以壽公矣

香霞餘直

卷四

二十

來封君九畹先生七十壽序

渡錢塘而東多世家名族而蕭山之來其著者纓綬聯哲人繼起以余所知則有方伯希菴公大宗伯路然公兵使馬湖公而其以諸生經明行修羽儀士類鄉邦視爲典刑族黨推爲祭酒者則無如吾候官令君之太翁九畹先生太翁之爲人也其中淡然無所管其學充然有所自得孝友敦睦內外無間言嘗與宗伯同籍青衿才名亦相伯仲宗伯第而太翁竟不售人爲鬱鬱太翁怡然曰遇不遇天也人豈能與天爭乎比令君成進士綰符劇邑人爲太翁喜太翁亦怡然曰孺子遇矣吾尚望其有樹立以無忝家世也令君之來奉太翁與偕邑人知者謂吾令有尊人在官舍中或者否否是胡以寂然不聞聲也是胡以甘旨之供統緒之奉不擾市人一菜一絲也徐而偵之則太翁固獨處一榻趾不踰閭目不窺堂皇局戶讀書如爲諸生時布衣蔬食戒令君毋以我故累邦人使我愧閔仲叔令君退食則相對談所行事問邑中利病娓娓不厭此外一無所及以故太翁雖居官舍而邑人父之始知也候官附麗省會簿書期會之困

香霞餘直

卷四

三十一

數倍于他邑又窳弊日久最稱難治令君下車則
已著賢能聲今方踰期耳而百務犁然無不就理
獄訟清矣不聞追呼之擾賦稅登矣不聞催科之
苦奸弊絕矣不聞摘發之勞旦而趨府午而視事
未移晷而休以其間延接士大夫供億厨傳與諸
生講業論文沛然常有餘裕人之知令君者則曰
此令君才而其知太翁者則曰此太翁教也夫太
翁豈鯁鯁然提耳而詔之哉太翁無欲故令君廉
太翁仁恕故令君慈太翁博綜史籍胸羅今古故
令君於吏治民風洞悉曉暢如老吏如神君而天
亦復餘直
又抑太翁使不得展其才用乃勃發于令君以妙
其張弛豐嗇之權此固庭訓之所不能施而尋常
家人父子間所萬不能得之于造物者也吾聞太
翁生平交遊惟馮開之黃貞父爲最歡兩先生皆
當世名人而推重太翁此非苟然已者而太翁之
晚也又與兵使公結社相倡和兵使具文武才其
所契合當不僅僅在篇咏間繇斯以談太翁之抱
負蓄積尚未可量是安得不有令君乎太翁以今
歲登七十仲秋之月乃其誕辰諸縉紳士民凡在
令君宇下者咸謀奉卮酒爲壽而屬余在三山遂

使爲祝辭夫余何以視太翁哉語云仁者壽又云
淡泊者壽命之符以太翁之仁施于下邑莫不被
澤也其生平絕無嗜好居官舍寂然不使人知也
所爲壽至矣然余聞太翁將遊酌者促裝歸里中
則余請進一言吾郡方則峰頭有五色霞可餐
江之水其清徹底可以當觴此皆不費民間一錢
吾與邦人當相與拾明霞酌江水而獻之公堂太
翁其幡然爲邦人而留行乎此余之所以祝太翁
也

封柱史惠齋曾公偕配何孺人八十壽序

今歲余以不腆之辭爲郡中縉紳壽其尊人者二
一爲大宗伯翁公有母登大齊一爲待選林君有
父登大臺同里士大夫侈爲盛事相與登堂稱觴
而致祝焉然其于南山之壽非堂之萱各得一耳
乃今柱史微弦曾君則有封君惠齋公躋八袞而
何太孺人亦與之偕此尤郡中一時所僅見夫微
獨吾郡卽求之海內紳弁之論亦寡乎其罕親也
于是合三山之人士自大司空陳公而下凡與曾
氏習者皆擊鮮醢酒奔走往慶仍使余執筆而柱
史君稍爲余言家庭間事曰家大人七歲而孤大
母鞠之備嬰荼苦其事大母孝甚大母病卧苦木
虫家大人仰天嚙而吞之遂止而病亦瘳爲諸生
下帷砭砭攻古文詞而屢試不售比不佞令新會
來視治狀教誡繩約凜如也吾母奉姑亦甚謹事
家大人五十餘年未嘗有小失不佞今者稍尺寸
櫛惟父母力幸微 聖主恩得以休沐依膝前奉
轉工壽又幸而借光于里黨爲父母歡是曾氏百
世之遭也惟先生文之余往者在綸扉柱史居留
臺每封事至讀之皆軍國大計可見施行卽有所

彈紉亦常依于忠厚毋批根引繩以博風力其遺
余書皆勉以君臣大義不作鄉曲間軟熟語柱史
賢聲重于留京矣行部畢當報 命忽上書請急
歸侍于今且三年尚未有出山意也萊絲之水華
于牙繡南陔之篇重于霜簡江魚待笋之奉臆于
西臺之祿入人知柱史爲庭闈總耳乃余察其微
指或有不盡然者蓋自柱史歸而世局一更往時
言路諸君十九坐釣黨以去而柱史獨以居臺日
挺然特立無所附麗玄黃蠻觸之戰不能傷甘陵
朔洛之波不能幾今雖閒居而特論侃侃不失向
來面目親濫觴而識狂瀾見萌芽而知甲拆柱史
所以歸耳其能輕于出乎世之爲父母者孰不欲
其子之乘時服官獵躋華臚故爲子者雖興思于
陟鵬側念于望雲而常不能自安于子舍柱史之
恬然里居三年而不輕于出也殆其晨昏省侍詳
與提詔之時議論意見有大不與流俗同者是柱
史之所以得志于尊人而有此承歡之日也余嘗
聞封公意度瀟灑絕塵超然聲利之外居恒無事
日與二三友人覽勝浮白太孺人又不惜治供具
潔庖饌佐之吾鄉人望此兩人不啻松喬偕仝西

王母南嶽夫人一切塵世繚紲豈能入其胸中其
視八十之齡猶權輿耳方柱史得請未幾余亦謝
政事歸相與結文酒之社徜徉吟咏意甚適也或
有稱余爲見幾者余謝不敏業有柱史先之柱史
復謝吾奉命于家大人耳故余今之所以壽封公
太孺人者如此若曰柱史勲業未究竟當出山以
畢封公教忠之志則凡祝封公者皆能言之矣

蒼霞餘草卷之五

閩書序

李文節公文集序

綱鑑臆編序

南宮奏議序

閩遊集序

劉伯樹詩義序

瞿慕川先生年譜序

丘文莊公集序

平夷疏序

蒼霞餘草 卷五目錄

西學十誠初解序

職方外紀序

連江萬侯考續序

蒼霞餘草卷之五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閩書序

閩書者何以志閩也閩故無志黃公仲昭始創爲之久而莫續故弗傳也侍御山陰陸公來按是邦謂閩名藩也而文獻之弗徵何以示後檄下郡邑各脩闕事而請匪裁何公與一二鄉紳之有文者董其成載筆焉何公辭不就迨列郡志成以上學使者慈谿馮公復哀而致之何公請竟斯役公于是盡取八郡一州五十餘邑之乘而徧閱之撮其精華去其繁冗文其樸野折其混淆而又旁搜博採凡遺蹟逸事散見于他書者悉行摭拾以直其罅漏爲志二十有二爲卷若干其義例皆公所創定更五載始成編勞以示余命之序余窮數旬之力讀之乃竟嘆曰美哉皇皇乎非但一方之信史亦千古之鴻裁也其足昭既往而鏡來茲奚疑哉抑余因是有感于閩事焉閩在上世不列于職方至無諸佐漢肇啓王封爰登圖版是閩之一初也然而草昧新開經綸未具龍臺歐冶若有若無未幾而復徙其民于江淮遂墟其地此一厄也裔及

六朝差同賓服唐常觀察建學興文衣冠始奮又
聞之一初也載更王氏竊據稱雄初猶小康終則
大亂龍帳宣淫寶宮崇愚縱橫巫鬼荼毒干戈又
一厄也此如重陰濁霧之境乍露微光忽復蔽塞
蓋培荒陋而文明若斯之難矣至宋而龜山先生
得統河洛諸大儒接踵繼起煥乎揭日月于中天
幽遐奧澤畢耀于光明鄒魯之名由此而著明
興益緒其業山陬海澨絃誦相聞碩士魁人後先
繼起吾讀英舊志而咨嗟慨慕不勝高山景行之
思焉要以淵源所自實本宋儒故宋儒之功于閩
不啻闢鴻蒙而開天閩士守宋儒之訓宜不啻若
功令乃今拾濬時流操戈前哲等傳註于弁髦以
鑿空爲捷徑此如故家子弟養膏粱而忘其先
世之遺籍家有千金棄若敝帚良足嘆已天地淳
龐之氣積久而發及其發之過而無人爲之節宣
則又將衰颯而不振故論于今日亦盛衰升降
之會也兼之于撤失職桑土疎防滄海綠林莽爲
盜藪其民亦習于淫侈物產日耗吏治滋偷吾讀
杆園島夷荏苒文荒風俗南產諸志而穆然深思
不勝杞人憂婦之念焉往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何

公之孜孜矻矻竭載之力從事于此其用意深
而其爲閩慮遠矣至于仙揚小善遐邇不遺闡發
幽光鴻纖畢舉則在閩言閩寧恕毋刻惟是非之
不謬斯勸懲之有裨固不必搜瑕掩瑜過爲吹索
此實公厚待桑梓之盛心而非輕于持論者所能
窺測也公家世源流具載志末生平篤學真脩無
愧宋儒里居二十餘年日惟譚道著書誨引後進
於古今成敗國家典故無不考究譚之歷歷如指
掌以名儒而兼良史惟公其人於志閩何有昔春
秋時列國分爭孟氏所舉有史者僅魯與晉楚耳
魯有夫子江明晉有董狐史墨楚有左史倚相是
以有史吾閩有何公故有茲書夫何公聖人之徒
也何論董狐左史輩哉於是乃益見閩之爲鄒魯
矣

李文節公文集序

文章千變萬化不出于六經經之言文不過曰辭尚體要曰脩辭立誠夫非體要不足以爲辭而辭非脩不足以立誠此文之正軌也近世爲文章陋者既不知脩辭而好異者又迺之于艱深奇僻汗漫冗雜不知體要爲何物文節李公每與余譚而深病之公之言曰文猶組也五色錯而成文雜以麻苧則非矣文猶水也微風鼓而成文蕩以狂飈則非矣故公之文章精極思鏤鑄敲推一字不苟而氣格渾融體裁莊雅骨肉調勻情景穩帖絕無

不食言

卷五

四

怒號叫跳支離險怪之習讀之如韶濩咸英雍容和暢使人心平氣舒又如清廟明堂冠裳佩玉趨踰揖讓彼田間僉父見之不覺其憫然而自失也其所構撰序記則序記志傳則志傳章疏辭令則章疏辭令以至代言之章進講之牘應酬課試之作無不肖貌象形各成面目黑白蒼素不相攙湊一時節閣鉅公翕然推服以爲當代作者雖不乏人求其辭脩而體得罕有及公者蓋公自少年穎悟絕人所爲制舉家言已沈酣醞藉不逐流俗困公車日久得以肆力于鑽摩日六經子史以至近

蒼霞餘直

卷五

五

代諸名家無不貫穿故一登上第而所就已如此矣公在詞林所友善惟余與江夏郭美命美命之文凌厲奮迅與公各成一家而余弱不自振然自爲史官以至敷歷南北備員綸扉皆與公同事而公又與先人同選于鄉故相知獨深公沒余造其廬哭之哀顧未暇問其遺文再越歲而公之友太常李公始哀集付梓屬余爲之序余既卒業而嘆曰言者心之聲文之肖其人豈不信哉夫以李公之刻意操持提躬峻潔一言一動皆稟于規程惟恐有纖毫之瑕類如其文之脩辭其生平持論以臣子分義當憂國奉公各營其局不可舍已而責人寬于當官而求多于君上故自筮仕至貳卿佐銓典禮所至遵功令明職守斤斤繩墨如其文之有體而公爲文尤好人彈射每脫稿必持以示余余有所不可公必更定至再三不厭甚且有舉全篇而易之者其虛懷受人不自滿假如此乃世之病公者或以其枯清強執果於自用幾若王臨川之流豈其然乎公在政地三四年而杜門乞歸之日十居八九其胸中所抱負欲見之施行者十未一二居恒語余楊綰作相僅旬餘日薛文清在

開亦不數月人貴樹立豈在久近由此觀之公之志可見而要其行品亦無愧于二公矣公之人不以文重而卽文亦可以見公蓋公初第時刻其時姓名之曰百鍊草其後常扼筆言士習之日卑由于文章之不振文章之不振由于時秩之怪譌余深以爲然嗚呼百世而下有欲知公之文與其入者其以百鍊慨之可也

綱鑑臆編序

綱鑑之刻尚矣其繁者以博資儒紳其簡者以徑指初學近世以來至數十種然未有銓斷起例分據燦然若直指喬公臆編所爲者喬公之意以綱目之作因史而倣經倣經則爾雅之釋義公穀之斷案體可互兼通鑑之作因史而倣傳倣傳則集解之發凡箋疏之正義法可並採是以正例則標目而釋文附例則援章而見意要使千枝之幹不滯于條十選之言同歸于貫是則喬公臆編之所爲作也往余爲諸生見先輩議論多以通經學古爲高卽綱目浩繁不能遍覽若通鑑節畧必熟誦默記學使者與有司試士率以此爲低昂故其時士子猶能曉然于歷代治亂興衰之故賢奸邪正之辨及至當官任職尚有所持循邇來習尚日非名爲經生罔知稽古滿腹所貯自熟爛時義外茫無一物叩以前代故實卽近如唐宋亦縮舌不能對歐陽永叔知貢舉士子問堯舜是兩人是一人千載以爲笑譚由今之道浸淫不止恐不知堯舜者更多而王司亦恬然不以爲怪上下相習似以通鑑綱目可不列于學宮而國家之頒行功令

皆贅物矣喬公當波流茅靡之日獨潛心學問于五經諸史無不博綜其著爲茲編去蔓刪繁尋源摘要論斷本于儒先品隲參之獨見一開卷而上下數千年是非得失較若列眉而卷僅若干冊僅十八披之不煩讀之易竟真史學之捷徑而經世致用者之準繩也藩伯許公欲梓而傳之以嘉惠閩士走使數千里命余一言余生平頗好讀史卽稗官小說有資記載者亦爲詮綜常舉綱鑑以告士子而皆苦于浩煩莫得要領聞公刻就爲之躍然公按閩事事振刷科條凜如而真誠惻怛與吏耆實餘直

卷五

民相貫乎不徒以柱後惠文彈治下車卽爲勸士文諄諄于成就人才有慈父嚴師所不能及者閩士率公之訓誦習其書一反空疏荒陋之弊以庶幾于鄉先哲朱胡沈蔡之遺風其拜公之賜豈不大哉夫寧獨閩士卽頒之海內使凡籍學宮者人挾一編與三傳諸史並存可也

南宮奏議序

國家並建六官而春曹職在典禮當熙洽明備之朝功令秩如居位者雍容奉職而已以故詞臣久次多歷是曹漸躋揆地乃少宰翁公之爲少宗伯也實莞其曹事慎守章程愛情名器振揚風教杜絕倖門一切任勞任怨之事公皆有之其宸難者如代藩科場二議皆國家二百餘年所未有舉朝爭論唇舌沸騰甚至爲凌誅之語以加公公于科場力盡于調劑而勢格于衆議其用心爲最苦于代藩則稽舊典覈新例折衷羣言求所以善處人父子兄弟間者委曲周全雖其後不能盡用公言而識者終以公之議爲正他如請朝講請郊祀請儲訓請分封請災異脩省請東宮母妃賁終之從厚諸有關典禮者無不反覆披陳冀動天聽至于士風文體係人心世道率疊疊言之且奉命手勒規條頒之學使者使士子知所率循較若畫一計公在曹兩歲餘所敷奏議論下折盈庭上廟九閣中以守春官之職掌其盡瘁拮据固數十年來禮臣所僅見也又值直講乏人公獨身供事晝理曹務夜撰講章寒暑疾

奏霞餘直

卷五

九

病不敢告休 神皇嘉公勤勞行將大用而浮言
忽及公亦以念太夫人切力乞歸矣章凡二十上
乃始得請公歸而奉太夫人于堂跪進 璽書金
章紫綬與褕翟班衣交相輝映歡然忘其身之在
田里也頃者 冲聖御極世事一更往齟齬公者
多挂吏議于是公之枉益白蒲輪且下而公愈戰
身匿影絕口往事間檢其在曹時章疏分爲數卷
梓而藏之家曰以母忘 神皇之知遇且使論當
日事者得有考焉因屬余序余與公同舉于鄉同
官詞林公爲宗伯少宰余備員給廨凡公之苦心
蒼霞餘草 卷五 十
極力皆余所目擊深知而共相壁畫者其心折公
久矣今奏草具在諸指事陳辭洞原委明得失固
長沙匡門之流亞卽以駢儷之語駕委婉之衷亦
真得陸敬輿家法其必傳于後無疑他日禮官值
盤錯紛紜之秋得此而存之寧不足爲後事師哉
往公對大廷 神皇親擢爲第一感知遇而思報
稱自公夙心今國家多事封疆危迫公必有宏猷
石畫可佐勛勳茲牘也其公之嚆矢也夫

閩遊集序

閩遊集者茅孝若遊閩題詠唱和諸什也世之遊
者多以山水而孝若茲行則懷人篤舊之思憂時
憤世之念與覽勝探奇之興並積于胸中而時露
十筆底讀之者不惟可以見閩之山川而亦可以
見孝若之所以爲此遊者不以采真不以汗漫而
別具一種神情姑因遊以寄焉者也吾閩名勝武
夷寂著他無聞焉自余里居剪荆棘開福廬靈巖
遂令海上彈丸地幾與宇內爭雄而又得孝若鴻
章麗藻詠歌而發揚之豈造物于混沌初開時卽
蒼霞餘草 卷五 十一
設茲山以待孝若而又生奇人如孝若者爲茲山
重耶余與孝若留連山中者旬日別去久之乃寄
余茲集余爲引其端如此念孝若以諸生抵掌論
天下事大類賈長沙杜牧陳同父而余曾承乏執
政乃頽落不自振甘朽腐巖壑間故讀茲集旣爲
山靈幸又竊以自愧焉

劉伯栩詩義序

昔人言詩有別才有別調然則詩之道固與他文不同今之爲詩義者亦不當以尋常舉業之法摹寫詩人之聲氣也而詩之中又自有不同風則柔婉雅則典顯頌則深至各極其境之所詣使人誦之有不盡之思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近世以聲律爲詩而詩病以他經義爲詩義而詩義亦失矣劉伯栩所爲詩義多從空處寓意妙處傳神以我之筆代詩人之口風而風雅而雅頌而頌各不相襲而各相肖是不但爲詩義亦可以爲詩矣夫不能爲詩而欲爲詩義未有不失者吾聞伯栩善古文辭且深于詩此其詩義之所以工歟粵東自曲江而後風雅不絕伯栩才情尤富頃來謁余出其著作甚多而余評其詩義若此夫詩義何足盡伯栩也

蒼霞餘草

卷五

十一

瞿慕川先生年譜序

自余爲諸生卽知楚有瞿慕川先生天下士也亡何而先生爲邑令所困罹無妄之災逃聞遠聽之人未悉先生生平或疑其才高而踟躕以至此耳惟知先生者能明其不然比余入綸扉臺使者上章言先生賢宜行徵召公卿大夫咸爲之請

天子是其議還先生孝廉寂後召起待詔翰林先生以疾辭乃給月廩俾著書于家胥後命先生之書成上窮皇義下及昭代無不包羅危微精一之傳尼山鄒嶧之旨濂洛關閩之闡發無不貫

蒼霞餘草

卷五

十二

穿精而禮樂詩書粗而典章文物汗漫而及于百家衆說殊途異派無不兼綜而粹然一出于性靈澤于道德余受而讀之乃知先生非徒才蓋一世固一世之醇儒也先生嘗念我國家列聖功德卓越前代而歌咏無聞于是爲明詩擬及樂章又蒐集萬曆以來東征西討勲伐爛然者爲武功錄上之朝其意主于諷諫而摘辭雅正有三百篇之遺是時天子方脩玄默未皇覽觀而余亦苦于額請之煩不能爲先生地遂令先生拮据靖獻之苦心鬱而未暢意甚愧之而未幾余亦謝政歸

與先生絕不相聞又更六七載先生之少子茂才
罕以書來言先生沒已三載而以手所勒先生年
譜來請序余泫然歎息悲傷其意而深惜先生之
不遇也蓋自來國家取士與士之效用不過薦舉
科舉兩途薦舉始于三代而重于漢至唐宋而輕
至明而益輕科舉始于唐而即重于唐至宋與
明而極重漢時公卿率從辟召起陳蕃一布衣耳
其同時名輩爲台司者以蕃未登三府常愧先之
劉蕡下第登科者皆爲發憤賢者之能爲重與世
之重賢者如此故雖當其偏畸之勢而功令與才

亦優徐直

卷五

十四

品猶兩劑而交伸今以先生文章造詣何啻蕃蕡
世旣無能爲漢人之愧與唐人之憤甚且以奇寃
奪其公車之對至于事明論定猶斬金馬門之一
秩久之而後予于輕重之典兩皆失之徒使先生
能自爲重以擬跡于黃叔度徐孺子之流而已豈
非盛世一闕事哉先生有七子皆才罕其季也長
孝廉甲年十四卽走闕下上書白先生寃一日
名動公卿罕以先生授官及獻詩入長安者再往
來皆徒步艱苦萬狀楚人稱爲兩孝子今又譜先
生年與前史儒林並傳嗟夫人間世有父子若此

其取贏于造物多矣彼區區科名與妻妾之纏帛
何足爲重輕而余又何必爲先生惜也

亦優徐直

卷五

十五

丘文莊公集序

世稱文章爲經國大業經國之文其大者莫過于周官蓋姬公身爲宰相手自擘畫見諸行事筆之于書以爲一代不刊之典然其間亦多繁瑣冗雜用之或苦按而行之必不能久遠而不廢故說者以爲出于漢儒之僞筆此雖未必然乃後世之摹倣周官者無一不敗固其人非哉要亦時勢難沿卽姬公之于三王已有不合而待仰思者矣况其下乎三代以後以經國之業爲文者寥寥罕見而相臣以文經國者尤不多得至 昭代而有丘文

齊賢餘直

卷二

一六

莊公所著大學衍義補于治國平天下之道纖悉畢具皆參酌前代折衷時宜人主行其說可以萬世而無弊公又遭逢柄用當 熙洽之朝言雖不能盡行而 黼座之經綸諸曹之展設率不能出公所條列蓋犁然炳然真爲經國之文善得周官之遺意者矣而其時又去 國初未久習尚渾樸文取明白曉暢不爲雕鏤剽竊以見奇間取公他所爲詩文讀之率春容恬適意盡辭止根本盛而枝葉衰事情多而聲悅少近擬金華烏傷遠追廬陵南豐卽邇來以著作自命雄視詞場者或以臺

閣體日公而受之于修辭立誠言近指遠竟未能逾勝公也自公後而臺閣之文浸明浸昌長沙內江震澤華亭新鄭江陵接踵繼起近則吳門太倉東阿晉江南北兩山陰皆斐然成一家言遂令文章操柄不在韋布不在他曹而在綸扉尺地爲千載政事堂生色而要之于博古綜今明體適用亦未能逾勝公也蓋公起孤貧力學既選居中秘復博極羣書經史百家旁及醫卜老釋無不覽觀嘗彙朱子微言做論語作學的稽世運升降治亂大端與國統偏全作世史正綱皆有裨于學問經濟

齊賢餘直

卷五

十七

與衍義補相表裏至輔政日又疏陳時政十餘萬言論天變可畏修省所宜先皆鑒鑒中窾 孝陵十八年之治平實自公啓之經國大業舍公將誰歸哉公嘗論我 朝相業于三楊多不滿謂當其時南文叛逆軒龍易位勅使西洋權歸常侍釀成土木之變誰實爲之然則公之自負實深惟是衰暮登庸設施未究經濟之志徒托之著述而功業不無少讓此余之所以爲公惜已公詩文有數種名曰瓊臺會稿裔孫令尹爾毅孝廉爾懿重編合刻來乞余序余濫叨政地于公不勝高山景行之

仰其爲文取明白曉暢意願與公同至于博綜有
用則遠不及公乃得以姓名附公牘未亦云厚幸
鄭端簡稱公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
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其風樂如此今
政歸六曹權操臺省閣臣緘默充位而已不能出
半語然則余之愧公不獨文矣不獨文矣

平夷疏序

中丞南公之平紅夷也余旣以將吏士民之請碑
而頌之矣藩伯茅公復哀其前後奏疏附以文檄
梓焉而命序于余蓋以余嘗備員綸扉與聞未議
又聞人也習聞事知公實深宜效一言余自愧智
識短淺不足窺公無已請言其大者始公之入閩
也紅夷方張議者謂其舟與火器中國必不能敵
且彼以市來或未必爲暴可因而許之以紓禍余
心知其不可而慮我之力無如夷何猶豫不敢決
公力主用兵斷在不疑至于斬使焚書盡燬方物
直截痛快無少葛藤此余之所爲心折公也夷犯
內地諸將觀望莫敢進公欲躬至海上督師余念
開府嚴重若親在行間一不如意勢且決裂移書
阻公而公已行矣竟以成功此又余之所爲心折
公也不但此也公開府于閩人知公爲閩人計耳
不知公之意以爲黔蜀遼左逆酋跳梁宇內奸氓
蠢蠢思動惟東南一隅稍有寧宇紅夷不驅則閩
不得安閩不得安則東南盡騷而四夷聞風益爲
封豕長蛇以肆毒于我故閩之安危亦海內之所
與共禍福也公之力主用兵大指蓋在此淮蔡之

役舉朝皆持異議獨晉公決策必討且自請視師
遂以平蔡西羌爲亂朝議欲棄涼州惟虞詡以爲
不可羗卒破散夫淮蔡爲中原要區腹心之病豈
得不除涼州棄則禍必中于三秦而關中無寧日
矣此皆不待智者而後知而當時猶紛紛乃爾又
何怪于今日海上之事乎要以紅夷得志其患豈
減于羗與淮蔡公之見識力量亦不下虞詡晉公
然則論公功者當以此爲大而豈區區一閩已哉
余嘗取公諸疏檄讀之其獨斷獨行如刃之必割
其洞晰利害本末如火之必照其應機赴節不疾
不徐如射之必中公西北人也足不涉江南目不
覩滄海波濤作何狀其于海外諸夷若風馬牛然
乃公冥夷無遺策出入驚濤駭浪中若履平地茲
豈但尋常文墨議論之士不能窺其萬一卽熟于
韜鈴曉暢兵事者亦在公範圍中矣而要非忠誠
一念知有天下國家不知有一身利害安能及此
于延弼不長惟常言封疆事當聽封疆之臣
以掣其肘故凡閩外有奏請無不
施行然言之而不效者常多公疏蹟具在覆之無
不應者閩非長無事之國他日遇緩急而求戡定

之畧則茲刻也固後事之師也公撫斷風清澤沛
吏肅民懷一塵不染百靈俱釐其有造于閩不止
茲役此則食閩土之毛者皆能言之毋庸贅矣

西學十誠初解序

學之道多端即吾中國已不能統一自孔孟時即有老莊楊墨輩與之角立其後益以佛氏儒者相與攻之而不能勝也近乃有大西人自數萬里外采其學以教人為主以苦身守誠為行大率與吾儒同而闢佛尤甚其人皆絕世聰明於書無所不讀凡中國經史譯寫殆盡其技藝制作之精中國人不能及也士大夫多與之遊然其深慕篤信以為真得性命之學足了生死大事者不過數人余向亦習之而未及與之深譚京兆洪園楊公時時

卷五

主五

為余言其微指余方少領畧而謝事去矣公又出其十誠初解示余余讀之而有當于心曰此即吾孔氏畏天命戒慎恐懼之正學世人習焉不察乃不意西人能發明之東夷西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不信哉或疑天堂地獄之說與佛氏同不知佛氏以報應言西氏以義理言解中辨之詳矣如謂其渺茫無據則余謂人之精神所注即成境界李伯時好畫馬人謂其念念在馬死將墮馬趣豈有念念在天其神不歸于天者自混沌開闢以來世界皆天所造決無他物更大於天而佛氏乃以

天為帝釋偃然而據其上此其為謬誕無疑西氏所以闢之力也惟謂天主降生其國近于語怪然聖賢之生皆有消息其小而有功德于人者猶必以山嶽以列星則其大而主宰造化開萬世之太平如堯舜孔子非上帝所降生安得有許大力量夫既生于東又安知其不生于西乎世儒非不口口言天而實則以天為高遠耳目不接若西氏言天直以為毛裏之相屬呼吸喘息之相通此于警醒人世最為親切故楊公津津有味乎其言之夫楊公之學澹然真脩不著世味蓋可謂與天為徒者其所深詣自得不盡于茲解而茲解足以觀矣

卷五

主五

主五

職方外紀序

泰西氏之始入中國也其說謂天地萬物皆有造之者尊之曰天主其故事在天之上人甚異之又畫爲輿地全圖凡地之四周皆有國土中國僅如掌大人愈異之然其言天主則與吾儒畏天之說相類以故奉其教者頗多其言輿地則吾儒亦有地如卵黃之說但不能窮其道里名號風俗物產如泰西氏所圖記要以茫茫堪輿俯仰無垠吾中國人耳目間見有限自非絕域奇人躬履其地積年累世何以得其詳悉之若是乎昔張騫使西域其足跡不能出葱嶺天竺外元人窮河源亦至崑崙而止我朝陳誠鄭和踰流沙涉滄溟輜軒所記皆在方以內環球共貢之所及然已足以見明德之覆被遠矣今泰西艾君乃復有職方外紀皆吾中國曠古之所未聞心思意想之所不到夸父不能逐章亥不能步者可謂塊比之極觀人間世之至弔詭矣而其言皆鑿鑿有據非汪洋謬悠如道家之諸天釋氏之恒河須彌窮萬劫無人至也泰西氏去中國已九萬里自上古未嘗通今艾君輩乃慕義遠來獻其異書數十種予朝其視

越裳之重譯獻雉不啻過之夫安知此後如外紀所臚列不有聞泰西之風接踵而至者乎是愈可以昭聖治而暢聲教也此書刻于斯中閩人多有索者故艾君重梓之余爲書其端如此

連江萬侯考績序

溫勝之爲邑在吾郡不甚劇其士民亦樸愿醇謹
殆本業而鮮他營不甚難治然數十年來令此邑
者率無全舉余居去溫麻可六七舍吾邑人多客
遊其地余爲大司馬吳公門下士以是數往來習
其人士聞之輿論殊竊嘆良吏之難其人焉萬侯
之拜命闕下也適余在政地侯來見余獲望其
丰采聆其所轉論行已居官大概竊以語人口溫
麻自此有羈星矣亦移書告其邑人用以爲賀侯
蒞任未幾衆已愛民之聲無逕而走鄉下余既自
幸其斯言之不爽比歸里而所聞侯之治狀又過
于都門聽其士民無不極口贊頌以爲自侯來而
賢序新矣衆盛繁矣關節杜矣誣賴絕矣賦無加
耗矣諸買業者不敢告盡矣新舊薪米之類皆出
自奉金不以一絲一粟累市民矣小大之獄無不
得情不問贖鍰矣冰檠之操父母之心慈祥豈第
之政非但吾邑從前所無即海內之分符而縮綬
者恐亦不多見也余聞此而愈益爲邑人慶焉因
念侯義興之故家也其先大宗伯公以行品學問
爲昭代名臣其教誡子孫一本于忠孝毋隨俗

波流隴其家聲蓋侯之淵源遠矣而余生平交遊
結契諸賢士大夫惟義興獨多頃謝事歸門人周
玉繩輩招余往遊余見其山水清佳張公善權玉
女潭諸勝皆幽奧奇絕迥別塵寰靈氣所鍾士君
子多矜氣節重名義挺然有以自立雖當狂飈駭
浪之中不少撓屈其習尚有固然者蘇文忠欲卜
居其地殆自有見即余茲遊亦留連旬日低回不
能去今者見侯固不勝義興之想焉侯往令興寧
不持一錢歸父老至今思之茲合前政滿三年奏
績當道皆書上考適中丞南公報命復登之薦剡
邑博士鄭君輩以士民之意乞余言爲賀余觀今
宇內吏治弊極矣聖天子懲貪獎廉之詔無日
不下然而醵金如故加耗如故和買如故請托如
故其甚者暮夜之苞苴公行而無忌貪墨之風不
少衰止且加甚焉此非法之真不可行毋乃察吏
之道有未盡耳使得真廉真循之吏而破格優異
之以風諸令長當必有羣起而應者而侯固其人
歟余竊幾幾焉以此望之操柄者而自愧其力之
不足以推轂侯姑論而次之庶世有加意吏治之
人必知吾言之不妄也

蒼霞餘草卷之六目錄

九經正文序

撫津茶言序

凱陽孫公奏議序

平猗全書序

曾子序

正心會全稿序

褒忠錄序

幽忠錄序

寄情篇序

本齋餘草

卷六目錄

蔣氏家乘序

林母王宜人貞節蒙旌序

小草齋集序

蒼霞餘草卷之六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九經正文序

聖人之道非言也然而非言無以詮道聖人之言非字也然而非字無以郵言字有義有象有韻取於意爲義取於物爲象取於聲爲韻以郵天下之言躍如也顧其於聖言尤所重九經者聖言之至約至博者也苟求其約則庖羲之一畫虞廷之十六字已括全經苟求其博則一經各有一經之蘊而就諸經中一字亦各有一字之蘊試令邊腹伏腰漁獵於白首顧舌孫吻鼓吹於青編吾知其當年不能究而累世不能殫也世儒學一先生之言沾沾作金華殿語欲以教所不知五鹿之角其可折乎或者謂無文之經天下之至文無畫之字天下之至畫幾欲焚書而僞之則是鳥官不必師龍威不必探肅慎之隼不必識而土缶之羊不必辯也子言之博我以文夫周籀而秦篆秦隸而漢草書不過六也宮中而角縮微柱商周而羽撮音不過五也君子多乎哉一以貫之而已矣汝松毓李先生通儒也不名一經人亦莫得以一經名之自

束髮以迄登朝九經不釋手沈酣之久著爲正文其鈞玄纂要則張憑失其理窟其抽奇領異則君山遜其多聞其審音切韻若周郎之聆曲王大將軍之聽鼓也其正訛解疑若卜生之辨亥豕沈侯之定雌霓也先生非夏規規於尋章摘字而已蓋將因文以見道卽字以畫心使善學者得其精直可抱珠還櫝卽不善學者得其粗亦能樹偉君之幟而奪侍中之簞先生蓋深於經者也不佞嘗謂九經之道目擊而存如晬盤示兒恣所取之古之人有二字服終身者有半部佐太平者顧善用謂

書震食直

卷六

二

何耳先生融洽貫穿日新富有經術經世用之不盡不佞無以測其涯涘試窺一斑意今日所發揮其在大學絜矩之章周禮運用天理之書乎若不佞竊啓寡聞讀書如傳迪不求甚解問以字義且如周絳侯之茫然不能對錢穀卽欲自擬侯巴先生得母麾之於玄亭之外哉

撫津茶言序

今之開府莞軍民之柄權重而體尊世所翹而趨者乃津門開府以遼事創設所轄地如彈丸幾于無民卽兵亦不過數千不能成一軍固人所畏避之地也而以屬懋明李公公自里中以單車來赴適鄒滕亂道絕取他道疾馳至軍條上飭戎固圍諸機宜皆中窾會與將士申號令明約束娓娓諄諄凜若負雪霜而懇若慈母之煦育其子也又爲之築廬舍具器械習技擊時訓練更三日卽躬蒞而較閱之于是將皆用命而吏卒莫不知奮卽司農之餉不時給皆忍饑以待無敢譁者津門隱然成重鎮矣余頃過其地見軍容甚肅旌旗鼓吹羅列數里觀者動色有兵如此使率以遇敵其必不望風逃潰可知也自昔稱兵弱者莫過于宋然以元昊之雄黠跳梁西陲宋僅以關西一方與相支拄雖時有勝負而四海晏如其後爲金所困封疆失其大半乃武臣如張韓劉岳輩文臣如李伯紀宗澤虞允文輩奮其力皆足以制虜而未嘗苦于無兵今奴酋伎倆不及元昊國家方全盛威靈烜焯過宋遠甚而遼左之役聚天下兵竭天下財

書震食直

卷六

三

不能當奴之前茅每聞外需人無敢窺左足而先應者其視宋又何如耶此無他士大夫虛譚竅說全不知兵而又遽廬其官無肯實心實力勇于任事因循隆廢以至此耳吾觀近代善治兵者莫過戚元敬將軍讀其紀効新書規畫井然以視孫武十三篇文采雖遜而實際過之今觀李公撫津茶言其號令紀律真得元敬遺意至論軍國安攘大計則非元敬所及以視宋諸名臣何讓焉公素從鄒南阜先生講學所居官務舉其職不事彌文在西臺以清標直節取忌憚譽兩越丰采震肅吏民耆食餘立

卷六

四

胥服至盡捐其贖緩以克積儲而竟不免于外遷其起撫津門屬余重入政地備知公之苦心每從縉紳間論當世人才可備緩急未嘗不推公公今已佐司馬柄用有日將推其撫津門者以爲社稷對疆計于以轉弱爲強直緒餘耳茲刻也豈但茶言卽以爲瞑眩之藥可也

凱陽孫公奏議序

文武之分途久矣以周之多才而禮樂屬之姬且韜畧屬之姜望漢興三傑首推子房亦運籌帷幄耳唐之房杜姚宋明之青田皆不典兵宋之張德遠典兵而敗韓范之膽寒西賊皆虛名耳其身兼將相真能用兵者亘古今惟諸葛孔明一人然亦偏安之業非全盛之世也今凱陽孫公躬逢聖主入參帷幄出秉戎樞而又不辭艱險督師榆關當奴會方張之勢褫其魄而不敢進者已三載干茲非真具文武才無施不可曷能勝茲任哉余與公有一日之雅自托于相知然當奴酋發難時聞士大夫多推轂公欲登之壇玷心不無少訝詞臣耳何以得此名其後余入都見士大夫推轂公愈甚上亦心注公自講帷爰立且領司馬事公亦慷慨任之畧無難色於是服公之識力抱負果有大過人者其往榆關也屬廣寧新破中外縮朒無敢行甚至已被命之經畧抵死力辭上怒矧其職而終不能鼓懦夫之氣公之出督非舉朝所敢望使公不自請誰迫公者舍密勿論思之安而說戎馬倥傯之苦凡少顧身家知擇利害者決不

肯爲而公冒然爲之其忠肝義膽急公忘私自武鄉而後豈可多見余每念之不覺其汗之決踵也從來當事難議論易非議論之易也彼其議論之時原未嘗從國家封疆起念但取唇吻爲快耳夫惟自爲之而自議之議而不效則身受其責安得不難故以趙管平之自負猶必至金城乃圖上方畧孔明出師亦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趙括之母知括之必敗亦不過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余觀自東西多事以來譚兵者如刺蜚公車之疏無日不騰聽其言若鑿鑿乎孫吳復生韜鈴滿腹試之于事曾無一效或反因以償此皆括母之所謂易言者假令因其言卽令任其事且將緘口縮舌而不敢吐而惜哉此法之不可行耳公在榆關久議者亦稍有異同然公持之甚堅不爲人所搖奪上信倚公不啻塞下長城公所請事朝上朝報夕上夕報無頃刻留滯賜予駢蕃璽書屢下若不能一日去公于榆關者公屢疏請歸見上面論機宜余亦極力爲公從吏終不聽也以社稷之福主上之威靈與公之宏猷大畧而奴又窮究極暴神人所共憤且夕殄醜類而

告成功以報命于天子豈非綸閣之光華千古第一快心之事哉余不佞固拭目俟焉公覽樞出督奏疏共若干篇將付梓而屬余序余非知兵者不足以窺公然知公所條畫皆自爲之而自議之每上一章輒費多少籌策字字自心膽流出與取快于唇吻者不同故爲發明其意使公一片苦心不至于菟結而莫舒後有券公勲業者於此亦可徵矣

平保全書序

平保全書者嵩螺彭公按蜀時征建南夷保所爲奏疏文檄及諸尺牘合而成編者也維時余適在政地幸觀成功而實未嘗有寸籌爲行間助今去之十餘年業已忘之不自意與公復共事朝端而亡何余又乞歸矣公乃出茲編示余口微予之力不及此其爲我序之余因憶茲役也舊撫臣以人言杜門廷推代者皆留中軍政無統彭公初受事卽力請于朝余具爲神皇言蜀方有軍興必不可無撫臣御史言是久之乃用桐城吳公而其時

平保全書

卷六

人

大將某以異懦不任劾罷公疏言故都督劉縱素有威名夷人所憚宜以爲大將神皇復聽公用縱于是蜀始有開府有帥人始用命公又爲之料兵食備器械度賊勢緩急用力難易師所從出餉所從輸一一皆中機宜其與諸將及將吏往復商畫皆洞如指掌卽吳公素負猷畧知兵亦倚公爲重自帥以下受公指縱同于節鎮號令不敢違也不五月而夷稜廓清渠魁就縛諸林菁洞穴遺種餘類皆惕于兵威稽首願受戎索如故于是建南千里之疆始復隸屬中國爲西南藩籬頃鬼方爲

梗滇南路絕冠蓋行李之往來猶得共其困乏吳公與公之力爲多昔李順之亂賴張益州而平劉闢阻兵杜黃裳力薦高崇文爲帥卒破滅之今吳公功蜀不下益州劉帥之壯勇敢戰亦庶幾崇文而皆推轂自公公之爲德于蜀顧不大耶當兵興時有藩司持論不協又深忿劉帥屢告余必欲殺之語多侵吳公余不以爲然且力爲之解吳公與帥皆不及知也藩司故與余善自是絕矣其後遼左之變帥卒以深入力戰死世稱其忠勇亦服公之知人大司馬新城王公向爲本兵與余共成蜀事甚以膽識推公豈虛語哉公在西臺丰采甚著而不免于口語今起爲列卿屬封疆多事東西之役尚未息肩余知公必有深謀石畫可以除寇戡亂而未及試公亦以余爲知己故于茲刻必欲得余之一言余甚愧其意因爲述其梗概使世有用公者得參諸他日而亦以見議論之多任事之難有如此焉

平保全書

卷六

人

曾子序

聖門之學惟曾子獨得其宗謂之宗必其有統緒可承有脉路可按傳授甚明不可得紊故國統曰宗家統亦曰宗而道統可知已顏子之地位高于曾子然宗不屬焉得非以卓爾之見欲從末由之嘆亦有玄微而不可控揣者乎昔人謂其入門與曾子微有不同或亦一說也曾子之學始于三省終于一貫其所修證具于大學孝經言言近裏事事反躬不高譚性命不捷取工夫其最易簡實落處在以忠恕解一貫使非曾子于此註脚不知近來實錄主卷六

儒當何如講張何如怪幻而聖人傳授之精蘊又成千古不決之疑聚訟之府矣大學一書其關鍵只在誠意故舊本於聖經後卽以此繼之致知者致其能誠之知格物者格其當誠之物總皆誠意事耳曾子之不立傳良有深意卽于思受曾子之傳而作中庸亦只言慎獨言誠絕無一字及于格致紫陽之補釋已爲贅矣近儒乃欲挈致知爲宗盡掃居敬窮理之說而空之母惑其後之愈趨而愈失也學術敗壞皆起于宗之不明必明曾子之宗而後可以正今日之學大司徒李公盡搜曾子

遺言見于他書者分爲三款曰立身曰事親曰事君今而梓之于是曾子之所爲得宗于夫子而開萬世道學之真傳者燦然粲然無一之不備余嘗慨後世所傳述聖門弟子言論多不雅馴甚至以子貢一出爲亂吳而存魯惟曾子粹然一出于正易簣數語千秋凜凜豈非其操履慎密矩範森嚴不可得以支離曠誕之譚竄入而假借耶故讀曾子此編似近世語錄可以盡廢司徒公所爲挽末學而紹聖統其慮深矣公視躬立朝大節表著而留心于學問如此後之尚論曾子者其亦可以知公也

正心會全稿序

自來文章皆作自己言惟宋人創爲時義則以已而代聖賢言又以聖賢之一言而衍爲千百言故其體裁雖無當于古而其舌端口角有一不似聖賢胸中所欲言便失其本來面目今之時義其卑者如街譚巷說冗穢庸俗不堪聽聞其名爲高奇者又如妖巫邪祝說鬼道神井無事實孟氏所謂詖淫邪遁無而有之生心害政天下之亂大率由此其病皆起于平日不讀經書不知聖賢道理乃強而爲聖賢之言如蠻夷侏儻之人代中華人說話雖重譯猶不能通而顧侈然自以爲正音人亦從而慕之幾何不胥而爲夷乎御史大夫儋鶴趙先生以伉直不容于時里居三十年澹然無所嗜好獨好爲時義余頃索而讀之是非趙先生之言而聖賢之言也是聖賢之一言不爲少而趙先生之百千言不爲多也夫以一言而衍爲百千言非誕則支而趙先生之百千言總如其一言此非多讀書明義理真得聖賢之心而口口相印者必不能爾故讀他時義輒不勝厭倦讀趙先生時義而心目俱開也欲救今日之世道挽今日之人心必

自時義始欲救時義之弊則趙先生其正鵠矣先生所著論文諸款尤爲洞切柱史馬君奉命督畿學欲梓以式士余甚喜之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先生畿人諸士舍先生將何則焉其由正畿士以正四方則尤余之所厚望而不敢必也姑書此以識

褒忠錄序

嗟夫人生所最畏者死耳然自古至今無有不死之人卽道家有長生久視之說而試觀世界竟無活神僊則死者固人皆知其必不免者也徒以畏死太甚遂至潰防決網不恤名義以徇此七尺名行盡辱爲天下萬世所詆訾古人譬百歲于旦暮奈何以旦暮之身而隱忍至此自有遼事以來死者無數惟縉紳之士稱焉而二三疆吏或不能自裁以干吏議囊三木就訊北闕下俛首鳴號人咸悲之其功過或有不同情法亦多可議而求多者以爲生死之際未豁然耳乃大叅高公慨然死廣寧之難不少友顧豈非激昂勇烈奇男子哉而世之難高公者又以具時公業得請歸養無封疆之責使少自濡忍遂隊入關固三尺所不得繩也乃公竟死其僕又感公之義而從之皆可謂奇節矣公雖死而有 褒旌于朝有寵祿于後有廟祀于國門較之不死者其所得孰多然公之心亦第以人臣盡節之誼當如是耳非有所徵冀也一有徵冀之念則必筭利害筭利害則必不死矣今天下人大率筭利害太過故尺寸必爭况且尺寸未必

得而所失已事大如此等人必不能爲忠臣必不能爲烈士必至欺君必至賣友是皆高公之罪人也余讀褒忠錄有感因爲題此世之畏死而筭利害者或亦可以觀焉

幽忠錄序

自來死節之臣烈而且多無如遼國時高層初乃
敢昌言表章有祠于南都久之地廢余在留曹值
諸九卿共捐貲葺治規制亦加廊垣墻門廡莫不
改觀歲時京兆官俎豆必躬必恪九卿皆往拜其
載在表忠錄者已百三十餘人雖時余與諸公竭
力搜訪以爲盡于此矣乃今從大理方公所後得
其祖斷事公斷事公在蜀以賀表不署名碑遂行
至皖城自貲于江死其烈節與被難諸公同而世
無知者竊悲其事乎嘗自憾通顯能述其軼德則此
一片英魂正氣復付之江流與湘水伍惟共出沒
煙波間而姓名終泯滅矣此殆天之所以報忠義
也或曰當時死者許多何以公之獲獨盛余謂諸
公雖死而其名皆已表著與天壤共敝所取贏已
多若斷事公則併沒其名其子孫之顯貴貴而且
賢皆公之所留於此蓋見造物之巧耳往南太宰
吉水曾公偕余謁袁忠祠下語余曰令我輩居此
時當如何余曰大臣則當死小臣則當去曾公唯
唯斷事公以小臣而死更爲奇絕彼其爲大臣而
不死爲小臣不去又仕至大臣卽勲業彪炳公視

之不如腐鼠哉公之鄉有侍中黃公亦沈江死其
妻女皆不辱死于清溪余爲飭其祠公配鄭孺人
雖不死而娶居四十年奉姑撫胤卒與公之瓜髮
俱塋是亦可以無愧于黃公之夫人也大理輯公
遺事爲幽忠錄余讀而有感因爲題數語用以補
表忠之闕典焉

寄情篇敘

洪汝合新郡人也而居于三山此兩地人皆好稱詩新都詩能獨創而調稍弗揚三山詩能摹古而詞稍近襲其源流固殊要之於性情則各有取焉汝合詩能創能摹然居三山日久故于三山爲近其遨遊兩都涉吳越齊魯燕趙之郊奉使塞下解景述懷莫不形于吟咏業已梓行今又有寄情篇則皆三山所作凡登臨感遇酬答贈送一能寫其胸中所欲言讀之情緒宛然可歌可誦蓋汝合之情具是矣匪直寄焉已也自昔稱詩曰聲詩聲至震食車

卷六

下八

有四海九州之不同如方言焉不可強合故十五國之風各一其聲若情發于中而見于外不過數種亡不同者不得于情而求于聲不可以爲詩吾讀汝合詩其所摭寫宜淺皆如吾肺腑中出蓋吾之情具是矣匪直汝合之自寄焉已也汝合在三山與諸負詩名者皆同社而深自謙抑不欲以厲行進即余亦退然望下風而却步尚不敢附于和呂之盟顧與汝合若有合也余與汝合亦各言其情而已矣

蔣氏家乘序

郡司馬大夫蔣公下車未幾政舉頌興屬以公事至海上顧余山中出家乘相示命序焉余惟族之不可無譜尚矣然世代變遷滄桑更換余所見譜牒率不過一二十世其遠者則遙遙華胄耳若存若亡茫無質據而蔣氏自成周至今且三千年傳世近百統系詳明支分派別井然不紊且灼然有徵此海內故家大族所不多見者非甚明德之裔安有此哉諸稱蔣氏之先出自周公兄魯凡而第邢茅胙祭以封國爲姓其地在今之光州嗣後徙于樂安徙于杜陵又徙于陽羨其居姑蘇則自宋祥符間禮部公以守郡卜遷焉數傳至甫三公遂聚族于吳淞江之滄蓋當勝國之季至吾郡大夫已九葉矣大夫之尊人爲藩叅公自藩叅公而上至于樂亭公簪纓曷奕科第連綿居官奉職皆有聲稱以忠孝相勗勵卽布衣隱約之士行誼亦卓然表于閭里而其別枝之居桂林者復有少傳文簡公爲昭代名相歷遡往代名卿偉人更難指屈荷墩盛矣自昔帝王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或以官或以地或以職事或以王父之字雖別族

卷六

下九

分類不得不然久而混淆途莫知其所自始按
 論夏商以前卽周之姬姓其析而爲氏者不知凡
 幾誰能一一數其爲文昭武穆之胄而蔣氏自得
 國以來一姓相繩氏族不分故其子孫雖東西南
 北遷徙靡常而統緒易尋愈遠愈晰蓋舉天下之
 爲蔣者盡出于周公斷斷無疑固不止于茲譜之
 所收而茲譜其章明較著者耳吾獨惜史傳疎略
 記載多遺以逸道之有功于東京九子皆胙茅土
 而漢書闕如向非齊光義所撰山亭鄉侯碑及文
 部侍郎大宗碑則將湮滅無聞而茲譜亦無所據
 幸食餘車 卷六 子
 以考信矣然則秉史筆者信未易譚而博雅君子
 往往有援碑刻以證正史之誤者良有見也語云
 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蔣氏自伯齡而下歷漢而魏
 而唐而宋公侯多矣 明興五等之爵稍倣漢氏
 以待軍功諸稱喬木臣宗率以科名爲帶礪大夫
 承藩叅之業文學政事蔚然列循良著作之林前
 令延唐曾著九疑志足爲名山生色茲譜創自宋
 魏公裔孫有功燁重輒近則叅藩公修之而大夫
 成焉蓋卽逸道一事亦可以補史書之所未備後
 有徵氏族者其錄大夫而上邇于姬公幾若曲阜

郭峰世家夫寧區區以公侯重已也

幸食餘車

卷六

子

林母王宜人貞節蒙 旌序

歲癸未吾郡舉南宮者十人而方壺林公年最少最負才名筮仕守茶陵到官未旬日遽沒傳者以爲仙去是時茶陵君之尊人吉安公與鄭宜人以哭子悲傷不自勝而厥配王宜人方娠欲以身從茶陵而不能也其後茶陵君有子登瀛而吉安公仕至郡倅歸老田間有賢婦能養無異茶陵君在日則皆宜人也以登瀛今爲茂才有文學能世其家其譜宜人之年讀者每咨嗟讚歎不能自己蓋當其失茶陵則曰痛哉有如此良人而早夭耶造物生才胡奪之速耶至茂才生則曰幸哉有遺孤矣孤戲而溺溺而賴婢救以免族人詛于厲幾絕乃卒無恙病危甚宜人禱大士得藥而愈則曰此茶陵一綫之緒神明祐之矣抑亦宜人節孝之所感耶茶陵君既無遺橐吉安公所至爲廉吏產業蕭然宜人能取能舍能遷能賑施能建義方堂以教子能置祠田以蒸嘗其外家能嫁其塾師之女且助之葬能以腴田贍庶姑分郎叔充然若有餘恬然若無憔悴憂迫之態則曰此閨閣而矜升者耶使爲人臣托孤寄命無難事矣二十而

卷六

王

孀居六十而終其天年艱難困苦莫不備嘗而其終以節 旌則曰美哉塞而亨習而章有天道焉故觀是譜而知茂才之善揚母德矣乃茶陵之仲第雋卿則又曰吾嘗從兄于宦偶溺劍溪無覺者嫂疾呼榜人援出之微嫂吾壻魚腹矣生我者嫂也季弟異卿則又曰吾之生也後吾姪二年慈氏病嫂實乳之後失慈氏諸冠婚男女與一切家計皆嫂任之生而成我者嫂也夫昌黎之鞠于嫂也千載稱焉今觀仲季之所以頌說宜人其意豈後于昌黎耶宜人以婦而爲子以母而爲父以嫂而爲母求之前史所載列女貞婦罕有兼者林氏世載明德發于茶陵寢明寢昌條而徂謝不無疑于天人之際宜人前引後延以身定林氏之天而續茶陵之算此宗祧之所當百世祀而豈僅僅茂才母子之私情乎宜人 旌書下里閑修爲盛事徵言于余余惟以茶陵同舉之十人今獨余在目觀其初終能無一言然皆茂才譜中所具者至于茶陵之沒而爲仙往來條然已有別記其事甚章灼今宜人往必與茶陵相逢瑤池閬苑騎鳳吹簫同遨遊紫府其視塵世綸綍之章琬琰之刻且棘

卷六

王

概視之尚何有于余言哉尚何有于余言哉

青霞集

卷六

二十

小草齋集序

詩與文從來罕有兼至諸能詩者多以爲詩難于
文余以爲詩自歌行長篇外寥寥數語耳又有前
人成句可供餽釘資振拾雖難工而易成若文則
連章累牘多至數千言少亦數百言如凌雲之臺
建章之宮非材木素具何以結構卽材木具矣而
非工師之手亦不能運量故其難工與詩同而成
亦不易歷觀前代自騷選而下以至我明以詩
名家者殊多文則可屈指數若合詩與文而俱工
則雖班馬李杜崆峒大復諸名家皆不能也吾郡
蒼龍館草 卷六 五
在國初十子卽以詩名其後如少谷先生輩皆
諳于文邇來才士彬彬頗以兼至自負而竟其所
就長短得失亦自可見不容掩也今讀方伯謝公
小草齋集則庶幾矣公詩體裁聲調酷似唐人凡
爲唐詩者無能過公已有別梓茲集二十八卷皆
文序記之雄深碑傳之博奧論贊之精嚴尺牘之
朗暢銘誄雜著之爾雅皆斐然質有其文足與其
詩相伯仲蓋公資性絕異十歲卽能聲律又酷好
讀書凡經史子集以及裨官家言無不探討余在
綸扉公方郎水部日從余借秘書抄錄錄竟卽讀

讀竟復借不決歲而幾盡吾木天之儲昔人所謂
書淫公殆似之計其胸中所蓄不啻萬卷而又賦
才敏妙筆端驅役無不如意殆天之所授人復成
之固宜寒儉苦澀之士里公絕塵睨乎其後耳公
歷官所至皆有治蹟其在粵西最著時黔蜀苦亂
粵西爲密鄰當事者責以纓冠之誼而壤瘠民貧
無以應公爲調劑其兵食駕馭其土司酌量其緩
急事事中窾會故師行而民不困黔國解粵亦晏
如余常語主爵當俾公開府其地而主爵不應亡
何余歸公亦沒矣每思公之兼才不獨文與詩饒

茶健齋集

卷六

二天

天假之年廟廊能用公其所樹立尚未可量而僅
以方伯止哉世所傳公著述自茲集外尚有數十
種其評騭紀載排續諸調無一不登疊悅人心目
卽晉人新語唐宋諸小說之善標識者不能及也
余喜讀公雜著甚于其文每一開卷常惟恐盡然
則公之所可傳亦不獨其文與詩茲第論其文耳
方余出山亦有小草篇蓋竊取公家太傳之意公
爲之序盛稱余歷事三朝之苦心而勉其毋慙
然求去余雖不能從而心感公知我今序公文重
有慨也嗟乎安得公存而與之論出處之際哉

蒼霞餘草卷之七目錄

靖儲瀝疏序

蒙山何氏族譜序

廬陵右田蕭氏族譜序

馮少墟先生語錄序

蘆花湄集序

中丞二太南公權少司空治河序

送中丞二太南公序

脩吾先生像贊序

小草篇自序

五芝茅公晉總楚臬序

送署邑育軒趙公權安塞令序

蒼霞餘草卷之七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靖儲瀝疏序

天下事有情理甚明顛末甚具設心甚苦而不免
于疑議者甚多文肅王公之請建儲也蓋嘔肝瀝
膽控于神皇其言皆紆而直巽而盡雍容而迫
切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可以開金石動鬼神而當
其時詆公者四起公不辨也其後光皇出閣備
官僚儀從如東宮苑枯之情雖異而長幼之序
截然皆出公力更八年而元良正位天子賜
芳寵餘重

卷七

公璽書推明當日本指公之心始白而求多者終
欲伸其說公雖辨而亦不盡辨也公之所以見疑
在于血封之一論此論出自神皇公一時未
及深思比羣議騰則又不敢明言其所以故嗟噫
至此公嘗言大臣必不恤身名而後可以取信于
人主人主信而後可以有爲故凡有陳請必先極
力宣揚主上之美如甘液之注口使嘗之者滲
入而不覺且以爲愛已親已而不忍盡吐此
神皇之所以信公也乃天下之人或亦緣此不能
亮公公之再起遂不復出矣余繼公後于事無所

不爭爭無所不盡而淺衷勃發其言不能如公之
委婉然神皇亦不爲忤每語左右吾讀此閣臣
揭甚曉然也蓋內庭私議終神皇世所委心雖
弱終始無間者無如公與余兩人余謫劣何能塞
公而處福藩遲留之時人情危疑之會亦既竭
吾才庶幾成公之志而惜哉公之不及見耳從來
閣臣任事希得免于口語非獨其地難也好名者
既借之以爲聲華趨時者復資之以爲羔雉卽余
身所經歷固有薦人而人反疑救人而人反怨甚
有德于人而人反仇賢者尚然何況不肖親知尚
然何況疎遠語云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驗余及
之履之而後知公之苦心不盡白也夫寧獨公卽
嘉隆萬曆之間士大夫之不得志于功名或負隱
蒙譴別有本末而輒號于人曰吾得罪于某某余
不敢謂盡然也推此而上史冊之所書今昔之所
流傳諸如此類亦未必其盡然也譽已毀人隨聲
逐影茫茫九原誰相質對千秋之冤不知幾許余
重入政地見凡有片言隻字曾及國本者皆
然自以爲回天取日之功欲責報于朝廷顧于
公獨乃爾因讀公請儲諸疏慨然有感而汗漫及

此非敢爲公辨也夫公之心神皇知之
九廟之靈知之無所庸余辨矣

豪山何氏族譜序

族無譜則無以爲族矣然而有譜之族常不多見何也歷世遠則源流靡稽分派繁則統緒易紊族小者既不能爲譜巨宗大姓又渙散而不相屬人各有心家自爲政卽一門之內不勝異意焉因循日久愈難收拾雖有賢子孫亦姑置之矣吾鄉僻在海上海成弘以前人文尚鬱譜牒之學概失講求如豪山何氏里所稱巨宗大姓也何氏之先亦無譜間有譜其一支者亦止于數世頃余謝政歸田其宗老來謀于余圖脩闕事余力從臾之且語以友人薛子觀可任宗老遂延之于家脩明統系蒐稽故實務極精詳而總之以四款曰邇遷曰敘族曰述德曰約宗一展卷而何氏十五世之宗支條分縷析燦若列眉巖穴之幽芳衣冠之盛美閭閻壺闥之淑懿無不臚列自此而何氏非但有譜且可稱譜之善者矣余讀之而有當于心因爲之說曰自有天地卽有吾鄉之山川有吾鄉之山川卽有吾鄉之氏族顧遠者不可徵今之爲閩人者邇其家世率稱來自光州從王潮而入閩者也而其宗系之可考者又皆不過十四五世計其時皆

在宋元之間然則自宋以前此地固榛莽之鄉魑魅之所都聲名文物之所不及卽間有居人亦皆流落轉徙不能自存欲求其故墟遺址而不可得乃今比閭相望閭閻相高簪組詩書雲蒸霞變海內之稱壯鄉生齒繁而人文盛者罕有過焉則豈非明德之厚釀化淳流超越千古有以致之歟而何氏在吾鄉族居者已數千指彬彬濟濟其涵育于太平之休澤尤深乃其先自光州而清漳自清漳而清源自清源而莆陽自莆陽而吾邑卽在吾邑又自華山而之豪山其肇遷創造由微至著若此之艱難也先世之烈亦可思已吾願何氏之子孫感國恩念祖德恪共四民之業益敦共本之誼以孝友相先以雍睦相勸毋替家聲光我里閭何氏之興將千百世未艾而茲譜特爲之權輿耳余家與何相距咫尺世世爲婚姻余家譜脩自先少師公而余竟其緒今何之譜復成後有徵文獻于海濱者此兩家亦足稽矣

廬陵右田蕭氏族譜序

今衣冠之族莫不有譜江右多世家吉州爲著又有歐陽氏爲之先故稱譜者莫善于廬陵若右田蕭氏譜則尤善之善者蕭之先本自長沙徙泰和再遷廬陵之青澤鄉遷後若干傳而有名字可紀者自世哲公始又其後派而分則爲房五析而居則爲地六稍離披矣而昭穆無不親吉凶賓嘉之會無不赴雍然秩然稱望族矣而尚未有譜今司空九生公之尊人須山公慨然懼統系之日湮先德之不揚乃述稽博採創爲義例其目有九所敘次論列條分縷析極其明備原家世則詳寒微而略貴靡曰吾取其嚴也訓族屬則重孝弟而齊四民曰吾貴其行也蓋一開卷而源流本末昭如指掌更五十年而司空公始續而緝之益以寶繪一志昭君恩也命余爲之序余言不足爲諸重乃讀司空公所自序竊有感焉公之言曰風氣日漓也習俗日變也典型日替而世敗壞也此寧但一族爲然即槩觀天下有一之不然者耶往余童稚時見爲子弟者遂遂自下尊敬其長老無爲陵詬詆之習比通籍士大夫猶畏名義耻言官爵卽有

蕭氏餘五

卷七

六

蕭氏餘五

卷七

七

嗜進之心亦不敢出口其後余宦歸少年輩多厲戾恣睢以犯上爲豪舉及再登朝見縉紳駁駁目以躁競爲事遇好官善地輒羣起而爭恬然無所畏忌人亦不怪也士大夫如此何以責齊民朝端如此何以責鄉族此非有大君子躬脩而力挽之雖欲不如江河之滔滔而下不可得已吾觀司空公生平勁節凜凜而廉靖退讓迥絕時流在諫垣論建皆獨行其意無所避忌斥當內轉而白求補外歷官吾閩惠政流洽冰檠愈勵閩人至今思之旋歸旋起遄邇以至今官跡其行品可不謂狂瀾之砥柱耶吉州禮義之鄉蕭多君子未必如司空所言乃須山公倦倦孝弟之訓已若逆知其後之必波司空申之益深切著明然余謂孟氏稱孝弟不過曰徐行後長夫徐行後長易事耳而足盡孝弟者此徐行後長之心卽廉靖退讓之心也人能廉靖退讓則視其躬無一之不可後視天下人無一之不可先而況于其父若兄乎司空公以此視躬以此立朝其所以告族人者卽所以告天下孝弟之德光于神明橫于四海是世道之所利賴而豈屢屢施于其宗已哉乃須山公嘗兩爲令並著

循聲睦族教家皆足爲後世法司空公之賢蓋有所自來茲譜也可以論其世矣

馮少墟先生語錄序

世之病講學者有二曰僞曰迂此二者誠有之然僞者對真而言天下事無獨必有對有陽必有陰有善必有惡有君子必有小人真則必不能無僞凡事皆然何獨講學若迂之爲言則自古聖帝明王制禮作樂經緯天下何事不近于迂今之科舉以時菟取士其迂尤甚而世不能廢也何獨于講學而迂之而欲禁絕之夫僞學口夷行跖不必論矣彼真迂者不過腐爛而不適于用惟譚空說幻引佛老之近似以竄入于吾儒此非迂也乃僞

之尤耳又其甚者反駕二氏于孔孟之上顯然叛此而卽彼此乃賊耳何止于僞吾觀少墟馮先生之講學言言辯義利正綱常辟邪說使人反躬實踐惟心身日用人倫物理之爲兢兢錄其說則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背其說則害于其身凶于其家貽禍于國與天下何如近裡何如切實而先生生平立身行已居鄉居官又無一毫背于聖賢之教可謂極真而不迂矣以先生而講學何不可刑當南宋時學禁甚嚴豈不以爲迂以爲僞而不知此名一立則必以學爲諱以學爲諱則必以正心

誠意之說不可聞于人主夫使人主而不聞正心誠意之說天下豈得不亂不亡此皆理勢之必然者故余以爲今日講學正當講其不僞不迂者以力救迂僞之習使天下曉然知學之有補于世道而不當禁此固馮先生意也 明興真儒不乏而儒效未章其弊在于不講聖賢之學而講自己之學又在于借聖賢之學以文飾自己之學夫學至于孔孟已至明至盡無可復加學聖賢者只當就其意以發明不必別開門戶而近儒必自出一意見自立一題目偶有所窺遂自謂不傳之秘以號召天下而天下亦遂宗之曰某氏之學故愈講愈支僞儒益得借以自匿今馮先生所講皆聖賢之學而未嘗自標爲馮氏之學其所最闢者尤在于佛氏之心性與近儒之無善無惡而一皆取正于聖賢不以一毫私見與角是非如此講學可以萬世而無弊矣誰得而病之先生有語錄門弟子記之分爲數種彙刻于都門余得而寓目焉因記舊歲有以講學攻先生與鄒南阜先生者余深折其非然二先生竟以此去夫二先生皆今世之儒宗也余不能爲世留二先生意甚愧之故于茲

刻敢效一言使世之君子取而讀之其必不以講學爲僞且迂也則其所裨于世道亦不淺矣

蘆花涓集序

余與鳳臯張公共事留曹甚相得也友人盛太右
深言公篤學嗜古所論著皆斐然成一家言余未
及從公譚其後公去秉臬于齊備兵于秦開府于
黔中不相聞久之余自政地歸公乃從黔中走一
牘相慰存且囑以集序余自念奉職無狀抵牾于
時平日交遊親知惟恐以余故見螫皆自引避公
自萬里外寄聲其去世情遠甚顧余謝筆研又不
欲以姓名爲公累遂無以復更數載公入爲大司
馬而余亦自田間召起重入綸扉公復申前請

李復餘集

卷七

然猶以余在政地徐之有待耳亡何而公以河西
失守視師榆關又以與經略爭邊事諸左袒經略
者齟齬公公遂歸矣余以老病無能屢乞骸骨旦
夕且還山念有夙諾于公不可負乃取公所爲蘆
花涓集反覆讀之見其文善敘事有體裁不爲浮
靡詩亦工麗婉至能發其衷之所欲言與近世格
調迥異盛生之言良不虛已明興雖多才其質
有文武者惟劉王兩文成劉之文稱其功業而詩
不多見王之詩文甚朗暢而好作講學語名稍以
掩公起家縫掖其歷官強半戎行西陲之功燭然

在洮岷間其在黔剿除苗仲威震西南而以鄰藩
議異不能盡如公意乃悠悠之論猶求多于公黔
中士大夫極口頌公功以爲當是時使鄰藩肯與
公協力黔可百年無患自公去而逆酋生心狡然
狂逞至于今日勢且不支議者乃復思公欲再用
公于黔而已無及矣公爲本兵不久未究其猷略
槩其生平可不謂文武兼資有兩文成之遺風耶
今歸而臥蘆花涓之上以其胸中所欲發舒而不
得盡者一洩之詞章當必有鏗然金石宣而粲然
雲霞布與其所樹立共不朽天壤間者余又不敢
以茲集爲足以盡公矣第恐疆事方殷聖主念
及前勞必不能忘公公蘆涓之臥終爲未穩而余
以夙昔之雅與公周旋艱難中乃無能爲國家留
賢使公得以角巾野服暫歸里第尋蘆花而濯頰
水則余雖還山尚有餘愧公其以余言存之簡端
可也

李復餘集

卷七

中丞二太南公權少司空治河序

大中丞二太南公撫閩績既成 天子念國家大事自東西用兵外其艱重莫如漕河蓋南北咽喉六軍萬姓命脉寄焉甚難其人乃晉公少司空委以河事先是閩人度公當遷則羣走語余吾閩凋弊之區民困已極加以歲屢不登紅夷肆虐惟中丞公拊循噢咻恤其災患驅其蠹賊獲有寧宇公去而閩何所怙恃故事封疆之臣著有成勞則褒寵晉秩使仍視事子盍圖之余遯謝山林之人不敢復聞朝政且公方以勞苦功高將入贊嚴廊秉衡軸之任恐非閩所得私衆怏怏去未幾公有茲遷衆復詰余公胡以不嚴廊而河也夫河則與閩奚擇焉余曰閩所最急者紅夷紅夷已逐則南顧之憂稍紓余近自河上來見洪流瀕洞所在潰決彭城重鎮淪爲蛟宮民之爲魚者且數萬漕輓愆期倉廩困竭中外相與憂之其輕重緩急視閩何如頃河臣欲亟歸 天子不許促公往代此其意可知已閩人聞余言知不能留公則相與咨嗟太息市廛之民曰公未嘗取我一絲一縷也衣冠之士曰公接吾曹載色載笑未嘗有一毫厭怒

之意稍形于辭色也介冑之夫曰公日討戎行而訓之恤其甘苦不啻露投而糗挾也窮鄉僻壤之編氓又無不曰公身居鈴閣而情日屬于閭閻其視吾儕之饑寒疾苦切于其躬也卽道路奔走之卒亦曰公前驅所過寂若無人不費郵傳一錢也蓋自來開府之賢者不乏然潔廉之與博大不同品渾厚之與精明不同用保釐之與戡定不同功乃公實兼之而公又具文武才風流儒雅當其建牙援桴探鯨鯢之窟卽狎犯風濤者猶或動容公神色恬然意氣彌勵軍書之暇論文賦詩登山臨水蕭然有物外之致蓋尹吉甫羊叔子庾子山韓稚圭合爲一人者也夫公卽不爲閩備也而一河亦豈足以用公哉余唯唯 國朝大臣以治河著者惟宋尚書禮及劉忠宣尚書功名自河外罕所表見忠宣遭際 恭陵其人品行業爲昭代名臣第一余將以公此行卜之往公入閩時余送之詩曰衙前一片平臺石應待功成好勒碑頃又題公濕園圖曰却愁嶺海分攜後白露伊人又一方公語余此詩殊有先兆余謂平臺勒石則余言驗矣今 天子方急河又修紅夷功褒章旦夕下非久

且返公嚴廊薄海蒼生倚公不淺白露伊人寧敢
遽爲公許乎公被命之日所部八郡大夫與縣司
之使謀微言爲賀而吾郡陸使君以屬余余以老
病謝筆研辭乃使君固強之曰某輩奉公教令得
服官任職微子言何以效吾私余重違使君意聊
以閩人之所慕戀于公者如此稍論次之語雖不
文而絕無緣飾若云賀公則有玄圭之錫在卽忠
宣猶未足擬其俟公宅揆謝政之後廣葺葭之章
致之瀑園以爲公晝遊慶尚未晚也

送中丞二太南公序

明興強理天下分部建官設藩司馬曰惟爾岳臣
來旬來宜設臬司馬曰惟爾憲臣是貞是肅設閫
司馬曰惟爾帥臣克閑克詰蓋舉一方之安危利
病惟二三大夫托重而特力其後益以鎮撫大臣
建節臨之稱爲開府自開府設而諸司之權寢輕
然而向時諸司之所分治者今合而受成于一人
任雖隆而責愈重故非有清風亮節足以樹表儀
則玩焉而弗威非有宏才碩量足以應盤錯則靡
焉而弗振又非有誠心信志足以孚上下則謨焉
而不相聯屬故當是任者雖居無事猶或難之
况當艱難之秋紛紛之會二太南公之奉命
撫閩也雖時紅夷猖獗海寇正猖獗少懷避患辭
難之念者必楚超而不羣南公慨然驅車赴閩人
之急不少遲回余心雖公之克行而亦不敢決夷
之可旦夕平也乃不勝慶而奏功獻俘闕下其
施林菁之實聚屬屬之遺遊所解散而銷弭者動
以千百計公嘗謙謙不敏聞于朝蓋蒞閩僅兩
期而綱紀脩明恩威大洽疲氓悉與昭蘇危疆奠
于衽席何運用之神而收功之速也余聞公歷宦

自郎曹郡守以至督學典藩備兵塞下所蒞皆有
勲猷飲冰茹檠之操嚼然著于士大夫間而又溫
夷豈憚洞開肺腑凡接公顏色者無不樂輸其情
吾閩徵天之幸一時藩臬諸大夫率皆民譽卽列
在行間者亦多干城之選公左顧而問所以綏民
和衆之方則利弊悉陳右顧而問所以經武戡亂
之略則安攘畢具公合羣策而衷裁之故動無過
事蓋前此藩方之政散于諸司不能諸協者至公
而始各效其官而前此諸司之權詘于開府不得
獨伸者至公而始盡收其用夫使鎮撫大臣而皆
如公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公績成而晉少司空治
河司空于中丞差次耳乃其賜履則自江淮南北
以及燕雲無所不統轄其敎令則自分署之曹郎
以及列藩之大吏凡有職于河者無所不臨制其
尊重倍于閩然自昔行河之臣率以胼手胝足稱
余親見司空使者露宿河干與人徒雜處面目黧
黑憔悴不堪公今受事其勞苦亦倍于閩若以公
赤衷白意不避患不辭艱之心處之則其在河也
猶在閩而諸以職事承公下風者其畢慮抒猷以
爲公疏鑿助當不下於閩之諸大夫平成之績可

計日奏矣世傳河源出自西域且數萬里其遠隔
中華慄慄猛驚不可控馭大興紅夷類公於夷則
驅之于河則導之因所宜然行所無事使朝廷
之威德遐暢于天窮日沒之區紅髮銷魂支祈效
命三靈百蠻無不奉職豈非千秋盛事而昭代
之所希遠歟余老病歸田藉公之庇得安于林壑
屬公且行不能軋其轍乃藩臬大夫索余言賀公
因述國家所爲建官分職與公撫閩之大都而
漫及河事庶幾少有當于公指乎公又語余吾於
閩事十得三四耳尚有所格而不盡行於乎此公
爲閩無窮之盛心今往矣當以其不盡行于閩者
而行于河旦夕者天子大用公卽行之天下可
也

脩吾先生像贊序

余往在留都九載清曹無事常過王孫脩吾先生
齋頭閒坐對譚見其居僅容膝而位置甚雅左圖
右史丹經梵書錯置案頭其人亦清遠落穆絕無
俗韻言論壺壺亦儒亦禪無以鍊攝甚可聽也後
余作士大夫當在右丞蘇州之列而惜哉其以
國制困耳余既入綸扉去之十七載每憶舊遊恍
若生好脩齋中與脩吾周旋其順而長養而耆面
團而眸有光常在吾目也客自留都來余必問脩
吾起居何如客譚脩吾狀貌與十七年無異余甚
以爲喜適脩吾貽余書副以一帙展之則脩吾之
像在焉果如客言而諸士大夫與脩吾遊者又各
爲之贊像如其人贊如其像傳之後世知我
明有賢王孫如河間中壘足光天潢亦盛事也齊
宗居留都以余所交遊賢者頗多而脩吾爲之冠
近乃有杆罔干紀以爲有司憂其辱甚矣余欲將
修吾此刻人置一帙以當宗正之條則修吾身雖
不用而其用不更大哉故爲書此弁之

小草篇自敘

此余出山後作也余前此獨身居政地八年備盡
艱苦賴 神皇信任稍得展布苦請還山章至七
十餘上乃允自是斷春明之夢矣聞 神皇末年
復欲召余以有尼之者而止 光皇在東宮實
念余比 登極卽手詔趣起余既辭云何
光皇又升遐矣余雖涕泣思慕而終不欲出
今上嗣服屢下 溫綸頻煩使者屬逮左失事報
至寢食不能安家人輩見其日夜傍徨相勸一行
而余亦自念受 兩朝厚恩不一謁 山陵伸抱
弓之痛臣誼之謂何且乘此入見 新天子禮也
遂勉強行而前此有不寐之病怔忡眩暈不堪勞
頓兼之病瘍痛楚至是愈劇途次再上章乞骸骨
不允不得已入都既受事則見內外情形大異往
日閣臣權寄愈輕徒掉三寸舌曉曉爭論終無益
于事又書生不開軍旅目覩封疆危急茫無一籌
上神聖益明習政務事多中決余老矣病日以甚
無時不思歸每當不寐輒從枕上成詩一章以自
排遣或謂如此則愈不能寐余曰極知其然聯繫
此心以免展轉反側之苦耳久之成帙遂題曰

小草而以謁 陵詩冠其首明本懷也夫謝公出
山猶存遠志余何人斯必蒙殷深源之誦乃出處
始末頗見于篇中觀者亦可以識其意矣

五芝茅公晉總楚臬序

若雪之間爲兩浙名區故才藪也而茅氏自鹿門
先生以文章經濟雄于海內子姓昆從彬彬繼起
余同籍交遊則有柱史薦卿今觀察使五芝公則
薦卿姪也五芝公以名進士兩爲令于齊于楚皆
以治行特異稱推擇郎兵曹筦職方屬疆事方殷
戎心叵測公於夷虜之情形山川之阨塞九塞之
虛實將吏之勇怯無不了然胸中諸所陳奏擘畫
皆切當機宜閩外得奉爲司南大司馬實倚公爲
重而公素骭髀潔廉絕苞苴謝請託一切居間之
說皆不得行遂相與螢公而公歸矣歸而屏居若
上以誦讀耕釣自娛頗好談兵其所著東夷考及
東事問答皆鑒鑿可見施行時奴酋雖橫而遼陽
廣寧尚完乃廟廊之上無能用公未幾全遼沒矣
天子脩塞上功還公官且以卿秩秩公公固辭願
得藩方自效而吾閩適有天幸得借公建節上游
清風濺澤沾被于山海之間八郡士民莫不拜公
之賜而公遽遷長楚臬以去維楚爲南服重地輻
員之廣氓隸之衆舟車商賈之輳集皆數倍于閩
天下方有事楚固方外之所視以爲安危也年來

蜀黔告急羽檄紛馳閩閩困于供億皮毛盡而膏
髓竭溪峒夷苗倏然思逞識者有抱火厝薪之慮
余往在政地嘗蒿目憂之而未有畫也昔唐虞盛
世蠻夷猾夏皋陶作士師刑之與兵相須爲用其
來久矣天子之使公秉憲于楚也其猶有干羽
之思歟公以其平昔之所講求樞府之所籌策其
洞然劃然于西南夷之利害必不下於東事今至
楚而楚之諸大夫計無不受成筭于公者公之所
建監當不止于察吏又民以澄清者績其功烈所
被將舉南服諸藩皆藉公之衽席又豈徒三湘七
嶺復餘車

卷七

二十四

澤賴其綱紀已哉昔召虎之平江漢詩人頌之曰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南海則閩粵舉包之矣然
則公之蒞楚也亦何以異於蒞閩也而余竊聞今
世所患苦最在乏才士大夫不知兵而輕言兵一
當事任輒聲嘶股栗榜徨無措覆敗相尋求其負
經濟才言兵而實知兵度無不遠遜公者自此而
開府而秉樞固公旦夕事卽楚亦不得長有公矣
公於世無嗜好諸巧智捷速櫻獲槍攘之伎倆毫
不入于靈府嘗自目爲若上愚公其料事設謀極
時觀變不爽尺寸乃如此吾夫子所謂愚不可及

且於公見之公去閩日其屬吏司理夏君章乞
言以贈余自愧薄劣獲戾於時其言無足爲公聽
第素慕鹿門先生之遺風與薦卿交得論其家世
身又庇公宇下故敢抒其風所向往于公者如此
以復司理公嫻于辭斐然爲當代作者得毋咲余
言之不文耶

朱霞餘車

卷七

二十五

送署邑育軒趙公擢安塞令序

育軒趙公令楚之松滋政舉風清氓黎懷服余門人姑蘇熊君爲郡守深知公才賢不敢待以屬吏郡中有疑事雖事輒以質公公悉心爲畫無不聽者于是公靡能之聲大著而他邑令有媚公者構之於制府以乏軍興爲公罪覈之則公於罪屢糗糧凡行間所需固事事辦也然竟坐是謫爲吾閩憲幕閩之兩臺使者與藩臬諸大夫又無不賢公會其年大計吏諸邑當有攝者皆爭欲得公公方見推擇來吾邑而以他故不果乃往攝崇崇於閩

耆舊餘車

卷七

二十六

最上游爲南北孔道疲累不支冠蓋往來皆遲留不得發公至爲調停措置沛然如流余時謝事歸過其地亦拜公之賜更數月得代而吾邑攝者亦去臬使孫公問余孰可署福清者余謝不敢知孫公曰是無如吾署趙君且在崇有成效可觀也郡大夫陸公往督稅荊州亦知公在松滋治狀遂舉公公來吾邑潔已奉公愛民禮士其識斷也無通情其催科也無美耗積年案牘咸爲一清弊實盡塞輿情太乎當事者欲推轂公爲真令而新令之除書至矣亡何公亦奉安塞之命且行父老輩懷

公數月之惠戀戀不能割則群請于余謂且有一言送公余惟吾邑雖僻在海隅而其戶口幅員物產財賦實甲于八閩訟牘如山文檄如雨追呼剝攝紛集如蝟毛令史持簿書待判日晏不得休幾至腕脫狂議者常欲分爲兩邑以憚于更張而止近又加以頻歲凶荒逋賦日積緩之則病國急之則病民非但病民且怨詈隨之于是吾邑之難亦爲八閩最矣十數年來作令者無不苦之乃公處之裕如從容摩畫皆有次第如解牛如治絲秩然理順若然刃遊蓋舉紛綸盤錯人所遲回顧慮而

耆舊餘車

卷七

二十七

不敢前者舉無足爲公難使公得爲真令假以歲月吾邑其有瘳乎今天下日多事矣每有緩急輒稱乏才乃才者常未必用卽用之又未必其人與地相當以公之才願使之居邊塞一小邑而又經挫折之後鬱鬱不得展知公如荊州及孫公陸公輩皆賢者亦不能爲公地豈非用人者之過哉抑余聞之賢者之用于世不擇地皆可以自見公居松滋松滋治居崇崇治居吾邑吾邑治安塞雖僻遠然其地在秦西北偏與羌虜近前代种少保危文正輩功名皆繇此著夫安知非天之所以奉公

乎余老且病賴公之庇得苟安田里於其行也
不能爲情公亦若有難于別余者故因父老請書
此以志且爲公他日之樹立券焉

蒼霞餘草卷之八目錄

脩自葉公傳

諫庵倪公傳

柳濱王公傳

閨貞傳

國子監祭酒兌陽劉公偕配楊孺人合葬神

道碑

嘉議大夫應天府府尹明自劉公神道碑

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古愚陳公墓碑

松菴胡先生傳

卷之八目錄

蒼霞餘草卷之八

福清葉向高進鄉南著

脩自葉公傳

吳航有脩自葉公者篤行君子也其容貌文弱言
不出口而工辭章饒吏才意所不可即強禦不避
利害不能奪自爲諸生即有聲然竟厄一第以孝
廉教烏程烏程豪家以私怨脩却于諸生有司欲
甘心焉公獨爭之強乃免豪復構諸生某厄其入
試賴公營救乃得試試果雋豪用是愈益恨公其
後公自程鄉令移守永康以六年高第之循良而
投之遠州瘴鄉惡地說者曰豪所中也公教諸生
諄諄以道德名義相勸勉不專文稅至衡文高下
又不爽尺寸秋試畢豫策某某宜捷以告鄉之士
大夫比徹棘一如公言人皆駭服諸生中有欲割
射圃爲當道生祠者公毅然沮之奈何以學宮尺
寸地不能守而輕予人令人笑儒官屏乎諸生亦
心折公徙程鄉相率立碑碑公若庠之有碑自公
始程鄉在萬山中民俗悍狡初見公恂恂曰易與
耳公下車未幾鋤風俗如所號二十八宿三十六
將之類均其田賦戒民鬻田久毋得訟訟者法置

積于庭以受賦金令里正月輸解不集半積邑人始驚詫吾令廉執察事如神明來易犯也而公意固在于拊循噢咻除民疾苦不以摘發見能程倅與人譽則豫養族之老疾貧儒者闕則推以爲歸使服毒或使其子弟殺之以傾其怨家盡劫其產名曰瘦馬瘦馬死訟之官官不察也因而暴骨破家者無數又豪惡人榜膏梁子弟與博產盡則相與入山爲盜名曰紅烏賊邑人最苦此二害公下令市瘦馬者以子弟殺父兄論民有掘毒草者計抵贖金不半歲草盡瘦馬亦衰止又嚴治博徒置重法紅烏賊爲屏跡俗一大變後又苦贖稅公令民盡塞礦而廷爭稅金于御史藺爾邑安所得二千金而輸之語侃侃自旦至日中不休人皆縮舌御史素重公爲減十之八適寇李天爵嘯聚綠石坑結連他盜謂公有郡行謀邀之途因挾以爲亂人情震駭城門盡閉公自他道歸開門視事如平時誘其魁殺之餘黨悉解當其時微公鎮定伐謀邑幾殆乃公守永康爲尤難永康故夷地州治草創無城垣廨舍官署僅土室三楹覆以白茅居人不數百突圍守至不能備餽率與隸數人以白飯

幕頭而已家人竟日不得食相視而哭公好語藉之進其父老與謀計田糧戶口之數諸興作次第先是藩司發七百萬爲繕治費前守不敢任公慨然肩之築城垣四百餘丈建學宮及公府吏舍倉庫廟社一切創畫皆心惟口授悉中規程又時出錢酒犒役者而躬自徒行督率卽家人病不顧不期月遂告成事州自是得成其州然其人多侏儻不曉詩書乃招客遊人頗通文藝者得三十餘以進學使者衣冠之州自是有弟子員會建聖廟五色雲見于殿梁公大喜謂文教且興四方聞之爭來受廬至城不能容傳近郭而居公又戒民毋火塋毋健訟毋開鉛井以胎禍民益安其土善政所感至牒虎虎去禱火火息公故自幸其造此一方而亦緣此得消損病主爵者察公才賢遷衢州同知同知職督戎諸弁欲汰兵公不聽汰兵曰兵汰無益徒爲弁市耳且驅之盜第令徼巡江上下以獲盜多寡爲殿最兵益奮獲盜益多往餉金必經數手乃給乾沒多公呼兵至廳事給以原封兵大歡呼漕卒轉輸都下甚勞苦有力者率買免往往宣訴于藩司浙諸郡皆然獨衢以公派役均平

無訴者方伯實公清嚴人也每稱公爲好官公嘗
再署邑一署郡皆大得人和其所署邑爲龍游常
山皆衝劇疲甚公簡訟省事盡革羨耗逋賦爭輸
冠蓋往來裁取供應不爲縲禮以煩民握郡符滿
歲不妄受一詞不取一贖金衢人至今能頌說之
他如堰西安江山之田條免鹽商之盤詰清屯田
之逋蘇郵傳之困皆爲衢百世利在衢八載始轉
山東運同以省母過家遂欲留侍養而前病大作
衢之兵民方俎豆公以乙卯年臘月廿七日迎主
入祠而公以其日終矣人咸異之始公爲諸生卽

分食食五

孝人

四

有志操家雖貧絕口不向人言每督學使者及郡
邑有賚予必分與族人族有殺牛者不能禁則貸
數金給之曰持此可事別業何必屠也其人愧而
止歷官二十載更三郡邑清約如寒士每他徙輒
垂橐而去士民皆泣送所在俱有祠公諱時敏字
志卿別號脩自其先自唐大中二年卽居吳航之
沙巡系最久遠父桓贈奉政大夫母李氏感異夢
生公子有祿有祺能世其家

論曰吾郡多良吏載在志乘可考已以葉公之手
闢遐荒易椎結爲冠裳其功不更偉哉夫使爲吏

者皆若公卽盡蠻夷而編戶之何不可者公同邑
有林永光今爲臨安守其人行誼趨操約略與公
同又皆以孝廉爲教官典邑守州佐郡宦蹟皆在
兩粵時爲余言公甚詳林公余友也余故因其言
參以董大理志銘爲公傳他日有續郡乘者此亦
足徵焉

孝廉食三

卷八

五

謙庵倪公傳

謙庵倪公沒吾師培所先生銘其墓公之子太學生元范復請余爲傳公舉于鄉先余三年其成進士後余三年參差不相及然公于儕輩中心獨喜余其在先達則好稱林仲山先生公沒而仲山已先逝矣然則太學之歆余傳公固公意也公名思益字受卿別號謙庵先世自婺州遷福州父白廳公舉五男子獨公存自少聰悟十一能文章十五補諸生屢試有名三十始上春官歲在癸酉至癸未爲乙榜第一人以親老司教建陽丙戌乃得第授惠州推官未上丁內艱除服補廣州折獄平允多所寬恤嘗兼攝數篆應之裕如當道甚才公以外艱歸再補贛州亡何以大計左官說者謂劉給諫脩却蔣文選公之補官屬蔣爲政又閩人故波及公而是時三山有名臣後賀所居第毀其棹楔人言此第已屬公當事入其謗公遂竟不免矣其後事白相知者多勸公出公嘆曰吾登第十年往矣同起者已多宦達豈復能抑首低眉浮沈以取富貴哉遂堅臥不復出嘗爲偶句云此身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其明于止足之義如此

分食食正

卷八

六

卷八

七

既不達又蚤退于孫多食指日繁稍營生業以自給世或以此訾公公終不介意曰治生尋常事也矯焉以爲高吾所不爲性雖節儉亦時時有所施舍嘗養寡姊嫁其女置田以贍女弟撫甥輩如子族有祀田不足供蒸嘗爲買屋收賃錢以充兼爲貧宗輸賦歲捐數十金市棺以予不能飲者蓋可謂知取與矣學問淹富尤邃于麟經以此起家三分校棘闈于浙于粵東西所舉多名士與人交坦直洞徹如見肺腑絕不爲偽言偽行以釣名取譽奕品不甚高而好之殊篤余每至三山輒招與對壘累日夜不休沒之日神色凝然得年七十論曰江夏郭宗伯嘗評論當世之人品謂最下者是假道學假氣節假不要錢假不肯做官以其人既欲得利又欲得名較之尋常離解之輩其計較占便宜之心殆萬倍耳余初不謂然及今思之亦是一說大學所謂自欺之小人固云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假令善與不善皆與天下共見而共曉之則亦君子之徒矣吾于倪公不敢有諛詞然斷斷乎其決不爲自欺之行也况公之歸方當壯年世固未嘗錮公而公遂勇于自割林居十九年無復

仕進之念蓋可謂真不做官者視世之懸懸難勝
遞遞與蒙譏彈而不恤者其高下何如哉此余
所以傳公之意也

柳濱王公傳

王公尚學馬平人也字敏叔別號柳濱生而穎異
九歲能文十一歲爲諸生隨食餼登嘉靖戊戌進
士司理吾郡治獄甚明察而主于平恕楊某以爲
軍爲二族人歐死族人已斃于獄訴者猶不見公
終不聽林某以逐捕竊鴨者族人之僕婦奔而溺
死某與長子俱斃獄或欲坐其少子公力爭乃得
釋布商被劫誣指陳鄭二姓印號爲證株連死者
已數人公取他商布驗之印號皆同寃始白歲饑
貧民以富家遏糶不勝忿聚而奪其粟抵死至三
十人餘皆流徙公請富民幸災以微利孽由自作
而多殺貧民非法也爲政從輕比其所論讞平反
多此類至勢豪殺人賂權貴爲請當道以屬公公
又持之堅竟論如律他如議許琉球交易以其稅
充餉議建堡設兵以防山海諸盜議寬海寇自首
以安反側皆爲閩百世利 內召第一僅補戶部
主事督臨清關減鈔價革小稅錢所省皆不貲轉
員外郎司庾通州盡卻例金或謂難其繼公曰人
臣奉法守職何恤其他且庸知後來者不同此心
乎時方議改公銓部而貴溪夏相國過臨清嘆公

無加禮排阻之乃以郎中督遼東儲衛卒以糧餉
賞賜久裁損洵欲爲亂公用權宜給散又請于
度支補給三年衆乃悅服隨改兵部車駕移職方
議者欲棄獨石八堡公謂獨石棄則禍中于宣府
爭之力竟如公議復條畫邊務十二事從吏大司
馬東崖翁公上之時滄源丁公方爲大司農見疏
嘆曰經濟才也虜犯西陽河抵宣府城下大司馬
欲以虜退疏聞公力爭不聽亡何督府報虜入犯
狀司馬大懼追還前疏司馬以艱去丁公來代公
當擢爲閩學使者丁公言于銓部留之公爲丁公
畫諸防禦調發應援事甚悉丁公詫曰何張皇至
此耶公曰天文不利典兵執法大臣皆灾虜當及
郊而返不可不防因請營通州及西山東西聯絡
以懾虜又請嚴備紫荆等關又陳禦虜十事皆報
可屬邊卒忿屬夷索賞撲殺之公料其必啓釁未
幾俺答果糾吉囊諸部入犯蓋屬夷實道之公檄
諸鎮兵分防各口虜至皆不支遂潰墻入公請丁
公傳令趣諸將戰丁公欲飲兵入城公固執往歲
虜寇紫荆本兵以撤兵蚤獲奇禍今虜已入內地
乃飲兵不戰萬一乘虛直擣何以禦之丁公問計

相嵩嵩曰塞上戰敗可隱匿今在城下耳目所屬
有如不利誰能掩之不如按兵自守虜志在擄掠
飽則去矣丁公以爲然傳令毋戰公涕泣言之卒
不聽虜縱兵大掠盡焚諸中貴別業烽火徹于大
內諸中貴環泣上前謂本兵縱虜上大怒捕
丁公及提督楊公下獄禍且不測丁公亦心悔不
聽公言語公曰我若累汝死不瞑目或謂公當直
陳其事以免株連公嘆曰我實受丁公知臨利害
而訐之爲自全計天下後世其謂我何萬一不可
知吾甘與之同禍耳元峰袁公聞之稱賞曰王敘
叔其有後于國乎已丁公刑西市猶問左右王郎
中無恙否左右曰無恙公曰不及王郎中猶可至
廷鞠又曰王郎中才足任本兵愧汝幾不聽其言
耳是時天威震赫多所逮繫公亦竟下詔獄司
寇希當事指坐公重辟公子觀察君化方爲孝廉
擊登聞鼓頌公冤公亦自辨前後調兵設防諸案
牘具在可稽覈其使虜深入則諸將不用命與制
府軍令不嚴耳非職方事刑曹郎袁履善陳汝康
皆抗聲言公不當坐乃減死戍寧遠然終廢不復
用里居爲鄉邑建議復縣治蠲荒糧蘇里役等事

及十英十困皆切中機宜當道多採行之尤深慮
土狼爲害自通籍卽條粵西十議上制府張公欲
以漸除之其後夷獍屢叛議者方主招撫公在職
方極言其不便事乃寢性尤耿介歷官不名一錢
戒子孫皆蔬食沒之日囊橐蕭然子觀察君平粵
寇有大功焦太史爲之傳婦計氏以間者言觀察
沒于賊遂自經死 詔所在爲立祠諸孫十餘人
啓元爲庶吉士趣操行誼有祖父風

論曰庚戌之事大司馬以不戰伏斧鑕其禍烈矣
然臨行猶恐累及職方職方處雷霆之下亦竟不
才實食主 卷八 一二

言司馬失也是皆有丈夫之槩焉以職方才一葉
不收惜哉今封疆多事士大夫難容持文墨議論
求一曉暢兵事洞夷虜情形者卒不可得使職方
而在其所籌畫施設必有可觀何至東西鳴張若
此乎余覽庶常所爲大父狀參以舊聞爲論次其
大概亦太史公所謂晏子而在願爲之執鞭者也

閨貞傳

學者率尊三代而三代政俗亦有不如此世者江
漢之游女以不可求爲被聖化然則其不被化者
皆可求也卽被化者亦不能不游也詩之共姜秦
秋之叔姬盡六籍僅此覩焉何寥寥也楚之昭衛
之文晉之申生皆蒸報而生者使在近世不齒于
人類矣而其國人以爲君以爲世子恬然不之怪
也自洙泗之教興而男女之防始峻史籍所載彬
彬可稱矣然中壘作列女傳猶不盡以貞卽其貞
者亦皆人婦耳女而貞希聞焉夫婦而貞固難然
猶曰有伉儷之好綢繆之歡性也亦情也女則奚
情焉是純乎性者也吾邑山川峭絕風氣剛勁第
黛之流以貞烈著者後先相望不可勝述多淫沒
而不章吾甚惜之乃於舊稿未結卽矢志以相從
醮戒靡聞遽捐軀而不悔此尤閨中卓絕之行恒
情所震駭者遠者毋論以余耳目所親記自嘉隆
而來已有十二人守者三死者八守而死于賊者
一或旂或未旌皆灼然可以對天日而泣鬼神使
詠江漢者見之不知其咨嗟頌讚又當何如余故
稍次其事而列之非徒爲一邑光也蓋亦見

昭代之聖化所被有如此焉

王瓊妹峰頭王汝采文許聘莆人陳商商卒女請于母奔陳爲持喪居數歲會嘉靖末倭寇其鄉瓊妹被執不辱拾刀自殺賊義而歛之併釋諸同虜者

陳蘭女鏡女姊妹也平北里埕邊人蘭女許聘林招德招德溺死女歸林奉舅姑極孝雖凶年不棄義獨處一樓日夜紡織不停手每一布出人爭賀之號節女布鏡女許聘施元衡將婚而元衡卒鏡女卽雉經母救止之乃歸施治女紅奉舅姑與蘭香費餘金

女同有司上其事蒙旌而蘭女尚闕

鄭近娘江陰里人許聘同里嚴仕擢仕擢父日乾以諸生從所親劉公選許于粵西宦邸病故近娘聞計卽脫簪珥衣素衣家人訝之近娘曰豈有翁喪而不服素者仕擢同其祖迎喪于粵近娘私告其母曰以一老翁攜一弱孫爲萬里行甚可虞也仕擢扶喪歸去家僅一舍竟以勞瘁卒于舟中近娘拊膺慟哭卽入卧內自經死仕擢祖迎其喪合殯于正寢

巡聚金平南里六十都人余友人諸生魏奇春女

許聘東瀚林一蓮將婚一蓮卒聚金慟絕而懸

往持喪親屬力阻之遂引刀自刎父母知其意堅不可回送之林聚金望間號哭晝夜立柩傍哭不絕聲者旬日告于廟拜姑嫜而絕有紫白氣繞其屋經時不散人皆異之萬曆二十二年巡按御史陳子貞奏與鄭近娘同旌

陳龍姑江陰里人許聘同里嚴濤濤病卒龍姑慟哭不食自經死年僅十七

林細銀永賓里人許聘王一法一法病卒細銀奔其喪死之萬曆四十一年巡按御史陸夢祖奏旌

陳履瑞平北里埕邊人許聘秦孟勤孟勤病故履瑞慟絕復甦遂絕食製衰衣欲奔喪時已失母而父又他出獨祖在甚難其行嬭嫂輩極力勸阻遂自經且自刎祖不得已送歸秦沿途號泣見者皆墮淚至則拜家廟抱棺哭猶手調藥愈其姑病姑強之食竟不聽則語之曰而翁且歸當俟之履瑞唯唯迨翁歸謁拜如禮卒餓死時年十七與孟勤死先後僅十七日學使者沈公行邑表其閭

魏金妹六十都沙塢人許聘何千石千石時和

名族先世贅六十都林氏遂家焉千石有姊適
卽金妹叔母往來母家爲金妹言千石病狀金妹
禱于天願以身代刲服付叔母以此爲何郎羹如
有不諱則納諸棺兄當以身殉千石竟死金妹堅
欲奔喪父母不許舅亦堅拒不受也屢自經皆以
救不得死踰月有媒來議婚金妹衷衰而外常服
示無死意家人防稍懈乃去常服投繯死今廬州
守王成率其族人之居時和者往弔爲文哭之迎
其喪與千石合葬上其事于邑時萬曆壬子年
陳細舉方民里人許聘新安里鄭從岳將嫁從岳

齊魯徐道

卷八

一六

卒陳誓死奔喪拜哭畢卽獨居一小樓足不下樓
兄弟相見亦不踰閭蓬首毀容面毛不去鬚髮然
下垂望之不類人鄰屋火將及人乃促之避竟不
聽曰死吾分也何避爲頃之風反鄰俱燼而陳卧
樓獨存觀者皆嗟異未幾翁沒庶姑遺胤始孩賴
陳撫之得活今陳年七十餘尚無恙

俞徽宋永東里人俞衍祖女於余妻爲姪孫女生
而奇異舌文如蓮花事大母甚孝許聘鄭志哲已
涓吉于歸矣而志哲病徽宋聞之卽不食比其沒
縞素欲奔喪大母謂吾從少撫汝尚未報恩而遽

令我耶徽宋曰此乃所以報耳遂泣拜疾趨出父
母送之鄭則已密繫刀于肘母徧搜不能得哭鄭
生畢卽取刀自刎姑遽奪之頸傷數寸而喉不斷
悶絕久之復甦已以簪刺喉已自經皆爲姑所救
不死乃佯自寬進粥數匕防者稍弛復自經力不
能引繩繫繩于牀柱以頸就之又爲女奴所解乃
潛取奩中削髮刀置褥下未及割而手足寒戰不
能動姑復搜去之余時方謝事在家語其所親曰
彼百方求死以死爲樂何爲苦之竟絕粒二十餘
日乃死也天啓四年巡按御史喬承詔奏與陳細

齊魯徐道

卷八

一七

舉同 旌

方恭宋福唐里人諸生方維藩女維藩與方興里
黃宗景及其兄中立友善恭宋在腹已許宗景女
也當以予而予士璜比生遂如約少卽沈默有志
操年十五璜亡維藩戒家人毋使知恭宋微伺得
之卽慟絕盡碎其鞋臺繡具告其母以必死家人
共慰解之不聽隨引刀自刎爲衆所持遂絕食維
藩語之若必死死黃可也毋死方恭宋曰如此幸
甚維藩爲製衰衣斂服而身與昆弟輩縞素送之
黃道路觀者皆泣下入門望柩卽哭拜已過拜諸

尊屬遂僵臥柩側屢絕屢蘇承其斂服覆以衰戚其母曰死卽斂我毋令人近我尸或勸之去衰則曰一刻尚存當爲吾夫服一刻耳黃氏諸少長來訣維藩歷指以示俱領之伺間取瓊魂帛自經死蓋去瓊之亡僅八日耳諸生輩走郡邑當道白其事時天啓五年之季秋

何玉宋化南里占洋人父懋冲玉宋少端莊知書工刺繡許聘東瀚林洪燭洪燭庶出也嫡母酷妬其母及同產妹俱被虐死洪燭不堪其暴自縊死玉宋聞而悲之卽衰服欲奔喪父母方阻之屢自

請養餘生

卷八

八

經皆爲家人救解夜則母挾與同寢閱五月不得死乃佯爲飲食動止如平時間亦托病不食擁被掩面泣父遺以鈿環輒屏不視曰兒病無用此也密製一朱鞋繡並蒂蓮于上從妹搜其篋得之則歎歔泣吾服此長寐耳又爲母製鞋數十兩母曰何用許多曰恐兒不能長在側也一日母在外家玉宋語其婢爨下鼠盜肉而爲吾多市砵礫鼠勿以告人母歸密還其聘金于林玉宋知而詰之母曰汝已及笄寧能終不嫁乎玉宋大恚吾恐死斯更爲母耳奈何以非義相迫遂題其篋曰兒生十

八秋舉止人誰識願作同歸身漫言去太急取所藏砵盡啗之復飲水數升繼以酒又托寒疾傳火欲其毒速發母詰婢乃知之已不可救矣絕時猶語其父必歸我于林也林適其喪與洪燭合時去方恭宋之死僅三月耳恭宋得速死且死于黃玉宋死稍遲僅以屍歸林非其志矣雖然惟其死邊而必死則愈見其志之堅就義之從容且有如是悍惡之姑卽死何可也

史氏曰余遊福廬其傍有貞女塚詢之則陳鏡女也余爲之低回肅拜及檢故牘復得蕭女稱雙璧

孝賢餘生

卷八

八

矣其後又有履瑞何陳氏女之多奇節耶夫死生之際大矣王瓊妹死于賊猶云不得不死也自鄭近娘而下皆可以不死乃其欲死也殆甚于世人之欲生異哉烈乎以陳細舉之貞心卓行動合禮法使爲士人得遊聖門斯顏閔之儔矣反風之報天殆假此以表幽貞余每至其地從鄉人論說其事故忻慕爲獨至焉

明國子監祭酒兌陽劉公偕配楊孺人合墓神道碑

兌陽劉公在詞林於同籍中獨好余與江夏郭宗伯三人皆喜譚論觸事輒發以故合然劉公卒以口失官宗伯幾罹大禍獨余幸不敗而其後在政地亦竟坐淺衷爲世所訾病當劉公在南雍上書切劘執政諸同林皆吐舌不敢出一語甚或毀短之詞臣職辭章耳未當事而曉曉奚爲乃公意不然人臣既通籍受國恩當安危理亂之幾暗默坐視何以爲心如必待事權至而後發舒俟河之清未實食正

表人

其民者多矣而公之鄉有羅文毅文恭二公皆以詞臣建白顯于世公實心儀之文恭又識公于蚤歲曰是子當繼我故公雖詞臣而侃侃論天下事不少避忌其蹟也心亦不悔蓋可謂熱腸勁骨奇男子矣公諱應秋字士和別號兌陽爲諸生卽有聲壬午舉江西第一人明年舉進士第三入授翰林院編脩遷南司業與祭酒鄧文潔公論學講德甚相歡也久之始徙北以中允行司業事踰歲解司業以中允爲日講官三晉秩爲洗馬右諭德左庶子日講皆如故時上雖靜攝然講章皆

省覽公所條析明白曉暢易于感動上以是知

公且稱其清直講五載始遷祭酒先是東事興樞府聽奸人言欲與倭媾閣臣豫章張公議異公是張公而發憤樞府已草疏劾其誤國屬樞府譴罷乃已乙未大計二三言事之臣與執政忤者皆將不免公復爭之強駁耽者愈忌公見公爲祭酒且柄用遂力攻公以張公爲辭張公故有海內名迨執政人望甚殷不能盡副然當國本危疑之時悉力調護公以貶就張公時效忠告語未嘗及私乃爲所累寃矣惟是公慷慨好盡故議所歸結多

表人

忠耿蹇諤之士當世所共推爲賢人君子如南星鄉公繼山沈公弘陽王公輩而一二厚貌深情能爲憂時翫譏語以自托于清疏而傳公之舌端者間亦有之余親見一銓郎頻過公語必竟日其後卒以爭計事疏詆公銓郎故南散曹其得吏部公力也乃反面相仇如此嗟夫世之以德爲怨行與言違如銓郎者豈少哉然公終不恨也公爲洗馬時典畿試爲諭德典武試其畿試所取士如今太宗伯孫公慎行輩稱爲得人旣以人言乞歸而脩邾者未已復用大計罷公官亡何沒矣海內士夫

夫習公之行品者莫不感歎以不究其用爲恨余
與郭宗伯每譚及輒歎歎太息曰惜哉其不講于
用世之術也而宗伯稱引蘇文忠之言曰言將出
口吐之則逆人吞之則逆已與其逆已也寧逆人
又曰富貴時至則有名節久而後成夫士和之意
得無與文忠同歟要公生平所最慕向者無如二
羅而文毅官止脩撰文恭止贊善吉州之由詞臣
至宰輔者多矣槩所樹立未有能逾勝二公者士
安可以名位論得失哉此亦足以見公矣竝祀于
鄉有以夫公沒若干年 天子篤念舊勞贈公禮

公食食五

卷八

七

部右侍郎予祭葬官其一子俟會議易公名娶楊
孺人鳳岡公某女能以勤力佐公食貧在官舍機
杼聲不絕公嘗出後其季父迨季父有子遣公歸
而公與孺人所以事季父季母者愈篤于爲後時
余居長安與公比舍妻妾輩時從短垣上相與語
退而告余劉夫人與諸媵雍雍如也行則相隨坐
則笑語余笑曰爾曹當學之公與客論事孺人竊
聽輒規公以伯宗爲戒比失官則油油然曰進止
命也何足芥蒂其達識如此後公三年沒予一卽
同升邑諸生有才名能世其家側室王氏子萃

女八孺人出者三諸媵出者五先世自分宜徙廬
陵再徙吉水大父爲平樂推官封典父封編脩子
詔其世系之詳與生卒婚嫁具碑志中余特次其
大俾同升勒于隧道之石銘曰

人亦有言維口興戎其在仕宦靡或不窮公口維
多厥心則赤以爲國謀皇虞其蜚惟 帝知公返
公田里謂公復來而卒不起人旣忌公天亦復然
直木先伐何佞何賢維公之鄉二羅相繼高山景
行後先合契彼世悠悠非我所求通旣弗羨塞復
奚尤黃壤同歸浮雲何有誰共此心曰維嘉偶

公食食五

卷八

七

明嘉議大夫應天府尹明自劉公神道碑
明自劉公嘗理吾郡以廉介明允著聲今去之四
十年郡人思慕不置聞其沒請祀之學宮公去郡
歷官皆南北清曹最後尹留京遂力乞歸余時在
政地不能留也比余歸田後尚冀公復出而公已
矣厥嗣孝廉學成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公于某山
而躬走三千里請余碑其墓余雖病敢不勉爲公
役公諱某字扶生別號明自吉州廬陵人也吉州
故多君子然深詣躬修醇衷潔操去就取予凜然
一票于道義不受世之疵垢無不推公其俎豆宮

朱實錄

卷八

七

墻而又特祀者在廬陵亦惟公一人公在吾郡六
年車轍馬跡遍于閩中自兩臺而下咸肺腑寄公
諸旁郡邑吏聞公丰采皆自濯磨惟恐其不稱而
公終未嘗苛求一人受人尺絲寸縵衙舍蕭然不
妄市一物其苦行甚于寒士讞獄閱爰書必竟其
首尾曰吾爲人求生安可忽之而摘發如神大姓
殺人賄代與其人約婦其女而壻其子公語代者
彼詐汝耳汝身死而盟寒安能控之泉下代者悔
泣乃坐大姓惡少調人婦卒遇其夫扼吭斃之沈
諸井而教婦誣其叔曰是故與吾夫仇者獄久不

決公呼婦前從容好語生計何如兒女何狀得無
饑寒否婦感動公愴然曰死者不復生償之何益
但屍糜爛可傷耳婦忽失口屍在井中未毀也遣
人出之面如生遂伏法又有殺夫而焚其廬以火
爲解者公謂火死者口有灰取二瓮一死一活焚
之驗婦遂語塞黠僧利其師財潛殺之訟于官曰
吾師嘗飲他僧所他僧不能辨公視其刀有匠名
呼問之則其徒刀也竟論其徒鄉紳子爲中表所
毒實假手于其婢而反誣其婦公偶假寐夢三毒
蟲在案傍若有人大呼楊六者詰之則藥果市之

朱實錄

卷八

六

楊祿遂抵罪他如兄利弟之產殺弟來訴債家負
子母錢不償反殺責者逆族殺賈人匿其財皆莫
知主名公一訊皆得情一郡驚駭莫測所由來嘗
視篆古田路逢負僂僂者遠命縛之曰而盜魁也
訊之果然人以問公公曰吾貌得之耳藩司失藏
金捕盜不獲公視藏中有題壁以問藏吏吏曰此
老胥某手跡逮而索其家金皆在無恙其所爲神
明多此類至于所平反縱舍意有必伸卽取忤上
官失同事意往復辨析終不少訕溫陵有汪生貴
饒而病迷奸徒藉爲妖妄攫人金爲仇家所告株

連坐死者百餘人公覆案極言其寃御史拂然怒移獄他官傳成之然以公強爭得少緩他御史來卒出之青民以歲饑發富人廩縣令以爲叛言之兩臺發兵擒捕公自請監軍至則青民已解去而縣令猶欲窮兵曰渠魁未獲也公受計一弁立縛所謂遊天王者罷兵歸令大沮訊畢僅辟一人戊三四人耳巨姓闌出官鹽爲鹺司所持諸生十餘曹爲請學使聞而盡黜之公語學使此小過不足深誅學使曰吾微已下矣公出其微于袖得薄懲後乃有顯者其寬厚平恕不爲深文又如此聽斷之暇輒進諸生論說經義勉以進修人人自喜以爲得師嘗一分較棘闡所振皆名士理閩六載青天神明之譽不蹶而馳微入當爲臺諫以簡伉取忌得南武選郎太倉王文肅公宣言于朝劉福州羅深陽何以不在選中深陽者今南大司寇柱宇公也而公顧以得南爲喜與司成鄧文滌公給諫鄒公及二三名流相切磋造詣益粹嘗自嘆曰吾非棲遲留署幾虛一生其自武選而車駕自車駕而文選驗封所至却常例公闢撥官常吏弊靡不肅然太宰平湖陸公欲徙公北銓不果富平孫

公繼之乃晉尚實在尚實自丞而卿又十年不以家隨所居舍寂如禪室每引功令與科臣爭職守歲終糾劾諸環衛不以勲戚故有所撓貸諸升懼謀乘夜遮公問公廉得倡者呼斥之騎從趨朝如常竟無敢譁輯符司紀刻署中用存故實六科廊火延乃考草疏自劾同列謂可緩公曰天災如此敢泄泄乎越二日部疏上以遲見譴人服公恭慎公既久次當遷主爵屢推太常太僕俱不報少牢楊公從公請轉南岡少踰年改南鴻臚以報滿乞歸擢南岡卿同署清閒又多佳山水于公意甚愜而留心馬政興廢舉墜事無停積自種馬法變有司以輸將爲殿最歲終則同臣列疏以上會北岡條畫欲寬其期公謂如此則有司玩而逋賦愈多引故事抗言力爭卒報可亡何擢尹應天而公歸矣歸又將十年而公沒爲萬曆丁巳年二月初七日距生嘉靖丙午年五月十二日得年七十二公先世出楚元王至晉時遐公守安成家馬三徙廬陵之下澧田至孝友公來泰子坎潮坎濬皆舉于鄉濬仕岳州同知生子道用卽公父也贈南京太僕寺少卿娶謝贈恭人恭人舉公甚艱臨蓐者

五日贈公夢有巨人來謁寤而公生少失怙又失
王母哀毀幾絕自補諸生卽爲郡理益都朱公所
識拔與之語輒嘆曰異日必爲廉吏嘗以母命白
族人之枉于朱公峻却其謝乙卯領鄉書明歲魁
南宮當內除以昌言觸時忌出理永州方奉謝恭
人之官而恭人沒除服補吾郡苦居時卽師事同
郡王塘南先生潛心聖學間講求法比嘗言聖人
以愛人爲性君子以愛人爲心居官以愛人爲政
居鄉以愛人爲行故其終身操持率不外此襟度
凝遠人莫窺其際而絕無城府望之可親尤好獎

朱實錄

卷八

三

掖善類成就後進雖不爲軟美語相諛悅而情意
款至諱之津津不啻口出有言人過失者輒掩耳
不欲聽在閩日所推揚保護下吏甚多終不使知
里居絕跡公府而值大利害如徵遞年請改折廣
社倉獨租賑饑弭盜善俗復學宮故址之奪于勢
家者皆極力言之邑諸生病死適邑令遣隸督賦
在其門遂羣起而諱當道欲繩諱者而又謂令實
激之公爲兩解得俱全居恒好慷慨譚時事人或
規之則曰吾亦有口可泥凡封耶爲璽丞日值
上斥諸言官草封事千餘言欲上之以朱公尼而

止其於潔廉則出自天性武林江公守吾郡與公
共事久羔雉之禮俱廢公去乃出二縑曰吾母織
也公始拜受孝廉兄弟方齠歸自郡邸著青布袍
值新雨持蓋橐橐行泥淖中市人皆笑公喜曰真
吾兒也以尚璽奉使 榮藩盡却其餽會 故王
歸寔世子欲邀公題主公疾驅去之常自笑平居
誤入一蔬果見輿隸必三日作面又謂修名者得
罪在天逐利者得罪在人天人徵應何啻星淵則
其意遠矣於書無所不讀百家二氏亦殫精鉤索
以爲吾輩功力正在考古今學術異同從來無空

朱實錄

卷八

三

疎經濟無空疎學問晚尤嗜易與南臯鄒公輩往
復探討微言奧義多前賢所未發其提綱挈領則
謂學問當從無語義上逼拶一番於羣動中練出
此體始是實際戰兢惕勵日慎一日乃人之生路
道之命脉其辨儒佛則謂積善積惡之戒吾儒之
因果更嚴無思無爲之旨吾儒之宗門更辨此豈
膚見剿說以道學爲名高者可窺其萬一耶將屬
續呼二孤曰吾歷官侍從取于世不薄顧聞曹無
以自效負國負明時終無負于心吾于世何恨哉
屈指計時日端坐而卒所著詩文皆淵博雅醇南

臯公選爲五十卷行于世娶謝氏教授伯極女繼
陸氏孔鏞女贈封皆恭人子長卽孝廉從南臯公
學次學新太學生皆質行能文有父風女五孫男
四尊聞尊簡尊開尊閤孫女三婚嫁聘字具方伯
蕭公所爲狀及南臯公志中余嘗聞士大夫間議
論率以公爲清恬人也而知公者則謂公負經濟
才不獨以品勝今以公歷官所行事考之信然風
之下也號爲清恬者其墨與競或反愈甚此皆公
之所謂得罪于天者縱哆口而譚經濟何益哉夫
如公之所爲清恬也乃公之所以爲經濟歟余故
著其概俟論行易名者考焉銘曰

金匱錄

卷八

三三

廬陵之邦文獻里矯矯劉公相繼起手提三尺破
奸宄神明嘉興滿人耳六年但飲螺江水從來康
吏那有此爲郎留省擢尚璽隻身出入明光裏倦
翮翛然後南徙滁陽山水清且美皇皇京兆節初
珥一旦棄之若脫屣文江江流何瀾瀾誰其濯纓
江之浹世事瀾翻自此始林泉偏作中流砥隕星
忽報悲遐邇俎豆千秋同畏壘清風高節照青史
馬鬣崔嵬永無毀

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古愚陳公墓碑

有明孝子古愚陳公諱憲章字世爲宜興人父
邦官桐廬邑丞母氏蚤逝公省父丞署暴殺或
曰繼母之過也祀淑人邵氏守腹中孤以成公志
事見邑誌貞節傳中子懷古公一經士林私謚曰
孝潔先生孫某萬曆乙未進士官御史今爲吏部
侍郎贈公如其官始立石於墓公天姿岐嶷髫年
博洽羣書爲文翩翩立就擅國士之譽焉桐廬公
曰是將大吾門者也嗟乎不大之其身而大之其
孫孤窮癯頽集蓼一門者三四十一年又何天之不
可問也蓋河源褰裳而已扼龍門積石諸險而後
拍天噴日暢其奇蒼松喬柏非飽風厭雪則樛櫨
等夷之矣孤貞純孝天實嘉之故因以成之而徐
徐蕃殖之方公省父桐廬也邵淑人曰嬪未幾也
孟案方肅萊衣暫弛非人情乎且蘆絮之戾淑人
抱隱憂諄諄道左嗟然什擔何難者公知有父耳
爲父也妻者爲子也母溫清方切則不可逆之機
阱忘矣淑人何以先覺乎淑人知有夫耳局外代
籌自洞如觀火顧何以不力止耶省父爲孝則阻
夫之行爲非孝別昨勿肫淑人惟有心許之而已

金匱錄

卷八

三四

版中遺孤再世而昌總之孤貞純孝以往否開方
來之泰所濟祥遠矣孝廉先生不逮事公以其意
繪公像旦夕哭哭必慟絕少年時即拒奔婦歸儒
生之妻事母旦夕不離側其至行可通神明而少
宰以高標直節正色嚴廊爲賢士大夫所恃賴勲
業方隆大之報公如此昔閔損著名于聖門伯奇
無聞于來嗣公有損之名而昌奇之後贏詘之數
竟何如也余故紀其事于石而爲之銘曰

壽甫冠年則蹙行不朽名則淑國山脉佳城築畫
溪陳冑如簇一貞一孝貽孫穀三世而昌應大卜

卷八

卷八

卷八

履霜操轉陽春曲金紫披山錦慢谷道旁石堅且
矗行人眺神爲肅歷山象蹄踳踳寒月蘆影覆
陽美魂芳相逐

蒼霞餘草卷之八終

松菴胡先生傳

國家尊崇宋儒士以理學名世者指不勝屈然十
九縉紳先生順風而呼耳布衣之士惟陳剩夫王
心齋胡敬齋最著當萬曆時廷議修從祀之典進
者三人而悠悠之口尚有遺論惟于敬齋則翕然
無敢置半喙豈非居敬之學真得宋儒宗派而非
如頽悟懸解者可以虛辭借耶今新昌有胡松菴
先生與敬齋俱江右人俱布衣其學俱以實踐躬
修爲正的造次不苟沒後新昌人請于學使者祀
之鄉賢蓋雖未得與敬齋並居兩廡之列而已隱
然無愧于學宮之俎豆矣先生諱用賓字其佐別
號賓巖以子觀察君貴贈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
副使生而廣額豐頤氣度偉如初就塾即以聖賢
自期許同輩若熊觀察蔡學憲熊兵憲皆以爲畏
友爲諸生攜舉子業亦匠心命意發明道術不作
流俗綺語以求合于時雖屢困有司不恤也久之
而行誼愈平其學問所得亦漸以顯融章灼爲世
所尊信執贄而請開塾而延者屢恒滿戶外日經
師易得人師難求欲求人師孰有如胡先生者而
先生愈益自好斤斤于義利之際嘗夜拾遺金候

至明還其人有少婦私挑毅然絕之人或咲其愚
先生曰吾愚于欲而明于理耳晚乃舉觀察君知
好學程督甚嚴日舉西江之理學節義相勗勵曰
此皆以聖賢心傳聖賢口者吾兒勉之毋效俗人
所爲愧鄉先進也其論文章則謂歐會蘇黃不在
漢唐諸人下 國朝如瑯琊歷下自是大家若龜
陵晉江之談理刺骨亦何可少論治道則謂千古
治亂否泰皆根于人才之消長皆卓有獨見不隨
人口吻平居惟澄神默坐神遊千古胸中空洞不
着一物久之而靈慧漸露見人動止文字卽能定
其終身觀察之舉于鄉及第南宮皆豫策之殆庶
幾于至誠前知者耶當先生爲諸生父以充軍槍
米憂憤成疾又會嫁女無所得貲沒而意恨恨也
先生悉解其室人簪珥衣婢以予妹敝廬數椽薄
田數畝盡鬻以償充糧曰以此慰吾父耳叔無嗣
所爲奉養葬祭無少缺邑令知先生貧遣人遺數
金曰以此爲觀察膏油費先生語其人此令君恤
貧士耳毋溺乃翁觀察既貴臺使者遺以冠服弗
御邑大夫賓之費序力辭不赴郡守樓君稱其性
情遊義皇以前人物在秦漢而上人皆以爲知言

齊東野語

卷八

三

生于嘉靖辛丑三月初四日卒于萬曆丁巳三月
十四日得年七十有七諱在陳司馬朱太僕表誌
中不具論

論曰近世士大夫以講學爲詬病矣夫使講學者
而皆質行直修如胡氏兩布衣其孰能病之夫布
衣無羶薌之染無榮辱得喪之念超然有鳳凰千
仞之致苟能篤志于學宜士大夫不能及也而余
所親觀察之居官制行猶有布衣風則松齋先生
之教遠矣觀察余所舉士乞余爲先生傳且曰此
吾父命也余甚愧其意乃所傳先生者僅如此世
有志理學儒林者亦可以觀矣

齊東野語

卷八

三

蒼霞餘草卷之九目錄

封中憲大夫福建泉州府知府敦臨蔡公偕

配贈恭人郁氏合塋墓誌銘

文林郎浙江處州府松陽縣知縣冠嶽吳君

墓誌銘

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豐興王公墓

誌銘

茂才華東卓先生墓誌銘

進士養浩俞君墓誌銘

高士筆峰林公墓誌銘

本堂食言

卷九目錄

明贈中憲大夫廉州府知府恭齋何公偕配

薛太恭人合葬墓誌銘

閩都閩肖雲郭公墓志銘

蒼霞餘草卷之九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明封中憲大夫福建泉州府知府敦臨蔡公

偕配贈恭人郁氏合塋墓誌銘

觀察蔡公三仕皆在閩始令莆再守溫陵又自守

而觀察其爲德于閩人甚深觀察年十三而喪其

母郁恭人比失父中憲公則已副憲外臺顯貴矣

乃其爲兩尊人狀以請銘于余猶歛歔痛絕讀之

不忍竟傷哉觀察之爲孝子也余雖謝筆研安能

辭按狀蔡之先肇自蔡仲宋政和間有諱源者以

蒼霞餘草

卷九

秘書郎直煥章閣從建炎南狩居臨安生三子仲

繼孟徙苕溪之蔡塔又自蔡塔徙嗣庄若干傳至

林林生季恂恂生喬喬二十次用章中憲公父也

博學多通以溺死中憲公諱某字子懷別號敦臨

喪父時方二齡祖母嚴母徐撫而成之稍長卽能

讀父書工文章有毘陵震澤家法儕輩皆遜不如

然每試輒屈年踰艾始青其矜督學伍公實賞拔

之曰此海底珊瑚也先四年辛卯觀察已舉于鄉

後七年辛丑觀察成進士公尚因諸生其奮勵進

取如少年主司語之曰公業雖工然年運往矣况

有子成名願且休公乃謝諸生從觀察于莆陽間所以爲令狀歸而放情丘壑與里中長老爲文酒交結社譚譚日對客引滿六博爲歡以此終其世公少年時慷慨負奇節嘗出身爲伯父報仇有貴人子與公同學顧爲伋居間且聲言欲殺公公於是發憤條列其不法罪狀白于郡郡按之皆實抵貴人于法而盡奪其所兼併田廬還其人與情大快貴人子愈益恨必有以報公矣乃中以他事逮繫獄家故貧不能具素饘觀察年僅十二日從母家貸脫粟爲飯持入園扉餉公公得飯輒分子諸窮囚而慰藉觀察母數來此中有阜陶可依西伯昌可友兒何必爲乃公慮觀察哭失聲歸而告其母郁恭人復相抱哭問者莫不悲酸諸郡邑吏皆心知公冤而爲怨家所持久之事始解人謂公更大難百死一生不無少挫公意氣自如仙畢呻吟不少廢取所錄古文詞先正制執課觀察期于成誦昏夜不能且膏火而書聲不輟每構秋父子自爲甲乙甚樂也故公雖困厄而觀察竟用此起郁恭人者司徒郁公莘後父曰樂耕公甚少而端靜歸公時年纔十四事姑徐王姑嚴以孝聞兩姑嘗

青霞集

卷九

二

好異恭人每供甘旨必異器務在適口而自食糠覈猶苦不克姑有愛女王姑有愛孫恭人撫之恩意曲盡姑病革恭人與公籲天願減算益其壽沒而哭踊幾絕時公父尚藁葬乃殯母于五父之壙上漏下濕夫婦日夜憑棺哭不絕聲間里哀之公居室嚴恭人承以婉順卽怒批其頰亦笑受之公自此感悟伉儷甚諧宗人或與公違言恭人必委曲寬譬諸強有力者欲以睚眦發難往往以恭人故解忿當公蒙難恭人愁懣驚悸病歲餘卒不起年僅三十公蚤從一庵唐先生靜臺杜先生遊深于性命之學晚歲病疽幾危夢大士勗以誦經公醒而念大士名號病遂瘥從此澄神定慮蟬蛻塵緣若深有悟于西來之旨者沒之前一日猶與客呼盧爭道夜半安寢如平時而奄然逝矣生平好緘急人囊雖空而振施不吝嘗置百金之宅以居伯父捐田四十畝以贍兩姪二十畝以祀曾叔祖有貸于錢者率轉假以應久且忘其券歲割膳資數十斛延塾師教授里中兒得觀察俸餘卽買粟置義倉如陸莊簡公故事歲戊申大水觀察自鐵城歸囊無數十緡公悉索之益以稱貸裹糧分賑

青霞集

卷九

三

諸貧乏苦不能徧給歎曰兒爲廉吏使我爲德不
卒然其意常自負時置兩豚膝上摩其頂曰有孫
如此尚憂貧賤耶與人交坦夷洞豁不設城府而
剛腸嫉惡有過必面折卽素所厚善中道失歡不
較也其振人之厄輒奮不顧身恩怨毀譽漠然不
介諸胸嘗讀易至臨之上六而深有味曰六坤德
也臨于上而不以高自居以俟二陽之進厚之至
也其吉而無咎宜矣故以敦臨自號而以繼述名
二子或曰用章公號臨川公之有取于敦臨意在
茲歟公再受封自武庫郎晉中憲大夫泉州府知
府常撫案太息吾不欲藉兒曹邀青紫且奈吾父
母何爲泫然流涕者久之其生以嘉靖甲辰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沒以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四
日得年七十六恭人生嘉靖癸丑年正月初六日
沒萬曆壬午年十一月初三日初贈安人再贈恭
人繼恭人者爲張孺人子二善繼卽觀察公善述
邑諸生俱恭人出善治邑諸生張孺人出先公沒
善養側室劉氏出恭人先中憲公塋者二十年至
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啓墳與公合墓在謝公區
茲立山之陽余聞蔡氏自秘書公而下代有聞人

齊東野語

卷九

四

近則翰林孔目羽少司馬汝南皆以文章德業顯
于世今觀察公益光大焉而濟之自公是宜銘銘
曰
其行則儒被服詩書其骨則俠百挫不憎其悟則
禪來去超然倚嗟若人殆士林之豪傑而盛世之
鳳麟固宜其英風浩氣亘千載而常新女士同穴
昭哉茲碣

齊東野語

卷九

五

明文林郎浙江處州府松陽縣知縣冠嶽吳君墓誌銘

冠嶽吳君之就業成均也實從余遊余視其貌恂恂然樸而恭安而和言論侃直而未嘗有一語妄發知其爲君子人也君以萬曆辛卯舉畿闈久之謁除得松楊令甚有循聲方奏最而君沒矣時萬曆辛亥年七月二十四日距生嘉靖癸卯年九月十七日得年六十九沒又十年始塋于清湖之麓爲某年某月某日厥嗣太學生顯奎偕孫邑諸生瀛儔走千里謁余出叅知魏公所爲狀請銘余既素知君又重以叅知之言安可辭蓋余之所致慨于君者三而生平交遊之私不與焉君少負雋才九歲能屬文初補弟子員卽爲督學奉新蔡公所器重而屢躋有司晚乃以父命入太學領賢書而竟斬一第此一慨也其令松陽潔廉惠愛所興除創革皆爲松百世利浙令多甲科而君以鄉榜名譽駁駁出其上薦剡屢騰當有殊擢而爲箕所奪又一慨也當君之困公車意尚欲有待而以父沒遂俛首一官欲勉勉樹立爲顯揚計而志願未售九原餘憾又一慨也然君雖斬一第而其才力足

齊東餘話

卷九

六

齊東餘話

卷九

七

以自致于功名不以第不第爲重輕作令雖未久而松陽人至今思焉當沒時哀號載道相與歌曰白玉下天哲人倏萎彈松之琴飲松之水吁嗟來茲誰續其美建州郡志採之傳君子良吏此又世之久宦通顯所不能得者而君顧得之其亦可釋然而無憾也松陽故山邑窪窪錯出前此守令爲築堰以防潦費至千金然潦至卒不能禦遮築遽壞人不苦潦而苦堰至煩訟牒君建議罷之學宮圯廢君每謁廟輒咨嗟吾輩誦讀何書而忍忽然于先聖棲神之地爲捐俸葺焉開鑛之役受畚鍤者至數十百人皆仰食于官得不償失亡賴少年至藉以掘塚發屋荏苒乘之而起君極言于當道止其役巨商轉鹽他郡以食松人值淫雨敗洩則價大昂貧民苦之君酌輕重平其直商民兩便白漂禍稼闔邑將爲萃君便宜發常平倉賑之所全活無算嘗行郭外見白骨累累輒覺額令力能墜者速舉不能者官爲捐助自是野無暴露往徵輸多加耗曰此例也君曰賦有定額何例爲分毫無所取民大喜競相勸輸至積逋畢登其仁心愛民發于真誠惻惻不能自己而尤嶢然于義利之際

往往如此乃于豪右之作奸占沒徭役偏累則必
痛繩而力刷之曰母令素封之家坐享肥廩而困
吾卑赤也君之治松善政非一然其所以見思大
端在是其居鄉又好爲德有以緩急告者未嘗不
應邑中之饑而哺死而棺麥舟而助者常數十家
又立義塚于城南白鶴山以塋枯骸創義田數處
以給宗人之貧而不能蒸嘗者凡邑有興作莫不
出貲而持躬斤斤非公事不揖長吏司理稻公嘗
諷以事君默不應也嵇公嘆息而去以爲眞孝廉
今浦之士民且欲請當道祀君于學宮君諱鍾英
字邦彥別號冠嶽先世自浙東徙居浦城八傳至
昂以孝聞昂生秀秀生文贊君父也爲廣安州同
知有德于其民君之治行蓋有所本云君配張孺
人憲副鵬孫女男一卽顯奎娶張氏某女孫男二
長卽瀛僑娶太學生徐城女次瀛偉娶庠生徐樹
屏女曾孫男二承宗承昊余嘗觀天下之治亂推
其所由甚哉令長之爲民禍福也太史公著列傳
深致意于循吏有以哉今中外孜孜廉循是急顧
名實多不相應叅知之狀君而疊疊于松陽之政
也其殆有龍門之意歟余故次而銘之銘曰

謂爾父母厥碑惟口謂爾良吏厥徵惟誌最爾松
陽惟爾桐鄉自天白玉其去何促萬戶悲歌爾澤
不磨坎茲銘茲爾魄來斯是爲吳令君邦彥之幽
居

劉通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豐興王公

墓誌銘

明興文吏自難舉有應變才指功勳場者屈指不數人新建尚矣威軍才膺其品靖遠龍川之役惜其用武而不終也然骨膺華土之封列于五等

今皇之世則有臨海王公以卓犖論降播州賊倭夷于海島還晉陽功甚大而賞皆不調官僅至中丞以禮古之有大勳勞者必歸于陶鎔今不知銘公與否蓋公之于孝廉立程軍以其叔父關府公之狀表乞於銘公之基金與公同歸知公深其

安忍

卷九

公諱某字圭叔別號豐興出太原其居臨海則自僊居時煥始代有聞人至司寇公某以學行才猷大顯于世為昭代名臣要于奉生四子伯士繼與公同成發末進士官水部郎即公叔則開府公某公生時司寇公嘗語之曰此子才有勦亂功其以昇爾詢之則韓魏公也故公名與字皆取自魏公其篤學躬脩達世務投艱應卒方略不窮大類司寇公而穎異奇偉則若有大授非人力所及以任子入太學舉丙子歲聞江陵諸公子慕其名欲交繼公公謝不往既第授南京工

齊東餘直

卷九

二

部主事理漕艘費省而舟堅司空陰公亟稱其賢轉兵部職方郎南軍自振武營變後寢驕不可問往百官送賀表至郭外軍較劍盾夾道立後多不至公以故事按治之遂大譴以振武事恐公公屹不為動持之益急譴者窘皆解去曰乃公未易撼也公以是有邊才名會吾郡關守主爵念省會地劇以公守吾郡前守旦起坐堂皇至暮不休戒關者毋納客刺一切期會宴飲皆謝罷而事愈不治案牘山積待命郡庭者常旬月不得去郡人苦之公至悉清積滯庭無留牘視事不移晷百務畢舉以其間延見賓客拊循吏民課較諸生與大夫樂飲克然常有餘暇人咸驚以為神所知拔多名士每早齋祈禱輒應人歌而誦之治行為天下第一以艱去除服入都時方有播事遣司馬邢公往經畧之廷議以制府嚴重下情不得達得一賢守勝十萬師遂以公守重慶司馬先戒所過飭厨傳毋滯公行公抵郡策僎反形未具可以恩信招來毋用兵用兵則煩費不支全蜀敝矣與邢公謀合遂以單騎入其巢呼會諭之曾大驚出迎以兵二萬從公從戈戟叢中行神色不變為曾開陳利

害禍福甚明晰曾感且怖抱公足泣願出至松坎聽勘勘之日潘臬大吏及贊畫部使畢集會泥首跪道左願伏殺人罪而用夷法輸贖金五萬兩奪職事予其子奏上報可論功賜公金增俸以觀察副使視郡事屬倭踰朝鮮久那公復往經畧之以廷議調苗兵二萬使劉繼將而晉公叅政監其軍苗素獷悍公部勒嚴肅秋毫無所犯遇困乏至以堯釜炊折葦爲匙筋艱險備嘗至朝鮮那公使繼將陸別帥陳璘將水公盡護其軍時裨將楊元新喪師故壘荒涼燐火晝見又別部師潰營中火

齊東野語

卷九

十三

起喧傳倭且至人情震恐公堅臥帳中譚笑自如旦日建大將旗鼓直詣龍頭山逼倭營而軍部下苦請還師朝鮮陪臣亦勸歸全州公大怒曰強寇在前有進死無退生敢言者斬促劉將軍前將軍言朝鮮餉絕士饑不得前公按劍起欲盡縛諸從事併縛陪臣陪臣恐立致餉五百石衆乃定不敢復言退矣偵者言前有栗林恐伏賊巢樓高難仰攻公授劉將軍策誘其酋行長離營伏兵擊之曾敗逐及門梨中其肩幾爲我獲水陸夾攻十餘日行長大困求救于別酋平義智公恐二酋合勢

且巨淵乃使陳將軍解圍伺之海以陸兵急攻賊洶亂欲遁無復登陴者師奪門入斬首千餘級陳將軍與鏖戰海上叅將季金復邀之露梁賊賊幾盡海水爲赤平義智與中路酋石曼子來援皆戰死行長僅以身免先時陪臣鄭六同陷賊平義智親信之公餌六同使爲內應當戰時六同急焚火藥應我軍賊是以大敗而水陸二帥頗心競微公調護功必不成翼旋日朝鮮士民皆舉手加額壺漿夾路迎自王以下咸爲文頌公願世世尸祝幕府上功應第一公固讓不居僅賜金增俸晉河

齊東野語

卷九

十三

南左布政使復坐播事歸方公之去蜀也七姓土司日據構曾罪蜀當事入其言而書事者復振暴之欲因以爲功曾急且忿遂有綦江之陷此其失原不在勘而言者以勘罪公公不自白也其後事明鑄一秩以叅政起補楚藩攝湖北篆條議撫苗八事皆鑿鑿中窾隨以臺薦轉臬使屬塞下多故虜封久停擢公右布政使備兵冀北公馳至卽矢于衆力肩封事諸酋安有要索公峻拒之且詳諭以利害皆感服環跪獻酪酒爲公壽卽寂桀黠如黃鵠兒亦稽首奉觴公皆爲引滿大嚼與約期而

去至期虜王側伏受 璽書都落數萬頓顙龜墓
 下公譚笑麾之夷夏觀者莫不動色後上素二脅
 構爭亦賴公乃定隨晉中丞開府雲中竟以盡瘁
 沒時萬曆戊午年二月初三日距生嘉靖辛亥年
 四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八邊人爲立祠歌咏
 其功娶鄧氏太僕卿棟女子三立男太學生立程
 舉人出繼水部公立準廩生孫男七宜穀宜碩宜
 蓋宜玠宜紹宜保宜煥往余在內閣蜀撫臣欲舉
 兵誅鎮雄山陰朱公晉江李公皆爭其不可余亦
 力從之蓋懲于播州之事也夫竭天下之力攻
 一土酋雖開兩郡拓地千里然實無分毫租賦入
 于縣官而蜀中且歲捐金錢以奉之其利害得失
 不較然哉方會伏法之日攀轡大呼王公在我曹
 不至此殺我曹者高推官也此亦當日得失之鏡
 已而東事旣成議者猶謂關白不死行長必不歸
 若以爲有天幸者不思金山露梁之捷驅數萬之
 鯨鯢投之滄波烈焰之中卽關酋而在未必能抗
 也夫急則勞臣任其艱緩則議臣鼓其舌天下事
 大率如此公之勘播禦倭與定虜封皆值其急使
 今日而在又將以遼事借公矣余故因志公而三

嘆馬銘曰

晉人之生安危攸繫在昔魏公卓爾名世其神再
 降口惟王公東西南北咸奏膚功播會肆凶公繫
 其頸旣服而擒急之則捷闕下疾呼王公生我公
 不去蜀我母遘禍桓桓虎旅自蜀徂征以援屬邦
 屬邦載寧壺觴夾途遮公馬首公若不來國爲賊
 有世或忌公公遂拂衣中丞建節以靖屬者勒石
 方新隕星遽報悲動穹廬感深牙肅帝命公來復
 促公歸千秋萬禩視此豐碑

朱實食主

卷九

十五

明茂才華東卓先生墓誌銘

華東卓先生者余師也余少受業家大人無他師年十四入庠爲督學吉州宋公所賞拔亟稱于司徒馬恭敏公恭敏招余與其子叔華季聲同學時先生方開塾于恭敏家余因就而稟業少年好嬉遊不甚攻苦先生每督勵之所爲文多得失先生輒爲點竄皆中竅余心服焉先生貌又甚莊頰笑不苟宴居終日無情容凡事先生者莫不肅然不敢以狎見也學問淹通該洽無所不窺爲文章典重有法年十六卽補諸生督學袁安節公拔以冠

芥子園

卷九

六

多士先後邑令季試皆居異等而歸善葉公尤加器重曰卓生天下非直一邑白眉也恭敏公與先生大父富川公故相友善每嗟嘆先生以爲有祖風故令諸子執羔鴈然先生屢舉屢蹢余成進士備員詞林先生猶困縫掖也亡何而先生沒矣每想先生風儀動止與其言論宛在心目楊子之所謂模範豈忝哉先生性至孝父沒覽其遺篇輒號慟雖設帳于外每有珍鮮必馳以奉母友愛其弟與從弟解衣推食終身無間言友人林立坐誣下獄親知皆引避先生竭力周旋懇于恭敏公白

芥子園

卷九

七

而釋之林旣落魄不聊生先生復爲具裝請恭敏公爲先容于粵師林緣此得自奮終臨高令其好緩急人篤于知交多此類而尤嚴取予雖受知諸公間爲縉紳所引重然終無所造請沒三十餘年貧不克塋子祖年以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某日乃卜地于壁山之左麓奉先生窆焉時余已謝政里居祖年以先生執友莊璣江先生所爲狀來請誌銘余惟古人寔重師授兩漢之世傳經必推所自出卽官至通顯猶云臣師某人之力蓋猶有三代之遺意焉近世此風浸失韓愈氏作爲師說有位卑足首官盛近諛之請至于今而名爲師弟子云者抑又下矣夫以卓先生之行業不得一展其用而余叨濫政地先生又謝世已久不能推明其學以附于漢人之義誠可愧也故因祖年之請而爲之志先生諱曾唯字孔宗別號華東其先世在宋有應岳者登祥符進士自莆陽徙居吾邑玉嶼之壁水累若干傳至邦清領嘉靖戊子鄉薦官富川令以節廉稱著在郡志富川二子長九範爲諸生有名先生父也先生配翁氏事舅姑以孝聞子二長祖年能世其家學娶鄭某女次繼妻孟天姿

一長適莆田鄭泰太守某孫火適同里庠生莊楨
裔卽瓊江先生子孫男二曾孫男三銘曰

才弗逢爲儒宗德弗年以譽延玉嶼之山壁水所
環體魄斯安銘者第子千秋無緩

明進士養浩俞君墓誌銘

君俞姓廣之新會華里人也自其始祖明集公
七傳至君諱士瑛字子偉別號養浩以萬曆癸丑
成進士時余爲考官從闈中得子偉卷甚喜以冠
其本房 廷試列三甲觀吏部政是時子偉年已
四十七當子偉髫年已有文名試郡邑常居高等
至督學使者輒見遺年三十乃爲吾鄉章閣陳公
所拔補第子員又更十七年爲歲壬子乃舉于鄉
隨登第人謂子偉厄久始通才高而遇合遲緩乃
爾是且有駿樹顧亡何而子偉奄逝矣自其鄉之

人與四方交遊同舉之士無不嘆息以爲造物既
成就子偉何復奪之間有未識子偉而讀其文章
想慕其人者亦相與駭惋謂世有如此才不得效
一日用耶子偉爲人重厚謹飭篤于行誼言笑不
苟自其大父克誠公已有隱德父嘉曉公繼之有
四弟皆幼孤賴嘉曉公而立子偉亦有三弟仲士
瑤叔士璜皆與子偉同母季士璘庶出子偉視之
如一併其從弟士琮咸相友愛琮與子偉同治業
同領鄉書子偉之沒諸弟皆哭之盡哀曰兄實成
我與罔極同而當子偉之先後喪二親摧毀皆幾

滅性故粵人稱家世孝友咸推俞氏子偉之甫登
第而奪之年信天道之茫昧耶子偉娶于袁生一
女以適伍繼曾妻黃氏二女俱幼以其弟璜之子
夢桂爲嗣所著讀史要易眇說等書俱未脫稿生
于隆慶丁卯年十一月初五日卒于萬曆癸丑年
五月二十九日家貧不克襄事又踰五年爲萬曆
戊午年某月某日乃塋墓在某山士瑤先期匍匐
走數千里來乞余銘屬余以病謝筆研上瑤快快
去已而思之南宮之役余所舉士三百五十人不
數年間化爲異物者已不少矣其存而諱稱門下
者僅餘耳

卷九

士者或有之而子偉獨有弟能走數千里必欲
得余之一言是必深悼其兄之沒而猶幸其出余
之門下不以爲諱者此其志亦足尚也故復悲而
志之獨惜子偉困經生久登第不滿三月無所表
見余所敘述止此要亦足以見子偉矣銘曰

生子偉卒于燕初登第胡遽然貧如憲行如騫年
雖天尚踰淵全者人畸者天歸茲穴傷哉賢

明高士筆峰林公墓誌銘

筆峰林公者經明行脩之君子也其生平篤志力
學而淡于進取以諸生遊太學不偶年未五十即
罷不復試硃躬斤斤足不履狹邪乃名山勝境暴
糧奔走惟恐後與人交和易可親而意所不可亦
不輕假借席先世業稱素封然口不言財利比桂
產亦恬然不問於書無所不讀尤好爲詩詩亦不
求甚工取適意耳其人殆庶幾于郭有道張仲蔚
孟襄陽之流近世不多見也余自成進士始識公
即相敬慕每過逕江及黃蘗輒相與留連爲歡比

耆賢餘草

卷九

三

余入翰林公喜而賦慶雲之詩公登七十余爲文
以壽與公相約爲山林之伴余歸田猶晤公數四
皆極歡亡何而公遂少憊矣然神明尚王吟咏自
如與客對奕終日不倦沒之前一日猶呼所善陳
茂才奕至暮乃輟其終也族之人登堂哭曰失宗
老矣鄉之人與親知望廬哭曰喪典刑矣余走弔
公以詩哭曰奪吾益友矣蓋公與余雖昵而每以
道義相規勗余有失公必直言當宴會見有匪人
公色輒艷然竟席不歡客皆莊公無敢以狎進即
余亦心嚴焉余在政地公貽書必勉以忠君報國

謂木嘗及私余歸公竟曰如此始無愧于大臣進退之節矣故余以此思公不能置公邑之運江人其先谷仁當洪武間自海壇內徙族甚蕃五傳至儵儵生尚育娶于夏無子再娶廉生公兄弟公事夏篤于所生夏沒以省試不及視含悲慟終其身第蚤世撫其遺孤迨成立悉歸其財產尺寸無所失孤長者爲太學生次爲郡諸生有名皆公所課督其視公不啻父也公十齡時嘗問師以心身意知之辨師大驚異邑人江山令陳公見而奇之因妻以女觀察龍岡施公與公同學每日公曰聖賢

新龍餘車

卷九

之徒也嘗肄業晉安隣有婦新寡少年輩穴而窺之公室穴加帷且戒僕從母以敷語聞如是者五年族某與鄰以山木構爭公心直鄰而難以空言解則捐數十金與族人曰若先世需業于我直尚浮吾今償若毋與鄰競也其人拜謝去友人陳德統被誣公出重貲白其冤比部劉公之先嘗以地鬻公家公虛以待贖比部卒有三倍其直以市者公不許曰吾父有命是劉氏所聚廬也必歸之且吾何忍于故人竟減直歸劉御史林公休徵莆人也與公善且托宗盟嘗令人以百金爲公壽公不

受林公固強之不能得竟嘆息去居恒布衣糲飯蕭然寒士見子姪衣服美好必加誚讓至周郵施予傾囊不吝鄉建浮圖泃仁祠繕津梁道路皆勸成之爲諸生七田有司最後試南雍遭母喪故絕意應舉構小亭顏曰鷄栖坐臥其中以載藉自娛尤好易尋味極研於天人性命之際超然其有會也沒之日爲萬曆丙辰年正月二十九日距生嘉靖己亥年九月九日得年七十有八所著有鷄栖集余爲序而傳之配陳繼何男四皆側室李出宗洙娶何乾震女宗泗娶縣丞陳濟魯女宗浴娶文

新龍餘車

卷九

學薛廷賓女宗洙娶翁鶚女女二適黃大烈何圖珮孫男五德映德春德溫德良德恭孫女五曾孫男三墓在田源屏山之麓坐已向亥與孺人合塋之日爲萬曆己未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宗洙輩以王司理之狀來乞銘于余余次其所知公者如此書而納之墳無一飾辭因憶公屬續時語諸子曰吾生平力學不能顯揚其親命也夫若以吾所學質之所行庶幾無愧天作人之事以悖祖父之訓又奚憾嗚呼公真不負于斯言矣銘曰脩乎其出塵也淵乎其韞珍也肫乎其蹈義而懷

仁也澹乎其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親也倚嗟乎古之人古之人

閩都閩肖雲郭公墓志銘

吾邑東龍洞之山有封畢如首丙趾壬過者禮而拜焉曰此故閩使肖雲郭公之所藏魄也葬之日爲萬曆丁未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未有銘更十餘年而其子孝廉君泣請余脩閩事余嘗忝政地見士大夫平時持文墨議論詡詡自矜奮常不乏人一旦封疆有緩急輒旁皇四顧縮朒不敢前卽耳目所及可慨焉以此愈思郭公公吾里人也早歲籍諸生卽有名爲文章浩蕩雄深酷似秦漢間言七試棘闈僥收者再而竟失之屬嘉靖季倭苦閩將卒脆懦不任戰見倭舞白刃如霜雪輒膽戰股栗蒲伏跪受刃倭一二人驅我千百人如驅羊然屠割惟意公憤激思奮妮妮譚兵事廣設方畧值倭掠其鄉遂率鄉人荷鋤與鬪設伏林莽中頗有斬獲幕府聞而驚詫吾徵兵半天下不能敵一倭何物諸生乃能如此適定遠戚公提兵入閩趣召公與計公益自登舒抵掌論山川要害倭所從出入備禦緩急戚公每前席稱善卒用其策與倭戰破平之戚公徙鎮薊門迫欲得公公不可父友司徒馬恭敏公力從吏之公亦念久困諸生無已時

乃以劍從戚公于薊門拮据蓮幕中所贊畫甚多
久之乃被命提調擦崖子地當虜衝點酋長昂
董狐狸橫索賞少不如意則虜我偵卒恫喝要挾
前爲提調者莫敢誰何逡巡遜謝而已公至則揮
騎縛之其下大開公拍案呼聲如雷皆警伏不敢
動亡何狐狸之屬阿只亭來連結數百騎犯白羊
峪夜半焚關門箭如蠅簇公從關上發砲石擊却
之探甲追奔出塞七十里至黃土嶺馬上作檄馳
奏幕府凱歌還虜自是不敢犯公所部公威名震
塞下矣始公縛狐狸時戚公心壯之而伴遣人讓

芥霞餘草

卷九

二十六

公輕挑虜公懷袂起國家奉虜如驕子將士畏虜
如虎此卿效命之秋也公何患焉提聞宜上賞以
制府與戚公不相能僅賜金幣然亦用此驟擢
遵化守備遵化有妖狐據琵琶洞淫軍婦患苦居
民百方懷逐不能得公爲文徧告境內神祠又榜
於軍婦舍至夜狐旬旬有聲不敢入自此絕矣在
遵化歲餘浚城塹甃衢路清訟牒延見諸生講論
經義裘帶雍容百務具舉而尤嚴於捕盜三百里
內探丸之奸相次就縛桴鼓稀鳴寶坻令某有所
護與公異公爭之強制府直公盜論如法人咸稱

其說辭自守備遷都指揮督車營時車戰久廢人
莫能曉公條上六議一編伍二衝鋒三協運四合
營五專守六應援悉見施行春秋耀兵塞外虜望
見旗纛輒引去曰此將軍懸賞縛長昂董狐狸者
也當是時虜方憚戚公與公屏跡不敢入塞公亦
自負謂功名可指取會戚公爲裨將所擠移鎮粵
部曲皆散寶坻令又入爲兵曹脩前都伺公無所
得乃以弓馬非長爲辭移內地制府銅梁張公聞
而駭曰將才可弓馬盡即留公毋歸使行邊公跋
涉三千里條上薊昌圖說及制馭機宜甚具張公

芥霞餘草

卷九

二十七

方議用公而公以母老不能留遂歸家居閉戶讀
書不預外事徒步出入人不知爲故帥母年九十
猶爲孺子慕比沒而哀毀不衰客欲稱八十之觴
公辭謝我孤子也何敢言壽遼左有警當道循推
轂公而公已不復作據鞍態矣孝廉以萬曆丙午
舉于鄉爲第一人踰年公沒爲丁未九月二十五
日距生嘉靖丁亥年七月二十一日得年八十有
一公諱遇卿字建安肖雲其號父萬程世所稱子
長先生起家進士爲刑部主事早天配盧氏刑部
父爲茂才世治配何氏姑婦並以節旌當刑部公

沒公年纔十二痛不自持奔赴井馬恭敏公見而
亟拯之乃免扶輿過車盤驛驛卒方灑掃待閭學
使江公欲置輓道周公叱驛卒徑輦至廳事江公
聞而召與語大奇之其稚年志度已如此家既赤
貧躬負土成父墳與弟建初先生相友爱推食讓
財白首無間言嘗脫年家子王某于戍拔友人姪
鄭騏于逮拯諸生林某于厄其後林爲臨高令猶
時向人誦公高誼當戚公解將印歸至臨安賓客
多去戚獨語人郭建安必來訪我語未畢而公至
戚既沒公持心喪祀之家終其世易簣時適邑中

耆俊餘車

卷九

三八

議視典猶手疏戚公戰功上之當道也在行間日
久不賸卒伍一錢時推其橐中以犒士塞下人至
今思之岳武穆所云不愛錢不惜死公庶幾兼焉
娶于項孝廉志仁女繼陳庠生德宏女子二長應
宿以太學生丞蒲臺娶庠生薛廷柱女項出次應
響卽孝廉娶知縣林庭植女陳出女四婿劉良知
韓詩謝純臣林懋侯良知詩皆庠生孫男三文繁
文鳳文鵬孫女三所著有龍洞居士集二十卷薊
呂圖說六卷車戰考四卷藏于家福廬山人曰余
嘗從郭公遊聽其議論如懸河英風猛氣颯颯動

人意所不可卽責育不能奪可謂奇男子矣今天
下所患倭虜耳令有公與戚將軍其人者左提右
挈何至搶攘若此哉公家父子兄弟皆以文學著
聲公獨用武奮孝廉續祖之緒而光大之林柱史
之狀公也擬之于東京之班氏而謂定遠之後不
能及公斯之爲知言矣余與郭氏世相友善知公
深故撮其大而志之銘曰

烏夷肆凶公贊元戎以奏膚功虜稱驕子公投袂
起驅以尺箠孰是書生慷慨譚兵爲國干城維昔
定遠殊域效款公也克續有父如彪有子箕裘何
必封侯龍洞之山馬鬣墳碑弗刊

耆俊餘車

卷九

三十九

明贈中憲大夫廉州府知府恭齋何公偕配

薛太恭人合葬墓志銘

余以癸丑祗役南宮放榜得今廉州守何君子純
亟語同事此吾邑名士也時子純已聞贈中憲恭
齋公之訃馳歸除服對大廷高第隨請急歸壽
其母薛太恭人時余亦謝事里居相與遨遊山水
間久之子純復奉太恭人命調除郎起曹出守廉
州入計竣事歸則太恭人已臥病人慮其不能待
乃子純猶得侍膝前奉湯藥數月太恭人始逝人
美太恭人之完福而徵子純之孝感也子純先葬

恭齋公

卷九

三十一

贈公于臨江里之厚穆阡茲以天啓六年二月二
十九日奉太恭人合窆焉手自爲狀而徵銘于余
按狀贈公諱善爲字舜治別號恭齋先世自固始
不知何時卜居牛田至宋有何萬者以進士守漳
州三傳至天祐始蕃又四傳至定稱西厝何定四
傳至榆西厝之支寢徵榆七歲隨母嫁澤朗林家
林無子欲子榆榆曰我何氏子而子於林哉林何
二居隔海相望可二十里榆每乘汐履泥淖歸林
不能強也既歸娶婦生三子長元耀元耀五子仲
文珪文珪四子長卽公公貌甚偉有大志讀書淹

貫下筆數千言人皆擬其駿發屬倭難作挈家避
竄餬口無資乃舍業就質致數百金盡分與昆弟
而身挾薄貲往來齊魯吳閭間所至以行誼經術
著不規規什一也有父子賀布而責公價金曰我
金自公閨中失也公咲與之已而憶金在篋中馳
還公稽首謝而揚言于市暴公盛德族人偶拾遺
券欲操而徵之公曰古人有毀券者奈何棄侍以
爲利不謂愛之叔祖元紹世絕棄其居公曰我
必復之豪百計窘公至攝大獄不爲詘既得則以
與從弟文脩曰吾諸父之子欲其皆有居耳宗祠

恭齋公

卷九

三十二

重難其費公爲規畫節縮事事辦而所省甚
邇邑有隄海之役來鳩工公語鄉人吾亦有海吾
自隄之請于邑報可隄成而鵬鳳將軍曰此當日
力戰破倭處也今往來隄上者輒肅拜將軍祠而
以公爲能報德公雖以賈趣而好稱說經傳子史
言之疊疊可聽卽子純少年時所誦習皆公口授
既有子成孝廉諸生欲借公賓筵力辭不赴子純
欲以誕日進一觴輒慨然吾父以是日沒而吾觴
乎固強之則曰侯兒子第具冠服而觴未晚也蓋
終其身竟不舉娶薛太恭人吾里薛翁良材女歸

時舅姑具在性甚嚴有三郎叔一小姑太恭人周旋其間皆甚歡又盡捐其粧奩僕媵以嫁小姑其避倭奔走凡吾邑百里之內靡所不跡長子玉綽生于江陰不數日卽穉而趨流離艱苦百憂俱集比返舍室廬蕩然編茅壘土寢處其下晝夜操作不少休舅姑憐之令奴之婢與均勞太恭人不受也迨後有婦有婢矣而服勞不改生子女十七人皆自乳哺子純旣成進士猶辟繡爲諸孫補緝舊衣時年已八十矣子純跪請自寬太恭人曰辟繡吾好也且吾服緝衣亦欲孫輩服之耳其教訓諸子皆與贈公同鷄鳴卽披衣起昧爽則入塾衣服濟然叔祖崇仁令肖溪公每見其過門輒噴噴嘆羨舉以訓族子純或他出歸見贈公危坐齋頭甚踈踏不自安罷公車猶責令授徒資講說毋以片刺于有司太恭人以子純好奕焚其奕具且誓之比子純解官乃曰今聽爾奕使爾有以自娛毋他營也嗟夫有贈公與太恭人如此之教固宜其有子純哉子純謂除當得北曹請太恭人與俱不可乞留曹便養亦不可無已則分俸以給吾需耳子純頓首歲以俸進太恭人輒分與妾婦及諸孫

李震休注

卷九

三十三

三

資不足則又佐以篋中所積曰世人用財以媚神佞佛吾意用以濟人猶愈耳沒而族與鄉之人莫不悲之贈公以子純貴三贈至廉州守太恭人至封得今稱皆間一歲事亦奇觀也始贈公旣以節齋構宗祠卽告子純今天下才盡只有節之一法小子識之子純在工曹治戎器筦泉府爬播洗刷一錢無所潰漏與諸郎畫地濬河子純費獨省又先報竣蓋翁公之教也而同曹嫉子純能胥吏又縮手無所侵漁成不利子純矣其守廉州世所稱合浦產珠處而子純歸來囊中無一珠也鄰藩中丞欲開欽州道通南交子純爭之強亡何中丞爲制府子純遂不免矣余嘆以子純之才具而一官偃蹇乃爾公之所以教子純則善矣其於涉世善宦之道毋乃有所未講歟然當子純之失官太恭人恬然不色慍也此其居恒夫婦間議論必不作尋常里閭翁媼見解是乃所以爲贈公與太恭人已公生于嘉靖丁酉年七月十七日卒于萬曆壬子年十一月三十日得年七十六太恭人生于嘉靖戊戌年三月十二日卒于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得年八十八子八玉綽玉成玉綬玉振玉璣

李震休車

卷九

三十三

玉輝玉質玉溫孫男十五墓則太恭人所自卜曰
吾母家岐陽小姑家逕江可東西望耳蓋余志太
恭人事輒泫然涕下曰是其遭罹倭難出萬死一
生以育子而亢宗皆與吾母太夫人同也因爲銘
銘曰

匪利之謀而賈則服匪金之贏而貽則穀匪券之
操而報則速有襄其內如輪於軸在險弗摧履夷
而頊厥後克昌如十六族有畢斯丘新阡是卜佳
氣鬱蔥後祐永篤

蒼霞餘草卷之十目錄

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希泉王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

坊事九石黃公暨配賴孺人合塋墓誌銘

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贈都察院右都

御史安節吳公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員外郎明橋

朱公墓誌銘

明封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警餘周公墓誌銘

卷之十

朱公墓誌銘

明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議達觀瞿公

偕配施恭人合葬墓誌銘

明徵仕郎望雲姚公墓誌銘

蒼霞餘草卷之十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明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希泉王公墓志銘

王公諱某字子醇別號希泉蜀之廣安人其先有

諱賓者舉永樂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有直

聲御史弟宣公始祖也四傳至梁舉孝廉爲宜良

令生五子兩諸生一明經一兵部主事公最少子

與主事公同以已卯舉于鄉癸未公第南宮丙戌

廷試選讀中秘書授兵科給事歷戶科都給事奉

使歸省以舊官起工科先後在諫垣封事侃侃不

公公墓誌銘

朱公墓誌銘

下日十通如劾權鎮權權璫驕帥咸快公論條上

冊立訓儲經國籌邊諸機務皆鑒鑒中窾時內

庭有擅寵者椒宸危疑元良又未建人皆憂

之莫敢言公抗言天子與后如天之于地父之

于母天不交地則乾坤毀父不顧母則家道索

皇上萬國之父中宮爲之母其眷禮夙稱優渥

乃道路喧傳謂中宮憂鬱怙危不自保此天地

陰陽之大變宗廟社稷之隱憂大小臣工無一

人不聞無一人不駭而無一人敢言臣庭羸之骨

不足以當極楚枯朽之株不足以當雷霆所恃者

高皇帝在天之靈且讀漢史見袁盎却慎夫人坐
文帝嘉納心竊美之伏望 皇上篤念 中宮止
輦虛受煥美漢文臣死且不朽疏入 神皇震怒
責公非所宜言逮起詔獄禍且不測是夜夢金甲
神持鞭擊殿瓦甚厲覺而悟乃廷杖百削籍歸公
瀕萬死得一生愈戴 主恩夷猶田里中以稽古
著書爲事凡宦蜀者罕識其面 神皇升遐遺詔
起公太常寺少卿 光皇登極擢左僉都御史
今上晉公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公感 三朝眷
遇圖報益切屬遼事方棘 宮掖聞訛言煽起僚
慨陳謨如酌五事以裨國計建三策以襄治安皆
憂危極論朝紳咸倚重公而一疾遽逝莫不嘆惋
以爲天無意斯世也何奪公之速耶 天子念公
忠鯁勤勞向用不終採禮官議贈公某官予祭塋
所爲貢終之典視 令甲有加公平居家訓甚嚴
子璟令項城每易以潔已愛民勿墜家聲性至孝
事二母無間執親之喪哀毀骨立讓產諸兄值歲
歉積粟賑貸活者萬計親朋遭喪輒助之舉諸從
姝姪及中外兄弟之女當嫁贈裝常厚至自奉服
食淡如也辭受取與一介不苟囊橐蕭然又雅不

嗜酒惟喜讀書綠綳盈案客來時與手譚終日無
倦色遊覽肅永栽花蒔竹悠然有以自娛待人尤
和易獎借後進常若弗及若大義所在則確乎弗
可奪也當被杖時飛雪彌空白晝爲晦廷中黯淡
而公處之恬然無死生禍福之念見于顏色
神皇雖嚴譴公然意甚感動徒以 宮闈事秘臣
下不宜輕發故陽罪之而陰用其言蓋自是待
中宮愈厚 儲位遂安公 社稷之功爛然爭光
于日月矣豈但如袁盎之却坐已哉夫人臣所最
難得于君父者在憐惟骨肉之間暫候不能爭之
者能餘直 卷十
于高帝東漢諸功臣不敢爭之下光武公以一夕
邸函深言觸忌無所顧避可謂前無古人而
神皇之仁聖能容慈直抑私情以羣國本亦遠在
高帝光武上矣是皆 聖朝之盛事也公舉于鄉
考官閱其卷見朱衣煉爛散而復聚大驚訝之批
志卷端其先兆如此配李氏贈淑人繼鄧氏又繼
古氏封淑人李生璟卽項城令古生璵珣璠璿璿
孫男二有翼有福皆璟出生子嘉靖甲寅年二月
二十一日卒于天啓辛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璟
自項城奔至都扶柩以某年某月某日歸塋于秀

屏山之陽屬余爲志銘余與公同癸未舉先後爲
庶吉士公佐臺上書薦余出山辭多溢美余甚愧
其意而不能副也公在當必有以助余而今已矣
故因志公而不勝公私之感焉銘曰

當萬曆朝諍臣驥首其所難言亦或鍼口矯矯王
公寸心屢剖萬邦何依惟 帝惟 后如地如天
如父如母父母失調子執其咎尺疏勤倦臣拜稽
首忠矢犯顏志存納牖 帝雖譴公於言則受椒
壁彌親龍蹕却走爰及 鼎成返公朝右方慶泰
三忽罹陽九赫赫 明綸遙遙廣柳惟蜀之先文
亦震食耳 卷十
忠山斗節義文章千秋不朽公起蒼叢乃與之偶
一代高名孰先孰後遺蛻曷歸視此培塿

明奉直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掌坊事九石黃公暨配賴孺人合葬墓誌銘
宮庶溫陵黃公與余同舉于鄉公時以第七人魁
其經才名籍甚公車而屢上屢不售垂二十年始
登戊戌進士仍以第一人選入中秘一時推公宿
學皆避席讓公余輩亦自恨得公晚也踰年授編
修會其弟殷仲且歌鹿鳴至南宮之役公引避者
再人益稱公友于最後弟就祿公始領分較又念
里社多治易遂舍易較詩其縝密敬慎如此無何
奉 冊封楚藩中正郊迎禮出典浙試稱得人居
蒼霞館草 卷十
長安終日捷戶讀書恂恂若素士所與往來唯余
輩鄉曲故舊而已門庭之外履跡可數與李文節
公以邑子相善過從尤數文節在政地迂言者意
屏居求去一時門下士望影避匿公獨夷然自若
曰吾以李先生獲罪吾色不怍也言者因波及公
公抗章引疾歸是時公已由左中允晉諭德兼翰
林侍講矣人謂公且大用意不無纖芥而公歸故
山衣其故衣不異作秀才時獨念其內賴孺人旅
坊京邸輒時撫諸孤而泣曰是我秀才時益友
也佐我養能得我父母惟安我貧能易我學勞動

辛勤積三十年如一日僅僅微 封典得稱孺人
猶初命也而今已矣公歸久之文節公亦謝世知
公者惜公未究其用中丞御史行部至爭疏薦公
朝命起公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掌坊事公具疏
辭無復脂車意語諸孤曰吾清源山中老拙大松
檟成列吾得依我父母足矣去將安之一日呼墨
潘斗許書清源洞三字徑可二尺曰留此酬山靈
家人私相訝詫公初生時母孺人葉實禱茲山婉
身之夕床左有金甲神擁侍嚴甚殆其兆也逾五
月公果不起方公在朝時同邑御史大夫陳公鎮

齋霞餘莖

卷十

六

雲南土舍阿克作亂昭武定攻會城索得郡印乃
去言者以此爲陳公罪今大司寇黃公方撫山東
謂陳公有討賊功足贖移書長安白其枉鄉人無
助者獨公誦言黃公言是又時往繫所慰視陳公
福山令韋國賢尋甸司蔡如川先後以忤稅使下
詔獄公爲具橐篋營救甚至余郡大司馬張公當
嘉靖時有戰功爲趙文華構誅其子訟寃 闕下
公爲白于公卿間得 卹錄其慕義好緩急人殆
天性也里居值饑疫復出錢穀濟鄉里之貧病者
豪家子弟聞而效之所全活甚多溫陵人至今德

烏公諱國鼎字敦柱別號九石世爲泉之晉江人
居附北郭至公大父嵩明同知某始以明經仕父
某以公貴贈編修前母秦母葉俱贈孺人娶卽賴
封孺人子三日癸太學生日灼庠生日燧庠生孫
男女十公生嘉靖丙辰七月七日丑時卒萬曆戊
午五月十二日卯時享年六十有三孺人生嘉靖
己未八月三日寅時卒萬曆辛亥二月六日辰時
享年五十有三墓在邑之四十四都弼佐里粉壁
山負亥揖已距嵩明阡里許蓋公與孺人手營者
所著有四書質問易經初解左國迂評藏于家余

齋霞餘莖

卷十

七

常念生平與公稱石交當公之歸也余在政地不
能留公不以此望余比余歸世局一更諸交遊親
戚多引避甚或向人言余以求媚獨公使問不絕
余以哭文節公過溫陵與公留連旬餘日不能去
也嗟夫翟公之慨千古所同公之處余與文節公
視恒情何如哉余再入政地去公沒已四年使公
在當推轂以謝風負且以自代而不可得矣太學
君能繼父志旣拮据營塋事復以銘屬余余謹志
其大者系以銘曰

黃昔有聞著自江夏系至錦田於閩始大弗華曼

衍爰開高明從仕易農組經代麗孕靈毓瑞公斯
挺出碧穎豎異英聲四集璫璵乍剖璞礫並蒙久
閱聿章登之 帝宮人炫其表公晦其表惟靜惟
默無激無矯行齊曾史體備中和附義依仁皇恤
其他亨塗方軫條已弛轡寂照發光推援若澆瞻
彼清源雲烝攸鍾公神是妥如芥乃封人亦有云
仁者昌後我詞匪訣視此瓊玖

明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贈都察院右
都御史安節吳公墓誌銘

余與安節吳公生平聲相慕也萬曆壬子歲公以
南光祿考績入都被 命晉通政司時余在綸扉
始得奉教于公卽歡然爲莫逆交每 朝廷有大
事九卿不能決公輒一言而定未幾黨釁芽孽異
議頗興公諤諤其間無所阿比遂力乞歸余不能
挽公歸之明年而余亦謝事里居言者方齟齬余
相知皆引避聞問俱廢乃公每歲輒一再貽書道
舊好情意倍于往時余甚愧之 光皇御極首

召余廷議亦多推轂公而公奄然逝矣余過毗陵
聞公喪不能往弔泣然久之公之孫孝廉洪昌洪
裕以墓文請蓋猶體公之志也公諱達可字叔行
世宜興人高祖王戶部郎再傳大宗伯文肅公儼
文肅公有弟儉儉之子曰駟曰駟駟爲萊州別駕
生公駟蚤夭配屠淑人無子乃子公穉而育之愛
甚已出公貴而駟駟皆贈如其官生母杭與嗣母
屠俱稱淑人屠淑人復以節旌公事屠淑人甚孝
故號安節世因稱安節先生髫年爲諸生卽潛心
理學師事馮文恭周訥溪二先生以澹泊寧靜爲

主癸酉舉于鄉丁丑成進士除令會稽潔廉多惠
政時與王龍溪張陽和諸公講學造詣益邃丁屠
淑人艱歸哀動行路爲淑人立貞裕祠應遺像旦
夕瞻拜涕泣除服補上高察能調豐城豐城衝劇
多逋賦剏胥所穴公力祛積弊爲實徵冊以清糧
爲帶田冊以督賦圖區井然胥輩束手至于修堤
片興學政清庫藏革羨耗次第畢釐邑以大治又
與廬山胡公定宇鄧公南阜鄧公健齋曾公往復
研究以學問相砥礪執政私人欲舉公爲銓司及
以卓異旌公皆辭謝竟用循良高第 召入爲湖

蒼霞餘草

卷十

十

廣道御史值 神廟屢輟朝講疏請勤政學力薦
鄧公爲講官尋巡鹽河東適河南撫按上言開歸
二郡民食河東鹽不便宜改長蘆報可兩河東商
人以削其行鹽地爭之力公議食鹽之便否係于
撈鹽之有無河東無鹽而以沙土參和苦開歸之
民固所不忍河東有鹽而以改食虧課貽窮商之
累亦所未安宜於歲終豫計鹽花盈縮之數以今
歲存積待來歲支銷無則通融議處有則仍舊遵
行殊爲兩便于是商民翕服不復爭行部所至拜
先賢祠修復河東書院表楊忠介之間風教赫然

時考選屆期抗章引分宜江陵事規切執政遂取
忤乞休沐歸時公子僉憲君成進士爲比部郎疏
劾陳給事某給事執政門下士最驕者也坐是謫
歸家庭聚首論學講梳商略當世之故甚自得也
里居十載至己亥起巡鹽長蘆上言格心四事繪
儀民圖請賑修輯孔廟設學田數頃贍四氏諸生
役竣參典外計門無私餽巡視京營武弁請托皆
絕時臺資已深于故事不巡方而江右人迫欲得
公乃復按江右公故習其地又虛衷延訪自藩臬
以至下吏皆得盡其情于利病洞若觀火而行之

蒼霞餘草

卷十

十一

以精勤庭無留事其所施設具憲政紀略及求生
要約論屬諸稿中江右士故多言學而南阜塘南
兩先生爲之領袖公行部至吉相與集白鷺書院
譚論剖析聽者忘倦而其大指在躬行實踐毋認
情識爲本體以救良知之弊一時空虛悠謬之習
爲之一洗甫得代卽請告以典內計不得已入都
條上計事中云借人以羽毛而誘之從輕人以門
戶而迫之去語多挾摘當路嫌之給事錢夢阜以
希四明指攻去歸德與二三黨類皆在察中有
旨盡留言官之被察者人疑其爲夢阜輩地公遂

力求去不允以刷卷差歸隨晉太僕寺少卿乞改南不報而僉憲君復自光祿丞爲忌者所擠謫湖州推官人爲不平公笑曰父子京卿稍貶損何知非福已酉晉南太僕卿明年改光祿仍南人謂光祿太僕秩等耳何以改爲公曰吾志也其庶幾滿考爲祖父母地乎在光祿復攝同務捐俸治滁陽道以便行旅兼督留儲稽覈振刷逋賦畢輪旣拜納言與其僚柱宇羅公輩輯政紀條上六事皆關時政 上嘉納之奸徒史晉輩挾私誣奏公叅駁正罪而王曰乾之事起曰乾者金吾弁也有所憾

卷十

十一

十一

于其脩上書告變言 皇貴妃 福王將不利于聖母 皇上與 東宮連及兩御史吳應琦萬崇德朝紳聞之皆震駭以爲其禍將倍于往年之妖書或勸公勿上聞公曰此何等事敢不上聞乃與余謀具叅疏並上而余亦揭言曰乾狂妄

皇貴妃 福王受 皇上厚恩臣敢百口保其無他宜寢其疏而用他事下曰乾于理 上覽曰乾疏震怒左右皆辟易計無所出頃之 上忽自言如此事閣臣何以不奏左右以余揭進 上覽之默然天顏頓霽徐封其疏併余揭積藏之中外大

安當是時微公在銀臺與余往復商略事且不測亡何公得請歸矣時僉憲君方有西江之命徘徊不欲行公固強之曰此吾舊遊地也爲作湖西巡道以示屏居郊墅以課孫爲事先是長孫洪亮舉孝廉而沒季孫洪裕復舉于鄉諸排擊門戶者造蜚語中傷公毫不介意曰天知我家何庸慮以覆試枉乃大白公亦不色喜也僉憲君棄官歸侍亡何沒公雖不能已于悲傷而亦以義命自寬解至庚申登八十猶能作武林遊步履如少壯比秋冬兩聖相繼升遐公哀慟不自勝飲食遂減以辛酉

卷十

十一

十一

之某月某日終距生嘉靖辛丑年某月某日得年八十一臺使者爲請卹于 朝贈右都御史予祭塋予誥稱渥典云公生平學問慥慥篤實繩準紫陽所交與盡海內賢人君子里中則涇陽顧公景逸高公輩共講學東林書院其後顧公以語言觸時忌波及同好諸聲氣稍類者率皆不免世遂諱言東林公處之自如不少介意持躬坦夷恬穆不設城府尤嚴于取與三爲巡按所薦吏未嘗受其報謝官至九列布衣蔬食若寒素尚論古人所最服膺者惟韓魏公程明道嘗跋其傳謂宋名臣多

矣介特者或短于經濟幹辦者或歎于執持惟魏公朴忠之質包容之度高遠之識能當大任而不驚宗社賴之明道爲簿令則盡簿令之職爲臺諫則盡臺諫之職不避事不沽名卽此便是盡性至命窮神知化實學非世儒所能及也余歸田日公嘗以魏公傳寄余深相勸勉余自念魏公沈而余淺魏公任而余怯魏公不辨善惡黑白而余意有是非口不能忍余之不能爲魏公明矣甚以此負公若公之所以稱明道者毋乃其所以自謂歟卽余欲有論說以不朽公又何加焉公娶于李贈恭

蒼霞餘草

卷十

古

人子一卽僉憲公名正志娶禮部尚書萬文恭公女女二長適建寧府通判于王德次適成都府推官王國傑孫男三洪亮洪昌洪裕皆名孝廉塋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銘曰

吳多哲人近則文肅公也嗣與中行獨復三仕爲令惟廉惟循迨典柱下侃侃批鱗望重峩冠風清履轡直道而行皇恤時忘歷官雖久強半林居身方兼隱途豈嫌迂謔說震驚公司喉舌有鬱斯通在奸必折宮庭輯睦中外無訐曰惟公力公自不功世路日艱初衣遽遂譚道著書超然物累其所

私淑莫如紫陽明道魏公尤切景行于學已成于施弗究亦有嗣賢克昌厥後九原不作悠悠我思焉徵焉信視此豐碑

蒼霞餘草

卷十

十五

明贈奉直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員外郎明
橋朱公墓志銘

朱君非二爲余丁酉所舉士其守信陽卽兵刑二部皆有聲權叅閩藩防海時海上多盜余方里居聞君來甚喜乃君痛其父明橋公之蚤育以母夫人春秋高上書乞侍養不赴二何母夫人逝矣余彼召北上見君于廣陵因相與至淮陰依依不能含泣而請于余爲明橋公墓銘余憐其意許之至都乃以狀來余又苦執掌愁病不能舉筆然念終不可食言遂稍志其事明橋公諱述字以賢號蒼霞餘章

卷十

十六

明橋家泰興縣南曹溪之陽其先實明公從鍾離徙因名朱家巷若干傳至小庵公某生公公少而穎十六應童子試卽餽于庠久之當舉明經忽棄去南遊太學二何遽沒始公爲諸生貧先世所遺汙邪之田伯仲壘而盡私之獨以磽瘠予公乘公應試豫爲券以待公歸不問也而獨迎兩尊人舍中以修脯供養兩尊人安之沒而棺歛營塋皆出自公伯仲若不聞其後伯仲家反日削一切婚嫁諸費復倚公而辦小庵公嘗舉責里中三分其券以與二子里中人以公孱索負不應且有謾言公

蒼霞餘章

卷十

一七

亦不與較且焚其券其人乃愧謝從兄貸公金行賈折閱絕口不責仍還其所需田使餽粥焉有陳某者貸粟于公以所居屋償公終不受取券還之其家至今尚尸祝公每指其所居曰此朱公屋也公沒而藩叅檢其篋所棄券甚多生平與戚黨戴公相友善密約爲婚姻戴公沒子方孩抱人欲聘公女公曰吾有成盟于戴矣其能寒諸人方知公約婚事也女兄第二人一適張一適周公待之如兄弟其適周者至衣食于公終其身歲戊子大稔邑令課諸富民粥餓者時藩叅爲諸生受知于令故不以及公公自請爲粥于演武場數月乃罷令聞而歎曰使人人盡如朱生吾民豈有草哉里中以此稱公爲善人公之所爲善不止此乃大較類是矣藩叅又言公嘗爲惡少所窘笑而受之長老輩誚責惡少汝奈何侵善人公終不介意且語藩叅曰詩言不吐剛不茹柔夫不如易耳不吐難吾爲其易者聊以自完汝曹識之母爲剛者所禍其謙退善容忍如此蚤歲艱子至近艾乃舉藩叅雖不及見其成名然竟以藩叅貴贈刑部員外郎人以爲善人之報云娶封氏繼張氏側室常氏丁氏

卷二一馮卽藩叅君常出一驥丁出孫男六余惟
朱公起孤寒克自振樹意必強立人也乃持躬涉
世一本于柔道觀其所告誡藩叅意念遠矣藩叅
之遼遼粥粥于功名進退之際處非意而恬如也
蓋猶有公之遺訓歟銘曰

善人而可爲彼讓產毀券少年或侮之經明行修
而世莫能知善人而不可爲彼里社頌誼沒有遺
思有子而才以竟厥施方岳崇褒其報無涯吾觀
朱公抑抑提躬寧茹勿吐寧雌勿雄非以市義非
以求通舉如之封過者弔焉曰是惟善人之幽宮

卷十

卷十

卷十

昭哉斯碣以示無窮

明封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警餘周公墓誌銘

客歲余南歸過義興爲門人官允周玉繩銘其母
徐安人之墓矣今冬玉繩復遣人乞其父警餘公
銘曰不孝孤將以天啓六年孟春某日葬父與母
安人合也其詞悲酸不忍讀余亦淒然嘆曰嗟乎
人生之奄忽一至此哉方余與公娛遊于張公善
卷間也公齒僅踰耆筋力甚壯猶能冒太湖之險
走數百里送余于武林徘徊留戀旬餘日不能舍
且約訪余海上爲武夷鴈蕩之遊維時所慮相去

卷十

卷十

卷十

三千里以山川隔耳不謂其遽以生死隔也公又
絕喜余每得其詩文書札輒珍藏之今已矣能無
一言慰公于幽公義興人也諱天瑞字定楨別號
義樵晚乃更警餘先世出晉孝侯處純陽侯盤龍
至曉三仲彬父子以醫名仲彬當國初判太醫
院坐事戍河間第仲達有義俠聲三傳至欽自邑
之荆南徙居城南門欽生衍衍生有仁有仁生之
禧以孝廉令太康太康公娶于曹生四子公爲之
伯少依母家居無錫性奇敏爲對語皆驚人太康
公爲方司馬所招留滯京師公念之甚時年纔十

六慨然走數千里徃省便道登泰山觀日出逸興飄飄抵燕又名大起所交皆海內名流如蕭司成柯侍御皆推爲小友柄相欲延太康公于西塾公勸之歸歸始婚徐安人補邑諸生每試輒冠以方司馬延課諸孫遂爲楚遊兩載歸所得修脯悉以奉太康公太康公命公持歸義興葺先世之敝廬居焉未幾太康公與曹宜人相繼沒公毀甚不欲生墳塋皆親築家日以貧賴徐安人拮据以給公亦不問也而門下士日益進其所訓迪又不專規規經義帖括爲進趨計卽時而登山臨水隱几據

蒼霞餘章

卷十

三十

梧繡語錄閱內典皆有妙悟常言讀書須明心見道豈徒藉以博青紫故公之所以爲教卽其所以爲學世或咲其迂公不恤也官允兄弟稍長公乃舍臯比而事庭訓其教官允兄弟又不作經生語曰汝曹但得吾心訣卽理學經濟科名無不可者若俗師庸詁落八識田中則終無解脫期耳官允第南宮余讀其文雄渾超化意其必有所自得今乃知公之教遠矣然官允猶歉然曰孤不能領家大人之微指也而公竟困諸生自翰林院修撰晉右春坊右中允皆以官允貴當萬曆末嘗一至京

邱祝朝事輒慨然私嘆吾少時所見不如是何陵替也國其將有憂乎亡何東事起宇內紛擾如公言歲癸亥失徐安人意忽忽不樂所居數椽甚敝陋後乃徙就中允亦僅容膝耳一日方謁客歸與友人劇譚縱橫辨說無所不至命酒纔一行忽言右臂麻木欲就榻官允曰且坐公復坐猶揚鞭進湯飲而夜分逝矣時天啓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距生嘉靖癸亥正月初六日得年六十三往余從中允慕說公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比與公遊則見其德器溫粹如精金美玉坦易近人如和風甘雨言

蒼霞餘章

卷十

三十一

動有法如引繩削墨達達古今如輕車熟路而又曠懷遠韻興寄蕭疎脩然如冥鴻孤鶴不入塵世樊籠竊恨其得公晚公亦暱就余以爲生平僅見芝蘭臭味語故不虛而余自愧遠不逮公公於學好王文成及其家靜安公每錄其問答語以自淑於詩好杜少陵晚乃入白香山謂與老人相宜於遊則隨意所之旬日忘返田夫野衲皆可結伴常言吾力不能買山不能營園惟是到處溪山竹石皆吾受享彼敝敝然穿池疊沼以爲已娛何其隘也故一生不問錢穀不識衡量不知彈棋六博諸

戲一切聲色玩好田宅子女車馬僕從世人所沈溺娛心快意者皆漠然不介于胸中所善柯侍御督學三吳知公尚困諸生寓書太康公訊公文業公父子皆不應也邑令修舊歡于太康公索公試牘欲爲地公竟不予于是人又笑公愚公亦笑我而不愚誰當愚者其識力堅定確乎不可拔蓋如此使置之黃徵君徐孺子閔仲叔程伯子間當無愧色此余之所以深愧公耳公有六子胤儒素儒延儒續儒崇儒肖儒延儒卽官允舉南官廷試皆第一素儒以會舉授錦衣鎮撫續儒武舉胤儒肖儒俱諸生五孫男肇封晉封景封錫封奕封五女孫婚嫁聘字具徐安人誌中墓在廣福山先有客語公此地乃杜牧之水榭公拊掌吾生平雅慕牧之今當爲地下友聞者以其言爲識而公臨沒時方戒家人理裝入閭故志公而悲不自勝曰天乎何不假公歲月使吾聞有公之轍跡以爲山川重乎公於世無所憾憾乃在茲爰爲之銘銘曰義興山水清且美其中產者多君子伊昔孝侯開其始哲胤連綿相繼起科名不愧推太史云誰貽穀維公以韞珍不售聊自喜俗學詞章深所鄙以

教生徒絕傲家庭傳授亦如此塵世浮名等糠粃翩然乘化如脫屣廣福之山昔賢趾地下有友亦足矣先歸于茲惟女士伉儷並居永無毀

明 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議達觀瞿公

偕配施恭人合葬墓志銘

余以抱病省愆一切廢筆研忽門人瞿星卿之子伯略君以其父母之狀請于余曰不肖將以天啓六年某月某日合葬二尊人于虞山祖塋之左與先大父文懿公同域而異兆乞先生爲之銘余欲謝不爲已又念星卿於余非但師生亦畏友也星卿之沒余哭之甚悲今其葬也不能效素車白馬之誼奈何無一言君諱汝說字星卿別號達觀其先有礪齊公義不仕元居常熟之五渠里九傳至

奎震余直

卷一

二四

文懿公景淳以文章行業爲昭代名臣伯子汝履官太僕少卿清貞博雅世稱洞觀先生君文懿公之季子也爲殷安人出嫡母則李淑人富安人娠文懿夢南斗一星墜而爲基有文曰艮太僕占之艮爲少男基之音奇必奇男子也文懿喜曰傳說一星在南斗之傍兒其應是乎遂以名而字之五歲失文懿公又五歲失李淑人太僕以兄代父以身爲師安人又時詔以文懿遺訓故君雖少而器度若成人比就外傳每篝燈夜讀太僕喜且泣曰有弟如此吾父其不沒矣弱冠籍諸生念苦志誦

習窮山收屋畫壘爲糧猶時不給而攻苦晏如時吳士文多浮漫君與二三友人力矯以清真海內傳誦謂有文懿風歲丁酉余與構李朱公典試留畿得君卷大相贊賞爲得人慶辛丑成進士臨胸馮文敏公欲拔君爲庶常君曰母病不能留也遂乞假歸亡何失殷安人執喪毀甚除服授工部管繕司主事曹務冗劇又中貴與黠商比連爲穴寶弊孔百出君勾稽洗刷無所撓避會脩 皇第七女府第中貴欲增廊舍承塵曰此 上旨也小璫十餘曹日來督迫君謂承塵乃主家寢殿飾廊舍官人所止耳非但糜費而且僭踰取令甲邸第式示之璫語塞則又索鋪墊君亦不應先是內監議婚禮費至十五萬所司引長公主例裁其五至是又欲溢萬金君力折之長主中官出也今公臣出自貴妃埒之已過奈何踰乎况又于 成命璫乃不敢言班軍供府第役者三千人半皆虛名木商估價巨細錯陳璫比而爲欺率從巨者君一一覈之積蠹一清故事脩築都城率用方土法歷時既久費且不貲君計日量工不三月而竣所省三之二璫無所漁則言東北隅土浮易地當如舊法君

謂國初城垣磚厚不滿二尺實以沙土至今無恙
今磚倍土減何虞也乃取城下實土以築城而
以城之沙土實地兩得其便璫亦無以難諸如此
類皆苦口爭論理直而氣平故其說常伸轉員外
郎得都水都水事益叢雜胥與商爲奸利益甚且
盡去其籍君初受事卽裁去六千金奏記大司空
冬曹四子部水衡費甚多加以不時之傳造遇闕
之題辦 山陵橋梁河工諸役歲出可四五十萬
所入之數尚不能半而又有題留有蠲免卽事例
一途亦爲計曹所借將何以支今欲請減上供勢

分食金

卷一

三

不能得則舍節縮積覈之外別無他策而胥吏以
舞文爲習內監以權宜爲例一切規條束之高閣
卽嘉靖間榜列歲供不過十八款今增至四十六
款內錢糧皆有定額今又欲加添長此不已卽神
輪鬼運猶不能給某不敏敢撫拾往牒編續一書
條具款目使後有需求可執此以拒是亦萬不得
已之計也司空以爲然刊行之擢江西按察僉事
移督楚學念楚實多才病在于氣溢則下教勸迪
以行誼而懲其敗類者其衡文亦以大雅爲程毋
失繩墨士習文章爲之一變尤嚴絕請托臺使者

希霞餘集

卷十

三

嘗從容爲人道地君峻拒之時藩臬方旅見今大
司馬開州董公肘之使謝君卒不謝董公甚服君
疆直卽臺使亦以此相引重蘄州諸生有與荆府
祠僧構難者群起而噪君怒斥之時余在政地楚
臺省共爲之請余曰瞿君氣勁而守堅余亦憚之
未易干也行部長沙公署堂後門闔左而闢右訊
之則曰左不利也命闢左則有灑血于石龜曰龜
能夜行不襪且有咎胥吏又夜驚謂有擲土于堂
戶者君意此胥吏欲作奸迂途由右以便廋匿且
以鬼物相恐耳執闢者訊之具服一夕漏將盡聞
牆外啓扉聲候之則火光隱隱俄而有絃索巨甕
墜焉至明命邏者聞柝聲而入且曰是戶樞下當
有漬水視之果然亦胥輩內外勾通而爲此也其
發奸摘伏人咸神之轉廣東叅議時君以勞瘁病
而意亦倦遊乃拂衣歸而伯略成進士遂決意堅
臥矣小築于邑之東臯顏其堂曰浣溪常語人此
地一片空明是吾晚年得意文字里居數載起補
江右力辭不赴時伯略令永豐以令甲迴避君之
辭自其夙意不爲伯略也伯略旣改江陵復歸永
豐而君已抱病伯略以 召命過里不欲行君固

強之抵闕下未幾卽告歸侍膝下三日而君沒配施恭人太僕卿廟庵公策女其生也母盛宜人亦有隕星之夢與君合兩家咸奇之故許婚既歸君文懿與朱淑人相繼捐館獨殷安人在又苦病家又貧恭人傾橐橐以償積逋佐君學而躬自作苦操家娛侍殷安人奉湯藥惟謹安人甚喜曰新婦賢實生我君久困名場意甚落莫恭人力寬慰之比通籍官冬曹恭人不欲離其父母爲置筵以從君必欲攜伯略躬課之恭人以獨子不得已與俱宦邸如冰拮据如食貧時以積勞病乳終時伯略

今食

卷一

二八

歸就試不及訣痛可知已伯略滿永豐考恭人自安人進封猶從少叅爵也余惟三具多賢乃瞿氏父子兄弟祖孫名德相望不獨以科第顯而李淑人殷安人施恭人姑婦嫡庶之間何其雍睦而孝敬也少叅君事太僕如父師太僕逝其子女復以少叅爲父少叅孝友忠義大節凜然而又小物必矜嘆笑不苟如金如玉無纖毫疵類受人瑕瑜在楚日人憚其嚴久而見其廉明公正無不款服門下士有宦吳者絕無所請求曰吾向所以教士者如此其持躬立朝屹然有以自信不樹徒黨常言

士君子處世如農之有畔經營執掌猶恐不給何暇奔走于是非勝負之場乎繇今思之君之慮深而其見卓矣伯略爲令與其所自樹太率類君君病時嘗夢至一殿名曰馭娑有神南面坐或告君曰此若前身也故君復自署馭娑主人所著有皇明臣略百餘卷網羅蒐輯巨細靡遺其一生精神多萃于此以嘉靖乙丑年九月初一日生卒于天啓癸亥年九月初九日未及耆者一恭人之卒先君十六年爲萬曆戊申七月初一日距生嘉靖甲子七月初二日未及艾者五男一式幫卽伯略娶

今食

卷一

二九

南兵部郎中邵某子太學生某女四長適陸泰徵贛州知府某子先後卒次適顧應璦孝廉某子俱恭人出次許施傳徵卽太僕公之孫貳桑出次許曹茂京楚雄知府明丰子貳陸出孫男四玄錫玄銓玄鑑玄鎰孫女一余往者嘗表殷安人之墓已復爲太僕銘今又銘星卿余之有言于瞿氏多矣然皆無諛辭無愧色其於星卿夫婦尤泫然感傷不能措辭也銘曰以宗伯父爲世儀矩以太僕兄亦有典刑惟孝惟悌以昌厥世筮仕冬曹竭力爬搔極人弗睨滿孔

斯室楚士囑于爾步爾趨翮其解組浣溪之許竭
角營營麟隱鴻冥生既應斗漫亦非偶淑媛歎歎
曰待爾歸廬山與突雙星永耀

明徵仕郎望雲姚公墓誌銘

余以丁酉歲舉姚惟欽于南畿今已三十年矣諸
與惟欽同舉者升沈變態日異而歲不同乃惟欽
猶然一孝廉面孔如昨余往來淮上惟欽必來謁
前歲余南歸相送渡江依依不能舍屬余銘其尊
人望雲翁之墓余心許之而以病廢筆研惟欽復
走使三千里來徵嗟夫惟欽果以余言爲足不朽
其尊人哉余甚愧其意無以辭公諱某字某望雲
其號晚又曰醉菊主人其先神明之裔宣德間有
禮者遷河南九沙四傳壽官曰梅軒遷壽春生四
子長曰佐卽翁父也翁父母早世雖少孤而氣英
特負才名十九補諸生再試學使者皆冠梅軒愛
之梅軒操計然之策又徙家于淮翁挾策以從顧
不欲株守齋頭嘗遍訪名流講解浮舟吳松荆荊
上下結社論文歷三時不輟冬杪則返棹問太父
安歲以爲常菰壇時譽無不前席首推翁乃屢舉
不售則去而遊南北雍困頓如故于是伊吾倦矣
翩然有得而以澹宕玄逸之致寄諸聲歌搆一林
亭聚韻士朝夕觴詠嵐光水色浮牕几間好手植
名花于菊尤甚每東籬盛開則潦倒其下故以醉

翁自命子若孫呈課業利品正之惟欽領賢書客
前爲賀翁曰吾苗裔之子乃耕穫固其所耳辛丑
以資除詹事府簿甫受命輒曰纓紱束人卽解去
前後淮守以下或式其廬或旌其門弗屑也賓筵
乞言者屢始不獲已一出性不嗜酒而對客浮白
呼盧可至丙夜不喜聲妓若花朝月夕則絲竹不
廢不佞佛而繕經飯僧紉放生池無嗔吝想不發
人隱不介介橫逆而以理質平則面折毋少諱村
童走卒縑流方外無不飲德戚里之待晨炊及婚
埋者尤多有貧交沒其弱子不自存也爲之給衣

卷一

食勿使夷于若放歲凶族有鬻子者嘆曰吾宗也
奈何幾辱爲奴隸贖而歸之且爲受室至今其子
孫曰太翁生我也仲叔受人誣中于法百計雪之
始得白晚而弟姪指繁產將四析則酌其贏絀推
已讓焉常以怙恃早失事大父母如代其父母疾
侍湯藥累日夜不交睫襄事之日作孺子啼號蓋
至孝也生平少病壬戌春惟欽赴南宮中途歸歸
二十日翁始病病十日而沒何異嚙指之奇豈有
神告之耶殆至孝所致耳所著兩薇亭詩集詩詞
紀事菊譜三教語錄酒色財氣四箴等書行于世

生于某年某月卒于某年某月得年八十一配吳
姝女繼周繼王繼孫子一之典卽惟欽娶黃文彬
女繼馬氏出女一適諸生呂鳴鳳孫一思孝諸生
娶太學吳士璫女曾孫一崇玄曾孫女二俱幼墓
在某山以某日歸兆坐某向某余觀翁少爲文而
晚爲詩人謂翁文而不遇牢騷之氣托之詩耳乃
翁固恬淡清虛怡然于天人之際且孝弟天性篤
于倫物問花醉菊其寄焉已詩識鳥獸草木大旨
乃在溫厚和平先之教家悟乎此者有深于文者
矣是爲銘銘曰

卷一

不知其父視其子子爲孝廉父爲良士式穀是似
誰銘厥居曰惟惇史茲石可磨爾名無毀

蒼霞餘草卷之十一目錄

國子監祭酒贈禮部侍郎漢冲蕭公墓誌銘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桂渚洪公墓誌銘

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西泉王公暨配贈夫

人高氏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仲齋蘇公

偕配恭人黃氏墓誌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吏部尚書汝泉趙

公墓誌銘

明文林郎廣東高州府推官嶠海王公墓志

銘

卷十一目錄

蒼霞餘草卷之十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明國子監祭酒贈禮部侍郎漢冲蕭公墓誌

銘

漢陽蕭公以萬曆庚辰舉南宮第一人以廷對第
二人及第公第良譽亦同籍舉天下豔稱之以爲
盛事後公以文章識量重于詞林官至祭酒人皆
以大用期之而卒中忌者歸淹抑以沒沒二十年
會 上之初元大頒恩紀公子方伯君適以觀察
入 觀請于 朝始用前講幄勞贈公禮部右侍

奉寬館主 卷十一

郎子祭塋官其一子方伯君復請余銘其隧中之
石余入詞林後公三年公第蓄之又與公爲僚于
國雍甚相得也今之銘公其能辭按狀公諱良有
字以占別號漢冲其先楚長沙路星潭州人也遷
廬陵再遷漢陽之沌口世有隱德父爲文谷公某
以明經貳守泰安州公七歲受易十五歲舉于鄉
久之以春秋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丁母憂服除
補故官以會典勞晉修撰充經筵講官丙戌分考
禮闈戊子典浙試己丑再分考禮闈管理誥勅久
之晉中允管司業事再晉洗馬充日講官尋以諫

德兼侍講與纂章奏以庶子兼侍讀典順天甲午試明年途領國子祭酒公在史局十五年凡珥筆橐經造士掄才之事無所不與高文大冊多出其手而公所自喜獨擅者則當制之文典雅深厚上不失訓詞之體而下亦厭于人心鄉會所舉皆一時名士其後或成鉅公今大宗伯孫公慎行公順天所舉也人服其鑒其在國子儼然以尊師道爲已任而意歸于長育曰北李南陳遺規具在可循也定畿省選士之法以實太學最爲折衷部議以爲當是時公以壯年負經世策略熟先朝典章證攬今古觀悉利病又喜接士大夫士大夫暱就公譚闕及時政人材間有之而忘者耽耽矣于是給事中某有言公一具疏辯亟請歸自是不復召自公之歸而其第大叅公亦謝河南學政歸至是泰安公年八十矣杖履無恙公卽里第築長春樓以居泰安公又推泰安公意置義田以贍族而名其庄曰景范風日晴美則兄弟相約以軟輿輕舫從泰安公于谿山間怡然有終焉之意會方伯君亦以春秋魁南宮成進士公喜曰家國有寄矣及泰安公歿大叅公繼之公不勝慘悴竟用不起年止

五十二天下皆以公之不竟用爲惜也公體貌魁梧舉止詳華在班行中軒軒如霞舉胸懷開豁泛愛而多容人無貴賤一被延接凡有緩急無不爲悉力至於推轂名流獎進後學孳孳然不啻口出人謂公大如海一日柄用必能合天下之心收天下之材以爲國家用而或者卽以其善合而訾之嗟乎仕宦難矣至于詞林則世所稱無患坦途也然以余耳目親記氣誼設則擬其力用之盛門戶寬則擬其羽翼之成若反是而矜局守高多示不可之色則又將以險危擬之矣然則木天尺地庸詎知非羊腸九折之路乎當公之及第而其第一人爲江陵子亦同兄弟舉楚風之競惟此一時公于此際有所馮依連附易緣耳及乎平津客散全楚蒙濶而公能脫然于其父子間亦可以信公之志義也已而世之慕用公者亦皆樂其春融而忘其秋烈要未爲知公之全也公居家敦睦居鄉長厚里中士待公以發名者甚多爲文章規摹臺閣而以藻雅出之要歸于元氣卒如其人云生嘉靖庚戌十月七日卒萬曆壬寅十一月廿五日娶歐陽氏繼次戴氏贈封皆孺人子二長卽方伯君丁

恭娶方尚書逢時女次引萃女一適御史尹良任
子指揮使際盛孫男某某孫女某某適某某以某
年月日塋沌口之原公同年故光祿鄒孚如楚之
君子也其狀公比于古之大人長者言當不誣余
以所獲交于公而窺其一二者爲附而志之銘曰
蜀江東迴漢水北來滙於沌口鍾此瑰瓊有焯漢
陽二爽惟競伯也哀然仲亦後勁花萼之光掩彼
周行誰尸壙唱實惟元方石室抽籤鑒坡視草金
華啓沃宸旒斧藻乃司棘院乃正虎闥乃材杞梓
棟於殿扉帝夢方殷人猜已至鴻飛冥冥弋者何
容復餘生

卷二

四

甚雷雨屯膏貯彼夢澤爰授龍子飛涎噴液四岳
雲興三湘源遠榮光肆浮其徵在沌鬱鬱高岡蕭
史之阡於赫寵綸臣銘麗焉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桂渚洪公墓誌銘

往余貳留禮攝事留工則今太常洪公爲曹郎所
爬搔節縮日與諸曹及中貴人爭論至于竹頭木
屑無不敵舌焦唇不少假借南中士夫離齷者或
苦其煩苛而賢者每私嘆以爲難蓋終公在曹九
年所省金錢無算而官亦沈滯不得遷久之乃晉
光祿少卿自光祿而太常提督四夷館時有御史
劾顧公憲成以其講學且左袒淮撫公上書白顧
公謂御史言過于是諸不悅顧公者咸側目公以
爲東林之黨東林者顧公講學處也公遂以奉使
荆藩歸里尋轉大理寺右少卿丁內艱家居十餘
年 光皇登極乃起公守故官晉太常寺卿管少
卿事時 神 光二帝當祔廟宗伯議祔 憲宗
而當 獻皇之祔也人謂其曾臣 武宗又未正
宸極乃稱宗入廟且居 武宗上于禮未協公以
職在太常得與聞祀事故議祔 獻皇與宗伯左
事遂不行而亡何公亦逝矣公之歷官孤介強執
獨行其意不爲人撓折率如此其初以己丑進士
筮仕戶曹郎與同曹郎上書請 建儲已改儀曹
教習駙馬都尉儀郎何公喬遠以奏對註誤謫公

以同曹聯事力乞歸宗伯不可隨轉考功主事請益力或謂少須之可徵滿考恩公曰吾先人望我不在此竟引疾去去之五載上有所督過銓臣空其曹而公與馬人以爲枉而公安之不置辯踰歲以主事起南京工部虞衡司稍遷管繕員外都水郎中皆恪共其職故事上供物料臺省及部郎會估然皆臺省爲政部郎唯唯而已而臺省復一切憑中璫之成例其估直不啻數倍公每事裁節仍召匠製造視其費以爲高下璫亦不能難其非舊制而璫輩夤緣特旨宣索如板枋等類公

不食餘直

卷十一

六

皆抗疏力爭間亦得請又復棕毛之稅于官革柴炭灰煤諸稅璫不得漁獵人服其風力至木植召買定價而後招寅緣遂絕皇陵祭器每三歲一修公所造堅好薄而藏之楨省歲修費匠丁苦扒平銀爲累公定爲按季徵收之法而蠲減其貧薄者權闕故事與臺省俱率不時至商困于留滯公以五日爲期自行抽放皆大爲公私便利而其最禪于公家者無如鼓鑄始寶源局興胥役輩不利用錢爭言其不便公持之甚堅募匠增爐諸官俸兵糧及軍士麥銀率酌分數配給不一歲贏藏金

至七萬餘其積剩餘錢盡輸之公不私一文留都至今遵其成畫不敢失又議易外城以磚建浦口城以固保障後皆見施行在光祿屢疏請慎

中旨謹祭祀節賞資革鋪墊廣積貯數器皿汰冗員語皆惻切神皇雖不盡從而景命齋醮從此遂停其以常少提督與顧公同推神皇用公

公不欲先顧公再疏請告不允乃受職自是鎮撫有缺人多舉公公輒力辭余時在政地見士大夫有美官必爭爭而不遂詎屬隨之如洪公者可易得哉公自大理歸已無心復出出而遽沒不得究

不食餘直

卷二

七

其用人咸惜之其卒爲天啓元年十月初四日距生嘉靖庚申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二天子采輿論贈公工部右侍郎予祭塋官其一子諸典皆從厚公素潔廉一毫不苟取至周恤三黨之親竭力無所吝置義田義塚以濟鄉族街口之稅糧長之役皆大爲鄉邑患害公力請于臺使蠲除之甯銘座右曰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好事天知地鑒鬼神欽此亦足見公之生平矣先世爲歙巨族曾祖某父某皆有隱德實啓公公諱文衡字平仲別號桂渚娶程氏繼汪氏俱贈淑

人子五人嗣成嗣彥程山嗣廉嗣憲嗣台汪出嗣
成嗣廉太學生嗣彥嗣憲諸生孫男五墓于某年
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余往在政地公每相見必有
剴切之言茲奉 召入都心喜復得公而公已先
卒旬餘日悲而往哭之嗣廉輩匍匐拜泣以志銘
請余所交遊新安賢士大夫甚多乃一二歲間司
徒吳公既亡公復繼之近又失太僕鮑公蓋正人
君子之易于凋零如此大爲世道嘆嘆况公于余
共事兩都周旋二十餘年道義之雅尤倍尋常者
哉其能無一言以慰公于九原銘曰

李實食五

卷十一

人

于戶于禮于銓官則屢徙而弗集于糴于光祿于
奉常于大理施則未究而復厄于年留署栖遲卿
寺迴遭人爭我讓後人先人曲如鈞我直如弦
鞠躬盡瘁七八可捐 明綸有赫賁于重泉斯爲
佳渚洪公之阡

明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西泉王公暨配贈
夫人高氏墓志銘

大司農王公奉 命治留都御史大夫事便道過
里展墓以行顧瞻松楸思隴石以勒不朽持兩尊
人行略謁余爲志銘余與司農公同朝氣誼甚洽
喜聞其家世乃按狀次之贈戶部尚書王公諱全
別號西泉其先山右洪洞人七世祖曰二老僑寓
長垣樂其風土遂占籍于縣之土山岡二老生士
瞻瞻于四季曰彥和徙居王音村北油房寨遂爲
油房王氏彥和亦四子次曰儀儀子九其八曰允
公大父也性高潔不手無名一錢娶王氏生四子
最少曰結是爲公父諱朗有大志隱于賈常儲油
數百斛以佐遠近焚膏者娶魏氏以流賊之亂赴
河死其繼爲全夫人則公母也公生而娟秀警穎
全夫人愛之甚不欲苦以章句會邑令推擇良家
子爲掾史衆以公應公不得已承之而非其好也
未幾拂衣歸歸輒取春秋列傳三國志及稗官野
史讀之見嘆惜不平事則擲卷拍案裂眦呼罵至
忠孝大節畸人攸士輒肅然起敬引滿酣暢人皆
怪之弗能測也全夫人每晨起具饔粥食丐者又

李實食五

卷十一

人

風治藥餌檣櫓之屬以待貧病一日黃冠坐于門謂夫人功行圓宜往忽不見其夕卒公奔抹不獲晝夜不輟哭柴毀骨立既襄事事繼母劉孺人如所生劉亦欣然拊之如已子壬子歲大饑百里無煙族人謀餬口于四方公置酒招之曰有少儲可以相假何必捐親戚去丘墟乎于是傾篋倒廩周旋略盡復發積歲所窖粟載之市半其直出之或見鵠形鵠面者棄不取直人以田來售予善價或并其田畀之坐是家日落是歲仲子生至持繚易朱始具粥公亦以酒德得風病伯子憂之曰大人

卷二

病風奈何公捧腹自喜曰而翁一舉活若干人拓若干嘲風何病且魏其非不愈于和嶠癖乎病少差乃復脩業而息之家殖稍振而族中豪已有目攝之者因築塙爲隣人所侵公譙讓之鄰大恚無賴子乘之欲傾公謀極殺病婦興大獄公語伯子大父骨未寒人已籍吾家而輩不自立無死所矣自是益督伯子學延知名士與觀劇束脩之問挫產佐之及伯子入鄉較幅巾方袍拜于床下公乃大慰曰惜大今而後免虎吻矣公女兄弟二伯歸丁祝次歸于尚其歸尚者公爲政一切奮騰倍于

祝曰女弟大人所鍾愛欲其意滿也亡何歲復大校前無賴子禦人于道公立遣人召之還闕室居之輟食食之冀其改行勗以周孝侯荆溪事卒不俊公亦夷然不與較也已中酒病復作吐血數升醫投以已風劑半歲愈愈又不耐岑寂時時召所親日夜奏伎進酒箕踞相對酒後耳熱輒弄琵琶諧蔡姬十八拍若漸離擊筑荆卿倚而和之人人髮指冠也用是復病或勸之斷飲公搖手曰未聞殤子沈湎彭越長醒也身已付之司命矣日不過飯一盂而麴藥參苓雜然遞御且四年所疾益增劇是時大司農總角就外傳斯夕朝榻前占所受書或誦言如流則喜見眉宇間不能舉其詞卽從枕上口授數過必熟復而後已疾大漸握伯子手曰汝能自立門戶賴汝穉事不治當問永貞女弟異日畢姻惟力是視術者謂季子有貴徵吾亦謂然惜不及見耳已而謂吾家上世以來雖無顯者而清白一節不媿古人訓詞井井神志不亂夜嘔血卒配高夫人東明右族也父諱銀母曹氏夫人生而靜莊有慧性父教以孝經女訓諸書輒成誦女紅之餘時弄筆研歸公年十四全夫人以其少

也絕憐愛之夫人晝夜操作事事精辦下至雞豚
狗彘之畜無不蕃息全夫人喜曰新婦賢今而後
吾其齋心奉大士以終餘年乎及全夫人卒夫人
持所遺尚氏姑號泣已收淚相慰藉既塋盡出其
嫁時粧爲齋送祝氏姑十九而寡矢死靡他舅家
欲奪其志操之急夫人懷其三歲兒讓之曰爾縱
忍于死者此呱呱者誰氏孫也且慮若敖氏餓
乎乃延于家護視終其身劉孺人繼姑也或恐其
苛而難事夫人婉色怡聲伺寒暄共滌滌卒歎然
相得無間也贈公病中有所怒夫人輒笑解之無
賴子乃能療公耶富者怨之數公何恨因治具相
勞公亦爲之豁然舉白病少愈卽以管鑰付夫人
不復問家人產夫人亦坐是勞瘁精血耗矣及哭
公遂委頓不勝喪幾以身殉宛轉床褥間二年許
病且革伯子永寧等請所欲言惟以祝氏姑及全
夫人兄無嗣嫂某氏白首無歸爲囑祝嘗語司農
公曰自夫人爲吾家婦太夫人撫之如愛女夫人
屏氣低眉不命坐不敢坐至長子娶婦亦然太夫
人功夫人儼然主母矣猶朝夕于小姑之側憂亦
憂喜亦喜今婦姑姑嫂之間不聞有此矣公生于

某年卒于某年得年若干歲夫人生于某年卒于
某年得年若干歲子三長永寧太學生次永貞次
則大司農公永光不佞重入翰林適治化維新賢
公卿布列乃公忠端慎如司農公尤其卓然者而
本之贈公與夫人源流遠矣吾獨悲贈公之見伯
子青衿而喜而不及見司農公之貴與其樹立也
爰爲之銘曰

沙麓之垠龍城之閭懿懿芬芬亦有君子攸介攸
止式憑其里寨惟油房長發其祥烏衣諸王奉親
以孝翼子以教默合乎道我糾于族我耽于麴並
受其福共惟碩人主是禴繫內政既均荃乎遷化
泉臺長夜從于地下四十年來閭閻決垠開鬱爲風
雷奕世赫赫乃導厥澤邦之杜石 帝書煌煌家
慶穰穰得全全昌令終有俶千秋如燭我銘不隳

明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仲齋蘇

公偕配恭人黃氏墓志銘

客歲余過武林中丞蘇公請余爲文壽其尊人仲齋公時仲齋公登八十中丞日夜欲解節歸侍屬海上有警戍兵悍驕辱及長吏中丞職在鎮撫勢不得歸亡何驕卒渠魁以次就縛餘皆奉戎索莫敢動將吏受成算悉殲諸鯨鯢海波不揚

天子念中丞公又值妖寇發難縱橫徐充間漕艘爲梗遂晉中丞爲司徒持節督漕控扼兩都未及上而仲齋公之計至公念職守拘羈無能視合飲

奎霞餘草

卷十一

四

一展子情悲痛不自勝將跳而奔奉仲齋公之柩與封恭人黃氏合塋于南安縣之霞美山而屬余爲志銘余念人生倏忽壽公幾何時而忽銘公耶然公之行誼則真有可銘余不能壽公于地上則常壽公于地下于是志曰蘇公者泉州晉江人也諱某字惟思別號仲齋高祖福曾祖春父璟以子士潤貴封江西道監察御史士潤在嘉靖朝以直道忤權相被謫稱名御史公幼失恃稍長受學御史公屢試高等五躋棘闈比司徒公第乃罷舉子業而當御史公宦遊所爲朝夕侍養封公及繼孺

人惟公是賴御史公沒公襲二親事無所闕閭里稱其孝尤慕范文正司馬文正爲人孜孜汲汲惟收族恤困是務宗人之饑者與不能冠婚者歲出粟爲助中表何二郎死五喪未舉友人顧茂才夫妻繼物不克塋皆賴公而歸土歲凶輒倡鄉紳歛粟千石以賑里人卒以無辜乃躬自蔬食布衣泊如也司徒公自筮仕權濬開守彰德督學江右以至撫浙公皆惓惓規誨而大指在于潔已愛民毋取非義一物毋筭無辜一人上報國恩下積陰德以善成而翁之志而已司徒公奉其教無敢失

奎霞餘草

卷十一

五

其在浙欲歸則誠以當爲朝廷計安封疆毋便身圖嘗三受封典以至中丞顯貴矣而謙約彌甚冠服皆笥藏郡守以賓筵請力辭不起出入里中皆徒步未嘗扶杖歲時祭祀展墓拜跪惟謹性喜靜坐好讀書告誡子孫務恭敬慈誠勿蹈輒近佻薄習蓋可謂以身教者矣配黃恭人安溪名族女尤善佐公其所以持躬訓子綜堯家政以安司徒公于官皆與公同所最難者有男女十一人皆自乳哺不覓乳媼曰奪人乳以乳吾子心不安也年五十卽茹素誦西方語不數載遽沒蓋先公者

二十年公之生爲嘉靖壬寅年十一月卒爲天啓壬戌年九月得年八十一恭人生嘉靖己酉年八月卒萬曆癸卯年八月年僅五十五恭人之塋已十八年公始與之合爲某年某月某日子男六人長卽司徒公茂相次茂槐茂楨茂根茂彬皆庠生茂杓孝廉而茂楨出後御史公女五人季適南安傅光以烈殉孫男十六人文煥文耀俱庠生餘尚幼余與溫陵李文節公同官三十餘年每聚譚輒痛心于士大夫家之魚肉小民爲害于閭里以爲甚于盜賊余謂今士子初登第其家卽輿馬喧闐笙歌鼎沸通宵燕會賀客盈門父兄子弟鮮衣美食僮僕飮酒肉揚揚得意如此而不貪饗于宮爲暴于鄉安可得也乃溫陵人言蘇氏之門三十年不聞鼓聲黃宮庶與之隣居壬辰下第司徒方舉南宮兩家門巷皆寂然宮庶每告人吾得佳隣不知墮落之慍也嗟乎卽此一端不可以見公之家訓哉公每見客譚人廣田宅及權勢熏灼事輒掩耳謝去題所居之室曰心術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須留好樣與子孫具立心制行如此蓋可謂聖賢之徒矣安得世之封君與士大夫皆學公之好

樣使鄉里小民毋逢其災害如李文節之所痛豈非縉紳之光而世道之幸歟余因志公有感故特揭此欲聞風者知所興起焉銘曰

爲御史第而克砥礪以光而世爲中丞父而躬僂僂以篤而祐溫陵之鄉閭閭相望惟德則光惟蘇氏門亦有高軒寂然不喧韞則有玉貽則有穀毋豐其屋施及司徒式奉庭趨以靖疆隅牙肅歸來悲動南陔馬鬣崔嵬有封有阜儼以佳偶永綏厥後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吏部尚書汝泉趙公墓志銘

余初通籍時卽聞有汝泉趙公守荆治行爲天下第一其處紛紜盤錯之際較古循吏不啻過之而吾師今大司空吳航陳先生素習公雅能言公事其德量器識卓然古之大臣也公沒已二十餘年墓中之石尚虛適陳先生來京師大司徒李公與公爲姻好始以手所撰公事狀屬陳先生命余爲志銘按狀公諱賢字良弼別號汝泉世家汝之畫村弱冠舉鄉書第二成進士起家農曹徇翔郎署者六年守順德再守荆以三品服視荆篆者五年撫楚撫齊魯者八年佐臺兩年在南北銓四年先後家食幾三十年此其出處大都也當在農曹于金穀之務則憊憊然曰治絲易紛處脂易膩也督清源儲發羨錢以賑餘則封識遺後來者無赤仄半輸入橐中人謂劉寵胡威再見矣景藩之國道清源公以故事餽其瑤瑤訝趙君清吏乃餽我耶戒其下無敢犯再司遼庾則請帑五萬解譚卒平難果通山海賈人仍懸橐而歸守順德以繼母憂去補荆資糧屢供支羅之師荆不瘁樹隄濬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流理陽侯之怒荆不魚盜楊德勝輩剽江湖間公曰無開卑車闖其營諭解之如張綱之于廣陵裴懷古之于始安也遼庶人橫則佐臺使者暴其罪于朝削其封楚有悍宗爲暴力彈治之楚國乃安于是天子以爲能晉叅藩政而以荆人之慕仍使視荆蓋異數也尋聞父病棄官歸服闋以兩浙觀察使擢御史中丞撫楚至則條便宜十事及救荒四議上之皆鑒鑒可垂永久徃跳懷遠江中之點少年舞戈牛角公厲兵設奇盡殲焉又盡城楚邑之無城者分布將吏守諸要害視屈大夫李鄴侯等示風厲張弛之道莫不畢舉召入內臺晉副都御史撫山東化行如撫楚時平度之妖僧德平之妖婦魚臺歷城之妖民以次就擒而左道息爲漕計者二曰開泲河曰鑿膠萊又增隄植堰束徐北橫流使水不爲害而爲利已乃檄登萊守者使大備緣艦曰吾懼金山之鯢振鬣于祖州也則又通海商開島地置屯田于是乎防者不枵餉者不勤遠者控遼近者扼倭蓋其後十年倭蹤朝鮮卽不敢踰山東而遼則公徙薪功也晉貳天官區分清濁如刀畫塗口絕臧否而銓綜不失識者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方之徐勉中外方望公統均而時宰遠之故有南
太宰之命乃公歸志已久決矣低留都未決歲
力請骸骨凡三上乃報許公歸而訟遼獄者盡起
謂公承故相旨驟柄用鑄公官不知公于故相斷
斷無少借不幸遊其地耳以公才請取故相重非
私非昵何足累公遼之獄爲荆民請命爲故相乎
哉久之事白當事又交章薦公詔復原官致仕
會覃恩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里居講道著書
又若而年而卒公天資醇茂篤于倫常居喪三年
不見齒鄰姬似母養之終其身兄北泉公知公于
蒼霞餘年

卷十一

二十

蚤歲提携教育之公事北泉公如父宗婦藉舉火
婚嫁稱衣冠士者若而人所交必端士沒則經紀
其喪而撫其後性淡約不喜聲華室無騰侍夫人
爲置一姬卽遣去自釋褐從羅近溪曹貞菴耿楚
侗諸公遊深求性命之學晚而益進其學以無欺
實踐爲主疾革啓手足示人蕭文宗謂其不愧曾
子良然卒萬曆丙午距生嘉靖甲午得年七十有
三尼父夢楹之歲也配盧氏累封夫人子一曰壽
祖成進士歷官布政使先公一年卒女三孫男四
曰得卯曰得辰曰得巳曰得庚孫女三曾孫男七

曰重昭曰重職曰重明曰重輝曰重聯曰重映曰
重聯曾孫女三公卒之明年丁未得卯等奉公及
盧夫人塋于城西中陽之麓銘曰

四嶽之宗有高曰嵩爲周降甫爲明降公爰發
其顙始于金倉否者矢之金粟馬羊歷典大郡雲
行雨施羔裘孔武繡衣是宜此屏者提彼衆者扶
帝曰懋哉乃授之鉞威靈晝擊明霞曉班吞湘七
澤浴海三山勝于少宰則靡不辦銓綜萬流無蹊
有鑑尚書之崇斗樞喉舌人望猶登公案如劉一
賦遂初廿年松菴魚符俄下鸞聯忽上在孔夢楹
蒼霞餘年

卷十一

三三

在曾履薄其年與事如契斯約豈弗尊榮亦既壽
考正學無欺完名永保中陽之封馬鬣隆隆以我
刻辭貢爾幽宮

明文林郎廣東高州府推官嶠海王公墓志

銘

王公諱錫侯字康國別號嶠海吾邑化北里錦江人也其生也長余一歲爲嘉靖戊午年十一月初五日余居去康國十里餘未嘗識面有人傳康國所爲應試義已心慕之知其必取科第郡司理李公材尤奇康國拔以冠郡士歲壬午康國舉于鄉又六年己丑成進士余于是得交康國見其人疏爽恢豁意其必有樹立取高官大爵而康國筮仕邢州司理亦甚著能聲薦書屢上乃未幾忽以訖

蒼霞餘章

卷十一

三三

辭忤上官被劾歸沈淪久之今上登極詔諸廢臣被枉者得敘用康國乃上書自列章下銓曹移文中丞御史覈康國爲理狀中丞聊城張公御史錢塘潘君詢邢州士民皆極口爲康國頌枉遂據以復銓曹疏聞還其官康國入都謁除得粵之高州時康國已得疾自股至腰皆擁腫漸及于腹出都來別余余爲愴然語之曰吾與君此後相見與否殊不可知康國亦太息吾今且過里須病愈方敢之官乃行至涿州奄然逝矣始康國之北上也挈其家寄于東阿有子民齔先在長安與康國俱

南故康國之沒舍斂皆得如禮都下縉紳如同年大學士朱公大宗伯林公輩皆厚致賻贈今大學士馮公方里居以世誼爲經紀其喪亦逆旅中一幸也方康國爲理有鄉紳爲御史欲吞發婦趙氏田訟之官康國直發婦還其田御史大恨又長垣令高知止任縣令馬如龍皆被劾行勘人莫敢任康國毅然剖決謂長垣彈章頗有狀宜去任縣人詣闕爲其令白冤宜留中丞宋公欲庇長垣與撫按之糾任縣者皆不樂而康國持之堅不可奪遂相與蜚康國矣康國歸時兩尊人與大父皆無

蒼霞餘章

卷十一

三三

恙垂白一堂戲綵承歡甚自適也曰大丈夫不能盡忠則當盡孝豈能離輿浮沈承事上官阿其意指哉然康國故負才欲有所用于世既遭譴沈廢無所發舒則逝而之禪尤酷好堪輿家言裹糧走四方凡名墳吉壤無不涉歷故相吳門申公太倉王公聞其至皆倒屣康國抵掌而談地理禍福吉凶所繇致一一可覆又間及西來妙義聽者忘倦過武林禮蓮池上人爲師持齋受戒稱佛弟子諸凡能言青鳥者麀集其門康國皆曲加延接飲食贈遺其費不貲卽受其欺不悔余常規之終不聽

也康國家故貧其自邢州歸垂橐耳一二同年故舊宦閩者稍相資助坐是復康盡晚起一官欲微一命以報父母而竟不能待痛哉其生平儻不拘小節不避小嫌以故流俗或有未亮至其內行淳備好施予快口直腸不設城府則人亦無間言余與康國交最臚深知其無他卽時盡言相正康國亦咲受之不爲忤向余自綸扉歸日相與扶携山水間翛然爲物外之遊今再入里而康國不可復得矣康國之沒爲天啓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以次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于南薛之山首午趾子

蒼霞餘章

卷十一

三四

康國所自卜所著有曾子三傳廣孝勸孝砭俗戒殺諸書行于世按狀王氏之先出自忠懿王審知其後多散衍居錦江者族指尤繁至觀山公某食貧好施精岐黃術壽近百齡及見玄孫學使者沈公扁其居爲五世同堂康國大父也父某亦以朴茂稱康國娶于林繼俞子五林出者四民悅民皞民覺象賢命出者一民衡女一婿林鍾相孫男五鳳儀兆昇鳳鏘玄鼎玄偶曾孫男二孚謙孚恭銘

曰

以其才取科第無不如意以其才效一官胡以遽

頭三尺是狗弗阿弗避晚乃賜環而忽長寐於人曷尤造物斯忌嗟哉斯人泉扃未闕

蒼霞餘章

卷十一

五十五

蒼霞餘草卷之十二目錄

亞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叅政羅陽程公墓誌銘

銘

嘉議大夫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

門丁公墓誌銘

亞中大夫雲南布政司叅政見白丁公偕配

羅宜人墓誌銘

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仲谷南公偕配贈淑人武氏合

葬墓誌銘

中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卿還素李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東

溟高公偕配鄒趙三恭人合葬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石龍陳君偕

配恭人林氏合葬墓誌銘

蒼霞餘草卷之十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明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右叅政羅陽程公墓誌銘

誌銘

羅陽程公者余同年友也往余北上過武林公奉

母夫人赴官留都聯舟至京口每夕必聚譚小飲

母夫人懼公醉輒傳言止酒公卽逡巡起強留不

得余以此知公孝其後公守溫陵以念母力請當

道解紱歸構堂里中名曰賜綵余爲之記再起盧

龍復蒞閩下何遂抗疏致其仕優遊林壑十餘年

蒼霞餘草

卷十二

沒將葬厥孫太學生開昱走數千里至都門請余

爲誌銘余嘉其意且于公寧忍無言公諱朝京字

元直別號蘿陽先世出忠壯公傳至永昌徙新安

海陽之霞川里遂世居焉永昌六傳至璉娶某恭

人無出再娶關恭人生公少端重有大志爲弟子

員籍浙之西安以賞入太學遂以癸酉舉畿闈甲

戌丁外艱比癸未乃成進士除鄱陽令鄱陽劇邑

猾胥心易公爭抱牘請判公決遣如流且叱之曰

若曹嘗乃公耶後將罪汝胥皆瞽服邑賦多逋前

令有六年不得考者公察知里歇包攬爲害乃立

週知實徵二冊頒行之民皆以爲便課途如額臺
使者下其法行于通省形家言泮宮面向不利故
人士久厄公爲更正之又時集諸賢紳如劉學使
應麒輩與諸生講明學問文風遂振其著者如陳
給事嘉訓江叅政和胡吏部繼美皆公門下士往
靖難時邑人大理卿胡公閏被禍甚慘株連充戌
至數十家遇 覃恩公按籍盡除之榜示縣門旋
風捲入雲端復墜縣庭人莫不驚異隨請當道祠
祀于芝山鄙人爲錄紀其事戊子歲饑公括贖銀
二千金畀富民買穀分爲十二道以便糶穀價驟
減又治糜哺餓者所存活至十餘萬景德窪丁之
變亡命麋集藍芳威爲之魁壯勁善鬪官兵莫敢
格當事以屬公公素嚴保甲至是申諭四境有弗
歸保者俱以賊論民聞之相率歸公督壯丁五千
人去賊巢一舍宣令許自新不且加誅芳威勢窘
焚寨逃又力言于當道芳威智勇足任也願以百
口保芳威遂降卒爲名將兩臺交章薦公卓異
召入以無援僅授南刑部山東司主事大司寇趙
公雅相信重有大獄疑獄輒以屬轉郎中得雲南
司旋移禮部儀制司仍南隨以才望擢守泉州抵

郡卽輯清源文獻復韓魏公祠魏公故產于郡歷
有祠久廢公爲重新之其治主簡靜和平分毫不
擾居二載以念母力乞歸養當道不能強郡人爲
建祠于洛陽橋至今俎豆甫就子舍而母病躬親
湯藥不解帶者五月居喪哀毀彌篤除服補永平
守蓋主爵藉爲北門鎖鑰計時稅璫方熾橫行郡
中公議以他費充稅毋得擾民璫忿甚惡少佐之
至青衿亦有倚以爲暴者公悉力鋤之郡乃帖然
朵顏建州諸夷入貢道永平闕我戎備弛廢多所
要挾公集民壯營于郊以振軍威夷遂斂戢又開
馬市築片城建板開廣積穀郡自是有馬河伯不
爲患而凶歲得以無饑其最便者因深河之小舟
運天津糧至闕家口所省輓輸之費且數倍今榆
關宿重兵仰給內地人猶思公策焉在郡六年啓
事屢上皆不報最後乃以副使備兵潭南建牙于
汀之上杭地在萬山中紆冗所伏公力飭戎備課
士習騎射壁壘旌旗煥然一新民有張寶者蓄金
蠶毒所殺已三十餘人公捕治論如律積害遂除
臺使者薦公轉叅政仍舊轄二何以入 賀至都
具疏引年太宰孫公覆如其請而多美辭旣里居

蕭然不異寒素口不道閩外事惟聞遼左雙輒痛
憤髮指冠至廢寢食臨沒猶惓惓以兵餉匱乏爲
慮語不及私時萬曆己未四月初七日距生嘉靖
庚子四月十六日得年八十生平敦樸廉讓貌恂
恂望之知爲鞠躬君子篤好講學在鄱陽則延近
溪羅公在留都則交南臯鄒公相與切磨又建復
古書院于萬安山招海內儒碩聚會至者且千人
庶幾往日湛甘泉鄒東廓王龍溪故事而尤精于
藻鑑戊子分考江右得劉文卿爲解首在溫陵所
拔前茅士多擢巍科其純孝篤衷恬于進取則天

李實餘草

卷十二

四

性也乃余所稿慨者公一書生耳新領墨綬無兵
戎之寄願譚笑而平景德之亂未嘗費縣官斗粟
寸兵使今之任民社典封疆者而皆如公亦何至
搶攘困苦一至是哉公娶胡繼娶趙贈封皆恭人
男六有臺有屏有都胡出有嵩有學趙出有路側
室殷出塋以天啓三年十一月某日墓在鳳山之
陽銘曰

強而仕老而懸車耄而返其初爲令爲郎爲守爲
藩臬大夫莫不有譽南閩西江俎豆紛如爰及紫
塞保障是需板輿可御祿服可娛一官敝屣素志

弗渝黃山之下紫陽所居講堂載啓譚說詩書畢
如茲丘魂魄樂胥曷以徵後我銘非虛

李實餘草

卷十二

五

明嘉議大夫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禹門丁公墓誌銘

禹門丁公撫吾閩甚有功德去之十餘年人尚思之
余再入政地欲起公田間而公計至上令禮官議卹如令甲公子光祿署丞調元以大宗伯周公狀來謁余銘公之墓蓋周公與余皆同公成癸未進士而余閩人尤習公撫閩事宜有言於公也公之宦轍多在三楚江右自江右移閩爲左轄余在宦途逢江右士大夫未嘗不言閩人奪我丁公意殊恨恨公轄閩值海上有警戒卒悍而饑多不用命公給餉以時且皆郡邑所上故封未嘗發故營伍悅服比開府選用材官必下監司程其才略不私一人度海上形便簡卒習舟飭諸戰具弊囊盡釐倭躡中山欲藉以窺閩一日中山使者栢壽以貢至公曰中山新破何暇修歲事且非期人數什倍而所挾又多異物受之將墮其計遂拒却之亡何其國使相繼至蓋三歲三貢矣公籍其貢物貯他所諭其使且歸俟貢期至則來進不必再齎物也其使心折去倭亦寢謀奸民聞出漢物與倭市且以我情輸倭公下令嚴禁絕以重法又條上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二

四事責成各道及有司保甲與干擷之卒犯者遂少其他所望畫陳奏如擇水將造戰艦守要區防險塞改客兵製火具葺城垣豫積貯復土堡皆保障急務而又通錢法以濟餉刻講武全書以訓將士諸可爲兵食計者無不精心悉力巨細畢舉權使高宗暴橫公每裁抑之宗亦憚公戒其下勿犯公去而代者遂受其毒而宗亦坐是敗始公爲刑部主事善辭斷持三尺無所撓晉員外郎改兵部數上書司馬石公言建夷必爲變東封議起公力言不可司馬不能用其後在獄中數寄聲悔不用丁公言自員外遷僉事備兵潁州改湖廣分部蘄州地故盜藪公修復沿江堡寨飭舟師嚴偵探荏苒屏跡黃陂蕭儀鳳盜魁也白骨累累在其壁中長吏莫敢問公竟捕誅之黃梅無城公躬爲相度鳩工金湯屹如已轉叅議備兵武漢黃三郡規畫釐飭如在斬麻城有墨吏以盜誣良民趙致周內深至公爲白其枉時令已擢銓曹矣或以諷公公曰吾寧失官不能殺人媚人也有妄男子詭稱定遠侯王弼後疏言弼女歸楚藩珍寶萬億願取輪左藏大璫偕金吾縱騎至中丞李公欲陳兵衛王

宮公謂如此將驚王與太妃事且叵測宜先白其
故中丞服公遠慮公又力從史中丞爲楚地竟以
安楚荆藩宗室不法事下公按治正其罪諸藩肅
然自是轉副使叅政按察使右布政使皆不離江
右爲副使則分巡湖西歲凶請改折民得免流徙
中使欲鑿鑛于城山民且駭亂公移書誅之乃止
爲叅政則分守嶺北故事兩關稅金解部充餉爲
惟使所割部檄急則議括羨餘且加賦公爭之強
乃寢龍南安遠間峒徭竊發皆賴公底定爲按察
使則仍領分巡事諭歲乃卽眞入計與太宰爭部
計餘草
卷三
吏之被枉侃侃無所避爲右布政則調停宗祿念
益藩賢而貧嘗辭祿二千石爲請復之前後兩典
棘闥併在楚而三皆稱得士其自閩歸以言者摘
公當大計不糾監司爲失職公引罪不辯然其時
監司人少其在者多賢無可糾非公有私護博長
厚名也里屠杜門跣跡不入公府惟地方利病則
娓娓言之嘗佐邑令築東岡磧溉田五十餘萬畝
其他爲德于鄉族甚多事封公與繼母徐極其孝
養撫伯仲之子若子初通籍卽捐俸以買墓田構
一廳事亦公之子姓平生力學工文詞所著有蒼

虬集撫閩奏議皆可傳先世自濟陽徙鄣大父聞
義父仲繡皆贈福建左布政使仲繡娶陳夫人生
公時嘉靖乙巳年十月二十五日名繼嗣字國雲
別號禹門以天啓癸亥年二月初三日沒去八袞
僅一歲配孫氏繼董氏贈封皆夫人男三曆元郡
諸生次卽署丞次廷元太學生曆元調元俱董出
廷元側室孫出塋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銘
曰
虞廷四岳九官齊名爰及申甫屏翰著稱矯矯丁
公起自甬東車轍所至咸有勲庸江漢湯湯滙于
彭蠡于甸于宜其澤瀾瀾公之來閩閩人拜手江
人曰咨奪我父母惟閩有璫其類如狼公落厥距
無敢鴟張島夷不靖奸宄來窺公却其使爾貢有
期閩實佑公公胡遽去召裴長存羊碑久著四明
之山有封馬鬣銘者閩人千秋焯焯

明亞中大夫雲南布政司參政見白丁公情
配羅宜人墓誌銘

南昌丁公令吾邑去今三十余年矣邑人稱前令之賢必首丁公曰敏而寬慈而斷果銳而不露鋒鏐真良吏也爲祠于邑之西郊俎豆甚虔公官至叅藩謝病歸林居十年乃沒厥嗣仁安走都下乞余爲志銘余愴然有朱仲卿之感焉因爲之志曰丁公者南昌人也諱永祚字爾錫別號見白其先在宋有叅知公清從湘潭徙南昌之丁坊若干傳至某於公爲高大父六世同居載在郡志公父某

蒼霞餘草

卷十二

十

以公爲刑部員外封如其官娶黃宜人生公公生而韶秀邑有羅公某見而奇之卽許以女年十五來歸勤儉孝敬力操作以佐公公弱冠試儒童第一遂舉于鄉未嘗列青衿也六上公車不利人謂公竟富第公慨然曰吾母不逮祿養父老矣捧檄之謂何豈以一第爲輕重哉遂謁選得德化令德化僻小人文久厄庠士多他邑人公爲作南門以疏風氣自是邑始有科第時方有倭警吾邑爲海上咽喉於八閩最劇難其令當事者移公治吾邑公至則積逋宿案及諸滯獄爲之一清延見士民

酬對款洽略無倦色人人皆以爲親已邑城創自嘉靖季失險且庫薄屢議增拓而以費鉅莫敢任公力請當道肩其役高下要害靡不得宜徵編戶七千金民不告擾且刻石頌公功南日山久廢墾者羣爭公爲區畫分授土闢而囂息又創萬安所倉以便輸納民免賠累之害而軍儲亦充在邑未兩歲百廢俱興其規恢厝注皆胸中劃然有成算持之堅而行之力卽間有撓者恬不爲動竟亦皆訕服也連江有孫生者文而孱坐誣爲邑令所羅織且陷重辟當道移公訊公立辨其冤連江人呼

蒼霞餘草

卷十二

十一

公爲活佛以治行特異將內召會秉銓者爲沈君昌期太倉人也移公守太倉余語沈公此吾邑所估恃公奈何奪之且於格當臺諫何以僅半刺也沈君曰吾固知之欲爲吾州得佳守耳公蒞太倉均編審清飛詭緩催科救旱澇每祈禳輒應州人戴之如吾邑又雅精人倫鑒一經品題率致通顯吳士爭就門下稟業滿考州人恐其遷去詣關奏留又一歲以外艱歸除服補禹州隨擢刑部河南司員外奉命讞江南獄焚香矢天務在雪枉所豁免大辟謫戍數百鬼薪城旦而下數千其

平反爰書皆精覈若老吏權守寶慶待 藩封以
禮柔獠獠以恩革羨餘釐茶稅新費宮通離政郡
以大治滿考郡人詣臺使請留臺使以聞晉秩按
察副使仍理郡事更兩歲遷副滇臬而公已倦遊
矣抗疏乞休遂以叅政銜致仕里居屏跡城市其
守太倉時所取士黃某來爲郡守亦僅一面耳無
私干也事繼母至孝仲弟初甫就塾卽携之官舍
督誨肫切遂舉于鄉叔季皆封公七旬後所舉撫
教有加俱補弟子員與羅宜人甚相莊其爲令爲
州守宜人皆從操莞鑰惟謹至綰郡符五馬過里
則宜人卒已七日公撫棺大慟曰微吾妻吾無以
爲子無以爲父且無以爲民父母也公之卒在天
啓癸亥年三月初七日距生嘉靖癸丑年九月十
三日得年七十有一宜人之卒在萬曆戊申年六
月初五日其生年與公同而後一月日則初七得
年五十有六子七仁安仁容仁守仁宜仁實仁實
仁完女三孫男八余觀于近世吏治之儉甚矣其
能者亦不過鋪張塗飾獵聲華于一時耳于公兩
爲令兩守州一爲郡皆有餘思其在吾邑太倉寶
慶民皆惟恐其去可不謂古之遺愛哉且綰銅墨

蒼霞徐直

卷二

三

十餘年皆脂膏地乃所分予諸子薄田僅僅耳不
足餬其口仁安來京師謀館穀自給竟不可得騎
蹇驢從風雪中歸余甚傷之墓在某山塋以某年
某月某日銘曰

蚤甘祿仕不爲名使是純孝子課弟成名聯翩蜚
英是真仁兄恬退自娛垂清白模是名醇儒勤心
撫字所在受賜是稱良吏厥有女士作朋儷美增
光彤史式穀貽芳鬱爲國章百代其昌諫章之澤
有丘如畢聯珠合璧斯大叅阡如山莫謬名曰大
年

蒼霞徐直

卷二

三

明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仲谷南公偕配贈淑人武氏合
葬墓誌銘

關西多世家而渭南之南閭閻尤著蓋自郡守公
某觀察公某兩昆仲並以進士起家文章行業並
顯于時其子孫科第蟬聯武接今宗伯司徒開府
詞林以及清曹同時布列皆有盛名光于仕版海
內豔而稱之司徒則郡守公孫也郡守公娶于范
有三子俱英年績學人擬之三鳳嘉靖乙卯關西
地大震伯叔殞焉仲僅以身免即仲谷公也諱幹
著霞餘草

卷十二

十四

字叔展仲谷其號以司徒貴贈南京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其沒也後地震二年蓋猶
以驚悸及傷其伯叔故年僅二十四耳伯叔既乏
嗣公配武淑人方娠又堅欲從公賴姑范淑人力
阻之且勸爲宗祔計乃生司徒稍長即遣就塾督
誨甚嚴至加以夏楚人謂此藐諸孤蓋少寬淑人
曰我欲其紹先業不與市人子伍耳其事范淑人
尤謹姑婦間形影相弔每擁司徒膝前相與頌述
祖父事輒歔歔泣下聲徹宵旦聞者悲之司徒弱
冠成進士念范淑人春秋高疏請終養淑人喜曰

吾兒能爲令伯足慰逝者矣亡何失范淑人悲慟

絕飲食者累日其後司徒謁除自武部歷文部淑

人皆與俱迨典銓乃歸猶時戒以恪勤任職司徒

遷奉常太僕復迎淑人養值 神廟違和詔起廢

臣併釋諸逮繫者朝端歡頌 聖德而所司不卽

奉行以致反汗司徒疏劾冢宰司寇壅格 詔旨

大不忠 神皇震怒司徒遂削籍歸淑人恬然安

之曰兒如此乃無忘吾教矣歸再踰歲淑人沒

孫居業成進士猶及見之始南氏盛自郡守觀察

然郡守一傳不絕如綫微淑人以身延之厥祚幾

著霞餘草

卷十二

十五

替而當司徒公在卿寺觀察之孫今宗伯公師仲
曾孫今開府公居益皆宦京師宗伯母裴夫人亦
來邸中妯娌歡聚真一門盛際人倫所希邁較之
失贈公時夷險懸絕乃淑人在患難中不失恒度
及處貴益益兢恪自持未嘗頃刻忘往事也事觀
察之配李淑人如事范淑人待兩淑人第姪子姓
甚有恩意多所資給至武氏則僅僅曰我家不敢
與姑家等也其斯於大義如此先是有司上淑人
苦節于 朝旌其間其稱淑人則與贈公同被
命贈公生嘉靖甲午二月廿日卒丁巳三月二十

三日淑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子
卽司徒公名企仲孫居業禮部主事居仁翰林院
庶吉士塋于某年某月某日未有銘司徒應
召入都乃以宗伯之狀來請余修闕事余往從紆
紳間習聞司徒之風節也與宗伯同詞林雅稱臭
味今又芘開府宇下與海邦士民共沐其休澤而
庶常君又余所識拔然則習南氏者宜莫如余故
受而次之惜贈公蚤沒其事不能詳銘曰

南有喬木兩枝並秀其半幾枯再植乃茂雖離三
鳳于彼高崗輝未及覽鵬爲不祥有棲在堂有孤
蒼霞餘查

卷十二

十六

在腹誰其延此以歌易哭如蓼集茶皇恤厥劬人
高其戶 帝表其閭清渭東流佳城繚繞雙王所
藏昭哉斯兆

明中順大夫南京大僕寺卿還素李公墓誌
銘

余以癸未舉南宮榜中有還素鳳岳二李公蓋同
祖兄弟也而鳳岳師事還素隅坐側行不敢講昆
仲禮其行品文章亦相伯仲于是海內有二李之
稱鳳岳爲臬副聞親病卽棄官去後再起爲太常
不及上遽沒還素爲方伯乞歸侍養當道力尼之
還素請益堅且謂某父曾以大父春秋高不就選
今某若不歸他日何以見吾父當道不得已聽歸
久之始起守舊官稍遷至南太僕卿亡何逝矣還

蒼霞餘查

卷十二

二

素又有弟孝廉君以侍父不赴公車其家世孝友
亦海內所僅見還素秩三品于 令甲當得卹厥
子鍾衡走 闕下上書事下宗伯皆以爲宜予會
言者以陳乞太多欲槩行撫按具奏于是鍾衡奉
禮曹移文歸請于兩臺而以莖期迫乞余文其墓
中之石余與還素兄弟蓋同譜中之最厚善者故
雖當臥病乞休中不能辭志曰李公諱開芳字伯
東別號還素閩永春人系出蜀成都永樂中有總
旗肇永者奉 璽書督屯永春因家焉肇永三傳
至懽素公某生一崑公某是爲公祖與父公爲南

太僕卿祖父皆贈如其官配皆淑人公少有大人志不雜羣兒嬉方六齡省外王父陳翁見田間芻圃戲試一聯云假人能驚鳥公應聲曰好子定攀龍陳翁大喜改容曰此李家千里駒也已就試郡邑督學使者無不高等鄉先達黃恭肅公不輕許可見公輒賞歎至遇以殊禮公一夕夢朱衣神人手持名字照映日邊有數語不可解會恭肅在旁曰此韓魏公定策兩朝事也覺而異之癸酉鄉書十六人連厭春官慨然發憤下惟深山中屈首佔畢眠食幾廢凡再期而技成自喜可以當天下士

著錄餘事

卷二

六

矣遂成進士授戶部某司主事當司庾盈縮出入稽覈詳明矢不以一粒克家人口腹大司農宋公督儲胡公咸賢之每語人曰使人盡李郎天下事何不可辦耶至欲薦公移吏禮二曹公固謝屬當典試同曹有欲者公遂以病辭晉某司員外郎監兌浙江便道歸省至會城驚聞母計哀毀欲絕以一日夜走數百里行路人聞哭聲皆感動除服補某司郎中督餉盧龍所給餉金皆封識如故無所染指竣役復籍其美三千餘聞干朝以充公帑擢按察副使分部粵東之肇慶與制府相朝夕制

府每事必咨公其平橋平瓊平江三大捷皆賴公協贊具有成勞天子爲賜金褒嘉者再時稅璫方張橫不可問直指使者議所以待璫公謂惟平淡簡遠則善矣直指疑爲諷已幾下之石有同官誣米商三十人爲海盜且置之法公廉得其狀極力白之乃得免隨晉叅政按察使以右布政管按察事皆在江右持法斤斤每與臺使者爭是非同官至爲縮舌而公侃然無所撓有屬令撲殺稅璫爪牙數輩兩臺計不知所出且欲劾令以謝璫公力持不可乃已既以按察使入觀歸途請養其

著錄餘事

卷三

九

起也仍江右移粵西爲左下車檢藏中有不登籍金四千餘吏請納之橐公峻却之宗祿不給加賦無措公多方窮搜宿帑以充之不以病民或議減宗祿以供邊餉公曰此天潢也何可下比征戍議遂詘稅璫有所寄鐵其僭在蜀者欲盡取之公持不與緩急賴以濟岑曾助叛掠印當道議剿公謂兵未可遽興且當先諭以禍福曾竟縛叛人併印以獻公之去粵也宗室及粵人送者皆泣下其在太僕適奉令變賣地厰人情惶擾公力爲調停乃安卒爲天啓三年某月某日距生某年某月某日

享年若干娶某氏封淑人子某某孫某某塋某山
公自少年逢倭難大父被執公所爲營救百端卒
奉以歸始通籍謁祖廟卽衣冠徧巡南畝擇其腴
者爲義田分給族人曰此吾祖志也里居屏絕干
謁惟邑中大利病如絕田之追擾廢寺之清查屯
操例派之爲害倉儲本色之困苦皆謀之奉常公
力言于當道卒以得請歲省民間橫費數千金士
民謀爲祠以報公力阻之不能得生平好詞翰與
奉常競爽奉常視公稍工而斧藻修飾不欲以寸
瑕示人其構思甚苦公機趣自流不問巧拙而筆
素霞餘草

卷十二

二

之所至亦自蕭疎朗徹有一種天真要之皆類其
爲人至于臨池之技縱橫跌宕當其合作何減素
師游戲山水氣韻風生得之者亦自寶惜此則公
之獨擅兼長而未易見於士大夫間者然公之所
自負與世之所望于公而惜其不盡用則不在此
矣銘曰
李遷于閩其來自蜀五世而昌乃啓太僕亦有奉
常聯轡並駕太僕筮仕爰司錢穀有藥可殮無脂
能黷于臬于藩功高岳牧方騁周行忽稅其轂嶺
外白雲庭前綵服有赫 徵綸貫于空谷八桂旬

宣天閑載督卿月俄沈五絲莫續維彼溫陵簪纓
所族悠悠我思其人如玉官豈云卑筭亦非促馬
龍松風千秋謾謾

素霞餘草

卷十二

三

明中憲大夫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東溟高公偕配鄒趙二恭人合塋墓誌銘

往余在詞林東溟高公爲御史有傾蓋款比余叨
濫政地公爲列卿愈益習未幾公出撫浙凡所奏
請及諸大利病宜施行與朝政闕失皆以告余郵
筒還往無虛日余力欲返公于朝而屬公有所
抵牾于時遂力乞歸余不能留也頃余起田間時
爲士大夫言公生平不宜終廢林下未及行而公
沒矣余亦得請南歸過安德公之子太學生所謂
諸生所蘊介孫翰檢謁余于河干乞公墓文翰檢

蒼霞餘草

卷十二

三

余門下士之最相知者而余與公又有疇昔之誼
雖病不能辭公諱舉字鵬程別號東溟世爲齊國
卿族自六世祖泉始徙居淄川再傳至傑傑生嘔
嘔娶于王有婦行且通經學名載邑志是生柳溪
公某則公父也母楊氏夢月入懷生公王母夙自
負能大公門得公喜甚躬授經書大義公亦聰穎
絕倫十歲卽能文千言立就擢補邑諸生以家貧
多逋稅身應公役而誦讀不廢萬曆丙子舉于鄉
更三歲成進士年纔弱冠除完令察能調滿圻皆
有惠政兩地祠祀之徵拜監察御史言事侃直無

所避忌璫張德賊死人于掖門衆莫敢問公抗疏

言法者人君受之於天必不可廢今禁地殺人而

欲委罪是廢法之尤何以爲天下乎神皇從公

言抵璫于法出按畿南所擊皆貪墨吏不以與援

故有所縱舍路藩之國所過騷然而畿南不擾

則以公調停得法約束嚴明藩邸諸役皆斂戢不

敢肆所全護甚多河決淮泗害漕且憂及陵寢公

時按江北條上疏濬築塞事宜皆中窾會當事者

如其策遂告成功公亦蒙褒賚礦役與中使四出

至鑿及天壽山公方巡畿輔力爭此靈秀所鍾國

蒼霞餘草

卷十二

三

家千萬年基業關係甚重奈何使無賴之徒輕行
空掘洩王氣而傷陵脉其禍不淺疏雖留中而
橫璫亦爲氣阻公之在西臺所論建糾繩上關國
計下利民生不激不隨不沽名不畏強禦多至百
餘疏大率此類而當光廟未出閣冊立出講久
稽言者相繼蒙譴甚至予杖公復抗言皇長子
一身宗社生靈所繫命不冊立何以安人心不
出講何以開聖智詞甚切直神皇亦不怒也而
出講遂允行人尤以此服公未幾奉命督北畿
學所拔多孤寒士一切請托皆不得行隨擢大理

丞請假歸省適柳溪公沒哭踊裹事無遺憾除服起大理少卿以右僉都御史撫浙下車卽問民瘼竭力興除豪右巨猾皆鋤去之清冒濫嚴角試歲省軍儲無算南湖久涇相贖銀數千金大行疏濟民賴其利事聞 賜金旌馬海上遊徼得夷舟以爲盜也俘而獻功公曰是安知非困于怒颶者陽侯寬之我雪之耶訊之果安南漁者以暴風漂至爲疏請資給遣歸全活數百人 神皇嘉之晉俸一級秩滿復 賜金贈柳溪公如其官母楊爲恭人因有微言遂屢疏告休屢奉 溫綸慰留而公

蒼霞餘草

卷十三

三

去已決矣時語人曰吾生平遭際居官無所恨所微歎者不得恩及王母耳歸而出俸餘置產數區分給諸昆弟歲凶捐金賑恤庠士百編氓千建邑外二橋以免病涉皆出力田所積不少靳暇時招文士課藝讀經史有得輒手錄之蕭然如寒士今上登極修 先帝羽翼功悉召諸舊臣部使者方以公名上而公遽不起惜哉臨沒猶出其笥金徧分友人曰以此爲老年資餘以給兄弟子姪曰此皆 朝廷恩汝曹慎勿忘也其忠信孝友出于天性老而彌篤如此所著有西臺撫浙兩疏草墳

憲編陶世名言名文蒼選循良模範行于世聖繼趙贈封皆恭人鄒則從公于貧力勤以佐讀餽責不改其素又孝事楊恭人逮于其廢其亡也猶以哭姑故趙之賢如鄒撫育諸子皆如已出賞病革醫者請一診竟不許遺橐俱籍記無分毫以厚所生可謂難矣公生嘉靖癸丑年二月十六日沒天啓甲子年四月二十日得年七十二子六鄒趙出各三所學所翻所藹所翔所翀孫男二十一余讀翰檢狀而嘆曰甚哉言官之關于世道也彼其執簡論列侃侃行忠豈無盡臣乃末流之弊高者

蒼霞餘草

卷十三

三

爲名卑則逐時趨隨聲附和以取一官所薦引必其親善所糾彈必其所不快藉以修怨德耳于國家大計何裨焉高公在言路久諸疏具在可覆按也亦可謂挺然有特操者矣其取忤于時或別有株累非公之失若在浙而釋漂舟活多命不殺人微功爲德遠矣祚胤之繁昌宜哉塋于天啓甲子年十月二十二日墓在邑城東南陽般水之潄銘曰

以爲御史其直如矢不憚披肝皇恤逆耳兩淮湛露三輔風清元良羽翼宗社式寧以爲開府允文

允武廢比甘棠澤如膏雨亦有遠人困于颶風曰
惟解網毋敢微功 帝念勞臣兼金薦錫翩然賦
歸脫此羈勒孤筇短屐十畝桑間微給方下箕屨
遽還有封坊如般水之許伉儷與偕永篤來祜

蒼霞餘草卷之十二終

蒼霞餘草

卷十二

主六

明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石龍陳君偕
配恭人林氏合葬墓誌銘

歲癸丑余舉南宮士三百五十人吾郡僅得其四
而鄧未之先亡倪瑞卿繼之陳善長又繼之永之
爲御史不數月瑞卿以國博終惟善長至臬副有
才名然皆不滿余所望此余之所爲知交痛也吾
郡年來仕宦落落如晨星而凋零徂謝無虛歲善
長少年登第其副學臬纔登強仕耳人方謂其前
路甚長而亦止于斯此余之所爲鄉邦惜也善長
旣沒厥配林恭人亦悲傷憤鬱以死相去僅數月
耳子啓昌將以天啓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合葬于
陽岐山之原而請余爲志銘嗟夫余乃銘善長哉
善長名元卿善長其字別號石龍先世自光州徙
閩崇安里元末乃居會城四傳至公大以鄉舉爲
鎮南知州生贈中憲公國經中憲有二子伯卽善
長少穎悟嗜學博覽經史及神官小說垂髫補第
子員歷試高等已酉舉于鄉爲第四人乃從落卷
搜得者偕計至武林得病遂歸曰功名有數何爲
遠行貽父母憂哉比成進士卽請急歸壽其祖乞
余爲祝言謁除得戶部浙江司主事署山東司條

蒼霞餘草

卷十二

二十七

陳清鹽引諸事歲益帑金萬餘隨荒天津倉盡卻例金出納無少滯時有東夷之變轉輸難苦十米至于錢善長苦心區畫兵民賴之晉廣東司員外轉郎中得河南司所歷曹事皆治辦以才請權守大同大同邊郡戎虜所出沒從來無閩人爲守者人皆疑善長不欲行乃善長疾驅往適驕兵倡亂人情岌岌善長開誠撫諭旋即解散虜酋素囊以三千騎抵城下勢甚猖獗善長閉城門戒我兵偃旗鼓毋動虜知不可撼引去亡命輩舉火焚太平樓冀乘機爲亂善長若不聞者遂遁當是時雲中諸大吏皆倚善長而強幾勝十萬師矣代藩宗祿不給當事者多爲所窘善長爲設寬期之法諸宗帖然王亦曰賢守也贈以四校尉渾源知州張延齡故廉吏或誣以盜官糧坐重辟善長力雪其寃乃得釋故事邊郡守有治狀多就其地遷轉因循積資至開府如拾級然善長斤斤不通貴人書滿三載僅轉廣東按察副使備兵潮州潮當閩粵接壤滄海鯨鯢揚波鼓浪縱橫莫能禦成卒化爲綠林肆行劫掠出途者咸苦之善長飭備設防日凡振刷盜稍稍戢裨將白某驍勇絕倫當道以索

賄不遂欲罪之善長力爲請乃免白矢爲善長效力潮人固甚喜得善長而善長忽以行部得疾遂不起傷哉善長娶于林封恭人事善長自諸生至通顯皆有勞善長之沒恭人間關扶視歸又失贈公含斂皆從厚以啓昌尚雅慮其不能自立每聞叱咤聲輒引匿房中有女痘殤旣葬而被發愈痛悼不自勝以念佛誦經自慰解亡何竟逝矣善長性孝友母暱愛少子善長體其意歷宦所積分毫未嘗私妻子盡以付弟曰弟藏之猶吾藏也善長沒弟至潮卽疾馳歸比善長之妻子至則橐空矣叔姪間未免有言三山人謂善長爲妻子謀似踈然卽此亦足見善長也善長生于萬曆癸未年閏二月二十六日卒于天啓乙丑年九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三恭人生于萬曆辛巳年八月二十一日卒于天啓丙寅年十二月初二日年加善長者三男一卽啓昌娶沙縣教諭孝廉翁登仕女余常念善長文弱書生耳容貌簡澹若處子而壯守塞南防海皆能有建豎世之豪舉雄行魁然自負者視善長果何如耶老氏有言柔弱者生之徒夫善長何以死也銘曰

慰于鄉望于郎著績于邊疆遺思于潮陽南北助
勦如錐脫囊二豎煽殃孰叩彼蒼伉儷偕行我節
爾藏斯之爲不亡

蒼霞餘草卷之十三目錄

直隸池州府石埭縣知縣養虛鍾公偕配封

孺人王氏墓誌銘

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鳳林呂公墓誌銘

中順大夫楚雄府知府明斗曹公墓誌銘

封安人周母徐氏墓誌銘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鶴川張公

偕配一品夫人韓氏繼熊氏李氏墓表

呼門姪女擴誌

蒼霞餘草

卷十三目錄

蒼霞餘草卷之十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者

明直隸池州府石埭縣知縣養虛鍾公偕配

封孺人王氏墓誌銘

歲庚戌構李鍾公以進士來令吾邑未抵任而失

其尊人養虛公越三載起令甌寧以入計行而母

封孺人王氏計至公嘗出後其叔父懷坡公義不

得爲私親服先後皆請治喪將以某年某月某日

奉養虛公與王孺人合塋于秀水縣之東荒圩在

祖塋西南而手自爲狀走使二千餘里徵銘于余

蒼霞餘草

卷十二

余感孝子之意力疾爲之按狀鍾之先富勝國時

有義昭者自江右萬載成嘉興遂世爲郡之秀水

人三傳至廣贊日起號半城鍾以助賑授上林丞

上書忤逆瑾幾不免廣生奎父子皆喜稱詩詩名

大著而家亦中落奎生銳爲廣昌丞卽公父也公

少而醇謹內剛外和雅有幹濟具六齡從廣昌公

于太學傍舍失火蒼頭亟走避公拒門呼汲撲滅

之同舍咸驚異廣昌公爲丞拓落失當路歡被構

下獄公時已爲諸生有才名郡守韓公李汪公咸

相器重交口白廣昌公冤曰丞迂儒耳口不能餉

而以賄坐哉夫不知其父易視其子也公聞難卽馳赴豫章省父復徒跣走千里號泣求援踵爲數家所親有爲九江學博者稍憐而贖之乃馳歸而廣昌公事已白矣當公之行也王孺人獨奉其姑携二女一嫗一婢居建昌屬流賊麻陽軍相挺爲亂大肆剽掠居人悉竄孺人恐辱乃以姑屬嫗而手尺縋與女及婢以死誓使小蒼頭穴戶闚賊急則投縋如是者三晝夜始解而公亦自豫章來奉廣昌公歸囊無一錢父子相持而泣公力解廣昌公與孺人勤苦作勞以供甘旨試棘闥倦牧者

卷十三

二

再而竟失之用高等拔舉明經 廷試復高等畿闈垂捷以策燬不得錄而公自顧顛毛種種意亦倦矣內艱畢謁除得崑山丞職水利憲使同郡許公雅知公屬有所修築使公條具諸經費忌者謗公多浮直公請轉屬其人糜三百緡不效復以屬公旬日而報竣許公訝其速公曰無他故也水與人敵吾力不勝水故愈湫而愈潰徒以金壑爾夫惟協力鳩工不舍晝夜新健竹絕並時俱集則我強水弱費省而工速矣許公大嘆服時頻歲旱潦米價騰貴賴公茲役所全活甚多臺使者行部

東婁東人荷鐻者皆大呼安得如崑山丞活我乎使者以此首薦公擢石埭令其治大較取安靜因俗順流不爲苛察不逢迎上官曰我民牧也牧而蕃息足矣安問其他當道廉問諸豪猾當捕治者公不對而自逮一二黠胥抵之法曰我父母也子不肖父母得撻之何煩祖爲當道意大噤公遂解細歸石埭人相率泣送百餘里抵家環堵蕭然無愠色日以一經世業勉勵寧公兄弟而身與里中耆宿結社自娛少年工射至老猶不廢弧矢尤喜讀陰符養生二編坐山亭吟哦不輟族有素封

卷十三

三

無嗣當以公之仲子後屬有競者公遂謝罷之邑令高其義請割貲以資仲公竟不受或曰公辭萬鎰之富誠善矣仲他日得毋悔耶公曰姑聽之吾子也賢必能成吾志王孺人自歸公卽攻苦食辛家雖貧也奉養尊章必精腆以饌饌苦費自食公歲出授徒筆耕舌耨無內顧虞歲時伏臘無乏視賓至無乏供惟孺人是賴公每嘆服吾一生坎壈幸外有良友內有賢妻不然吾感蹙靡騁矣公諱一清字希乾別號養虛生嘉靖庚寅年十二月十三日卒萬曆庚戌年九月初八日得年八十一

人王徵君晞女生嘉靖辛卯年十月十八日卒萬曆戊午年十月十五日得年八十八子三世傑諸生娶常布政麟孫采女繼沈思周女世榮諸生娶錢芹女繼房州判亮女世芳卽旣寧令娶王比部子諸生汝爲女繼沈布政脩子之文女孫男七廷燬廷燿廷炫傑出兆生榮出長佑亨嘉鑿宜芳出孫女七玄孫一玄孫女四婚嫁聘字皆名族余嘗觀旣寧公之爲令潔廉惠愛藹然一出于真誠吾邑人常以不得庇公宇下爲恨今讀養虛公狀其教旣寧公謂當官固以清慎勤爲要而吃緊在一

奉宸餘直

卷十三

四

實字不實則清爲矯慎爲蕙勤之獎且進銳而退速矣然則旣寧公之所以導惠綏昨卓然爲真良吏也有由哉有由哉而况乎以內訓兼也是宜銘銘曰

爲子而營橐籥以脫父于厄爲丞而捍陽侯以起民于瘠爲令而忤上官以躬受其螫未究施有餘澤惟淑媛與朝夕艱阻備嘗志無歉同穴來歸安雙魄

明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鳳林呂公墓誌銘
余蒙 恩予告歸田 上命大行劍潭呂君護行

旣抵舍呂君辭去而以其尊人徵仕公墓銘爲請余雖病不敢辭徵仕公諱某字獻伯別號鳳林其先在宋爲文穆公以德量稱爲時名相至南渡裔孫仲應官運使始遷居姚江運使生次姚次姚生處仁以修真尸解處仁累傳至泰爲陽明高弟世稱金泉先生仲子南陽有才名蚤世二孤長銅官令胤昇次卽徵仕公徵仕公以孤貧不能爲儒而拮据辛勤以奉寡母使銅官公得一意治舉子業卒成其名從父月川公無子以倫次爲之後事嗣母如母家在馬渚去故居三十里而還間日輒歸省有甘旨必躬饋足幾重繭馬渚俗多武健雄行又好訟公化以仁讓時置酒呼訟者對飲委曲曉諭常愧謝解去後有爭者途人輒訴責爾曹無狀乃煩長者僕僕酒食也自是馬渚人數十年無至公庭者其接人必恭必慎卽三尺童子及田夫野妻徒跣至前亦加禮待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而躬爲之先人無不信從家雖貧而好施不倦餓待炊死待殮者常彙集其門公皆竭力應之有感

奉宸餘直

卷十三

五

黨欲得公地爲宅兆而難于言公卽爲券以遺不
責直也嘗以鬻產金貸其子甲貧不能償欲質妻
子公立焚其券且更周焉友人家病疫無敢過者
公躬自周旋醫藥禱祀百方每至夜分歸聞鬼聲
啾啾斥之乃止人皆爲公懼勸其毋往公行之自
如運使公與修真公故無祠田墓廢弗治公獨力
創舉歲時率男婦展拜墓下蘋藻必虔有諸父困
經生子復浪遊公適覓之已死爲撫其孤教而婚
之遂克成立族女失怙收爲己女擇壻歸焉邑城
東隅地形稍下公以形家言捐貲倡邑人跨江爲

石室餘草

卷十三

六

樓屹然遠峙城東甲第自此彈聯而公力亦詘矣
性又好客戶屢常滿配任孺人盡損其簪珥爲供
具不敢告置于是公之產盡廢至半畝尺椽不存
銅官公爲令公爲操筦鎗分毫不苟以是著清白
聲銅官公每告人成我者第也所分與薄俸令子
與弟均公又用以克餉客延師膏油諸費未幾復
盡所居又厄于火人謂公不堪公恬然不介意年
五十始舉大行君雖甚憐愛而教督極嚴時舉先
世懿行及忠孝事相勛勉大行君舉于鄉公乃集
里中耆德結社遨遊儵然物外邑大夫采鄉論禮

賓筵大行君登第一日忽心動力請急歸其產顧
尼之胡不需中秘選而遽去耶大行君謝其親老
不能待歸之二日值公初度上壽歡飲如平時越
八日公沒一切含歛無遺憾此雖大行君之孝感
而公之厚德完福爲天所篤祐亦可見在 令甲
行人官八品不得封大行君除官值 今上龍飛
詠贈公修職郎踰歲而主爵請晉行人爲七品公
復得贈徵仕郎皆如子官亦奇邁也公初病卽治
木語親友輩人史多諱死死豈可諱祇見其愚耳
書今日方聞四字於寢所家人有歎歎者輒叱之

石室餘草

卷十三

七

汝無憂吾猶能待兒子歸也其見達神定超然于
生死之際如此沒之日爲萬曆己未八月十二日
距生嘉靖己亥八月初六日得年八十一配任氏
封太孺人子一卽大行君名邦瀚娶處士周賓女
女一適張廣文讓子邑庠生萬化孫男二茂棟聘
都察院都事潘湛女茂椿聘新會知縣葉憲祖女
孫女三一字南京吏部尚書沈公應文子景怡壻
以其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始余之被 召也大
行呂君實將命焉今呂君乃其姪復送余歸余之
微惠于呂氏侈矣夫以前呂君之篤誠今呂君之

洞朗皆蔚爲國植民譽信德門之多賢乃親于贈
公之篤行躬修卓然人倫師表然則今呂君之賢
源流遠矣是宜銘銘曰

書稱君陳孝友爲政太丘彥方鄉閭所敬猶歎呂
公今昔輝映八十遐齡樂生達命恒化何爲順受
其正哲嗣聿興爰篤其慶以紹文穆厥宗彌盛
如茲丘考終則令

蒼霞餘草

卷十三

明故中順大夫楚雄府知府明事曹公墓誌
銘

余自官詞林與曹公遠交比貳留銓公遠來爲右
府都事遷中府經歷戶部某司員外郎日過從譚
論愈益習歡甚余入綸扉公遠亦乞休沐去久之
起補北部余歸而公遠遷知楚雄府不赴未幾沒
矣余再召入再得請歸與友人周玉繩輩往遊
義興造公遠之廬拜焉見其幼子不勝沒存之感
公遠之弟孝廉應秋以其嫂吳孺人意乞余銘其
墓而其姻學使鄒公爲之狀蓋去公遠之沒已七

蒼霞餘草

卷十三

九

年矣嗟夫余不能哭公遠于七年之前而乃銘公
遠于七年之後此所爲愴然而增悲者也公遠雖
以任子起家而磊落負奇好讀古文辭及六朝唐
人詩所構撰皆有法則亦工臨池但不屑屑爲經
生家言世亦無能識者以是困于有司然公遠意
氣自如不爲衰沮每與相知論天下大計政治得
失人才消長輒勃勃不自持其佐軍府僚輩多携
壺觴往遊諸名勝公遠獨下鍵讀書講求古名臣
經濟故實諸城門堯鑰皆躬操不以委吏卒或譏
其瑣細公遠曰陪京奸藪門禁重事庸可忽諸故

終公遠在事奸人無竊發者在留曹司吏司草場宿弊一清最後兇庫惟西庫更代有稽東庫封識日久莫有問者公遠謂國家金錢錙銖不可漏脫有弊蠹典守之謂何乃白部尚書偕同官檢之果失金萬三千以聞于朝下公遠窮治盡得奸狀詔錄其功在北曹權崇文稅一錢不入橐廬兄伍伯縮手奉三尺頌聲載途賈人至相與尸祝之督儲呂平值帑藏空竭給發不時戍卒枵腹待哺幾至脫巾賴公遠苦心調劑百計拊循衆心乃定當是時公遠才名籍甚郎署間人皆擬其大用徒以奔僂餘直

卷十三

孤簡翫饌持論矯矯不能曲徇要人主爵者又拘學資格不能破故有楚雄之轉人爲公遠惜而公遠恬如也用既不究乃天復奪其年何哉公遠義興人先世當宋末自勾曲徙居邑之新市累傳至大司空雲山公三賜有二子伯某官至布政使次某有俊才早夭公遠父也母徐爲文貞公族女故公遠少育于徐逮婚于吳亦義興閭族公遠多依焉吳孺人善操家公遠沒貲產無所失子一茂京側室王氏出聘余門人瞿參議汝說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遠于某山余聞義興山水清嘉從來

不被兵故蘇文忠欲卜居焉其土風淳茂士大夫相矜奮于名義負氣節余所知交厚善十餘曹頃至義興皆爭來相迎留連張公善權諸洞壑間依依不能舍所不及見者惟吳納言史太僕湯大理蔣太守及公遠皆有斷金之契使其尚在其爲歎然傾倒當何如也余向旣爲納言銘今又銘公遠銘曰

以名卿祖以名士父是貽是怙有譽于郎有績于疆何短何長若若紫綬棄若敝帚名則不朽坊如斧如惟爾幽居過者嗟吁

奔僂餘直

卷十三

十一

明封安人周母徐氏墓誌銘

余以癸丑祇役南宮今宮允周玉繩爲舉首士論翕然稱得人然特知其文耳玉繩爲史官少年蘊藉稔躬厚廉尺寸不苟人尤服之余頃過荆谿見其環堵蕭然不異寒素且得文封宮允警餘公其人溫粹豈悍有道君子也余愛而敬之幾不忍舍去玉繩爲其母安人襄事以狀乞余爲志銘嗟夫以余交于玉繩父子間而知安人之賢不待狀也安人祖爲小泝公堂太師文靖公曾孫父爲祁門訓導燠字公啓鍾周徐故世姻封公之父爲太康翁霞餘章

卷十三

十三

令友燠公淳亦徐氏甥故小泝公見封公稱爲玉局名器遂以安人歸太康公娶于錫山曹太守之女因家錫安人從焉忽值舊攸之災安人從熟寐中呼封公掖之下樓手挈一篋納釵釧其中若有神助婢僕饑寒賴此少濟又力勸封公學而自善燈紡績以佐勤太康公以孝廉謁選爲令僅數月用仇直棄歸貧甚安人語封公曰翁真廉吏吾不能自贖奈何累之遂歸宜興從外家僦居已念太康公欲弄孫則又往錫往來數數務以奉尊章歡不憚煩也時封公學已成名聞四遠嘉魚方司馬

聘爲諸孫師封公意不欲行安人從吏之獨身拮据上事兩尊人下撫三弱子且當凶歲家無積石日令一媼一僕拾薪採蘆瀝釜中糜少許哺兒而躬啗野菜麥屑粃糊以自活機杼軋軋不絕聲至十指爲裂及歲時進滑瀉堂上又備洗腆不令翁姑知其苦蓋更二載封公始歸有金數十挺以進太康公太康公曰陽羨吾故居祠墓在焉若其以此爲吾脩治之于是封公與安人復歸宜興城南廬湫圯甚人謂不堪安人曰翁命也安可違且祖宗遺址翁留之我棄之耶竭力修葺居焉未幾太

蒼霞餘章

卷十三

十三

康公與曹孺人相繼沒奔赴盡哀一切遺笥皆不問已諸子就外傳艱於日給安人課僕種蔬貿少肉爲塋供口不啻一嚮其督諸子學嚴于封公積所得束金構書室一區令諸子肄讀封公故受磽瘠田半百不能粒安人爲募傭買犢力耕致獲計歲入僅可供八口而一切祠享賓宴交際婚姻諸費皆寬然有餘無纖嗇寒儉態封公性簡曠不問家至不識衡量爲何物凡家中內外大小事悉倚辦安人不知操何術而能爾也宮允登上第不色喜惟曰此祖宗積德所致宜愈培元氣勿鋤善根

與兒女輩道及艱難時事猶悽然淚數行下食蔬
衣布縫紉繡績皆無改故操諸子勸少休則曰吾
性不耐閒且惡夫飾富貴容而忘夙昔者宮允進
冠帔紵衣誓一御輒篋藏之間遺俸金則以別親
故緩急不妄費分毫生平少病壬戌夏以脾虛旬
餘日忽瞑坐少頃已而言有兩青衣童子一裁冠
丈夫召吾往當生某州作貴男子今暫歸與若輩
訣耳因徧召家人與語生死真如夢覺吾前刻是
死今刻是生今日是生明日是死瞬息之間便成
今古何以怕死爲且神鑒吾素得免墮落于願足
青霞餘草 卷三 十四
矣達旦復瞑則口中喃喃云俟吾整冠帶而後行
又問與隸僕馬何在遂逝時天啓壬戌九月二十
七日距生嘉靖癸亥四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宮允
以使事歸欲爲安人稱耆年之觴而不逮矣始安
人在室祖李夫人嘗授以一篋竟不啓視迨李歿
白之父與衆發緘則皆金鏐珠玉以分諸子姓無
私者比治嫁奩老嫗請曰扁篋刀布幸在手盍自
爲地安人毅然斥之不屑也有比舍兒狀篋敗家
人欲按治安人止勿許人服其量一生惟儉與勤
凡舉六子一女皆自乳不辭瘁所尤難者歷艱苦

而未嘗撓折際榮顯而毫無滿容使爲男子亦無
愧于孟氏所稱大丈夫矣固宜其有宮允哉臨沒
數語洞然于生死之際其見解似已證無生法恐
乃猶云轉身在人世何也于胤儒庠生娶陳氏素
儒錦衣衛鎮撫娶吳氏延儒卽宮允會試 殿試
俱第一娶吳氏封安人繼儒武舉娶史氏崇儒娶
胡氏省儒庠生聘汪氏女一適庠生史君與孫肇
封晉封景封奕封錫封孫女三聯姻俱舊族堊于
天啓四年甲子十二月初四日墓在廣福山銘曰
夫名儒表閭里子異才冠多士奉尊章居屢徙歷
青霞餘草 卷十二 十五
艱辛家乃起吁世情多畏死達人觀夢覺耳特歟
箕流乃有此千秋懿行光彤史歸于茲丘永無娶

明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鶴川張公偕配一品夫人韓氏繼熊氏李氏墓表

今太宰張公之塋其父贈公乃其官諫垣時也贈公嘗判眉州以被枉奪官比太宰爲令滿考始復故秩太宰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上書天子言臣歷官久未得惟恩臣父臣自念叨蘆逾涯不敢請天子嘉太宰謙讓褒贈其曾大父大父父皆如子官配皆一品夫人于是太宰手爲狀屬余表眉州公之墓余唯唯公諱汝驥字子修別號鶴川其先自洪銅徙涇陽凡九世矣鶴川公生而穎異

不復餘草

卷十二

十六

就里塾學以貧弗竟會藩司有功曹之選試爲掾因取律令諸書讀之曉暢大義乃嘆曰夫刑者例也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奈何舞文吏上下其手乎卽不畏人非寧逃鬼責如後嗣何跡是廩廩奉三尺惟謹以亡害稱藩伯王公目屬之夫夫也好修砥節又美而翬他日非但能業官且昌後嘉靖庚戌虜闌入傳都城徵調雲集執政司農相與憂是十數萬衆安所得食公時掾計曹從旁爲籌纒纒可聽司農奇之滿考授彰德衛經歷勾稽振創衛政一清諸弁皆自洗濯稀桂文罔郡太守以爲賢

事多倚辦兩臺交章尉薦之以九載考得馳封

遷判眉州往州佐每頤指于長吏不敢出片語而公獨以才品受知郡守相與甚歡日講興除之事不三月州政一新矣守去公遂署其篆又歷署嘉定大邑篆所至有聲盜劫州庫公適自大邑歸部吏士格鬪盜逸巡去又架入其巢禽渠魁按獲藏金千餘當道甚喜錄其功又委署雅州雅與邛鄰壤邛守嫉公能而公又急繩茶商之爲奸者商以賄所峻拒之遂訴公于直指事下邛守公竟爲所螫挂冠歸時兩尊人俱無恙朝夕侍養意甚得也

不復餘草

卷十三

十七

而又出賞分予其弟姪旁及姻戚閭里人咸稱公爲長者又嚴于課子每以自讀書未了爲念太宰登鄉書矣三上春官不第公患曰兒學不力耶何屢躋也太宰第則又曰吾非望兒青紫也貴成吾志耳太宰筮仕爲泮令公詔以百里之內命懸于宰非廉非慈曷稱父母其再令離也迎公官舍公入境問俗田夫野老咸能稱令治狀公爲之開顏逮入爲給事中公諄諄舉諫法爲訓而要歸于勿欺而犯之一語太宰服膺不敢失故其在諫垣不激不隨甚得言官之體邇來議論騰囂上下疑阻

人益思太宰本之則公教也公素性恬淡冲和不
喜聲勢就澁養甫一月輒歸涇濱聚里族闢難踴
踴爲樂卽太宰官日顯庸公深自挹損與鄉人齒
無貴倨態蓋至以耄年終而人猶惋惜曰胡不百
歲也其厚德入人見于思慕者如此元和韓夫人
事姑章孝與妯娌和攻苦食淡至屢脫簪珥不惜
繼熊夫人亦善持家澣濯縫紵皆躬親公遭讒去
眉不能無芥蒂夫人時相寬譬太宰喪偶有遺息
夫人辛勤撫育人以此賢之其後沒乃復繼李蓋
公三娶矣惟韓夫人贈一品公起家祿史官至州
奉獻餘車 卷三 一八
倅亦爲不薄才而見媚用而未究此所以有太宰
也余聞太宰在楚屬大浸稽天人將魚鼈又採木
役興中產之家皆岌岌不自保賴太宰百方經畫
楚之人始有寧宇其在刑曹值大獄難處群議紛
紜獨侃侃持正大有功于 宗社爲御史大夫綱
紀肅然比典銓渙羣亡朋所推轂賢士大夫布滿
中外巖穴之下爲之一空余與太宰同成進士又
同門習聞公事故因太宰請而次公之行誼以揭
于其阡使過者讀焉知太宰之所樹立蓋有由來
而好修者亦可以觀于天人之際矣

呼門姪女墳志

姪女葉姓名現余仲第亮之次女也通呼鶴鳴都
督公良朋之次子舉武科以才能推擇典兵能世
其家始都督公與余善以女許余子而余子殤乃
以姪女許公之子其歸也都督公已逝事王姑闕
太夫人嫡姑張夫人皆甚歡而武舉君有兄鶴來
爲都閫與武舉皆廢出而異母姪女事之又兩得
其歡都閫在行間以潔廉自勵所至不受一錢一
切內外經費皆取自都護公之遺資產日以削武
舉君百凡惟兄是聽不問生計歲時伏臘親戚往
來米鹽瑣細皆姪女爲摩畫罔不中度都閫沒而
家棟莫操庭闈之內凌諍時聞姪女處之恬然卽
非理相加亦毫不與較以是得相安無事人皆以
爲難其習呼氏者尤嘖嘖曰微此婦都護公之後
安能輯睦以至今哉武舉君旣奉檄督戎涪嶼姪
女與偕行每勸其慎守封疆拊循卒伍毋以嚴刻
失士奸民越海市倭出入必由所部巡海使者捕
之急武舉君悉力奉行姪女甚憂之曰此曹皆豪
有力爲之與主吾懼其反噬也已而被獲者果肆
謗幾爲所齧武舉君固以守法奉公自許而亦服

姪女之先見都閭之生母林嵩嶼大姓女也與岳相距一衣帶水姪女從史武舉君迎之來林欣然就道曰吾去家四十餘年未絕故園之夢非有賢婦安得有此行抵署與姪女相待而泣供養歲餘始歸猶戀戀不能舍林自有子婦而愛武舉君與姪女甚于所生亦人世所僅見者下何姪女病且革呼二子語之吾不能終母汝賴而父在耳其訣武舉君倦倦以門戶衰薄俸入甚微宜善自節約毋實家聲爲屬時余方備員綸扉仲弟在邸中計至相對悲傷非徒骨肉關情亦爲呼門嘆失此賢姪女

耆霞餘草 卷十三

婦耳沒之日爲萬曆壬子年十一月初五日距生萬曆乙酉年八月二十三日得年僅二十有八自呼之内外宗親以至岳之成卒居人無不嘆息武舉君尤悲不自勝曰喪吾良友矣其罷活嶼歸囊無一錢以喪停田舍者數年不克塋又日營吉壤不獲願余爲相地于善福里牌岐山之陽坐丑向未僉以爲良乃以萬曆己未年十二月十一日歸塋武舉君手爲狀乞余志其壙余惟姪女之勤儉孝敬宜于姑能相其夫尤善處妯娌之際有不容以泯者而吾第又已沒不及見女之歸土存亡休

戚之感真令人泫然而不能已也所可爲姪女慰者長子紹烈已成立娶太學生林鍾相女參紹熹亦漸露頭角姪女之不亡其在斯乎銘

以之良吾宗則光婦之賢呼宗則鵲蘭胡摧玉胡引歸于茲待同穴

耆霞餘草卷之十三終

耆霞餘草

卷十三

三十一

蒼霞餘草卷十四目錄

題福廬遊藻

書讀孝子割肝事

朱工部恩綸跋

蔣比部勅命跋

周恭肅公遺墨跋

張心廉公請謚議

題范夢章乞言冊

遼言

議餘

蒼霞餘草 卷十四目錄

祭朱養淳

祭周警餘

周屏山像贊

蒼霞餘草卷之十四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題福廬遊藻

福廬山叢爾閼之數萬年至今日而遊人麀集又有陳振狂曹能始兩大詞客先後不數月皆來遊能始有記有詩已極情致余不能贊一辭乃振狂之記與詩後出又自創新意似欲跨其上不知能始以爲何如乃其刻畫描寫窮態盡工則真足稱雙壁矣讀能始作清真曠絕有馮虛御風之想讀振狂作丹青交映金石互宣如登閭苑而聽釣天聲震忘倦吾鄉山川固奇絕無盡而才士之無盡亦如此信宇內所僅見也然振狂意似謂茲山過于粧點余謂天下何事不待粧點若茲山蚤有人粧點必不湮沒至今夫善粧點茲山者莫過能始與振狂也

書黃孝子割肝事

林宗伯之志吾郡也其論孝子深言割肝之妄以爲割肝者將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則其人已死矣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割之其說甚辨然近所聞連江與吾邑民婦皆割肝以奉其舅姑灼然在人耳目茲黃孝子道祿又兩割肝活其父母於危病之中問里人共見之中丞王公檄而旌之不可謂誣也余袒視其胸有兩刀痕焉蓋皆自割而不死者精誠之極金石可開至於水不

奢賞餘辜

卷十四

二

能濡火不能焦天下事豈盡可以常理論耶宗伯又謂肝不可割割肝不可爲孝此以庸行律孝子也當孝子割肝之時其心固惟欲愈親之病生死皆所不計何計其爲孝與否使稍有以此爲孝之心則肝必不可割割必死矣吾嘗謂凡事皆有過有不及惟忠孝則皆不及無有過者先儒謂屈原之忠忠而過此亦非也原以宗臣知宗國之將亡無可奈何不死豈能視息于人世原之沈汨羅也孝子之割肝也皆自盡其忠孝之心何過之有郡志舊有割肝二人宗伯皆削去如此奇行而湮沒

不稱余甚惜之故因曹觀察叙黃孝子事樂爲之說觀察善著述尚當求宗伯之所削者紀其姓名行事與孝子並傳可也

奢賞餘辜

卷十四

三

朱工部恩綸跋

余以辛酉秋奉召北上遇河使者朱君于高郵更三載爲甲子秋謝事歸朱君以河事至清口復得相見亦奇觀也顧余在綸扉無所建樹而朱君所部河視昔加治湮者濬塞者通江淮數百里間水皆爲利不爲害則余之愧朱君多矣君嘗四受恩綸乞董玄宰宗伯書勒而傳之以示余玉檢金泥與銀鈎鐵畫爭輝交映良可寶也爲書數語俾附于後

蔣比部勅命跋

制詞至今日靡極矣余在綸扉常欲裁之然當制者迫於仁人孝子之心終不能禁要惟賢者則詞雖褒而無愧今又有借名筆勒之琬琰傳之于世者此其用心愈勤而對揚君命愈隆重矣余過淮陰比部蔣君出此相示乃董玄宰宗伯筆宗伯旣擅臨池而此書殊覺獨勝蓋嘗與比部共事成均深知其賢所謂詞雖多而無愧者故筆端飛動若是余不能書而比部求綴數語勉爲應之得毋貽續貂之誚乎

周恭肅公遺墨跋

王右軍清真絕俗雅負經濟而世人但知其書杜少陵感時憂亂一腔忠愛而世人但知其詩此以小藝掩其大節者也吳江周恭肅公忠猷偉績表表在人耳目世所共瞻而詩文簡潔與雅卓然宗工乃不列作者之林此以大節掩其小藝者余從其曾孫季侯侍御讀公集深懷賞歎今觀此冊公之繪事又精絕如此然則世之不能盡公不獨詩文矣夫子固云君子不貴多能又曰游於藝多則累游則忘公殆游而忘焉宜其不以此成名也季侯文辭匠心獨詣足成一家言而世人但稱其西臺風節得毋復類公乎吾姑書此以俟

本館餘草

卷十四

六

張心廉公請謚議

敝鄉應謚諸公已具議卑矣忽聞符卿心廉張公之計敢再及之公諱某字某別號心廉襄惠公之孫九歲失其父孝廉公事母至孝攻苦力學寒暑晝夜伊吾聲不絕以甲午舉于鄉連第進士元輔趙文懿公故受知襄惠欲置公清曹公辭除南駕部主事轉庫部郎剔奸釐蠹不遺餘力故事歲給藏金萬兩修軍器公謂虛糜無益徒爲乾沒資耳罷弗予京衛會舉之役一切供具皆取辦市易公告大司馬寧損官毋損民故諸費悉裁省以清望

本館餘草

卷十四

七

調選部郎乞歸奉母自是不復出矣嘗一起考功郎再起尚寶司丞光皇登極錄清恬之臣復起尚寶少卿皆以親老身病力辭得請終養中歲喪偶遂不復娶晨夕奉母起居夜臥榻傍終其身不替口不譚戶外事至桑梓利病則娓娓言之所居左右圖史研精探討惟求實用不事浮華其視躬尺寸不苟嘗謂學者當守硜硜二字毋得退轉必信必果病痛在此得力亦在此夫子言徙義非守之定安能徙也其學問之切實如此先世遺產甚薄入仕三十年不增尺寸每當召起人勸之出

山唯唯而已亦不言其不出之故近世士風既壞
卽小能檢飭廉隅稍知退讓者便侈然自附于由
夷之列而叩其中心多未必然若張公之四壁蕭
然屢召不起而胸臆齒牙間未嘗挂及殆可謂
性于清與恬者頃詔書欲舉真清真恬之士使
張公而在必當首及而惜哉其不逮耳况其事母
之孝可追曾閔表懿行以挽頽風易名之典斷乎
其不容已也

題范夢章乞言冊

吾友范夢章少年奇抱理東郡以奇行異等擢銓
曹休沐里居余南歸過廣川夢章來歸于河干聚
譚半日惘惘不能別因出其尊人郡倅公所敘述
祖父世德示余語云木本水源蓋范氏之源本深
矣自鄒城公已以清風惠政爲鄒曹二邑所尸祝
厥嗣月川公復苦節自勵善繼其志而困于諸生
又有會川公爲之孫亦積學不偶且不永于年乃
有郡倅公以明經起家逢 覃恩得以其官封會
川公亦奇觀也然郡倅公常以不及顯其祖爲恨
今夢章行品卓然爲世所推重其樹立未可量所
爲推恩于曾大父者行且有日余故爲書數語以
慰公之孝思且以見夢章之所得于家學其由來
久遠有如此焉

遼言

建酋犯遼師覆沒經畧楊鎬逮繫以熊廷弼代之客或過余而問曰廷弼之才果勝于鎬足以制會而定遼歟余曰廷弼有氣槩果于任事以之當澄清激揚之任則誠優矣其善用兵與否未之試也何從知之客曰然則朝論何以推之曰朝論以廷弼按遼日曾言會之必反耳夫當時人人言會反也豈人人皆可爲經畧乎且朝論安可憑也清河撫順已失張承胤已沒而總督猶不肯出關有保留者矣楊鎬杜松劉綎李如楨之用誰實爲之

奢僉餘止

卷十四

十

某監軍一起而糜金錢數十萬曾無一卒可以操戈徒以爲時局中人羣然庇之莫敢誰何借國家之急以權植其私人今日之議論率類此耳客曰廷弼之能否雖不可知然必有兵有餉方可責其成功今徵兵而兵不集括餉而餉不克咎將誰委曰建州之地不過數百里所部精兵不過二萬而遼東以二千里之封疆軍民數十萬雖不能戰猶可以守前此三帥之敗蓋以會爲易與冒進貪功深入重地故一敗塗地至此耳今朝議既不言戰而言守以十萬之兵保據一城令有中智之士便

足支吾而何必竭海內之力以徇之乎昔郝昭守陳倉耿恭守疏勒韋孝寬守玉壁沈璞守盱眙兵皆不過千人其所當皆數十萬又以孔明高歡魏道武爲之將百道苦攻而皆不能克史冊所載如此類甚多今遼左雖困猶勝于陳倉諸城建會雖強較孔明輩何啻天淵使有郝昭諸人在當譚笑禦之耳而兵至十八萬餉至八百萬九邊之精銳兩浙之良家三輔漁陽之突騎中州之毛兵黔蜀楚粵之士司無不徵調問寺之馬價將作之傭直中璫之權稅百官之常俸倉廩之積儲問閭之通

奢僉餘草

卷十四

十一

負一絲一縷無不搜括而且轉輸盡乎軍民舟車徧于山海積粟成丘輦金如流甚至勲戚之家凡丘之裔替纓之族盡責其助邊明經之選入泮之途失律之刑率變爲輸貲卽前代大亂之世無可奈何之時亦未有罄竭民財破壞典章以供軍興如是之甚者也而封疆之臣猶日日言無兵日日言無餉半籌莫展尺疏時騰告苦言勞無所不至大率豫爲卸罪委責之地小不如意便欲棄軍而歸自古人臣受闕外之寄卽功蓋天下亦未有鬻蹇無禮如是之甚者也而中外之人方且倚之如

長城奉之如驕子隨其求莫敢不應自六卿以至百僚日受其凌誅忍氣吞聲不敢出半語且相與稱功頌德以庶幾免其嗔怒有甚于嚴家之僕隸自古握兵柄于外遙執朝權頤指氣使亦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子之言行三軍也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居功也日不矜不伐豈有高據牙旌而終日詈人曾無橫草之勞而起家七品驟遷二卿又悻悻不平日爲所部言陞言賞不脫于口假使能新建會之首竿之榮銜朝廷當何以酬其功哉今有人于此毒發于四肢不治雖足以傷生然

有震餘草

卷十四

十三

使良醫治之必用消解之劑毋傷其元氣中醫治之毒未必遽愈猶不至移患于腹心庸醫則但以攻毒爲功而不顧其他及至毒愈而身危猶翹翹然號于人日我能治此毒也其最下者併毒亦不能治但日索病者之家珍膏古怪力不能致之物日如此而後可以醫此病病者破家蕩產以求之終于不効則日我非不善醫但無藥物耳而又責病者之厚糈是何以異于今日之事哉客日爲子之計將何如日自古興師于外未有全仰給于內者史冊所述屯田之利無代無之不獨趙克國一

人廷弼接邊時曾力任屯田頗微溫旨矣今何以身當其事而遽推委乎且其言日開鐵有田而不可耕蓋恐建會之擾害耳獨不思從來屯田多與敵對壘孔明之渭濱去司馬懿咫尺何以能禁懿之擾害耶况渭濱之地能有幾何而孔明耕之足給二十萬兵之食豈以遼東二千里之地而不能贍此十八萬之兵乃年年歲歲仰給內地縱使建會不來而中國之禍反滋甚矣萬不得已當畧倣前代藩鎮之制割全遼之壤募天下豪傑非常之才授以節鉞俾專制其地諸經畧巡撫等官盡皆削去勿分其事權目前且給以一歲之費使有所資當必有起而應者其于海內之困苦或亦庶幾其少瘳乎若徒泛泛悠悠日索兵日日索餉一聽經畧之所爲莫敢矯其失蕭牆之憂固不待智者而後見矣至于會之悖慢無禮辱及君父誰典封疆使其至此正當焚之以折其氣而全中國之體乃騰疏播揚自稱憂憤大小臣工亦從而附和若真負愛君憂國之心不共天日此尤欺謾之甚者也

有震餘草

卷十四

十三

議餘

經撫之不合雖其意見之偏執性氣之未融然亦其建置之勢使之然者蓋前此經略皆居遼陽巡撫居廣寧則是經略在外而巡撫在內經略日與賊對壘利害禍福皆在經略故兵馬錢糧須經略自管戰守機宜須經略自決巡撫得以安坐而無所關涉今遼陽已失巡撫居廣寧經略居山海則是巡撫在外而經略在內巡撫日與賊對壘利害禍福皆在巡撫兵馬錢糧須巡撫自管戰守機宜須巡撫自決經略乃欲堅不出關安坐而制其事蒼霞餘草

卷十四

十四

假使當時置經略于廣寧而巡撫別居內地則凡事自屬經略如其在遼陽時巡撫安得而撓之况經略節制三方而天津登萊二方並巡撫為政經略無預焉乃徒責身當賊壘之廣寧以聽指揮于數百里外之經略揆之人情事勢不亦阻格而難行哉故當經略未置之先識者即知其與巡撫必相左固不獨以其人亦以其地也此羣議之所未及敢臆布之

蒼霞餘草

卷十四

五

祭朱養淳

人生塵世泛若萍蓬風緣湊合惟余與公生既同
庚舉復同籍同入木天同趨講席西清視草南
國掄才公唱余和到處追陪迨至晚年同登綸閣
朝夕周旋壘篋並作惟余庸劣倚公贊襄公也勇
退綠野徜徉余後公歸亦僅一載構李城闔携尊
相待時公已病羸弱不勝爲余勉出一見心驚猶
登公堂與公歡宴纔總留連執手戀戀尚期公健
尺素時傳云胡一別遂成棄捐惟公生平篤誠修
飭首擢大廷恪共史職雖躋膺仕無改素風居
齋霞餘草 卷十四 二十六

僅容膝橐亦屢空其所自娛惟在飲酒三爵頽然
萬事何有綸扉夾輔匡濟實多弘猷未究解組謂
何化鼎騎箕歸于天上邦失典刑人懷惻愴瞻言
疇昔倍傷我心椒漿遙存有淚淫淫

祭周警餘

嗚呼我公胡然奄逝黃耇遂淪典刑斯替余從令
子久聞公名徒懷御李未遂識荆徂歲南歸與公
握手傾蓋情投歡然好友扁舟短屐到處同遊壺
觴時醉洞壑畢按十日平原一朝岐路把袂停橈
江雲渭樹我旣思公搖搖寸心公復思我追至武
林三竺松陰六橋烟水撰策逍遙携尊徙倚我欲
解纜爲公遲回錢塘江上別淚盈願猶與公期遠
來相訪幔亭福廬名山相望我歸未幾忽遭悼亡
歎馳一介訊公行藏望公之來時形夢寐因問忽
哀腸如刺嗟哉人世生死須臾茫茫造物孰能
問諸惟公生平飭躬礪行志在聖賢學窺性命方
期眉壽爲世羽儀斯文欲喪公乃止茲令子翩翩
才名夙重家美鳳毛國資樑棟公筭非促公與
昌脩然乘化來去徜徉我之懷矣其人如玉曷
寸衷生芻一束

周屏山像贊

奇古之貌坦蕩之心慈祥之念光霽之襟遇有順
逆俱付之不較人無貴賤皆見其可親屹屹窮年
胸不知苦蕭蕭四壁口不言食蓋非徒爲安命達
生之士且庶幾于無懷葛天之民吾昔與公遊久
欽其器度今視公像如挹其丰神嗚呼公不可作
矣生斯世也安得復有如公其人

集 125—584

燕林藏稿十卷附楚風一卷

〔明〕余紉蘭撰

明崇禎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燕林藏稿序

盡馮生所謂廣大不可涯際者
豈非識想而已哉然而以世會
乘之則愈勞於變其本者耳吾
孔子之時未有神僊也未有佛
也其思狂也曰嚶然古之人古
之人夫所繇嚶然思者識也想
也其所為古則皆三代以上人
然第後於三代故耳倘生神僊
與佛之後欲禦無志之者則識

想願有時而窮焉可乎僊佛即
不必槩論而上古之治書者專
以聖賢為學後世文藝日熾復
有文人才子之目是二者又孰
非極一時雋嚴之稱而豪傑所

欲走之而不遺餘力故曰變其
本者愈勞也吾友余君猗舛士
之以奇自振者也任士之所勞
良亦莫與易焉二十年前予讀
書新吳其時猗舛猶攻諸生業

新吳無言詩者而猶好為詩
治諸生業亦不若世之為諸生
之業者迺猗歟與予杯酒笑語
輒誦其詩意蓋主曰予即不以
舉子業自見於是可耳誦其詩

藏稿序二

歌未竟又輒誦李獻吉王元美
楊用修輩凡數篇曰千秋萬歲
後即不以余生為漢魏以前人
得如此數人者可以終瞑又即
不能集成如是數人得數篇亦

無憾焉嗟乎猗歟居常慷慨興
衷具在使中民崇官者論之必
至擲揄抑亦其識與想之所獨
鍾也哉猶記是時予方有幽憂
之疾數泛猗歟問玄猗歟不以

藏稿序四

識規矩燕林寤語二書謂猗歟
自有別傳也可嗟呼猗歟師漢
魏而不得則得見之於北地諸
君友淮南八公而不足則諦觀
少林九年以上舉並會所積為

可願如僊佛文人才子諸境直
足以揚翊猗歟無涯之知願聞
猗歟甫為諸生時則已從章本
清先生講義寔旨殆與博溺者
異母亦其嚆獨甚乎故曰猗歟

藏稿序六

奇士也而勞人也繇今觀夫猗
歟之學幾於脫離文字猶不能
不實行是集人或不得其解予
竊自念猗歟居常與予咲語者
何如也大地惟此識想不可刻

滅不能不以語言自託昔劉子
政傳列僊百四十六人其七十
四人已在佛經雪竇禪師謂老
莊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
猗歟所證妙盡客座直登一乘

藏稿序七

之地今故有稱燕林內傳為子
瞻文字禪者胥失之矣予猗憐
猗歟生處隱僻士之為五都之
觀者不足以發明其蘊故於序
燕林稿而詳之若燕林豈復以

予傳也哉

弟仲春鍾陵社第李光

倬頓首題



蘇林藏稿序

虞卿窮愁著書馬遷傳之三
代而下士固多以窮著明以布
衣諸生名者孫太初徐文長
謝茂秦盧次樵宋著孫簡

藏稿序九

傲一切或云秦王孫終不知
何許人謝故能詩遊于王李
間附騏驎以顯易奇耳徐
靈西生淋漓鼓吹率被刑
戮後即用霜管名高自免桂

寂而膏肓之已甚矣詩能窮
人窮不奇則文不奇文不奇
則人亦不奇無之昌黎所稱
窮苦之言易好耶余竊歎
新吳之龍德而隱者也少負
奇為諸生久不偶雖為諸生
心常厭諸生向蓬事章文
漁先生窮學問之要又嘗
久客長沙蒼梧間洞庭木下
未嘗不賦鵬哀屈而嘆其功

名之不終作楚風廣其意亦
足悲矣戊午棄去諸生即入
新吳不出令子上生間來予亟
問所起居曰大人向一判家事
擇冠布袍小築郊外五岳之
游不出州里離室婦孺無識
其面者嗟夫猗歟豈無所得
而涯涘者耶予問書誥猗猗
神仙之事非世大得意人即大
失意人秦皇漢武尊為帝王

實富已極而囊橐之志乃在
三山子房長源赤松黃帝善
功名于鳥盡弓藏之際耳
寧已紫芝南山丹砂峒嶺彼
亦坎壈以偏深山窮嶼自命

藏稿序十二

放為何猗升而故令若是猗
殊受之不報予知其所潛之
深矣猗殊游意人外久不偶
於諸生天固不取其僅諸生
以顯即視猗殊於白三四君

子詩若文或標類太初久不
偶為諸生類文長乃不取類
其睥睨狂率之致漫不欲
以茂秦游公卿間任俠自盡
夫猗殊雖貧諸生集書肆

藏稿序十三

無恙也何之如徐盧而生明
第之難天固優之矣或曰猗
殊玄尚既眇方趾雖犬于青
天白雲之間何漫以文人之業
流被人間為夾書契代盛具

文藝冊與車錄塚書同流
天壤則猗歟言維貞白
海瓊並不朽人間可也函谷
五千言固猶老氏之餘香爾
南昌社弟萬時華頓首

藏稿序十四

佚



燕林藏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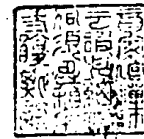
燕林藏稿者新吳余猗叔所著書也
猗叔既不得志於世棄諸生學神僊
之事居無何復棄而學禪距郭數百
武石田茅屋結鏡壇奉佛其中蓋卽
所謂燕林也然獨不能捨其生平慧
業集所謂詩若文將梓而行世而屬
余元禮吾家茂先介予爲之序萬元
吉曰余觀今天下蓋駸駸乎賤詩書
厭科制矣士人窮年一經捐寢餐壹
裘葛必有所甚得於其中者非端以
爲科制也國家懸科制以收詩書之

藏稿序十五

用卽不獲其用然可用者決於是乎
在故國家不能捨詩書以厭科制與
士不能以不得科制以厭詩書其理
一也宜夫猗叔雖不得志於世然猶
致寶愛於其生平所爲詩與文也彼
固有深得於其中者也肯與夫斗筭
者決得失於一日之遭而焚芻蕘研
棄吾所甚好忿然以一逞哉且夫文
章之工不工與夫科名之售不售莫
不有夙因焉以猗叔崛起新吳咀百
氏之液巍然以文章自著顧獨難於
一第彼輦上貴人乘軒車佩黃綬窺

其腹中了無一物者何可勝數夫彼
之不能爲此猶此之不能爲彼得是
解也通於禪過半矣昔范縝盛語竟
陵王無佛而云人生如樹花同發隨
風飄散或墜茵席上或落糞溷嗟夫
風花偶值耳樹根不撥花當再萌性
根不壞業當再受猗叔第堅信佛法
姑且以窮愁爲糞溷吾知其性根必
早生優曇蓮臺中矣夫猗叔道人也
猶不能舍其慧業爲出世法而况以
天下之大顧獨賤詩書冀萬有一當
於科制之外也哉

南昌友弟萬元吉題於如余齋



藏稿序十八

燕林藏稿序

猗叔集其前後所為詩若文并
之者三家而於數千里外猶騰
書相索曰子不可無言噫子誠
不可無言也猗叔生而負癖性

藏稿序十九

故好之者希因病學玄不得志
於儒而學禪故士大夫有奇尚
者與雲水客之嗽名者多有過
而問焉然皆未深知猗叔也子
於猗叔豈惟同道古之狂并生

平不可對人言之隱亦得交揭
之豈惟同出世之想即瑣屑不
能諭妻孥之事亦得互鳴之夫
猗叔於文章自天性耳然生平
遭遇大半輾轉不能無移奪於

藏總序二十

世法之經營詩句一遵七子初
盛約法至五言律幽澹清真即
襄陽可奪座矣書牘則滿幅雲
煙語多援極文不肯多作作則
必嘔吐心肝正昔人所謂使股

仲文讀書半哀豹當復過之猗
叔文章之不能富有也蓋末年
無務於三教之旨也且毆之以
羸疾而每至於廢書毆之以家
難奔走十年而猶善語言文字

藏總序二十一

是皆具有宿因不可解者而或
者好為華言則謂猗叔即負奇
何竟不思一遇彼襄陽不才主
棄之詠豈真不識忌諱而自詒
伊阻乎其識度有遠焉者故借

以自遜耳又謂猗叔清玩之嗜
太重夫從來奇癖中多隱偏至
異人如陸鴻漸輩往往是也然
則孟陸之間吾有以位置猗叔
矣或有進曰真禪不留名相大
乘不落自了繇猗叔之語言以
印猗叔之造境兩者得無尚費
商量乎嗟乎譚何容易以彌勒
之先牟尼脩經多劫而末後付
囑猶曰無盡意菩薩我身是也

求名菩薩爾身是也更終浩紹
乃印補處今猗叔超證一乘而
尚不能舍金丹四百字似亦自
了之一證雖然須彌山易臻如
來頂相豈易臻乎三人不能自
了而姑作不了人耶先是猗叔
有譚禪說宗等語不屬子序蓋
其慎也晉人有言劉尹知我勝
我自知夫子而不知禪也固不
知猗叔猗叔而以予不知禪也

又何以知我之知猗叔膝猗叔
之自知乎哉

皆

崇禎壬午五月五日社弟宋應

昇書于石龍公署

藏書印



燕林燕稿目錄

卷之一

詩

咏懷 三首

贈別潘廣文 二

同帥五寶宋元孔寒夜山寺

秋中同余元禮李仲章郭外遊望

遊僊

燕林別業

九日同諸友登高

贈送別駕唐季壽八十

寄贈湯義仍先生叔子叔寧上公車

臨湘齋居

掩關讀書

幻上人隱關處

路傍行

征東行送友人赴公車

潭洲行

湘江吟 二首

湘女怨

望湘陰懷古

聞遼陽變

遼海吟

潭洲寄宋元孔金陵

寄懷淮如上人

獨上滕王閣

金陵行送贈徐大章

贈瑞蘭歌妓

廬山青牛上人暫憩章江兼有燕趙之

遊

過湖口關

小孤山

體如上人坐夏具齋供之

李天放玄師自武當來授子秘密酬贈

遊越王山 二首

萬儀部涵澤枉駕山居

鄒子尹以疏招結廬山石門社答贈

黃檗無念禪師遊化南昌訪贈

偶逢雲居山諸緣上人

司徒黃公道經里中索子見不得悵然

去之聞而志感

李仲章問玄齋頭

仲醇陳公從友人見予八識規矩註辱

惠序文過爲品題奉酬 二首

秋日訪余元禮山中

初春野遊

春望兼懷李仲章

萬儀部涵澤再宿山居

奉贈湯義仍先生

卷之二

詩

遊浮雲宮

送石閭劉公開府兩浙

鄧泰素池亭

余節侯招飲

贈胡實美

懷鄧泰素

方岳夢白李公賞子八識規矩註亟欲

與見會子丁艱不及謁志感

題近溪宗侯鄧林

壽羅隱君

大湖山別業 二首

野望

旅舍暮春苦雨

宋元孔李仲章下第

秋夕

旅懷

石霜寺

潘公三教堂

奉題學憲胡公青蓮菴

潘翊王招飲

早發株樹潭

目錄

鐫陽舟中

哭陳令君定所先生

哭余明府齊雲

冬日裏晦若過訪

冬日山居有感

歲暮

哭侯廣文擎宇先生

客歸潭州得李仲章書

園居

晚眺

送帥五寶進士赴京選

窮巷

聞裏晦若見過不至

憺愉和尚入寂

貧

對雨感懷

目錄

寒食

簡宋元孔

春興

二首

得萬儀部涵澤書

書報李仲章

初夏

驟雨大水

同喻寧孺廖伯雅長兄紀標葉勛寄書

五

六

僧嶺涼竹下

寄徐孟門鄴都博士

寄鄧泰素襄國博士

羅晉卿將赴公車尋訪不遇

謁鐵柱宮

雪日同李仲章集宴萬茂先園

除夕

客舍元日大雪喻寧孺過訪

目錄

簡陸道開

送陶仲思別駕赴犍爲

節侯見過田居兼有宗盟之役

客舍初秋羅元夫過談適陳純脩至

張從人善數學感贈

同魯端甫魯堯臣父子會齋菴中

與太樸宗侯談禪

費顥飛暮雨過訪

遠遊 二首

晚次萬載縣

宿梁城界

再入臨湘懷故潘閣孺

旅懷

瀏陽縣早泛

渡頭夜泊

至潭州作

目錄

八

江樓晚望

遊嶽麓山

卷之三

詩

嶽麓山華嚴樓早眺

訪光法師不遇

長沙水陸洲

留齋寶藏上人觀音堂

夜泛

江邊

客舍夏日雨霽

湖南別業 二首

盛夏

寄余元禮

客楚寄贈陳仲來

客潭州懷贈裴晦若

川錄

秋日懷里中諸子

鍊藥臺 二首

胡實美徙居村落

奉寄張明府

仲冬廬溪

送李仲章

長白上人晚秋過訪

秋暝

余元禮太夫人壽八十

寓金陵

客舍

開國功臣祠

同陳星鄉遊秦淮

雨花臺

遣懷 二首

道上

川錄

過天界寺贈一雨法師

祝博士松如步訪燕林

送余元禮上公車 二首

高麗國曇晦上人過訪

在野 二首

訪彭文甫解州牧任

燕林述事 五首

贈萬啓先

冬日飲孔端宗侯宅

訪州大夫鄧泰素田居

元日

元夕

寓野城蘭若懷劉伯成

山寺秋杪

雪霽感事

苦雪

目錄

獨立

送贈熊南余齊雲

渚磯早發

左蠡阻風

鄱陽湖

謁小姑廟

訪陳定所明府石城

客邀秋臺寺携妓集醺

龍光寺來公方丈會齋

寓黃龍菴

送邢明府入朝

送友人之京

同鄧泰素鄉子尹集龍光寺訪青牛上

人偶逢冰道士

早春臨湘道中

訪張沙潘閣孺

目錄

昇中觀秋夜

九日同秉晦若寶雲寺燕集

晚秋旅館

奉寄大中丞石閭劉公

奉贈大司馬鏡源徐公

龍光寺遣愁

過宣春慈化寺

憶李仲章公

奉寄守中袁明府

宿撒麓山

鐵佛寺

月夕同潘翊王醉飲長沙王府前

望洞庭湖

寄宋元孔

鄒子尹十年遊遊吳越燕趙間竟未及

而懷贈

目錄

十三

卷之四

詩

客舍初秋懷茂先

早秋晚眺

夜懷

月夕獨坐南軒

萬茂先見過燕林

燕林詠懷

奉贈明府碣石舒公

山房

訪明府碣石舒公卧病不遇

對雨感懷

寄李仲章建城學舍

過訪劉伯成令子宜孟中吉命戊下沈

謁萬壽宮

二首

對月獨坐中秋

目錄

十四

題萬茂先漑園

送余元禮之北雍博士

同廖廷薦遊陶倦觀

山行

冬夜對月

春日山間

老去感事

哭萬茂先

雜歌 二首

偶聞

長沙歌

湘女曲 三首

竹屋

童謠曲

寺中途遊女

吳娃曲 四首

變童歌 二首

入山 三首

山間 九首

日暮

寄守心法師

贈優童 二首

閒關 三首

醉歌行壽宋隱君

十五

宮詞 二首

之長沙上官庄魚鱗灘

摘牡丹

隔院聞少婦歌 二首

入城

讀楞嚴經

讀維摩經

長沙懷古 二首

謁屈三閭賈太傅祠

宿嶽麓山講經臺

夜宴歌樓

道逢艷童

孤蹟渡待麗人不至

舟中山月

大中丞胡公翼雲別墅 三首

劉陽市中登望

客舍九日 二首

偶逢烏思藏三番僧 二首

送李弘明 二首

湯義仍先生挽歌 三首

送萬廣文養醇還宜黃諭

金陵懷古 三首

詠懷 二首

燕林

目錄

偶題

山中

奈元禮宋元孔同過燕林餽餉者紛至
賦得杖藜携酒看芝山爲劉隱君壽七

十四首

代情詩 四首

萬茂先被徵赴闕寄贈 三首

七夕憶舊

傷秋

交態吟 二首

閒居 三首

自嘲

送贈玄慈禪伯 二首

耋老

看蘭

看菊

目錄

看竹

征婦吟 三首

寄高州少府宋元孔

悼亡 三首
彭六息冒雪過訪 雜興

卷之五

書

鄒子尹 鄧泰素

陸道開 宋元孔

李仲章

余元禮

廖黃吉

湯義仍先生

李仲章

廖五和

宋元孔

湯義仍先生

鄧泰素

黎德甫

朱敬禮

帥五實

胡實美

衷晦若

余節侯

李仲章

目錄

九

衷晦若

宋元孔

卷之六

書

衷晦若

廖伯玉

廖五和

萬茂先

余元禮

萬茂先

宋元孔

徐觀衢

余節侯

萬茂先

潘翊王

宋元孔

萬茂先

明府守坤衷公

徐孟門

宋元孔

衷晦若

廖伯玉

徐孟門

余元禮

示長兒標藻

汝止丘公

李仲章

胡實美

鄧泰素

陳純脩

目錄

二十

魯端甫

仲醇陳公

川法師

卷之七

書

李仲章

徐孟門

李仲章

廖五和

萬茂先

喻寧孺

衷晦若

長白上人

陸道開	余元禮	萬茂先	帥侍御五實
長白上人	羅元夫	帥侍御五實	
宋元孔	余元禮	卷之八	
陳純脩	喻寧孺	書	
潘翊王	陳君疇	余元禮	萬茂先
宋元孔	朱敬禮	萬茂先	祭大章
李仲章	劉伯成	劉伯成	張從人
萬茂先	宋元孔	明府碣石舒公	明府碣石舒公
祝博士松如	萬茂先	附錄碣翁來書二章	
宋元孔	李仲章	萬起先	鄧州大夫泰素
潘翊王	宋元孔	萬司理吉人	萬茂先
余元禮	帥侍御五實	李仲章	萬起先
余元禮	陳星鄉	徐大章	李仲章
衷晦若	萬茂先	萬茂先	李仲章
宋元孔	余元禮	蕉園老人	萬茂先
余元禮	萬茂先	徐大章	彭六息

卷之九

文

百史清規序

廬山五老峯募齋僧緣序

百丈壽聖寺募脩韋馱殿序

寶雲禪堂募誦華嚴經序

仙藏序

燕林內傳自序

燕林寤語自序

百丈山構淨室序

南嶽擲鉢峯募化淨室序

壽隱君巨川宋公七十序

奉贈明府袁公登五表序

送李道士還山序

脩鐘山寺序

磨下黃城分宗序

莊嚴 佛像引

隆教寺募燈引

卷之十

文

越王山構淨室引

贈僧偈引

八識規矩會註引

上孟蘭盆道場表

上觀音大士聖壽表

祭聘君張本清先生文

祭別駕唐季公文

祭隱君曙溪帥公文

祭潘闇孺文

祭廖雄飛文

祭仲子文

鏡壇顯相記

附楚風

目錄終

燕林藏稿卷一

豫章余紉蘭猗叔著

詩

詠懷三首

驅車踰高莽林木結寒烟迅風發層阿白日暝
山巔野鳥啄斃獸豺豹飲澗泉行役在窮口饑
渴交相煎澗水可充渴烏食餘豚肩居常珍盤
旋臨變青棗拍息陰辭惡木寧從猛虎憐溝壑
燕林藏稿卷一

無餘憾不磷性本堅東山薇正熟聊用供糜餽

其二

蘇秦夜發書屈宋校詞賦如何業術同升沉各
異故升者執大珪沉者終窮素文章本無私鬼
神陰已負我本草澤子讀書窮時務意氣折夷
門韜鈴師尚父揣摩天下機碩躬籌所樹同門
盡高策獨我傷時暮袒褐不完體爭食凌鷄鷄
市散臨淄城裘上太行蠹梁斷漢陽江吳越連

煌務四顧寂躊躇茫茫失中路

其三

富貴非我鄉踟踟復何之借獵無強弩枵蒲性
不宜扁舟風浪惡南山熈負犁未若文章士一
室生葳蕤戴星開連山招月讀毛詩會盟百代
闕文質迺興衰消觀諸家言顧盼同一時得意
但衆輪落筆風煙隨流彩昭河漢泰華爭雄奇
至言天下驚隻字鬼神疑經國信在茲百城擁
燕林藏稿卷一

何爲千秋萬歲後榮名無盡期

贈別潘廣文

中天有瑞雲垂陰布暉潤一朝驚飄風東南相
失陣使君遠行邁孤帆一何迅離別在茲辰我
心忽如秋醴酒不爲薄聊且資行臚僕夫告戒
旌盈觴持不進握手留相慰各言情所殉至道
良固大但堅磨不磷惡成慎在小微瑕蒙尺瑾
願言崇令德龍澗終其澹

同帥五寶宋元孔寒夜山寺

向閣迤沉沉霄漢一何廠溪寒發永夜香酒恣
歡賞相撲擁地爐言笑閒來往洪荒世久徂生
民懷少想腸胃結鴆毒蒲蔽蒙塵網落茫今古
間賢知過勞接予性自疎慵二客同清響相與
視耽耽意氣多沆瀣歡情從此昌繁思漸復長
已醉勿再陳興至重相訪

秋日同余元禮李仲章郭外遊望

蘇林藏稿卷一

蕭瑟知秋高招侶行遊戲城頭烏亂啼悲風閉
天地沙塞生煙塵霜露陰山陞壯夫悼遠圖顧
瞻有餘涕劒帶流星光羈控連錢騎驤首奮六
轡萬里斷馬驚黃金何足娛橫行差快意澹霞
吐夕暉層巖合微翠且坐層蘇頭拚盡今朝醉
遊僊

屈首事擲管倥傯思獨勞肝腸已割裂辭尚未
沾毫世俗賤文章相與資錢刀悠然一緬想骨

蘭徒襲襲怡情藐姑巔神氣何陶陶縱意有繁
紅險道寧相招汨沒呂梁間駕鯨觀風濤乘烟
山絳霄下視同螭蟠谿谷不可爲橫絕獨賢豪
郭旣已非世代任滄滄嗟爾輕肥士翱翔在
蓬蒿

燕林別業

富貴勞百年僊人微千歲百年與千歲同赴西
山逝所處苟倖圖縱得非真契遽廬毀天地日
蘇林藏稿卷一

月光先蔽積盈必有虧况復群品細世界似空
牽亂落窮無際生人處其中飄飄一芥蒂晝夜
生往復升沉未有稅薤露無終晨轉睫成異世
中有真消息寥寥誰與儔體能藏華藏終古不
除替邈哉妙難思達者自深詣此法吾能言恐
造造物厲

九日同諸友登高

流水平連蒼漢色野人麋鹿不相擇古樹亭亭

清掛冠孤樽欲醉高陽客高陽諸客飲中僊錯
守浮名二十年琴書共老風塵際青眼徒看白
日懸我自閉關與心證青山坐失人天徑卽今
無夢到蝴蝶醉後雅有漁竿興閉關好靜幾遭
迴大衆誰傳海上來已去黃鶴無消息丹砂空
向白雲開牛山一望安極哉

贈宋別駕唐李壽八十

流蘇剪彩雙娟娟共道堂開玳瑁筵北斗斜
燕林藏稿卷一

五

堪盛酒南山引翠到樽前飛瓊忽御蒼虬至來
傳王母蒸觴意白雲欲出間山川七顆紫紋持
薦瑞盤承瑪瑙取君當凌風直上烟霞地憶昔
嘉隆少壯時金張趙李相追隨鼓盪雄姿傍日
月揮斤八極多權奇十載風塵遭白首一朝卽
署遠赤墀歸來幸有庭蔥蒨世途指點浮雲現
大石盤桓樂在茲神氣悠然久不變朝看絕海
鴈常冥暮笑老人星幾璚今自馮川稱尚父夜

半井熊投九五其如久逸在林丘不啻鶴書來
天府醉罷但言中聖人狂吟勢若操強弩遲暮
未肯休壯心大還更欲吞玄圃玄圃靈飛掛若
天倒流菊水穿石泉黃芽若就長生術擬取鸞
輿出大千

寄贈湯義仍先生叔子叔寧上公車

班公擊壺裂未已仲升忽會風雲起前茅奮
木天盟代興新發蘭臺笑五嶽雙搖臨川筆九
燕林藏稿卷一

六

晚重收皆荃萑無是父兮無是子不妨華屋更
高門漢皇愛少重邊功紫山黃菊輸彭令玉佩
金魚羨阿戎文章老去才堪盡天馬旋看萬里
封

臨湘齋居

臨湘山盡向天倚孤城坐入千山裏一朝風雨
陰重令半宵星月烟猶起城中車馬不論交溪
流獨枕無知已興酣濠上招禽魚醉去堤邊憐

桃李追昔曾遊少年場生要說劒往咸陽進門
魚鬚笏宿侍寧耳雞舌香豈期牢騷三十
載至今旅食瀟湘飭自拋白骨英高嶺猛氣猶
思窮扶桑李廣不封常出將班姬寢恨空斷腸
夜深長笑讀書罷每寫海南虞仲翔

掩關讀書

我生但恨名不邵擁書萬卷爭臨眺鏡中白髮
起新愁輦上黃金寒舊好白晝談天鳥欲驚夜

燕林藏稿卷一

七

半讀騷鬼竊笑始知漢代重金吾蘇家饒舌徒
相弔憑世浮沉不自謀百年名業一朝醜傳說
西方豪富開琉璃瑪瑙開蓮堂不躋華藏莊嚴
界空遊宵夢逐輪廻道遠莫致消息香山傍忙
問誰會來

幻上人隱關處

桃李連城帶暮烟一僧圍坐白雲巔忍使芳菲
日消歇青憐日月遞推遷叩關進問君何策但

言山下種梁麥種麥高山下安穩少驚咤青草
蹊傍不著鞭還惹牛來犯苗稼知君早入毘盧
城東園花柳啼鶯罷

路傍行

野人偶家大道傍馬蹄車轍來無常使名使利
知誰長未見一客叩柴桑柴桑本自棲蓬客藏
書匣劒空蕭瑟琴間微見殺聲揚有客忽向茆
齋迎抵掌歡談意氣豪揣摩便欲上臨洮停車
燕林藏稿卷一

八

邀盡田間興江梅未熟蚤收桃客子愀然損顏
色爲我魯任華山額百尺高樓不自登怪來許
汜無長策我隨狂走仰天呼髯長如戟膽多粗
掛錢挾劒入村市與君剖心籌遠圖再勒燕山
事有無

征東行寄送友人赴公車

遼陽漢月暈初生荷戈橫刃紛崢嶸諸將齊驅
山海道獨爲嫖姚治第雕朱甍嗚呼纔見寵榮

宏李郎舊是將門種
劍學真堪萬人勇
六傳一朝議築鹽節樓
滿坐貂蟬擁
簫鼓角出天兵
孤塞看留漢將名
惜子採藥匡山急
未受神君太乙精

潭州行

磅礴江城特地來
楚雨秦雲斷續迴
羅洋楓暮過湘月
巫門城曉落山雷
靈妃久掩雍門棘
騷賦全封礪戶苔
氣散靈遺多變態
荆南白雪空相待
東皇未見有嗣音
楚山楚水仍長在
解擔倚劍城頭集
爲尋沉芷遙難拾
近來獨恠乏同聲
在天壤間常孤立

湘江吟二首

楚山相錯真如繡
湖漢重重引巖岫
餐露騷人頽已微
芙蓉木末向風垂
巫雲鄂月空留待
楓落江流無盡時
萬里孤舟近百蠻
離家窳在草萊間
逋臣顏色久憔悴
戀國肝腸尚未閒
生事

俗僊靡有定且招漁父相往還

其二

朔月湘雲去路賒
破顏聊泛捕魚桡
水濶天長來客少
花邊原上聞啼鳥
浮雲回首日蕭蕭
江北江南事寂寥
疲辛報答都護爵
侏儒聞插侍中貂
巖岫違春花木墟
牛蹄涔上見江魚
時事變通已如此
此身祇應世外居

湘女怨

燕林藏稿卷一

十

丹戶碧紗團門前
楊柳垂春歇螢流
芡花深燕上泥憶
夫上住桃花塢鴉
黃翠羽繁歌舞獨
愛吳宮芳草腓那
憐南國人愁苦司
空山下水悠悠
海鷺城孤戀舊丘
試去三江一登望
支支皆向洞庭流

望湘陰懷古

江廣不可沫石堅
不可競憑高望所
思湘北層巒峻水
蘭蕪質被清霜蒼
葦籠烟曉散香大
澤

木泔全楚恨連山猶布薜蘿棠湖庭畔蒼筤傍
至今江上白荒荒幾篇騷彩流無盡時與乳坤
爭短長

聞遼陽變

遼虜代相謀甲兵只屬朝廷却戴臣如何將臺
重儒雅執戟况偕行路人帶甲驟驅鋒鏑戰生
死茫茫呼吸變十萬橫屍何忍言失道將軍猶
不見死傷盡是忘家僑聞罷東瞻涕淚流天下

蘇林藏稿卷一

十二

于我與有分寧堪宴寢托他州卽今剪莽尚勤
慮轉憶台銓更隱憂

遼海吟

塞垣鼓角承平久材官戲擁空城守戎馬一朝
衝鼓衝黃金俄縮儒生肘夫婿從來未習兵誤
傳關鉄有功名滄茫鋒火狼胥照夜半傾城追
虜寇胡兵四面合重圍旌麾盡向軍前覆痛夫
死別身成灰骨蔽平原何處堆血盡每陳耕種

待孤魂只恐不知回平沙夜夜鬼聲悲未與關
雲寒月俱應憶未聞戰死婦夢魂猶自接歡娛

潭州寄宋元孔金陵

我住蒼梧門少客君家白下聲名赫湘江水氣
尚滃滃不似金陵王氣豪偶到夜分陳說衆山
曙鳥啼知是夢萬里烟花阻別離迷方窮輟還
家進相悲相憶還何時

寄懷湛如上人

蘇林藏稿卷一

十二

青原丹霞事俱往中天風日仍排盪懷君宴坐
白沙溪方袍短髮篋篋長曾記食時僧轡兩
堂首座齊聲喝不思今是幾年時機到南泉曾
轉移且尋濟沆曹溪上還有神龍鉢裏持何似
君今狂性歇往來沙上看明月尋常茶飯無他
訣

獨上滕王閣

隣峴畫閣壓青山積翠時籠紅粉鸞章流北注

鄱陽出鴈影遙迢石鏡還我獨開觀今古意碑
間常有烟雲致一代豪華一代收半生富貴半
生休詞客專情在歌扇烏沒瞻高惟不倦木落
花明曾幾時鄧林未息桑田變登樓皆是出群
才龍鐘錦金去後來繩想千年意氣今猶在那
知雍門白骨盡成灰

金陵行送贈徐大章

王氣亘霄橫夜色埋金壓彩勞秦客英雄出處
熱林藏稿卷一 十三

召天符築壇自有雲蒸策徐郎畫鷁烟波開萬
里乘風破浪迴斬將射鵬牛首路建牙揭羽鳳
凰臺首定江東真膽氣十道諸侯側目觀旌旗
夾樹蔽淮沂趙魏齊韓席捲去長驅再上賀蘭
頭錫命重封萬戶侯纔解儒生十斛愁

贈瑞蘭歌妓

在林久厭平陽曲忽有娉婷來山麓笑顏開處
重千金婉變價還增十斛奏罷清商金鴨飛行

雲且過竹窓西枯楊自笑不生柳紅定無由開
女妻

廬山青牛上人暫憩章江兼有燕趙之遊
樹林孤梵符終夜星月間野鳥銜花下天人送
饌還倡緣聯舍衛印法上高山萬里踪誰托中
臺雲氣嫻

過湖口關

凌風乘勢下蕩漾高城灣截地開河路衝波設
熱林藏稿卷一 十四

漢關星灘天更遠湖水偏怪萬艇如蜂聚征
商口未開

小孤山

出沒危樯外稜層風浪間水涯浮石髻江底墜
尖山鳬鷺帶潮集龜鼉抱月環一拳無剩地留
鎮與江關

體如上人坐夏具齋供之

施飯慚檀越薰脩長道源爐烟浮竹戶澹月冷

春軒富貴烟花會，乾坤幻泡根。十方空陷盡，隨地有祇園。

李天放玄師自武當來授予秘密酬贈

七日鳴簫下，翩躚鶴警垂。驟停蔡氏節，杖隱葛家陂。消息風花定，有無江月知。自慚非異骨，添已入鑑鑄。

遊越王山二首

古池潏潏峰頂，兔兔駸駸層霄華。巔牕間出匡山雲，燕林藏稿卷一

十五

外飄石生崖下，雨人度澗邊橋。鐘晚僧茶罷，西巖月色遙。

其二

蚤參僧衆罷，巖際月微明。雨過雙峯曉，雲收半嶺晴。長隨青笋坐，去結白蓮盟。無那浮生累，割恩願未成。

萬儀部潞澤枉駕山居

夷門今少客，折節就山阿。騎蹙朱輪去，冠隨皂

帽過鳥歌。燕酒送園菜，雜羹和清夜。談方劇天南落絳河。

鄒子尹以疏招結廬山石門社答贈

慧持纔出定，法會好招尋。古月依寒樹，新蓮長石林。集賢龍種窟，挂酒虎溪岑。莫習攢眉僻，同觀般若心。

黃葉無念禪師遊化南昌訪贈

遊化觀蓮藏，扶雲乘錫飛。江山行止地，日月往燕林藏稿卷一

十六

來機水奉曹溪出，半途少壘歸。能令何胤輩，北面受皈依。

偶逢雲居山諸緣上人

來往久風塵，快逢百丈旌。錫開禪界地，車輓化王城。僧舍冠裳會，雲房花木情。遨遊尚無定，不是喜求名。

司徒黃公道經里中，索予見不得，悵然去之。闕而志感。詩聖期南人。

姓字何年得徵尋到壘丘情偏愛孤神品豈
羔裘劔履風塵失形神夢寐留有懷空悵望雲
海共悠悠

李仲章問玄齋頭

欲窮丹竈術天上接人間日月開乾道風雷發
晚山霜空懸兔杵藥豈駐仙顏君看天台掌禽
爭取食還

仲醉陳公從友人見予八識規矩註辱惠

燕林藏稿卷一

十七

序文過爲品題奉酬二首

尚潛遺鳳閣好客屬龍門一代風猷盛先朝禮
樂存石林孤海月茅院擁枏蓀自愧非鳴躍遙
瞻紫氣噴

其二

每憚稽公癖信憑雙燕傳見書知阿堵寔誦隔
江紅謬許袁宏賦寵頒玄晏篇無勞知己恨品

竟非

秋山訪余元禮山中

披簾乘夜興帶蹠下平隈樹擁間雲住溪流淺
水迴秋淡花更發人隱戶還開是獻明瑤客休
猜問字來

初春野遊

春氣林臯動凌晨策杖廻深山出古寺僻洞隱
輕雷人住巖前屋言殘隴上梅追時方懷望標
唱隔溪來

燕林藏稿卷一

十八

春望蕪懷李仲章

浮山春欲徧依海日初起鳥雲間出一僧竹
下過繁思自來往壯志已既此久濶鍾期聽空
彈當奈何

萬儀部涵澤再宿山居

峽斜開輦道古樹發秋花駒見愚公谷星臨處
士家開屏幙布席獻爵問烹茶頗覺波瀾淺重
勞信宿槎

奉贈湯義仍先生

代典盟大業宰世獨瑤篇
郡口尊書會林園象
絳懸才高辭紫府官拙卧紅泉吟罷乘閒興
常參醉後禪

燕林藏稿卷二

豫章余紹蘭猗叔著

詩

遊浮雲宮

山引遊人思間携竹杖
風飄日色澹水發石
聲哀古洞雲全鎖
巖宮前開舊時花木謝
別鶴去還來

送石間劉公開席雨漸

燕林藏稿卷二

蘇鉞新開府章縫舊奉常
將星分斗野龍德川
乾陽烟障江邊雨
風清海上霜斯文應命世
泮溢在多方

鄧泰素池亭

園亭擁高樹一徑傍城連
池隱東湖月竹接南
浦烟鷄譚玄竈後鶴舞
法床前罷酒尋佳詠當

窓落日懸

余節侯招飲

余德甫先生令子

把酒論交夜殊君意氣豪
種留獅子窟身帶鳳凰
毛竈茗浮霜筍盤餐供露
桃不須酬對外別自待雲
璈

贈胡實美

登壇傳盛事君獨萬人雄
古奪秦時色顏高漢代風
披貂函谷北帶劍渭城東
巖巖勞星月蕭條路未通

懷鄧泰素

燕林藏稿卷二

罷採芙蓉日懷君思漸多才
高籠繡虎舌利負懸河名割
三江盡氣吞七澤過只愁皮
易蠹車馬日蹉跎

方岳夢白李公賞予八識規矩註亟欲與

見會予丁艱不及謁志感

色犯微垣象雲停紫閣松書殊慚半豹顧遂匪
雕龍過信康成學還徵子慎蹤號天京未卽無
路泛芙蓉

題近溪宗侯柳林

勢接浮圖迥堂開雉堞遙暗林結雲氣寒竹上
江潮月缺窓間盡霞窗天外標池亭過晚色爐
傍細香飄

壽羅隱君

安時常近俗知樂久忘貧海屋回寒律星垣接
老人山高多氣色客清見嘉賓未有叨 恩錫
塔前鳩已馴

燕林藏稿卷二

大湖山別業二首

不是就山寂山偏少客尋日星衡微近風雨洞
庭深花發去年樹人得異代心每因閉戶讀散
盡牀頭金

其二

避地疎人事頭披短接離搖摩珠錦日吐納鬼
神時潮發春來早山淡月上遲閉門不覺春歸
燭未停散

野望

溪宿千巖碧城收萬井寒亂花飛片樹野水落
孤灘柳暗漁歌晚鶯啼客夢殘欲臨平野去前
路行又難

旅舍暮春苦雨

野水漲寒林江村夜雨沉烟銷千樹色盡積萬
山陰春過蒼梧老雲藏湘水深長沙古怨地惹
客動愁吟

燕林藏稿卷二

四

朱元孔李仲章下第

登意齊驅日雙輪折太行賦勞三月就名動半
生狂兩劍推宵色三星限漢梁既饒異寶在初
受泣無妨

秋夕

孤城客舍暮鷺宿白沙灣落葉臨風泛垂藤帶
月閒涼生疎雨後水到斷橋間坐歇人初靜鐘
聲度遠山

旅懷

客夢江湖晚，羈情紫葛蘿。
朝朝愁雨雪，夜夜受陰魔。
身被風塵誤，名銷歲月多。
早知說不就，曷不伏山阿。

石霜寺

閣懸燈似宿，砌薄月如霜。
大佛臨危殿，村僧住切堂。
水遙通洛浦，路斷隔衡陽。
人法俱西去，裴公笏尚藏。

燕林藏稿卷二

五

潘公三教堂

圓說菩提日，同堂無後先。
毫光通紫氣，壇杏夾青蓮。
馬冊龍圖合，函關鹿野懸。
許公新築就，獨往結閒緣。

奉題學憲胡公青蓮菴

歲樂軒車暇，遺思構鶴林。
雲移江樹渺，烟宿檻花深。
竹屋披疏牖，山亭抱夕陰。
豈關偏習靜，應有普門心。

潘翊王招飲

酒舍坐交歡，嘉君膽氣偏。
談天師稷下，鑽玉重藍田。
鳥過城頭雨，楓疎湖上烟。
青樽不厭酌，沽去十千錢。

早發株樹潭

早岸乘槎下，穿山跳石楹。
薄嵐侵日氣，淺水落灘聲。
巖靜霜依樹，鳥啼雲擁城。
誰憐孤艇上，夜客心驚。

燕林藏稿卷二

六

筠陽舟中

客歸驚歲晏，命筏下高湍。
水接山光動，帆移日影寒。
斷雲孤絕壁，浮露冷層巒。
搔首遙瞻望，鄉關暮色殘。

哭陳令公定所先生

嗟哉南越彥，宦拙有司良。
衣解三冬凍，春銷六月霜。
蒙解家君難，兼惠多金。
石門烟月冷，天嶺露藤荒。
鏤骨情難竭，爲招進酒漿。

哭余明府有雲

泗涕無從下泉臺信息遙車當臨野望酒對燒

南澆東苧思常結脫驂恩未消魯解家難一城纔計

吏忽受玉棺招

冬日裏晦若過訪

上客顧敝廬當門走鹿車厨貧三飯具囊探

錢餘寒令清鐔動日浮蒼樹虛玄言初未盡

見大星寄

燕林藏稿卷二

七

冬日山居有感

閒書覺未久鳥到報黃昏澹月空寒砌孤山向

大門有男皆好筆無客自呼鐔鬼事久成俗頗

頗何可論

歲暮

律窮天氣別瞻望具茫然雪積梅開後寒深步

發前春從幽澗入日向晚山圓早及索綯事乘

時好種田

哭侯廣文學宇先生

分少資微祿絕其羨瘦竿不辭蒼水石獨上廣

寒鄉每念雲芝室長懷雪夜航而今俱已矣舍

溪向鄱陽

客歸潭州得李仲章書

君盟燕薊北弟任洞庭東飛夢投關月來書報

塞鳴飄零三楚路蕭颯二南風潛見雖殊役杆

皮意頗同

燕林藏稿卷二

八

園居

第似帶來物愁更是生涯合世行無地貪榮路

正賒春歸一園樹雨落萬人家偏有枯生木經

年不結花

晚眺

村晚三家裏寒殘二月前疎林隔遠火積水障

荒烟去鳥歸亭竹沈蛙響澗田行人苦長路祖

曉未能先

送師五實進士赴京選

君今往京邑拜爵署何曹出錢同孟博將行私
木桃牛牟山下逸鳩鴈雪邊號但得問關利無
嫵銅墨勞

窮巷

窮巷遠城郭營生懶學樵澹雲度孤鴈細雨濕
芭蕉步石憇苔滑登峯看雪消倦遊方閉戶有
客遠相招

燕林藏稿卷二

九

聞襄陽若見過不至

有客出山斜言尋處士家忙携蔡氏履錯識仲
宜車驛路烟花合風塵劒佩賒應知賦未就錢
刻在隆沙

憺愉和尚入寂

師今何國去師昔曾何來隻履微茫合孤燈繚
繚迴脩羅瞋甲動彌勒笑顏開欲問真跡跡還
花水面猜

貧

每攻世外癖羞眼學蟲雕及與貧相值翻猜韻
不韶侏儒魯飽祿丁客尚懸貂不有楊監舌相
如長寂寥

對雨感懷

多病深丘壑交稀獨野樓曉雷行天上陰雨積
村頭忽記登徒事因添宋玉愁三年猶未許忽
使翠顏偷

燕林藏稿卷二

十

寒食

一百餘五日舊傳寒食朝烟從燒處寒是積
陰招細柳絲全弱新桃葉易凋至今不愆候風
雨雙蕭蕭

簡宋元孔

瀟湘客思罷行役在塵沙漁斷江干釣農荒原
上麻舌初銷電色劒尚吐霜花欲與咸陽賈君
還是叔牙

春興二首

早日開林沼春風散隱香
馬辭河畔草鸞上樓梁
來往乾坤變生成消息
惟相看車馬路聲搖鬢
威霜

其二

方春百卉出籬菊別開秋
豈是陽偏艷還應性獨幽
谷口耕難厭磻溪釣未休
風雷不交會魚鱉有同遊

燕林藏稿卷二

得萬儀部涵澤書

常慮高堂變難酬國士知
瑤書天際落高義日邊
番未及市朝事猶存畝
畝稱親歸世久身可效
簪帷

書報李仲章

自罷湘江役家備水竹居
時無穀城石夜有洛陽
雖南面文章府營思興
慶池恐書紙未盡再報
一行詩

初夏

野風飄夏氣生理遍林丘
山枕千家靜日含萬樹
幽乳禽穿竹過遠水上
村流春草已傳碧王孫
正倦遊

驟雨大水

城偏川路狹驟雨汎江樓
奔瀉穿天出放流巨地
浮苗餘田漠漠風擁樹
颼颼未老林阜客驚時
抱別愁

燕林藏稿卷二

聞寧孺廖伯雅長兒標葉訪寶雲關僧

歇涼竹下

恭義親高座貪幽近曉臨
引涼知竹靜翻葉見花
侵看髮吾將短論文爾
並深陶潛今有子耳酒
問高吟

寄徐孟門鄴都博士

西截大行道東流漳水河
古城深雨雪官舍剪藤
蘿頌讀揣摩熟登臨慷
慨多知君剛飲罷時

向雀臺過

寄鄧泰素襄國博士

鉅鹿雄圖舊新携書劒從霜
槐下冷署草雨邊濃筆落風門
霧法升石井龍更思投上策奪
取受降鋒

羅晉卿將赴公車尋訪不遇

怨別長千里離顏近徙年過江
思解贈臨路望風烟車止商歌壯
刀頭獵賦懸紅塵輿馬地難燕林
藏稿卷二

十三

覓孝廉船

謁鐵柱宮

井中扶鐵柱栗裏匣龍光蛟滅天
開夏蛇誅臘復陽炬燃千社火鴟
集萬家香長作江山主閭闔賴未
昌

雪日同李仲章集燕萬茂先園

臘興到山陰官街冒雪臨苑梅寒
色上階簪玉痕深談雜古詩逸歌
彈正始音擁爐勞丰酒忽

聽李生吟

除夕

朔氣迎元象寒風送管灰新桃千
戶宿殘漏萬家催今古分朝暮乾
坤定去來誰憐獨寢婦掩淚拂粧
臺

客舍元日大雪喻寧孺過訪

獻歲誼城曙雪窓獨晏眠往來人
戶外詩酒客堂前屋未經寒破書
仍並劒懸椒盤何以佐茶燕林藏
稿卷二

十四

竈有清烟

簡陸道開

往事疑流水新愁似柳花並憐河
上曲同買海邊槎星落河文到律
窮風雪賒豈虞清世候猶自屈龍
蛇

送陶仲思別駕赴犍爲

風壤無夷夏江源錦里西歲星天
際動花木署中迷馬識長途策橋
存舊柱題功名隨地在不

必借征聲

節侯見過田居無有宗盟之役

白滌桑府早鶯過竹戶遲喜逢仙客馭忙摘露
園葵把酒討同詠連宵月共移定家尋禮樂非
習漢官儀

客舍初秋羅元夫過談適陳純修至

旗鼓纔相撞重逢柱下旌竹青澹茶色樹老出
秋聲塵動風臨坐嘯過韻滿城未傳秦漢事微

燕林藏稿卷二

十五

吐鬼神情

張從人善數學感贈

天地難專位義虞升降間誰能往復上更奪死
生關世與人相禪花無鳥未閒成都有卜士仍
見髣雙班

同曾端甫魯堯臣父子會齋菴中

水落寒沙靜香臺引興賒王家移玉樹 佛地
湧金花雷破雙湖雨空浮五色霞鐘鳴僧飯罷

同上白牛車

與太樸宗侯譚禪

象得何須難情忘坐更賒黃花傳古意百茅
生涯天地浮沆大歲時來往遐欲論日已曛寒
樹亂棲鴉

費顥飛暮雨過訪

氣使黃金易聲投片語肯許從官妓得名自郎
丘知風雨悲秋暮登覽泣路岐總懷南北意莫
燕林藏稿卷二

十六

計後先時

遠遊二首

酒落鄉園淚風驅異域塵無涯千古興有盡百
年身淒斷烟花路牢騷風雨晨何時行役定長
作受塵民

其二

日月同來道乾坤生獨勞帶雲宿宵館立馬上
征鞍裘損江關倦時窮意氣豪君臣天澤分昔

任世滔滔

晚次萬載縣

林巒殘照外山堦暮燈前
水暗雲藏壑村深樹
令烟隱禽棲漸穩青蒲頭
初圓歌馬官街待當
鑑人未眠

宿渠成界

烟籬閑客錦野鳥戍關門
吳地官橋割楚山驛
路藩風霜千里夜鷄犬幾家村
訪俗尋遺事朝
燕林藏稿卷二 十七

來馬上論

再入臨湘懷故潘闔孺

林擁烟花待雲招巖翠來
江潭重作客楚館別
論才撫景風多變問年世
未催舊遊皆健飯獨
負呂生哀

旅懷

楚路擔簦遠吳關旅食勞
踰山思嫩芷登閣問
遺騷有和鳴巴曲無媒獻
大刀客心正愁絕春

巔幕天高

瀏陽縣早汎

棹進層巖曲纜妨險石灘
孤林離戩下古渡野
花殘水出沅湘雜山連
吳楚寬長沙遙睇望平
野曙光寒

渡頭夜泊

古巖餘晚日野竹上浮雲
錯落高原上人烟三
四僻離牆鷄犬度門巷
薜藤分市酒逢村女招
燕林藏稿卷二 十八

尋意頗慙

至潭州作

湖割千山盡江通衆水初
羅洋關北枕雲母井
南孤石瀾依寒茆魚梁長
細蒲舊傳風壤別今
得似還無

江樓眺望

已得長沙勝高竒鳬鴈群
城收花石雨水渡工
筇雲蘭芷江春共湖湘
茆樹分樓頭巫女近不

必問湘君

遊嶽麓山

衡山千里麓，惟與大城臨。
雲氣湖湘影，嵐光瓦
柱陰。殘碑存古寺，孤石
冷春林。獨有名蘭上，花
間鐘磬深。

燕林藏稿卷三

豫章余紉蘭倚叔著

詩

獵麓山華嚴樓早眺

重巖上初日嵐氣漸成霞光濕寒階
芳香傳蒲院花洲衝江路破城對驛門
斜無限飛揚思僧徒又供茶

訪光法師不遇

燕林藏稿卷三

錫從何地振暫乞衆侯家豈戀牛酥
供還思雀舌茶檻花深月隱野竹冷雲
賒待買湖山日同君講法華

長沙水陸洲

水落浮湘月江殘宿殿雲夜闌深草露
雨霽上苔紋岸火微茫照漁歌斷續聞
客閒方歆坐潮色白紛紛

留齋寶藏上人觀音堂

無客言湘曲凌晨楚市遊獨懷祇樹鹿
忽遇雪

山牛水月天邊濶烟花江上悠悠慙
慙坐語久殘

日萬山收

夜泛

失路浮湘客帆櫓興未休一江雲欲
暝幾夜月同舟潭偶逢漁父棹難犯渚
牛只愁身世事空老楚山秋

江邊

燕林藏稿卷三

生態誰堪托江干蹀躞過山盤樵徑
近日傍水光多麥飯盛簞食村醪入
叵羅別留餘興待風露摘新荷

客舍夏日雨霽

山倚危軒靜天垂峽道長雨過移竹
色風定出花香灘上孤村水堤殘萬樹
陽朝來笑客夢猶未入關鄉

湖南別業二首

鄉國無事時
勝情多水上
湖山看花雪
洞
口羅留僧坐
巖石載月鼓
雲和湖漁豈
堪不
須更渡河

其二

不作風雷態
長懷山水真
看花知物性
坐石識
分身富貴術
中事勲名陌
上塵何期有
詩癖語
尚欲驚人

盛夏

燕林藏稿卷三

三

南隣多樹木
交蔭接高城
閒坐此窓下
時聞杜
宇鳴池荷侵
水濶茶竈散
烟輕乍到林
門響山
翁對奕聲

寄余元禮

未留南浦別
俄泊五溪裝
合氣盟兄弟
累身分
顯藏車書窮
世路兵甲挫
封疆食土思
天戴知
君抱恨長

客楚寄贈陳仲來

客困熊湘外
神長鹿几前
讀書老春夏
結客狎
荆田石鏡龍
文落爐峯斗
氣旋一罇何
日共醉
卧麥秋天

客潭州懷贈衷晦若

寶鼎分年遠
壇開一代盟
鋒芒袁彥伯
玄達管
公明繡水通
吳會蒼梧屬
湘城相思流
水濶琴
斷不成聲

秋日懷里中諸子

燕林藏稿卷三

四

谷去村原老
門關松菊荒
故園二三子
新賦幾
千行秋氣催
林壑蛩吟移
戶牖悲愉兩
不見聊
望楚雲長

鍊藥臺二首

採藥人歸久
營臺意尚存
乾坤生殺地
晝夜去
來門風急寒
鴟下雲陰古
樹昏千年熱
戰事談
笑未堪論

其二

遠客恰恨到誰同
密坐誰從來
局早地常結
駐雲樓大藥
簾前失黃金
崑山浮幾曾
微渺論堪向世人投

胡實美徙居村落

何似墻東避仍課
谷口耕上書
逢鬼謁聞楚
乏曹生寒橋
依丹蒼霜茅
覆翠梢曳塗
非用拙怕受窮中姓

奉寄張明府

燕林藏稿卷三

五

每懷給時日長
啟末光烟營
暗棠陰暗風
微花色妍時
移霜夜落物
敞斗南旋近
日河陽異意能無愴然

仲冬盧溪

客行踰十日始上盧溪船
吳楚難分地江村欲盡年
水堅魚避壑木落水浮烟
何處留歸棹沿堤橘柚前

送李仲章

遠水浮天近孤舟
送客近江村
逢酒熟驛路正花
被遊子行逾急
故人思轉悲
四方危駭地吾道恐群疑

長白上人晚秋過訪

東國招提彥婆娑
到燕林後藏
科蚪字舌吐海潮音
秋晚詩偏壯年強智已深
相邀但茶具愧乏雙南金

秋暝

燕林藏稿卷三

六

殘照落千山
寒鳥蒼樹間
霜收林氣靜
月抱澗流聞
斗北星河動
天東道路艱
村醪終日醉不
破老來顏

余元禮太夫人壽八十

高堂升耄日壺傾
大斗寬毋先緒
秀識兒著管寧
冠雲鳥扶風下
露桃照雪寒
南山持贈從遙見彩鳩端

寓金陵

白下多年約扁舟。萬里輕江山他日。浦柳舊時城燕尚知。王謝花猶慕。猿庭相過。未有王侯。

客舍

三山梅雨盛。嚴思倍。淒其去水浮。階淺飛花入。戶遲。慍高山色住。簾動水光移。隔院聞喧語。呼盧。蹴踘時。

開國功臣祠

燕林藏稿卷二

七

億年禋禮地。坐列衆侯王。運開乾坤古。腥羶日月光。萬家分食邑。五服定天章。因識宗工典。不

同衆秩揚

同疎星鄉遊秦淮

流水渡平橋。秦淮未寂寥。觴歌隨洞戶。閨思托長條。地擁青樓出。城移璇塔遙。知君多謫夢。笑取酒相澆。

雨花臺

法住江楓外。臺荒嶂草前。山涼桃引露。溪行。生烟花向何方。落音從幾地。圓憑高。詠瞻望。際已無邊。

遣懷二首

春歇秦淮渡。秋高百丈臺。苑霜楓下冷。溪月柳中開。客思年年別。風光處處催。鍾山曉瞻望。佳氣鬱徘徊。

其二

燕林藏稿卷三

八

同謀人去盡。行客少生顏。樹色浮蒼潤。江陰宿檻還。川靈歸二水。金氣沒三山。重惜彌生刺。終藏懷袖間。

道上

蘼芽橫歸路。蒹葭蔽客塵。曉雲催過鴈。宵月伴行人。失策還師馬。尋川莫問秦。但餘遊樂地。不必拆車輪。

過天界寺贈一雨法師

林黑知秋近原前見樹深門藏層塔影堂吹大
螺音海底泥牛渡空中牙
盆自成吟

祝博士步訪燕林

過都高相士
上懸素慟焦客石談之于雲玄
峯上紫烟

送余元禮上公事二首

燕林藏稿卷三

冠軍知勇盛定策見才胸白壁逢
翫世人河封雲
長清海上塵

其二

無謁書難上惟君首建鈴陰符晴起
移星會見班宮掖何須雜女伶露桃風日下重
賦入明廷

高麗國使晤上人過談

陳風俗東溟一壘丘潮升天易溟海運地
常洋耕鑿村原舊聲名宇宙留語煩隨定去未
及論車牛

在野二首

花落鶯猶語泉鳴鯉不遊情遺長作睡老至未
忘憂漲見陂塘夏氣知天地秋那干城市事仰
面看雲流

其二

燕林藏稿卷三

種子堪言富巢雲未是貧盡閒運水石夜未看
星辰花葉來依席禽魚欲近人何嫌過客少又
避日無蔭

訪彭文甫解州牧任

隻履憐予病幾冠尚以賢車嫌五馬御樹愛七
行烟興至相忘日酒陶猶問年移文何用下久
買北山田

燕林述事五首

事簡耕鋤薄冥世歲月深義文天上宿梵淵海
中金意每言前失玄應象外尋乘閒步林壑閒
擬四愁吟

其二

客問家何在燕林白石村野風頗拂水巖月乍
過門性道溪山隱文章星斗存閒成升降事常
對古人論

其三

丹帙蒙荆棘絲管慎校讐正宗壇在望岐路種
兼收器重連城璧品欽衆白裘遙將元凱意來
解列仙憂

其四

不入莊嚴海誰言天外天臧增二十劫升降億
千年終古情難盡半生夢未圓茫茫八水上彈
指滿桑田

其五

閒居吾自異作息衆人同芳露朝朝白林麓行
樹紅徑開天地別土廣稻梁豐高下汎濫意行
乎一壑中

贈萬啓先

墻東宜大隱名業托詩歌桑梓高人會游閩鶴
士過佳園種栗芋綺閣蔽藤蘿結客金銷盡平
原意氣多

冬日飲孔端宗侯宅

雨暗亭來暮燒鵲茗更清轡充非市富詩積未
言貧金壁售知已芝蘭結比鄰擬君何所似天
下有心人

訪州大夫鄧泰素田居

初締皆華髮今憐雙白頭荷鋤人易老龜息
常愁宦奪嗣宗興烟寒王粲樓且言疏懶適流
醉看雲浮

元日

元日是何象雲峰列瑞圖四時行舊令七政
新符民隲知春稔情奢見運徂封疆不欲聞得
意在屠蘇

元夕

元夕復何象霄晴星滿空分光燈月下停漏羽
觴中巷巷車塵合家家禱祀豐獨憐多好事猶
與世人同

寓野城蘭若懷劉伯成

燕林藏稿卷三

疊障施屏怪雙溪入澗河鳥過崖下語蟻伏穴
中多得象非文字宜人是薜蘿西峰谷口地猶
唱浩魚歌

山寺秋杪

招提秋杪日時有白雲停烟上寒潭碧雨生孤
嶂青蟄深龍可友文在客非星且向層巒下
看般若經

雪霽感事

野澗孤雲住沙平衆鴈來霜留巖下某日照雪
中梅家有幽人韻邦難國士才萬方戎馬地歲
歲羽書催

苦雪

十日飛枯雪三春令不行玉鋪千棹樹瑤砌萬
家城水逆魚龍性雲藏宿曜明饑無仁祖餽煮
石對簾楹

獨立

燕林藏稿卷三

十四

晉接皆麋鹿交游少僞名人非血氣顛地似鐵
圍城五畝蓬蒿色三間花木情開門時獨立溪
澗水盈盈

送贈嶺南余齊雲

嶺南意氣本翩翩傾蓋洪崖白水前交定不離
游俠傳詩成可壓帝京篇奪符鄴下因存越射
矢聊城爲講燕南北負羈無煖席江村肯往尋

蕨船

渚磯早發

嵐陰山氣滿平蕪
漲發帆開江色殊
一夜雲雷翻鹿洞
片時風雨過鄱湖
楓林村曉寒烏起
蘆荻花殘落月孤
魯記攢眉開社事
虎溪還有白蓮無

左蠡阻風登山眺望

兼天浪觸老龍狂
舸艇排環儼戰場
隔岸諸峯藏竹影
連山一道過都昌
浮雲野濶鴻初下
落

無休擬稿卷三

十五

木村孤酒正香
吳楚江原通漢蜀
愁看萬里更滄茫

鄱陽湖

湖開赤日射千山
澗岸秋高蓼葦殷
五老斜浮蒼色外
大孤平枕浪濤間
漸收龜傍嶺巖立
風憑鴻從絕巘還
歎息十年書不就
吳江楚岸未應閒

謁小姑娘廟

宮殿江干瑞靄籠
肅皇御筆石碑豐
女郎何與人間事
廟貌仍臨水國雄
伏臘歲時香火裏
魚龍晝夜鼓聲中
潯陽送客無休息
萬里常開破浪風

訪陳定所明府石城

丹陽大邑坐山開
仗劍東行斗氣催
石上鷄鳴山月曙
池頭龍觸海雲迴
昭明臺畔徵騷賦
季路蒲中治荻萊
自信問求無遠策
元龍懷抱肯燕林

燕林藏稿卷三

十六

憐才

客邀秋臺寺携妓集醺

璇宮綺席曙城頭
况值徐娘下絳樓
高唱平簫鐘梵出
空天原共色陰浮
爭名漸損高陽興
抽筆常懷定遠侯
痛飲莫多兒女念
新豐容易使人愁

龍光寺來公方丈會齋

曾同什喲叩靈山
香積重逢引笑顏
象馬渡川

何日事牛羊出峽幾年開洪崖月落江楓冷南
浦雲停水鶴還參寥林閣蕭寂久嘆君正法蒲
郊關

寓黃龍菴

斷崖面面撲丹霞披棘新藏洞口斜谷暗雲移
雙嶺道山春烟合萬巖花微茫靜磬供晨饋照
淡虛堂醉晚茶身世頓遺無一事坐看蓮色滿

河沙

蘇林藏稿卷三

十七

送邢明府入朝

掩道星旌拂彩霞會同原自衆侯家飛詔一劔
衝牛渚出海雙珠耀漢槎日就 尚方襲白壁
露開仙掌貢丹砂遙瞻金鳳傳新 命高樹重
逢蒲縣花

時公有弟
赴公車

送友人之京

君才骯髒自干將萬里燕京匹馬揚臺上黃金
開夜色匣中七首動寒光草賦月出悲歌壯西

苑風清晝漏長今日東南同一尉擬玄須就
臺傍

同鄧恭素鄒子尹集龍光寺訪青牛上人
偶逢水道士

龍宮寂靜對江開蓮社初尋斗象廻錫住皆從
高座遠鶴停忽採大還來梵聞貝葉傳天籟狂
歌空花拂鏡臺自有維摩香積味飽當何藉匡
羅杯

蘇林藏稿卷三

十八

早春臨湘道中二首

極天長峽衆峰頭雲引荒藤覆戍樓江色初過
幽客夢溪聲猶明楚臣愁鳥欲殘雪疑花落村
上晨烟似霧浮幾度崎嶇勞馬首風塵何日是
潭州

其二

丘原不樂種桑麻憂世長懷雲夢槎一徑遙過
村未曉千山行盡路還賒劍華已爛明河宿藏

卷能流楚塞霞只恐照梁初日句翻成江上萬

巖花

訪長沙潘閣孺

孤帆半上彩霄間尚隔層巒幾道關爲赴蘭明
窮楚水敢藏文字到筍山烏啼湘閣騷人盡雲
斷江亭怨女還夜讀知君饒簡練黃金須早破
愁顏

昇中觀秋夜

燕林藏稿卷三

十九

古松翼殿渺婆娑危砌茅深斷石坡葉落寒風
催蟋蟀樽開明月上藤蘿江猿孤向峯前嘯越
客愁當病後歌今夜誰爲相對語不堪魑魅泣
山阿

九日同裴晦若寶雲寺燕集

蓮臺隔坐擁疎籬酒到歌閑興未移秋老黃花
開社日愁深白水論交時鄱湖潮落浮天遠繡
谷風蒐去鴈遲世路只今多阻絕臨高悵望不

勝悲

晚秋旅館

大雄峯外瀉溫泉野館棲遲百丈前澹蕩竹光
初日影氤氳山氣隔宵烟浮生已落風塵半學
術難窺宇宙全莫道天涯同調少文章老處總
堪傳

奉寄大中丞石閭劉公

牟公聲望肅巖廊鸞掖明庭待末光霜簡星嚴

燕林藏稿卷三

二十

吾閣象將壇雲暗節樓香故人抱渴仍多病下
客懷雖未脫裴元叔已曾叨舊識何須含淚上
朱堂

奉贈大司馬鏡源徐公二首

萬帳平城覆大荒儒臣掛印願封疆六師親控
周旌節九命新班漢袞章月上幾家邊角靜秋
生萬里海烟黃十年懷遠皆文德何處蕪然片
石揚

其二

威行絕塞擁長城
稽顙胡羌款
聖明戎闕天
開開放馬講堂日
晏緩談經樓頭介
冑多尋禮
海內儒生半會盟
暫醉蘭陵存拙道
莫教夜夜
鬼神驚

龍光寺遣愁

離散江湖淚幾行
探丸無復少年場
紆青日老
明經恨受則空生
抱璞歟東海雲高
風日壯西
燕林藏稿卷三

山雪盡
蕨薇香
踟躕恐
累清平盛
何似披緇典
更長

過宜春慈化寺

道場坐踞楚湘東
廻令千山障梵宮
地禁洪鍾
沉越韻根盤倒樹
挿青空人烟魑魅
居相雜
桂叢花歲不窮
行役倥偬難駐馬
韉鞍又隔
叢中

懷李仲章公車道中

原野牢騷俠客行
風雲群擁正陽城
季鷹移舊
琴間意子野遙傳
笛裏情賦奪華林
花樹色歌
吞淮北海濤聲如
君光彩堪爭日流
涕何嫌值
聖明

奉寄守冲袁明府

製錦春城曙色多
東瞻紫氣亘層阿
彩鸞帶日
平臨棘猛虎霾雲
不渡河花菊署流
三異澤桑
稔頌奏兩岐歌沛
留祇爲深恩遇安
邑敢煩餽
燕林藏稿卷三

問過

宿嶽麓山

衡陽積翠合雲霄
西接瀉山地勢遙
縹緲黛橫
巫峽色滄茫月上
洞庭潮左徒才拙
懷衾代北
海碑開初盛朝孤
夜不禁商古興江
聲枕外轉
蕭條

鐵佛寺

鐵
佛嶙峋湘水隈
稜層鐵塔並城開
不知何

劫如來像可見康居舍利灰僧室紆迴苔砌

路法螺寒落石達臺長沙萬古離生地猶與

花歲歲來

月夕同潘翊王醉飲長沙王府前

花月官街夜色開披襟對酌藉萼苜楚風微送

平聲近巫雨輕飛斷峽迴酒滿歌行隨地入興

移宮漏傍城催藏舟何事浮生累到處乾坤有

去來

蘇林戲高卷三

二三

望洞庭湖

潮勢平吞七澤雄遙瞻水色滿江楓衆山似壘

浮波面萬舫如杯渡鏡中爭月蚌珠光出沒兼

天雲氣影朦朧買舟空負臨流恨極目烟關渺

未窮

寄宋元孔

花侵長樂掩明璫漂泊幽州使氣場圖象學曹

淹虎豹詩篇名早信齊梁車書連道風塵散蘭

蕙中園雨露傷長夜陰符君好讀夫子久已

封疆

鄒子尸十年遨遊吳越燕趙間竟未及海

懷贈

十載投交肺腑新擔簦何地比居鄰生公石上

傳花夢單子庭前論鬼神歷國貂裘霜雪夜獨

知龍劍合離晨年御苑分林玉殿側豈君無

故人

燕林藏稿卷四

豫章余紉蘭猗叔著

詩

客舍初秋懷萬茂先

浪遊秋卧武陵花
夢後思君住白沙
貫澤會盟先敬仲
太康領袖屈張華
江寒彭蠡千巖月
水落湘山萬竹霞
兩地風光曾得似
天長雲斷不堪除

堪除

燕林藏稿卷四

早秋晚眺

色暝城秋古渡頭
凌風爽氣蒲山樓
雲微落日巖間照
雨歇飛霞沼上浮
濁酒他鄉供歲月
楚書澤畔老竈愁
何須長負東平願
到處乘驢堪坐謀

夜懷

江暝風高鴈影遙
雨聲竹響夜蕭條
注書東郡才名易
遜世臨松綱罟消
要主肯干司禦術
議

曹誰復察言朝孤燈繞罷寒
蛩韻鐘漏微微散

野橋

月夕獨坐南軒

破山江月上娟娟
軒影參差芡露前
深樹流光時隱見
平沙圓色散氛烟
風霜野館占辰夜
潮海南樓避席年
鼓角逢秋邊郡急
戎壘定見檄書懸

萬茂先見過燕林

燕林藏稿卷四

高結軒車入大荒
家貧初減孟公觴
鶯鳩鷗燕群相語
橙橘蘭楫雜送香
話久未收原上荻
街疎羞秘帳中囊
雙溪使者隨招去
掩戶無勞具上牀

燕林詠懷

引翠紆紅止洞門
栢梁路塞藝林存
庭無壁馬愚鄉曲
匣有文章席子孫
醉入畸人長嘯地
閒尋玉女洗頭盆
象先密藏誰堪語
禁在金簡未

奉贈明府碣石舒公

布裙皂帽卧東山石鏡烟霞未肯開弟子執經
堂閣上諸生來學晉秦間丹鉛業席千秋後刷
述功從一代還隻立軒南莫坐穩停看金鳳下
江關

山房

山房秋老豆麻香水淺平灘晚氣涼牧笛樵歌

無林藏稿卷四

三

分夜火竹窓桂檣入殘陽想行聲色圖書外家
住烟雲薜荔傍靜坐不知時事改毛詩猶讀兩
三行

訪明府碣石舒公臥病不遇

御天而敬伏鄙湖桃李門墻蹊不鋤孺子庭除
苔帶古澗明籬落菊常舒春深輟布流雲什老
去猶陳憂國疏不意垣亭消渴臥歸來只得輞

川圖

對雨感懷

春遍林皋庶芳蕪雨深門巷雪消初歸鴻雲阻
疑南北絕嶂烟藏似有無可但稽康偏性懶也
知仲孺亦交疎紅塵車馬茫茫路那得蒲輪問
尚書

寄李仲章建城學舍

穠纖太盛妬宮庭槐市初聞弦管聲絕谷泉收
寒瀨靜層巖月宿曙樓明聞言每挾風霜色落

無林藏稿卷四

四

筆能傳天地情莫恨青氈染肉薄龍旂還欲借
維城

過訪劉伯成令子宜孟中吉命筏下汎

扶風洞壑氣沉沉探隱還乘剡水陰面面雲峰
層黛影灘灘烟湍出絲音橫山樵徑牛羊下隔
岸僧房鐘磬深群從同論詩禮半溪邊月正上
平林

謁萬壽宮二首

晉書房隱居成道處前有當年所植柏十
數株參天大者四十里

獨分玄符證上真尊居紫極統南辰玉爐開
乾坤戶寶鼎浮沉日月輪千劫石盤江右
妖息豫章濱濁軀私有黃庭秘可得陪
傘人

其二

古栢橫連河漢陰斬蛟勲業簡天心幹枝暢茂
經丈五柯葉輪箇長十尋荒井尚藏離裏永寒
沙常產坎中金江洲寶識如相近八百重開鸞

燕林藏稿卷四

五

鶴林

對月獨坐中秋

茅亭暫息遇中秋月滿高樓澹更幽隣有引鸞
蕭入坐溪無犯宿客同舟孤明獨與乾坤運借
影長居江海流飲罷沉吟追勝事幾人曾並
詔遊

題萬茂先漚園

雲山溪水別開天橘柚桃梅樹樹妍童子學成

經國地劉琨畫定枕戈年白峰嵐散窓間雨左
蠡波吞湖上烟過客莫將三徑問藜光長射紫
薇前

送余元禮之北雍博士

胎藏礪礪有清真龜冷何妨中聖人傳訓守兼
師旅任服冠尊與大夫倫雨霧龍見憑長舌泉
列星分見化身寇蒲不應陳俎豆須圖閣上畫
麒麟

燕林藏稿卷四

六

同門人廖廷薦遊陶仙觀

孤峯大石尚巍然世遠難窮鍊藥年鐵冶曾傳
青鳥信林丘那復赤龍騰玄符縹緲雲霞外帝
象微茫劒鼎前嘉汝胸中多逸興同來巖下看
紅泉

山行

崇崖四面影朦朧瑤芡松花蹊路東伏鹿渴遊
青澗上野僧閒坐翠烟中重雲已布千峯黑殘

日猶開半嶺紅百歲浮沉彈指事呂梁釣罷一

山翁

冬夜對月

落霞晴散千岩綺宵月寒停萬戶砧烟水明開
江樹色嵐峰暗上畫樓陰邀來狂客情難割對
罷聞人思轉深處處關河刀斗急馬牛何日放
桃林

春日山閣

燕林藏稿卷四

七

雲在高原水在灘居塵萬境不相彈啼鶯初歇
江山靜宿霧平開星斗寬天地浮沉應有主歲
時來往孰爲官欲從局外閒摹擬回顧林花片
片殘

老去感事

漁樵勲業已蹉跎相語無人可雀羅一叟脫簑
石上臥兩群荷鏤樹邊過禾麻雨露溪前蒲羅
禪烟霞秋杪多緩步飽蔬頗無事不堪處處起

鍾歌

哭萬茂先

萬里平生爲赴徵燃藜功業竟沉淪才情堪接
曹王踵韻致默符山阮真頓使梧桐泣鸞鳳且
教臺閣失麒麟哀哉捨我西歸去誰復嘯談章
水濱

雜歌二首

入室不爭名人松不息陰只愛南山曲白雲處
燕林藏稿卷四

八

處深

其二

竹下閒烹茶蹊間黃葉埽隔離犬吠聲莫是山
僧到

偶聞

路無車馬音杳杳聞喧語開戶遙相望隔徑樵
呼侶

長沙歌

畫閣枕雲和丹樓俯絳河不彈湘女怨齊唱沔

陽歌

湘女曲三首

阿郎性無定岐路成蒼茫去歲經瀟水今年上

漢陽

其二

芦色損軒楹荃離蔽江路秋聲颯杳來雨滴芭

蕉樹

燕林藏稿卷四

九

其三

花石城邊雲赤松山下雨獨坐淚常披逢人偏

笑語

竹屋

不似湘靈管猶疑解谷阿粧成深院宇時有彩

鸞過

童謠曲

妖童春事早柳市連翩過夜夜城將曙同聲唱

楚歌

寺中逢遊女

新妝杏子紅聯步排香案拈花笑不言轉砌回

頭看

吳娃曲四首

樹樹鶯輕轉村村花蒲枝花鳥見相媚郎心知

爲誰

其二

燕林藏稿卷四

十

風吹蘭蒲房碧芦平鋪錦暑氣不自禁與郎暫

分寢

其三

夜螢秋氣深罷醉蘿軒月含笑解帷裳不知燈

未滅

其四

簾簾橫瑞枕雲冠綬鮮殊苑梅將更發郎又去

姑蘇

變童歌二首

蓮花讓靚妝金鞭乘驄下奉恩入鷺班不賦昭

陽價

其二

髻盤巫峽雲眼照秋江水拂舞罷粧臺醉抱琅

玕几

入山三首

不記夷門道還尋姑射山自今生態薄流水隔

燕林藏稿卷四

十一

人間

其二

往事疑蕉鹿新知結野麋名同春夢盡與隴

雲隨

其三

村市開田社來酣坐翠微但成今日是何論昨

朝非

山間九首

長茅披石壁曲道夾桑麻映帶清川上山紅

菜花

其二

衆壑曙光分遊會烟樹曉猶未見行人初日重

巖照

其三

重陰結高樹烟芦迷山路隔籬何處聲採蕨東

鄰婦

燕林藏稿卷四

十二

其四

上山皆白雲下山逢故人忙携茅宇下盃酒接

權辰

其五

披衣晨起顧橙橘依寒露長楸雲氣深茅閣出

光曙

其六

庭陰連竹徑巖日影荒涼洞口凭高望滿山下

牛牛

其七

耕樵荷笠還鷄犬穿籬茨一叟市橋來喧傳城

郭事

其八

巖際烟微上蘆蒿露漸多久坐空山色橫天月

正過

其九

青天江海寒朝市氛塵網何似北山農夢魂無

結想

日暮

開門倚樹看霜氣含林野夜火遠村頭夕陽離

落

寄守心法師

參開五老半霄間指月看星乘錫還爲問白蓮

堪再結倩君巖下買青巾

贈優童二首

雲衣扇扇自生光不數青樓弱曼妝一轉春風
歌管歌氣散作鬱金香

其二

花間走馬鐵連錢含笑櫻桃絕可憐奏罷烏栖
將進酒兩雄遙傍楚雲邊

閉關三首

巖間茅屋半秋山僻地無人晝叩關坐臥蒲團
聲不到忽聞鄰婦喚兒還

其二

自去山間不厭深荒烟片石綠苔侵寒宵孤月
天邊上遠送風聲到樹林

其三

沒月集雲一隱淪閒來抱石枕江濱任山日日
聞禽語誰是花間解語人

醉歌行壽宋隱君

越王城接白雲霄豪客盈觴笑酒澆醉起問看
家何在三間茅屋住員嶠

宮詞二首

翠幌含光照杏梁琉璃風動瑞蓮香
傳恩下多恐歸軒在未央

其二

六宮脂粉壓烟霞承寵真如玉露華傳道牡丹
初開艷春風別向後庭花

燕林藏稿卷四

十五

之長沙上官庄魚鱗潭

懸灘危湍石離離聲似山雷晝夜追此去汨羅
尚千里哀號無盡不知誰

摘牡丹

殷紅淺翠露團圓蕭索山城對曉寒歌歇霓裳
香散盡一枝移向夢堂看

臨院聞少婦歌二首

雲房烟雨半平林楚調盈石馬恨添香粉未銷

憶何事鶯花閣上少知音

其二

妝殘眉黛損流光秦罷清歌興未將舊怨似隨
芳夢盡新愁仍向柳條長

入城

藏裙循城了舊緣那堪隻杖載腰纏
揚將海底珊瑚樹踞坐鑪頭當酒錢

讀楞嚴經

燕林藏稿卷四

十六

當機半語足知音堪笑阿難思轉深
十軸龍章無秘密說來都是衆生心

讀維摩經

聞法離城魯半聾出生恩怨轉牢籠
從今不入神通路笑坐須彌芥子中

長沙懷古二首

湖橋路北接沅湘烟樹城東古戰場
花柳尚饒南國韻青山仍是芷蘭香

其二

潭州風日滿江明
二月春深花石城
欲採江蘺無處得
熊湘亭畔聽殘鶯

謁屈三閭賈太傅祠

崔嵬兩座禦生顏
隔代身符出處間
湘水目深去國恨
至今雲重玉筍山

宿嶽麓山講經堂

盤石峯頭照大星
道香臺下日初暝
山桃樹樹燕林藏
稿卷四

十七

鶯銜盡俯逐湘流過洞庭

夜宴歌樓

羅洋暮色上江湖
楚館流觴歌扇飄
夜月烟花生萬戶
酣來同是可憐宵

道逢艷童

紫袖花顏雲髻垂
凌風緩步日遲遲
含情獨下西陵去
愁看樓臺楊柳枝

狐蹟渡待麗人不至

春殘烟雨過城來
渡口黃昏野店開
翠黛微橫羅襪濕
停車不肯下陽臺

舟中山月

山山相錯帶江濤
溪入平灘水落遲
野渡橫舟愁不寐
孤懷惟有月明知

大中丞胡公翼雲別墅三首

山蟠池館鬱扶蘇
石檻丹梯江月孤
誰道中丞讀書地
飛來衡岳小方壺

燕林藏稿卷四

十八

其二

紅葉檻外木樨香
瞰望烟城滿曙光
阿閣陰松停夏日
平臺芳樹上清霜

其三

樓臺流水倒西灣
江上蘭舟乘月還
幾夜怪來南斗動
少微星在大湖山

瀏陽市中登望

山樓秋老赤松除
雲氣時過舊酒家
面面青山

來暮色始知坡市有烟霞

客舍九日二首

雲樹江天客與餘
年年羈縻度生涯
幾曾車暫風塵歇
去傍霜籬看菊花

其二

楚江楓落萬山秋
花老愁深閉戶遊
未受長房佩朱術
丹梯怕上太湖丘

偶逢烏思藏三番僧二首

即吐蕃

燕林藏稿卷四

十九

提封近與月支臨
頂露寒毛嚴月深
梵宇依稀榴篆出
方言粗似漢朝音

其二

倡吹依然三聖賢
方袍貝冊犯風烟
已過三峽兩流沙
道猶屈天南日月前

送李弘明二首

挂席潯陽章水遙
劍精直射廣陵潮
淮南昨夜霜微度
春上西園楊柳條

其二

儒角生寒行路難
君家兩世將戎壇
單車僅出祁連道
須遣休屠片甲殘

湯義仍先生挽歌三首

盟壇久屬大湖濱
泗上諸侯進笏紳
幾夜熒星廻碧漢
一時宇宙別無人

其二

流霞動業掩蒼烟
一代瑤華歲歲年
傳語侯芭燕林藏稿卷四

二十

皆割淚瑤函及早探
遺編

其三

傳經門客有拳騶
更嘆承業已無師
去莫懷銀海恨
邛山頂上盡名家

送萬廣文養醇遷宜黃諭

大業高標著作場
傳經不在服虔傍
未除虎觀燃藜地
長受青氈看瘦羊

金陵懷古三首

黃柳雨暗古林丘處處平橋楊柳丹春去石頭
猶不盡華林苑上又生秋

其二

玄武湖邊樹樹幽冶城西去百花洲不知烟月
誰家在無盡長江畫夜流

其三

群才鵲起六朝前低望三山入可憐彩筆已隨
輕柳絮瑤章齊散杏花烟

燕林藏稿卷四

二二

詠懷二首

憂時未肯潔其身陳說也音動要津只爲不親
牛鼎術霏霂滌地一閒人

其二

林木聊同燕雀歸城南賣菜日初晞借時已入
收藏位敢到人間說是非

燕林

出生性懶安牛阜用世緣慳歇燕林缺詔同行

作息事風雲獨見地天心

偶題

世路浮沉一海漚蓋天勲業等漁樵有情不識
靈山面取次膏蘭盡日燒

山中

息緣索處翠雲峯靜坐終年客不逢村落遙聞
鷄犬吠茅菴時伐五更鐘

余元禮宋元孔同過燕林餽餉者紛至

燕林藏稿卷四

二三

二仲驅車丹嶂迴隙間積葉掃難開何須龐老
慚兼味自有天人送供來

賦得杖藜携酒看芝山爲劉隱君壽七十

四首

挾有長房水底龍不行彭蠡浪濤中清尊携向
蒼崖上遙望匡廬第一峯

其二

僻辭紫府蟄青山只愛林泉圖畫間叢畔靈芝

持獻瑞醉來更採大丹還

其三

閉戶著書迨有年老來獨羨見桑田高山隻立
浮雲外酌酒賡歌頌不驚

其四

頭上光芒不稿壘中香氣如藻相看不用桐觴
願得芝山同老

代情詩四首

蘇林藏稿卷四

三

詔治雙文別有家新條豈戀舊芳華阮郎不解
羞憐語空向天台問落花

其二

對面桃紅是去年花溪月色別生烟相憐縱把
清光住無奈雲層河漢邊

其三

秋氣初臨木末過高臺瞻望綠楊坡柔條縱使
青長在只恐行人折去多

其四

銀河歲歲阻風烟烏鵲媒成一夕緣不意難生
蓬伏枕還將今夕望明年

聞萬茂先被徵赴闕寄贈三首

林花新發柳條輕只爲楓宸少姓名忽見鶴書
臨隴首儒生披褐入明廷

其二

幾年困頓棘林業月夕纔聞禁苑鐘寄語百花
蘇林藏稿卷四

二四

莫留戀孤冬難禁御天龍

其二

銀沙碧水去閒閒獨擁斬車臂漠問花徑且教
春色住軒亭暫與白雲關

七夕憶舊

祇懷芳夕款重逢天上人間事不同碧漢至今
人未老花樓葉已報秋風

傷秋

幾夜秋風散萬家千潭碧水澹晨霞只行吟
蕭條令不管昭陽殿裏花

交態吟二首

分金鮑叔古人風爭道張陳交態窮不義能忘
千載信非關柴棘在胸中

其二

鬼盡狗還入湯鑊從來恩怨倒相看千秋不息
羈山端一夕能教范叔寒

蘇林藏稿卷四

二五

閒居三首

雲隱不干身後名江槎獨坐望烟城溪山莫負
東風恨綠蒲方知天地情

其二

讀書寡與世相宜種豆常憂雨露遲何似不居
龍馬位焚香啜茗看花飛

其三

宴坐經年水竹隈優曇不闢雪霜開愧無野鶴

凌霄骨夜夜塵情入夢來

自嘲

大雄之麓芙蓉潭刻影鏤塵馬水南看問燕林
山曙處千巖花下摘來香

送贈玄慈禪伯二首

雲路烟波勞往返一重水外一重山直饒水盡
山窮日奪取曹溪第一關

其二

蘇林藏稿卷四

二六

神足既出東明走若遇花毬須正看簷頭挾有
龍泉在要使長宵星斗寒

番老

有男同俗志桑麻因地用天谷口斜雨露不私
溝洫裏隨時茶飯活生涯

看蘭

汝是明王大國香翻同衆卉隱山庄只因採入
田家手九畹徒聞姓字香

看菊

豆收芋熟白沙灣丘壑無如此日閒
少客對揚
山野興黃花競態竹籬間

看竹

箇澹不爭芳木芳猶猶森列此君鄉
鄉風隨月影
迷亭榭時作幽人偃息場

征婦吟三首

幾年音斷鵲鴉泉只恐燕支別有緣
緣得那縱碧
燕林藏稿卷四

提絕塞也須衣錦背廬前

其二

戎壇仗鉞有嫖姚二十年來簡練饒
虎竹旣威
行塞上如何反助虜胡驕

其三

蕭家城郭暮砧催飛幕年年選將才
鐵甲能黑
三十萬不聞繫得女真來

寄高州少府宋元孔

海內論文宋大夫端州久矣祝雲彩雲欲下
嶮嶮日退食還能作送初

悼亡三首

因窮不與世榮多其與三男
避鬼魔伯仲
哀哉連化去問天無語奈天何

其二

少姪未能借出塞同遭短折匹若華時歌經首
忘哀泣恐有西河三罪加

燕林藏稿卷四

其三

二胤凋傷老去年荆妻况久及黃泉賴有少男
畢養志扶持蠅塵筆門前

彭六息冒雪過訪

剡溪有路出咸陽不住寒宵訪戴笠
郢客自能
工白雪燕林蒲屋發瑤光

雜興十首

遊魚深入鳥高翔只爲西施少艷掃
一自連陂

價損後山陵燕石也生香

其二

巴西從來和者饒引商不上仲宣樓林間已見
嘶花鳥石女依然不點頭

其三

抹得懸蔡錕橫藏壁間夜夜放輝光暫來六辟
售明價盡是千金買璞蒙

其四

燕林藏稿卷四

二九

孤嶺遙看落照斜龍泉何日過張華縱潛不作
人間寶也到星垣結綵霞

其五

鶴書屢見下高崗歲歲弓旌輦上張夜半徒勞
虛夕問鬼神何事及封疆

其六

幽篁連集可哀哉驛路輪將杳杳來節屋析
猶不變鳳樓未見乞疏回

其七

村原井竈萬家荒官將如林滿域疆常見儒生
推轂出不聞樽俎有汾陽

其八

河北江南似罄懸官報兵餉日流連但令衛霍
拔堅上霄旻楓宸始晏然

其九

鹿門深處好耕鋤綠橙黃白露初相對只言
燕林藏稿卷四

三三

場園事安危自有近臣疏

其十

垂老躬鋤敢問天極無極信雨暘偏豚蹄這祝
無奢願安得蜡成大有年

隱居

謀野只應求自廢何須畸立別功勲乾坤久定
高卑位日月常生晝夜新靜坐意能忘法象雕
文句可易星辰桑麻松菊皆無病巖谷千秋有

主人

九日邀月

白衣事既往尋菊更無人可惜
危棠會翻成夢
牧晨歌鋤露上
茱獨酌月爲鄰
籬落乾坤裏
蕭一隱論

燕林藏稿卷五

豫章余紉蘭荷叔著

書

鄒子尹

不佞受帖括之役致不讀古文辭者且三年矣
捫心內遊懞然寡致迨今以不才見擯兀坐招
提偶讀屠緯真所誌三山文其言標韻者可以
濟勝抱奇者可以宜藻遂不禁慷慨撫卷嘆曰

燕林藏稿卷五

乙

天地無文章則玄黃晦其色文人韜彩筆則經
緯斷光芒試相與一縱觀之水碧空青神志一
何闊暢也川流岳峙骨勢一何森發也踈雨淒
風其標韻鍾情又何幽遠也天上星霞之爛列
廣土璀璨之烟花禽藻與豹文雄篇並麗句此
誰非浩蕩八絃中天文人文相錯如繡者之自
為馳蕩乎哉人生其間能吐納生爰象而蔚然
清然是可稱與宇宙兩儀互相映發者也乃或

不相近之材質鬱別所入之神剗心於必敗
之木焉以異倖乎河漢一逞迨勢不可得事以
時摧至一生之精力盡其用而用一無當則奚
不早工之輓耳以其拙自汨沒已也六飛天嘯
野人天轄其權而桴鼓相鳴聲類司其契不佞
雖天嗇其施癘在蠹魚已央所往間以見獯生
狂轉之他技既爲弓又爲箕勢難兼力七白有
言富貴與神仙曉此成兩失可懼哉於是益信

燕林藏稿卷五

二

勢位富厚之難爲揣摩轉狂心還之故裝招隱
同志作一家言欲藉以經緯乎玄黃不遺身
成一派白骨其簡練不亦當耶足下雄才奇質
如石洞丹霞片片成彩指日定奏賢書接翰于
石渠蘭臺間文章替珥信可兩得願無忘故道
相與揚榘倡和揭羽建牙成大江以西一人若
不佞則風月自托知有孟襄陽而已矣

鄧泰素

足下遂銷歲月遨遊江淮之區憶水上花間蒼
烟爽氣盡兼收括囊中矣遊子憺忘歸信別有
音吳越名雋相與共足下持螯酬對者不少琅
琅佳韻業已貴紙可能一分潤否昨叩謁值貴
恙望清光無由更前驅又將駕捧袂知在何日
矣時序勞人馳騁不暇致中懷不盡吐將奈何

陸道開

皎月白沙昨夜到溪邊相和第一寓目而不禁

燕林藏稿卷五

三

其飛揚旣而疑之沉吟四顧見變然大荒間皓
氣茫茫沙月二色殊不可辨假令癡不來病君
子而得與足下逍遙步虛大發潮音褰我疑網
不幾點破乾坤一段密機耶恨緣不逢使此中
真意未竟惜也癡恙間否倘今宵就水明樓
巧作幻語讀逍遙遊一篇郎嗎夷且遂遂避席
敢加毒如癡鬼也者笑笑

宋元孔

春來作渡江活計遂悒悒從猛虎食忽爲豺狼
所搏蒲節後去不俟終日矣廣土無容足之地
血氣無可語之人安得不令人轉身向衆香國
土求香積鉢中餘粒耶足下受世恩甚深酬世
自應厚似不宣與僕同此段行脚然倘能五濁
塗中翻筋斗行出世法於丹水紫淵前擁一大
車普潤法雨其善世固獨麟峴不識足下于此
道得正信未也僕自揣一生所受人世運裏之
蘊艷勢極於必不能謀而力所自致者盡天壤
不壞之長物揆因緣之得失劣勝似未易言勞
逸自有間于世又不必過憤也足下向入市不
面何爲得竊聞制義愈入勝場定可破釜何時
抵掌細論

李仲章

足下害相如渴幾甚竟不少解龍陽之宮雖恨
一天使黃形立盡其伎倆今而後知才子更薄

燕林藏稿卷五

四

命矣弟昨偶郊行從綺筵中邂逅一小六郎風
情氣韻掩映韓嫣今天下有情人奪魄共醉葡
萄後會有無名冶遊助成高唐奇遇不費半絲
旣而後夜酣寢中聖不復醒所爲睡覺日晏時
但見荒席一空輾轉追憶疑是師談梅月宵夢
隨起尋玉人則翩跹在粧臺間方信是斷袖真
境界也憶兩情之各喻無至不至而兩境相備
之離合有難不難似害氣福氣有偏歸耶然益
燕林藏稿卷五

五

動仲章之新愁矣倘足下有意收憐弟方能令
陳舊城頭高呼坐致兩雄並朝雲宙上何時著
鞭朝上祖饒

余元禮

向足下不入不勝毋之里獨辱及桑樞豈劉像
州有事天下而誤信德操輒佳言在齒舌間耶
海內不少英儁大都剝心于蘇季子之勢位富
貴遷化日月銷煞旺氣致化工之所播奇盈矣

與消補負天地生材盛心大可悲涕世界內有
余生如芥子已耳然往往揣摩與中天須彌山
相繫不甚大計足山不盡納之芥子中宛不肯
休窮年喙口告人人每聞若魚鳥之逢西施盡
鵲飛深入途遇足下不傾蓋一談便已點頭非
眼中別藏一芥子知見相照不及此嗟夫夫夫
氣不上只爲擠世界不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
皆吾未發故物從空放下則色色天成苟當咸
燕林藏稿卷五

六

而一物橫生已離乾則然則有天下不與獨巍
巍在舜禹乎哉透關後真不應與有天下也天
下自與我相有也四時變通不及支願足下張
舉鼎之力開顏追鋒無使芥子落須彌山下

廖黃吉

卜東一別奄忽初秋僕誤入塵網日抱懨懨故
物尚藏新知豈復有生五行難人不獨富貴
讀書亦不欲人太多我今便不學文字矣然

長林豐蔭高枕石頭藏神華藏是時身已超陰陽抽添外去高天只五造物其更奈我何也選鋒場又開矣一班傀儡遞相椰榆乃足下藉以執短兵橫行其上不亦雄乎紅樓歌舞誰當班頭雨露之暇可能就楊柳堤前風馬牛一相誘也望後郎入都門不逸言

湯義仍先生

老師以奇抱雄材踞藝林數獅子座氣吞西漢燕林藏稿卷五

七

法邁三唐一發潮音卽單辭隻字可令一朝才子短氣半賈其勇於制科旣又若雲連海岱日湧江河世無有得入而割其地界抑其光芒者今古文字幾篇堪傳求其著作之富獨闢先開未有如師之宗廟百官並隆兼擅者也次公自三河少年風流刻尚羽毛忽逢羊角屈指到木天館上布運海蜃雲不其是父是子後先作述長流不朽盛事在天壤間哉蘭麝在世莫慶頌

不應後奈乳焚失恃伏茲未遑頃以毀色少症敢用荻蒿之儀志不腆之享又聞封君仙逝人壽及耄此亦陰陽往復中所後移之物而或月府清虛行嫁娶事主張乏人有必不可再留在人世者老師似無庸過哀也蘭不勝東向稽顙再伸淨香束帛當絮酒奠焉不肖自惟托在松蘿久矣剗腸竭髓學劍術窮年未成一獻而四時任意推遷又不肯爲征人留日月年去一年燕林藏稿卷五

八

真如木人遇漂受無所底止之役果乾坤內有別造世界英雄得自成一王之業者乎當不吝以餘秘開示免致仲堅輩結跼海枯想也書生懷腐鼠之思終屬有道竊笑再尚論之鏡堂間有青蓮華能使上苑名葩削艷迎水一灌色韻恒沙此又何俟買胭脂學畫牡丹耶蘭能之幾齋勲益遠老師肯用此道否附錄拙作韻言數章賡邀電覽頌曲爲施芥毋棄臃腫

李仲章

野人頗愛客恨山婦不藏斗酒屢謀未成忽逢
飛驒遂使壘倡友生吊影霸上益減余生牀頭
顏色會閉關日弟宴坐方殷賤軀送風之想已
矣惟早夜盼望春來李郎奪鴻臚首唱庶幾不
俟冠再彈耶一服朝裳棄衿襦不啻敝屣矣不
朽之約願勿相忘老農家乏黃金愧無以贖耶
持玉露餅志事行役在戰場堅水自愛

燕林藏稿卷五

九

廖五和

遊夢湘楚日隱几萬山之中雲生衣上烟宿蘿
帽兼以連月風雨不歸日沉白晝此身疑在鐵
圍山間不堪哀怨遂動半生牢騷之懷藉膝跡
風花吳調楚歌森然勃發始記長沙是古來怨
地感時應緣不覺多離性出情之語半之類四
愁吟矣既而城市深山晝長人靜遍訪此方名
流古蹟知舊是裴相國流寓隱相臺啞蛙池遂

蒿未蒲城北去二十里有道吾山唐禪師代興
其地城南去六十里有石霜寺其禪師性空慶
諸輩皆當日與裴公左右渡石馬泥牛而放逐
伽藍在半山外者今危殿古佛尚巋然焉第因
無几嘆曰風流非五都六郡不華龍虎非遂谷
深山不會十巖之野衆籟攸生不信此爲蟄藏
之區而別尋艷冶名場是不知易在頗而險在
乎也第遂安之忽成樂地大士名賢隔小窓時
時對語枕來夢到虜神無不與故人遊木落洞

燕林藏稿卷五

十

庭竹深湘水又足以供吾之筆舌佐歌姬羽觴
足下乃謂我爲名利情深烟嵐道遠然世有出
污泥而蠅生蓮華者耶人境車馬自偏躬盟心
素矣未免聞琴起舞習氣難必其不潛移葛藤
蔓盡須俟日至足下近狀俱悉蘭庭兄擔簦萬
里壯哉聞春光不度玉門正宜蕭瑟道中俟八
月到秋風耳一笑刀頭計當孟冬今現在收楚

山行雲歸携以贈諸足下

宋元孔

首春之月弟在層巒雨雪中憶足下在燕京王
地歌舞清晝火樹長宵同一二故知發繁華浩
吟殊是丹都紫府佳趣不期價不倍信貨不倍
雖賞識不無遺憾較終日老措大學咄咄書空
不啻倍蓰之矣西苑藪琴名流塞北輕緡窮窳
更仙宮梵剎野衲黃冠相與賈利托交者誰氏
燕林藏稿卷五

十一

難愛爭憐足下必有爲之短氣者願一一傳焉
爲南冠楚客破顏可也閭孺精悍如常命絕呼
吸弟爲痛哭數日淚滿數升弟素不善兒女情
生寄感幻所覩已久獨追念閭孺曲體必到之
懷肝膽一氣未喻其密揮金推玉給桂又其餘
事當今日交微之會有如斯人見古道終始交
情忽然風折荆枯琴斷能不傷心割魄乎哉初
閭孺與不佞約時幸足下輩先鞭黔中縈轡

後未晚迤迤持琥珀夜光熟耳狂呼椎心嘯發
今盡成畫餅閭孺既謝第煢然枕千山之中無
一對語臨湘人俗車馬不論交應接不論文當
遑不論歌舞木石之身恍若遊夢事鬼長晝不
覩白日青天兼以錐刀之未噉噉難給悲怨不
禁已堅歸念忽萬函老以飛鯉遺地主九莘公
過沐殊遇遺厚貺九莘公面弟時首道同年徐
孟門慙慙致款孟門弟未當加一矢者隔河山
燕林藏稿卷五

十二

萬里懷思於咫尺嚶鳴故人故心今具見矣是
故暫爲之留操豚蹄以祝銀盆化生指日爲鳳
爲麟固宜似足下毛角愉快何極四方杆皮想
晏歲必不出孟冬抵掌不遙短語耶疏勞積

湯養仍先生

昨冬得長鬚奴所持報章知老師已去恙戎行
法鼓復震選鋒壇上委首材官爲踴躍焉夏來
忽聞新病復作且謬且惟時蘭方託食瀟湘欲

飛一字書遣一介走不可得愀然獨坐爲緬想
之自昔哲人稱癘往往有因有藉或滕固而勢
不得自關或含意而事未能全伸則不得不托
之越深隱几之術以待事之自行機之必會如
文園病渴襄陽病羸少陵病肺客楚尚自吳吟
深陽詭爲蒲服此其工拙善罔不同而以其所
借幾幸於所欲耳皆當求在事度求在括者也
今老師上林已游三禮畢獻文章黼黻在河漢

燕林稿卷五

十三

間且維舍獨採業已縱情於十洲之墟不復與
廟犧坐燕之頗事者且病烏乎而自多也抑蘭
役有所聞阿閼界內有居士焉憫閻浮衆生受
毒病下病貧病世莫爲解餌苓朮無功於是遊
化於毗耶之城同病相憐伏枕斗室城中人爲
有病互爲憐不識也唯迦文獨契大洩其機駭
三乘諸善男子雲集方丈相與發明借坐借食
看花盛掌不思議解脫功德揖化一切解含

一切癘毒今者病先生殆爲是與雖然世固多
懷畏生疑不堪行詰問病之衆深智之器世未
盡乏則有坐不二門中離語言文字善了無法
不泐之因如曼殊室利其人者與老師一冥對
焉當少輟然神怡霍然病已

鄧泰素

至今日知遇去古傳贊事遠矣置暗投自衛勿
論卽出疆請接之日當事者已知其爲璠爲璵

燕林稿卷五

十四

而苟并有濮陽奇術較量於耕田珠玉之贏以
成其私市反不若燕石魚目蒙宋客什襲之珍
也足下上國武庫非家貧無燭者乃竟不能借
編侶革借西崑四壁餘明則知掃室布席足下
自不甘爲一處女效先至之驅也屢勤公車何
足惟乎然子桓有言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
無窮此非從有用品物終歸于盡之外別尋一
不毀之貞耿耿在終古者相提衡焉偏重必不

至此足下驟千秋命世大業卷帙風行已膾炙
於伶官艷妓之舌日新富有爭之朝世有餘豈
則榮樂之窮於世而我終不能與世幾一幸者
又何恤也春芳尚綠乃客子竟倦遊豈王孫善
解青青河邊之青而不今不自媚之人懷恨于
枯桑天風耶抑計有別業探金摻錦作焚舟破
甕壯心事也中原馬牛尚未歸放三年後定築
壇殊遇有日願括囊自愛說書既訖想新詩已
就副幸賜以開俗父面孔漫書二筆聊致懷私
質籛之儀將以不腆累莞存之不盡

黎德甫

昨與足下劇談有間偶及僕所以需世資者每
每取窘於世然莫而窘不得紆莫有紆不有窘
且窘屢得紆亦屢得而後知當事過於求授者
徒自勞也足下因舉蘇長公水到渠成之句以
爲一遇窘輒自誦之至今世傳僕獨謂我輩不

燕林藏稿卷五

十五

當別下一語而甘酸人餘瀝耶遂成言曰稻花
開在午槿花開在子非曉夜有殊俟時至耳然
文不甚簡復轉一語云臘盡梅放此似可以掩
映子瞻入補世說大笑

朱敬禮

計侯所爲翱翔者蓬蒿間耳其中規中矩中鈎
中繩若植木受治於陶匠之域者已非性之率
夫兼以池南苦雨池北多風被薰于芝薌之交

燕林藏稿卷五

十六

雜者久不勝其習是習非之異意焉氣習遞乘
情想日結任爲焦灼津之微軀會如電如霜之
歲月乃欲循考問常業入妙莊覺城辟猶苦饑
蚊蚋從鐵牛背上喃喃不其彌鑽而彌堅哉足
下生長世胄中恥同寵祿遺思獨詣且日與一
二宗匠伐鼓吹螺是所稱巋然在丘山者然階
級未有涯再臻於色空不到之地聲臭俱絕之
鄉一私耳焉曉夜螭珠發炬立至顧僕之劫區

區者屢矣僕常誓言度人恐後自度莫先是故
別有所櫻不自諱其短長冀得一上書割尺寸
乘權藉以共足下煽琴琴刁刁於一方期人微
人信而卒已矣二士弗業一女不朝時事大槩
可知於是伏在江皋謬廁于自廢之民採薪無
沒澗水索世界外不毀真消息又慮孤鳴有誚
招集一二此志之傳相與爲躡蹠擔簦餐風帶
月然機有不可得遂乘興獨往憇跡瀟湘不意

蘇林藏稿卷五

十七

瀟湘是古今哀怨之地人事景物往往傷於情
離於性且邪說毒流中人骨髓嚶嚶呼侶之裏
卒無有能相喻者然後知余生於天壤間真似
一孤立之人也孟冬告還氣正嚴不敢東渡明
春聚首有期披當無厭佳作雖非班揚局面自
是語心高致恐方命借爲丹鉛并致上

帥五寶

僕住潭州聞足下道經洛陽之日獨控星軺掩

道鐘鼓旌旄不加御悉謝去僕深爲世道幸焉
丈夫會鍛抑之久忽自頓頑而與天下極崇高
之物遇其快以逞幸自致于一日者爲禍與喪
有間也乃足下殊自視微然蕭蕭若未有取足
於世此其中非別有一種淡蕩遠情澠揚微致
境所涉必不若此無淄之寶藏不受陰霾及時
行風雷變化無愆診矣弟敝舌東歸卽欲瞻紫
氣爲候而前旌又抗在會城作禮趨庭徒勤執
事則有再拜問人致臨風望雲之想已耳奈宅
處不毛無將以享謹南望彈冠當少牢一具惟
足下莞而炤亮之

蘇林藏稿卷五

十八

胡實美

恨具不濟勝極目行雲斷大江頭卽以足下仰
止故自近者而瞻望每艱問得就茫天日月承
風接歡祇以供尋常交態又未能向月戶虛庭
一樽細論開易水夷門肺腑所懷既鬱半似蘇

門生未語微情弟亦未敢長嘯去風波一失落
在湘江爲意從蒼梧之野遠接雄風絳越客煩
慮不期騷人靈女至今同怨盡香銷秣俗問年
但聞洞庭波間留舊時蕭蕭之木葉而已不堪

悲悵仗劍歸來索敝邑旅舍中得衷晦若奇士
焉晦若故南昌骯髒少年也峻骨雄聲同春駘
蕩弟似難與爭鋒特韻與法差勝之耳旣得斯
人凡經年三楚之蕭條始解屈指豫章數百年

燕林藏稿卷五

十九

來吞吐吳越樞沉雄氣韻者首義仍先生次則
吉卿又次則乃始然袁豐城李鍾陵少壯俱射
日流雲今不免末路蕭颯想富貴聲華容易沉
英雄意氣慎之哉讀扇頭佳詠如兼天怒濤氣
槩所溢揚汨之所淋可以觀矣三春花柳無私
何方足下席地遙望西山峰上孤烟穿天紫雲
籠岫知是實美繡虎深處臨川已矣乘車會非
足下其誰願杖鉞立麾招集後進共維此西江

不墜之文慎無以風塵偃蹇自累榮名享千載
勝過眼浮雲富貴多矣章江天末結憐日深處
詩一章書之是以將奉揚併產物致稅

衷晦若

當梅柳渡江之會緬想卷耳睇望君子高崗幾
于目斷頃之有托食之累客舍他方畏人羶影
從是與道上車塵相左矣旣而空山岑寂夜雨
懸江藉餘日之陰枕戈藝苑早夜與千秋才子

燕林藏稿卷五

二十

詩人割郡爭城酣戰未已掩卷之暇逍遙庭除
見雲殘溪上日在萬山深竹引一隊笙簧平蕩
列數部鼓吹交映雜來發皇耳目始知南面王
之樂不應過是耽翫日深憑歲月自廢故遂不
覺與晦若相忘之矣晦若視僕果忘情之人也
與卽今夢想間尚未踰念風雨相羈時事相錯
迂至每抱同心離居之傷柰之何哉懷望一章
併雜音二幅聊先當擊筑而後尋茶煮酒樓

拚共醉焉

余節族

移檄到日會弟旅食瀟湘未得報歸來村徑已
蕪呼婦命鋤將及卒歲又不能遠飛一矢致寵
嘗再臨粗疎之咎其何能逃然足下自是樛木
膏展親之誼久不毗世卽一花五葉之近尚
之夢乃欲令千餘襁之李大盤根數十傳之
元奕葉盡得榮于木而勢結輪菌且以竟先
三林藏稿卷五

等君子之榮足下綏福何廣而才力一何雄麗
乎哉在昔望族王謝傳芳我余唐以前不甚著
姓自宋迄今始甲第連雲人文星爛然分袞分
落世爭艷之而世爭離之未有明其自一莖發
帶者足下乃哀然合爲紆通二祖而共祠焉今
而後洪都土壤間知雲連星爛亘雲仍而未有
世父者皆積不之委源而潏廻于馬頰胡蘇之川
者也皆櫟社之同根而枝高十仞丹旁十畝繁

百園而獨擁其大者也足下袁何深而氣亦何
壯往者齊桓之有會也雜查繫橘柚未界異同
迨晉文踐土以來首重宗盟後異姓於是凡姬
之在漢川者十二諸侯皆保和之至其麗不億
今足下倡大義捐金輸產創今人所未有之講
疏講親講世之法盪萬億年重光代興之輝躬
雖不敏敬奉家典以從其新吳屬在譜系者一
遵明例更以力豐約相次

三林藏稿卷五

李仲章

不見李生久弟搖搖在湘間側身東望憶匡
山是仲章讀書之處歸接簡命知仲章困生計
城市牢騷夫書生旣得說行乃猶然有匡牀宵
燭之累位高而金不見多其故何也弟涉沅奔
湘意在得芷不期騷人適盡不堪命倚囊書匣
劬俱銷沒於風雪之中始爲窮愁是一生帶來
之物結束相隨酷未有厭屢動存問更後言相

謝藏心之私何日忘之僕每自念早受天獎帝
鄉未可謀而別築鹽場結情於阿堵中書之發
緒不憚與周秦商畧併提於手兩漢三唐豈非
偏信於榮樂有時而盡未若文章無窮之於手
哉時無窮余生固已富貴矣足下自豫章奇才
乘今權藉擁城掛印排盪於齊晉秦楚之盟弟
且避舍敢望代興然春來尚未知斲杖何方墳
地紫光已見隱隱上龍沙堆矣值梁燕可喻雅
燕林藏稿卷五

布積憊不腆之章聊用當貧家筐篚併以其雜
詠內函

袁晦若

附河之湄寒峯高峙之野有畸人焉科頭獨步
蹶首行吟鑄錯然若孤鳳之欲求其侶而未得
者僕憶必是裏郎來也去家三月燕字未有聞
秋懨懨至矣隔辰舊事祇在東流從六月息後
操乾坤獨用之深心爲日既積詣境定微可能

自九日臺上相對一披吐否也然行止有期恐
風雨懷妬須再謀之松間竹下望履不遙想高
齋繁欄至今未損興至之日僕當策杖一過

宋元孔

足下蕩漾南浦烟波間已彌月矣想樓頭楊柳
有餘興焉至今梓尚厭厭未返也幾夜月明不
堪秋思足下獨無意於牆東乎哉恐盤中之歌
又生怨矣元禮已東渡來相面否四方有異聞
燕林藏稿卷五

二四

不妨遠報

熙林藏稿卷六

豫章余紉蘭倚叔著

書

裏晦若

林丘明日又重陽昨荒臺黃菊開盡矣花有意
乎斯人吾曹胡爲不笑就之與君約獅子峰頭
中日分一集尋芳盟酒不應問白衣人會須有

黃形容

熙林藏稿卷六

廖伯玉

日月俱陽樓臺獨酌殊失黃花開社之意明日
獅山頂上冷遊連翩約君同正冠以往鷗鷺人
杓有山公在必當今我輩倒載歸也檄到日幸
先招集之

廖五和

傀儡場又開與君周旋臺上日近美觀者異耳
異目錦纏頭豈必盡中之長袖舞人哉擊壺口

至裂無益俟之而已明晨操觚寺中布金之約
期以他日毋與其人俱來亂我演法

薛茂先

當萬家風雪擁美人並栢酒拊花真可堪茂先
燕賞酣來新味已動烟雲倘冷然善御能興到
山陰弟當從雪屋傍煮白石以獻笑笑

余元禮

連朝雨雪未休千門夜火盡向地爐中消去永

熙林藏稿卷六

二

夕離情付之愁歌已耳吾兄客齋悠韻同雨雪
倍深爲問相對是誰家火樹酣醇耐興梅歌飛
揚未旣弟遙憶間色飄飄起矣日開便來晤言
俚取樵蘇無勞命爨

萬茂先

天未休雪至千戶春星杳然穠李落梅俱從客
夢中奏入春事已無有矣想茂先春事殊多深
院燈火跋扈匡牀經風雪未厭此情景似然不

然必昨夜星橋鐵鎖未開一笑

宋元孔

月燈相代爲明乘時爲政元夕擁蕭歌列火
千樹正燈代升之會也不圖天厭其明遣連朝
雨雪吹去星橋無主宵政失代日月以相吊而
未肯出天門交憾之徵弟卽欲擁爐獨酌難以
喜致不知足下還爲悲爲喜更命茶命醴

徐觀衡

燕林藏稿卷六

三

僕弱冠治經時便已越山海觀兵受方職貢不
期今家君難攝生破產奔命幾十年始得解已
而病羸屢膺憂患至世路日艱關而少壯飛揚
之氣冉冉已銷折其牛矣乃稍稍舍故業窺藏
室驟入竺墳始信生人銜譽升沉總由業力非
智術所幾幸遂既心覺城法王坐香水海妙嚴
世界諸凡蟻封燕房之業盡付之桃花流水間
矣不佞旣得奉佛兌日塞意念深深奈業因未

卑道逢羽蓋龍旂獵心頓起然不過爲世道斯
民成須臾利益功德通上下交焉豈意至今日
而兵盡矢窮若此曉夫存去利鈍關志士行藏
以經年力學悻憂先天下之人一旦而行義道
絕車馬途窮有不飲恨而拊心者是豈血氣之
人情哉小歌代謠聊伸浮氣已耳過辱足下和
章兼惠明誨及覆慰勞三四捧讀之有若醇酎
之發其顏絲桐之宜其鬱也骨肉之踰拜寵何

燕林藏稿卷六

四

鼎呂重焉雖然復城之舉卽以僕之日月較平
津射策年尚遙然髮已漸種種矣榮與盛俱去
老與賤相尋不自嘉遯乃欲以僨軍末弩冀再
王江東抑何願厚之若斯耶孰與一丘小築同
損明失足之孤標揭羽西江成一家素業俾後
之昭明臺上得儔校讎之選鋒倘百世以還考
徵文獻猶知有紉蘭姓字流傳在里巷窮簷中
也至如控御風輪擁登蓮藏悟非堂非樹因證

芥子毛端果如足下所深規不違宿願者豈非僕終身之任重而既生後未生前之本業哉憤懣之極不覺放言身既隱將放言奚恤惟採察之併拜手稽首誨言

余節侯

弟自受別來徙市江干中夜徬徨顏乎不能自適城郭人民於我已矣恨男兒生不成名遺羞蕭艾則傳世大寶度情之所近計孰與立言乎

燕林藏稿卷六

五

是追始夫皇娥塗山泛濫風雅邀曹劉陶杜諸友締續舊盟饑啖栢脂渴煎山茗興到則微吟長咏相與逍遙越王城之下馮水之濱此以視天下樂誰有能易之者豈復如擔簦客子畏人於道上哉但以小築未謀橘柚查梨未種不堪供佳客持螯兒童飽笑俟之俟天下有一人知我者或可不廢支公買山力也俾來知伯兄初願已成新祠鼎建諸宗世裔不日洋洋在帷

几筵間弟方未離乎騷不獲執勒以終事中藏之私惟冀有晏如而已孟秋望後將有事會城晤言不遙對使不盡

萬茂先

弟當束髮讀書時已志在四國不及窮簷然非以勢位富厚不可少爲是瞿瞿有望不至之態也念先民不返風俗日微殺世教方盛苟得乘權藉以悅其顏去其人害之甚者斯願已畢矣

燕林藏稿卷六

六

不意控戎馬三十年一朝亡命更姓名且不憚復何面目向大將軍戲下長揖耶辭家披刺尋玉女洗頭盆前演花宮仙梵春夢閒房鏡臺臘樹是正人世中一富貴事也既不有國何恤無家豈期愛河波未靜遂至遷延田居寢處累年在行役未嘗從父老輩課桑麻一區素業課鋤無術往來俛仰間似克克如有窮而日慨然弗及者有客過言曰荷校不有經國舊事爲優游

年歲乎新吳彈九地數千年來作者遽渺此一
物足以終其身矣弟爲之稽首以謝于是仰迺
十五國正風追十九首變體魏音唐韻賈力驅
馳或會或盟且離且合冀以備作者之林供名
山一笈雖然名不出旂常徒刊之竹素計亦後
矣茂先其視我爲死灰耶爲散木耶不再燃無
所可用供口實而已茂先帖括業益工已廣流
都邑獻納雲臺收功名良早異日者僕得從右
燕林藏稿卷六

七

丞待詔前恭承明問當不復以不才多病對浩
浩之歌終欲作合噴非想非因而寐中占夢不
大發茂先之笑口哉卽弟且大笑不止姑止勿
陳孟秋望後有誄章江須面悉諸未盡

潘翼王

記僕往與大弟把臂時江柳方殘烏啼未倦商
畧今古之間不覺嫣然長嘯至今此樂日日未
忘也四時遞變百川到東僕之犬馬齒漸增矣

雖言既非龍更術窮牛鬥天下有道而不與時
俱昌豈盡當事者之過哉三楚固多良材乃大
弟獨雲間矯矯然猶斂翼不大頓頤惆悵私憐
益今人拊髀無已第日出方皞漸及大明丘斯
須頃耳俟之何時得再度渭橋臨風說劍是亦
聲氣相逐之微衷想花柳無私江山似有待未
必不引之合也四方殘臘問道上公車又田田
然一新矣風高朔漠野哭有千家矢志之士其
燕林藏稿卷六

八

能不北望髮指耶此懷大弟想同之故併及

宋元孔

聞萬里雲行始自旦日遙瞻足下佩刀寒色直
照天閣靜此平奪萬戶侯當在桃花破浪日也
弟歸僅數日筋力方勞未及持卽中桑落醉遣
別離不腆之具當下執事之稿已耳臨風送望
不覺愀然

萬茂先

桂子月中未落致天香不飄及兄不鏡銀沙一
時失色然備閱賢書諸名偶抑何寥寥也幸雲
時得長驅差可爲快弟別後門巷蹉跎依戀楓
橋不意縣尊聞非所聞亟蒙存問善其禮至弟
不敢爲踰垣之避遂見下交風成然亦是伯休
賣藥不慎又惹入花塵下矣弟獻歲復有長沙
之盟恨生平少郭外一區田浪遊江湖殊可嫻
笑茂先近復何似想枕藉在詩酒間雲江瞻望

燕林藏稿卷六

九

益切淒其天涯風雪日深人世幾回開笑追往
撫來悲不能自禁焉律窮氣嚴願兄珍重

明府守冲袁公

明公以挺疑眉山通金馬籍遂得綰丹陽爲
上承流爲人求瘼且提衡人文神槩披瀝令人
人受司南之車此新吳何幸而皆得入垂天蔭
雲輿頌康謠日烝烝至矣賤子蘭僅拓落之軼
耳庶隅不忌篆刻未能謀已自弃於臨松礪戶

之間明公過用其招而引之驅除驂乘更別賜
非常顏色此固古台鼎休休遐風真長公下士
之盛然自顧非張憑早夜深惟愧汗如漿矣偶
爲旅食遠別檐帷遙望長天有五色車雲亭亭
亘東方界知是明公光風惠日之宇下也竊念
敝邑絲棼之後荷被開成民旣獲保釐士皆入
文翁大冶導揚之治已基倘無倦洪陶德增三
善俾麥稌盈兩岐而錦畫製在槐市巾緋衣殊
遇不其指日看飛鳳從九天下哉報效愧夷門
而頌嘯竊私張老夏暘方深惟左右厚自愛望
風肅拜瞻切主臣

燕林藏稿卷六

十

徐孟門

異方風雨連月不解湘江關夢屢殘致羈魂欲
斷口惓惓意未快也幸山城春事殊多露桃蒲
樹烟柳沿江流觴奏詠之間不覺遂忘之矣劉
陽令長如故首之初將赴任足下打麥之計須謀

以早秋此時蘭莊正芳溪洲塲園之毛方
行役厚有利弟當從南嶺橋頭携壺漿瞻望馬
色

宋元孔

誰在昭陽而令元孔鴉黃不見實然別殿芙蓉
日尚未晏毋過憂元孔復擁單衫杏子紅歌笑
白下樂事又轉多矣弟金柅之繫居恒與懷獨
恨之紅豆數升不得借巧術招致每念之惘然

燕林藏稿卷六

十一

生人全福大難帷房之窟從來名儒俱未免以
元孔一生履順逢貞而又得伯鸞佳遇則世界
寧復有缺陷事耶弟今復旅食臨湘楚人善怨
我輩又善歌當桃李往來之間踞坐微雲淡月
下漫成一二短章如彈二十五弦不堪悲怨始
知境想互相生悉由情見何日盡消然之南都
風日正塵憶足下尚淹留會面知何期臨風聊
寄語代相思

襄陽若

侯自彼婦之口出走江潭已絕朱紱方來之念
遂以野館春深杏翠霏紅到窓間掩映遂憶故
園烟花猶似去年獨其人與世異始騷騷然不
勝悲矣已而與到乘春水坐天上船遠汎湘江
徜徉於花石城頭雲笄峯頭南瞻衡嶽北望洞
庭惟見蒼梧竹古雲深巴陵天長水濶蕢酒微
歌之罷耳後晚風微鼻尖又火息此身疑在雲

燕林藏稿卷六

十二

層峨峨界中便欲仙去彼邯鄲幻業豈復肯以
千金享哉近足下深山閉戶所著何書其雄篇
奇致已稜稜壓大雄山頊矣惜狂客放生江間
無復有解紫綺爲沽者况烏樓蜀道又誰其嗔
詠之耶往足下所流涎之聖郎已飛揚在帷帳
間相御之頃還能供排漿一獻不元孔仲章輩
竟不售關吾黨咎譽戎馬生關河新鬼呼號遍
野未高枕之隱恨誰能忘之盛夏草長兩地

思未遙會衡陽有馬聊繫素書

廖伯玉

車書同會之區乃我爾兄弟竟與聲教異不與
引颺此正蒲樹春光有羌笛怨楊柳之奏也弟
之行藏已在五溪白雲深處日長山靜當雲雨
自來往時問抒一二剩言性情所近較尋常行
坐皆真幾欲與鬼神傳響萬彙背情者雖沒齒
蔬食笑悔焉獨足下之結腸迥異一劍深入經

蘇林藏稿卷六

十三

百戰鎧甲而後猶誓不與樓蘭俱生真耶耶堅
願壯哉要之吾兩人水火性自殊欲注射天壤
間不朽其致一楚塞吳關既千里不相見惟冀
兄兩地相砥毋相思以俟事定他兒女瑣情不
及

徐孟門

大凡相知每於驕昵惠愛之私無不交至及其
引之公當要津咨詢之會常多嘿然此其非知

淺少是不憐才之裏足下於弟他似不相爲而
獨當窺扼處凡公論所揚屢勤獎飾豈技若已
出偏爲好而誤以倍價信璞囊耶聞足下歸然
堂構無待誅茅青瑣薄宦而施之豐若此信是
入海良賈里中會春秋兩獻竟蕭然想去歲蕩
析之毒時事如燬隱憂已咎有先兆非戰之尤
萬君已守州矣併聞

余元禮

蘇林藏稿卷六

十四

去歲匆匆城隅間凡所積之隱念欲盡一日注
射者語未及半而浮雲忽相馳矣節序幾何彈
指不相待想亦有命在言笑時與袁令君好士
若錫不以弟爲丘隴死灰揚之衆人廣坐之中
且善其禮至傾吐若生平此弟差足爲舞踊者
謂宇宙雖茫茫未必盡斷知己路也弟不意今
年又客臨湘臨湘固舊遊之地重巖層岫頗增
勝色北窓二月松風既長槐李滿城相映帶焉

揚一二故知容與於芳茅溪上翠黛峯巔兌濟
命詩奩春光其迫盡一時憂世哀生之積憚兩
忘之矣忽接邱報虜勢方猖至諸將前茅皆覆
不圖邊鄙享承平三十年一朝膏血塗野鬼哭
動天凡戴天之下同斯人之徒者能安然其寢
食哉雨散天涯未知足下擁臯比何地從中憂
思想與日交集吾鄉春闈盛紛紛鵲起獨二三
王陽輩蕭條鬼神藏其秘若此顛俱不可知願
燕林藏稿卷六 十五

足下獨長夜枕戈以俟旦

示長兒標藻

今之爲公車言者有二家焉尋幽則行入終南
巖岫下綴其羣微窮竒截險則獨上巫山衆峯
巔坐開丘壑法不可圍其來往之志不可倪是
豈尋常鳥獲輩一有力者之能事哉文人之升
世道之多累此不可不知

汝止丘公

僕雖聞道不早然當少時已有激揚天下之志
恨才絀於用更值數多奇勢遂不足以竟之今
已入黃梁公案矣曳尾泥中躡隱君子芳蹟回
自囂然然昔之隱者可得槩也趣舍不同而遇
與所懷之各異裂而爲四有身隱有名隱有神
隱又有形隱焉箕穎先哲鹿山蘇門皆身爲隱
者也壺公鹿皮翁及太上隱者輩至今想見其
令人不得其名若夫柳下東方田光侯嬴志求
燕林藏稿卷六 十六

護世功在畫危猶自伊優於郎署關門之間然
其神固與爵祿遠矣至乃仲連之經世若御風
林宗之持世如蟬脫其聲色似寄而身若留斯
之謂形隱焉是其人也或光晦日月之先或睥
睨宇宙而欲不爲或棄天下而猶未忍其遠近
固人人差要之皆不可一世之志也僕每自惟
人未有不依世世猶長待人非上之毛而莫與
爲命人依世也非闇爲章而地軸譙與旋世待

人也况累生有身無不欲其爲人於並育之人
乃遠而不之爲類同業之分已自不劑且舍此
不處海以外天地以上誰復有可以投吾足者
既生在世界中於一世不可而遂欲求全其隱
其可得哉今魯公尚矣苟能從郭有道後藉其
不先使得脫身於北山羅外形入于飛幕鼎沸
之中不栗其危適意如堵後編願從事焉門下

東國南州者也敢私質之而後定隱

十七

李仲章

不自意其復楚遊也南嶽真真已去畫圖流水
桃源更不似秦時雞犬矣獨江潭之九章增人
忉怛益甚撫景述事之際弟每自憐得楚調百
餘篇辭固不甚工然與象所臨風神所鬱結往
往嗟泊不自知其聲之所至此子與所謂文章
老自知足信也雖然賦性畔情日窘於虬戶
閣之業圭畧幾何弟已欲徙之矣早晚當

皮翁賣藥市中償半生宿債轉證本來空徐徐
上彌勒樓閣前提刀帶箭俟仲章成功退身之
後揖而進之奉菴羅菓以獻此孰與膏明自煎
者之爲得哉更不意今年女選部非其人致仲
章昆明之什竟中留玉樹流光又生妬矣近足
干揣摩何地事匏杖事秘笈隔悠悠之山坡遂
不得一通信息當奈何弟孟冬已還抵掌華屋
未有期走竿牘以報

燕林藏稿卷六

十八

胡實美

去秋連月往來會城舊遊皆相酬獨足下跡若
掃詢之知己携家去丘壟間矣世事如斯一時
名儒皆乍適乍入以觀奇偶之相凌安得不令
鹿門生操於忽之音耶弟當徙東失道後已贅
隱矣弟此時不得不隱弟不隱新吳更無復人
丹鉛一片地不遺身以危伐荻茹葵終其身未
厭烟水鶯花之態頗自聲氣相投焉於世已足

復何敢以有憾私諸天地也偶汎艇沅湘客閒
無事因記去年科校之役驅玉石而盡入之犁
泥燭者亦是各士遭劫火燒之會挾智馮才俱
所未免獨足下數君輩以堅壁得完深是東山
遠見然魔氣已平震元復發願足下閉門簡練
會龍蛇起陸殺機以俟夫洹水長盟弟既客長
沙經年稍得笈中韻言百餘首謹以劒之獨知
私井之執事願一一取摘之不必見瑜懷章一

無林藏稿卷六

十九

律爲祝

鄧泰素

一別遂春秋五更迢遞關河恍惚在天地外卽
欲翹首眄望之不可得者一行馬字托寄何堪
足下伏隱龍世猶然伏王子馬曹前流落奇才
此由來筦樞者之過然既得地而南面之則崇
五土之利洽及化鷄且會四境衿帶之倫日進
之雅頌風騷此正一方之八風所節宣者丈夫

得爲其所欲爲差亦足矣僕因不稱當事之意
旨已廁亡命自忿才不能竟其志識不足庇其
名青衿白首爲鬼柳榆祗取辱無益遂哀然脩
布衣之業矣念伯鸞妻子孱弱無由荷耜以從
耕欲招致屠博間名流家乏素封不堪食客程
郭有道之表儀且時維魔氣而魚魚雅雅之度
未遑焉之數者皆絀於世者也何似履板裘皮
往來市廛之上窮日月所不到之地瀛海以外

無林藏稿卷六

二十

之墟於以餐兩間中所本無之物數令人驚且
笑也豈不亦蕩然肆志乎哉世故未嘗輕重吾
吾亦何敢輕重世操獨用之智不詭于時可矣
足下斗酒百篇之興想與日俱長僕亦再涉九
疑之巔得已歌數百首恨不及遠致就刪柰何
私言拜肅神與之偕嗟夫安得拔輿驅萬里道
追風比翼悵恨至踰時

陳純脩

足下遂已疏茅五鳳春城前一丘素業揣情以
展行義之肝膽已暢矣然猶恨函台劔未償千
金龍光不磨會當遠獻想足下此時上馬扶風
壇演虞廷十六字登高山順風而呼無不響應
使廬山香爐峯頂時時有五色雲浮弟日瞻望
之未旣不其師門大有幸哉弟已剃髮僧走雲
不上矣不能入宮牆學中行時以狂簡之氣涉
而江抹芷尋蘭相與笑傲蒼筤谷之墟酬和酬

燕林藏稿卷六

三

次盡意而返誰復求大國飄香惟冀不與蒼苑
同荏苒而已夫豈有怨匡廬秀氣浮天中幽人
寄育寔深荷得經年讀書其間豚蹄之願遂足
然居序有純脩似不必需陶胡奴米也暮月而
還便欲挂席因風乃能附音併抒近况

曾端甫

文人與高士天地之紀綱國家元氣僕每願締
結之然僕相士亦多矣未有如足下雄峙與停

才識兼襲其人也者乃竟不得裂繒天祿間終
其身脩海上業此從來吹噓之消息不可解者
蓋古龐德公能解之不以形而以音操蘇門生
又能解之得之以長嘯不得之以言其含章括
壤之懿真有如元氣磅礴一時欺人英雄皆莫
可叩擊至今想像之若當日藏身在芥子中未
有蹤焉篆文繡彩割後世簡冊勲名視此血腐
鼠相嚇而已足下倘能嗣是而解盡掃其大宮
燕林藏稿卷六

三

蔗漿之毒併以掃千秋壁魚之淫則槐安夢業
又何以異於相吹野馬之數哉僕入此見已有
年然恨膽力未全習氣尚結猶在可解不可解
之際雖然僕更欲進而解焉翠竹黃花引曹溪
一滴水之脉者時時不遠几席前其日用而不
知者皆受愚不肖之裁者也僕願與足下共悟
入之去秋一別邈若雲雨飛搖地上兩輪又交
錯不相待人而桃花相對幾時想握手在食

會矣僕望足下若卿雲山中屢思不得見值
鴻從雲間來敬附一刺併言其所私春來燕
爲進而誨之

仲醇陳公

先生以宗廟法器颺颺焉行松栢之下貞不止
援抗不絕俗固自非燕雀之網所能羅然未嘗
不樂與燕雀同棲止也天定以在田非其人引
之龍見簡世間日用之知能俾見之者若童豎

無林藏稿卷六

二三

白日看流雲異之者又若曷壁夏璜卒莫能
其器而後顯若之大觀成焉此所以芙蓉池
之深停不藏青藜閣之富美也不後蘭百丈山
間一草莽臣耳弱冠治經壯盛不通籍時汨沒
於日月不停騷之墟花下未有聞刻葉鏤塵未
有得已無益於咏息歧行之數徒與犬馬商爭
長其誰令七尺軀信之既而自廢得長有天地
之日以大撻三墳參究竟堅固之業第性宗

秘粗可聲求獨瑜伽部中八識規矩其繁目隱
義恍似六十四卦之相錯自殊其理則互爲貞
應而其順逆之用又出沒轉變幾不可方世盡
以駢枝解之真有如先生所言頭上安頭夢中
占夢者不幾令慈氏正法眼藏竟億斯年入中
天而長夜之耶遂敢盡芟其棘畔境討心詮定
一註念東南莫可相難者不憚萬里附友人質
之雲間仲醇先生乃先生不之謗過垂獎詡兼
無林藏稿卷六

二四

既瑤篇比之以日光長明在畫似之以玄裳師
後身此僕何幸而得當吾世入皇甫宗工齒舌
間諺所記得黃金一筭不如爲柳伯騫所識者
正此謂也知已從今昔有幾人扶服走東國街
環縱艱關奚恤無柰累年看屋儒生不堪持空
拳報效結轡之衷無早夜不置悻謝鎮西固已
隔船審韻袁彥伯竟不得擊揖登酬真負心人
哉然嶧陽旣爨柯亭尚未枯俟水到渠成之日

謀所以天未忘也敢先望風瞻日東向稽首具
尺幅墳之左者僞纂言二章上稅焉伏願先生
火龍日增華不驚之南山日加厚廣有以樹朝
野儀刑建牙百千世而演先朝之禮樂不墜

川法師

山房春氣正浮想臺上覺花時時爲飛鳥街去
已散入他方界矣曉耶城頭殊乏長者似不解
鉢中之香亦時節因緣所未至也以連朝風雨

蘇林藏稿卷六

二五

至不聞丈室起居俟日霽策杖細論

豫章余叔蘭翁叔著

書

李仲章

昨談已彌日殊覺筐度之私未盡亦不抱歎知
足下不以郇公厨責我也恐今東南程別邈若
河山承斤之鼻以四方當仲章固自有其入然
弟之鷄栖意亦致矣何時傳騎尚寄驛送鄧律
燕林藏稿卷七

已登之筴幸毋置笥中

徐孟門

世人但知畫虎不知畫英故經生學之不成
始爲詩若畫虎然毛與骨俱不肖最後得用英
之術頗覺情文相生絲竹交和然平視之未見
有龍蛇車馬之狀也請足下從八尺牕中窺之
謹以一帙上稅

李仲章

當此日月運照萬物還普之會竟未得與君驢
鳴酒市興盡商歌亦弟之骨中柴棘有未忘也
往來芳踪迅若追電計來日車塵又在盤龍林
莽間矣目青爲祟遂與晨風相違悵望久之長
歌想已屈笋何時傳示

廖五和

向與仲章論詩上下二千年間世代常苦其短
昨與足下講乘除老少坎離震兌之能天地猶
燕林藏稿卷七

似未寬俯仰觀察志抑抑不暢嗟夫安得剗心
之人與之談增刼之事裨瀛不貯之故墟哉足
下酒熟未俟藍輦入城須一澆之

萬茂先

不佞某遂與足下分轅道中龍旂非其夢想間
物矣然度天地所發皆是殺機生意絕少欲于
少之際中而用之使無有窮是弟之得志山東
日也竹素之業終是精魂游變弟已欲易之矣

似合似離志徬徨未就苟得上香爐峯巔捧一
礪戶從而煮石其間或者終身可不復見茂先
乎近足下耽耽虎視當操何業上久未之聞載
道鎧甲可復得晏眠哉兄急著鞭拙蔡所入淺
深奚似幸批示

喻寧孺

每日從五位中掄參兩七九之數猶自蒙然遂
不覺其大火之將流也爲樂不及時召花下歌
燕林藏稿卷七

三

扇當奈何因憶足下少年歡昵不輟歲時若與
日月各爭其所當時阿珍諸姬輩仍長在耶山
間無可與言者乍得仲章劇談幾番如啖天厨
胡祿今已隔江干矣嚶嚶黃鳥未必可知音涼
塵至日當來與足下覓歌樓剖之故不盡

裴晦若

當援茅以茹之日不亂群之操非其性之所宜
僕已蟄藏之矣然猶不欲爲仲翔苦節往來白

衛得容與於閨闥第宅之間談水馬陸魚取噴
其屠酤輩而後爲逞志焉殺機未發乃足下猶
然蟄伏至長夜讀書勞斗酒不亦苦哉然寧天
金翅須藉全力君其忍之諸方有異人至否爲
示

長白上人

次謬愴恍之際感秋正深不意有古皇先生從
東方杯渡至也酬對數語始見乎天末霞經年
燕林藏稿卷七

四

鬱結之腸已宣暢矣緇流中何得有此鱗角大
奇僕今布席以待惟振錫一飛無受別請

陸道開

弟以抱甌之軀一沾繁霜而荏苒之質已推去
矣遂放生林丘偃息於日月運照之下或作長
灰梵志或號長湖山人若與天壤聲名不相屬
視足下雲閣素業大不侔也坐忘而後每憶足
下經國之畧會當浚明乃以剛柔未調至終交

而難猶生此亦乘除之運不可信者而太孺人
遂已遷化斂足下於坵塋間豈不可信之乘除
更若是其甚耶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法乃得
弟以陵谷間之茅莫之私衷無以自盡敢竭哀
章一律附青猿漫寄惟足下鑒其忱不加督焉
余元禮

手仍一東遂見天下皆春然花人之勝獨足下
門闌有兼集焉快何可言太孺人壽登大耋弟
蘇林森稿卷七

五

軍以通家子從簾櫺班欄右稱觴禮也奈家貧
無車不堪躡蹻東瞻瑞霽奉將無從敢以謗陋
之章當南山一頌惟不以無文過之是則可幸
甚也

長白上人

居恒念金陵之勝山川間之前偶得入境眉睫
俱揚便憚一刺求當行家投之不期土驥人稀
相逢絕少刺竟以袖中敝衣向過謁會丈受別

請觀面未呈方暘氣初深欲相見又更苦矣何
時得瓊廳至

羅元夫

仲秋耶邨一夢物景又幡然別矣乃足下猶不
在夢中此殆事之不可常者只應作一夢觀可
也名世峻業多藉崇高然亦有不托富貴而更
崇高者想足下有權在焉三峽星河已搖天下
從此多事矣足下庶幾有枕戈願乎幸珍重羽
蘇林森稿卷七

六

翼以先天下近不佞溪澗目封成頭陀素業每
恨一麻一麥所需未厭何暇復與飛嘯事然亦
其情竅之性不奈勤劬非敢有獨用之操也前
所托仲來箋書請以歸趙

宋元孔

足下歷國而還杆皮之愠恐至今未解弟巖頭
薰風已到更溪水正深頗可使遊子湛目期明
夕宿道廬抵掌談生身事何如

余元禮

往足下傳騎到日便枉山居共弟商住世出世
大業迄今兩入里門竟不使聞得毋以行旅爲
樵蘇累耶滿地松花頗堪食客縱桂玉不給無
恙也近時江東諸山大難問渡乃足下鼓棹過
之未滿所懷亦常理不足詫駟車旋日當下山
望履期抵掌清夜

陳純脩

燕林藏稿卷七

七

別後遂已行藏判然弟且遯世久矣孤峯頂上
沒月巢雲舊所習烟花勝情闊然謝去當是時
不識寰中天子更不聞塞外出將軍惟向巖頭
針剗中識取生身消息鏤空窠臼不厄關津無
終食勿在茲卽俟之百年猶依然是綠水青山
法不改也言念二十年舊遊而足下已丹朱其
轂未蒙一刺下訊豈視弟爲寒灰枯木不可起
之物耶身世難捩觸皆俱非弟果能如枯木空

灰去牆東桃李遠矣戎馬關河窮轡中野計今
日之足下爲枕戈爲運甕當出何策噫行義之
謀何得與聞丘壟間不覺成錯因匡廬衲子還
山便附鵠音更質所治

喻寧孺

飛揚告息梅雨漸多此正朱明爭繁華日也忘
情之人雖久坐翠巖臨溪不識有水琴住山不
聞有松韻被荷葉飽飧松花日後一日似厭厭

燕林藏稿卷七

八

老去矣足下讀書之暇問鳥尋花消白晝牢騷
殊是愉快遙瞻一水香隔千山何時御輕風至

潘翊王

僕自藏身以來非直虬戶蜂房之法不與卽無
始烟花結習已盡入銷鑪爐中當無所事之暇
惟念昔同事時未能上石霜道吾一宿追尋舊
廬至今尚鞅鞅乘溪雪之會還欲盃渡過之是
時更得與大弟復連床好也聞別墅已成林花

既有主苟留題無人不難以塞山靈口耶想公
車言日熟大刀橫霜淬之或可不用蜀江水也
弩力惟乘時虎文自變

陳吾疇

麋鹿在山當青陽忘艷聞沈瀟之氣忘悲豈是
心若灰自見路斷也忽於海水漚發之會念臨
湘有大弟焉極目不得見秋氣勃生此亦迦葉
聞琴有不能自禁者謾寄數言相憶遂覺然自

燕林藏稿卷七

九

咲

宋元孔

閉關百日瞞病五旬爭尺爭寸道與魔各負其
力未知誰適在藕絲孔中然亦是定業庵中日
親土木庵外少血氣之人欲語未可而猗猗洞
裡更有一隊閒神野鬼時時犯界叩關欲啟猶
未能何時得子期一過高調清唱秋風頗高足
下欲出遊難及時歲將晏矣

朱敬禮

一別江天陵谷幾變四方異聞既不堪入尋常
耳目澹臺道已微後進又蜩集爲橫議簞亂圓
音然益信時之非矣足下尚齒舌利耶蕩莽破
魔當不憚餘力若僕已作閒道人長嘯峰頂不
復說人間短長則又似自居之未是也顯藏異
蹟論定乃見恐足下此時踪亦未定俟之

李仲章

燕林藏稿卷七

十

弟初信文章真不朽之烈卽然在野不藏黼
黻岩廊故旣醜酬耳之今乃知不朽僅言詞耳
其骨易糜其神則飄飄如陌上埃清業流轉莫
可支也生人有究竟堅固一物各陀羅尼摠攝
無量乾坤涵恒沙數日月縱日月有時殞其光
大塊銷盡而吾之真常若金剛未有變焉弟於
是盡徒舊業歇菴中早夜奉曹溪一滴水不憚
萬里孤征參尋其故已不知是身在界內界外

更何暇問親知哉有客忽過茅堂言仲章尊君
已化泣血拊問弟爲之惹動風愁抱嘆不已謂
以仲章之才若識不得蚤從御天之龍較讐虎
觀至慨懣讀禮果造化其小兒夫人耶是同命
也身廢豈敢復爲禮然氣合自難忘情特遣茶
頭持生芻之儀就榻前一奠併以慰勞左右來
日尚長慎無爲死孝滅性

劉伯成

燕林藏稿卷七

丈人自周秦來四國名藩獨盛代相摘藻若麗
天星宿不晦光芒惟新吳未見其人陰氏父子
雖結髮蕤林然遇非其時僅以述稱徐孝應燦
具有情致惜未上鹽場流入委巷至如南梁吾
家孝頃昭代先伯祖光祿禎鄧侍御顯顯宋莊
靖景蔡恭介國珍家太僕良樞諸君輩在國在
家之事功皆燦然可紀獨斯文不在茲文獻不
並懋懋張楚之思者未可專精在帖括也足下

學益富殿若益深願奮獅子力作吼詞壇使僕
之爲不孤後知之接武不絕拙稿已刪定何時
過庵中大閱

萬茂先

弟本鷲山法眷因誤造黑因墮入苦趣受繫轡
觸藩之窘數十年使志不通之天下夙願未酬
晚而悟覺肯復夢遊遂不近陰界躊躇翠巖參
淺水逢羊微旨安住道場若獲芥茅土將世世
燕林藏稿卷七

賴之縱分段異生業不徙也足下亦自鶴林間
人以花果未全收日增塵累居寵祿之後須還
本因弟且布席以待拙稿已結集其存笥本念
已詳元孔元禮贖中想足下必寓目不再複但
以鐘缶易音簫筑不同韻瞋而典樂者不自聞
也足下已具趙州眼其色法及色所攝法定無
相消願毋吝校之併序之庶得免覆瓿之謂里
中與予爲文章友者惟茂先仲章元孔元禮數

君子焉仲章元孔輩先爲楚風序矣燕林之甲
乙今孰與茂先能幸卽受簡毋過爲東西向讓
也

宋元孔

弟蒲質雖過時然清未老近爲牙與痔交魔滋
蔓三月不期老冉冉至矣狂性不歇玄義未登
當奈何兒曹俱不見掄從軍無地安敢謂青空
之上不復有雲氣生耶日久未與元孔劇談舌
燕林藏稿卷七 十三

似有骨何時連席煮新茗佐之

祝博士松如

兒曹俱拙於爲爲不能決起門關之害氣可知
茅堂辱使者過問拜誼誠深僕近爲二豎交攻
在牙與痔結轡未全解奉光之日稍遲勿督也
想花署春尚留正堪借席

萬茂先

前捧瑤函其論世出世大業商畧千古安立異

同大似臨濟金剛王劍截斷天下人舌根恨
卿皆非其入不堪馭此有負茂先至誨然惠莊
之感何可忘返喜天山已定稽勲以胙冠軍當
屬之茂先諸將較未能上也佳覲色色清賞翠
簾把翫生夕聯併謝

宋元孔

今歲元孔之驅車一何迅也計是時高莽已踰
聘而康莊無弗可任意者然燕支山下會須以
燕林藏稿卷七 十四

日計之既誓不與樓蘭俱生烏可令兵氣有不
揚乎池上名儒局外豪傑締交有餘驩奚待絲
竹元禮遂冠軍大爲吾黨長氣玄律將極頽自
愛堅冰風雪一過露井桃開當在彈指間

李仲章

以哀至陪語笑無路偶因積風得與仲章計日
相視雖笑語不盡肝腸然風雲月露之態大已
見矣去後隨聞產石麒麟厥角已具無慮不承

爲慶春來雲蓋亭亭憶仲章南征當復與飄風
會諸兄弟各布展一方弟桐江之志益堅矣奈
若何

潘翊王

記昔不佞下白門時會焦太史捐館李本寧還
荆山一時文人高士去盡至寶琴不信國中十
旬空返矧今穴處牆東天遂孤立欲同一人所
金其可得哉當高原蒲綠盡無行人垂楊引風

燕林藏稿卷七

十五

落花在笏日從容倚杖其下仰瞻俯眺似啼鴛
初歇江山靜宿霧平隴星斗寬非但物情不好
郎老衰至而已忘矣同心皆分野諸方大難德
聚憶大弟尚蠖伏山間近當有曉曉亭亭之態
恨白雲陵谷不及一見盈筐之采未寧遠遺雙
鯉聊寫近懷示我汝南此異意倚窗微翫翼
地重逢亦一朝快心事

宋元孔

僕少未笈諸生時雅意慕詩及古文辭若咩嚙

然而稍不有帖括執謂其似描男女真與花鳥
山水之畫圖其矜肆不相伍也壯而學玄強而
參禪力有兼謀其志未能一至往往憂患衡心
湛虛挫其銳不得一日逞志默勘風因當是自
業不引富貴之狂心遂歇而嗜詩文之興未少
遜焉久之椎髻自尊偏據在桂林象郡間不奉
漢勅受義仍先生司南始得覩未央壯盛鳳閣

燕林藏稿卷七

十六

雀兔於是過稽漢魏六朝風雅三唐雄音及國
朝諸名家文集日襲月錯語不廢千人不休格
不經百鍊不置專求興象耻在輕揚一洗其故
習之繚然每以負羸耽寂不喜擔簦山川紀述
似少當自誓言今日難與天下爭奇異口專與
天下爭傳若此則奚必連床充笥而後得哉不
覺爲歲時遷流年忽踰艾而本分性命之業隱
矣乃俯心嘆曰舍吾上林生趣而綠花玉楮之

雕美魂倒見是豈明眼人所爲去孤峯頂上盤
結茱萸密取簪子草頭消息不入御於五行此
正人世一大崇高事也遂提八十斤大刀一砍
而五寸之管兩斷抑當自惟小人棘利君子知
有各苟以其雕之花葉流在人間供婦女童豎
一翫亦聖諦所不遺封沙埋金以大部闕費又
私心每憎之崔灝黃鶴樓元旦興慶池即顰珠
使足映千古曼言奚爲因取近年諸稿大刪其

燕林藏稿卷七

十七

貧者病者妖者似者藟藟者間間者與夫代庖
而強酬者悉側用茶毗而得詩文筆蹟僅十卷
名燕林藏稿以簡圖貴欲不負爭傳初心雖然
安得可傳享奢敝帚毋重璞蒙見惑於事之所
必有遺笑市人久矣足下素擅登壇執牛耳已
久幸爲吾定之以副目前千載子雲

余元禮

弟以日暮學參心更烈非但諸緣最害渴無如

筆硯悉屏之矣念半生肺肝膏血盡充紙上生
涯未忍同敝蹤去因簡笥中詩文書牘定之十
汰其六七而僅得十卷皆已酉以後唱和者蓋
不欲以多出受文明眼人嗤中原文場一片地頗
得割其腹稱孤受方斯亦可矣第恨燕林未成
少鰲藏一壑無由與十聖三賢共安立專事選
集其櫻似未寧然亦須俟之足下馬首何時西
庶得持所集就印舉佳兒未數時不聞好音

燕林藏稿卷七

十八

帥侍御五實

足下奉 璽書而按海王謹正鹽筴積釜分疆
爲 朝廷廣二國之籍則節樓香靄又龍蓋在
蓬嬴間矣不佞某雀躍益甚焉近聞議謚當期
足下追憶里中名賢波及先伯祖光祿此寔激
揚之同然有勃焉莫可遏者竊念國家多櫻鱗
之士則金有礪木有繩是諍臣固獨重誣而死
者尤足憫也當 世廟議禮初張文忠以繼統

繼嗣之說陳而國是遂定第於廟號加本生

二字爭獻不下群蔡號泣待命至觸怒廷杖

同先光祿斃於杖下者十六人殆隆慶始

叨贈厥後未敢覬也甲寅禮部議謚皆開載吾

胥事功節義理學二十餘名先光祿列其中至

今未見舉乃足下復有意乎其人諒攀附之途

易如獲假靈俾日生九原春行塚上此豈特月

夜之幽魂迎風含笑將世世子孫晨昏鏤刻之

燕林藏稿卷七

十九

未有射也翹首望光拭目瞻命

余元禮

十年楓林楚水一夜初聞長樂鐘聲似春氣之

殆蕩隨地發散無弗得壯者憶足下必凌風直

上殿閣掌漏報籌乃暫未能先天下喪朋而還

秋思又從從然起矣既得歷國其河北淮南橘

柚之變遷柴梗之貴賤諒足下熟計於中命駕

在何時弟當傾聽聞去冬飛輶之辰遂產佳兒

休徵交集一時不可謂乾坤不留意太夫人無

恙耶及是時閒暇被襖衫奉稗子覆跌高堂藉

以補往事之闕不大快心哉大風正揚願嗣好

音

陳星卿

故人各犯斗天涯僕乳乳坐丈室胡牀間同謀

殊亡讀古今詩文辭不似壯時咬嚼如飴往往

厭去玄部竺墳又重誦皆故物絕無新知受拊

燕林藏稿卷七

二十

之暇但聞老與病交尋日對古道斜陽相惆悵

而已每緬想朱堂作移時驩笑牽于懶癖至思

日勞今未敢言流火方中當留挹彩

裴晦若

處礪戶日久火聞人聲忽傳熊經畧首殉四夷

一時維城之人俱罹災喋血僕爲之掩耳移時

恐入山不深脈矢相禁已同一二野衲伏越王

城下指月看星去道上塵日遠矣足下讀書之

暇乘興射獵到茅亭未可知接歡有口石門水
潭之墟有晦若騷首其間山鬼定開笑不可謂
相知無人

萬茂先

思來命駕千里意在求凰僕家去洪都僅百餘
里思情日紆而足竟不能命老去強自寬恃蒲
團一種生意塵勞歎盡之候觀四天下如掌中
視庵摩羅菓菓傍有茂先婆婆娑其上望之益親

燕林藏稿卷七

二

即之隨不見此豈茂先神投時耶茂先邀建城
有年簡練國策已熟羅黃金萬鎰錦繡千純若
探囊事足時第終而奪之定不以爲貪也獨恨
燕林一席地茅樹蕃蕪求一人與言不得問元
孔元禮過譚方堪大嚼四方異事不忍聞卽聞
茂先必不樂止止不復語益甚相思

宋元孔

輜車反已浹月矣始得伯玉携西川手命來披

之似雲層丹嶂更中有數行知已之言非元孔
不能語及之然益解仲翔死不恨之感也弟所
詮八識註盡矣故曰頗便爽精詳足爲玄紫忠
臣宿智之士不必廣通十二部有讀未畢而心
地已明卽中根人細參之亦能悟入乃謀之木
三而竟受奇想慈氏尚欲秘此段天機未肯分
曙不如以一石匣寔之名山焉苟後之人占斗
氣而祭其藏或弟之後身游其間忽動宿因挾
而流行皆未可知奚爲擾擾在今日使胸中長
有是礪礪也元孔何如不可

燕林藏稿卷七

三

余元禮

耳雜笙簧腹覓豹象世所樂而必欲處之者兄
反以爲苦咬松花服荃蕙世所惡而盡欲去者
弟又以爲樂其不一何也習之所熏欣厭每相
流轉而情之所近恐易地未必皆然見耶惑耶
吾二人默自衡之當觀面日舉似

余元禮

子貢盛有裘馬軒車原憲之茅茨不改今日何
日而欲分少於蕭條之元禮耶割脂以潤受渥
多矣傳燈公案是祖師舌端瞞人語非飽參不
能入戰場行役正慙惚大難深謀姑俟明年事
竣靜討判斷

萬茂先

同盟之人有元孔元禮仲章晦若茂先今盡以
燕林藏稿卷七

二三

次軒翥矣計時計序風雲在午未之歲茂先當
一躍而蒸變之壯盛智慧亮未有餘能弟目望
之俟之不遙也初念入城爲平原十日之論不
期弟犯囑君亦以人事倥傯願未相如想人
間天上水國邊方有良遇奇緣未能盡其境而
挹者則感慨之深非獨我二人已也暫時南北
馬牛不相及陟崗以望

萬茂先

好僻行孤早夜無可相告者而天涯二三故人

皆敝舌空還則猶有所憾焉丹霞紫烟雖強以
自怡終未入鳶魚之性亦弟脩位中之不偶也
近茂先從崖下水邊布席其情已簡當猿抱子
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翠巖前之時想殺機交發
執符定基則寧有不和之情耶竺墳諸語名家
盡借爲洪陶至富有盛大故讀盡三十乘書不
如閱一帙數相讀盡十二部教相不如閱一二

燕林藏稿卷七

二四

句無議話頭何者獅乳與羊酥分自懸也願茂
先以提象力注之無負宿智文章如空中布一
段五色雲霞縱光蔽天有時而散獨心地一法
覆蔭諸方不同塵沙之銷殞學人惟從雲瑩峯
頂定脚跟視河山邈若襟帶矣慎勿入第二機
至兄帖括之工不啻烟雲流霄壤偶不偶歸之
時似不必再續

帥侍御五寶

僕近年來依棲橙橘禽魚與隣竟未向輦上一
瞻仰者不敢以遽蔭戚施之歟獻也知足下行
義素志花廳鷄舌若固有之是用席知以請獲
領嘉言嘉謨然促於晷影不盡玄微歸雖醉而
未酣足下何愛在狐袖而忘其聚之無也乃辱
璠函自雲間下禪冊如捧球圖厚貺能消饑凍
此推解之至誼惟衷心藏之僕今且朽矣不能
以筋骨支道傍結銜無地瞻望微垣不勝主臣

燕林藏稿卷七

二五

帥侍御五寶

竹院初夜清言如啜醇酎別後欲復求一誨不
可得真有似天上故人難再見世間岐路轉堪
哀之句運際明良惠疇不應緩正足下還朝之
際所當懋昭者苟鸞坡亮工事稍暇秋風動日
當時時顧瞻南天白雲蘭陵樹下鬱金香火可
自適也不佞既受知敢不自靖惟不以芻野之

言見督幸甚焉

尾

燕林藏稿卷八

豫章余紉蘭倚叔著

書

余元禮

弟自行義道塞休歇燕林謝絕筆上諸英十餘
年城市跡如掃惟開兩徑時元禮元孔往來其
間或商千秋或破父象間則引竺墳開少室微
旨非但公府事不言即賦賦狀不及然語亦勿

燕林藏稿卷八

乙

勿不移霄未酬也兄警膺一命度可藉盛舉笑
譚清署焉素業不期庖爰瘦羊有若來誨曰日
不停遲恐是乘軒車時弟之歲月已晚矣兄讀
書不必論署中宜種松栽竹異時輪角可趁規
亦見官舍多烟嵐色更經濟在焉仰盟耆宿一
時化遷婉戀獨二三故人然皆分野不星聚使
弟益無隣惟是大事因緣未能度度不遑緩處
近得元孔爲同參稍不虛日陟角望望驛使未

蓬成蒼頭折梅以薦代所思

萬茂先

不虞飄風自東來謾謾吹茂先至大雄峯下野
狐越王城邊繡虎與人俱往孰可爲茂先解頰
者幸紉蘭在禱山靈回萬歲春令茂先乍開笑
口旦日摘藜蘆軒車賁臨貧無兼味一爵一饔
世尋蔣氏之舊門風爲盡日之興山鳥甫鳴開
徑以俟

燕林藏稿卷八

二

萬茂先

不知誰囑衛公鬣馬行空乃得賜消煩息萬樹
生涼詰朝借寶雲一坐具地同兄跼蹐其間相
與判泥牛闢海之語任教脩羅動喚彌勒發笑
吾亦不問其是非依舊焚香啜茗

徐大章

披讀手命蒲紙烟雲愧不金之投仰明誨之不
及乃一一荷丹鉛品題過行獎詔知己之辱感

愧交集不俊骨本羊質毛角未備少壯持穢線
自雄已不獲有司兼收及再愚燕石而竟受別
行義路斷慮溝壑之早填遂自放於瀟湘蒼梧
之墟秣陵石頭之畔寄愁托興形諸詩歌嗟行
路之難創沈寥之語僅堪入於委巷其何補夫
漢韻唐音而兄謬許爲必傳何也生而受庇不
惜黃金結羽客冥心於銘篆龍虎之宮簡人事
不念同羣雖與閭閻人秘密而善止其身元氣
燕林藏稿卷八

三

不洋溢乃皈依我薄伽梵大和尚覓最初方便
廣利生功德進而上焉從少室三尸雪中參取
教外別傳捨離室家畔棄文字跌坐一茅菴十
五年颺而汰之收故物不染污之其寒暑桂玉
頓輦上故人至無恙未幾而遂聞樺末幾官敝
氣衰老懔懔至矣雖然敝帚猶不忍棄尚斤斤
鑽故紙仰看屋梁念三教林園頓殊樓閣官庭
不同局窮街曲巷大難揣摩譬之圖山量水不

上崑崙之頂無以知泰華衡嵩之異其形不泮
溟渤之漭無以知江漢河濟之別其委且五嶽
之芴木鳥獸峯之奇石之惟可盡在日中乎四
噴之魚鱉龜鼉蚌蛤蝦蜃錯物貨財可按類而
悉數乎歸元則未始不一也分位則差別相自
異也於是按冥窮微鏤塵吹影凡觀察所到雅
與大方廣圓之真體相應稍取書之荏貝以文
言縛聖梵言傳佛丹言傳仙辭不相簒旨存會
燕林藏稿卷八

四

同至八識仙藏籍語三書則以宗教與玄而分
著述者也因記龍崗先生以膚淺之識強合三
教援互成富一晦邊郡旌旄附之竟不能欺絕
塞之名將安知今之所說不爲後人所嗤而兄
過稱爲世外異寶又何耶丁丁伐木良朋是徵
乃西江名儒盡竭髓於文章聘聘井井間以餘
力愛他人珠寶而不識自己家珍元孔故自了
了解人尚縻情於爵祿孤立無援食每三嘆不

意跬步之內有徐大章其人虎視眈眈追駭
上視文章性道爲素業視簪笏功名爲繪事正
天憐我之瑣瑣而畀之善友爲運斤爲弄操相
與吟風味月於梧桐樹前于喁以進今而後不
可謂新吳無人常聞騏驎少壯一息千里賈勇
以往何勲業不可成僕老矣勢不過魯葵矣後
進領袖豈專屬之張司空哉願兄勉旃遙瞻華
嶺何日惠臨厨中雖未能傾筐壻下定瞻連倒
燕林藏稿卷八

五

履

劉伯成

當禱觀夫娑婆之世流峙有九山八海重重環
遶縱廣不可量其四天下在山海中若江邊一
沙洲耳地界幾何每洲則四生五趣充塞其間
傍生類最繁人類則數十分而得其一分猶不
能以同具之法性馭乎客塵流轉顛倒翻成蠢
動若走肉行尸間有賢智輩出每以精魂捨夫

不學多聞多見自以爲能志不越富貴福澤外
自以爲智見未離風氣竿繩中隱顯異志居由
同俗愛憎遞緣根塵相結朝暮泮泮夢中造成
引蒲莫救迨入海而始知苦之不可盡也入火
而始知燄之不可撲也雖悔訟其何追乎不知
贖部之內藏一片長住地包山跨海名妙莊嚴
城名大光明藏得奄而有之五欲不攻十善不
作三災八難不相侵身如崑山玉心似吠琉璃
感事應物不踰其則御世以人治人無爲而成
往往招一二同志分符以居第皆爲功利文章
所使不暇宅焉孤立無援寤歎不已去冬與兄
密坐數夕窮玄探微知兄聖學已入無漏爲千
萬人之人至弟所陳皆兄智足以及之也乃輒
以人天小法利僧侶不肯處權乘菩薩位廣利
人天豈大迦葉富樓羅之行乞各有專願耶默
審今日之天下乾坤既閉獨脩羅羅刹魃鬼之

燕林藏稿卷八

六

三志雜出繁生廣行貪淫傾危國土故平昔砥
礪之脩人受境事物引勝解不生皆此類爲政
引導之不覺殺種難植芳稗叢生運使之然非
有金剛觀察洞照無遺難夫免于今日嗟乎臧
增劫不休輪迴不息八萬四千妄想如江流晝
夜不暫停稍自蹉跎卽生死至星宿劫後上在
十二類中汨沒苦趣不得了悲夫惟與兄蚤暮
龔錯不倦昆梨耶發願到彌勒如來前登第一
典林藏稿卷八

坐無爲蓮花色比丘尼所先

張從人

辛酉奉兄慰悔之後弟遂棄人間事跌坐一茅
菴十五年究性道本業了生死大事不入公府
不遊朱門惟留一徑以待宋元孔余元禮之過
談或信宿三宿而去賴兒曹饗殮有托華上二
三故人歲給膏火故得左右無累間以餘力爲
著述成書六種已梓其三自念有司屢不收未

妙一割不忍化爲土木金石聊以筆硯代耕
種杏之事產敢曰自爲爲人老兄荷擔斯文教
十年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至老稱道不亂耿耿
歸潮間標見龍規模聞老而益壯以予開已信
之學術懷用行之思固丈夫救世之格量非弟
所敢望者但今日之天下已如斯金馬鳳池皆
鼎沸之地矣人情又似翻覆雨雲不可一日與
烟嶺麋鹿之盟必不可寒癩老兄仍以布衣終
典林藏稿卷八

兄龍故業何如憶昔與兄純脩同事文德先生
之日聲氣頗密今純脩司民社老兄主鹿門各
成其是獨弟潦倒失明煢煢無家候門無童顰
身無小築眼中雖別有天地門前缺流水桃花
飄飄若不定之葉卽欲效根矩依止遼陽一片
地不可得受寄故若是哉度此時車駕必與省
校事敢以二十年之懷抱具尺素并拙刻托送
燕質之高明

明府碣石舒公

先生孕天地嶽墳之靈入藝林丹獅子座祖述
龍龜圓通聞見所著皆天上雲霞雨露所教皆
天下英才譬之溟渤之島貨財珍寶集焉龍蛇
魚蝦出焉固世運賴以升河漢賴以經緯者也
豈僅僅一砥柱潯陽江哉聞之要荒之地即總
甬童子獲隻字若捧隋珠冠蓋追隨龍門不啻
身登梵闕不佞某家章門西隅山川不相間竟
燕林藏稿卷八 九

未能向大將軍戲下何父一稽首者此豈其自
棄甚耶偵軍之卒無義之人掩袂視顏之不暇
又何敢肉袒啣壁自呈其遁逃之態也近仰先
生以趙州眼丹鉛詞壇刪集吾郡諸名人詩信
足樹上國之赤幟成西江一代文章其惠世一
何厚張楚一何微昔馮此海之紀不擇瑕瑜李
濟南之刪專求片玉度今日之政選鋒固若品
彙之謹嚴收類又如史記之博採凡委巷之間

閉戶自造之侶皆得效一線以補綴某技非雕
蟲識僅窺豹自恨一生嗟行路之難所構多次
寥之語聲雖未協於清商調也小同於巴曲敢
陳一編片昧以獻苟得藉元孔先容不行按劍
志其俚諺而備列民風是不以牛蹄之涔限尺
鯉塊阜之山乏尋枝也先生活我又何深惠新
吳又何曾哉骨弱不能支無由匍匐遙瞻闕里
謹東向稽首奉尺素以告下執事焉

燕林藏稿卷八

十

明府碣石舒公

躡躡百里爲叩龍門本期某也數奇於與文園
之貴恙會竟不獲爰休光發玄屑歸屬某堂之
上但見棟棟騰輝下趙壹之泣則不敢發蘇門
之嘯則不能悠哉之懷屢轉不可解擬向黃梁
中摸索恐情想不相值惟歸至敝廬誦先生之
詩讀先生之書描先生之真而私以自淑庶可
抒此懷也某鍾錚之響其何備夫風騷乃辱承

採繹加品題判之必傳比之如老杜夔州以
後詩是使某得與于斯文而天下有一人知我
死不恨之疑可釋也且瑤函與清謁重頌情文
並茂鏤心報何可忘稽首謝猶未既翼日即挾
杖西歸同舟尚有日顧望章門益增瞻嘆

附錄楊翁來書二章

不肖敬文質亡所底少未聞道壯不如人今
老矣退惟往昔上欲友天下榮傑以自廣乃

熙林藏稿卷八

十二

近失之余猶叔非宋元孔津津推重幾終失
余猶叔矣夫使不肖至老始知有猶叔此亦
元孔之過也承示佳刻佳詠約畧讀之曠若
祭蒙蔽以一言文則貫道之文詩非今人之
詩也喜何如 吾鄉詩派不下吳楚弟安
意評選十完七八而歷卷則藉佳味以爲重
計搜削剔當在秋冬間附具冗刻三種請政
并閱唐自明先生刻四種呈覽委心無量統

容嗣布

又

賤軀夙患咯血因循弗治橫發今日憊不能
支曾聞長者云人生七十而病無求醫服藥
之理弟年望八自合綈巾待盡况亂世安可
戀也每讀佳什至楚遊諸篇如讀老杜夔州
以後詩必傳無疑借重豫章詩選名不朽矣
惟緣慳一悟處有餘憾憶昔二老宿分携一

熙林藏稿卷八

十二

云難得相見一云難得不相見評者謂後語
殊勝弟敢借以自寬何如 希核四種姑
酒一尊仰佐行館嘯味萬惟莞留伏枕口授
書不盡言切特慈炤

先生罷官早父家豫章子以性拘僻雖來往章
門數十年未登龍一謁至先生耄老傳檄徵豫
章詩予始得尺素通遞蒙品異慨相知之晚隨
入城請見會先生伏枕竟未面兩地懷思無何

遠而大知已古今難一遇故錄之以見旦暮千載之意云

萬超先

豫章一時學社禱社詩社文社樂聚區分社各有登峯之彥皆得執一善以成名至兼能則未見有其人何也通才絕學難遇其也僕嘗上下古今之間見文極於漢詩極於唐宋標理學明擅制執禪循環於齊梁唐宋以迄於今仙間參

蘇林藏稿卷八

十三

差以出固代不乏英至兼能亦未聞其人也夫惟文章性道爲一致則聖人事其次不過縱其才深造其學語才則必有所不能語學則必有所不知學而通始顯通而圓始絕再上一層才學雙融佳無學地乃謂之聖此所以三教門庭自秦漢來未有一人能奄旬貫通而洞徹其玄微剖判其分量也竟是千古一長恨寓省二辰與兄不下數番論輒見門外軒車塔前珠履皆

挾一善以論交而兄之堂上往往樽不空而滅帷接不倦豫章復見平原遺事焉歸來追憶良會若瑤池一別恐萬山不再得敢飛一矢願兄努力集衆善以成名顯其身定竹素勲業正僕竭區區之采而効下客一言之獻者也

鄧州大夫秦素

一別二十年一面僅半畧同年考世語尚未圓而碩瞻塔極几席色藪蕭條肉不供庖酒不支

蘇林藏稿卷八

十四

甕豈見台工於用五寸而拙於用三尺耶亦東平步兵之願不過奢也大札不下棧山爭交四國偏字已爲棟宇借輝僕不自度其妄以所著宗門語錄復災之木其自序一章敢煩一揮幸光弁首小刻內傳所紀皆性學友兄台姓字三四見在詩文集中未敢忘也豐城余元禮已爲代備俟旦夕成請政

萬司理吉人

門下以首出之姿負風成之慧拾枝分玉不越
春秋而兼奪之皆在甫冠之日維賊方席以爲
安而忽遭多口至與國濟變之畧竟含藏在林
壑烟霞間出其緒爲慧業文人賦上林吟梁甫
拉二三同聲徘徊於東山之上呼樽扶妓成竹
素勲名天下固已窺門下之志而朝廷之眷
顧方殷台銓不能舍與五純頌彈指頃可待也
天下事已如斯天下付又如斯有司馬君實讀

蘇林藏稿卷八

十五

書山中斯世誰不引領之不佞某大雄筆前老
農也於身無一窩之營於世無一線之補溝壑
長恨孰是相憐固不甘心於春芽之枯謬爲童
子雕篆憚中散之僻不敢自獻托友人投之左
右乃門下不之唯辱惠叙文過爲獎謬僕方僉
父面目之不暇而藉宗匠一言以示信海內可
恃以不疑鏤心且未既其何敢一日忘之隆萬
之爲文章者不惜萬里走奔山園得一字而鑽

遂倍僕何幸咫尺門牆荷茹余軒一品題焉今
而後不問驪黃可得倫天閑之選也家盛甘藟
乏黃金不能爲從者壽敢將土產成一芹之享
筐篚之不恭仰祈慈炤莞存之則幸甚東瞻稽
首主臣不莊

萬茂先

弟在山間據所聞諸方之變故大可寒心四月
饑荒五月禦奪六月毒暵七月胡虜橫行於河

蘇林藏稿卷八

十六

朔八月流賊縱焚於江黃露哭萬家血塗四野
未見沛然宣不忍之令未聞有一將提刀而出
擒敵破圍天下事有如是哉問今日何日山窮
於水水窮於魚魚窮於蔬蔬窮於粟窮於田疇布帛
窮於機杼士窮於蕉毫武窮於魚麗法堂窮於
政令致乾坤有蕭條之色閭閻成癩頽之風頽
尾興曉董逃寓怨乃肥其林盛於屠蘇變麗雲
層於阿閣袴蒲蜂聚於窮巷貸財蠲集於朱門

黔首而冠裳散民而絳彩纈纈田田單複相代
又不勝其豪富焉天下事有如是哉且臘月燥
六月寒暑而燠曙而霜極備極無之庶徵禍善
福淫之及今天之道也冬開花夏涸泉驟雨水
忽滔天出蛟丘旋成壑地之道也朝爲虎夕爲
鼠侏儒飽欲死遺忘醉生癩炎涼形於骨肉荆
棘蔓於庭除居常談仁講義之學人半作挾七
藏刀之刺客人之道亦復然於忽乎不可爲矣

無林藏稿卷八

十七

變離以龜策矣卽以握瑾懷璧之茂先制執若
券詩文如錦其學足以頊虎觀乃棘院竟不能
容一茂先流落才人若此類不可紀天下事有
如是哉曉夫善身莫如隱然隱猶不足以成仁
模李范易受箴於黨錮倣管丙則地主乏公孫
發囀卧高山又被先朝哲人占去盡輦不可效
也貂不可續也何似鵲冠紙袖躊躇雲水之上
埋姓字而流寓諸方作歌後詩談榻種禪以銷

老賤之宿業可不敢私質之茂先高眼他或南
北各有意味許相如萬古人君辱惠燕林藏稿
序文過爲品目感末光之遙燭實深然使弟有
聲梁楚非兄輩鼓曹丘之齒舌不及此併囑礪
石先生遂化去一代文章流注日下夫復何憾
弟極辱知己之言其存不能訊沒不能唁皆無
車使之奈何

李仲章

無林藏稿卷八

十八

前走檄祇爲別緣乃辱兄以十金見貺廣文淫
膏幾何訢然分少此古人鬱郁之誼不敢幸于
今日者解袍非所論也使弟鏤刻無有窮已時
吾郡因饑劫奪邑邑成風非上之人用重典禁
幾成流賊今日不但作官處危地卽弟屈伏不
深尚類堂燕然不有仕無以定傾不有隱無以
明潔其情之所向故殊而止其則不傷其性之
致無不合也喜兄鶴書天臨當宣室虛席之

候凡牛羊之失芻蛇豕之薦食定能一一開陳
於前彈指際風雲會獨第哀甚之年號哭無家
候門無童螯身無別墅大似于飛鴻鴈秋至向
天南春來還塞北丘園一坐具地尚未有因恐
呼吸不支飄流於華光八水之間竟難以自主
矣不得不以周之義讓於上故人然諸君子皆
遐留休養未能雲行雷步之命哉赴召當不
似駕臨風馬望鄙鄙書之扇以充懷袖

蘇林藏稿卷八

十九

萬起先

十五年埽居之茅菴爲盜所破廢栖栖家處入
眼皆翹翹之形傾耳皆聽謁之音似鍛羽野鶴
獨立庭除自枯其摩天逸趣苦哉恨囊乏黃金
三徑不成致悠游無地轉思七十年之榆影全
收薤露不久待且嫁娶已畢誦讀已謝伏臘之
壯心已剗槐安之幻情已破復何所須於世急
欲入城買精舍趺坐一二年如古廟香爐不與

接構苟別業可就金石流不暑堅冰不寒絕粒
能執受老去身輕出入自在然後一瓢烟水浪
游吳楚之區或假臨安陶真或如僧行乞或上
座開人天眼目受市人彈笑怒罵則不瞋受冠
裳供則不喜不可爲道不可爲僧自名爲烏有
快活漢豈非半生得志事哉倘機緣相違地府
下一道檄拍手便應作禮而退隨往須彌山上
叩帝釋借一片黃金琉璃地清淨其間不應答

蘇林藏稿卷八

二十

水召不持天王大寶鏡日與宿慧天衆談笑追
隨講鶯嶺教乘開曹溪宗旨俟亂定太平之日
始出生人間爲美利兼善功德度畧影不久歲
時不甚深故吾未改何不可爲若所志不定情
想不脫必爲天魔所乘更滋苦矣謹似之見諒
兄有慧眼在不之惟也聞携家文成祠前其地
頗靜又別開一段天北矣

徐大章

有客言白石山頭翳然林壑便欲與兄結烟霞
友採芝種朮其間聞兄不惜千金而拳毛騶密
使人求蜀江寒烈水選鋒走檄謀在樓蘭則飛
潛之不可同日語也僕遂反棹何日發中散相
思令僕之筐屨改色

李仲章

賊劫幾盡壽命日促正宜勿利昏寐之時毘沙
門天王寶鏡照有所不及於是脩羅夜了諸類
燕林藏稿卷八

三

得乘其間縱傾世噉血之故習而肆毒支那殺
人如蟻燹廬舍陷城郭如鼓出山崩上方不之
禁卽有救世之英雄欲鼓其清河挽日之功能
亦制於時奪於勢功名之士惟行如幻如泡事
於爵祿富貴之中不射不錫差可免於今之世
也仲章才負八斗名傾六郡乃不噴沫於水天
竟讀書一室豈非際閉天之會至終夜踟躕之
不安然亦當別開隻眼動靜皆效順夫陰陽庶

乎無憾於天地焉弟近益朽棄頗覺無事終日
但啜茗一玉碗酌酒一巨羅仰視世界事情若
空花之亂起亂滅而已豈復有奇特想獨燕林
雕篆一事未能忘情居恒自念詩已爲礪石先
生品定方之老杜夔州以後詩書則烟雲滿紙
文亦崛發似可行於世兄固具趙州眼雖黃名
雋無餘弟短長之效久已見其肺肝煩玄晏一
言張炬弁首乃所願也旦夕卽受鐫請速濡翰
燕林藏稿卷八

三

緇袍無表之夫之黃金筐之食物數種聊可適
口告下執事收之便

萬茂先

巖洞之黎庶但能作息不知傳朝堂事非捧手
教何以知兄庸 役召之榮耶弟聞而喜且不
寐洪末之間書生以微至高位者聞見逮今二
百年來未聞不意見以諸生庸受之何嘆一第
追念窮年雕篆枯肝歷髓至白首尚不得一瞻

鳳陽對縹緲金莖乃今奉宮旌馳帝里天樂鐘聲朝儀雉扇常觀閣在蓬萊間縱薄效一官而行以達其志亦足舒三十年之懷抱矣願兄早上微車毋持首鳳簪經生見燕鹿不可俟駒影不久留倘卯辰之歲受奇且騷然生安仁之恨魯陽豈復能揮戈散霧貧不能爲金賦成鄙韻之二以餞

李仲章

劉林藏稿卷八

智效師氏雖不足以抒仲章之奇才偉抱然文章猶可著見朝端開四方來學苟南面一城縱有所畧維恐難以中當路之心願要津之口今日之天下何如哉勸哉仲章雖行其所當行無行其所不可行斯可矣帶甲滿地道路艱關抗旌在何日僕且老因地利用天燕林但知有農圃事何敢復與輦轂計出入行藏耶掩口不再書

燕園老人

燕園流寇之交相攻則天地好殺冠婚交際之越乎制則人情好奢好殺是欲於事中行賊奸奢是欲於事中求增減增互爲用至有一方之井竈不存鬼號遍野而器用服食之僭擬又駢滿不經天人之相反如是胡安得不元氣削盡而父母兄弟妻子之能相保乎我輩當垂暮之年苟得種豆南山有收刈未長愁只宜獨坐江槎看水流問他滔滔何日返一危不可持一機不可發要使千載而下猶知有我二人司萬籟烟花維持丘壑

萬茂先

中秋一墜風雲茂先猶然故我豈天不欲萬郎以科制著而專以先正徵辟事業爲意之深耶皆可嘆不可知弟自締世緣已盡即眷屬之緣亦將盡痛眼無血氣之倫求一可與言人不可得發想每念念茂先偏反不可見計以秋扶命

駕抵掌旬五日而還乃艱於桂玉之不備懷望
百里不破重雲轉思元孔元禮仲章之署邈若
住在東勝身洲禪瀛界外似癡癡不可到經年
枯坐燕林竿逢一客但書聞牧笛樵歌于喁山
下夕對松陰蘿月映照牕間則沈寥之氣何可
言不如移上匡廬第一峯巢雲披露招一二叅
學梵侶笑傲千巖萬壑之墟花開葉落與時偕
行聊以悠哉游哉可也兄宜速治裝應徵取

燕林藏稿卷八

三五

命或侍朝或外補隨意作官三五年以快步兵
之新願然後弟當站五老峯前搔首相招挽與
君說無生話不然干戈日盛世日亂寒暑日促
刀頭餽蜜久戀成癡不可不定計蚤也拙稿即
受鐫大序更煩大札

徐大章

仲子蒙嶺南瘴厲而歸痰咳經年痛苦百狀至
十月廿五化去痛念是兄不事生產繼螢夜讀

而有司屢不收孝友於家方正仁壽於世遭受
短折天刑作黃泉之伯子遺傍聞之流涕兒在
天性至情弟下淚一月哀悼不支恐同門有三
罪之加遂成祭文一千二百言以澆其憂懷輟
其哭嗟夫夫人求紉青而不得而命隨之謀身
與世業而不成斬後終之天之報善類有若是
哉前接雲函井井滿紙反覆夫天人之不相成
致慨於吉凶之叵測且駭且喑讀之令人五內

燕林藏稿卷八

二六

盡裂復辱遽使頒貺儀帛即喚荇兒對仲子神
主前宣讀手書儀狀則化者已知足下之求霜
慄念肺腑至情古人生死之交誼更益增僕之
感傷矣謹對使拜手稱謝轉念僕一生丹鉛終
身落魄既不能庇其身又不能庇其人迨老而
以弓矢屬兒曹幾一割以承其志豈期長兒喪
明仲子喪世絕讀書種斷行義路盡日號哭處
林壑而無依欲荷鋤隴首則平居未嘗學老農

冀小築自娛則交與分金之鮑叔東遠勝一片
地託食則世罕好士之公孫舊日運斤之故人
營分野承符勢隔瀛渤卽近如琴瑟婉孌之大
章日下帷簡練邈若河山竟使我蟄藏無穴與
語無人嗟夫豈遂可同群鳥獸哉賴蒼兒有樹
櫛之能定省饗發歲時罔缺且好讀書史夜分
倚劍之暇張燈一籠相與究世代之汚隆名賢
出處之得失五方風氣之剛柔論其時窮其變

燕林藏稿卷八

二十七

不覺騷騷然生老驥伏櫪之想則舉鷗鷺一杓
以徜徉歌選近詩兩三章隨就枕睡去雖然漚
泡之軀易殞石甍之業易枯情想不休生死不
了此猶非僕之卒歲地也盤山帶水之間深結
茅菴同一二野衲連牀跣趺是吾素願俟花果
圓成五官復壯浪遊於吳越燕齊之界笑傲於
王侯將相之廷或習狎狂態或作借箸人而後
爲逞志焉此定不可得之天不可得之人惟水

到渠成機緣自定足下其唯唯耶抑否否耶氣
合不覺其言之長情至而肝腸尚未悉會晤難
諧思情徒結

彭六息

士而引錐讀書時人各私其牡丹冀掖庭爭艷
然不如其碩者十之九兄以儲才入選得仰對
明問則夫鵠立瞻雉尾雲後星聚看阜城月上
固足開人世難逢之笑口荀薛氏翠樓龍陽阿

燕林藏稿卷八

二十八

閣闕而不馭猶泱泱雷柴棘於胸中想見夙抱
之所鍾情輿所到必有趣一宵風月而跋扈其
間者夫然後十年看屋之牢騷差得展一日之
眉宇至箭定天山分胙固自有其時俟之不遙
僕實無良重蒙天譴仲子化於去秋長兄卒於
秋杪連年遭衰經之凶斷滅天性哀失其則老
何以堪車旋尚缺問人乃辱手命兼覲多儀佳
什恍若蒲扇烟雲清供又若異香充室令僕把

飢之不盡以饋同車馬稱謝不拜

燕林藏稿卷八

二九

豫章余紉蘭倚叔著

文

百丈清規序

國家有所爲典章畫民而後民之頗民之僻民之滯比者始得歸蕩平正路而風不闌百丈清規固佛門一代典章也漢魏時黃老教未紉六必勞之衆然亦宴坐林間不入城郭聚落法燕林藏稿卷九

繩無所事迨初祖入東渡來道既通間法徒衆益盛相臨如蜂聚鵠起不可紀而刹宇堂舍之用廣矣夫當祖之機用既明其人之智慮易狂族姓檀施日隆其祿養安居之福日加厚勢必有將之一途橫而出者不重以制止之不得禁也唐大智海師攝化百丈山創叢林清規諸凡寮舍有度司守之有職吉凶期會有常儀御衆寡以嚴執大小以整使人猶猶然昂昂然相趨

以入而有以備國家章程所不及未見有上沙門以刑者豈非權乘菩薩梵神之微機哉例成聞上勅頒行天下三尺緇流蓋代相申重至國朝猶著明焉而教門典章之用益備矣或曰僧以僧律治可耳奚所用清規爲此不然夫律藏有木叉羯磨之制是人各脩意之條理也至其合一堂之人而司之聯晨昏歲時之候而程之繁簡相控進退相使不至有爲頗僻之形其燕林藏稿卷九

始齊禮之治與律教相爲表裏與海內名山奉清規約既久獨百丈與茅木俱湮迨亦有年嗟夫以末法根莖之薄畜餘正深乃欲其威畢力於此此實難矣世自應有人迴龍鳳之地軸山靈有日當自獻今任持募而梓之鼓大衆使之遵曉夫蓋庶幾偕於蕩平之路也乎

廬山五老峯募齋僧緣序

日中樹下一簷一宿多僧飯何爲三品具食乞

送已各有所可廣齋僧是何法雖然齋僧寔四
族姓之利益事也自福田八種首事齋僧凡與
善善與戒之儔伍既睽而一與百百與千之分
數又壤於是刹帝利婆羅門及農商輩不愛珍
翫重貨徧供博施爭行其飯衆功德郎旁迨旃
陀羅族他似重惜一毛獨此若甘心者則五福
之中人意氣深也正法住時比丘皆宴坐林中
不緊聚落郎有事伽藍安處不下數衆故其循

燕林藏稿卷九

三

城受食不費而疏像法以還蘭若叢林遍海山
界其分聚分落聯萬里而繩繩一堂者或千人
或百計食日廣用日彌奢檀越送食之塗已敞
矣沙門持券書往來市廛爲大衆謀食用以濟
法之窮非兩而相益則通之術乎哉廬山五老
峯耆宿融虛持普賢行願受臘已有年今現住
月宮院安立徒衆與金竹東林仰天諸梵刹相
應行者也其徒定淳發願至新吳結齋僧衆是

亦景大道衆生實福田功德者人情孰不欲福
五老高浮福與之伴石儲粒米並綏福履斯固
果地中可思議之物予且先爲之祝以俟衆君
子之求多焉

百丈壽聖寺募脩葺殿序

百丈海師當放鉢日一時諸方名德蠅集如雲
後先發明淺水逢羊微旨覺尺土皆成妙華光
世界寧獨廟貌廊舍爭勝天下乎哉至今日而

燕林藏稿卷九

四

薪已盡山非其山人法蚤夜不相待遊人追故
事磨蘚一讀殘碑不覺憮然長嘆矣予尚記聽
講孤僧曾於迦葉佛時踞是山傳教誤說因果
甲子不知幾更日月不知幾代始得就海師轉
依想百丈屹然在天壤間未改莊嚴功德時代
聊代明真有如羊公所言自有天地郎有此山
則山川亦何常不長有靈耶山若待人增高法
若待山增體相六種成就方顯因圓在後人之

自爲興耳宗上人爲正教孤危欲募脩幸馭殿
及兩廡寮舍左右羽翼是正大雄峯頭中興法
眷而天下清規復有還百丈好消息願國王宰
官居士長者共與于喁之

寶雲禪堂募誦華嚴經序

廬舍如來當最初之日圓說華嚴證法身清
淨其義則毘盧法界之無不彰普賢行海之罔
不悉衆土妙嚴重重無盡機用所被若干鈞大
蘇林藏稿卷九

五

冶融液而流是時諸天諸地諸日月天子及入
未入地一乘大衆皆得藉圓音登覺花地具足
香水海風輪世界方以內以外洞然無障礙焉
滅度而後斯人既熄其法漸湮而窮智耗氣之
潛流乘時之移便已之衣鉢愛說小法驚震群
蒙城邑聚落之方戒香火之地無論不解華嚴
大義卽披讀亦罕有聞者像法住之時何有哉
今寶雲禪堂請開誦之則因言求像因影求竿

此正光天日月開新會也象馬珍好之所餘更
何有恤雖然至今日物力譴民財耗盡矣金穴
之家由來寡信而不斷佛種衆生又遑遑計困
於存歿兼辰世之敝道法之衰大可嗟嘆然生
人依命自具一天至在外之助因乃堅慳性而
又令自完心源不得從聲教中開發抑何輕重
本末之失衡也界內固自多法器初度所發定
無讓拍輪歲舉經二十四部歷三年告成獨舉
蘇林藏稿卷九

六

合舉請惟視力

仙藏序

余紉蘭曰仙非道德家旨也夫老子抱其一欲
冲而用之惟以因以葆善尸其有無微妙使民
不見可欲而同天下於無爲大都是義農以前
道法迨上嘉若采教挾危微而道德之旨榛矣
敷貴而仁義離而禮文日爲之而日可欲之此
道遂墮老子痛世之芻狗之也藏身柱下著之

言微存其脉俾之同運夫日月晝夜而用意亦深遠矣丹書與五千言意旨迥異而稍同於焉然其秘以坎離之中陰陽剛柔相盪之始其生身立命不入牝馬炳虎之門是善能用九者也楞嚴經曰遊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種仙夫仙原與人天阿脩並闢七趣自成一王從昔已有迨魏晉益盛焉所撰書多詩散文不甚概見黃庭隱名借托若玄若惟天機竟未破最較著無燕林藏稿卷九

七

如參同契悟真篇二書其微言隱義爲無知黃冠枝駢其解而玄與愈晦即大慈純陽猶然以韻歌傳秘語不大發明兼以三千六百種旁門錯迂以出遞相爲主奴至讀之往往厭去總之藥火二法由來皆自師口授如國家利器不輕視人故其所詮多工形似觀若射覆蓋亦其人處不離世分段清高非窮智人可幾不得不重爲錮也予少抱疇奉其身於斯幾三十年頗習

有秘及聞諸真師乃知聞息嚙津諸法迥與金丹大道殊驟累年揣摩似隔窓一紙覩日光竟未見真體世寔無聰慧男子悵悵至踰時嗟夫世旣壺漿掩之誰復露之羣道書妖謬易惑人難以傳矣獨伯陽崔公鍾呂張白華二三高真之言藏日月往來全機囊鬼神生殺逆用入理玄奧信可爲後來海航乃選一帙題名仙藏且以別道德門庭示殷閭苟相不共之意然恐是燕林藏稿卷九

八

故紙生涯終難去青當奈何他家自有青山在如其人因地不蕪則應有道上相告者予無憂也

燕林內傳自序

往予入山學道時剗心去智似與世相遺久之學不成世益厭弃遂爲人間不可起之木鷲矣然度同羣皆吾與踰踰豈近人情况鶯花烟月深水高山孟仲先甲之交其摩蕩吾之意氣才

力者不淺乃寔無毫髮補益負世謂何且古人
克明之日嘗以美利利天下後世我而蟄身
伏在性道關坐受歲已經阿祗不能以一字
一語開利涉之津梁則更負我故凡群聖不發
之宗諸耆宿商榷所未盡意旨間摘一二以充
夫飲食葛藟之用助參苓歸木之所不迫焉噫
我者擬之郢書則捫心而哂苟有知己讀之詫
以爲潘吾之蹤則請應之曰夫夫各百丈居士
燕林藏稿卷九

現在燕林尋鐵頭活計

燕林寤語自序

六經論庸近德莊騷破盡先天之鴻濛而極性
情之變化難言也然深求之則可解三藏十二
部究理自心意塵境中括旨在乾坤宇宙外難
言也然費求之則可解惟夫宗門機用語句有
微言有顯言有淺言有深言有文言有俚言
萬乎含無量妙義藏八萬四千陀羅尼以言示

不解也以意求不解也雖有淹貫宛委二酉之
通人勞日月於斯則茫乎不知爲何物參究衲
客往往運流轉之濁智卜度其機鋒而模擬近
似之章句形諸偈頌妄爲見解遇舉拂豎拳則
曰附物顯理聞無義話則曰老和尚舌頭瞞人
夫祖師而以舌瞞人則是率天下盡向他人舌
頭上尋路舌寧有路可入耶商略多方臨機掩
口乃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也拈花示無文字
燕林藏稿卷九

西來只是傳心轉一句已離心意識而闡揚目
前大機卽多言亦非說道理文字其間順用逆
用別用或活則擒之或死則縱之倡導殊門差
別異向悟者直契法卽不悟則遙隔萬疊江山
所以麟角獨巍清恒沙不數數見者過有二一
障於文字一障於心意識也古德有言出聖凡
路學離心意識參二語最直截若復有人夢去
世榮不顧順逆得喪大發疑情從已分中疑從

向上一著疑至萬里河漢無雲月滿天心之理
自能法身透脫開頂上鐵枷兩胖增煩惱當時
公案若先得我心之同看一則隨發一嘆夫烏
有不解之消訛葛藤哉說通及心通如月處虛
空曹溪偈已道盡惟心通故他說罔不通自說
益圓通無礙集成語錄垂照天地蘭麝受有司
損得以坏遯燕林家新吳僻地往來龍象絕少
宗乘不多見遂師心猛衆稍與聞少室事今在
燕林藏稿卷九

與禪師燈語如雲居士家獨龐公一集餘但存
轉語偈頌竊私憾之過不自度其無所明簡隨
時所錄者定一編名籍語示不成寐間曙諸方
惟仰求大覺知識結同參非敢爲能解而謬干
居士之列焉如曰無一字堪傳須夫劫火洞燒
之日

百丈山構淨室序

予處欄戶崇少林花影幾二十餘年往來縉客

謂集而龍象之侶不臨苜蓿漸東明之山茲禪
師越歷楊子彭蠡烟水金鱗罕遇尋入燕林賓
主舍卒之交覲面機鋒應如桴鼓其商畧古今
處又協若壺篪予大異之留信宿而遂之大雄
峯前坐受隨讀所著歷代源流頌則似朝巖宿
霧暮天鋪霞使人仰瞻挹取之無盡始知其人
久爲罄山天柱負宿望予益異之嘆曰不期能
物色於野馬中明尚未喪嗟天地靈天寶當須
燕林藏稿卷九

其人百丈林巒山水依然未改寂寂五百年間
不聞鸞鳳和鳴其上塚傍木人無起色而野狐
黃狗皆逐羶吠聲追憶在昔同照之百千燈諸
方迄今不斷獨百丈孤燈縹緲蔽光日下土地
不獻靈苟得山公伐鼓吹螺於斯令一切衆生
喜見撥矇鑿聾則海大師日月燈明之妙法
不復揮揚自今日哉無何其錫後欲飛上南嶽
雲蹤不可任予亟與蒼兒計留行之方而不敢

忽上蒼玄慈持疏爲師構一安隱地遂不勝雀
躍喜至且不寐念衰老杜門豪貴一槩謝絕不
能作過門搖尾之化主事與心違然玄風絕德
人有同然里中多大乘氣象凡族姓正信君子
往往好行其禮施聞善知識至止皆能輕其寶
玉象馬以從事諒不用利忽之我法予雖骨立
亦當竭厥陪後爲荷爰取曰無勇乃先用廣長
以升焉

燕林藏稿卷九

十三

南嶽擲鉢峯募化埤室序

山茨禪師印薦嶺法螺別傳隱關於武林之東
明禪客雲集參請是時司理海峯黃公聞其賢
就而請其開堂行利生事師謙讓不應既而道
德日隆兩浙縉紳名流叩關求度脫者如流水
師猶不欲以能見於天下遂半宵孤身遯去泛
東江潯陽而上登匡廬百丈泐潭諸峯禮祖師
塔行行至南嶽之擲鉢峯尋一片坐具地結茅

蓬棲止其間夫南嶽爲讓大師遷大師攝化道
場五宗所從出之地寥寥經千年來僅留諸峯
之青山綠樹春到花開逢秋葉落山公舍東明
鱗聚之象衆而以一杖孤入萬壑之衡陽如龍
蟄鳳隱其用心亦玄澗矣雖然尸居龍見桃李
之下自成蹊其梵侶接踵而奉法席者宛若東
明不可禁方丈之蓬戶客何以堪乃上首玄慈
不欲爲袖手之規披雲下湘江之棹與予過計

燕林藏稿卷九

十四

行乞爲其室以居之于轉憶踟躕之際固不用
百鳥銜花當亦有天人送供乘時雲蒸開垂天
之翼蔭覆支那降甘露而熄六道泥犁煖深足
慰衆生望則布金何所愛惜初度善男幸無以
其地遠而慳資朽之餘資凡布滿大千之功德
只藉是初心以圓成遠近奚間焉

壽隱君巨川宋公七十序

人皆謂一生勢位富厚不可少翁獨不操壽鈞

鉅弁髦而所聘天也。蓋當虛之密選，人皆劇
肝腸枯骨，髓竭中宵，以冀世途一遇。願令名
翁獨不好有身後名，慷慨飲卽時一杯酒。子弟
薄生計，瀝心青紫，負結綠懸黎，壯遊世所共暢。
翁獨喜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弟姪一堂。
遜天叙，天秩其好惡，取舍適出人耳目。見聞公
殆不穿以人不愛，則於天者耶？翁少披青衿，造
物不見與不蔑，怨尤倦而厭廟犧之文，將然自
然林藏稿卷九

十五

放怡情於赤城蒼洲之巔，乘風敗露，遠今壽七
十而五官之用強，神不瘡，痛又豈非不取數於
天人之交乘而自藏其膏蘭與？今不必學世俗
陳已往貢瑞未來就懸脈之日，大兒元孔偕仲
叔季四伯開篋中文字，當篋篋階前滿綠雲烟
盈除星斗其銅山之錢江陵之橋，又足以供吾
七箸玉卮，而以其餘備賓客堂上，聯詞一醉，此
盈彼裕，一時艷奪人口，碑翁稱善也。山美矣美矣

田野真堯舜，何堪夢寐周公現。前本地風光燿
人挹羹餼，借箸至如今日長秋賓禮明庭異時
令子木天祿，養斯固富貴勢位之必得而天地
豐盈之氣所必乘而翁無容心者也。止不復說
呼平頭酌大斗稱觴

奉贈明府袁公登五奏序

代作

吏治獨漢以來稱盛，縣分赤畿職崇令秩，夫非
以導上之流求人，之瘼是大吏之專司而揚風
然林藏稿卷九

十六

振綱受扁，引癘敷四民常業，崇五土之利者，又
大吏兼能，卽郡不能間之縣牧，不能必其成於
令者也。邑侯袁公蒼秀岷巴，而拔錦官城之英
已厲命世，起四國學士大夫之思，迨其蒞茲土
也，當邑中虎猛鼎沸之後，絲焚火未戢之時，重
典之非循輕肯之似姑公獨以實亮貞靜劑之
量之剔政之所蠹芟俗之所惡投生民之所樂
就蚤夜乾乾不啻若烹鮮焉。昔思湛諸士推誠

折節解其在羅者而惠其突之未有黔者暗學
官荒頽捐俸倡始而犁然廟貌更新往者胥徒
爲幻矣以訛髀市之以狐鼠偵之甚至乘上之
喜怒意旨左右先當之莫可支也而公以麗天
之日照無遺明凡木藥所興葺梳杷其弊殆盡
至於其行已也清廉疏直成範丹徒卽饗殮七
著之供悉同民間之輕重貿易而其明察之所
允不惑於危從搏掩之衆者但見其刑疑有赦
燕林藏稿卷九

十七

謂疑有赦蓋油然而一萬物父母之意也頃以老
蛟釋憾大浸稽天橫流幾百里村落人民宇舍
漂蕩盈河天之毒斯民甚矣公爲之從市不舉
食躬自卑車循視周行鄉井遍索其入水濱者
而厝之安日夜脩救脩省議賑議蠲當是時方
在大計於是邑之士大夫偕編氓耆老赴上乞
留遮道叩請台司無不嘉其績褒其得民且將
以緋衣銀章之例例焉公之錦一何盡製也

一何獲多也迄今會覽揆之辰爲壽五十同
境三祝之後諸文學私在幕下者遠需不佞一
言稱觴不佞某廁在同列苟進食之暇聞風仰
止常欲企而未能其又何能拜颺之第竊謂廣
土之中幸有一人江山若待爲壯上世若待爲
鄰天地若待爲開成者必其人美利於世不私
其身者也今公初命拜爵利其國不忘其君不
私其身救新吳之隅滯而莫之盤石有以成一
燕林藏稿卷九

十八

方之天地焉是公之德正不騫不崩而仰與南
山爭其峙也僕敢陳其治之粗而以將南山之
章大斗一酌之雅

送李道士還山序

密乘竹龍機涌於闌房之燕語而江潭之鯉又
易枯於山上荒烟則未若列禦寇之御風冷然
而獨善者也夫風不入於色聲香味而獨具觸
塵一性其力堅其積厚其神足以出入夫沙界

小如鵬之搏羊角大如香海之國土依住虛空
靡不藉風輪而持未聞有不勝之患焉是故言
輪志殊勝也乘之者最善也武夷黃冠李君爲
功行不累採藥諸山行行至里中乃謬傳余生
姓字遂得爲傾蓋交與之證乾坤鼎氣我然
皆大異玄符杳非人間藥物徐而問其狀則在
山也問其魚則在江也余笑曰李君其殆留虛
無一空囊而御風而行者耶任意所觸弗檢檢
燕林藏稿卷九 十九

枋隨興爲往還而垢色不住抑何自冷冷然也
然余更別有狂說焉風有待者也不積不上也
倘能於七趣中厭離而迥超十種之堅固令鉛
汞銷煥虛破虛空常自在常無不在果且烏乎
待哉願李君勉之乃今乘風之便歷旬五日而
欲還山諸文學相角一言爲行卷余因弁其首
書風色冷冷然四字以贖

脩鐘山寺序

鐘山當唐宋之會堂頭不乏人非衣有主其毀
闢几筵效靈於山川壯氣者與泐澤雲峯竝電
光一時迨今六百年來歲月所給之常祿尚留
未盡散獨堂與茫然在荒烟野莽間沙門某砥
志中興續箕裘故業卽里中長者誰不願輕鵝
眠毫芒增鷲山天塹復得觀巋然法界在一塵
中哉夫等人耳智不必桓公勇不必莊公乃從
而饒子女玉帛豐廩庾陌阡又不必皆劉景升
燕林藏稿卷九 二十

子旋轉而盛衰興縮同構一門此可以思也川
廣則魚自大也非水之利於魚也根撥則幹自
摧也非土之不利於木也水土不能庇樹魚智
術不能割富貴試反而勘夫得之由豈非從行
德好擅有因必有果者之招集耶轉輪罪福原
隨業因智愚勇怯果不能爲人用則何不藉一
日之饒廣鑿大川栽松種杏以厚收夫未有旣
之利也夫乳糜作施尚食其報若有能追念千

年招提成布地功德其果相當必如東方虛空
不可思議

磨下黃城分宗序

宗法行而天下趨郡望矣六朝王謝兩樹顯宗
漸而崔盧李鄭出江左始以姓貴然皆昭和敦
睦靡有同異相雜之消自世譜詳而別源之法
於是嚴焉所以辨婚姻通親親也吾宗派源受
哉寥遠五季終寧仲自歛而從分寧之長茆其
燕林藏稿卷九

問聞者若爽若靖若恕若良肱咸以台鼎著勳
勳旂常已而株幹日盛散處或在北或在南迢
入於木瓜良肱遷於西山良侗適於向霧至松
而徙於新吳車坪則寧仲之八世貴也彬彬乎
執綉子弟能繼箕裘當宋南渡日尋干戈賢者
隱志於詩書不賢者則時有年舌青門之鬪危
十二傳而至俊德卜吉火天廷椿進善其後也
椿宋咸淳中舉於朝明興太祖定鼎之四年

稽古右文進善以經義成洪武辛亥進士作始
人文首里中甲第倡是時羽檄旣定高樹鷄鳴
吾先祖勝祖則俊德之五世裔於寧仲爲十七
傳矣身濟太平景鄰止膠庠之蹟於是奠居於
市種德坊磨下邇杞玄流積十年之生聚教
訓其後滋而爲友義爲景鍾相傳而秉清秉芳
則下三葉矣秉清中成化丁酉鄉試任揚州司
理陞石屏州守其伯子禎上公車中正德甲戌
燕林藏稿卷九
進士任工部主事改遷北兵部武庫嘉靖初同
大學士豐熙脩撰楊慎議太廟祀典犯顏廷
諍繼以哭泣竟忤旨杖死隆慶改元奉遣
詔贈光祿少卿魯祖秉芳者秉清之季弟也別
號芸齋好讀書善詩居恒謂曰兄侄輩身被簪
纓既作述重光豈復中造物之意澗中考槃聊
可自足遂隱居城南之黃城村是時太令朱公
慕其賢造其廬而訪之夫別源爲宗志本也別

和爲族示親也迨今而揆其由一選而身朱世
彩屢遷而世相代興地旣效靈族各爲望其在
於茲有能繩其祖武不至令樂卻蒙悞則是謂
孝子慈孫今誰其仰嶠岫而嚮往耶嗟夫重黎
之命氏於官秦龍之得姓於術婁欽受宗於炎
劉史遷迎原於司馬是皆暴顯於微人貴其姓
不倭蘭盡日癡顧猶然受教於諸生未能大不
承之志屈念追驟不覺短氣猶之鳬脩之源發
燕林藏稿卷九

三

自積石龍門者其瀕濊之狀不勝溫汾漸決而
爲胡蘇騰裝之勢已殺雖乘波靡徙僅激揚若
夫爲江爲海肆軋盤於赤岸俄筵拂手扶桑雲
絮龍變以當昌會則俟後來者矣則俟後來者
矣

豫章余紉蘭猗叔著

文

莊嚴佛像引

金剛言莊嚴非莊嚴是名莊嚴今之爲莊嚴者
七寶以綴之丹青壯之靡不具足是尚得爲莊
嚴乎哉毛角被衿襦土木鍤金玉總所見在形
聲間也古之稱畫英者三年而成其狀與素髹
燕林藏稿卷十 乙

之英無異也及從日始出時以觀乃見盡成龍
蛇車馬之用觀之善其神斯滙焉衆生從清淨
身見莊嚴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固自森然蔚然
乃智有不及而徒高下於黃金白玉之交則培
廟已非併國土亦非也雖然取境夢寐旣覺而
猶未忘衆生就形肖真已無有耳目之能者不
以廟貌之嚴攝入之其志未寧則土木錦珠皆
是同入法性機用善男女慎無以仁智覺爲惑

別之人具幾絳請各書其贊于左

隆教寺募緣引

衆生有日不能見盡借日夜借月暗室借燈三
緣共而後離婁始能擅弄觀泰山之陰齊毫末
如來自清淨日遍照塵沙奚俟假緣凡梵刹燃
燈皆暗室衆生自爲見地也衆生旣各於世界
中得同見所見何獨令隆教一塵地偏借光於
日月耶土木是聖贊明燈卽慧眼正道場上法
燕林藏稿卷十 二

法相應之機緣見作隨喜請施者無自成其暗
見而已

越王山構淨室引

三玄上人園林間之頭陀也遊化越王山愛其
幽僻乃依山之頂結茅蓬宴坐焉稍稍猛虎踞
卧其側聞人聲而咆哮愈熾上人則益自怡然
聞關與之語虎始知其爲頭陀也爲遷且去後
遂無有能爲魔者所食惟野蔬自甘則一尊食

入則與諸大士寂靜安居出則仰視雲漢俯
糜鹿久之山下野人問其賢爲之饒贊糧錢刀
上人於錢刀則卻之以巖中徒長物也上人既
累累蓬處經臘三年爲風雨所播舍費罄廢
額未竟度莫可以安處者復欲得更舉之謀苦
自木訥不能作巡城行乞與予善而過計之不
倭以家僅壁立力不足於妙巖而城中長者好
德無量飛錫所到同自有隨順以應者予因爲
燕林藏稿卷十 三

之廣長以俟善法之護持

贈僧偈引

滇中有小僧好巖棲不樂與衆往還茅樹之暇
乃叩斗室求覺海大螺子素不令人墮邪因梵
志憐其情引入法性更欲得一言記之夫法本
法無法卽文字烏能割摠持脩多羅教哉是猶
頭深智人自了嘆不得了予姑以文字應偈曰
波旬鬼說中人深只爲聞聞不辨音若問靈山

微笑事半天抵月到平林

八識規矩會註引

迦文兼性識闡義彌勒專名相開宗和光性之
流行性寔相之本體性絕倫而難爲思議相在
位而遂已傳神諸幻若罔第一真殊未了於焉
離觀史殿降印度戕結撰瑜伽普證八識洪纖
分位之無不備差別異相之罔不該竟轉變功
能括因緣大用誠攝化之深心極潤之微權也
燕林藏稿卷十 四

天親唯識但撮要言而十論諸師相仍而疏濬
其義鈎探其微力拔玄冥功成羽翼然面清張
溟渤乘筏者罕辨東西斗轉璇璣昧方者奚分
南北不有玄奘之悲憫誰爲燃炬於長宵於是
念布綱必在提綱欲剪繁須先挈要依歌發義
臚列區分明境量之所屬入有偏全揚心所之
相應分殊離合善惡則歸之分別無記則沿自
性成擬其所依所緣定其爲居爲界先標愛染

之功用次指還淨之根宗轉遷遞變語其業甚
神返正歸元叩其行有漸理具聖凡功懸迷悟
殆頓超化城而奔寶所者矣流行千載詮述日
說又既刑於駢枝義更淪於汨沒擬霄色而懸
度其若蒼若白探日影而借類於爲燭爲繁傳
信未能審疑寔衆乃不忌諱觀政諸家默爲會
通敢定一註擬班固多藉于管窺衡海或不同
於蓋測嚮高金析先聲振絕塞之軍鋒燈借朝
陽引火佐昏燈之孤照剖密藏不越肅言微塵
詮卓見天性廢幾覓桃於武陵洞口入有專門
且令觀幻於海市樓中達盡覺路

上孟蘭盆道場表

伐鼓吹螺揚大法於千花臺上度門出火拔冥
魂於一土塵中供盆立解倒懸咒食坐消口穢
戒教宣於梵刹祈光徹夫幽都竊惟曰智曰惑
吉凶之業依分降福降慶因果之途遂判惟受

然林藏稿卷十

五

然林藏稿卷十

六

薰之有深淺斯輪轉之定升沉已嗟人天路長
復憐鬼子趣苦住瑛魔界離震旦辟枯形收若
奢花炬口常飛烈燄水漿不入頻餐盡銅液鐵
丸淨色移根舉睫皆刀山劔樹松雲樹露黑山
長夜不回春巖霧嶂嵐玄府經生罕見日犁舌
之報在時阿鼻之除旋踵自非法輪之常運安
能惡道之永離恭惟 世尊座下具彰十號國
滿三身本楞嚴而統御大千出般若而綱維世
道入神通藏光明灌 佛頂於殊方啓不二門
平等一生倫於沙界宣揚了義各滿腹於局厭
之河密示總持普冥機於無礙之域隨方淨土
行在莊嚴慈施六道無私悲憫三途恒切加持
覺力集談甘之壇場拔濟沉淪設孟蘭之法會
方便之城既闢建立之期宜愍某等久墮依
與蒙加被各操有生之業咸在無難之大堪者
因時感事遂見生緣念罔極之酬昔雖報薦恐

習識之障未竟超昇惟及餓鬼之愁深兼以地
獄之毒靈性本同體願敢弘伸虔伏沙門循城
慕德合檀那之信力成慈孝之善緣值中元自
恣之芳晨建五日清淨之勝事供 佛齋僧依
拜啓教對經誦誦像聲容之如在耆闍展懺拜
颺冀頭面之遙通驚願結界檀施法食臨河燃
點連燈解在網之孤魂潤同藥芽燔未收之枯
骨例用茶毘謁沼沚之微毛將葵芹之寸惻槩
燕林藏稿卷十 七

諸由子一切有情倘懺悔而後庶幾乎結習頓
銷苟聞音以還或得以因聲入悟是皆衆聖之
威德敢云再劫之怙終灰尚可燃性自不朽伏
願聖德攝持智光接引天開甘露霄蔭法雲發
海潮妙音迅獅子神力祖考齊斷愛河寬親悉
沾澍澤貝葉平鋪香水海二十四願入清涼蓮
花遍長鐵圍山一十八重破苦惱狂心易歇罪
性本空起信斷疑共坐華光天上識真返覺因

生寶樹臺前

上觀世音大士聖壽表

百緋桃花節物關有情之麗一枝楊柳法筵屆
無量之晨演梵唄於大千充寶光於沙界洪陶
再運群品一新恭惟 世出世間空所空藏行
自智於妙莊嚴路度他機於波羅密門本因斷
滅摩尼隨色照諸方始覺圓明真月分光含萬
水三十二應法行符諸佛之慈心一十四施功
燕林藏稿卷十 八

德合衆生之悲仰光臨六道恩拯三途化窮於
香海鐵山德遍以高天厚地茲值青陽復開圓
鏡常具福施之力重現普門之身遍群品以飯
依統生倫而翹首喜登法會感切道場竊念某
同在法性仰托大乘夙障難消真心寡悟聞與
聞合未審聞聞之非聞見與見緣罔知見見之
非見薰常隨分證罕當機總願力之不清致狂
性之未歇幸今逢夫慧日敢切蔭於垂雲稽首

拜揚頂禮宣黃花陳玉葉供具青精紫蓋篆烟
寶鴨爐中薰十合旋宮開曙街龍枝上落千燈
瞻首臂於八萬四千觀聲音於左右上下伏願
廣菩提路轉般若輪無來不來因應不應法雨
衣沾夫苦海智螺徧響於愛河拔八難於五濁
途前常令二殊勝之兩合具三空於四性緣內
必使諸真幻之變冥洽函郊胎溫化衆類中銷
吞國土覺併地水火風多界外墮盡虛空願願
燕休藏稿卷十

九

無違法法相印

祭聘君章本清先生文

嗟惟我師天縱大良維世應運星斗占祥既志
所學寤寐羲皇因時成變輟環孔堂標一代之
宗匠憲千秋之典章剖鴻濛之所不盡釐群賢
之所未商及門者聆至聞於帝下聽述者樹風
猷於異方朝廷仰先民之有程式多士快觀
體之有羹牆思昔之昧我心如狂治辱兼收如

醴醢漿悲聞道之太晚不早夜以相將喜宮牆
之易密得階級以徜徉謂期同侍沒首不忘易
天不憫摧我大梁宵何散而天樞不現雲何駛
而蟾蜍寢光岱何頽而使陵谷無主海何枯而
今魚龍哀傷道途沉木鐸往來斷周行嗚呼哀
哉五經傳要圖書編詳道揆千聖禮備百王既
祖述之日富有一開帙而神已汪蘭前進問密
證乾陽歸而以思覺昨茫茫尚質似之未藐忽
燕休藏稿卷十

十

星殞而烏藏嗚呼哀哉斯立斯行方洽一邦維
昌運於未墜爭躡蹠以梯航倘假數年漸及大
荒何下土之不任竟乘雲而上帝鄉雖然遺經
揭日微語籠烟其魂既之其神獨全本無涯之
妙智凝結之爲大年沒世而神聖不朽終古而
日常經天我但沾光顯之不暇而烏用是法然
祭別駕唐季宋公文

先生冢宰莊靖公之嗣世執殤子弟邁克臬賢

塵然節義蚤擅卓行批糠富貴似俠似狂雄張
磨氣忽蒙奇難微墨失制公寔挺然畧不介意
居易以俟詩酒肆志比登筮仕振身凌厲簞簋
生輝家聲靡隆奈傲骨之翩翩不共世之媚媚
埋輪道上放生江天北窓詠月南山種田門高
大兮車馬懸遠城市兮托避賢何需越俗笑傲
入烟火神僊非是疏世應酬絕公庭俗緣視塵
網其若遺當極人之危顛不取一介於非道囊

燕林藏稿卷十

十一

有餘錢獨自覓醉中趣忘情歲月暴肝膽在生
平八十踰年作縉紳中流之砥柱俾冠蓋欲濯
纓者爭先噫已矣哉以一身長荷乎千鈞名教
勞當柰何不如蟬脫乎犁泥濁劫飛鞭大羅大
羅之巔雲層我我居食且美儔侶相和吟青蓮
一顧卽供奉桂酒淮南王廢詠後但見是兩漢
婆婆俗盡謂公其死矣嗚呼轉多吾獨以公處
天上更樂鼓缶高歌曰無他嗟公之存應沒寧

未斷風波

祭隱君曙溪帥公文

萬曆壬子九月秋隱君曙溪先生卒越明年之
正月十有一日城南漁樵余某謹以旃香山茗
致奠且致言曰公猷行立名數十年其信以任
人義以集事諧世協夫公平已譽遍閭閻矣而
公之尊人方早逝奉母太孺人歷八十餘色養
無方竭力至事生事死人無間言於鄉黨宗族

燕林藏稿卷十

十二

焉且不置身富貴功公不艷世膏梁文繡長逝
一丘出情天壤以默叅安身立命之元而循任
世出世之業者抑何其前無因後無塲嶙嶙峋
峋而橫絕一世也不佞自已酉得奉色風塵間
密證數言謂公真蓮臺中人耶尋所爲再盟者
至期不果願未幾而公且病又未幾而告遷化
矣一聞僊逝急索遺編居恒不文字相誘臨終
有念佛不能見性之一言嗚呼只此一語足以

蓋棺終累劫不憚犁泥重苦而計倖得之朝聞
者正爲此一事因緣公而得解夫何不長嘯翩
躚豈若世之市井兒女委千鈞而受縛於葛藤
三公未易易崇高莫是先况仲子既貴行將廁
金馬名賢凡所欲至所不得不爲者諒能爲公
承前公今當住在世無勞淚漣蘭但以前言之
未竟恭就靈榻布短語酌苦茗用伸薦焉公必
以爲然

燕林藏稿卷十

十二

祭潘闇孺文

始長沙潘君闇孺渡西江與吾黨歃血狎盟時
慷慨高視賈勇割金馬白虎之班若指其掌已
而殷夫元孔次第先鞭後起者中夜枕戈相待
會闇孺去冬約盟臨湘於是新吳友人紉蘭不
憚千里白雲陵谷相與提寒光鐵衣代黔中鼓
角未幾兩月而闇孺枕病告捐館矣同調琴瑟
剝那其頽予爲之撫棺慟哭下淚數升索一言

爲慰不可得頃哀毀稍放謹以薌茝椒漿致奠
焉其辭曰嗟哉鬼神不眷哲人倅條中道折我
同倫追子意氣侃侃凌厲名教苟關危言無忌
風裁獨持不靡於世諧親以孝信友惟義追子
甥管稅苑揚竿筆驚風雨字挾雲霜棘院未捷
盜泮干將何事甘心一去森茫嗚呼哀哉撫子
往因定生樂土畔去有家胡不贊顧榆影高堂
定省誰護嗚機寡妻迴文誰訴幼孩弱女瞻依

燕林藏稿卷十

十四

誰怙古孰無死子死似苦天既不憐早奪其數
不然少延待終生事所志未成厥任未付一朝
分崩運何太妬嗚呼哀哉富貴蕩徇壽命遽廬
一腔種性終古不移惜子未聞會我開携根芽
方露封姨忽摧我是汝弟宜及時披恨問山川
未盡筌蹄因緣遲速今復何追嗚呼哀哉闔閭
界裏生死未已受想若經不遠自會親朋哭爲
子去無有還期我輟哭誤君靈咫尺常對改換

頭面入世法觀聞遂覺清淨自身千萬變輪轉
無去恐子未增聖諦第一義隔陰有味聊寫數
言堅汝風志正眼獨張諸幻罔翳法相未離直
登覺地若夫獻醕酬漿爲伸世契豈不電之達
觀鸞嶺津送之素誼乎哉

祭廖雄飛文

痛我雄飛誼協墳簞年未及艾奄忽西歸別汝
良友離汝寡妻孤兒不托庭除無輝念子操脩
振林藏稿卷十

十五

獨忌庶隅未嘗達生而舍義未嘗學弓而失箕
與世以遜飲人以貽念子交誼中懷不欺宿諾
必踐敬事無違年丁壯盛旁及於醫取直受酬
同人之宜志在周急嘗聞過施始蚤有譽門無
停車生理方滋一朝木摧我自束髮與子從事
河上相憐風雪同赴浹旬隔面恍若失故乃竟
棄我歸薤上露嗚呼哀哉自古誰無死安則罔
愆子已知不可諱胡不呼我二三兄弟盡一口

周旋竟沒世不及一言繼子知我不負汝孤蓋
養當今亦何至死於兒女之前想子當交報之
急不遑眷戀迨今泉下亦未能釋然遂令我終
日淚下如漣嗚呼哀哉子似未甘心於此學道
之人初達生死子既未學此行獨苦汝尚未知
天理是遽廬日月有往復客塵已盡况在妻子
車馬田園耿耿之遊魂寧得不重自瞻顧亂曰
我思君兮如流水盡日涓涓無窮已兼值秋風
無林藏稿卷十

十六

正次寥目極烟波未解愁斷雲迷野樹夜火冷
村頭琴韻已同殘月盡藥欄引霧宿丹樓令人
瞻望淚難摳

祭仲子文

崇禎己卯仲冬之戌寅仲子標蕙服生於前月
是日卒今夜墓流成歸於土生事已畢厥父百
丈居士哀傷稍除聊以清酒奠錢策杖致祭於
塚之前其言曰嗚呼自古誰不死汝抱沉疴經

寒暑越春秋迨替骨肉不支痛苦百狀竟湫然
長逝無一語及蓋棺事苦哉一至此乎予嘗與
汝言生老病死之苦皆集而成盡日事五陰二
毒十業十因不顧天人之愧忤習安而聚戕江
河究其原皆生於一念之五欲而遞行其愛憎
種種黑因引蒲相禪苦報亦相禪則苦有根之
者矣汝力丁壯盛志不及五畝之官酷嗜讀書
能制義能詩能書終其身坎壈於世無一遇轉

燕林藏稿卷十

十七

曉而舍其藏堅則興雲彩筆竟同於溪上之落
華名定其鳥有哉嗚呼其苦有如是汝妻一孀
動之侶井臼不供蘋蘩不飾致十年糊口他方
歲窮而託食於其弟筦席不聯無琴瑟室家之
好迨去冬買妾不兩月則病懨懨至若異處於
絳河之天東不得近嗚呼其苦有如是詵詵塾
塾間閭族姓之衆無生不胤汝兄弟皆多男子
獨行年四十五未獲一男以終潛窹黃泉未既

而蓬蒿叢生奔走狐兔牧童樵豎陸梁其上嗟
祭掃之無人嗚呼其苦有如是汝生平好清飭
好書好花好香迄今而室奠黃埃香銷綠篆落
花片片歸流水野鳥颼颼辭故林不知庾樓豪
客任何方孤魂月夜誰相識嗚呼其苦有如是
汝專攻世典不注力教相脩習禪定未能解十
八界之生緣如露如電一朝短折飄颻愛河業
識尚茫茫無依豈復知未生前真面目嗚呼其

燕林藏稿卷十

十八

苦有如是汝今已離地水火風之色陰十二入
之文報苦因盡矣有情下種因地果生其樂迨
將不可量乎據汝一生致孝父母友于兄弟行
已以耻自持與人方正質直不詭於進不好於
境且往往好行佛事若斯之因則名色再緣之
後定生富貴叢中其車馬宮室衣服之御與此
生迥異然恐汝追憶往事悲傷留連迷悶於斯
所向故予一一付囑之汝今別處一分段世界

矣寂寂九原蕭蕭林木當月白風清山青水綠之際苟取此爲軌坤清淨光景踟躕其間是名飛鬼之趣所樂不存焉汝負才情性好詩餉獨居時見宵月幽舍萬樹朝霞澹葢千花則暢然興至與羅刹男女廢和成什不覺怡情當計此土無文人必非才鬼所樂不存焉如或城隍里社善汝幽貞提奏勅爲鬼神統領部落血食人間當念盛德難降終沉惡趣不聞諸佛法螺所

應林藏稿卷十

十九

樂不存焉然而樂之果安在哉直須盡情放去不生諸妄不觸諸境日夜依四念處任念身不淨念受是苦念心無常念法無我勤行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俟機緣到日出生大方世界權乘菩薩應化之地早取世榮頓聞無上圓音深般若義則生生不墮焉亂曰壽增八萬不知長藏從十歲未爲短不住摩訶般若門累生人世間來往子建四十三仲默三十九千秋業旣行斯

須成不朽廣屠刀下解龍女獻珠來頓入無生忍末劫斷輪迴冷風飄白日枯雪照紅梅曹溪如木凋在在金蓮開幽固異路覺本無遮生死何常循業則現故予開示其苦樂而令汝生正信心坐正意持定毋入魔界毋滋狂惑嗚呼哀哉

鏡壚顯相記

予昔少時好名節自矜責望片言輒排意氣見

應林藏稿卷十

二十

俗尚繁縟耳與時棄獨爲是硤硤皎皎之行無何以家君蒙難重遭顛連黃金苦盡力不能逮心遂屏居山間泉石自放讀太上道德經曰湛兮似若存又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頓爾追悼懼膏火之自煎迺從雲水道人遊學玄牝術鎮無名執大象以無用爲用越五更歲而平生少年之剛銳十已挫去七矣旣而浮沉諸生間無所效短長顧影自憐茫茫失路填之與

奇病遇伏枕一百八十餘日止間泉下但存齒
牙微天幸獲全此犬馬齒得終事暮年父母堂
上何啻再造於是息機寡營閉門謝客偶一寓
目得李卓吾導師焚書及淨土訣讀之心知遂
趣默動風因遽大按教典見圓覺妙心本無流
轉而人各具不生生之生義室寶衣珠現前相
失吾柰何過愚遂皈依我釋迦如來念家貧不
能作廣金佈地就三畝之宅而像事焉又念婚
燕林藏稿卷十 三

嫁未畢癖在雕蟲不能爲淨戒乃於晦朔弦望
三長齋月薰脩梵行世出世法隨分中求自了
世則有謂我爲狂爲愚爲拙爲異舉而供一笑
者予亦不之恤也予既奉 佛二年欲愛未伏
日爲塵勞所羅離境稍解合境旋縛縛與解相
仍明與暗相乘妄見流轉毋乃是業力之逞志
及捧諸陀羅尼得准提咒持而銷之然度沓矣
縈九借資專力苟以不一心當試誰合其離期

瑛二三精律比丘結百日道場演鏡壇法爲家
君難日夜奔命不遑寢處期期而不果子嘆曰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必擇地而踰之不無逐物
而遷之於是就斗室立鏡壇持齋發清淨大願
隨境達順常令心不少放忽是月十五夜同家
人脩淨土業且半矣次子標蕙方九歲見鏡中
發光現兩童子相隨令爲一禮竣以語予予笑
曰眼中醫生華也蕙曰非誑今尚明著予以目
燕林藏稿卷十 三

短視不能縱觀呼從子視之曰如是洎湧一室
群數十人視之皆曰如是其狀則半身如嬰兒
脩眉媚目相好色白或正面或偏居左右動止
不定遠望益親近則了無所見至更闌方滅也
此其瑞徵如謂目醫豈數十人盡赤青者第藉
介有孟眈之嫌徧觀宇下無他物映何終夜不
形而獨於半宵見也豈觀音大士有三十二應
而此化其一耶抑准提菩薩令衆生仰而當機

死分身即證大時時明慈氏清閑菩提殿
諸天散花當此末法中而有大信心人則不懼
難知為初學堅後念耳不信俛仰無狀何敢貪
功而藉是精進盡折壯心湛然空寂令自
性不見流轉是予從見根入者終於見見無見
則大士為薩埵造深也予願法界衆生見此感
歎相與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則以烏
有論過予則請生誰曰業矣時萬曆甲辰四月
燕休藏書卷十

二三

望日

終

楚風序

記不佞去年自武昌來上下黃鵠白
雉得詩歌不下百首雅意彙成一篇
錫佳名結風以行於世已而棄去曰
書生負屨太平游息筆墨蠃典引揚
日月可耳東皇太一非所事也倚叔
楚風序

亹亹乎其言之不倦也忽不踐之地
賒無用之功識者陋之故新吳之士
雖極離奇能愛倚叔者亦莫李生若
也撫壯棄穢愴悅歷落詩所以興倚
叔衣冠笑貌已得十九促其節於激
楚澗閭當復何似彼暢麥雉而約九
楚風序

寡之珥雖勉乎悲吾以爲猶有貫矣
漢魏樂府諸家從軍出塞大約寓言
作者沿述之凡固不可枉蠹茲小腆
誕敢東棘今時志士撫劍抵掌意圖
不馳伊吾之北志至詩至夥倚叔之
爲楚辭騷騷者辭而已乎其樂而有

之也。嗟李生不有結風，無以異夫。猗

叔亦猶愛世之遺也。

萬曆戊午秋日，鍾陵社弟李光倬仲

章題



楚風序

三

楚風序

余既以骯髒不得志去游新吳，得所爲猗叔其人者。其人有道人也。或告予曰：郭外五里石田茅屋，有人存焉。遠世俗，道古昔，筆墨靜好，時爲文章，是畸人耳。吾使人望其顏容，進揖與語，亭亭若鄉雲，真有道人也。猗叔素逃禪，一几一衲，誓將偕老，蕭然不復問舍田。一時名鄉宿學，率多之。諸里中壘砌少年，弗善也。猗叔亦以終遠俗，故不能善。諸少年諸少年益目攝猗叔，猗叔自以逃禪善也。猗叔讀書

楚風序

四

多悟語而尤善爲詩詩以詰不愛青黃或笑或歌或倚梧或臨流或翫明月或思古人意有所會邴然而成以是諸能詩者俱踵武風聲卽少年彼時時善猗叔夫詩非與禪角也得其意者可以解棄人累高步氛埃發四

楚風序

五

照之光陟三山之頂其有是邪聲色流焉香味觸焉其無之邪聲色住焉香味隱焉夫禪則惡以詩累也猗叔齒漸長矣青衿白首超視人生尤不倦言詩詩本質雅真齊語也而謂之楚騷詩本溫厚真盛世音也而寄之

棄周之慷慨豈境有所迫而爲是寓言乎鄙人無象亦頗達觀當其坎壈意歡然自足貴富賤貧造物者以制世人於有道無常也客有悲猗叔之遇者猗叔不應已緩節曰予何惡其以予爲馬之角魴鯉之翼越之章甫

楚風序

六

秦之詩書邪當是時熹適在坐卽拍而起復取楚風一再讀琅琅皆金石聲

南昌社弟裏崇熹晦若題



楚風目錄

詩

從軍行

行路難

昭君怨 二首

長歌行 二首

傷歌行

子夜吳歌

烏棲曲

梁甫吟

四時宮怨

春

夏

楚風目錄

秋

冬

妾薄命

客舍

茅堂

杜門

仲春得雨

夏夜翫月

再翫月

三翫月

雜興

一風

豫章余紉蘭倚叔著

從軍行

少小曾投筆奮身事疆域地連山海迥路斷江
淮棘疆場萬里塞崢嶸轉戰方休復力耕殘月
孤館關外外秋風雙角帳中生材官啖馬血都
護歛羊羹迴望關山絕况值孟冬節黃雲合大
荒萬幕遙飛雪幾度關休屠深入伏昆吾追北
足

羌俱遁屠城芟盡枯凱還直上天津頭偏禪次
第列封侯太原老卒尚加鐔獨我飄零未登爵
承恩輕去家豈暇私丘壑被堅到白頭猶自沉
沙漠沙漠從來賞未平右賢已破尚留兵早知
邊地功名苦悔來家住成臯渚君不見溪南村
上幾莊家日携妻子烹雞黍

行路難

同學騷騷登邵長燕林客子終山壤人世誰

一囊錢燕林客子乏千緡日日披金行簡縛年
年旅食往幽燕膏田不治彭城北壁馬長懷帳
殿前秦法一朝苛逐客電光星耀無顏色芒折
湛盧鋒毛鍛垂天翻六國拔危旌誰上衡人策
負囊三十年黃埃祇共浮南陌不愁戎馬陷邊
城但恨時夷隱姓名讎經沛下思常結灌園淮
陽氣未平癩領暫居汾水上長歌蕭管學秦聲
昭君怨二首

楚風

二

生長蘼樸中既幸升蘭房嗟哉時不利遠嫁犯
胡羌胡羌聞俗殊居廬食酪漿一往隔三千宮
恩淑難望日出傳丹詔涕淚交成行抱閤方眷
戀旌旗已飄揚驅車促妝上一言未相將出門
關復關原野何荒荒塞雲朝蔽日邊月夜被霜
逐逐匈奴城顧瞻無輝光雖同血氣類却異漢
冠裳哀傷廢典寢寤寐皆徬徨生為別世人處
為鬼他方憑高試瞻望沙磧開封疆漢地天

絕兒復舊金湯何時漢使至血書報君王天兵
三十萬豈下一王嬌胡虜日以驕和親謀未臧

其二

舞閣星辰迥妝樓風露危妾質自花顏妾身似
輕枝未帶烟霞寵先蒙霜雪悲掩庭皆粉黛妾
獨何遠離追念傾城姿只恐君未知怨殺毛延
壽錯將丹青施徒耀高門貴悔無寵賂私雖無
寵賂私名得播華夷彩鸞降其群蔽賢罪當治
楚風

不然承恩女豈盡匹職肩而我絕世立尚自出
緹帷傳諸世間知佳人何可爲

長歌行二首

皞日上高城春氣發平林乘時策輶杖東涉泰
畤陰危石當車立懸泉瀉哀音熊羆蹲層阿魑
魅稱高岑顧戀羊腸側險絕難追尋回瞻長安
道車馬逝駸駸日暮悲風起離思感正深

其三

鰥鰥多稱梁燕雀時爭眺魴鯉放湖海任公巧
術釣貴賤是非間悠然發長嘯日月交化遷老
衰變年少身名未有期白日暮山照感此多哀
傷往事苦不邵沉吟思欲長行客已相誚

傷歌行

自古首行義上下貴不猜養翮在他日羽毛忽
當摧荆璞已沉沒重合無良媒遂令地天經一
朝廢草萊江海勢滔滔斯人竟土灰英雄意氣
楚風

盡日月不中回佇立放長歌淚下誰能堆

子夜吳歌

海棠朝帶姑蘇雨石檻青苔浮綠水芙蓉七彩
帳流黃笑著葡萄細綺裳春老始知離別苦珊
瑚亭上設燒香

烏棲曲

銀塘蓮熟蘆花發雨過簾櫳濕羅襪羅襪徐移
生繡鋪城南夜夜宿寒鳥日照疎櫺鳥散盡如

人枕上淚乾初

梁甫吟

瓦戶與離離微絕跡房枝諦觀功利客圖度一
何備但羸妻妾貲一身未有庇管外伏哀音宮
傍狐兔侍世路本寬平小人過術智壺中生世
界域外有天地營在乾坤中安得無成廢浮雲
花柳情盃酒存真意在近道不虧險夷脫若棄
一陟梁甫岑巍然衆山墜

悲風

五

四時宮怨

春

金搖懶竝翠鈿彈欲識君王一面難縱使烟江
月有待雨深春歇海棠殘

夏

縷月裁雲水殿閒經年未得近君顏但看燈火
冰宮出知是椒房夜飲還

秋

宮門開曉日初華掖院蕭條殿影斜莫道秋深
花不發芙蓉樹樹拂朝霞

冬

聲斷瑤琴怨彩鸞華櫳席盡生寒庭梅雪滿
難留待傳與君王夢裏看

妾薄命

歡傳漢帝選吳粧脩袖柔歌列洞房新曲未諧
還見擲悔來不及學平陽

四風

六

客舍

叢菊高籬蔽野橋白雲片片遠天浮蹉跎旅食
頻年失寥落孤懷未夜愁未去蘇門供嘯口還
從澤國度層樓誰當海內讎知己語向丹陽坐
上投

茅堂

茅堂斜對遠山幽周禮義文老一丘林外雲浮
平野入門前水合大江流興閒陰壑微窺豹居



ZW 2118188825216

拙長原懶飯牛燕雀未甘同晏食臺池每戀鳳
鸞儔

杜門

漂泊風塵意未存學無干謁近天關古來得失
誰堪定世上功名未敢論桃嶺花間應把劍匡
山雨後好開樽莫言蔬食長貧賤魯國儒生久
杜門

仲春得雨

七

山色斷樓臺山花半不開一宵逢驟雨二月乍
聞雷笋發平蕪遍潮奔陡岸迴春衣少留待寒
尚有時來

夏夜翫月

溪南山月半函岫日初收昏鳥亂平莽林花暗
古丘色連荒塞迥光上畫樓幽携向明窗待風
雲未肯留

再翫月

未盡飛揚興重來乘晚涼月同昨夜色酒似舊
年香芳隱市涼綠梅收滿樹黃飲酣歌罷臥竹
影動虛窓

三翫月

幾度到桑間多情動客顏氛銷天際潤星近舍
西環移照侵吳殿辭雲犯漢關敞袍堪再典留
醉問青山

雜興

八

畔燕吟白石坡逼山看日近離水
槐安餞車當鼠穴過不從世外投

多